

著名學文界世

罰與罪

著基斯夫亦委思杜
譯焜炳汪



小引

俄國的杜思退益夫斯，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這三大文豪，我們可以說不僅是俄國的，也能說是世界的。杜思退益夫斯氏是一個外科醫生的兒子，於一八二一年生於莫斯科。他從少年時代起，因為突然的刺激，神經受傷，致有癩病，時息時發。他因為常和俄國的農奴貧民接觸，引起了深切的人道主義。同時對於那時流行俄國知識階級中間的社會主義，也發生了濃厚興趣，甚至於組織會社，討論研究。更以做實地工作之故，不久即被政府逮捕，判決死刑；已於十二月冰雪滿地時，綁赴刑場，正將鎗斃之時，忽又蒙沙皇特赦，改派到西比利亞去充軍。杜氏在西比利亞住了六年，天天對着冰天雪地冥想，運用恐怖的心理，作為小說材料，於一八五九年，他才被赦回來，因為生活窮困，便以賣文為生。死於一八八一年。

罪與罰是杜氏的代表作，牠的譯本幾滿佈全世界。裏面寫一個殺人的兇手，並不是因妒忌報仇，謀財而殺人，卻出於悲憤而殺人。後來經過種種的恐怖心理，那個兇手終於自首，沒有貽害他人。在本書裏面充滿着濃厚的人道的色彩，恐怖的心理，和高超的思想。他是代一班被人不齒的，被損害，被侮辱的人說話。杜氏更發現，這班人的行為雖極醜惡，而他們的靈魂卻是純潔的，故他的小說，在字裏行間都蘊藏偉大的愛的精神，有人批評杜氏和托爾斯泰，殊途同歸，無異左右手，做了俄國革命的前驅，這是很確當的。

卷一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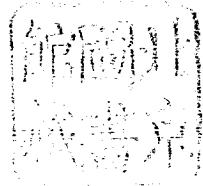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S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着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

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着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着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着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爲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這倒不完全是因爲他的自卑和下賤的緣故。在以前有時，他於某種情形之下用力過度了些，似乎有點變成憂愁病。他不僅怕看見他的老板娘，就是朋友以及無論誰他都怕會見。顯然他是給窮困所折磨着，但是最近關於他自己職業的重擔已經不再關心，他對於社會上重要的事情也很漠然。他一切想幹的願望早經消滅無餘了。不論什麼，甚至老板娘會作出來的，對於他都不會有一點真實的畏懼。只是在下樓時在樓梯上，勉強去聽受她的猥瑣的，無關緊要的閒話，以及討索房錢的黏滯以及威迫和怨言等等，他實在無法去應付，求恕，來說謊——不，在這情形下，他寧可像一隻貓般地跳下樓梯，溜跑了出去。

可是這天晚上，他走出街坊時，他卻敏銳地感到十分恐懼。

『我想去試驗如同那一類的事情而給這些小事情所牽制了，』他邊想着邊帶着一副奇異的笑臉。『唔……不錯，一切全在一個人的掌握中，他卻給這一切因懦弱而喪失了。這是句名言。須知世人所最怕的是些什麼，這是一樁有趣的事。凡



是新奇的言動，都是世人所最忌憚的……但我因為只會不停的說，因此我一點事兒都不會幹。也許我什麼都不能幹，所以我才不住的喃喃吧。前一月內，在我的窠內躺了幾天地想着這事……殺巨人的那個傑克！我爲什麼如今要向那邊去？那樁事我能做嗎？事情重要嗎？一點也不。這真是和自己開玩笑的一個念頭，不錯，就是一個打趣也難說哩。」

街道上格外的熱，既沒有一點風，又極其蠶雜，那些粉屑灰塵，棚架，瓦塊，老是環繞着他，加上那佩德堡的臭氣薰蒸，在炎熱的夏天，都市中人，關於這種臭氣，都是很受價了的——這一切的一切，都足使這個已經意倦極了的青年的神經上加倍地受着苦痛。那些小酒店在這邊星羅棋布着，各處蒸發出來的難耐的臭氣，以及他時刻碰見的醉漢（雖然這是個作工日）這幅使人們難耐的酸苦的圖畫便作成了。這個青年瞬間便在和善的額面上深深地露出一種厭煩的神色。於此附帶地說明一句，這位青年生的十分俊秀，他高過一般人的平均高度，風格既挺拔，骨肉也停勻，並有着美麗的漆黑的臉子和烏黝的棕黃色的美髮呢！他漸漸地走進了沈思的境界，確切的講，他已神游物外了；他雖是跛着慢步，可是對於旁邊的東西無意賞觀，而且也沒有去觀察的必要。他有時會不知不覺地自語着，同方才所講的那些自白的一類的言語。這時，他就感覺到他的理想時常矛盾極了，他身體瘦弱得很，而且有幾天他還挨着饑餓呢！

衣服嗎，不用說是很襤褸的了，套上他那樣的壞衣在街道上走，誰都要臉紅的。但在這城市的那一區域，任你怎樣簡陋的衣服穿在身上，誰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大概是和柴草市集接近吧，有些三不四的賣買，和狡猾的市儈以及工人們，往往在佩德堡中心的街頭巷尾團團的集合着，形形色色，各類奇怪的人物全有，你看准了，准會覺得愕然的。在這青年的內心卻有着如此層層的侮辱和苦悶，年青的穿得怎樣漂亮的天性，他毫不介意，自然在街道上更不屑注意自己的壞衣了。有時碰見了稔友或老同學——是的，他不論何時，都不情願碰見他們的——的辰光，就未免有點那個了，不過有時一個酒鬼，無意識地正坐着蓬車由一匹拖貨車的馬拖到各處，當他一路趕車前去時，會突然對他叫喊着：「噲，朋友，德國帽！」竭力叫喊並遙指着他——這個青年木木然地站着，抖顫地握牢了自己的帽子。這是從塞麥爾地方買得來的高圓帽，可是已陳舊不堪，而且污穢，褪色，扯歪，簡直不像一頂帽子。但他倒並不覺得是羞恥，不過是給另一種和畏怕相類的情緒所抓牢而已。

「是的，」他在昏亂中自語着，「我早曉得它是不堪入目的了，噢，這樣微末的東西，卑卑不足道的小物事，是可以損壞

整個的策略的呀，我的呢帽使人太注目了……它真是一樁可腦可笑的……穿了壞的衣服自然應該搭着一只小帽，不管怎樣陳舊的小帽，只要不是這個怪物。誰要是戴這種帽子，誰便遠遠給人發見了，使人牢牢的記住……原因就在這兒，人家牢記着，就給他們一些記號了。做這種事情的人該努力地減少旁人的注視……這種小地方，倒是有關大局的。唔，事情雖如此不值得計較，可常會毀壞了一切的事情哩……」

他不必走許多路，心裏也就明白他離開住的房子門口有多遠：七百三十步可不差點兒，有一回他在夢境中已經數得很正確了。他關於這些夢境並不怎麼加以相信，完全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玩弄自己罷了。如今過了一個月後，他對它們便有點不同，他在自言自語中雖常譏諷着自己的懦弱和寡斷，可總不敢捨棄這個『可怖的』夢境中所想試驗的一種事件。這在他自己固然毫無感覺。如今他企圖着去實驗他的策略，跬步之間他的神經就格外的興奮。

他懷着一顆沉鬱的心和一種神經的顫動，走近了一座廣大的房子，一邊朝着運河，一邊是對着街坊。它是租賃給各種勞動者的——裁縫打小鐵匠，廚役德國人，以及自食其力的婦女和謄寫員等。這所房子內中的兩個庭院和二扇大門，平時總是不斷地有人往來的。可是這位青年悄悄走過右邊的門，而走上樓，很幸運的一個也碰不見呢！那條後樓梯，陰暗而且狹窄，但他卻知道如何走法，似是一條熟道了。他喜歡這樣的情景，因在如此幽黯底下可不必提心吊膽的害怕着什麼。

『假使我如今受了驚嚇，果真的成爲事實，那末，我正要去實行的當兒將如何辦呢？』他走到四層樓時不覺自言自問着。他正想進行時給幾個忙於搬運家具的閩人礙着了。他明白這層樓是一個衙門裏幹公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眷住的。而這時那個德國人正在搬家哩，因此這四層樓除了那老嫗外別無他人了。『總之，這是一樁美事呢！』他邊想着，邊捺老嫗樓房的門鈴。接着發出一陣細澀的鈴聲，好似錫做的聲音。這小巧的樓房裏多裝着那樣的門鈴的。他忘了那鈴兒，不過他的特別的鈴聲卻使他想起了什麼事情似的，並且將這事情明晰地呈現着了……現在他嚇了，他的神經分外地震緊。瞬間那門漏了一絲門隙，老嫗並沒有仔細地由門隙窺察她的客人，除掉黑暗中閃出她的小眼珠外什麼也沒有。但她瞧見了，在樓梯頭有好多人，便大着膽，把門開了。這青年便退到黑暗的進口處，這是由廚房打開過來的。老嫗只是朝着他這邊看，似在察看着他。她是個年已花甲，瘦削的，乾枯如柴的老嫗，眼睛銳利而兇狠，帶着一個尖削的扁鼻頭。她的無光的，蒼白的頭髮

搽上了一層油，並沒有包着什麼。穿着一雙細長的，活似雞皮一樣的打着結的一種呢絨，她似不覺得熱，在肩膀上披着一條帶黃色而纏繞的披肩。她時時咯咳着，呻吟着。這時那懷疑的閃光又在她的眼中射出，我想那青年定帶着一種異樣的表情瞧她呢。

「拉斯科納夫，是一個大學生，前一個月我曾來過這兒呢。」他俯屈着腰，表示謙敬地輕說着。

「我知道的十分明白，你到過這邊，先生。」老嫗毫不隱祕地答着，仍舊把她的眼睛灼灼地看住他的臉部。

「此刻……我是爲着那事第二次的跑來了。」拉斯科納夫又說道，他對於老嫗的懷疑似乎感覺昏惑了。「也許她常是那個滾兒的，不過平時我沒有仔細留心呢！」他狐疑不定的忖着。

那老嫗站着，若有所思般的，立刻向一邊走去，一邊指着房門口，讓客人在前面走去，她說着：

「進去吧，先生。」

青年走進了房間，其時黃昏的太陽光溜進屋內，牆壁上糊的黃色壁紙，分外的發亮，窗上布置着風尾草和紗織的窗簾。「太陽在那時不也是像如此照耀着吧！」這偶然思想從拉斯科納夫的心胸滑過，他東張西瞧的觀察房中的一切陳設和位置。房中並無長物。一切用具都很陳舊，且是黃藥製的，只有一條碩大的木靠背的沙發，一張橢圓的檯桌放在前面，兩窗戶中間擺列着一張有鏡子的梳裝檯，也有幾條椅子依着牆壁放着，幾張不值什麼的帶黃色的圖畫，上面畫的是日耳曼姑娘手上提着烏兒的畫。此外，在牆角有一盞放在一個小聖母像前點着的長明燈。一切簡單而雅潔地坪用具也擦得很亮，一切都在閃閃發着光采。

「想必是利塞惠泰收拾的吧。」他想着。在這兒一點看不出醜陋呢！

「只有潑辣的老寡婦們的房子中能够如此的雅潔吧。」拉斯科納夫想着。他又把好奇的眼光投進那另一小房的門上，在那間小房中放着老嫗的臥牀和有抽斗的桌櫃，以前他未曾向那邊看過。這兩房間是相聯的。

「你有什麼事體呀？」老嫗走到房內厲聲問着，和以前一樣地站在他前面，瞧着他的臉孔。

「我有點物事拿到這兒來典當呢。」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古老的平滑的銀錶，錶的下面雕着一個小圓球，鍊條是鋼

製的。

「你上回的當物已到期了。上月滿期的。」

「我會付你另外一個月的利息的，稍過幾天吧！」

「先生，你要知道我是會隨便去做的，過幾天也許將你的東西估售啦！」

「這隻表你願給我什麼價值呢，阿里拿伊夫諾太太？」

「你把這種壞東西拿來，能值些什麼，那回你的戒指我付你兩個盧布已很吃虧，人家一個半盧布就可以在珠寶店裏買得一個好的了。」

「請給我四個盧布好吧，我要贖的，這只錶是我父親留給我的。不久我會弄到一點錢呢。」

「一個半盧布，你假使可以，而且利息要先付。」

「一個半盧布嗎？青年不覺喊了聲。」

「還給你吧！」——老嫗將錶還給他，他異常懊憤的接着，立刻想要出去，可是他又壓制着自己因他想到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脫手的，而且他還有另外的一個目的呀！

「給我吧。」他憤憤地說着。

於是老嫗在衣袋裏摸摸鎖匙，翻然地離開房間，門簾啓處隱已不見了。他孤零的留在房中呆着，靜悄悄地思索着。這時靜得能夠聽見她在裏面開那有抽斗的大櫃的聲音呢。

「想是個抽斗。」他想着。「是的，她把鎖匙放在右首一個衣袋中。連在鐵鏈上的……其中有一個鎖匙，比其他的大三倍，深陷的凹齒，那不會是開抽斗的大櫃的鎖匙吧！……我想必定另外有大櫃或保險箱吧！……這倒可以詳加推究呢。保險箱往往用那類的鎖匙的……然而她太侮藐人了！」

老嫗重又進來了。

「如此吧，先生：一個盧布每月需十個戈璧的利息，那我須先從一個半盧布中扣下這個月的十五個戈璧。我以前曾借

給你兩個盧布，現在一同結算，你該我二十個戈璧。合計是三十五個戈璧。那末你這只錶我只能給你一個盧布零十五個戈璧了，這些拿去吧！」

「什麼話！如今只有一個盧布零十五個戈璧嗎？」

「是的。」

青年不再與她辯論，只得忍氣吞聲拿了錢。看了看她不慌不忙地走出，似乎尚有什麼事情待幹般的，他自己也茫然了。過幾天我也許拿別種東西給你，阿里拿伊夫諾太太——一種銀製的價錢的物事——一只煙匣，我由朋友處拿回來就送過來……」替亂中他又戛然而止了。

「那將來再說吧，先生。」

「再見——你常是孤零地一人在這兒嗎，你的令妹不和你一起住麼？」他走到走廊上的時候，突然地問着她。

「我妹和你有什麼干係呢，先生？」

「噢，沒有什麼的，我不過順便問問，你太過慮了……再見，阿里拿伊夫諾太太。」

拉斯科納夫茫然若有所失的走了出來。當他下樓時，手足竟不知所措，甚至木然地發呆了好幾次，彷彿受什麼念頭刺傷了般的。他走到街道上時，他不禁喊着：「喂，老天呀，這是怎麼地難堪！我難道真的會……不是，決不，胡說！」他剛復地接連說着：「那樣殘酷的事兒怎麼會跑進我的腦筋來！我心內能容下這樣醜惡的物事。不錯，整整的一月我全在……超出一切地污穢，狼狽，可恨，可惱……」他的替亂的情緒是無法表顯的了。在他到老嫗那邊去的辰光，心裏就感到重重的壓迫和痛苦，以及劇烈的憎厭的情感。有時造成如此固定的方式，他自己也不曉得怎樣去避免他的苦難呀。他東歪西倒地沿着側道走去，走到了第二條街道時，他才恢復了固有的意識。擡頭一瞧，自己已在一家酒店門口了，走進這酒店有踏步，從旁路走到了最下室。這時恰有兩個酒鬼從裏面出來，一路躑躅着扶着，走上踏步了。拉斯科納夫不假思索，立刻便從踏步走去。他以前從未進過酒店，不過如今他感覺頭昏，且給一種熾熱的欲望所糾纏。他覺得自己的神思恍惚是饑餓的關係，他渴望着來這慶幾杯冷啤啤酒，他在污穢而黑暗的一角裏找到了油膩的小桌邊坐下，喝了幾杯啤啤酒，他方才覺得舒快許多，他的頭腦

也清楚得多了。

「一切的事情都沒有意義呀！」他興奮地說着，「沒什麼可惱的事兒！只是身體的偶爾紊亂。一杯啤酒，幾塊麪包——立刻便可恢復原狀，心神自然清明，意志自然安穩，這點芥子大的事，又怎值得擾亂我的心呢？」

他不問旁人怎麼的鄙夷議論，目前在精神方面是很舒暢的，似乎脫下了千斤重担了。他溫和地向四面瞧着屋內的人們。其時，他又覺着前面有一個曖昧的朕兆，方才這快活的心緒，不免是有點變態呢。

酒店裏這時顧客很少。除了他在階階上看見的兩個醉漢外，還有一夥人，其中五六個男人，以及一個提着手琴的姑娘，也就在那時離座了。因此，這屋內更加顯出靜寂而空虛。此刻留在酒店裏，只有一個像是工匠，半醉的了，對着一瓶酒發呆，一位是他的同道，高個兒的軀幹雪白的鬍鬚，套上一件短上襖，他已十分醉了，躺在長椅上酣睡着，可是在睡夢中，好幾次彈着手拍，雙腿箕踞，上部身體常常抽動，而且他並唱着那些低級趣味的俚歌，如下面一類的：

「他的妻他愛上了累月窮年，

他的妻他——他愛上了——累月窮年。」

有時突然又變換了：

「隨着衆人行列向前進，

他會遇見他的知己人。」

他的快樂，就沒有人敢去擾亂。他的同道，無聲息地只是懷着一些齷齪和懷疑，朝着他那邊睜眼。這時酒店中還有一個人物，看去彷彿是一個失業的衙門書記。他孤零零坐着，時時喝着瓶中的酒，冷眼地在瞧旁邊的一切人。他看去也像有點鬱鬱的樣子。

第二章

拉斯科納夫是離羣獨處的一個人，他關於這個傾向，近來似乎更顯明了。不過日來他的內心忽然渴望着有一種需和

人家共營生活的企圖。似乎是一種新的種子在他的內心埋下了，他覺得對於友伴有結交的必要。整整地一月爲了不中意和憂愁的交迫，他是異常地頹唐了，他想着休息，希望有一短時間的興奮，不論怎樣的虛境，四週的環繞的污穢，他願逍遙地耽留在酒店中。

酒店的老板在另外一間房中，他卻時常要到客廳來走走的，他的漂亮的塗油的皮鞋，繫着赭色的倒垂的靴統，這在他身體各分是很燭目的東西。他披上了常禮服，並套上一件非常油樣的黑背襖，也沒領帶的，他臉部看去像措了一層油似的。學櫃旁有幾個年輕的小招待，侍候着客人的呼應，櫃臺上安放着許多切碎的醬瓜，幾塊黑麵包，幾碟氣味難聞的小魚塊，旁邊的酒精的氣息又很濃重，所以在這樣環境中坐上五分鐘，簡直悶得難耐，早可以使人醺醺然了。

這兒在未和那些客人打招呼之前，第一樁我們便可以看見許多陌生同志的不期而遇。離拉斯科納夫坐位很近的，就是那像是失業的書記，他在拉斯科納夫的心目中就是這樣的印象。這青年時時回憶着這個印象，並且目爲一種預徵。他時常看看書記，無疑的是因爲後者常是注意着他，並且有和他攀談的意思。對於店內任何人們，連酒店老板也是，這位書記似乎和他們太熟稔的緣故，他對他們似有不屑與交而露出一種傲慢的輕侮模樣，顯然因爲他比他們的身價和知識上都高了一些，同他們談話簡直對他無益。他大約已經過了五十歲的人，頭髮稀疏而斑白了，中等的身材，長的很壯健。他的臉頰因好酒的緣故時常發腫，發出黃而帶青的顏色，眼皮腫着，銳敏的紅着的兩眼，從細眼縫中射出光輝，在這裏而藏有一種奇怪的光焰，彷彿是濃厚的情感——甚且還藏着思想和智慧，但是另外卻還有着一些有些像狂人的光采。他穿的是一件襤得不可堪的黑外衣，只有一個鈕扣是存在的，就是他所扣的那一個，鐵疊的襯衣前面，染着些斑點，由他的帆布背心的凸出而更可看得清楚。他同別的書記一樣，沒有一點鬚髮，但顯然好久沒刮臉了，他的下頰看去活像一把黑色的刷帚。他有可欽敬之處，在舉止上也酷似一個官員。他常亂搔着頭皮，有時把頭伏在兩手掌中，垂頭喪氣地把不大清潔的肘臂擱在油膩的桌邊。他注視着拉斯科納夫，最後高聲說着：

「先生，你能和我作一度談話麼？你的外貌雖不怎麼可敬，但我看你是個受教育過的人，不類喝悶酒的。在我腦筋清楚時，我是重視教育的一個人，而且我也是一個有官職的名譽顧問哩。我名叫馬耳朵夫，請教先生，你在那兒得意呢？」

「不，我在念書哩。」青年答着。他覺得面前這位談論家，如此開門見山地和他攀話，着實有點驚奇。雖然他方才正感着求友的冀望，但當真的有人來和他談話時，他又立刻感到怎樣親昵他的陌生人，會習慣地發生一種討厭卑劣的情狀的。『那是一個讀書人了，也許從前是一個學生吧？』書記高聲地問着。『這正給我猜着了！我是個書獃，面色具有經驗的人呢！哈哈！』他手指着自己的前額。『你是個學生，在文化機關……請你原諒……』他說完站起來，顫抖的，舉起酒壺和酒杯，在青年旁邊一骨碌坐下了。顯然他已醉了。但說話並不艱澀，只不過有時前後不對的拖長着字句罷了。他那麼饕餮地包圍着拉斯科納夫，似乎他幾個月沒有和人家說過話般的。

『先生！』他謙恭地說道，『貧非罪，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可是貪酒也不是一樁美德呢。然而求乞，先生，求乞倒是罪呢！貧困中，你仍可以保持着你永久高尚的靈魂，但求乞時——不行——沒一個好的。凡是求乞者並不是給人用棍杖驅出入類的社會，乃是給人們的掃帚掃出去的，如此地受人侮辱到極頂，這是該當的，因為在求乞時，自己願意去受侮辱呀。因此我到小酒店來了，先生，在一個月前，拉比緩夫先生他打我的妻，我絕不介意，因我的妻和我是二件事呀！你懂了嗎？請原諒我別無目的的好奇心，懇我問你一句：你從前在尼爾河上的草船上宿過夜沒有？』

『不，我沒有宿過夜。』拉斯科納夫答着。『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從一隻草船上來呢，我宿在那兒這是第五夜了……』他把酒杯篩得滿滿，然後一口氣喝完，柴草在他的頭髮衣服上，的確還黏着一點。大概他在前五天內並沒解衣也沒洗臉過。他兩隻黑指甲的手十分污穢而且紅腫。

他的講話雖無精彩卻喚起了全店的注意。櫃臺旁的那兩個招待也笑了。酒店老板，爲要聽這『滑稽的腳色』的談話，也就在他附近地方坐了，打着幾個呵欠，卻是莊重的。這更顯得馬耳朵夫在這邊是個老顧客，他因爲常常由於和酒店裏各種陌生人的談話，學得了談空說有的壞習慣。這是許多酒鬼當然的習性，尤其在那些被家中的妻子管得非常嚴緊的本分的男人。所以在和同志一塊飲酒時，他們極力要證明自己的有見識，並且還要賺一班人的敬重呢。

『好個滑稽的腳色！』酒店老板帶朝諷的說着。『你假使有事情的人，爲什麼還不去辦公呢？怎麼不去盡你職？』

『怎麼我不去盡職，先生。』馬耳朵夫接着說，只是向着拉斯科納夫這邊說，彷彿是他問那句話般的。『爲什麼我不去

盡職？我—想到自己是個不中用的癩坯，我的心不難過嗎？一月前，拉比綏夫先生他敲打我的妻，我醉臥着，我不難過麼？原想點，朋友，你會做過這種事……唔……沒望地向人借貸沒有？」

「做過的。但怎樣叫「沒望地」呢？」

「「沒望地」的意義，是當你早晚得借貸是不會成功的時候。譬如說罷，你是早就明白這個人，這個最受人欽敬足為模範的紳民，但他無論怎樣不借給你；我問你，他什麼理由要給你呢？他曉得我是借而不還的。因為憐惜嗎？與現代思潮同進的拉比綏夫先生，他說明科學自身近來是不許有憐惜的，英格蘭如今就是這樣，那邊有的是政治經濟學。我且問你一聲，為什麼他應該把錢給我呢？可是我雖曉得他不借給，我卻仍往他那裏鑽，但……」

「那你為什麼還要？」拉斯科納夫驕說着。

「哦，一個人沒有辦法，毫無去處的當兒！那末他就得找個地方去。因有時人必須尋個地方去鑽呀！我的小女孩當她拿着那張黃花照（妓女執照）出去時，我便也得走……（因我的小女孩有一張黃花照）」他驕入了這幾句，並露出一種忸怩的神情瞧着青年。「這沒多大關係呀！他又匆遽地說下去，並露出十分鎮靜的情緒，那時櫃臺旁的兩個小招待，甚至酒店老板也都笑了起來——「這不打緊，我決不會給他們的譏侮所搖惑的；這事的秘密既已大家知曉，那末一切的事都已公開了。我稍自卑，卻不是侮藐，承認了去它的吧！去它的吧！你看這個人！恕我吧，青年，你……不更着力的說你是不是要說或者敢說，是一條豬仔不會？」

青年不說什麼。

「哦，」這位辯說家看見屋內笑聲沉靜了，又復開着話匣了，但稍稍加增了他的嚴肅態度。「哦，去它的吧，我就算一條豬仔，但我的小女孩到是一個體面的太太呢！我雖不很像樣，但茄里伊夫亞我的妻到是個有智識的人，並且是一個軍官的女兒呢。我就使是一個流氓，她到是一個有好心腸的女人呢，有情感，有知識的。不過……唔，只要她能對我好好的，先生呀！你沒知人們至少須有人好好待他才對！但是茄里伊夫亞，她雖寬宏，卻很自私……這，我雖曉得，當她抓我頭髮時，是由於愛憐才那樣的——我不必諱說，她抓我的頭髮，青年！四面又起了一陣笑聲，於是他又嚴肅說了——「是的，老天，假使她有一回。」

……不，這不是徒然的說！是多說的！不僅一回，我也就滿意了，不僅一回，她是表同情我了，不過……我的命運生就如此，天付給我一個賤坯！」

「真不錯呢！」酒店老板欠着伸插着馬耳朵，夫於是用手指敲着桌子。

「我的命運生就如此，你知道吧，先生，你知道吧，她的轎我給賣掉拿去喝酒了？不是鞋子——這很有禮的，是她的轎，她的轎我賣掉喝酒啦！她的恩戈拉羊毛披肩我也賣掉去喝酒啦，這是人家送給她的，當然是她的所有，不是我的囉；我倆合住一間很冷的房屋，這年冬季她着了涼，咯咳，而又吐血啦，我有三個小兒子，茄里伊夫亞她一天到晚勞動着洗滌，刷洗孩子，老是如此，她自動就要清潔的，但她胸部欠強，似有肺病的現象，這點我很清楚的。我酒喝得勁愈覺着，因此我也落得去狂喝了。我得在酒中找同情和慰藉呀……我貪酒，我也就更受苦了！」他說完便埋首桌上，好似不堪回首般的。

「青年，他又起來了，仍往下說着，『我由你面上觀察，似乎看出你的情緒不寧，你來時我便注意到這點了，因此，我才來同你談談。我的一生既向你說了，並不是爲供給旁人做譏笑的資料，他們早已知道些了，我要找一個有情感有智識的朋友。那麼，我的妻既進過貴族女子高級學校，出校時她也曾在名流官紳面前跳過圍巾舞。她還得了個金牌和一張名譽獎狀呢。那金牌嗎？……已經賣了——賣了，唔……那名譽獎狀還留在她的衣箱內，前些時，她曾給女房東看過。她雖和女房東不很和睦，但她卻願將過去的快樂和榮譽告訴人家。我不會也不必苛求她，她所留下的唯一物事聊以憶起往事罷了，其他的所有早已不存影蹤了。哦，她沈毅，自矜，看去是有着志氣的，她會擦地，只吃黑麵包，但決不受人家的奚落的。因此，拉比羅夫對她的那次行暴，就看得很重，所以她受一頓打後，她便高臥着，因太傷了她的心了，她從未接過敲罵呀。我娶她時，她是寡婦，有三個孩子。她和第一個男人很有愛情，他是個軍隊官長，所以脫離她父親跟他遠走了。她很愛他的男人，但他迷戀於賭博，負責累累，不久就死了。他從前常打她，她也回打過（這點我可有證明的）但現在她還拖着眼淚鼻涕常說他好，這雖在想像中，我也快樂呢！她以爲自己是已經快樂過了的……他死了，遺下三個小孩子，在一個很遠的地方，其時我正在那兒；她被遺棄在絕望的貧困中，我雖見過許多盛衰興亡的事，但我不能形容她的困苦，親戚不理她，因她太驕矜了……先生，那時我是個獨身者，前妻只留下一個十四歲的女孩，我不忍看她那樣的受苦，便向她求婚了。你想她如此困難，又是受過教育的，

出身高貴的女人，她竟允許和我結婚了。哭着，着手，她竟嫁我！實在她窮無所之了！你懂嗎，先生，須知無路可走時，那是怎麼一件事，你還沒有明白呢……差不多一年多了，我負責地說，老實說，不會和它接觸過了。（手指着酒壺）『我有的情感，但我不能給她開心，以後我的飯碗失了，不是因為自己有過失，實在由於裁員，於是我便和它握手了……一年半前，流浪困苦，不消說，我們看見在這個大都市，有許多的紀念物來裝飾，我就在這兒找到一個職業……但不久我又失業。你知道這回卻是我自己的過失了，我把職業失了，我的弱點發見了……我們如今住在魏塞爾家的一個房間，我們依什麼度日，用什麼付房租，我不好說了。除了我倆外，還有許多人同住著。污穢紊亂，全像一所棲流所……唔……我前妻所生的女兒年紀大了，我的女兒小時在家時，受後娘的虐待情形，我不必說了。因為茄里伊夫亞她雖笨達，性質卻剛強，容易發怒……是的，不必再說吧，不必說梭娜沒受教育是當然了。前四年，我自己教過她地理和歷史，但我自己對於那些功課也不很懂呢，而且也沒可用的課本，我們的書是怎樣的呢……唔，現在已找不到了，所以不久教讀的工作便停了。記得是在波斯的塞爾斯那一課停的。她漸漸長大，也讀了好些小說，最近她讀着從拉比那裏借來的一本書，很感興趣，利斯的生理學書——你看過麼？——她有時會從那書裏擇一二段傳述給我們呢。她所受的知識就是這點。如此我可以再向你說，先生，我將問你一句：你覺得一個忠厚的姑娘，勞力的工作可以得到厚酬嗎？她一天難得有十五個戈璧，假使她是忠厚的而無其他技能的，也不肯把工作丟了。此外，羅多喀公爵——你曉得他麼？——到現在他尚沒把她替他打的那件襯衣的工錢給她呢，而且對她很無禮，腳踢，口罵，聲說襯衣打的不好。小孩子還要餓肚……茄里伊夫亞往來蹶着，鬍着手，頰部發紅，那種病總是如此的。『你住在這邊』她說着，『你要吃要喝，舒服得很，但不來做一點事情嗎？』她自己有許多東西吃，小孩子卻已三天沒有嘗到一塊麵包皮了。我在牀上躺着……唔，這沒有什麼關係，我醉躺着，我聽見女兒梭娜說話（她是個溫柔的人，聲音婉轉……頭髮美麗，蒼白的瘦削的臉頰）她說道：『茄里伊夫亞，我真的要去幹那些事不成！』有一個品行不好的婦人弗梭納，巡警很熟的，她有幾次要從女房東那邊找她。『爲什麼不去幹？』茄里伊夫亞譏諷地說着，『你是寶貝似的，要十分的當心的！』但不必責備她，不必責備她，先生，她說話的時候情形已經不很好，她給病魔和一般餓孩的哭聲弄發急了，這些話比其他什麼還刺她的心哩……因為茄里伊夫亞的品性就這樣，當小孩哭了，即使爲餓，她也要去敲他們的。六點鐘時，我見了梭娜起來

了，她包着頭巾，披上肩巾，走出了房，大約九點鐘時候，她才回來。她一直走到茄里伊夫亞前面，一語不發把三十個盧布放在她前面的桌邊。並且連瞧也沒瞧她一眼，她只拿着我們的大的碧綠色的縷布肩巾，裹着她的頭部，險朝着牆壁躺着她的小小的肩和身體只是在顫抖……我還是和先前一樣在那邊臥着。我見了青年，我看見茄里伊夫亞一聲不響地走到梭娜的牀面前，她跪着吻着梭娜的腿不起來，她倆擁抱着熟睡了……一同睡，一同睡……是的……我自己……仍神志模糊的躺着呀。」

馬耳朶夫突然停住，好像他的聲音澀了似的。他匆匆把酒杯篩滿，喝了下去，潤潤喉嚨。

「從此以後，先生。」他停一停後才往下說着——「從此以後，因爲一件不幸的遭逢且由於惡人的報告——在這一切事中多由弗梭納做的，她說受了虐待——從此以後，我的女兒梭菲娜（梭娜）便被強迫地領了張黃執照，自此她便和我們分離了。因我們的房東太太魏塞爾不高興聽見那種事，（她先前雖曾幫助弗梭納）拉比綏夫他也是的……哦……他和茄里伊夫亞之間的一切糾紛，都是爲着梭娜呀。以前，他要和梭娜接近，後來忽然又看不起她了，他說：「一個受過高尚教育如我的人，怎能和那種女子同住在那裏？」茄里伊夫亞替她辯爭……事情就是如此發生的，如今夜間梭娜回到我們這邊來了，她安慰茄里伊夫亞，並極力幫助她一些錢……她在勞富成衣匠家租一間房，勞富是一個跛足的，牙齒生得極不整齊，他的家人多是如此的。他的妻也是翹牙的。他們全住在一間房，但是梭娜她自己有一房間，不通的……唔……是的……：貧窮的，大都翹牙的……我早晨起身，穿上破衣，對天默禱，要赴拉維佛那老爺那邊去。拉維佛老爺，你曉得他不很知道吧？他是忠心上帝的一個人，他是神……主的面前的油燭，正如油燭在融化呢……他聽我講的故事，眼已惺忪了。」馬耳朶夫你已一回違負我的盼望了……我再寬許你一回吧——這是他講的，「牢記着。」他說，「如今你走吧。」我吻着他腳上的泥——實際上，我並沒吻只是內心如此，因他不會讓我那樣呀，他是政客也是一個有着近代政治的頭腦的人。我回家後，當我說我已重行供職，且有薪水拿時，呵哨，一切均呈活躍了……」

馬耳朶夫在極度的興奮中又戛然停了。其時一羣酗酒者，從街上跑進來，手琴的音調，小孩唱的「哈孟雷德」的爆發的尖聲，在店門口都聽見。屋內充滿了喧雜。酒店老板和招待忙著招雇新客。馬耳朶夫卻不關心這些，仍在說他的話。他已身

魄力弱了，但他越醉越愛說話。想起他新近得到職業的成功，他是另外一個人了，而且真的滿面充滿光焰。拉斯科納夫聽得很出神。

「那是五個星期前吧，先生。是的……茄里伊夫亞和梭娜一聽見這事，以為我是上了天堂般的。從前總是如此：她當我是個畜生，一天到晚除了詬罵外沒什麼了。如今她們小心的至，叫小孩子不許鬧。『你的爸爸羅凡芝在公署做事倦了，他在睡呢！』我去做事前她們倒咖啡給我，並為我弄乳酪喝。她們開始給我好的乳酪，你明白麼？她們怎樣弄到一套便宜的衣裳錢——十一個盧布，五十個戈璧，我不曉得。靴、棉織襯衣——最講究的一套禮服，她們把一切都變做最時式的，用了十一個半盧布。前一天早上我從公署回來，我看見茄里伊夫亞煮了兩碗菜——鮮湯和紅蘿蔔炒肉——我們從未吃到過。她衣賬很少……但她卻把自己扮得花枝招展，像赴人家宴會般的。她沒什麼服飾可裝扮的，只是把頭髮弄的很光滑戴上一個清潔的領巾，一副袖套，就只有這些，她顯得不同了，她非常年青，美麗。梭娜我的小女孩現在只幫助一些錢，她說：『我不能常來看望你們。晚上以後也許行，因那時沒人瞧見。』你聽到麼？你聽到麼？飯後我睡了好久，你以為怎樣？我的妻在一週之前，還和我們的房東太太爭吵過，但不久她又請她進來喝咖啡了。她們一塊兒坐着，密談着約有數小時。『羅凡芝現在又有職業了，領着一份薪俸，』她說着，『他自己到老爺那裏，老爺親來見他，別的客人全等着，並握着羅凡芝的手回到他的書房。』你聽到麼？你聽到麼？『自然聽見，』他說，『羅凡芝，我記着你過去的勞績。』他說着，『而且不論你對於那些不良的嗜好，只要你現在答應了，因為我們沒有你來幫忙事情就不成樣子了。』（你聽到麼，你聽到麼？）『就此，』他說着，『我如今相信你的話像一個忠誠的人。』我對你說那些話，都是她編造的，並不僅是由於好誇，並為着矜誇呀！她自己也不相信，她以此求得一點高興，她是這樣的哪！我不必如此說她，我不一點也不說她……六天前，我把第一月領的錢——共二十三個盧布，四十個戈璧——給她的時候，她叫我做小寶貝。『小寶貝，』她說，『我的小寶貝。』在無他人的時候，你懂麼？你不要以為我不會做一個丈夫的，你能麼……哦，她扭我的面說：『我的小寶貝。』」

馬耳柔夫突然不說了，他要笑，忽然他的下巴搖擗着了。他勉強壓制着。這酒店，這人的落拓的形徑，在柴草船上度了五夜，以及酒壺對於妻小的疼愛，他的聽眾搖惑了。拉斯科納夫留心諦聽，只不過露着一點不愉快。他似乎有點憂慮，走過來了。

「先生！」馬耳朶夫恢復原狀說着——「唔，先生，這一切對於你也許都只是一件笑料吧，像別人一個樣子，也許我把我的家庭生活瑣屑事件，打擾你吧，不過我覺得這於我卻不是一件可笑的事體……我的一生中最可紀念那一天，那天晚上，我很快地在夢想中過去了，夢想着一切事兒怎樣處理，我的小孩子怎樣修飾，怎樣叫她休息，我將怎樣把我女兒從火坑中拯救出來，使她歸到家庭來……還有……不，我可以原諒的，先生，哦，先生，（馬耳朶夫突然擰着頭吃了一陣慌地，注視着四座）唔，就在那夢後的第二天，就是在五天以前，晚上，好像賊骨頭似的，我從茹里伊夫亞那裏把她箱子的鑰匙用敏捷的手法偷來，把我一月薪水所用剩下的全拿出來，多少錢我已忘記，現在來看罷，大家都來吧！我離家第五天了，她們在那邊尋我啦，而且我的職業掉了，我的禮服放在亥特橋上的一家酒店。我把牠掉換我如今的這件衣服了……一切事情就此告終！」

馬耳朶夫的手擊着自己的前額，闔眼咬牙，他的手肘靠在桌上，一分鐘之後，他臉面忽變色了，而且他露着一種虛偽的敏捷和誇張，對着拉斯科納夫看，並大聲笑說：

「今早我去看過梭娜，我向她要求點酒解解癮，嗨，嗨！」

「你說她已給你酒喝了嗎？」來客中有一位大笑的喊着。

「這半瓶酒是她的錢買得來的，」馬耳朶夫聲明着，他只向拉斯科納夫講。「我的女兒給我三十個戈璧，我看見這是她最後所有的錢了……她不說什麼，只是朝着我……的確沒有說話，但他方面……她們爲男人痛心而哭了，但她們卻不怎麼責備他們，她們並不責備他們呀！那更令人傷心，她們不責備，那更是難過是三十個戈璧，或者她現在要這錢用呢？你以爲如何，我的先生？因爲此刻她必須修飾她的外貌呀，要漂亮，那特別的講究就得止錢，你知道麼？你明白的還有髮膏，裙，緞的裙，還要鞋，極講究的花鞋，這些她一定少不了的。你知道的，先生，須知那漂亮是怎麼一件事，但是我是她的父親，我把那三十個戈璧拿到這兒來喝酒了，我一文沒有了，並且我已經把酒喝完了！你想，誰會加以憐憫如我這傢伙呢？你是否也如此，先生？對我說吧，先生，你是否也如此，嗨，嗨！」

他舉手把壺篩，但已沒有一滴酒了。

「你爲何要受人憐憫？」酒店老板又來加入插說了。接着便是狂歡的呼聲，詛咒。狂歡和詛咒是起自四座聽衆，有的並沒有聽進他的說話，只是看着這撒差書記的舉動而發笑的。

「憐憫！我要受人憐憫嗎？」馬耳朵夫突的大聲說着，他伸着手臂的站着，好像他預備等着那句問話樣子。

「我爲什麼要受憐憫呢，你講對啦！這是沒有什麼理由的！我應當受罰，釘在十字架上，何必受人憐憫！青天老爺你把我釘死吧，可憐我！不然我要自己去動手，因我不是尋歡作樂，而是賺得眼淚和痛苦……你以爲——你這酗酒者——你這瓶酒是甜的麼？實際上我所尋求的是痛苦，淚痕和痛苦，我找得啦，我喝着啦；但是他將可憐我們，他對於一切人都有憐憫，他明瞭一切人和事，他是唯一的救星，他也是青天老爺。那天他到，他必要問着：「誰給她的凶狠的害肺病的後娘，爲別人的小孩而犧牲自己，那女兒現在何處，誰憐憫這污濁的醉漢——她的不近情的父親——不爲他的蠻性所驚，那女兒現在何處？」他必說着，「跟我來！我已經饒恕你一回了……我饒恕你一回了……你罪多，而被饒恕了，因爲你可愛得很……」他要有恕我的檢擲，他要有恕我知道……就是此刻當我和她在一道時，我在心中也覺得他要審判，而且宥恕一切好人同壞人，聰明者和剛善者……他把他們都鞠詢完時，他要帶我們去呢。「你們上來吧！」他將說，「來，你們這班酒鬼，來，你們不用的人，來，你們不識羞的孩童！」我們要隨着上去，站在他面前並不覺羞。他將向我們說：「你們是豬仔，畜生般的，帶着他的標記，你們一齊來！」聰明者和有識者要說：「主父呵，你爲什麼要收容這批人？」他要說：「就是爲此我要收容他們，聰明者，也因此我才收容他們，有知識的人呵，他們中沒有一人信任他自己是值得受這般殊遇的。」他要我們伸出手來，我們要跪在他前面……我們哭泣……我們明白一切！其時我們要明白……弄的明白，就是茹里伊夫亞……她也明了……主父呀，希望你的天國快快到來！」他力竭聲嘶，倒在凳上，誰也不理，已忘記他的所處而墜進深奧的沈思中了。他的話起了一陣感化，四週沉默着，不多時又聽見狂笑和詛言。

「這是他的高見！」

「他說的呆話！」

「可說是個忠誠的書記！」

等等說話紛紛而起。

「我們該回去了，先生，」馬耳朵夫突然說着，擡着頭向拉斯科納夫說着——「我們一同回去吧……柯塞爾房子，面臨地的。我往茄里伊夫亞那裏去——我當受罰。」

拉斯科納夫早想走了，他也有意要扶持着他回去。馬耳朵夫身體搖幌不穩，頹然地依在青年的身上。他們要得走二二里路呀。當他們將近家時，那醉漢就更加驚惶不寧了。

「此刻我不是怕茄里伊夫亞呢，」他在心緒煩擾中低聲說道——「我不怕她來抓頭髮，頭髮有什麼要緊呢！這就是我說的哪。若是她真要來抓牠倒好呢，那我倒不怕的……她的眼睛我最怕的……是的，她的眼睛……她的臉上的赭暈也足夠使我懼……她的急促呼吸也……你對害那種病人怎樣呼吸……當他們興奮時嗎？再我怕小孩子的哭鬧……倘使梭娜沒有拿食物給他們……我不知道事情會怎樣！我不曉得拳足打踢我可不怕……你知道，先生，這樣打我……點不痛，而且是一種快樂呢。讓她打我，來安慰我的心胸……那樣倒好些呢……前面就是我家。作木匠的柯塞爾的家……他是德國人，生活還過得前進去！」

他們從曠場進去，走上四層樓。上去的時候，樓梯上很暗。時間已是十一點鐘了，雖然在佩德堡夏天是不會有黑夜的，可是在樓梯上面已經是黑暗不辨方向了。

在那最上面有不整的小門半張着。房裏並不好看，只有一丈見方，點着一枝燭光，整座房屋在入口處便都可以瞧得清楚。狼藉不堪，破衣亂襤，尤其是孩子們的衣服。裏面最深處掛着一塊破布，後面就是臥牀了。房裏別的事物很少，只有兩張椅子，一張沙發，上面披着美國式的毯，洞破了數處，前面放着舊的木頭做的桌子，漆已褪了，也沒擺什麼。桌上只放着一個鐵燭盤，蠟燭已燒完。這家人自己佔了一間，並不是一間房的分隔，但他們的房間只有一條走廊。走別的房間——無寧說是櫃子——（這許多房間是魏塞爾的一層樓所分隔的）那裏面人聲喧雜，彷彿有人在那裏賭博狂喝般的。時時衝出一些不入耳之言。

拉斯科納夫他一見就認識茄里伊夫亞，她是高而瘦，文雅的婦女，神色極頹喪，濃楊的頭髮卻很美麗，臉頰暈上一種肺病的赭色。她在房中往來的走，兩手插在腰部，口唇焦渴，呼吸短促，不時地喘息。她的眼睛發出強度的光彩，貪婪地注視着四週。他那肺病的興奮的臉，加上那蠟燭光最後的閃動，形成一種叫人不愉快的映模。拉斯科納夫看她大約有三十歲左右，這對於馬耳朵夫實在是一個可嘆的妻……她似在幻想，所以沒有看到他們的進來。屋內悶的很，並沒有打開窗，樓梯上發出一股臭氣，樓梯的門也沒閉上。紙煙的霧氣由內房裏吹進，她咯咳着，可是不曾帶上門。那最小的六歲小孩睡着，盤踞在地毯上邊，頭擱着沙發。那大一歲的男小孩在屋角哭着，或許他受了一頓打呢。他旁邊站着九歲瘦削的女孩，一件破狹的襯衣，和一件舊的羊毛披肩，套在身上，身軀和衣服似不相宜，衣架太小了。她的手臂，骨瘦如柴，抱着她的小弟弟。撫慰着，向他低聲哄着，爲的使她不再啜泣。同時她的大黑眼，配上她消瘦的臉，看去更大了，驚惶地看着母親的面。馬耳朵夫沒有進去，已跪在門口，拉斯科納夫站在他的前面。當婦人覺着一個生人，停着前面，幻想跑了，不覺訝然一驚，不知他來有何貴幹。她還以爲他是到隔壁房間去的，因爲隔壁的房須經過她這邊。她就坦然了，她剛要外邊走去，把門帶上，卻發見自己的男人在門口跪着，便瘋狂的發出一陣喊聲。

「呀！」她喊道，「你回來了！罪犯！惡魔！……錢放在何處？衣袋裏放着什麼，拿給我！你的衣裳兩樣了！你自己的那裏去了？錢放在何處說哪！」

她動手檢搜了。馬耳朵夫服從地擡起雙手給她搜索。一無所得。

「錢放在何處？」她喊着——「天呀，他都喝光了！櫥內只有十二個銀盧布！」她忿忿然地抓住他的髮，一直拖到房中。馬耳朵夫馴羊似地跪爬着全由她的處分。

「對於我這是一種安慰！並不傷害我，是一種真實的慰——安，先——生，」他喊着，他前後左右俯仰着，有一次頭幾乎撞着地上。這時地毯上熟睡的小孩驚醒，哭泣了。房角邊的男孩驚呆了，並且顫抖着呼泣，在這混亂中，他像得了一陣急病似的跑到他妹妹跟前。那最大的女孩呢，顫動得如同一些樹葉。

「他定喝完了！他定喝完了！」可憐的女人破口咒罵——「他衣服也當了！唉，他們沒吃呀，沒吃呀！」她手指着小孩子

們。『可惡的，不要臉的傢伙，生活也不顧了。』——突然地她去抓牢拉斯科納夫——『你倆從酒店來！你們喝酒樂嗎？你誘他喝酒快把我滾出！』

青年不發一言地急忙退出。那些好管閒事的人在外面瞧着。鄙陋的狂笑的臉，口裏含着煙管，帶着小帽的頭全在門口漏臉了。後面還可以看到看見穿着襯衣，瘦矮得極難看的看熱鬧者，有幾個還手拿賭具呢。當馬耳朵夫被拖着頭髮時口裏喊出什麼一種慰安的話的時候，他們都覺得好笑。他們幾乎要衝進房來了；後來，一種尖利的叫喊聽見了，這是從魏塞爾口中喊出的，她由他們中間排擠出來，恢復這混亂的空氣，她以極粗陋侮辱人的話指桑罵槐說她明天就得搬出去住。拉斯科納夫走出去了，他把手兒插入衣袋，把在酒店中用盧布兌來的銅幣拿出來，悄悄地把他們放在窗口。他下樓時，忽然改變了主意，想重要跑上去。

『我幹出了什麼呆事了，』他想着，『他們有的梭娜……我自己正需要錢用呢。』但是想再取回是不能的了，而且不管如何他也不願取回，他把手一揮堅決地回去了。『梭娜髮膏也要的，』當他在街上走時，他想着，而且放縱地大笑着——『這樣的亂花費錢……唔也許梭娜自己也顧不得自己，因那不是易惹的，追趕野獸……掘藏金……明日他們把我的錢用完了，那以後不是沒一塊麵包皮吃了。梭娜！祝你永好！他們好像在開發鐵山！他們想因為利呢！是的，他們想因為利呢！他們為你哭為你笑。人類對於一切事都能來得呀！』

他墜入於沈思之中。

『如果我做錯了將怎樣呢？』他呆了一下，驟然自語着。『如果人不是一個肉坯又怎麼樣呢，各色的人類，就是說，全人類，——其他的一切不就是偏見，簡直是可怕的做作了，毫無限制的，一切都是該那麼樣。』

第三章

夜來不能成眠，第二天醒來已很遲了。但他的睡眠毫沒有恢復疲勞，他醒後，暴戾的，易怒的，好鬪氣的，憎惡的瞧着房間的一切。這是一間榻式的房，約有四五尺長。牠有一種受貧窮侵襲的外貌，污穢的黃紙由牆上掉落，而且樓板又很低，一個身

材比較高的人在裏面就要感到抵觸，時時覺得他的頭要撞着屋頂的危險。用具和房間倒很相稱：三張不牢的舊椅，房隔一張櫃子，放着幾冊書和稿簿，上面堆積着塵垢，這顯得長久沒有被翻檢了。一張笨重的沙發，幾乎佔了全房一半的地方；先前似乎鋪過彩花布，現在已破敗，這算是拉斯科納夫的牀。他就常日在那上面睡的，也不必脫衣，沒有被，外面包着的舊制服就被算被，頭擱在一個小的枕上，下面堆置着污的潔的襯衣，暫作一個大枕用途。此外，一張小桌放在沙發前。

布置比這紊亂的想已很少吧，但這對於拉斯科納夫現在的處境卻很相稱的。他完全脫離了社會，和縮在自己貝殼裏的蚌沒有二樣，甚至於看見他那服侍的僕婦進來，有時也會使他的神經受着刺痛而痙攣着的。他的精神完全墮入了瘋狂者們的一種偏激的情況之中。他的老板娘已二週沒有送飯來了，他在家雖沒有飯吃的過日子，仍沒意去向她商量。廚子衆唯一的僕人拿泰沙，對於這位富客的脾氣倒不見得如何不合，她只有一個星期打掃他的房一次，她那天到他房內把他驚醒了。

「起來吧，現在爲什麼還如此渴睡！」她向他叫着。「九點敲過了，茶我已帶來了。你要喝麼？我想你覺得很餓了啦！」

拉斯科納夫睜着眼，驚醒了一看，是拿泰沙。

「是從老板娘那兒來的嗎？」他慢慢地問，帶着一幅病態的臉，在沙發上坐着。

「從老板娘那兒來的。」

她把那滿裝着淡而無味的陳茶連茶壺放在他前面，茶壺附近有兩塊糖放着。

「拿泰沙，這點你拿去，」他邊說，邊在衣袋內摸索（他穿着衣服睡的）拿出許多銅幣——「給我買一札麵包，並給我弄點香腸來，揀最便宜的，到鹹肉店去買。」

「麵包我就給你帶來好了，不過你要喝點菜湯代替香腸麼？那湯真好呢，還是昨天弄的。昨天給你留着的，你回來太遲了。那湯真好呢。」

他開始喝着那湯的時候，拿泰沙就在他旁邊沙發上坐了，不覺談起話來了。她是鄉下的村女，是一個十分貪講話的女
子呀。

「巴夫洛夫她要對巡警告發你。」她說着。
他皺一皺眉毛。

「叫巡警她要幹嗎？」

「爲你不付她房錢，你又不立即搬出，她就是爲此，我想一定如此。」

「臭貨，這真是討厭的事。」他咕嚕着，磨着牙，「不，那與我不適的……這時，她的確是一個臭貨。」他大聲的說。「今天我要去和她談談。」

「她是臭貨，是的，和我一模一樣的。但你聰明，爲什麼你老是不來這兒動動手，你的聰明有什麼用？前些時你常出去，說是招顧小孩，但是爲什麼你現在一點事兒也不做呢？」

「我在這兒做……」拉斯科納夫憤憤地說着。

「你做什麼呢？」

「自然是做事……」

「那些事件？」

「我在思索。」他停了停纔肅然地答道。

拿泰沙吃吃的笑了。她總是這樣的，有時有什麼事使她開心的辰光，她更笑得前俯後仰了，一邊是顫抖，她覺得太過度了方才停了。

「你靠你的思想得了多少錢了？」她最後慢吞吞地問道。

「出去教書的人不能沒有皮鞋的。我對於教書也很厭惡。」

「不要和你的麵包白塌油開玩笑吧！」

「教書的錢他們付得極少。一點點錢有什麼用呢？」他嫌不快地答着，這全似答覆他自己的內心的話。

「你思維一刻就可拿到多錢嗎？」

他覺得有點古怪地對着她。

「是的，我想賺筆大錢。」他停了停，才決然地答着。

「不要如此發呆，你把我弄嚇了！你不要拿麵包來呢？」

「隨意。」

「哦，我忘了你昨天出門時，有一封信你的。」

「信給我的！不知誰寄的？」

「不曉得。我把自己的三個戈壁壁給郵差。你拿回給我吧？」

「信拿來給我再說，上帝呀，快去拿來。」拉斯科納夫很高興的喊道——「天哪！」

不一分鐘，信取給他了。這是他母親寄他的，從雷省寄出的。當他取到手時，臉都變青了。他因長久沒找到一封信了，另外一種感情忽然又鑽進他的心胸了。

「拿泰沙，請你出去好嗎？這三個戈壁壁你拿去，但是，快點出去！」

信在他手掌中抖；他不願當她面前看；他想一個人來拆這信。拿泰沙出去時，他匆遽在信封上吻了吻；仔細地察看信封上的住址人名，那是從前教過他念書寫字的母親的工細斜行的筆跡，他還記得清清楚楚，他呆着；他永遠好像是怕什麼似的。最後他才把他拆了：這是一封很厚重的信，兩張信稿紙，寫滿着工細的字。

「我可愛的洛地亞！」上邊寫着——「我沒有用信給你諛話已二月了，這使我很難過，我老是在夜間醒着，想着這事。但我想你決不會爲此而對我不滿。我是怎樣愛疼你；你是我們——多利亞和我——所必須依賴的一個，你就是我們所有一切啊，我們唯一的願望，也就是我們唯一的柱石了。當我聽到你很窮困，幾月以前便棄了大學，你又丟了教員和旁的事兒時，我是怎樣地傷心難過呵！我如何地從每年一百二十個盧布的卹金中來培植你四月前我寄你十五個盧布，那是我從城裏的商人洛維之那裏，以我的卹金去抵押得來的。他是個好心腸人，也是你爸爸的知友。但既然把領卹金的權交他，我就須等把債償還時了，那件事情卻剛弄好，現在我不能再寄給你錢用了。如今謝天謝地，我能再寄給你些錢，事實上我們此刻

命運也足以自慰，這事我就要給你知道。第一，你曉得，親愛的洛地亞，你妹六週前和我住在一起，我們將不會分離的。謝謝上帝，她的苦痛已過去了，但我要告訴你一切，你好知道一切事兒是怎樣發生的，以及我們所以不即告訴你的一切事情。在兩月前寫信來，說你的妹妹多利亞在喀老夫家受着種種痛苦的時候，當你寫了那些，並要我把這事仔細答復你時——那時我能寫些什麼呢？假使我把全部事情寫給你，我敢說，你將要把一切事兒丟了，就使步行你也要回到我們這裏來，我知道你的品格情感，你決不會給你妹妹受痛苦的。我自己已在無法中，我能怎麼樣呢？況且，那時我並不知道那實情。爲的是多利亞在他家做女工頭時，預領了一百個盧布，言明是由她每月的薪金內照扣，因此債務未清是不能辭職的。這筆款子她大概爲着要寄給你六十個盧布才支的，你那時需要錢又那麼急，那筆錢是上年我們這兒寄你的。我們那時騙你說這錢是由多利亞平日積蓄起來的，事實可並不是如此呀，現在我已將這事都對你說了，謝謝上帝，事情忽然轉機了，而且你可以知道多利亞怎樣地疼你，她是有這樣一副心腸呢，不錯喀老夫先生以前待她很不好，在吃飯時往往說些冷諷熱諷……現在我不想再去說那些傷心的事，免得你再煩惱，因爲一切都已過去了。總括的說，不管喀老夫先生的妻拉夫那和家中其餘人對她都很和善，多利亞那時總覺得很難受，尤其是在喀老夫重新墜入他在軍隊裏的壞脾氣，爲酒精所控制的時候。你想以後是如何的？你決不會相信，這酒鬼便開始對多利亞包藏了一種熱情，但在虛裝與傲侮之下，卻把熱情掩了。大概因爲他是一家的主人，他的狂妄的希望終究不好意思，這就給他和多利亞嘔氣。而他也希望他的無禮的侮藐行爲，不讓人知道底細。但是後來他竟不能自制的，不怕羞的向多利亞求婚，允許給她各種物件和獻禮，而且要遺棄家事和她到他的其他一份田產那邊去住，甚至於到國外去都可以。你能想到她所經歷的嗎！即時辭職是不能的，不只爲着債務關係，而且也要不丟拉夫那的面子，因此就惹起他妻的懷疑，多利亞於是便成了他們家庭吵鬧的主因了。並且這於多利亞也有不利的地方。還有其他原因，使多利亞還有六星期，不能立即離開那可怖的人家。多利亞你知道她是很聰明的，她意志也很強，多利亞能忍受苦痛，就使在最困難中，她也有毅力維持她的勇敢。她因爲怕給我惱，我們雖不斷地通信，但關於這事，她不向我提一句。事情竟非常出乎意料，拉夫那偶然聽說她男人在園中向多利亞懇求，便把情形誤解了，把罪名推在她了，於是一幕可怕的戲劇立刻在園內演着，拉夫那竟至於打多利亞，她只有哭喊，於是立即把多利亞用一輛大車帶着行李送回我這裏來，他們把

她所有的物事，襯衣和被褥，胡亂地塞進車中，沒有好好地疊裹。而且雨又下着，被羞辱的多利亞，不得不和一個鄉人同坐蓬車上走了十五六哩進城來。現在你只要想一下，兩月前我所以接到你的信而沒有回信給你了。我還能寫什麼嗎？我在危困中，我不願把實情告訴你，爲的怕你惱怒，而且你曉得了，又能怎麼呢？也許只有把自己毀損了，那多利亞也傷心，而且當我的心極其痛苦時，我何能以瑣事來寫滿信呢。一個多月，城內充滿着這醜事的流言，多利亞和我甚至於無面目再進教堂，爲的醜貌的臉色，諛語，甚至大聲的嚷說使我倆難堪。我們的朋友都迴避着我倆，在街道上甚至沒人向我們招呼，而且我曉得有些店夥們想當面羞辱我們，並用污漆塗我們的牆壁，因此房東要我們搬家。這一切都是拉夫那操縱的，她設法毀壞多利亞的一生，使每家都咒罵她。她是無人不認識的，她常常進城，她愛說話，也喜談她的家事，而且十分愛向人埋怨自己的丈夫，所以在短時間內，她不但把她的故事傳播城中，甚至播及於各地。這更使我難過，但是多利亞比我更容忍，你如果看見她如何容忍，必將設法安慰我們呵！她是一個小天才，然而上帝佑我，我們的苦痛完了。喀老夫先生恢復了理智，悔了，或者替多利亞憐惜，他將多利亞的莫須有的不可靠的證據，拿給拉夫那面前，那是一些信件，多利亞在喀老夫未曾會內遇見他前，被壓迫着寫給他的。這信在她離開後尚在喀老夫先生手裏，那是她拒絕他懇求作個人解說和祕密相會的信。在那信中她發着很大的脾氣和憤怒，責備他對於拉夫那行爲的粗鄙，提醒他使他知道他是一家之長，並忠告他，使一個十分不幸了的無防備的女子受苦，遭難，對他是怎樣地卑陋。真的，親愛的洛地亞，那封信寫得那麼振振有辭，我讀了，嗚噫着，甚至今天我還會爲之下淚。而且，僕人的證明也足脫清多利亞的名譽，他們所見所聞比喀老夫自己來的多——事實上的確如此。因此拉夫那異常吃驚，終於「又給難倒了。」如她自己向我們所說，她完全相信多利亞冤枉。第二天，星期日，她親自到大禮拜堂去，向聖母跪着流淚，並在祈禱，求上帝的再審判罪，使她的責任得以解除，於是她又從大教堂到我們這兒來，把全個事實談說着，並傷心地哭了。她懺悔了她擁抱着多利亞，求她饒恕。在那天上午她又跑到城內各處，流着淚洗刷多利亞的冤屈，並稱贊她的感情和私德的貞潔。甚至，她把多利亞給喀老夫的信，遍給人看讀給人聽，並且讓他們傳抄。她如此奔走了幾天，在全城坐着車，一一地告訴着。因此有些人家早就在期待着她來，誰都知道在什麼時候，拉夫那要在什麼地方讀信，每回他在讀時人們都聚集着，甚至有些人不厭一聽再聽呢！我看，這一切動作中有些是不必要的，但拉夫那的品性如此，她在恢復多利亞的名譽

上這點看，總算成功的，這事的全部罪名，是一種不能減掉的羞恥，全放在她男人的身上，他是唯一的受責備的人了，我很替他惋惜；這實在是一種報應呀。多利亞呢，當即被幾家聘請教課，但她拒絕了。不多時人們多十分的欽敬她。這變化可說對於那件我們整個的命運的成功，有極大的功勞。你要知道，親愛的洛地亞，多利亞已有一個向她求婚，她已答應嫁他。所以我就立刻把這事的前後都對你說，雖然沒和你商量便辦理，我想你決不會見怪我和你的妹妹的，因為這事，不能等待，直到接得你回話的時候才決定。而且你不在這兒，也不能辨認一切真相的事情就是如此的。他已經得了功名，彼得洛升，是他的名字，而且和拉夫那也是遠親，她在這樁婚姻上面很是賣力。起初是由她介紹他和我們認識。他曾和我們一同喝咖啡，就在第二天便給我們一信，信中很謙敬地懇求，並請立刻給他一個決定的好音。他是一個事情很多的人，急於要到佩德堡去，時間他是非常貴重的。當然，那時我們很驚奇，因為這事太格迅快而且出乎意料之外了。他是一個中人之家，人很可靠，他在公署中有兩個職業，他已置有產業。是的，他已四十五歲上下了，但他還有一種惹人喜愛的風格，女人看了還會愛上的，並且他是個很可欽敬的男人，不過他似乎有點乖僻和自傲的個性。也許我們第一次看到他印象是那樣的。當心，我的洛地亞，當他到佩德堡（不久就要去）去的辰光，假使你在第一次看見他有些不順眼的地方，你切不要很快的嚴厲地評論他，我是深知你的脾氣的。我可以相信，他在你心中將會發生一個好的觀念，我先暗示你這個。而且，一個人爲着要明白他人，評量一定要仔細，如此才可避免主觀和謬誤的思想，以後是很容易解除的。從各方面看來，彼得洛升是一個很可尊重的。他第一次來訪，他對我們說他是個不事虛浮的人，他還有如他自己所說，他是有着許多高尚的近代信仰，而且他是最可惡一切成見太深的人。他說着，他似乎有點自負，喜歡人家捧他，但這已不算是疵病了。他講的，我懂得的不多，多利亞她向我解說，他雖說不上怎樣受過教育的人，但很有才幹，性情似乎也很好。你曉得你妹的品性吧，洛地亞。我知道她是剛毅的，明世故的，能忍耐的，豁達的女兒，她內心還藏着一副熱烈的好心腸呢。當然，雙方都談不上有什麼的愛情，不過多利亞是一個聰明的姑娘，具有天使般的好心腸，她會使她的丈夫感到幸福，這是她引爲己責的。至於事情雖說做得太迫促，但這也無用懷疑是一定要承認的。而且，他是一個極仔細的人，他要爲自己的幸福着想，多利亞和他一塊生活着是更幸福了。說到性情上習慣上的幾種缺點，甚至有些意見不合——這是最快樂的婚姻也免不了的——多利亞說，這無須憂愁，她自己會打算的，並說只要他們

將來能合作成爲一種有名譽真誠的關係，她就是忍受許多痛苦也願的。打個譬，他起初使我很不安，覺得他有點冒昧，但那他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這也不必多慮。又如，多利亞的答應後，第二回來見時，談話中，他說在未和多利亞認識前，他早決意要討一個能幹體面而沒有嫁粧的女子，最好受過貧困的，因爲他說，一個男人不應當受他的妻的恩賜，應讓妻尊視自己丈夫爲她的恩人。他這番話，他說得比我客氣動聽，我遺漏了他許多言語，這不過是大意吧。而且，這並不是故意說的，乃是在談得起勁時溜出來的，他說後也會替自己校正，把話換過方向，但我稍稍覺得他有點失禮，我以後如此對多利亞說着。多利亞卻惱說：「說話不是行爲。」這話倒是不錯。多利亞在她未下決定之前，一夜不曾睡過，全晚在房中往來地走，最後她並跪在聖母前面，熱心地祈禱着，第二天早晨她才說她已決定了。

我已說過，彼得洛升就要到佩德堡去，他有許多事情要做，他想創辦一個律師辦事處。他以前曾經幫辦過民事和商業，訴訟，不久之前他在一件要案勝訴了。他務須去佩德堡，他在法院尚有一件要案待理。我的洛地亞，他對你將有很多的幫助，不論那方面，多利亞和我說，從此你就可以安穩地從事你的職業，那可說你的將來已有了保證。啊，希望這事早早成功呀！如果成功了，那就很有利益了，這真是上帝給的幸福。多利亞只是幻想着這事。我們已經稍稍向彼得洛升露過這事情的話。他答覆是很審慎的，他說他這兒不能沒有書記，親友能盡職（對於你似乎有什麼懷疑般的）那把錢交給一個陌生人，就不如給一個親戚了，但他對你在大學裏念書，是否有時間在他那裏辦事，有點疑慮。這事暫且慢說吧，現在多利亞對一切都不再預計。前幾天她發狂似的做了一種打算，希望你能正式在彼得洛升的法律事情上成爲一員呢！這事非常適合，因你是一個讀法學的法呀。我倆也極其願意，洛地亞，所有她的打算和企望，必有十分把握，而能形諸事實。彼得洛升他雖推諉，此刻他認識你，自當應有的一回事，多利亞也相信，她將以在未來的丈夫處得了好影響，而獲得一切。自然我們也不再向彼得洛升多談這些，尤其關於你的事。他是一個不尚虛面的人，對這事不見有怎樣地關心吧！這些在他看來也許當是一樁贅瘤。多利亞和我始終不會向他露出一句我們的大野心，叫他幫助你在大學的一切費用；我們並沒有說及這事，事後會實行的，無疑地他自會去做的，因爲你以你的才能，在他事務所裏成爲他的要員，而受他的幫忙並不是怎樣了不得，而是靠你的才能獲得的薪俸。多利亞就想如此做我也很贊同，此外還爲着別種原因，沒有講出我們的企圖，那是因爲我想使你在初會見他時我

以同等的地位自居呢。當多利亞高興地對他說到你的時候，他道：沒有親自觀察一個人，是很難評量的，他希望和你見面認識後再確切的答覆。你曉得吧，我的洛地亞，我想也許爲某種原因（這與彼得得洛升無關，只是我自己個人的）在他倆行過婚禮後，我不想住在他那邊，自己另住。我想他必會十分勤懇請我和我的女兒共住，而且他如今假使未提過這話，那末，事情大約已經如此地安排了。我可不答應。我的閱歷和見識告訴我，女婿和岳母們同住不會有好結果的，我不願觸犯人家，我自己只要能有用，並有像你倆這樣的兒子，我什麼都滿足了。假使允許的話，我想移住在近你的處所，我的洛地亞，我有一個最好的消息放在後頭呢。你明白，我的孩子，在短時間內我們或者就可實行，近三年的別離之後，我們又可以同敘一室了！多利亞和我要往佩德堡去，這已確切地決定了。什麼時候雖未定，但總很近了，也許就在一星期內。彼得得洛升，不久他將使我們曉得的。爲要他自己的便利起見，他想早點成禮，若是可能的，就在聖母禁食節前幾天，若是太早，來不及佈置，那就在節後舉行也可。我是怎樣的高興和你會見，多利亞她也渴於想見你，有一次她笑說，就只爲那事她也願早點和彼得得洛升結婚。她真怪可愛！她不再寫信給你，只叫我代爲致意，她不再去寫了，因爲在幾行信中也說不了什麼事，只是攪亂了她。雖然我們很快就可見面，但我將在幾天之內或者會寄錢給你哩。如今大家都說多利亞要嫁彼得得洛升了，我的信用也忽然好起來了，我曉得梵爾支他將相信我，並且能把卹金抵押七十五個盧布，如果這樣我將寄你二十五個或三十個盧布。我情願再多寄點你，但我尚須顧到我們的川資呀！雖然彼得得洛升願供給一部川資，換言之，他擔負運寄我們的衣箱和包裹（可由他的熟人去辦）我們到佩德堡時必須化許多錢，所以我們不能不預備點錢，至少能應付幾天。但我們一切都計算過，我們知道這段路程不要化多數的錢的。從家裏到鐵路去不過九十勿司，我們已和一個熟車夫說好，一切都有；多利亞和我可以很舒服地乘三等車，因此我又不想寄你二十五個而要寄你三十個盧布。好了，我已寫滿了兩張了，不必再寫了；我們的整個事情，已大體說了，如今，我的洛地亞，我祝福你，直到和你的母親相見。愛你妹妹多利亞，洛地亞，愛她如她愛你無異，你要知道她愛你是遠勝愛她自己呀。她是一個天上仙女，洛地亞，你是我們的寶貝——我們唯一的冀求，唯一的慰安者。但願你快樂，我們也快樂。你還默唸你的禱告，洛地亞，且信仰我們的創造者和我們的救世主的仁愛麼？我所憂慮的就是怕你給如今流行的打倒宗教風氣所侵襲，不要如此，我替你禱求。牢記着，親愛的兒子，你在幼小時，你父親在時，那時你是怎樣在我的膝上喜歡唸

你的禱告的，那時我們是怎樣地幸福呵。就此再會——親愛地，永久地，擁抱你，吻着你。

『一直到死後都是你的』

『朴利奚那』

當拉斯科納夫開始看這信的時候，他的臉面就給眼淚所浸濕；等他看完時，臉色是蒼白的，顫動的，酸苦的，憤慨的，以及狠狠的微笑，都呈露在臉脣上。他的頭倚着脫線的污枕邊而凝思着，他的心卜卜地跳動着，他的頭腦是在混亂中。最後他才感到在這像一個箱櫃式栗色的小房中，倏促不安而且悶的慌。他的眼和思慮都在神游外邊。他更抓了帽子出去了，這回他不怕碰見無論誰，怕懼已丟了。他朝着熱夫奇島去，沿着熱夫奇街道走，匆匆地像忙着什麼事兒般的，口裏念着什麼，甚至使旁人發生驚異。大家都當他是喝醉了酒。

第四章

母親的信刺傷了他的心，就是看到其中重要的事時，他也感覺着不安靜呢。其重要的解決方法他的心中已決定，毫不猶豫地決定了：『當我一息尚存的時候，這種婚姻絕對不許，洛升他不行！』『事情異常地明顯』他帶着一點鸞鸞笑地低語着，預祝他將來的勝利般的。『不能，母親，不能，多利亞，你們不要來騙我！她們說什麼歉忱，說什麼沒有問我，說什麼沒有我就決定！她們自以為現在大事已定，不能不辦，而且看着吧！什麼彼得洛升是忙人，婚禮要行得快，要乘快車！』你能多利亞，這一切我全明瞭，我全知道你；我也明白你整夜不睡，是想的什麼，以及你在母親臥房中的可染聖母面前你默禱着的是什麼。勞苦的就是走哥太去的路……唔……你們最後已決定，多利亞，你決定嫁一個解事的，有產業的人（已經有產業，這是何等引人羨慕）一個在公署中兼差的人，他有着高尚而能幹的智識，如母親所寫的，而且他似乎仁慈，如多利亞所說。那似乎可以克服一切了！就是那個多利亞，也為那個「似乎」而下嫁給他了！真是好！真是好！

『……我很想曉得母親為什麼寫信給我說起「高尚而能幹的現代人」呢？是否是一句形容話，還是有意使我去贊美洛升呢？她們太圓滑了！我更想知道那一整天和從那次會面以後，她們彼此已踴誠相知到什麼程度？用言語表出，還是兩人

自己心中明白，不必大聲說出來呢。也許是有點那樣吧，由母親的信中，也許是如此：他使她受了不安，覺得他有點失戀，而且母親坦白地將這觀察對多利亞說。她定要着惱了，「很嘔氣地答她。」我想，事情既已十分明白，也不必什麼閒話，而且事情已默認無須研究時候，誰能不嘔氣呢。她爲甚寫信給我說着：「愛多利亞，洛地亞，她愛你遠勝愛她自己。」她爲兒子而犧牲女兒，難道良心上不感到刺痛？「你是我們唯一的慰安者，你就是我們的寶貝。」母親呵！

他的酸楚愈想愈難過，如果那時他巧遇着洛升，他會把他殺死的。

「唔……對的那是對的。」他腦子繼續着旋轉又想到：「要深知一個人，需得長時間的慎重。」不錯的，但關於洛升那是沒有點兒錯。惟一的，他是「一個辦公而且似乎仁慈的人。」那就算已知人情了，是的，爲她們運送包裹和皮箱，那麼從此之後，必然地就是一個仁慈人了！但他的新娘和新岳母卻要坐一輛粗陋的農人的小車子。（我，我是坐過這種車）不礙事，不過九十勿司，以後她們就可「很舒適地乘三等車。」一千勿司可也不差點兒儉約是的，但你自己怎樣，洛升她是你的新娘呢……你要知道，她母親用她的郵金抵押錢作盤費。當然，這也是一種交易，爲着大家有利而開的一個機關，股市與用費相若——飲食在內，只要付你的煙款。辦事者還佔了她們的好處。鋪蓋比她們的盤費化得少，而且也許一文不費運去。怎麼她們一點都看不出來，也許還是她們不去考察她們快活，快活況且以爲這只是第一回的花朵，真正的果實就要結下了！這並不由於吝嗇，鄙卑，而在於整個兒的行徑。結婚以後的行徑也將是如此，這是先給你一嘗味兒。母親是的，她爲何要如此化費呢？她到了佩德堡的時候有沒有了呢？三個銀盧布或兩張鈔票，她所說的……那老姑姑……唔她以後在佩德堡依什麼爲活？她已有了她的預計，她在結婚以後，甚至於前幾個月，她就不能和多利亞一道住。那財主當然對於那件事已露出幾句話，雖然母親加以否認：「我要反對。」她說。那她靠誰呢？她靠着一百二十個盧布郵金償還梵爾緞文以後所剩下的錢麼？她要是織羊毛披肩並刺繡袖兒，她的老眼不是壞了。織她的披肩，在她的一百二十個盧布上，加不到二十個盧布，我知道，可見她惟一的希望是放在洛升的鬻達上面了；「他曾牽送來的，他將叫我承受。」那你永久地待着罷！這些吝嗇的仁慈心腸永久是如此，每隻雁他們看去都是天雁，他們都向最好的方面期待，看不出什麼錯失，他們在圖中別一面的暗示，然是顯示不出真情的，他們也不願顯示，一想起了，他們就要抖戰，他們雙手把真情揭去，直到他們用假面具來裝飾，把他們的頭頂放

上呆子的小帽時。我想知道洛升他有什麼動物不會，我敢說他鈕扣上一定有，而且當他去做買賣和市商吃飯時，他也把他扣上的。他舉行婚禮時不用說也是戴的！管他呢，壞傢伙！」

「喂……母親我倒不怪她希望上帝給她幸福，多利亞怎麼能呢？多利亞，可疼的人兒呵，似乎我不知道你！我最後看見你的時候，你將近雙十年華，那時我就知道你。母親信上說：「多利亞能容忍苦痛。」我很明白，兩年半前我就明白了，過去的兩年半我都在想着這樁事，「多利亞能容忍苦痛」那事。假使她能容忍，略老夫和其餘的一切，她確能忍受許多苦痛。母親和她自己如今以為她能够容忍洛升了，哼！什麼從困苦中出來的妻，一切都靠男人的恩賜，這種妻最好——他在第一次見面時便有這種怪論了，即使他「口裏滑出來」，他雖是一個解事的，（但或許那不是無意的說話，而是他預先把自己意思先說了）但是多利亞多利亞呢？當然，她明白他，但她將要和他一起同住。什麼她只能靠麵包和水度日，她不會失去她的靈魂，她不願用她的貴重的自由當作貨色去交易，就是拿虎耳司旦一省來交換她也不願，何況洛升的臭錢。我以前看多利亞並不是那樣人……她現在也仍是那樣的，的，略老夫一家人是苦良藥，那是不能否認的吧？爲着二百個盧布在外省做一個女工頭，消去自己的生活，真是一件苦差事，我知道假使爲着她一己利益，她倒情願作一個殖民地的奴隸，或是隨着德國主人的一個拉脫人，也不願給自己永遠毫無關係的人所約制，以毀侮她的人格和道德的光寵。假使洛升是個財神，或是一隻鉅大的金剛石，她也不會答應去做他的姨太太。那麼她究竟答應了爲什麼呢？焦點在那兒呢？怎樣答語呢？這是明顯的：假使爲着她自己，爲着安樂，她絕不會賣去肉體拯救她的生命，她所以如此，是爲的別一個人爲着她所最愛的，所崇拜的一個人，她將犧牲了自己！那一切爲的如此，爲她的阿哥，爲她的母親，她將犧牲自己。賣去所有一切在這狀況之中，我們「果是真的話，那就克制着人類的道德的情感」甚至自由，和平，天良，及一切都帶到市場去脫售。如果我的親愛的人們可以獲得幸福，我的生活不必理了！而且，我們會變爲講良心的人，我們會學做耶穌教徒的樣子，有一時期我們或者會安慰自己，我們會使自己信仰，依照一個好的目的去作，這是人們的當爲的。我們就是那樣，像太陽一樣地光亮。拉斯科納夫就是這事情的中心人物，不是別人，唔，她會擔保他的前途，給他在大學裏念完書，使他在辦事處內成爲一個同事，使他將來安穩，或者以後甚且可以變爲一個富翁，發財，受人敬仰，甚至可以成爲一個閩人，但我的母親呢？洛地亞，我的洛地亞，她的大兒子爲着這樣

個兒子，難道不願犧牲這樣一個女兒嗎？親愛的，你太偏心了！怎可以爲着他，而追趕上梭娜的命運？梭娜，世界如果存在，你就是永久的先驅者。你們兩個是否估量過你們的犧牲？那是當然麼？你們能够容忍麼？有什麼用處呢？其中有深意麼？讓我對你說，多利亞，梭娜的一生並不比和洛升過活更壞。母親寫信說：「說不上愛情的話。」假若連敬重也沒有又怎辦呢？若果這點都沒有遺棄，親視，憎嫌，又如何呢？那麼，你也將要顧全你的面子，不是？你明白那講究是什麼一回事？你知道洛升的講究與梭娜的正是一樣，或且更不行，更卑惡，更下賤，因爲依你的情形說，多利亞，那末是爲的華侈而實行買賣，但在梭娜，那是飢餓的問題。多利亞，那講究是必須得給以代價的，假使以後你不能容受你悔又怎樣？那只有傷心，悲哀，患難，泣哭，沒沒以死，因你不像拉夫那。那時你母親又將如何呢？就說現在，她已不安，煩惱了，當她一切看得通澈時候，那她更將如何？我呢？我是什麼人？我不必要你的犧牲，多利亞，母親呵！我不能，只要我一息尚存，那不能，那不能！我誓要反對！」

他突然沉思在無知覺的狀態中。

「那不能麼？但你怎樣去阻止那事呢？你有什麼權柄？你以什麼條件答應她們，她們能給你這權利嗎？你整個的未來，須等你讀完你的書，得到一個職業時候麼？不錯，一切一切我們已經聽見過了，但如今呢？如今要做點事兒了，那你明瞭麼？你現在作什麼？你不是靠着她們度日？她們以百二十個盧布的郵金舉債供活你。她們從喀老夫們那裏借錢。你如何去解救她們脫離喀老夫，脫離洛維之呢？他是未來的富豪，瓊斯她們的生活由他布置。再過十年，十年後母親將因織披肩瞎眼了，也許因爲哭泣。她會因飢餓瘦得不成樣子，妹妹呢？你想十年中她會變成怎麼樣呢？在那十年中她會遇着什麼事故？此刻你能預料麼？」

他爲此而苦惱而磨折自己。然而這些問題並非驟然而來的新問題，牠們都是舊有的熟悉的痛楚。自從牠們第一回來襲擊而且扯着他的心以後，迄已很久了。他如今的痛苦就是由前一次開端的，這痛苦漸漸成長，而成熟了，集中了，直到成爲一種可怖的，瘋狂的，和奇異的問題之形式，傷害着他的心神，固執地待要解決。這回他的母親的信好像晴天一聲雷地打在他頭上。他現在必須忍耐地受罪了，未解決的問題來煩惱自己，他必得幹點事，須得立刻作，這是很顯明的。總之，他必須決定這件事……

「或許把人生完全丟開了！」他在瘋狂中，忽然喊着——「卑賤地忍受現實的命運，最後一次，並且將一切煩悶加進自己的生命，而放棄一切的活動，人生，以及愛情的要求！」

「你懂了麼，先生，當你無路可走的時候，你懂得那是什麼一回事呢？」馬耳采夫的事情又來到他的腦中，「因為人人必須有個去處呀……」

他突然嚇跳，另外一種思想，昨天所有的，如今又回到他的腦中了。他對於這再現的思想並不怎樣驚奇，因為他早知道，早先感覺到那思想一定要復現的，他正在等待着，並且，那不只是昨天所想的。一月以前，也可說在昨天，那思想還是一個真實的幻想，但是如今……如今看來毫不像一個幻想，是一種新的威脅，且是生疎的形狀，他自己忽然覺得了……他覺得腦中受了一陣棒打，在他的眼前有一陣昏黑。

他急忙地四下一瞧，像在我尋什麼。他正在尋一個座兒；他沿着康士路走去。約走百步遠地方有個座位。他很快地走到那裏，但在路上他遇見一件偶然的小事，他的注意給吸住。他看見有一個女子在前約二十步遠行着，其初對於她，不過像搭住去路的一種物體罷了。他前面的這個女子，初看異常奇怪，他的注意完全集中在她的身上，起初是好像勉強地而且隨意地，漸漸地專心地。他覺得有一種突然的欲求，要探訪這女人究竟是什麼的。她看去像是一個很年輕的姑娘，她匆忙地走着，不戴帽，也沒有帶傘和手套，臂膀左右搖擺着很覺可笑。她穿着一件長的飄酒的綢衣服，穿的很不整齊，也沒有扣鉤，汗衫頭裂開了，而且緊靠着腰部地方，有一大塊扯破開了一條小圍巾披在她的赤裸的頸上，但不整的很。這女子搖擺地走着，不久她引起了拉斯科納夫的特別留心。他趕忙走上了那女子的那邊，但她走到時，卻坐在座位的另一角；她的頭倚在椅背上，闔着眼，看去像很疲倦了。他靠近去瞧着她，覺得她已完全酒醉了。看去委實是奇怪而可怕。他以為這定是自己的錯覺。他看她像是一個很年青的美髮的女子的顏面——大約十五六歲年紀，生着好看的小臉龐，紅紅的有點發腫，很是難受的光景。這女子好像已完全失去了知覺；她二條腿交叉着，而且高高地翹起來，這顯然不是在街上的模樣。

拉斯科納夫雖沒有坐着，但他也不忍立刻就離開她，他迷惑地站在她對面。這條樹木蔭蔽的大路往來的人很少；此刻，兩點鐘的時候，正在悶熱，路上是極其寂寞的。可是在路的那一頭，約有十多步遠的地方，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道邊站着，他

明顯地也想走近那女子。大約他也在遠處見了她而跟來的，但是看見拉斯科納夫在面前礙着眼。他憤憤地瞧過來，雖然他想避去他的灼視，他不耐煩地乘着一個機會，直到那討厭的衣服襤褸的人走開為止。他的觀察是很準的。那紳士是一個矮而胖的人，約有三十歲左右，穿得很好，面色鮮潤，嘴唇紅紅的，並還有點鬚鬚。拉斯科納夫似乎有點忿忿然了，他就想用一個法子來嘲弄一下那個執袴者。他便離開女子這邊而向着那紳士前走去。

「喂！你這個喀老夫！站在那裏幹嗎？」他邊喊着邊握着拳頭，帶笑帶怒的說着。

「你想怎樣？」那紳士眉毛一皺，傲然地嚴厲地反問着。

「快把我走，就是這樣。」

他便舉起他的拐杖來了。拉斯科納夫沒有想到那壯健的紳士有着什麼能力，不假思索地便一拳直向他揮去。忽然有人從後面把他攔住了，是一個警察，站在他們中間。

「住手吧，先生，不能在這街道上毆打爲的什麼？你叫什麼？」他厲聲地問着拉斯科納夫，並注視着他的襤褸的衣。拉斯科納夫呆呆地看着他。他具有一個爽直的，解事的，勇敢的臉，嘴唇旁邊長着鬚鬚。

「我正要來叫你呢！」拉斯科納夫握住他的手臂喊着。「我是個大學生，拉斯科納夫……那你可以明白吧！」他並指着那個紳士說：「走過來，我有事情請教你。」

他拉着警察的手臂，帶他到那邊座位去。

「你看吧，她已醉得這般樣子，她剛從這邊來。雖不能說她是何等人，卻不像是個正派的人。大概她在什麼地方被誘灌了酒，受騙了……第一回……你懂麼？想是他們把她驅逐到外邊來的。你看她的衣裳被扯破得像那個樣子，她給別人家所穿的，決非自動的，而且是被一個男人的手所穿的，這是看得出的。如今你看那邊，我並沒有存心要和他交手的那個執袴者，我剛才遇見的，他也看到她正在她醉得人事不知時，他急急地想侮辱她，她在這樣尷尬的情況中，想把她帶到什麼地方去呢……確有其事，信我吧，我沒有看錯的。我親眼見他在誘惑她，釘睛着她，但是我卻暗暗阻止他，他還希望我走

開呀。而今他走開些了，故意含着紙煙站在那邊……我們現在怎樣使她平安地回家而不至於落入匪人的手掌中呢？
瞬刻間警察已明白一切了。那壯健的紳士是很明白的，他看了看這女人。警察仔細地更接近地瞧着她，他的臉孔發出憐惜的表情。

「呀，好不可憐！」他搖搖頭說着——「她真是不懂什麼的小妮子！她被誘騙了，很可以看得出來。聽我講，小姑娘，」他對着她說道，「你家住在何處？」那小女子張開了惺忪的倦眼，呆呆地注視着他手臂擺動着。

「這是」拉斯科納夫邊說着，邊在衣袋裏抓到二十個戈璧，「這你拿去叫車子，叫車夫把她送到她的住所。這是打聽她的住所的好法子呢！」

「小姑娘，小姑娘，」警察拿着錢叫道，「我去喊部車子，我來把你送回去。我送你到什麼處所呢？你家在那兒？」

「站開些，他們不許我，」那女子低低說着，又搖搖手。

「怎麼，怎麼，嚇煞人了！這不像樣呀，小姑娘，那是不好看的呀！」他搖搖頭，驚訝，憐憫，並有點佛然了。

「這很是爲難，」警察向拉斯科納夫說着，他說時迅速地睨視着他。在他看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衣服不整，卻慷慨地把錢與他！

「你早就遇見她的麼？」警察問他。

「她在我前面走着，搖搖幌幌的，就在這邊，在大路上。她剛才來到這座兒，就躺在上面了。」

「唉，醜陋的事情白天也作得出來，老天！如同那樣爛漫天真的女子，竟渴醉了受着騙誘，這是無可諱的事情。而且她的衣服又怎樣會扯開呢……唉，沒道德的事情和人如今都活見了她，想必不是上流人家的大約是小家碧玉……這類人現在很多。你看她的外表是剛正的，似是一位小姑娘。」他又彎下腰地看。

也許他故意假裝文雅嫻靜，「外貌看去像姑娘般靚罷。」

「事情是這樣，」拉斯科納夫決然地道，「如果她不落到這個惡棍的掌內，爲什麼他應當對她加以非禮！他追求的是什麼，那是彰明較著的，哼，那流氓，他還站着不動哩！」

拉斯科納夫大聲指着他喊。紳士看見他又說些什麼，不禁怒氣難遏似的，但又不即發作，克制着自己，只露出一點藐視的神情。他緩慢地走開了幾步，又停着不動。

「我們總要設法使她不至於落入他的陷阱，」警察審慎地說着，「只要她說聲我們把車送到什麼地方，但實際上：小姑娘哦，小姑娘」他又彎下腰去看她。

她突然張大了眼睛瞧着他，好像真覺得有什麼事情發生似的，從座位站起，只是向來的方向走動。「可惡的臭男子，他們不讓着我」她說着並揮她的手。她很快地行動着，和先前一樣搖擺着。那執袴者還隨着她，不過隔離得遠點，眼光卻仍注在她這邊。

「不要操心，我不給他爲非作歹的。」警察堅決地說，他也起身去跟隨他們。

「唉，沒有道德的事情和人物如今都出現了！」他又不禁嘆口氣地聲說着。

在這一時刻似有種物事竄進了拉斯科納夫的身上；陡然一陣異樣的感情在他心中埋伏了。

「喂，看這邊。」他在警察後頭喊着。

警察回過臉來。

「隨他們去吧，這與你有什麼相干？隨她去尋快活吧。」（手指着那執袴者）「這與你有什麼相干？」警察不知如何好，睜着眼睛凝注着他。拉斯科納夫不覺笑了起來。

「喂！」警察叫着，做出一種藐視的姿勢，他就隨着那執袴兒和那女子後面去，他當拉斯科納夫是一個神經病者或甚且更壞的一種人哩！

「我把我的二十個戈壁帶走了，」拉斯科納夫只剩下獨自一個，他懊傷地低聲自語着。「哦，由他去從那個腳色再抓一點錢，不管他和那個女子怎麼樣，事情就此告個段落罷。我爲甚要去麻煩呢？要我救助麼？我有什麼可以救助的？隨他們弄得一塌糊塗罷——那於我有什麼呢？我爲甚要給他二十個戈壁呢？那錢是我的嗎？」

他感到十分苦悶，這些廢語也不放在心上。他坐在寂靜的椅子上，他的思索雜亂地亂轉……他覺得要將心思放在什

麼事情上都感爲難。他想忘懷一切，好重新來開始新的動向……

『可憐的小姑娘！』他看着她坐過的那個空椅子，說着——『她將甦過來哭呢，她的母親就要挺出了……她或許打她一頓，一頓重重的責打，也許把她逐出郊野……就使她不被逐出，於是弗耳酥夫那班流氓，又把那女子誘往各處去。於是又是醫院（那些有體面的母親，女兒卻暗中走錯了門路，總是這樣下場的）因此……又進醫院……酒精……菜館……醫院，兩三年之中——一個臭貨，只有十八九歲，她的一生就告終……我沒見過那種事情麼？她們怎麼變成那樣？她們都是如此糟塌着自己的。噫！那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說，那是當然的。他們並告訴着，說每年中百分之幾要……像那個樣……自甘墮落的，那末其餘的人們可以仍舊是潔靜的，無所衝突的。百分之多少？他們說的怎樣漂亮呀！他們是算得如此真確，如此使人放心……你只要說聲「百分之多少」，便再不必操心。假使我們說什麼其他的話……也許我們要感覺得不愉快……然而如果多利亞就是這百分之幾中的一個，那怎樣呢？若不是這樣，而是另外一個百分之幾，又怎樣？』

『如今我要往那裏去呢？』他突然自問着。『真怪。我出來是爲的什麼的。我一看了信，就出來的……我是預備到蘇副寄島去的，往倫肯那邊去的。就是這事……此刻我記着了。但是，做什麼呢？爲什麼要到倫肯去呢？真有點兒怪。』

他自己覺得很奇怪。倫肯是他在大學時的一個舊同窗。拉斯科納夫在大學念書時，幾乎沒有什麼朋友，那是很特別的。他遠離着他們，誰也不去理，誰要是來看他，他也不喜歡，因此，同學便都和他隔絕了。他不參加任何集會，游玩，或閒談。他只是這點受人敬仰，便是很熱心地不怕勞苦地去工作這事，但可也沒有人和他來往。他雖很窮困，卻有一種驕傲與矜持的氣質，好像他嚴守着什麼界限似的。有幾個同學以爲是輕視他們，全不把他們看在眼里，似乎他是在蒸蒸日上，不論知識和信仰上，他都比他們高，似乎他們的信仰和學識都不如他。

他和倫肯卻好的很，也許因他倆較散脫些，並且愛多談話些吧。事實上不得不如此。因倫肯是一個很忠厚且坦白的少年，脾氣真好到了透頂，但在這好脾氣低下，往往藏着深溝與嚴肅。他的較合得來的同學都看這這點，都愛他。他十分有識見，難有時他會默氣大發，他有着可注意的軀幹——高而瘦的身軀，黑髮，臉是永遠不正潔的。他有時會鬧，他以智力聞名全校。一晚，他出去和一羣朋友鬧，一拳把那魁梧的警察打倒在地。他的酒量也是驚人的，但他也够節制着不喝；他有時橫行的

太厲害，有時也能靜着的。倫肯他還有一點可注意的：就是沒有什麼失敗使他沮喪過；似乎沒什麼逆境能把他難倒。什麼地方他都能住得來，也能忍受劇烈的饑寒。他十分窮困，全靠自己工作掙着錢來自活。掙錢他是不費力的。他有一個冬天沒有生過火爐，他常說他是喜歡如此，他說人在寒冷中更易入睡。如今他也失了學，但那只是一時的，他會努力工作，蓄多了錢仍可進去求學。拉斯科納夫已四個月沒去看他了，倫肯連他住的所在也茫然。大約在兩月前，他們在街上碰頭，但拉斯科納夫卻避開着，走的更遠些，免得被他看見。倫肯雖已瞧見他，但他也從他旁邊走了開去，因他也不願去打擾他。

第五章

「不錯，我近來很想到倫肯家去找點事做做，叫他爲我找點功課教教或別的事情……」拉斯科納夫想着，「可是如今他於我有什麼幫助呢？如果他給我弄到一個教職，如果他將他最後的一些錢和我共化（假使他有一點錢的話）我可以買雙靴，我可以弄得更像樣些，足以教書……唔，那又怎麼呢？我所賺來的幾個錢對我有什麼用處呢？此刻已不是我所需要的了。我真奇怪，爲何要到倫肯那裏去……」

他現在感到爲什麼要到倫肯那邊去這事，擾擾地有些不安寧，他對於這些平凡的事情，老是要去尋求麻煩的。

「我能單單靠着一個倫肯就能把事情弄好，得到一個去處麼？」他紊亂中自問道。

他沉思地，撫着額角，真怪，經過好多時的思考，突的，一種奇怪的思想忽然地在他的腦中發出。

「哦……到倫肯那兒去。」他忽然安閒地說着，像得到了最後的決定。「當然我要到倫肯家去，不過……現在不行。在那事的第二天，在那事結束了，一切事情重新開始的辰光……我得到他那兒去……」

他真實地感到自己在想着什麼了。

「在那事情以後，」他忽從椅上下來，喊着，「但是那事真的要發生麼？能夠真的發生？」他離開椅子，他幾乎要立刻走開了；他想回家去，但是回家的意念忽然給他發生十分的厭憎；在那個窠內，在他那個可怖的食物櫥內，曾有一個多月在他裏面生長，他無聊地向前走着。

他的神經戰慄着成爲一種熱病，天氣雖熱，他卻覺得發抖，覺得寒冷。他帶着一種奮力，由內心的祈望，不自覺地去注視着前面的一切東西，好像在找什麼使他的注意力分散似的，但他沒有成就，仍不住地墜入俯首深思中。在他突的又擡頭四望時，他當即把他剛才所想的什麼，以至他自己要往那裏走，也忘掉了。他如此一直走過熱副奇島，到了泥畏河，跨過橋，走向小島那邊。經過那圍繞他，抑迫他的大廈和城市的灰沙後，那清鮮和碧綠對於他的倦眼爲之一爽。這兒沒有酒店，也沒有閩人的塵氣和臭味。但不久這新的爽快的感觸又變成病的刺激了。他有時朝着一所立在淺蔭叢中的避暑的華廈，兀立着不動，他在牆外向裏看，他看見那邊走廊和陽臺上的穿得講究的女子，和在園中玩的小孩。那鮮花尤其使他注意；他看那花比什麼都更久。他也望見高敞的馬車，和騎在馬上的男女，他以貪視地注視他們，但在他們還沒有逝去的時候，他已把他們忘懷了。有一回他站着，數他的錢，他看還有三十個戈壁。『給警察拿去二十個，爲那封信給拿泰沙三個，那麼我前天定給了馬耳朵夫們四十七個或五十個了。』不知爲甚他會想着那錢，但不久他又忘記自己從衣袋裏握了把錢是爲着什麼的。在經過一家飯舖酒店的時候，他才想起，覺得有點餓了……他走進酒店，用過一杯啤酒，和一個肉餃。他離開時已把這些吃掉。他好久沒喝啤酒了，他雖只喝了一杯，但立刻在身上發生了一點熱力。他兩腿覺得遲重，他渴望要睡了。他轉向家去，但是他到了洛夫司磯島的時候，已疲困的站着了，他就向矮木叢中走去，躺在青草地上，立刻沈睡着了。

在一種腦神經虧衰之中，夢幻時常覺得實在活躍，而且十分像現實。有時會造出奇異的形象，但環境與假象是如此逼肖，滿充如此精緻，如此意外，但是如此做作地一致的小事，夢幻者就使是如普斯金或甚至於像都介泥夫的一個藝術家，也決不能在醒着的環境中造作出來的。這病態的幻夢將長久地留在記憶中，在太勞的錯覺的腦海，會發生一種有力的映象。拉斯科納夫做了一個可怕的夢。他夢見他的小孩時候，在他誕生的小城市中。他是約有七歲大的小孩子，在一個放假的晚上和他父親同往鄉下。那是一個陰暗的天氣，在他所記得的那鄉間，真的他夢中所想起來的鄉間，比他在記憶中所想起來的來得活潑。那小城築在像手一樣坦蕩的平原上，甚至於連一株楊柳也不見，只在遠處有一些矮木，成爲無垠的邊際的一個斑點。在最末端的市立花園過去很近有一家酒店，一家大菜館，他和他的父親從旁走過時，那酒店對他總會發生着一種討厭的或不安的情緒。那邊纏擠滿羣衆，喊叫喧鬧，狂笑和詈詬，刺耳的歌唱，而且時常吵架，喝得醉了的和容貌可怖的人

全在酒店內混着。他遇見了時，他常會發渾而躲在他父親身邊。近酒店的那街已變成一條灰色路了，那灰塵永遠是黑黝黝的。那是一條彎彎的街路，再過去一百多步，便是向右轉着墓地了。那公墓中央有一座石頭造的禮拜堂，上邊是綠色的圓穹，一年中他常往那邊兩三次，和他父母去誦經，他爲他的已故的祖母禱祝，他從未看見過祖母一面。這當兒，他們常是用手帕掩着的一個白色杯碟，上面放着一些糕餅，上面散布着葡萄乾，成爲一個十字形。他很喜歡這個教堂，陳舊的未飾金的聖像，以及搖頭的老牧師等。在那用石碑爲誌號的祖母墓旁，就是他的一個弟弟的墓，他生下只有六個月便死去的。他只是聽人說及他的弟弟他自己並不曉得，他每來到墓地時便恭敬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並屈着身子去吻那小小的墓。此刻他正夢他和父親同過酒店而往墓地去，他牽着父親的手，帶着畏懼看着酒店。一些特別的景象使他注意着：那兒似乎在做什麼一種喜事，有着許多人，華貴的城市人，村中女子和她們的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單下的人，都在歡鬧着，而且多有點喝醉了似的。酒店門口有一部車，一部笨重的載車。那是須馬曳拖的，上面堆着酒罈或別的重貨。他很愛看那些曳重車的馬匹，長的毛，粗的腿，勻稱的步子，不吃力地拖着那像大山的東西走，彷彿很容易似的。但是如今，說來真怪，在那樣的一部重車前面，看見一匹瘦小的褐色的牲畜，是農家的一匹小馬，他看見那些小馬在木料或柴草的重載之下，竭盡所有的力氣拖着，尤其當車輪陷入泥潭或沙礫中的時候。那車夫便殘酷地鞭打着，甚且打牠那鼻眼，他非常地憐憫着，幾乎要放聲哭了，他母親在這時常把他從窗口邊抱過來，忽然一陣喊聲，唱嘆和胡琴的喧聲，那些喝醉了的鄉下人從酒店裏走出，紅的和綠的襯衣和上衣，披在身上。

『走進去呀，走進去呀！』一個年青的粗項的農夫，漲紅的臉，像紅蘿蔔，他大聲喊着。『我爲你們送上去，進去呀！』但是人羣中立刻發出一陣笑聲與歡呼。

『這樣的一匹小馬能把我們都帶上！』

『怎麼啦，迷佳，你這樣一匹小駒牠能拖這樣一輛重車！』

『這牝馬確有二十歲了，朋友！』

『進去吧，我要把你們都載上，』迷佳先跳上了，拉着馬繮，在前面筆直的立着，口裏喊道。『馬兒隨網味去了，』他在車

上呼着——「這匹小畜，它使我不舒服呀！朋友，我真想把它宰了似的。它老是會吃不會跑路的。進來吧！我對你們說，我丟叫它快走！它得快走呀！」他拿起鞭子，隨意地想撞那匹瘦馬。

「快上來！快上來！」大家笑着了。「不聽見嗎，它得奔走了！」

「真的奔馳！十年前它一次也沒有飛跑過呢！」

「它要慢斯條理地走哩！」

「不必操心，朋友，你們都執一條鞭，預備吧！」

「不差！鞭打它！」

他們喊着跳上了迷佳的車，戲玩着，笑語着。六個進去了，還覺得有空位。於是拉進一位臃腫的，面色紅紅的女人。她穿着紅色棉衣，圍着尖頭的珠花包頭巾，足穿厚皮鞋；她邊剝着硬殼栗子，邊大笑着圍繞着的羣衆也在狂笑，這是真的，怎能叫他們不笑呢？那可憐的小馬要拉着他們和一切重載奔馳！車中兩個年青男子正弄馬鞭替迷佳効勞。「跑呀！」的一喊，小馬竭力向前拖，但不能飛跑了，不能再向前走；兩腿掙扎着，氣喘着，躲避着那像冰塊一樣驟落在它身上的三條鞭子的抽擊。車上的與看的羣衆，全哈哈地大笑了，那迷佳更怒氣冲天，更殘狠地抽打着那馬，好像這樣它就會飛奔般的。

「朋友，讓我也上來。」看客中有一個青年也引起了興趣的喊着。

「上來吧，全上來吧！」迷佳說着，「它要把你們都拖去，否則我要打死它！」他怒不可遏地鞭打着那牝馬。

「爸爸，爸爸！」他喊着，「爸爸，他們做什麼的？爸爸，他們打那可憐的馬匹！」

「快跑過來，快跑過來！」父親說着，「他們酒醉了，他們在玩兒呢，我們走吧，不要看它！」他拉着他，但他的手給拉開，嚇得呆着了，跑到馬車前面。那可憐的畜牲情形很壞，它氣喘喘地站着，而後又竭力拖，幾乎跌倒了。

「打死它！」迷佳喊着，「在這樣情景下，我要結果了它！」

「你做得好，你這個強盜，你是否是一個基督徒？」羣衆中有一個老年人跑來喊道。

「誰目擊過像這樣的事？如此可憐的小馬要曳這樣重的一輛車！」另外一個人插口說。

「這樣你要把它弄殺了！」第三個人喊着。

「不必費心！這是我的東西，我要怎麼就怎麼了。上來吧，你們再上來！上來，你們都上來！我要叫它飛奔疾走……！」於是立刻又笑喧鬧鬧着，一切全籠罩住了；那給打得沒法的牝馬，無力氣地飛揚着，那老年人也不禁失笑了。你看這樣一匹可憐的小畜牲也想踢人嗎！

羣衆中的兩個兒童，拿起棍子，也跑到馬前揮打它的肋骨。一個跑到那邊。

「看準臉打，看準眼睛，看準眼睛！」迷佳喊着。

「來唱一只歌，朋友！」車中有一個人喊着，於是車中大家加入唱一只鬧極的歌，帶鈴的小鼓，口笛全響了。那女人卻仍刺着粟子笑着。

……他跑到牝馬前面，見它被看準了眼睛打去，正打着眼睛！他哭了，他覺得喉頭哽咽着了，眼淚泉湧着。其中有一個人鞭打在他臉上，他也沒有覺得。他搓着手，呼號着，直奔向那有白鬍鬚白頭髮的老人面前去，那老人也以爲該打地搖着頭。一個女子拉他的手，想把他拖開，但是他揮開，又跑到牝馬面前去。它幾乎只有最後一口氣息了，但它還無力地踢着。

「我來給你踢吧！」迷佳兇狠地喊着。他丟下了馬鞭，從車子下拿起一根長的粗棍子，雙手緊握着一頭，用力地打在牝馬身上。

「他要把它打死了！」四圍的人喊着，「他要把它打死了！」

「這是我東西呀！」迷佳喊着，他又將棍子揮了下去，於是發出了一陣深沈的悶呼。

「打它打它你爲什麼又放下了？」衆人齊聲喊道。

迷佳第二次揮着棍子，恰恰打在那可憐的牝馬的背脊上。它向後股坐着，但用盡全力向前傾，向前拉，先拉這邊，又拉那邊，想把車拉着。然而六條木鞭從四面抽打着，木棍又舞起，第三次打在他身上，接着又來第四次，沉重地對準它打去。迷佳恨不得一下把它打死。

「它倒是一匹打不死的馬呢！」羣衆中喊道。

「它就要跌了，朋友，它不久就要完了。」其中有一個嘆說着。

「再給它一斧！不是完結了！」第三個人又喊着。

「我祇給你們大家看走遠些。」迷佳發瘋地呼喊；他拋下木棍，在車裏拾起一把尖頭鐵鋤。「看哪！他喊着，他用全力對那匹可憐的牝馬打中要害，牝馬顛動着，往後退，想掙扎，但是鐵鋤又是揮在它背上，它便癱倒地，倒在地上了。

「把它結果了！」迷佳喊着，他慌張着跳下車，幾個青年，臉色喝紅了，看見什麼就拿什麼——木鑊，棍，向將死的馬趕去。迷佳在一旁又用尖頭鐵鋤亂打着，牝馬拉長了頸，呼了一口氣，便死了。

「你把它剝了賣肉。」其中有人指點着。

「它為什麼不早點拉着飛跑呢？」

「這是我的財產呀！」迷佳喊道，眼睛漲的出血，手中揮着鐵鋤。他站着很可惜，他已沒有東西給他再打似的。

「你打的好，可見你不是一個教徒。」等話在羣衆中喊着。

但那可憐的少年嚇昏了，呼號着排開羣衆中走到褐色小馬面前，撫着它的流血的死頭，吻着頭，眼，唇，嘴……他怒得暴跳着，伸出他的拳頭直向着迷佳。這時候，那他後面的父親，一把將他抱住，走出人羣。

「跑過來，來！我們快回去！」父親向他說。

「爸爸！他們為什麼……打死……那可憐的馬呢！」他嗚咽，他的聲音斷續着，說話在跳動的喉管變為呼號地發出來。

「他們吃醉了……他們太殘忍呵！……這不是我們的事！」他的父親說。他抱着父親，但覺得喉頭塞着了，喉頭哽住了。他要呼口氣，喊叫——但他已驚醒着了。

他醒過來，氣喘喘的，他的頭髮滿是濕汗，驚恐地坐起來。

「謝謝上帝，那幸而是一個夢呢！」他說着，就在一棵樹邊坐下，呼吸着空氣。「但這是什麼一回事？要害大病麼？這樣的一個可怖的夢！」

他覺得疲倦極了；他的心靈中充滿着黑暗和擾亂。他將臂膀放在膝蓋上，將頭倚手。

『天呀！』他喊着，『那可能麼，那可以麼，我拿了一柄斧，砍着她的頭，把她的腦劈開……我在流着的暖血走，打壞鎖，偷盜着，抖戰着，躲藏着，身上全漲上血……執着斧子……天呀，那可能麼！』

他說完這話時候，他全身像一片樹葉子般的震顫着。

『但我爲什麼老是那樣呢？』他繼續着說，又坐了起來，好像非常奇怪似的。『我相信我決不會使自己做那件事，那麼到如今爲什麼要自尋煩惱呢？昨天，昨天當我去幹那種……嘗試時，我完全覺得要做那事，我是不會了……那麼我爲什麼又要想着它呢？我爲什麼還不決呢？我昨天從樓上跑下來時，我說那是下賤，可憎惡，可卑鄙……一想起那事我就不愉快，使我充滿着恐怖呢！』

『不行，那事我不能幹，那事我不能幹！即使那所有一切都沒有缺失，在前月我得到的一點結論如太陰一般明白，學理一般真實……老天我不能幹那件事是不用說了，我不能幹那件事，我不能幹那件事，那麼爲什麼我還要……』

他驚奇地站起來，往四下瞧着，好像看見自己站在這邊才會驚訝似的，便向着橋那邊走去。他的臉色蒼白，他的眼睛冒火，他四肢乏力，但他好像突然呼吸得較從容似的。他覺得他已把那可怕的重負卸去了，那重負曾如此長時期地壓迫着他，現在他的靈魂中忽然感到安慰與無事。『天呵！』他祈求着，『把我的方向指點我——我拋棄那可惡的……夢幻。』

他越過橋平安地恬靜地凝視着泥畏河，注視着那隱藏在天空中的發光着的太陽。他雖無力，尚不覺得疲倦。這好像一個疔，在他的心裏滋長了一月，忽然出膿了似的。解脫，解脫！他算除去了那邪氣，魔法，魔力，而重返自由了！

嗣後，想起那時，一秒一分地，一點一刻地，和在那幾天中所遇的一切事，他固執地牢記住一種情景，那情景本身並不怎樣奇特的，但以後在他看來永久是他命運轉機。他將不能明白，不能夠解說爲什麼他累了，他回家從最近最便利的路走的時候，他卻要向他不用走這柴草市場回去呢？那顯然是不必另道繞路。他曾有十幾回，回家去總不很留意他所經過的是什麼路，那是的確的。但是爲甚（他只管自問着）爲什麼如此一個重要的，如此的一個能決定一切的，而同時又是如此一個十分珍巧的相遇，在柴草市場（他沒有事故要往那兒）發生了？正在他一生的那點鐘，正在那分鐘，他是處在一種心中景況中，那種遇合在他的整個命運上能夠發生極嚴重的最能決定一切的影響。好似那種遇合故意暗伺在他背後。

他從柴草市場經過，已有九點鐘了。在做小本經營的攤頭和貨車邊，在貨販與店鋪裏，所有的人都在預備關門，或收拾貨物，像買客一樣，都要回家去了。那些流痞小竊和賣水菓的都在柴草市場的污臭的場地裏酒店中擁擠着。拉斯科納夫在街上無目的地走着時，異常歡喜這個地方和附近的小弄堂。他的破衣在這邊不會受人家侮視的注目，在這邊人們可以披着一衣服裝走路，不會惹人怪的。在一條小弄的轉角，有一個小販和他的妻，擺了兩張桌子，擺着毛線，絲線，手巾等。他們也在想回家了，但是還和一個新到這兒的朋友談話而延擱着。這朋友就是薩畏稜，大家所稱爲威里便是，老當店主阿里拿伊夫那之妹，這個當店主拉斯科納夫在前一天會去見她去與當銀並做他的試驗……他早已明白威里的一切，她也知道他。她是一個大約三十五歲的獨身處女，高大，愚蠢，膽怯，服從，並且像白癡。她完全是她阿姊一個僕役，小心恐懼地做事，她叫她不休地工作，還要打責。她手中執着一個包袱，站在那小販夫婦面前，虔誠而懷疑地聽着。他們特別歡喜談着什麼事兒。拉斯科納夫瞧見她時，他給奇異的感觸所克制，好像極其驚訝般的，雖然這樣相遇並沒什麼可驚的。

「你要自己打定主意，薩畏稜。」那貨販高說着。「明天約七點鐘到這邊來，他們也要來的。」

「明天嗎？」威里慢騰騰地像思索地說着，似乎不能肯定樣子。

「是的，你怕阿里拿伊夫那吧？」貨販的妻——塊頭矮小而活潑的婦女——插着道。「我留得你，好像是一個小寶貝呀。況她並不是你的親姊——不過是一個異母的姊姊吧，她對你是怎樣地相待！」

「但這回你可不要和阿里拿伊夫那提一個字，」她的男人插口道。「這是我的勸告，不要響到我們這邊。於你是有利的。以後你姊姊也可以曉得一點。」

「我要來嗎？」

「明天約七點鐘時候。他們也在這邊。你要爲自己決定呀。」

「我們要喝你一杯茶的呢！」他的妻接着嘴。

「哦，我來好的！」威里答着，但還在思考，慢慢地她開始走了。

拉斯科納夫這時走過那邊，卻沒有再聽到什麼。他悄悄走過，沒有給看見，想要把一切聽得清楚。他最初是驚異，後來又

是一陣不寧的感覺，像一陣戰抖從他的背骨透下。他該明白，他當然特別地知道一切，第二天七時左右，那老嫗的妹也是唯一的伴侶里不在家中，因此那時，那老嫗便只有自己一個人。

他離住所只有一點路。他像一個被判的死刑犯進屋去了。他什麼也不忖，也不能想；但他忽然覺得他再沒有意志的自田了，一切事情都在突然地不可搖撼地決定了。

不錯，如果他必須長年地等待一個適當的機會，他必不能賴着比如今這個更可靠的一個使計劃成功的進程。不論怎樣，要更明確，更少冒險，不經困難的詢問與查訪，且預先真切地明白第二天某個時候，整個生命被人欺負的老嫗，獨自一人在家，那是很不易的。

第六章

後來，拉斯科納夫訪出那小販夫妻備邀請威里的原故了。說起真是不緊要的事，一點沒有特別之處。有一家人，到城市來，爲的窮困要想賣家裏的衣服和什物，全是女人用的。因那些器物在市場不值多少錢，他們便想找個媒介。這就是威里承之了。她擔任這事，忙的很，因爲她很誠實，價錢總是割一不二的。她也不多講話，且如我們所說，她十分服從，膽怯的。

但拉斯科納夫近來變得很迷信。迷信的痕跡老是在他心目中存在，幾乎是不能斷絕的。在這一件事中，他以後永遠會富爲有什麼神奇的東西，好像什麼特別的勢力和巧遇同時發生之事降臨了似的，在去年冬天，他認識的一個叫做傑而夫的大學生，動身到黑夫去，談話中不覺把老典當主阿里拿伊夫那的住處對他說了，好像他將要去當什麼東西。長久他沒有往她那裏去了，因爲他有功課負着，馬虎的過下去。六週前他就想到那住址了；他有兩件東西可當：一樣是他父親的舊銀錶，以及一個小金戒指，上有三顆紅寶石，那是他妹妹在別離時給他的。他決定拿戒指去當。當他找到那老嫗時，他雖不很知道她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在第一次見面對她便感着一種十分的憎惡。他從她那邊得到了兩個盧布，回去時跨進一個不大的酒店。他要的茶喝，坐下便沉思着了一個奇怪的主意，像蛋中的小雞殼在他的腦筋中啄着，使他十分地注意。

就在他的身邊，在另外一桌，坐着一個大學生，他並不認識，也從未見過面，還有一個年輕軍官和他在一起。他們拍了好

久檯球，才來喝茶。忽然他聽到那大學生向軍官說起典當主阿里拿伊夫那，並把她的住址告訴他。這事在拉斯科納夫看來很奇怪；他剛剛由她那邊回來，在這邊就聽見她的名兒。這當然是一件無意的事，但他不能除去一個極特別的印像，這兒有一個人好像顯然替他講話似的；那大學生把關於阿里拿伊夫那的種種細事，對他的朋友說着。

「她是第一等的腳色。」他說着。「你永远可以從她那裏拿錢，她如猶太人那樣富有，她一回能給你五千個盧布，但她也會當一個盧布的典物。我的好些同學都和她有交易。可是她是個可怕的貪婪的老女魔……」

他開始敘述她是怎樣地毒狠，多疑，怎樣的只要你的利息祇遲付一天，典物便被沒收了；她怎樣的只給當物四分之一的價錢，但每月她要敲取五分甚至七分利錢，等語。那大學生往下絮說着，說她有一個妹妹威里，那矮胖而卑賤的媳婦常打她，當她全是一個小孩看待，雖說威里長的有六呎多高。

「真有這個非常人！」大學生笑喊着。

他們在談論威里。那大學生特別歡喜說她，常是大笑着，軍官帶着很大的興趣聽着，並請他叫威里去給他補綴一點破物。拉斯科納夫全聽清楚了，知道了關於她的一切。威里比那女人小些，是她的異母妹。她約有三十五歲年紀。她無分日夜替她姊姊工作，也做烹洗等事，她縫紉的工作多得如同一個零工女僕，她所做得的工錢全供給她姊姊。未經她姊姊允准，不論什麼一種工作她都不敢承做。那老嫗已把她的遺囑弄好，威里也明白，這個遺囑，威里是一錢都得不到；除了家庭用具如椅子等外什麼都無分，所有的錢都贈與N省的一個修道院，她好永久受人家的祈禱。威里比她姊姊差一些，沒有結婚，而且生得很蠢，長得奇高，那雙長腳看去好像向外拐似的。她常是套着破皮鞋，但她外貌卻很清楚。那大學生所覺最駭奇最有趣的，就是威里常是受孕這事。

「但你不已說她生得很難看麼？」軍官問着。

「是的，她的皮膚確很黑，而且看她好像一個兵士喬裝似的，但她一點也不覺可憎。她有一副溫柔的面孔和眼睛。溫柔得很，那就因為有許多人都給她所迷惑了。她是如此溫柔，和平的人，甘心忍受什麼，總是情願，情願做任何事情。而且她的微笑真很動人。」

「只你自己發見她的迷惑吧！」軍官笑着說。

「實在因爲她的奇怪。不，我告訴你一事。我能够殺了那罪惡的老嫗，拿着她的錢走路，我對你擔保，我決不會有一點良心上的懺悔呢！」那大學生熱切地續說着。軍官又是笑，這時拉斯科納夫卻發抖了。這是怎樣地可怪呢！

「你聽着，我想問你一個大問題。」那大學生興奮地說着。「自然我是說的笑話，但你試閉眼一想：在一方面是愚劣的，漠然的，無價值的，狠毒的，有病的，可惡的老嫗，不單沒用而已，而且常做着卑惡的事，她毫不知道她爲什麼生存，而且無論怎樣，她一兩天內會死的。你懂了麼？你懂了麼？」

「是的，是的，我懂得！」軍官答着，注意地瞧着他的興奮的朋友。

「哦，那麼你聽呀。在他方面呢，有爲的青年的生命因無與援而被遺棄，這是很多的，各方面多如是！只要那老嫗將斷送修道院裏的錢，一切功德都做好了，可以受幫助了！林林總總的人都得上正軌；許多家庭都能由貧困中，落拓中，罪惡中，從性院中援救出來——全化的她的錢，殺了她，拿了她的金錢，爲這錢而自己爲人類服務，爲全體造福。你覺得怎樣？一切的功德不能把一個小小的罪惡掩蓋麼？丟一條命，一切的人都可從壞途中得救。一人升天衆生得活——這是簡單的真理！並且，在生死之路上說，那有疾的，呆蠢的，暴戾的老嫗的生命有什麼希罕？不過是一粒螞蟻，一個小蟲的生命罷了，也許更不如呢，因那老嫗還會害人。她還會侵蝕人家的生命；前天她且狠狠地咬着威里的手指；那手指幾乎給咬裂。」

「這樣她不配再生存。」軍官說道，「但在事實上講，這又是自然的。」

「哦，老哥，但我們必得矯正而且指示自然，倘不這樣，我們將沈沒於偏見的海洋深處了。如果不這樣，那世上的偉人將一個也不會產生。」他們講負責，講天良——我並不要說什麼反對負責和天良的話；——但我們應怎樣解釋他們，這是要點。等着一件事還要問你呢！你聽！」

「哦，你等一等，我有一件事要問你呀！你聽！」

「好的！」

「你談得太遠了，但請告訴我，你自己會願意把那老嫗殺死否？」

「當然不能的！我只是仗言執義吧……那可無關我事……」

「但我想，假使你不願幹那事，那就沒有什麼正義可說了……我們再來玩一玩吧！」

拉斯科納夫興奮極了。當然，那多是平常的青年稚氣的談話和想頭，正如以前由各種形式各種題材所聽見的一樣。但爲什麼他自己腦中正懷着這……這同樣的意思時，他恰巧聽見這同樣的談論和意見呢？爲什麼他正想把他的想念離開那老嫗的時候，他便又談起她來，這種同時發生的巧事在他看來真怪。酒店中的這次普通的談說於他，以後的行徑大有關係，好像其中真有什麼天定的事兒，什麼導引的暗示般的……

他從柴草市場回來後，就倒臥沙發上，整一個鐘頭沒有動過。天已黑了；他沒有燈燭，他也沒有私點火。他也不能想起他在那時是否想着什麼事兒不會。最後他才想着他先前的熱病與戰慄，並且很安慰地發見自己尚能臥在沙發上。不多時深深的睡眠來到他身上，好像把他壓制一切。

他睡着時間十分長，也沒有夢。第二天早上十點鐘拿泰沙走進他房，把他從沈睡中喚醒。她拿着茶和麵包來。那茶葉是已泡過的，並用她自己的壺子。

「老天，他怎麼睡的這樣！」她有點忿然地喊着。「他老是這麼沈睡着。」

他勉強坐起來。他的頭有點痛，他站起來，在樓頂上走了幾步，復倒在沙發上邊。

「又要去睡！」拿泰沙喊着。「你害了病麼？」

他不響。

「你喝點茶好吧？」

「等刻再喝。」他勉強答着，又瞋起眼，身朝着牆。

拿泰沙在旁邊立着。

「也許他真的病了！」她說罷就出去了。過了兩點鐘時候她又捧着湯進來。他仍和先前一樣臥着不動。茶也沒有喝。拿

秦沙有點不高興了，她忿怒地把他喊醒。

「你爲什麼老是像一株木頭般不動？」她討厭地喊道。

他起來後，又再坐下，一語不發地，看着地坪。

「你真的病了？」拿秦沙問道，但仍得不到回答。「你不如外邊去散散吧，」她停了一會又問道。「你要不要吃點？」

「等刻再吃，」他沒力地答。「你可以去了吧。」

他揮揮手叫她走出房去。

她稍停了一下，露着憐憫地眼光出去了。

幾分鐘後，他張着眼睛，看了看茶和湯。他便拿塊麵包，舉起匙吃了。

他只吃了一點便不想吃，好像不願意似的吃着。他的頭疼稍稍好了點。不久他又躺在沙發上，如今他不能入睡了；他只是躺着不動，臉靠在枕頭邊。他爲白日夢——那奇異的空想所糾纏；有一個時時出現的幻想，他想像他在非洲、埃及，在什麼一種沙洲上。大隊的旅客休止着，駱駝和平地躺着；棕櫚樹圓環般地在四周生長着；那些人都在進膳。他卻在一個旁邊流着的一個泉水喝水。那水異常清冷，那是可驚的，碧綠的，冰冷的，在那閃耀着如同金子般的彩石與淨沙中潺潺地流着……忽然他聽着一陣鐘聲。他驚醒着，擡頭向窗外看，天色已很晚了，忽的一跳起而醒過來了，好像有人把他從沙發上拖下似的。他拐着足悄悄地走到門口，悄悄地開着門，在樓梯上靜着聆聽。他的心跳得厲害，但樓梯上靜寂無聲，像已都酣睡了似的……他在從前一天忘懷地睡到現在，且一點事沒有做過，也一點沒有想做，在他看來覺得有點奇怪……這時，也許鐘已敲六下了。接着他就恍惚迷離的，又是一陣十分興奮，彷彿瘋狂似的急迫。但想要做的並不多。他集中頭腦思索一件事，他的心不住地在跳動，因此呼吸也很不易了。第一他須打一個繩結，縫在他的外衣上。他在枕頭下翻找，從那些放在底下的襯衣中找出一件破舊而污穢的汗衣。他從破衣扯下一條布來，約有兩吋寬，十六吋長。他把這塊布摺成兩層，卸下他那寬而厚厚的夏季外衣（他只有這一套）堅牢的棉布製的，把破布的兩頭緊縫在左袖籠下外衣裏面。他做這時，手顫抖着，但他終補成功了，當他把外衣又披上了身時，一點也顯不出破綻。針線先前早已佈置好了，繞一張硬紙放在桌上。至於繩結呢，那是他的

一個巧思的發見，這種結是放鐵斧用的。手裏執着斧頭跑上大街，是萬不可能的。假使藏在外衣中，那他還是用手托着，也易給人注目。此刻他如此做，只要把斧頭柄插在活結中，就妥適地掛在裏面的腿邊了。把手插在外衣口袋裏，他可以一路執着斧頭柄，因此就不會擺動，而且因外衣很笨，實際上就是一個大衣袋，外面也看不見那放在衣袋的手執着什麼呢！這種結也是他在兩週前想出來的。

他把這工作做好了，便手插入沙發下面的一個空隙處，在左邊摸索，把典物取了出來，那是早已預備好了放在那邊的。這典物是一塊煙盒殼大的很光滑的木頭。在一家木匠店鋪的空庭中間進時候把它拾着的。以後他就在木塊上鑲着一塊薄而光滑的洋鐵皮，那也是在街道上同時拾着的。鐵皮稍小一點，他把他安放在木片上面，用線縛得很緊密，再小心翼翼地裹在潔白的厚紙裏，然後把這包裹層層縛着，因此很難解得開。這爲要使那老嫗解結的時候，使她多耽擱一會，好叫他多得一刻的時間。那鐵片加上是較重的，爲的使那老嫗不至立刻便猜着那『典物』是木做的。這一切的事物他早暗藏在沙發底下了。他才拿出典物來，忽然聽見有人在庭中喊叫。

『早已過了六點了。』

『早已過了呵天！』

他走到前門，站着一聽，抓起便帽，小心地，悄悄地，如同一只貓般地跨下那十多步樓梯。因他有一樁要事待做——到廚房去偷鐵斧。這事非用斧頭來幹不可，這他早已想過。他原有一把小尖刀，但他不能靠着小刀，它太沒力量了，因此最後想定用利斧。順便再講一點，他關於這件事上所採取的最後的一切決定，有一個要點：這有一個不懂的原素，這個企念愈是可以決定一切，即立刻就變得愈可怖，且可發笑。不論他的內心的矛盾和所有痛苦，他是從來沒有一刻會信任進行他的企圖的。的確，假使一切事情都會能考慮無微不至，最後決定，依舊沒有什麼不定的事存在，那好像他就要把那一切丟了，以爲這是可笑，古怪，不可說的事了。但仍是一團未決之點和不定之事終難解決。至於竊斧頭那小事更不費心思，因這是更容易的事情。拿秦沙常是不在家，尤其晚上；她到鄰家或店鋪去，總是把門虛掩着。就爲的這事情，老板娘責罵她已不止一次。機會既到了，他便靜悄悄地跨進廚房，去竊斧頭，過一點鐘（事情做完後）再把牠放回原處好了。但這些就費考慮。假使他遲延

一點鐘把他放回原處，但拿泰沙回來了，就在那個處所。他必得要避過去，須待她再出去時再拿。然而假使她看見斧頭不在大喊的找尋，——便起疑心，至少要起了猜疑。

但這究竟是小事情，他用不着考量，實在，他也沒那時間。他竭力把瑣事攔過，一直到他能相信那時候為止。比如講，他不信他有時會停着思索，立刻就往那邊去……就使他上次的嘗試就寫的觀察那最後地方一回的目的而去見那老嫗的)也不過是一種試驗的嘗試，離真實事兒遠得很哩，好像一個人說：『你來，我們來碰牠一碰——爲什麼夢般想着呢！』——一切他便立刻失敗了，跑走自己咒罵並發起瘋狂的舉動。同時在道德這方面的問題，他的分析也似是完滿的，他的真假的見解，如同刀鋒般銳利。他在心目中簡直無法反駁。但最後一點他有些不信仰自己了，頑固地小心似地從各方面去找解釋，混亂得，有如有人強拖他到那方面去似的。

以前——的確好久的了——他想着某個問題；爲何所有犯罪都隱匿着那樣不行，那麼容易被究查出來，爲什麼所有的犯人都拋下那樣明顯的馬蹄呢？他漸漸得到許多各種新奇的論點，他以爲要因是在於隱匿是不可能的，並不若在於犯人那樣幾乎每個犯罪者都因在那最需要謹慎的時候，而給一種極小的忽略，意志與推理難免有點欠缺。他覺着這種理智的蒙昧和意志的不強，有如疾病般地乘隙而入，而深入，正在犯罪前達到高峯，在犯罪時，和在犯罪後再經過相當（各人情形不同）時間，同樣十分地繼續着於是這病又一樣樣地消滅了。這種病能否會犯罪，這種犯罪是否由於特別性質，這問題他總不能夠解決。

當他求到這些結論時，他按他自己的例說，是不會有這種病態的反應的，他以爲在他實行這事時，他的理智和意志，依然存在的，爲着惟一的理由，就是他的計謀『並非罪愆……』要將他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所用的方法，可以不必說，我們已經說得太遠了……我們可再提一句，實際上這件事，物質上的困難，在他的心中只佔了一半。『一個人只要他的意志與理智能夠應付艱難，當他把事情之隱微處都熟悉了時，一切困難便都克制……』但這種預備從未開始做過。他的最後的決定是他所最不信服的，當鐘鳴七下時，一切都不同地顯現出來，好像並不怎樣出乎意外似的。

在他還沒離開樓梯前，有一小的事情又擾亂他的計畫。他走到老板娘的廚房的時候，那門依然開着，他悄悄地往裏瞧，

看見拿泰沙不在的時候，老板娘是否在呢？若是也不，再看她自己的那房門是否閉着，因此他進去拿斧頭時，可以沒有顧忌，但當他忽然發見拿泰沙正在廚房裏，而且在那裏工作着，從籃子裏取出襯衣，在縫紉着時，他是怎樣吃了一驚。她瞧見了他，停止着工作，便轉身向着他，他把眼睛甩開，彷彿沒有看見她似的走過去。但事情是完了；他沒有斧頭，他被壓倒了。

『我以為她』他從走道門過去時，他默付着。『我以為她在那時一定不會在家呢！何以，何以我會那樣確定地猜呢？』

他被難倒了，甚且被屈服了。他真會在忿忿中嘲辱自己……一種鬱勃的怒氣在裏面沸騰起來。

他在走道門邊站着思慮着，為顏面關係到街上去散步，不舒服。回到自己房裏，更不舒服了。『而且這樣好的一個機會，竟永遠消失了！』他低聲說着，沒精打采地在走道門邊呆着，那門的對面的黑暗小屋門也開着。他忽然一嚇，離他幾步之遠，在那小屋中，看見一種東西在長櫬下邊發着光亮，引起他的注目……他四下一望不見人，他悄悄走近那室，走進去兩步，輕輕地叫着守門的：『是的，沒有在家，但很近，在庭院中，因為門還開着的。』他跑到斧頭那兒去（那是一柄斧），從櫬子下把牠取出，它是放在兩塊木頭中央，他於是就把牠緊縛在活結中，兩手插進衣袋，走出房門，幸而沒有人聽見。『人到困窮時，鬼也會相助！』他帶着勝利的冷笑自慰着。這個好機會提起他精神的興奮。

他悄悄地堂堂地走着，使人們不致猜疑，也就沒有什麼行人，就使他們看見，也盡力地減去一切惹人行的行止。但他忽然又想起他的帽子。『老天！我前天有錢時，為什麼不買頂便帽呢！』自艾從他的口中發出。

他斜睨着一家店鋪，他看見壁上的鐘已是七點一刻了。他得趕快，而且同時要灣些路，好從他邊走到那住所……當他以前偶而想起這一切時，好像有點擔憂。但他現在卻並不害怕，一點也不。他的心思亂轉着，但瞬間即逝。當他走過于氏花園時，他卻想建大噴水泉，並想着使那些廣場的空氣改換新鮮。他以為如果夏日花園能擴充到吳佛場那邊，或者昆連咪哈磯花園，那定是更好了。於城內人民是很有利的。於是他對於這個問題引起興趣了。為什麼在大城市中，人們為什麼特別愛在那些沒有花園沒有噴水池的地方居住；那些地方不多是污穢，臭氣，和各種垃圾嗎？接着他走過柴草市場的事也湧現着，不久他才回到現實來了。『那多麼無聊！』他想着，『不如都不去想好！』

『如此在路上碰着領去處決的人的一切東西在心內握着。』這思念在他心中好像電光一般的閃過，他立即除去這種念頭……現在他目的地漸在面前了；這邊是住宅，那邊是大門，忽然聽見那邊鐘響了一下。『怎麼已經七點半了麼？那鐘一定走快了些！』

他很僥倖，一切都很湊手。那時候，一切於他都很方便，一輛堆柴車子正從門口進去，當他掩過走道門時，那車子完全把他遮着了，車子還沒有全部馳入院院子前，他便從右邊閃進裏面去了。在車子的過去地方，他聽見許多喊叫與喧吵，但是沒人注意他沒人碰見他，這廣大的庭院有着許多窗戶，都是開着的，但他並沒有擡頭仰望。往老嫗房去的樓梯就在旁邊，大門右首，他漸漸上了樓梯……

他吸了口氣，用手撫住他的志忑的心，摸一摸斧頭，輕輕地謹慎地走上樓梯，走一步傾聽一回。樓梯上也很寂然；所有的門都閉了，一個人影也沒有。在第一層樓上有一家門張開着，許多工匠在裏面工作，但他們也並不注意他。他立着不動，想了一下，然後又前走着。『他們若是不在這邊，自然更好了，但……那還有二層樓啦！』

這邊是第四層樓了，那邊是門，這邊是對面空着的住房。在老嫗房底下的屋也沒人住；門口的會客名片不在了——於是他又在樓梯上虔聽，久久地注意地聽……於是又往四下瞻望一下，靜着心胸伸直着腰，又摸摸他活結上的斧頭。『我不很倉皇吧？』他疑心着。『我不很心緒紊亂麼？』老者是猜疑……我再等一刻……等到我的心不跳時，豈不更可靠？』

但是他的心不停地跳着，好像與他爲難般的，牠跳得越來越兇。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漸漸地去伸手按鈴過了一刻，他又重按一回，按的更重。

沒有響動，再按下去也是徒然，而且也不妥當。老嫗想是不在家，但她猜疑多常是獨個人的。他知道她的脾氣的……他把耳朵移近到門口，並非他的感覺特別強，實在那聲音很清晰。無論如何，他已聽見就在這門口裏面，像有人在摸索和裙子的響動聲。似有人緊靠着門鎖前立着，如他在外邊一樣，那人也祕密地在內面諦聽，彷彿也把她的耳朵靠近門口……他故意動了一動，『響着些什麼，好使自己並不是鬼祟的模樣。於是按着第三次鈴，他也不慌也不忙地，以後他想起那件事，那

瞬息在他的心中清晰地呈現着，永遠顯露着；他不懂他如何那麼刁稱，他的頭腦在那時似乎是蒙蔽着，而且他也感覺不着自己的身體的存在……過了很久他才聽見門開了。

第七章

門仍如先前一樣透了一個窟窿，一雙銳敏而多疑的眼睛在黑暗光中射在他身上。拉斯科納夫有點慌張，幾乎弄出了一個亂子呢。

似乎老嫗也在孤單地發驚慌，他也不想她看見他然後除去她的猜疑，他就去握牢門扇，去抵止老嫗再去把門關上。這樣她就沒有把門向後拖，但她也沒有把門兒放鬆些，因此他就險些兒給她連門一起拉曳到樓梯上來了。因她是站在門口的，不給他通過去，他便一直向她面前走。她慌張地後退着，要想說什麼，但又一字說不出，只是睜着眼睛瞪着他。

「夜安，阿里拿伊夫那媽媽，」他開口說，他很想很平靜地說，但是不能，他的聲音期期艾艾地打着戰抖。「我到來……我拿來點物事……但我們進去吧……到亮光前……」

他離了她，不待允許就一直走進去。老嫗跟隨在後面；她的口舌講不出什麼。

「天呀！做什麼？你是什麼人幹嗎？」

「什麼，阿里拿伊夫那媽媽，你認得……拉斯科納夫……這邊，我把前天說過的典物拿來了……」他把典物取了出來。

老嫗睨了一會典物，但是立刻注視到這不速之客的眼睛。她灼灼地，狠狠地，不信任地看，一分鐘過去了；他猜想她眼中有種類似冷諷的神色，好像她已經猜透了什麼似的。他昏亂地幾乎驚慌起來，若果她再像那樣不開口的灼灼注視，他就要拔足跑開了。

「有什麼好注視？你似已不認識我嗎？」他帶着藐意地說着。「你要收去，不要我會到別處去的，我不很空哩。」他並不想說這些話，但已脫口而出了。老嫗恢復了一切狀態，客人的截然的聲音顯然除去了她的疑心。

「但是甚麼，先生，立刻就要……這是什麼東西？」她指着典物問着。

「一個銀煙盒，我上次說過的，你明了。」
她伸出手來接。

「但，你是多麼沒氣血呀……你的手不是在抖？你泡過浴了麼，還是發生什麼別的？」

「熱病呀，」他猝然地答着。「如果你沒有食物吃……那你一定是要貧血。」他艱澀地續說着這些話。
他又軟弱下去了。但他的話像是實在的；老嫗便把典物接過手。

「這是什麼東西？」她重又問着了，專心地仔細觀察拉斯科納夫，手裏評量着典物。

「一件物事……煙匣……銀做的……你瞧吧。」

「這不像是銀的……他什麼包裹着的！」

因要把包線打開，她對着窗戶，對着亮光（她的窗戶全關閉，不怕悶的）這時她離開他有好久，背春朝着他立着。他於是解開外衣內的活結，想把利斧頭取出，但還沒全把他拿出，僅只在外衣裏面用右手執着，他的手臂已軟得癱極了，他覺得他的手已十分麻木了，他怕他的斧頭在手裏掉下了……他突然地暈眩了過去。

「那你爲什麼把他如此緊緊地縛牢呢？」老嫗着了惱地喊說，向他這邊走來。

機會來了，他不能逝去了。他立刻把斧頭拿了出來，緊緊地執着，毫不費力，機械似地，把斧頭背彈到她的頭上。這好像並不是他自己的力量，他剛一斧打去，他的力氣又復來了。

老嫗是照常不戴帽的。她的稀白的頭髮，雜着二二條灰色的線條子，搨着厚油，打成一條豚尾，用一破骨梳子梳結着，掉在頭頸上。因爲她矮胖，那一斧正打中她的腦門。她無力地呼喊，忽然已扭做一團跌到地板上，手撫捧着頭。她的另一隻手還緊持着典物呢。於是他又用斧頭背在她頭上揮了幾下。血流如注，身子只是往後扭動。他退後了數步，屈着腰看她的臉呀！她是死了。眼睛突出，眉頭與臉頰都在抽動。

他把斧頭丟了，只是在她的衣袋中摸搜（去避着泉湧的血，）這衣袋就她放那鎖匙的右衣袋。他毫不費力地，既不慌

張，也不昏眩，只是手兒不住地抖。他始終特別當心，設法使不沾染上血。……他立刻把鎖匙取了出來，那些鎖匙是私別的在鋼圈上連成一串的，他取出立刻跑進臥室。這是一間很小的房，有着許多個神龕。在那邊鬆腳放着一張牀，上面鋪着一條縫得精細的綢被，整潔之至。第三面牆，便有一個有抽屜的大櫃。他剛把鎖匙對準了插進大櫃去，聽見鑰匙碰着的聲音，他發了一陣劇烈的戰慄。突然又想要放棄一切而逃跑。但那只有一息辰光，要回去也已遲了。他冷笑着，他的心中那時突然有一個可怕的念頭浮現了。他忽然還想着，那老嫗未必是死了，也許還會甦蘇的。他於是丟了鑰匙在櫃上，又跑回屍體前，提起斧頭，又狠狠地打了老嫗，但還沒有打着。無疑的她已是死了。他俯着身再仔細地察看她，看見她腦袋裂了，並且一邊深深地凹陷下去。他想要用手指去摸一摸，但縮了回來，不用摸已經顯然看出了。旁邊流了一大堆血液，忽然他在她頸上看出有一條繩子。他用力拉，因小繩緊結着沒有斷，而且染着許多血了。他極力把他拉，似有種東西把他鉤住了，不能立即出來，在匆遽中他舉起斧頭想砍斷繩子，但又不敢下手，因此手和斧多沾上了血，經過好久時候，總算把繩子弄斷，鑰匙拿了下來，幸沒有使斧頭觸着身體；他沒有弄錯——這是個錢袋呀。繩子上有兩個十字架，一個是布爾木做的，一個是銅的，此外還有一個銀線織的神像，和一個小小的醜醜的羊皮錢袋，緊連着鋼邊圈。錢袋滿滿地，拉斯科納夫立刻把他塞進自己的衣袋去，十字架丟到老嫗的身上，再帶着斧子跑到臥室去。

他慌張得很，他把鑰匙又去試開着。但是不行。鎖匙不配鎖眼。這不是因為手顫，是他太固執了，他看見鎖匙不配，就該放棄了才是。忽然他想起那深凹齒口的大鎖匙，絕不能像屬於有抽屜的大櫃的（上次他來時那物事打動了他的心）而是開保險箱用的，而且也許一切珍物全藏在那保險箱也難說。他離開有抽屜的大櫃，立刻在牀架下摸索，他知道老嫗常把箱子放在她們的牀下的。不錯，牀下有一個很大的箱，大約有一碼之長，弓形的蓋包着漆皮，釘着鋼絲。那凹口的鑰匙就配合上了，他把箱子打開了。在一塊白布的下面，是一件灰鼠皮的紅花緞外套；下面是一件綢衣，再下是一個披巾，看去好像除了衣服外，下面沒別的東西了。他於是就在紅花緞上擦揩他的染血的手。「那是紅色的，那可以不致引人注目些。」這念頭由他的內心發出，突的他又驚甦着了。「老天，我難道瘋了不成？」他驚恐地想道。

當他正在摸索衣服，一隻金錶從皮衣裏滑了出來。他立刻把所有的衣服完全翻找一過。在衣服中尋得種種金製的物

事——大概都是典押之物，未贖或待贖的——手鐲，銀環，耳環，戒子等等。有些放在盒裏，有些裹在報紙中，十分仔細地包着放在一起，都用絲線緊縛着。他立刻把他的褲子和外衣口袋塞了個滿，盒子等物都丟了，他沒有時間去拿這些……

這時他突然聽見老嫗倒着的房中有腳步聲音。他立刻像死一般靜立着。但是一切都是靜靜的，這顯然是他的幻想了。不久他又好像聽見一陣斷續的哭聲，似有人在那邊呻吟着的。但一切仍是寂然。他在箱旁邊聽着，盤膝而坐的不聲不響的待着。他忽然跳了起來，拿着斧頭，就跑到臥室去。

房中站着那威里，手裏拿着一個包裹。她呆然地凝注着她的被害的姊姊屍體，面色蒼白的像一張紙，嚇得有氣沒力地想喊。一見他由臥房跑進來，渾身更無力抖戰着，好像一片風中的葉子，她的面孔也顫戰着；她手張，目哆，但是呼號不出。她慢慢地離開他而向後退到屋隅，只是死盯着他，但是喊不出聲，好像她無從呼號似的。他執着利斧隨她奔去；她的口嘴抽搐的，如同嬰孩驚後的樣子，只是目注着那嚇人的東西，要呼號而不能出嘴。那可憐的威里，竟那樣完全給他嚇昏住了，因斧頭已經靠近她的臉上了，她連以手抗拒的自然防禦的能力也喪失了，她竟不敢舉手。她只是伸出左手，並非掩着自己的頭臉，只是無力地向前伸出，好像叫他快走似的。那斧頭的鋒口砍在她的腦袋上了，立即把頭部全劈破了。她立刻頹然地倒下。拉斯科納夫自己也昏去了，抓起她的包裹，又丟下，一直跑到門口去。

畏懼漸漸地加甚，尤其在第二次的無意的兇殺之後。他極力想快地從這地方跑走。如果在那當兒，他能更實際地觀察，推想，如果他能直覺着他的形勢的所有艱困，那絕望，那畏懼，那可笑，他徹底地明白，而脫離那個地方，走回家，則還要去制服許多窠竄，還須犯許多罪，如果真那樣，他便要把一切放下，要去自首了，這並非是恐懼，實是由於他所幹的事太可怕，太討厭了。憎惡的情緒特別在他胸中沸騰，一刻一刻地加甚。他如今不想再到櫥櫃那邊，也不再進房去，拿任何貴重物件了。

但一種渺茫，甚至夢幻漸漸地捉住了他；時而茫然如有所失，時而把重要的事丟了，而急於執着小事做。他茫然地往廚房一瞥，看見長櫥上有一隻盛了半桶水的水桶，他想去洗濯着手和斧。他的兩隻手染着血跡。他把斧頭沈浸在水中，抓着窗上破盤內的一塊肥皂，在水桶裏洗着。手洗淨了，便洗着斧頭，斧口，並費了長時間（約數分鐘）去洗斧柄，有血染的地，用肥皂去洗。並把掛在廚房繩上的燻布，把斧頭擦乾了，於是他好久在窗前注視着斧頭。那上面血痕沒有了，只是木柄還

濕的。他仍把斧頭吊在衣服的繩結裏。於是在廚房裏的黯淡的燈光下，瞧了瞧他的外衣、褲子和鞋子。初看，好像只有鞋子上有些污點。他於是把布浸濕擦着鞋子。但他對這些並沒有細細察看。他站在房中沒神地思想着，沉重的痛苦從他的內心發出一——他想自己是瘋狂了，那時不好推究，不能自持，而且他也許該做點比如今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事件。『天呵！』他呼喚着，『我非逃跑不可，逃跑！』他於是就跑到門口。但是在這邊有一種爲他所未經想過的恐怖的感覺在待着了。

他呆站着，瞧着他，他不信他的目力。那從樓梯進來的，外門，不久以前他在那裏等着並且捺鈴的門，沒有關上，開得很大。那時並沒有下鎖，也沒有門！老嫗在他進來後不把門閉上，也許當作一種預防的出路吧。但是，天呀！他以後看見威里了他怎麼能够，他怎麼能够想不起她一定有法子進來的！她斷不能從牆頭穿進來呀！

他走到門前去，把門掩上了。

『但是又做錯了！我一定要逃開呀，逃開……』

他把門又開了，打開門，在樓梯上察看着動靜。

他聽了好久。似在遠處，或者在大門邊，有着兩種喧嚷着的聲音，在對罵着。『他們做什麼呀？』他耐心地等待。好久一切都寂靜了，好像突然而停似的，他們勸開了。他想衝出去，但在下一層樓上，忽然有一頭門呀然地開了，似有人下樓，口裏嚷着『什麼一回事，他們吵的這樣鬧！』他又關上門等待着。最後一切都寂靜了，沒有一點兒響聲，他才向樓梯跨了一步，他又聽見一種新鮮的腳步聲了。

那腳步似乎很遠，在樓梯頂端，他記得非常真確，清楚，他猜想那一定是什麼人到第四層樓，那老嫗房內。什麼原因呢？那響聲特別的明顯？那腳步是沉重而平整的，不匆忙的。一刻兒他已過第一層樓了，一刻兒他更上一層了，那響聲愈來愈響。他並能聽見他的深沉的呼吸。一刻兒他已到了第三層了。到這邊來了！這在他看來好像他要僵硬如石頭了，如同一個夢，人在夢裏被人追逐，將要追上，將要被害，他又呆立在那兒，甚至於連兩隻手也不能動了。

最後當那聲音上了第四層樓時，他忽然驚着，他竟敏捷地溜回到屋裏去，把房門關上了。於是，他本能地拿着鈎子，悄悄地，把牠掛在門槓上。把這件事做了後，他便在門邊靜聽着。那位不速之客似已跟着到門前了。他們現在彼此只隔着一扇門。

地相對站聽着，如同以前和老嫗分開一樣。

那未見面的客人氣喘喘的。『他必定是一個腫脹的人！』拉斯科納夫手中緊握着利斧的想着。這實在好像做了一個夢。那客人按着門鈴了。

那鈴兒響了起來，拉斯科納夫好像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房中移動似的。他認真地聽着好久。外邊又在按鈴了，而且激烈地敲着門扇。拉斯科納夫瞿然地瞪着那門扇的撼動，在極度的恐怖中每分鐘那門都有被推進來的可能，他那麼猛烈地搖撼着他發了一陣昏呆。『我站不住腳了！』這思想從他腦中閃過，但外面那位是在開口說話了他立刻又瞿然的復原了。

『究竟什麼一回事？她們熟睡了或是被暗殺了？喂——怎麼啦！』他用一種遲疑的口聲喊道。『喂，阿里拿伊夫那老媽！媽薩畏稜，我的僧人開門呀！嗚，討厭的她們睡死了或是怎麼樣？』

於是他發怒了，又用全力拉十幾次鈴。他的確是一個有威權的，而且是一個熟人。

霎時間，在樓梯上隱隱地聽見有慌忙的腳步聲。另外有一個人走近了。拉斯科納夫起初是不曾聽見。

『你不是說過沒有人在家嗎？』新來的興匆匆的喊着的聲音，向那個在拉鈴的第一個客人說話。『夜安，可咳！』

『聽他的話聲，他一定還很年青。』拉斯科納夫想着。

『誰曉得呢？我幾乎把鈴兒都按斷了，』可咳答道。『你如何會認識我的呀？』

『什麼！前天在戈布士那裏打球，我不是把你敗了三次嗎？』

『唔！』

『那麼她們全出去了麼？真怪！真的太不行了。老嫗會到那裏去呢？我是有事情來的。』

『不錯，我來也有事情。』

『哦，那怎麼好呢？回去吧，我想。唉——唉！我希望弄一點錢呀！』青年人喊道。

『當然，我們總要結算一下了，但她何故要在這個時候呢？那老媽媽自己定這個時候要我來的。這於我很不方便呀。她這鬼東西到那裏去呢，我真不懂？這個老不死的，她終年腿跟不好坐在這裏，如今忽然之間她出去而不回來了！』

「我們去問問看門的好不好？」

「什麼？」

「我們問她到那裏去的，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唔……得了吧！……我們問是可以問……不過你須知她從來都不去那裏的。」

於是他又盡量拉着門鈴。

「住了吧，沒有法子，我們只有先走了。」

「等一等！」青年忽然喊着。「你看見，當你拉門的時候，那門是怎樣的情形？」

「唔？」

「那看去並沒有下鎖，乃是用鈎門掛上的！你聽見那鈎門的響聲麼？」

「唔？」

「怎麼，你不懂麼？那顯然可證裏面有一個人。若是她們都出門了，那她們便要在外面鎖的，而不從裏面用鈎門套上。」

你聽見鈎子的響聲麼？在裏面把鈎門套上，她們一定在家的，你懂麼？她們一定在裏面的了！」

「唔！如此她們一定在家了！」可咳愕然的喊道。「那末，她們在裏面做什麼呢？」他暴跳着地搖門了。

「且等一等！」青年又喊着。「不要敲了！一定出了什麼事了……你這邊拉門，而她們還不開！可見她們不是都病了，就

是……」

「什麼？」

「我對你說，我們且去叫門房來，叫他把她們喚醒好了。」

「不錯。」

「你知道我是學的法政！這顯然易見的，顯——見——裏面出了什麼事了！」青年人又興奮地喊着，並直往樓下跑。

可咳留在上邊，他仍是按鈴，接着響了一聲，好像思考着似的四下一望，又輕輕地把門搖了一搖，無疑的那是用鈎門套

着的。他喘着氣屈身，從鎖眼孔內窺着；但是鑰匙在裏面跟孔裏，什麼也瞧不見。

拉斯科納夫緊拿着斧頭，站在裏面。他在莫知所措的癡狂中了。他在準備當他們進來的時候，就和他們拚個命。當他們叩門談話的時候，他有幾次想立刻把這事做了。當他們開不進門時，他很想辱罵他們，嘲弄他們一番。「只願早早走呵！」這就是他惟一的心願。

「那個鬼東西去做什麼事……」時間過去了很久——卻不見有人來。可咳！有點不安了。

「喂，在幹什麼？」他不耐煩地喊道，丟下了看門的職責，自己也下去，匆忙的，沉重的步履聲在樓梯上漸漸的消逝了。

「老天！我當怎麼樣呢？」

拉斯科納夫把門鉤取下，開着門——聽不見聲音。他立刻地，一點也不遲疑，便走出來了，把門好好地關上，一直跑下樓去。

他下了三步樓梯，忽聽見下面一陣大大地喧聲——他能跑到那裏去呢！何處可以藏身呢？他正想回到那屋去。

「喂，那裏把那賊匪牽住呀！」

其中有一個從下一層樓直衝上來並且嚷着，在樓梯上竭力大聲地呼喊着。

「美戈美戈美戈美戈美戈，弄殺他呀！」

喧嚷號叫一陣後，最後從庭中傳來聲音，一切仍寂靜着。但此時正有幾個人大聲商談，而且急忙地開始圍上樓來了。他們約有三四個人。他辨清了那個青年的響亮的話聲。「哦！他們！」

他滿是絕望了，如果直去和他們相遇，「不管怎麼樣吧！」但他們止住他呢——不是一切都完了；若是他們給他過去——也不是一樣；他們是認識他的。他們跑近了，離他只相隔一個樓梯——忽然救星到了。離他右邊很近地方，有一所空房，門大開着的，就是二層樓上的房子，工匠們在這邊工作，好像給他逃難似的，這時他們剛都跑開了。一定就是他們，剛才嚷着跑下去的。地板正在粉漆，屋中放着一隻桶和一個破鉢，散置着油漆和刷子。一下間他從開着的門跑進去，藏在牆後，剛剛躲好，他們已經到了樓梯頂。他們轉身繼續上第四層樓去了。他稍等一等，拔着腳就出來，向樓下跑了。

樓梯上既不見人，屋門口也沒有。他非常快的從門口走出，然後向左轉直往大街去了。

他知道，那時他們正在那屋裏，他們看見門開了，十分驚奇，因為方才門還是扣着的，他們如今看見屍體橫陳着，他們會猜想而且覺得兇手剛才在那裏，現在竟不知蹤影，從他們旁邊溜過，逃跑了。他們一定要猜想當他們上樓時，他定在那空房內的，同時他也不敢把步履走快了，雖然他並沒走多遠。「他應當跑過什麼巷，在一條不知叫什麼的大街上等着麼！不能沒有希望！他該把斧頭丟掉麼？他該叫一輛車回去麼？不，沒有希望，沒有希望！」

最後他走到轉灣的處所，他轉過了灣，已很疲乏了。在這邊他已放心些了，他曉得在這裏較少危險，因為有一夥人羣，他在裏面好像一粒泥沙地不覺什麼。但是他所遭受的一切，已很神疲力弱，幾乎不能走動了。額汗如雨下來，他的頸項完全濕了。「他像是個醜酒！」有人當他走到運河岸上時，這樣喊說。

現在他頭腦昏暗，愈走愈不是路了。不過當他走到運河岸上來，他卻發慌，因那邊沒有什麼人，是容易受人注意的，他便想轉身走回去。雖然他已顛頭倒倒了，他還繞了許多路，從另外一條僻路繞回家。

當他進了家門口時，他尚沒有自覺着；在走上了樓梯之後，他才想起了斧頭來。他如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須把斧頭放回原處呀，但他已無力想了，他不想物歸故處了，有便拋在誰家的庭院裏，那也許更好。他真的一切都很僥倖！房屋子的門雖關着卻沒有下鎖，那麼門房在家，似乎已沒問題的了。但他仍昏昏然地直往門房走去，把門打開了。假使門房問他「做什麼事兒？」他也許要把斧頭遞給他呢。幸而門房也不在家，他就將斧頭擺遠長橈下去，且和先前一樣把牠用木頭夾在旁邊。他跑回房裏去時，一個人也沒有碰見，老板娘的門也在關着。他到房裏，就倒在沙發上了——他並不想睡，乃是墜入悠悠忽忽的空曠中。這時如有人走進了他的房去，他就會跳起來喊叫的。零屑的念頭充滿了他的腦中，他雖十分想把捉，但一個也不能握牢……

卷二

第一章

他躺臥着很多的時候。有時似醒非醒的，他看看時候已經是深夜了，但他總不想着起來。不久他看天已漸漸發亮了。他仰躺着，爲方寸的昏亂而迷忘着，尖厲而失望的喧喊從街道上傳了進來，這怪聲每夜兩點鐘後在窗下都可聽見。如今這聲音把他弄醒了。

「哦！醉漢從酒店裏出來了，」他想：「過了兩點了！」他就一骨碌跳起來，像有人把他從沙發上拖着似的。

「什麼兩點又過了！」

他坐在沙發上——又想起一切了！剎那間，他又想起一切事情了。其始他以爲自己發癡了。他打顫了一陣，但這抖戰是在他睡覺時發的熱病而起的。此刻他忽然抖得非常兇，他的牙齒格的響着，四肢也在抖。他開着門傾聽着，屋內一切都在睡眠中。他驚異地睜着自己和房中的一切，對於自己在晚上怎樣進來而不敲門，不脫衣地臥在沙發上，並把便帽也戴着。如今便帽掉在枕頭邊的地板上，這些他覺得有點驚異。

「如果有人進來瞧這樣情形，他不要想我是喝醉了，但是……」

他走到窗前一看，天已十分發白了，他把自己從頭到腳，所有的衣服，很快地打量一番有沒有痕跡？但不能如此一看就算完事，他寒冷得抖顫，只好把一切衣服解下，再仔細地看一看。他把一切衣服內外都翻檢着，再三反復地檢視着。

除了有一小處稍見有幾滴凍血沾在他褲子的邊緣外，什麼痕跡也沒有，他執着一把剪刀，立刻把褲邊剪去了。如此便沒有什麼了。

他忽然又想起他從老煙箱裏拿出來的錢袋和別的物件還在衣袋裏！當他察看衣服時候，竟沒有把他取出錢好，甚且

連想都沒有想過牠們。如今記起了怎麼樣呢？他立刻去把牠們檢出來，放在棹上。當他極力把一切東西都取出了，並把衣袋反覆翻轉看沒有東西纔停止。他把那一堆東西移到牆腳去。紙片和破塊都丟地下，他於是把一切東西都放進紙下的那個洞中。牠們進去了！錢袋和其他都看不見了！他高興地想着，又呆呆地瞧着，看那洞特別地高高凸出。他又恐怖地發着抖：「老天！他懷疑地低語道，『這算怎麼一回事？算是藏放好了麼？就那樣算了麼？』」

他沒有想到有飾物要藏，他一直只想錢，所以沒有一個藏放的所在。

「如今，我有什麼開心？」他想：「藏東西是這樣的麼？我真的沒有理智了！」

他疲乏地又在沙發上躺發着一陣難受的戰慄，不由自主地從身邊的椅子上取出他的冬季舊制服，（這衣服雖已破敗，但還有暖氣）蓋在身上，於是又沉入恍惚迷離狀態中了。他全失了知覺了。

不到五分鐘，他又跳了起來，立刻又在一陣狂亂中去檢尋他的衣服。

「怎麼事情沒做完，又去睡啦？啊！我還沒有從袖子下的活結取掉！我忘記了，把那件事情忘記了！那是一個把柄呀！」

他連忙把活結弄掉，匆匆地把牠裂成片片，把布塊丟在枕頭邊的襯衣裏。

「不論如何破襯衣的布片不能有疑點的，我想不會，我想不會，不論如何！」站在房子當中，他反複着說，又煩惱地集中精神注視着他的四周，好確信什麼事情他都沒有遺忘。他覺得他的精神，甚至記憶力，最簡單的回想力也都失掉了，這是一種最難耐的痛苦呀！

「這一定還沒有降臨！這點決不是我的懲罰吧來了！」

他從褲邊割下的破布，確實丟在房子當中的地板上，不論誰進來都看得見！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又昏迷亂了似的喊着。

於是他腦中來了一個奇怪的想念，他以為所有的衣服或許全有血跡，他沒有發覺注意到，因為他的辨察力已沒有了。……他的神智蒙蔽了……忽然他又想起錢袋上也有血！唔！那麼衣袋上也有血了，因我把濕錢袋放在我的衣袋中的！於是他又把衣袋翻了出來，真的！——衣袋裏子上有痕跡，有血污！

「這可證我還沒有喪失理智，我還有理性與記憶，我自己還能猜想出來的。」他想着嘆了一口氣，「那只是熱病的作祟，片刻的昏亂而已。」於是他把整個的左邊禪袋扯割了。這時太陽照在他的左腳鞋上，從鞋上邊的襪子，他以爲也許有痕跡，他把鞋子脫了，「真的確有痕跡，襪尖浸着血了。」這想是踏入血泊中過了……「如今怎麼好呢？我把牠放那裏去，破布和禪袋？」

他把牠們緊握在手中，呆立在房子中。

「丟到火爐中麼？那他們先要去搜查火爐的。把牠們火燒了，那末用什麼去燒呢？火柴一根也沒有，不如拿出去，拋在外面。是的好。」他反覆說道，又在沙發上躺下，「須快，就在這當兒，不可再就誤了……」

但他的頭卻倚在枕頭上。他又打着寒戰，他拉着他的上衣蓋着。

有好久的辰光，他曾發生過，要「要快，就在這當兒，拋在外邊去，把那些東西全拋了，看不見，就沒有關係了，要快，要快！」的思想，他幾次想從沙發上起來，但他不能夠。

因爲一陣急急的打門聲，又把他弄醒了。

「開門呀，你是死是活呢？還老是這麼睡着！」拿泰沙喊着，並用拳敲着門。「他一天到晚像豬一般地打鼾，他簡直是一條畜牲。我對你說開門，已十點過了。」

「他不在家，也許，」一個男的聲音。

「哼！這是門房的口音……有什麼事兒？」

他坐起沙發上，他的心跳動得着實痛苦。

「那麼誰把他門關上呢？」拿泰沙不信地說，他把自己門門在裏向哩，好像他有什麼偷似的，開門呀，蠢貨，醒着呀！」

「他們究有什麼事？門房來做什麼？一切被發現了麼？抗拒好還是開門好？管牠鳥事……」

他把身屈着向前，把門啓開了。

他的房小得不要離牀就能開得着門。面前是立着門房和拿泰沙。

拿泰沙驚奇的样子凝視他。他以不屑的狠狠的眼光斜瞞着門房，門房不作聲，拿出一封打火印的灰色的摺疊的文書。

「公署送來的一件公文。」他交給他的時候他說着。

「什麼公署送來的？」

「自然公安局來的傳票。你曉得是那個所在。」

「爲什麼到公安局去……？」

「我怎能知道？喚你，你就得去呀。」

那人注視着他，並往屋裏溜了一下，就轉身出去了。

「他確是害着病了！」拿泰沙說着，眼睛不瞬一瞬地看他。門房轉了一回頭。「他昨天就害着熱病了！」她續說着。

拉斯科納夫不答，手裏拿着公文，並不想拆開。「你不要起來好了，」拿泰沙見他的腳垂下沙發，很可憐似地說道：「身體不好，那就不要去好了；何必心急。你手裏拿的什麼呀？」

他瞧一瞧，自己右手中是拿着褲破布條，襪和衣袋破布。可見拿在手中睡熟了。他曾想過這事，他記得他在熱病中曾醒

過來，曾把這些東西緊握在手裏，後來便又睡去了。

「看他拿了手中的破布睡覺，好像他握住了一件寶貝似的……」

拿泰沙笑着了。

他立刻把牠們塞進大衣去，並定眼注意看着她。那時他雖不想着一切，但他覺得對於就要被捕的人，誰也不想出作什麼的行動的。「但……警察呢？」

「你且喝點茶去吧！好不？我給你拿過來，那裏還留有一點。」

「不必……我就要去了；我立刻就去了。」他說着，就站起身來。

「你萬不能走動！」

「我得就去。」

『不管你。』

她和門房出去了。

她立刻跑到光明處察看着襪子破布。

『有污斑，不很惹眼；全蓋上了灰塵，給擦了，已經褪色了。沒有注意的人不會辨出是什麼東西的。拿泰沙站在那邊想不出的，謝謝天。』他又打了一陣頓戰，把公文上的封口弄掉了察看，他看了又看，這纔明了。這是公安分局來的一個平常傳票，在那天九點半到分局辦公室去。

『這一樁案子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和警察從來沒有交涉！而爲什麼剛剛在今天呢？』他在苦悶迷亂中想道，『天呀，但願沒有什麼事就好了！』

他跪在地上禱求，又不覺大笑著——並不是笑禱求，覺得他自己好笑。

他慌忙地抓衣服，自語着：『如果我如此完了，那我就完了，我不以爲意把襪子套上吧？』他忽然懷疑着，『襪子要更弄得難些，那斑痕便隱沒了。』

但他剛把襪子穿上，又匆匆地把他脫了，但一想自己再沒有旁的襪子只好把他穿上——他又自笑起來。

『這自然是刻板文章，整個兒是相連的，只是如此算了罷！』他顫抖的那樣想着，在心頭浮上『算了，我穿上去了好了！』但他大笑後便是失望來了。

『不，這怎麼行呢……』他想着，他的腳發顫。『可怕的很，』他低語道。他的頭因害熱病而昏眩。『這是一個計策！他們把我誘到那邊，用各種手段來作弄我的，』當他走到樓梯上去的時候，他沉思着了——『最討厭的是我神經昏慣了……那我不不要亂說出什麼馬腳來的……』

在樓梯上他又想起了那些放在牆洞裏的東西，『無疑的，要在我出門的時候他們來搜查一番，』他想突然回來。但又爲那股酸勁，及輕傲的氣概（就使可以如此說吧）所掣持，他手一擺立即往前走了。『把這事完結了算了罷！』

在街上蒸熱得難受，那幾天簡直沒下過一滴雨。灰塵滿目，瓦塊亂堆，肉鋪和酒館又發出各種的臭味，薰蒸煞人，到處排

列着芬爾小販和破損的馬車。日光直射着過來，他的眼炙得非常難受，他的頭覺得發暈——一個發熱病的人，在火一般的日光底下出門，每容易這樣的。

當他走到往大街轉灣走的時候，一陣抖戰的回憶中他望了大街一眼……並望望那所住宅……立刻把眼轉開去了。

「如果他們來問我，我就告訴他們吧，」當他走近公安局時候，心裏想道。

公安局大概有四分之一哩路。那是近來才遷過一座新式房屋四層樓上的房間的。他到後曾在舊辦公室等了一刻，太早了。他便轉過門口，看見右邊的樓梯一個僕役手裏拿着一本簿子上來。「那一定是一個門房那末，辦公室一定在這邊了，」他以為也許就是這邊，便又回頭了。他也不向任何人問。

「我走進去跪倒，把一切事情招供……」當他走回第四層樓時想着。

樓梯又峻又狹，又有一些污水潑上濕滑的很。那住客的廚房對着樓梯幾乎整天開着門。一股異味和悶熱透出來。在樓梯上下拿着冊子的門房們，兵士們，以及各色各樣的男女。辦公處的門也開着了。僕人們在裏面侍候着。那裏熱悶煞人，還有一股髒漆與柏油混合的令人難熬的氣味發出。

等了一下，他往前面走到另一間房去。所有的房間多是狹小的，低而傾斜着。他不耐地直望前走。也沒有人注視他。在第二間房裏有一二個錄事坐着抄寫，穿的同他差不多好，自是一些奇怪的人物。他走向一個錄事前面。

「幹麼？」

他把他收到的公文給他瞧。

「你是一個大學生麼？」那人看了公文後，問道：

「是的，以前是大學生。」

那錄事不動聲色地望着他。他是一個不很關心的人，眼中顯出一種漠然的神色。

「從他這邊恐得不到什麼的，他對於任何事是如此地漠然，」拉斯科納夫想着。

「進去見那書記官吧，」那錄事指着遠處的房間說道。

他進了那間房，順着數那間房是第四間；房子狹小，但擠滿了人，他們穿的比外邊的人講究多。裏面有兩個女人。一個穿着全套孝服，坐在書記官的對面，在寫着他叫她寫的什麼。其他是一個很壯美的女子，臉孔有着紅疙瘩，穿的華麗之至，胸襟上插着一個像碟子般大的飾物，她在一邊站着，在等待着。拉斯科納夫把他的公文呈遞書記官。他看一一下然後說道：「等一下，」仍向着那穿孝的女子。

他呼吸的漸漸自然些了。「絕不是那一回事兒！」

他開始恢復了自己的信心，他穩着自己的膽大心細。

「多麼笨，輕躁的怕懼，會把自己害了呢唔……可惜這邊空氣不好，」他繼續着說：「悶煞人……這邊特別叫人迷昏……人的思想也是如此……」

但他覺得有一種內部的不安。他恐怕自己失去自制；他想握着一樁什麼事情，好把心思貫注在上面，握住一點旁的的事情，但他一點也不能。可是那書記官卻引起了他的奇趣，他想由他那邊觀察，在他的臉上探找點事情出來。

他是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青年，臉孔黝黑而俊俏，年紀似乎比他大一點。他穿的極闊，統袴兒般的，頭髮兩面披，梳得光滑得很，他的停勻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胸口上懸着一條金索。他在那房裏的一個外國人說着幾句法國話，說得很流利。

「露意士，你坐着吧，」他無心地向穿得華麗的紅臉的女子說，雖然她身旁有一張椅子，但她好像不敢坐下去似的。

「謝謝你，」她答着發出一陣綢衣的絆縷聲，她慢慢地坐在椅上。她的飄洒的青色衣服邊緣，飾着白色花邊，在空中飄動活像一個氣球，幾乎佔滿了半間小房。她發出幽馥的香氣，但她很覺不安，看見自己佔滿了半間房子，又發出這樣芳烈的香味，雖然她有的是微笑傲慢，而帶媚態，終有些侷促不安。

那穿孝的女人審完了案，站開了。忽然聽見一些喧聲，一個軍人極有神氣地走進來，一邊走着，一邊肩膀擡着。他把那有帽徽的帽子拋在棹上，兀自坐在搖椅上。那美麗的婦人一見他，便從座上站起，露出喜色和他行禮；但軍官卻不去理她，但他在他面又不敢坐下。他是副督察長，蓄着短而紅的鬚，在口唇邊平均地分着，小小的臉部，除開一種不屑的姿態而外，什麼也沒有。他帶着怒眼的斜看着拉斯科納夫，他的衣服那樣壞，他的貶辱人的情形，舉止和衣服簡直太不像樣。拉斯科納夫卻也

傲然似地直瞧着他，因此更易使他冒火了。

「你來幹什麼的？」他喊着，他對這個流丐似的人顯然驚怪了，並沒有給他的傲視的神氣所勝呀！

「我被傳案……有公文的」……拉斯科納夫囁囁着。

「爲着債務，向這位大學生索債！」書記官擱開文書立刻插道：「這兒！」他把一張文件丟給拉斯科納夫，指點他看，

「看那個！」

「債什麼債？」拉斯科納夫想道：「然則……那……決不是那回事了。」

他高興得忘形了。他覺得有不可形容的歡慰。一塊石頭從他的心頭落下了。

「請問先生，叫你在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副督察長喊着，不知爲着什麼緣故，好像使他着了惱了：「不是叫你在九

點鐘來嗎，此刻十二點了！」

「文書在一刻鐘前纔送過來呢，」拉斯科納夫不客氣地大聲答道。他自己也覺得出乎意外地惱了似的，在這裏面他似乎得到一種慰樂。『我有熱病到這邊來已够了。』

「不要嘩啦嘩啦！」

「我沒有嘩啦呀，我很平靜地在說話，你自己喧嚷呀。我是大學生，不容人家斥罵的哩。」

副督察長十分憤怒，起初他是口急不擇言地說話。如今他從座上站起來。

「安靜些！這兒是公安局的辦公室。不要亂來，先生！」

「你也在這兒呀，」拉斯科納夫喊道：「你不是口吸煙捲又破口喧嚷，你對我們也似乎太失禮了。」

他說完這話，覺得有一陣莫名的快樂。

書記官看着他嗤地一笑。那氣惱的副督察更惱羞成怒了。

「那不關你事！」他不自然的大聲答道：「請你作那辯訴書吧。牙山大你拿給他，有控訴你的一個稟狀！你能欠債不還！這是一位了不起的！」

但是拉斯科納夫心不在那兒聽，只是執住文書，想要找一個辯訴。他看了一遍又一遍，仍是不懂。

「這是什麼？」他問書記官道：

「是一張追訴債務的一張訴狀。你得還款並付所有一切訟費等等，或者寫一張聲請書，說明你什麼時候還錢，同時並答允未還之前不離京城，並不變賣藏匿你的產業。債主按法訴追並得自由出賣你的財產。」

「可是我……並不欠誰個的債！」

「那不關我們的事。這是一張一百十五個盧布的負債憑據，法律證明應當償還，現在他拿這裏來訴追，那是你在九個月以前交給承審員祚里的寡婦的，寡婦祚里又付給一個乞洛夫了。所以傳你來訊，此因。」

「她是我的老板娘呀！」

「她是你的老板娘又怎麼呢？」

書記官露出一種憐憫而慫慫的笑容看着他，卻又帶着一種冷峭的神氣，這好似看着一個初次新來的人的形狀——他似乎還要說道：「哦，如今你要怎樣呢？」這些負債字據，訴追訟狀他現在還值得關切注意麼？他立着，看着，聽着，答着，甚至自己問着，這全是不由自主地一切。他覺得勝利無事了，自己已脫離難關了，這一切思想那時充滿着他的整個腦海，一點也不推測將來，不究釋，不置疑。這正是滿心的直覺的，完全是本能的歡喜。但正在那時，有件事情辦公室裏好像要爆裂似的。副督察還在爲着拉斯科納夫的傲慢而震怒，急想恢復他的受傷的威嚴，便對着那不幸的華麗的女人而發脾氣了，她自從他進來後，就露出一種恭敬的微笑凝視他。

「你不要臉的臭婦！」他突然大聲地喊道。（那孝服的婦人已離開辦公室。）「昨晚你家裏做什麼？又是不要臉的事，這是全街的恥辱。又是喝酒胡鬧。你想進新牢獄麼？我告訴你已十次了，說以後我便不客氣了！然而你仍是故態復萌，又是……你……你……」

文書從拉斯科納夫手中掉了，他驚奇地看着那被辱的奢華的女人，但他一下又看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便又在這件辱罵中找尋解悶。他帶着歡樂地諦聽着，因此他想笑，大笑……他的神經幾乎興奮極了。

「意尼娜！書記官不耐煩地說了，但又突然停住不說，因從他經驗上知道發脾氣的副督察是不好用溫和的說話所能制住的。

至於那奢華的女子呢，開始她只有兢兢的顫戰。但是真奇，罵的話越多越兇時，她愈顯得嬌滴可愛，她對於那兇相的副督察的媚笑也愈甚。她不寧地移動着，執禮愈恭，等着機會辯說，後來她找到了機會。

「我家並沒有什麼鬧鬧和扭扭，警長先生！」她忽然膽子大了起來，說話好像豆粒落地似的，俄語說得很不錯，不過稍帶着德語的重音，「也沒有什麼羞事，主人喝醉回來，這是我告訴你的一切實情，警長先生，我不能代受責的……我家是很高貴的，警長先生，我也很循規蹈矩，警長先生，我自己也很是可惡一切的恥辱的事呢！但他酣醉回來，又要喝三瓶，他於是一腳去踏他的鋼琴了，在一個體面人家這是不應當的，而且他竟把鋼琴毀壞了，那真是極不該的舉動，我就這樣說着。他提起一隻酒瓶就亂摔人。於是我去叫了門房，佳兒來了，他執住佳兒，直照他的眼睛打去，他又照樣去打肯來並牽着我呢。這在一個體面人家是多麼地難看啊，警長先生，那時我就呼喊起來了。他把靠運河的窗戶推開，在窗邊站着，像豬娘般噓着，那真不怕羞哪。你想對着大街窗戶竟做着豬一般噓着，佳兒拖他的上衣，把他拖過窗戶，是的，警長先生，他把他的上衣弄破了。於是他嚷着你們須給他十五個盧布賠償費。我就照賠他，警長先生，賠他大衣五個盧布，他是一個粗魯的客人，會做出這樣不要面子的事情。我要把你辱弄你。」他說，「我會向各種報紙去蔑弄你的事。」

「那麼他是一個記者不是？」

「是的，警長先生，他在一個體面人家裏是會如此胡鬧的呵……」

「你關心够了！我已經對你說……」

「意尼娜！書記官別有作用地再叫着了。

副督察迅速地瞥他一眼，書記官微搖着頭。

「……那麼我對你說，最可尊敬的露意士，我是最後一次對你說，」副督察往下說着，「假使在你的體面人家裏再有這類的事情發生，我便要把你，拘押到監牢——如同開明社會所講的——裏去了。你聽清了麼？那麼是一個文學家，一個

記者在一個「體面人家」因為衣衫扯破取了人家五個盧布了，對不對真是一些能幹的記者！」

他對拉斯科納夫冷峭地一瞥。「日前在酒店裏也有一件失體面的事。一位文學家吃了飯，不付錢；「我將寫一篇諷刺你的文章。」他說。還有一位作家上週在輪船裏向一位公爵的家眷——他的妻和女兒，說出些不應該的言語。另有一位作家前天被糖菓店所逐出。他們就是這樣，記者呀，文學家呀，大學生呀，捐客呀……咄！去你的吧！過天我要親到你家來瞧瞧。你還是仔細點吧！聽見沒有？」

露意士感激謝了，並慇懃地向各方行禮，這樣走到門口。但在門前，她顛預地又遇着一個俊秀的軍官，他生着一個明朗而爽直的臉兒和濃密的美鬚。這就是這兒的分局長雷汀了。露意士就向前做個十分恭敬的禮，然後嫻嫻地走出辦公室。

「又是一陣雷霆大發！」雷汀以和藹的聲音向意尼娜說道：「你又火氣直冒地發脾氣了！我在樓梯上就聽見了！」

「唔，那又怎麼呢？」意尼娜慢慢地說，擺出官紳的冷冷的神氣，他拿着一一些案件走到別張棹前，裝着姿勢擺一擺的說：「這，請你看：一位作家，或是一大學生，至少是大學生的，他欠了債而不還，又不搬出去住，他常時被控訴，他在這兒還要說我在他面前吸煙的不該他自己的事竟如一個下流人，你看他吧。這就是那位先生，很觸犯人的！」

「貧困並不是罪惡，朋友，但我們曉得你的性子像火藥一般，你受不了氣的。我想你有什麼事情着惱，因而在這邊發着性子。」雷汀溫和地對着拉斯科納夫，並續說着。「這完全是你錯了；他是個極好的人，我可以向你證明，他只是好放爆竹，愛放爆竹。他惱怒時，發起火來，他的言語什麼都說得出，你不能叫他止的事後他是不放在心上的。他倒是一個心地善良者在隊中綽號叫做爆竹督察員……」

「那末，是什麼樣的一隊人呢？」意尼娜喊道，他雖然惱怒，卻已變成悅意的戲笑了。

拉斯科納夫突然起了一個念頭，想乘機講幾句使大家解惱的話。「請諒解我，局長。」他忽然向雷汀，從容地說道：「請你瞭解我……如果我的行為不行，我請你恕我。我是一個窮大學生，害着病而且被貧困所扼殺了（扼殺了是他常用的話）我此刻已輟學，因我已不能照顧自己了，但我就要得到錢的……我的母親和妹妹在又省。她們就要寄錢給我，我將先清理債務。我的老板娘是一個好心腸的婦人，但她因我把教員的飯盤失去，四個月不付她錢，她纔如此惱急，她甚至於不供給膳

雲了……而且這負債憑據我也莫明其妙。她現在要我按這欠債憑據還她錢。我如何還她呢？請你們想想看！」

「那不關我們的事，你要明白。」書記官說道。

「不錯，不錯。我也這樣想，但允許我說明……」拉斯科納夫又插着道，他並面對着雷汀說話，但極力使意尼娜聽得，雖然他雖在忙亂地顯出在搜尋文書，輕侮似的把他忘了的樣子。「允許我說明，我和她同住已經有三年，以前……以前……我為甚不把這事先說出來呢，當初我答應娶她的女兒做妻，那是口頭上說的，隨口允許的……她是一個少女……當真，我很愛她，但我並不專注在她身上……實在是愚蠢的事情……意思是，我的老板娘在那許多天她隨意由我賒賬，我是度着一種……生活……我非常放野……」

「誰問你這些個人瑣事呢，先生，我們沒有多大時間。」意尼娜不快地插口，帶着一種譏笑的音調；但是拉斯科納夫熱切地把他制止住了，不過他覺得也很難對答。

「但是請恕我，請恕我，讓我解釋着……一切的事情怎樣遇到……讓給我說……不過我瞭解你的意思……那是無用的。但在一年前，那少女患熱病死了。我和以先一樣住在那裏，當我的老板娘搬到她現在的住宅來時，她向我說……而且是很知己地……說她十分相信我，她還問我要給她寫一紙一百十五個盧布——我欠她的債——的負債憑執。她說，只要我把那憑據給她，她願意賒借我，隨我要欠多少，並說他一直等到我能還她的時候為止，她決不會，決不會——這些都是她說的——用那一張欠債憑證……然而如今，我把教員事情丟了，沒有麵包吃的時候，她卻來控告我。對於這事還能說些什麼呢？」

「那些有聲有色的瑣事都不關我們的事，」意尼娜傲然地插言道：「你須得寫張證明書，至於你的戀愛和那些悲哀的事情，我們用不到它。」

「你又來了……你太格尖利了，」雷汀低聲說，他在棹邊坐着寫起字來。他看去似乎有點羞呢。

「寫呀！」書記官向拉斯科納夫說着。

「寫什麼呢？」他高聲的問道。

『我說給你默寫。』

拉斯科納夫他想書記官在他說了之後，待他一定更侮蔑，但是真出乎意外，他忽然覺得對不論誰的意見都漠不經心的，這種反感一下子便發生了。假使他略略想一下，他實在驚訝他在一分鐘前能和他們如那樣的講話，用感情打動他們。那些感情從什麼處所來的呢？若是此刻全室不是塞滿警長們，乃是他們最親近的一般人，他對於他們恐怕也找不出一句懇切的話來，他的心是如此虛渺呵。關於悶人的苦難的寂寞和淡漠的愴鬱的感觸，在他的靈魂中變成了意識的形象。使他心中發生這種突然的反感的原因，並不是在意尼娜面前感傷的言語的卑鄙，也不是後者克服了他的卑陋，此刻他自己的卑陋和這些渺小的虛榮，警長們，德國女子們，負債，公安局，有什麼關涉呢？若果他那時被罰判用火焚死，他怕不會驚動，並不會把罰鍰書聽進耳朵的。有種新來的，忽然而來，不明白的東西，他剛遇見了。那並不是他所懂的，但是他帶着極強的感觸，覺得他絕不能再如他近來傾吐的感傷的言語，或不論什麼，向公安局那些人們訴說的，並覺得如果他們是他的兄弟姊妹，而不是警長們，那麼在生活着的任何境遇中向他們申訴都是不成問題的。他從沒有經驗過如此一種可怪的感觸。最苦惱人的是這——大部是一種感觸，小部是一種觀念或概念，他一生所知道的一切感觸中的最苦惱人的，就是那種直接的感觸。

書記官向他說那聲辨書的平常寫法，說他不能還款，尤在將來什麼日子還，情願不離去城，也不變賣他的產業，種種。

『但我看，你不能寫，似乎執管不穩哩。』書記官說，他帶着好奇心看着拉斯科納夫。『你害病不是？』

『是的，我頭有點暈，你再往下說吧。』

『就這樣，畫了押好了。』

書記官拿了這張聲明書，就注意別的人了。

拉斯科納夫還了筆，但並不就走，卻將兩臂靠在棹上，手抱着頭。他覺得好像有一根釘，釘進他的腦袋去似的。他忽然起了一個奇怪念頭，想立刻起來，走到雷汀面前，把昨天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全對他說了，再和他一同回到他的寓所去，並把牆洞裏的東西取出給他看。這個念頭極強有力，就想起來去自首。『但我再思考一下不更好麼？』這意思又從他的心中閃過。『不要如此吧，我還是不要就把這重擔拋下吧。』但忽然間他又站着不動，呆着在那兒了。雷汀和意尼娜談得極投合，有些

話傳到他的耳朵裏來：

「那不可以的，他們都要開釋的。第一件，全個事情自相衝突。假使是他們幹的，他們爲什麼去喊門房？這是他們願做的麼？也許是當作一種煙幕彈吧？這又太狡猾了！並且，大學生撲士脫進去時，在大門前門房和一個女人都看見的。他和三個朋友一同走，他們到大門前才分離，他在朋友們面要叫門房指點他路徑。那末，果是有着那種企圖去的話，他曾去問路徑麼？至於可咳呢，他在未到老嫗那裏去之前，在下邊銀店裏就擱了半點鐘，而且他是七鐘三刻離開他的。那你想……」

「但是對不起，你怎樣解釋這種衝突呢？他們說他們在敲門時，門已鎖着；但三分鐘後，他們和門房一同上去時，門又已開着了。」

「因此那兇手定在那邊，把自己鎖在裏面的，倘若可咳不是笨東西，而不去找門房，那他們必把他捉牢了。那兇手一定趁這沒人時溜了，不知怎樣給他從他們旁邊逃跑了。可咳只是在他自己身上畫着十字，說：「假使我在那兒，他必要竄出來，用利斧把我殺了。」他要感謝老天有眼哩——哈哈！」

「沒人看到兇手麼？」

「他們有不能看見他的可能性；因那住宅是照那娃的船式造的，」書記官聽後補說着。

「那是很清楚的，那是十分清楚的，」雷汀熱心地反複着說。

「不，不見得很明白，」意尼娜堅決地說。

拉斯科納夫抓起帽子，想向門口走，但他沒有走到……

當他恢復神智的時候，他看見自己正坐在椅上，有人在右邊扶掖着，同時還有一個人捧着一杯盛微黃色液水的玻璃杯，雷汀站在他前面，專心的注視着他。他由椅上站起來。

「是什麼一件事害你病麼？」雷汀聲色俱厲地問道。

「他畫押時，他已執不牢筆了，」書記官說畢，仍回到原位，辦他的公事。

「你害病好久了麼？」意尼娜他從座位上喊道，他在那裏也在瀏覽着公文。在病人暈去那時，他自然也來看過他，但他

神志復原時，便立刻依舊坐着了。

『昨天才起的，』拉斯科納夫聲音極低的回答着。

『你昨天出外過麼？』

『出去的。』

『你病了也去麼？』

『是的。』

『什麼時候出去的？』

『大概在七點鐘時候。』

『你到那裏去，你可以說麼？』

『沿着街坊走。』

『講的不錯。』

拉斯科納夫面色蒼白得如手帕一樣，他在意尼娜注視着的面前，銳利而敏捷的答話時，並沒有俯視他的黑溜溜的有神的眼珠。

『他不能站直了，你還……』雷汀開口說着。

『不要緊。』意尼娜不在乎地答着。

雷汀本想辯着，但一眼瞥見一書記官的很難看的面色朝着他，他也就不再說什麼了。於是一陣驟然的靜默。這有點怪。

『那很好。』意尼娜最後說道：『你走了吧。』

拉斯科納夫走出了。他將離開前聽到如此熱心談話聲，超乎其餘一切發出雷汀的疑惑的話聲。在街道上他的暈眩完全沒有了。

『一檢查——立刻就要來一回檢查！』他向自己反復地說着，立刻趕回家。『該死的他們起疑心。』

他以前的恐懼又完全戰勝他了。

第二章

「如果已經被檢查了怎麼樣呢？如果我發見他們在我房間又怎樣呢？」

但這就是他的房間，其中並沒有什麼人也沒有任何事。沒有人向裏面偷窺。就是拿泰沙也沒有到過他房間。但是老天怎樣可以把那些東西放在牆洞裏呢？

他向牆腳跑去，伸手到紙堆中，把那些東西拿出來，把他衣口袋都塞滿了。一總有八樣：兩個盒子，放着耳環那一類的飾物，他沒有多去看；此外是四個小皮匣子，還有一條金鏈條，僅用報紙裹着，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在報紙中，看去似是一件飾物……他把牠們放進他的外衣的各個袋裏，和他還留存的禱袋裏，愈多藏愈妙。他把錢袋拿在手上。於是他走出房外，把門關着，他匆忙地決斷地來回走着，他雖覺得昏暈，但他還清楚，他畏詢究，他怕再過半點鐘或再多一刻鐘，追究的命令就要降臨了，因此無論怎樣，他必須在先把一切痕跡隱匿着。在他還餘有神氣，還有推想力時，他必須把一切東西弄好……然則他到那兒去呢？

「把牠們沈沒運河裏去，一切痕跡都沒有，一切事情便沒有了。」這個計劃在他人事不知的那夜裏已決定了，那晚上他有屢次想要起來把這事完全辦好了。但是要把這事弄好，卻不是容易的工作。他沿着艾脫里運河，踟躕了半點多鐘，向那下水去的石板看了又看，但他想不出怎樣下手，不是木樁排列在石板旁邊，婦女們在那上面澆濯衣服，就是船兒在那裏停泊，而且那邊塞滿了人羣，而且他在岸邊各處都可以被人瞧見，引起注意；如果有人故意下去立着，把什麼東西丟到河裏去，那就要引起了疑惑。而且萬一盒子不沉下而浮在水面又怎麼樣呢？而且牠們一定要浮着的事實上他所看見人們都彷彿在視察着，四面觀望着，彷彿他們除了注目他外，什麼事也不用做般的。『爲什麼，是否是我的幻想呢？』他想着。

最後，他想還是到泥畏河去更妥當些。那裏沒有什麼人，他便可以少受人注視，且在各方面都便當得多，一切都隔離得很遠。他對自己爲何在先前那兒徘徊了半點多鐘，覺得好怪，且在那個不安的地方煩惱躁急真是多餘的，先前爲什麼想不

起這邊來呢。那半點鐘他不是白化了，只因那件事是在昏憤的當兒想起的。他會如此漠然地多遺忘，他感覺到了。他該快快的去做。

他朝着維街向泥畏河走去，但在路中另有一個意思又擊中了他。「爲何要到泥畏河去呢？跑得更遠的什麼處所去，再向島上去，然後把它藏在那些幽黯地方，放在森林或荆棘叢中，再做過標幟，那不是很好麼？」他雖覺得自己不能確切的判斷，但這念頭他自己以爲是很好的。但是他不能往那邊去。因他走過維街向空曠去時，在左邊看見一條在兩旁圍牆夾着的到一個庭院去的甬道。在右邊，一座沒髹刷的四層樓房的牆，一直築到庭院；在左邊，一個木柵和牆平排着凸進院子裏約有二十尺遠，他便朝左邊走去。這邊是一個荒僻的寓居的所在，堆着各種污穢。在庭院子末了，一間矮陋的，污穢的石造小屋的一角，好像是什麼工廠的一部，從木柵後面露出來。也許是造馬車者或木匠的小屋；從門首起全個地方都給煤炭薰黑了。他想這兒就是暗丟的所在了。他沒有看見院中有一個人，他便走了進去，當即發見靠近大門口有一個水槽，如同那些工人或車夫的庭院中所搗設的；在木柵上邊還有用粉筆寫着古代箴銘，「這兒絕不許立着。」這於他更有利，因爲如此進去便沒形跡可疑了。「在這裏我把這些東西拋置在一塊，再走開！」

他的手已放在衣袋邊，又不放心的向四面一瞧，他看到對着外牆，在門口與水槽中間，有一塊渾樸的巨石，想有六十多磅之重。牆的那邊是街。他可能聽見過路的人，那兒的行人常是很多的，但從門口看不見他的，只有從大街上進來的人，確是可以遇着的，所以處置非迅快不行。

他面朝着巨石，兩隻手緊扳住石頭的一頭，盡力地把他翻了過來。在石頭下有一個深阱，他立刻把衣袋裏的東西全倒進去了。錢袋放在最上邊，然而深阱仍沒有放得滿。於是他又扳着石頭，把它扭了回去，牠仍原來地位一樣稍稍高了一些。但是他倒着周圍的泥土，用腳在石邊沿上塞牢。一點也看不到什麼了。

於是他走了出去，仍轉身走向曠場。這又是非常的可喜的一樁事兒，幾把他樂倒了，正如在公安局所遇一樣。「我已把一切痕跡埋沒了，誰會，誰會往那石頭低下去翻呢？自然，那巨石是從房屋建築了就放在那邊的，以後將仍是那樣，而且假使被發現了，誰又會想到是我呢？一切事都過去了！神不知鬼不覺的！」他不禁好笑起來。是的，他記得他自始就在無力氣的，神

實質的，不作聲的大笑中，他從曠場走過時，始也在大笑着呢。但當他走到兩天前遇見那個婦女的Y路時，他的笑聲忽然停着了。別的一個思想鑽進他的腦中了。他忽然覺得，再去經過那個婦女走後，在那上面沉思過的座位，似乎不穩，而且要去遇見他曾給他二十個戈璧的有髯的警察也未免討厭：『鬼東西！』

他走着，忿忿地窺亂地四周瞧着。他所有的想念現在似乎環繞着這一點了，他覺得只有這一點，如今，如今，他要注意到這點——確是在前兩月間是第一回呢。

『可厭的離開吧！』他在一陣不能壓制的忿怒中，忽然想着：『假使他開始了，那就開始了。去牠的新生吧！上帝好愚笨的了……我今天說了些什麼謊呢！我如何自卑地向那個可惡的意尼娜求憐憫！但那確係笨事！我要回憶它什麼，我向他們求憐！這全不是那回事！這全不是那一回事！』

忽然他止住了；一個新的，出乎意外的，極簡單的問題攪亂他而且煩惱地把他困倒了。

『假使一切事情都是三思而後行的，而不是莽撞的，如果我真有一個確實堅固的目的，而我甚且於不向錢袋裏瞥，也不知那裏有什麼，（爲着我受了這許多苦惱，三思而後行的這種卑鄙，難堪，下賤的事情，）這是什麼一回事呢？而且我要即刻把錢袋和我未見過的東西一同拋到河裏去……那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是的那是如此，那都是如此。然而這個他先前也知道，而且就是那晚上不遲疑未酌地決定了的時候，這在他並不是一個新興的問題，似乎定要如此般的，似非如此不可般的……這他都明白，都瞭然，就是昨天，他屈身對着箱篋，把首飾盒由裏面拖出時，一定也已決定了……是的就是那樣的。

『這因我病的很重。』他最後發狠地決定道：『我自尋煩惱，我並不知自己在做什麼……昨前兩天和現在，我都在自尋苦惱……我要是好了，我決不會苦悶了……假使我一點也不會好又怎樣呢？上帝我是如何討厭這些呀！』

他毫不停地向前行去，他爲那些瑣屑的事所麻煩，但他不知道如何做，如何地去嘗試做一種才來的迫人的感觸漸漸地把他征服了；這是環繞他的一切無限的東西，也可說是生理的反響——一種頑強的，憤懣的仇恨情緒。他遇見的人，他都厭惡——他厭看他們的臉孔，行動和姿勢。假使有人向他講話，他覺得他會當面吓他，臉或打過去的……

他走到了小泥畏河岸邊，在近熱副奇島去的石橋前，忽然停着了。「哦，他就住在這兒，就在那所房子裏，」他想着。「我不想到倫肯這兒去！總是那樣的事……但是，怪有趣似的；我是特意來此的，還是無心走到這邊來的呢？這不打緊，好在我在前天說過，過那天後來看他的，唔，那末我須得要去看一次的，而且我也不能再走多遠了呢。」

他走上第五層樓倫肯的房中。

他在家，正在他的樓房上忙著寫什麼，他把門開了。他們將近四個月沒見面了。倫肯坐着，穿了一件破寢衣，扱着木鞋，頭髮也沒梳，臉也沒剃，臉也沒有洗，他的臉孔似乎有些驚異。

「就是你麼？」他說着。他細細地打量着他的同學，稍停了些時後，他口嚙着叫子，「這樣困窮了！怎麼，老哥，你比我還窮呢！」他看着拉斯科納夫的破衣的，說道：「你倦了，我相信坐下吧。」

當他躺在美國皮沙發（這比他自己的還壞）上，倫肯當即發覺他的客人是患着病。

「你病的很，你自己知道不？」他按着他的脈搏。拉斯科納夫把他的手攔開。

「沒關係。」他說，「我爲此事而來；我沒有書可教呢……我想……但是我並不是真的要教書……」

「但我想你是暈亂了，你知道不？」倫肯詳細地注視着他，說道：

「不見得，我並沒有暈亂。」

拉斯科納夫沙發上站了起來。當他上樓到倫肯房去的時候，他並沒有覺得真要面會着他的朋友的。如今，一瞬間，他明白了，他所最不願的事情，便是在那廣漠的世界上和人家面晤。他的性子就在這裏面發作了。他走到倫肯的門口，他氣極了。

「再會！」他猝然地說着，就向門前走去。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你這怪物！」

「我不要！」拉斯科納夫說着，又把他的手甩開。

「那麼你這鬼來此做什麼的呢？你是瘋了麼？還是怎的？你這……你是辱人了！我不能給你這樣走路。」

「唔，我到你這邊來，無非因我知道除了你，他人不能幫助……起頭……因你比誰都和藹——就是說，都聰慧些，判斷

力很强……然而如今我什麼都不願要了。你聽清麼？一點什麼都不願要……什麼人的幫助……什麼人的同情我都不不要。我靠我自己……一個人就算了。聽我自己好了。」

「再停一下子，你這怪東西你真的是個瘋漢。你愛如何做，我不管你。我沒有功課教，你曉得麼？我倒不要緊，但那一個書店主人哈而夫——他就換着教書了。就是有五處教書事情來我都不願換他的呢。他辦的一種出版事業，當然印行科學教本，銷路多廣呵！就是那些書名也就可貴。你總說我是一個傻子，但是老天，我的孩子還有比我更呆的呢。此刻他故意說有人向他提議，他並沒接到了什麼提議，那自然是我慫恿着他。這邊是德文原著的兩部分（兩張紙）——照我看，都是胡說亂道。那書推論「女人不是人」這個問題，當然，肯定地證明了女子是人，哈而夫要把這本書印行，算是對於婦女問題的一種貢獻；我正在翻譯，他將把這兩部半擴充到六部，我們將擬一個很長的動人的書名，把牠印出，定值半個盧布，那就不錯了！他先付我六個盧布，這短差事完畢了，可得十五個盧布，我已預支了六個盧布了。我們把這書做完後，我們便想開始翻譯關於鯨魚的書本，以後再從懺悔錄卷二中探點最無趣的瑣事，那些是我們決定要譯的，有人對哈而夫說，說盧騷是一個流氓地契一類人。這我並不反對他，隨他算了。哦，你願意譯「女人不是人」的第二部麼？如果你願意譯，那你把這德文以及紙筆——這些都預備好了，並拿三個盧布去，因我既已從全部預支了六個盧布，就應當給你三個盧布。你把這部譯好，你還可得三個盧布。請你不要以為我是幫你忙的，並不是的，你一進來時，我便想你能够怎樣幫我的忙呢？第一，我對於吾韻這邊上不行，第二，我的德文也很差，因此我的譯寫，大部都是我編造的。這將給我安慰的，就是這是會進步的。不過誰能肯定說呢，也許要退步呢。你願意幹嗎？」

拉斯科納夫寂靜地收下了德文書籍，和三個盧布，一聲不響就走了。倫肯在他的背影訝然地瞧着。但當拉斯科納夫走到另外條街的時候，他又轉身回到倫肯房來，把德文書和三個盧布放在櫃子上，不聲不響地又走出了房。

「你是瘋狂了，還是怎麼的？」倫肯有點氣壞了的喊着。「這是一齣什麼把戲，你幾給我弄呆了……你爲什麼要來看我呢，你這鬼！」

「我不想……翻譯呢。」拉斯科納夫在樓梯上喃喃的說。

「那麼你個鬼要來什麼呢？」倫肯在上面喊着。拉斯科納夫仍不發一語地下樓了。
「喂！你住在那兒？」

沒有回聲。

「唔，隨你的鬼去吧！」

拉斯科納夫是已經走到大街上了。當在泥古磯橋走時，一樁不適意的偶遇的事終使他恢復了神智。一個馬車夫對他喊了兩三聲後並用他的鞭子在他背上用力抽了一下，因為他幾乎跌倒在他的馬蹄下了。這一鞭是怎樣地使他發怒，他向石欄杆奔去（不知爲什麼，他要在橋的當中走。）他忿怒般的磨拳擦掌。他看見了不覺大笑。

「打得好！」

「我想他定是一個小偷。」

「故意裝醉，一定的，想鞭在車輪下面；你必要給他賠償了。」

「那就是一個正式的職業，就是那種事。」

但當他站在欄杆旁邊，還憤怒昏憤的望着後退的馬車。撫着背時，他忽然覺到有人把錢塞到他的手中。他一看是一個戴包巾，穿羊皮鞋的一個不很老的婦人，跟着一個小女想是她的女孩，戴帽並執着綠色傘子。

「看耶穌的面，拿去吧！我的好人！」

他接着了，她們仍往前走過去。這是一塊值二十戈璧的錢幣。他的服裝和外表，她們以爲他是個街頭乞丐，二十戈璧的代價，無疑的是因爲他受了一鞭子才弄到的，那一鞭子叫她們替他撻惜。

他手執着二十戈璧，向前走了十幾步，轉身面對泥畏河，直向宮殿那邊望。天沒一點黑雲，河水是蔚藍的，這在泥畏河是少見的。離教堂大概二十多步遠的橋上看見那最華麗的大教堂的圓穹，在太陽下閃着光，在寂靜的空氣中，那穹上面的各種裝飾都很清楚地看出來。鞭打的疼痛消滅了，拉斯科納夫把那事兒淡忘了；一個不寧且不很着實的思想，如今完全把他佔有了。他立着久久地注視着那遠處，這地方對他特別熟稔。當他在大學念書時，他有幾百回——常在回家路上時——在

這兒站着不動，凝視着那奇麗的壯觀，對於這壯觀在他心裏常會引起一種渺茫神奇的情緒而發生驚奇。這卻給他淡淡得很；這華美的畫圖對於他是漠然的，無生氣的。他每回對他自己的陰森隱秘的印象發生詫異，然因不相信自己，也就不去求解釋了。他鮮明地回想着那些以往的懷想和擾亂，而且在他看來好像現在把他們想着，並非是突然的事。這個打動使他覺的奇怪，他會如以前一樣立在同一地方，好像他是可能地想同樣的想念，對於在這短短時間以前，曾使他發生過趣味的那些同樣的學說和畫圖發見趣味。他覺得十分地快樂，然而也覺得心痛，所有他的過去的，他的舊思想，他的舊問題和見解，舊印象，那畫圖，他自己和一切的一切……所有那一切現在他看來，都深沈地埋在地底下，早已隱匿不見了。他覺得他好像向上飛，一切東西都從他的鳥瞰中消滅了，不覺地手臂一動，他才覺着他手中的錢幣。他伸開手掌，看着錢幣，手臂一揮，把牠擲到河中去了；他纔轉身回家去了。他在那時好似和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斷絕了關係般的。

當他到家時，天已是黑了，足見他大約跑了六個鐘頭的路。他怎樣和從那裏回家，他已不很記得。他不脫衣服，就在沙發上臥倒，抖得如一匹跑多了路的喘馬一樣，拉着他的大衣蓋在身上，立刻就墜入於無夢中了……

當他給一種動人的呼號驚醒時，天色已經昏暗莫辨了。老天，怎麼那樣地呼號！如此无情的聲音，這樣慟號，齒，哭泣，敲扑和咒詛，他從未聽見過。

他決想不到有如此的兇殘，如此的瘋亂。他恐懼地從牀上坐起來，腦子幾鬧昏了。但那毆打，哀號，和咒罵的聲音愈來愈兇。以後更使他非凡驚駭，他聽見老板娘的聲音。她不斷地，匆遽地，不接氣地，慟哭，嗚呼，哀號，他聽不清她說些什麼；大約是她哀求不要打她了，因為她正在樓梯上受着毒打呢。打她的那人的殘暴和憤怒的聲息，幾嚇殺了的蛙似的叫聲，但他似也在說什麼，同樣急亂地不清地咒罵。拉斯科納夫忽然抖顫起來了，他聽出那是誰的聲音了——那是意尼娜的聲音呀。意尼娜在這邊打老板娘，他在足踢她，把她的頭撞樓梯——那從聲音和哭喊與悶痛等聲就可以明白的。這是什麼事呀，世界混亂不成，他聽見人們一叢叢地從各層樓各樓梯上奔跑，他聽見說話，呼喊，敲窗，撞門。「怎麼呀，怎麼呀，這怎樣好呢？」他反復地說，他以爲自己真正發瘋了。但並不是，實在他聽得太清晰了。過一刻他們定要我這兒來的，「無疑地……這完全是爲那事……昨天……老天呀！」他本想用門門把門扣上了，但他手顫的舉不起……而且，也沒有用處，恐懼冰一般地鑽進他的

心，他痛苦，他麻木……但是這一切喧囂經過着約有十分鐘後，最後又漸漸地平息下去了。老板娘哭着，呻吟着；意尼娜還在發着恫嚇和辱罵……但是不久他也漸漸不響了。『他會就走了麼？天呀！』他真的走了，而且老板娘也在哭泣着的走……並聽得她的門也關上了……現在大家各自散去，一路說喊着，談論着，大聲的喊嚷，低聲的耳語。他們人很多呢——幾乎所有住在這一座房子人都在那邊。『但是，老天，這是怎麼的事呢！他爲什麼，爲什麼跑到這邊來呢！』

拉斯科納夫疲倦的臥在沙發上，老是不能瞌睡。他臥了半個多鐘頭，受着痛苦，一種無邊的恐懼的難熬的感觸，他先前從未碰到過的。忽然間一線亮光照進他的房內。拿泰沙拿着一枝燭，一盆湯走進來。她細細地看了看他，知道他睡去了，便把蠟燭放在檯子上，把她拿來的——麵包，一個盆子，一個匙羹——都擺在上邊。

『我可說你自從昨天就沒吃什麼東西。你跑了一天的路，你又在發着熱病地顫抖。』

『拿泰沙……他們爲什麼毆老板娘呀？』

她緊視着他。

『誰打老板娘的？』

『不久……半點鐘前，副督察意尼娜在樓梯上……他爲何那樣兇狠地打她……他爲什麼到這邊來呢？』

拿泰沙仔細瞧着他，沉默地皺着眉，她觀察了好久。他對她的探究的眼光，有點不寧，而且發着驚。

『拿泰沙，你爲什麼不開口？』他最後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囁囁地問着。

『那是血呀！』她極輕的答着，好像只有她自己聽得的。

『血什麼血呀？』他脫口問着，臉色變白了，轉身朝着牆壁。

拿泰沙還是盯住他看，並不開口。

『沒有誰打老板娘呀？』她後來堅決的聲說着。

他看着她，幾乎氣也不能透了。

『我親耳聽見的……我沒有睡……我坐着，』他更顫抖着說：『我聽聆很久了。副督察員來了……大家從各屋裏跑』

到樓梯上來。」

「絕沒有什麼人到這邊來。那是血在你的耳朵喊叫。當血液沒有流去之時，牠就凝結着了，你也就胡思亂想了……你要吃點什麼嗎？」

他沒有答。拿泰沙仍恭敬地對着他，注視他。

「把我拿點水喝……拿泰沙。」

她下樓去，拿了一瓷罐水上來。他記得只啣了一點點冷水，並蘸點在他的項頸上。接着就又忘懷一切了。

第三章

雖然他在病中，可是他並不完全喪失知覺；他是在一種熟病的情形下，有時昏眩，有時略略神清些。他以後憶着了些了，有時彷彿有許多人環繞着他；他們想帶他到別的處所去，這他有好些的辯論。以後便讓他獨自在房中；他們都有點畏他，都跑開了，有時從門縫裏去瞧一瞧他；他們威嚇他，一同計畫着什麼，笑侮，戲弄。他記得拿泰沙時常在牀邊；他還覺出另外有一個人，這人他似乎很熟悉，不過他想不出他是誰，這使他着惱，甚至要哭喊。有時他以爲已躺到了一個月了；有時又彷彿覺得是一天內的某個時間似的。但是那樁事情——那樁事情他倒沒有想起，然而每分鐘他都覺得他所該記得的什麼，只都忘了。他煩惱着，因乏着地想要記起，他哭喊，他懊怒，甚至墜到極難受的恐怖中。他掙扎着想起來跑開，但有人把他攔阻了，他又回復到無能和淡忘的情形中。最後他又回到完全的有意識的狀態了。

這事在上午十點鐘遇到的。在明爽的一天，日光在那時射進，右邊牆和靠近門的房角上都照亮。拿泰沙立在他旁邊，還有另外一個人，一個陌生人，他很詳細地看着他。他是一個青年，帶點鬚鬚，穿一件端正的短襖，看去像是一個僕役。老板娘在開着的門口向內偷窺。拉斯科納夫坐着了。

「他是誰，拿泰沙？」他指着那青年問着。

「我說，他又清楚了！」她說。

「他已回復了，」那人應了聲。

當他已是回復了神志，老板娘便把門帶上去了。她總是膽怯，怕講，或論究。她有四十歲年紀了，並不難看，肥滿壯健，烏溜的眼睛和黑眉毛，因為胖而多懶性情也和平，而且怕羞的很。

「你……是誰呀？」他向那人問着。但是那時門已開了，倫肯彎着腰進來，因為他的身體高得很。

「怎麼這樣小的一間！」他口喊着，「我總是撞着了頭。這叫作樓房麼？你清明些了，老兄，是不是我聽派卡剛纔告訴我的。」

「他方才甦過來，」拿泰沙說着。

「方才甦過來？」那人也露出一點微笑，應着。

「你是誰？」倫肯忽然問着他道：「我叫富力，請你誨教；我並不叫倫肯，像別人所常稱的，我是叫富力，我是一個大學生，體面人，他是我的朋友，你是誰呢？」

「我是從我們那個商人溼泊那邊來的傭人，我來有事的。」

「請坐吧。」倫肯自己就在棹旁坐下。「你醒了一些，這是很好的，老兄！」他向着拉斯科納夫說道：「前四天內你幾乎沒吃喝什麼。我們一匙一匙喂給你茶。我請諾夫來看你兩回。你憶得諾夫麼？他仔細把你診看過後，說不算嚴重——有什麼邪氣混入你腦袋去了。有點神經不清，飲食不足的緣故，他說你吃的啤酒和紅蘿蔔不充，但是不要緊，就會好的，你就會好的。諾夫是一個上等的醫生，他很有名。哦，我不打擾你。」他又向那人說道：「請你說明你來什麼的，你須知，洛地亞，這是他們第二次從辦事處送來的了；但上次是另外一個人，我和他談過一些話，以前來的是誰？」

「前天吧，我不瞞說，若是先生歡喜，那叫阿里，他也在我們那邊。」

「他比你懂的多了，你說是不是？」

「是的，真的，先生，他比我緊得多。」

「是的，你再說吧。」

「聽命你媽媽的囑託，因着梵爾緹文（我想你聽過他的名字不止一回吧）從我們辦公處送來一筆匯款送給你。」那人向拉斯科納夫說道：「你如果神志清明，我這三十五個盧布交給你，因為羅凡芝受着梵爾緹文（他受你媽媽的囑託）的吩咐，叫他如此辦和以前的情形一樣。你認得他麼先生？」

「是的，我認得……洛維支，」拉斯科納夫夢幻似的答道。

「你聽得了嗎，他認識洛維支。」倫肯喊着：「他是在「神志清明中」！我看你也是一個有識力的人。唔，聽了中聽的話總是令人歡喜的。」

「那就是紳士洛維支，梵爾緹文受着你媽媽的囑咐，她先前曾有一次一樣地憑着他匯給你款子，他這次也不拒付，幾天前送通知給羅凡芝，要他給你三十五個盧布，希望將來有增益呀。」

「那個「希望將來有增益」是你所說的好事的話吧，不過「你的媽媽」說的也不錯。那麼如今你怎麼說呢？他能完全明白麼？」

「那是可以的。只要他在這張小紙上畫個押就得了。」

「他會寫他的姓名的。你把簿子帶來麼？」

「是的，簿子在這兒呢。」

「把簿子交給我。這邊，洛地亞，坐起來吧。我幫着你。拿筆畫上「拉斯科納夫。」這時，老兄，錢於我們真像比糖還甜咧！」

「我不要它！」拉斯科納夫把筆擱開，說道。

「不要！」

「我不畫押。」

「你這鬼不畫押怎麼行？」

「我不要……那錢。」

「不要那錢好，老兄，不要胡說，我作證。請你不要煩惱，這是因他又神經錯亂了。但那在他是很尋常的……你是有判斷

力的，我們把他握住，換句話說，就是把他的手，叫他畫押。在這兒。」

「但是我下次還要來的。」

「無須，無須。我們爲什麼要來擾動你呢？你是一個有識力的人……洛地亞，不要爲難你的客人了，你看他在等候着。」

「他熱心地去握拉斯科納夫的手。」

「算了，我自己來畫！」後者說着，執着筆把他的押簽上了。
差役拿出錢後便走了。

「妙極了！老兄，你覺得餓麼？」

「是的！」拉斯科納夫點點頭。

「有什麼湯麼？」

「有昨天的！」拿泰沙答道，她還站在那裏。

「裏面有蕃薯和小米的好不好？」

「是的。」

「我心還憶着的。湯拿過來，並給我們一點茶水。」

「好的。」

拉斯科納夫非常驚奇，並帶着一些痛心的恐怖，看着這些。他決心安靜地，等着要發生什麼事。「我知道我並非人事不知。這是事實，我相信。」他想着。

兩分鐘後拿泰沙拿着湯來了，說茶就弄好了。此外他還帶來兩只匙，兩個碟，鹽，胡椒，芥粉（吃牛肉用的，）等等。飯菜好久不見有這樣的豐富了。而且布也很清潔。

「拿泰沙，假使白爾斯送兩瓶啤酒給我們，那我們就去喝完它。」

「唔，你倒是一個好手！」拿泰沙已說着，便離開依他的吩咐去做了。

拉斯科納夫還有點異常的注意奇怪地凝視着一切。這時，倫肯在他旁邊沙發上坐下，拉斯科納夫雖已能坐起來，但他還像熊一般地笨把手抱着頸項，而且用右手飼他一匙湯。用口吹着，使湯不至過燙。但湯並不燙。拉斯科納夫口饑地呷了一匙，接着再來二匙。但當倫肯再想喂他，他卻停住了，說他一定要問諾夫醫生可不可以多吃些。

拿泰沙拿着兩瓶啤酒進來。

「你們要喝茶麼？」

「要的。」

「快走出拿泰沙，去拿茶來，茶我們無論如何是可以喝的。但是啤酒送到了！」他坐到自己的椅上，把湯和肉捧着吃起來了，好像他已有三天沒吃過東西似的。

「我一定要對你說，洛地亞，我每天在這兒像如此吃飯，」他口裏塞滿着牛肉，唧噥着，「這全由派卡，你親愛的女小開，她布置的，她愛替我作不論什麼事情。我雖不要，但也不好拒絕。現在拿泰沙茶來了。她是一個懂事的姑娘。拿泰沙，親愛的，你啜點啤酒麼？」

「不要西扯東說吧！」

「那麼，喝一杯茶吧？」

「一杯茶或許能喝。」

「倒下，慢點，我自己來傾吧。坐下來。」

他倒了兩杯，離開飯棹，坐在沙發上。如先前一樣，他左臂執着病人的頭部，扶他起來，一匙一匙喂茶給喝，又時時吹着每匙茶，好像這個次序是對於朋友的痊愈上有着最有功效似的。拉斯科納夫一聲不講，也不堅持什麼，他覺得十分康健，不要扶助也能在沙發上坐起，而且不只可以拿一茶杯或匙羹，甚至於也能四面走走了。但爲某種奇異的，幾乎是一切動物的狡猾，他暫時不用他的力氣，並避說一切，假使可能的，假扮還不能十分運用有效時，同時就要探考到底是爲的什麼。但是他不能壓服他的憎惡心。他啜了數十匙茶後，忽然把頭仰起，把匙子推開了，躺在枕頭上。如今他有實在真正的枕头了，套着清潔

枕套的絨絮枕頭，他也看見而注意着了。

「派卡今天一定要給我們弄些菓子醬，因為爲他弄點菓子茶。」倫肯說着，回到椅子，又舉起湯和啤酒喝了。

「她到什麼地方去爲你們弄菓子？」拿泰沙問着，她伸着五個長手指執住碟子，她從一塊糖盤上啣着茶。

「她會在店裏弄到的，親愛的。你看，洛地亞，在你臥着時，什麼事都會發生。當你那樣不要臉地忽然溜開，不留地址時，我十分的氣惱，決定要把你尋獲罰你一下。當天我就這樣。我是怎樣四去跑去，探聽你的下落呀！你這個住處我忘卻了，我從來一點沒想起過，因爲我不曉得，至於你住的舊地方呢，我只能記起那是在哈付住所的僻處。我老是設法找那個哈付的住屋，那時找到的並不是哈付的，而是白克的。有時人們會如何地把口音都纏錯了！因此我動了火，第二天立刻到人事局去查。哈兩分鐘他們就把你查出來了，你的名字登記在那邊呀。」

「我的名字！」

「我以爲對的，可是有一位軍官苛洛，當我在那邊的時候，他們卻尋不到哩。唔，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了。但我剛一到這兒，我立刻就打聽清楚你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一切的老兄，一切事情我全明白，拿泰沙在這兒會告訴你的。我認識了雷汀和意尼娜，門房和梭米，格里支，（公安局裏的書記官）最後又認識了派卡，這並非泛泛地認識她，拿泰沙在這兒知道的。……」

「他用甜言誘她！」拿泰沙輕說着，並狡猾地微笑了。

「你爲什麼不把糖放點在茶裏，拿泰沙，尼奇？」

「你這個小鬼！」拿泰沙忽然喊着，並格格地笑起來了。「我不是拿泰沙，尼奇，是拍娣。」她笑後，忽然廣說着。

「我把牠抄下。哦，老兄，我且把這長故事縮短一些吧，我在那天本預備到這邊來大大吵一吵的，要把這地方所有一切的惡勢力消滅，但那天派卡勝利了。老兄，我並沒有想到她是這樣……令人愛悅，哈，你以爲怎樣呢？」

拉斯科納夫沒有說話。他只仍是眼釘住他，覺得有些奇怪。

「一切都滿意，真實，面面俱來得！」倫肯並不爲他的默然所截斷，繼續說道：

「啊，那狡猾的狗！」拿泰沙又高聲喊了。這些話使他非常開心。

「老兄，你以前不好好地下手，真是一件憾事。你應當換個方法接近她。她是一個最了不得的人兒，假使我這話說的對。但我們下面談談她的性情吧……你怎樣把事情弄到這樣一個田地，她甚至不爲你開飯了？而且竟畫了那張欠債字據的押。你倒是個瘋子，會去畫那張欠債字據的押，而且會在她的女兒娜麗亞生存的時候，答應了婚姻……但我看那倒是一樁美事呢，我卻是一個笨驢了，原恕我吧。說到愚蠢，你曉得泊萊士並不像你初見時所想的那樣蠢呢？」

「不，拉斯科納夫有神沒氣的應着，眼睛往各處溜，但覺得還是使這談話繼續下去來得好些。

「她並不那樣，是的。」倫肯喊着，從他答話中找到一此喜悅。「但她也並不怎樣乖巧，她的性質，性質上倒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我有時非常受迷，我老實對你說……我想她一定有四十歲了，雖她說是三十六歲，自然只有隨她說。但我必在心理上評斷她，只從抽象的觀點看，在我們兩者間已有了一種符號，一種代數式或者不是那我不明白了，唔，那都是盲說。只因他看你不是是一個體面的大學生，你的教員和衣裳都沒有了，而且因爲女兒又死了，她不必當你是一個親戚了，她便忽然就發起來，你又躲在你的小房中，和她斷了一切以往瓜葛，她便想把你踢出了。她這個念頭早已懷着，但她只是憐惜那負債證據。因你自己向她說等你母親償還她的。」

「我要說那些話我真卑賤……我母親幾乎不能自保了……我還要誑說去保留我的巢穴……弄盤飯吃，」拉斯科納夫宏亮地清晰地喊着。

「是的，你做的很好的。不過最壞的是在這兒乞洛夫出來了，他是一個做事的。派卡本來絕想不到會獨立做出什麼事體的，她太畏縮了，但是做事人可絕不會畏縮的，開始他就問一句話，「這欠據有什麼希望弄回錢呢？」答語是有的，因他有母親，她即使自己挨餓，也願把她的一百二十五個撫卹金來救她的洛地亞的，還有一個妹子，也願爲他而做一些幫助的。這是她所渴望的……你爲什麼驚奇如今你的事情的全部我全明白，老兄——當你是派卡的未來的夫塔的時候，你對她那樣忠懇，不是白化的，我以朋友的地位敢來講這話……但我對你說是如何一回事，一個誠樸能幹的人是忠懇的，一個辦事者卻會聽着把你吃了。唔，於是她當作付這個乞洛夫的錢便把欠債憑執交給他了，他便不假思索地當作正式的索欠了。當

我聽見這一切的時候，我想去責備他，以表明我的內心，但是那時我正和派卡之間和諧的混着，我只得把這個事丟下，要你去還錢。我爲你作保，老兄。你明白吧？我們找乞洛夫，塞給他十個盧布，由他手裏把欠債憑據拿了回來，在這兒我很高興把他交你。她現在相信你的話了。這兒，拿去吧，我把牠撕破了罷。」

倫肯把字據置在桌上。拉斯科納夫瞧他，就一語不發面向着牆。這使倫肯也感到一些痛刺。

「我以爲，老兄！他停一停說道：『我又做了一回呆子了。我想用閒談來使你解悶，但我只不過是使你氣惱而已。』」

「在我神昏亂時候，原來就是你，我不曉得麼？」拉斯科納夫停了一下，並不轉過頭來問着。

「是的，你於是大發震怒，尤其當我有一天把哈夫帶來的辰光。」

「哈夫書記官麼？爲的何事？」拉斯科納夫立即轉頭，釘着倫肯看。

「你是爲什麼……你惱着的什麼？他是想認識你，因我對他談了許多你的話……除了從他那邊，我還能探得這許多

事嗎？他是一個好人，老兄，第一的……自然，是從他那方面看起來的。現在我們是做朋友了——彼此天天會面咧。我遷到這兒來了，你明白。我剛搬來的。我曾有幾次和他一同到露意士那邊去。你還想得露意士麼？」

「我在神志不清時說了什麼沒有？」

「有的了，那是你精神錯亂的緣故。」

「我亂說些什麼過？」

「這有什麼好問呢？你亂講了些什麼？大家都愛亂說的……唔，老兄，現在我不能再多耗時間了。我要去辦事。」他從棹旁起來，抓起他的小帽。

「我亂說些什麼？」

「他怎麼追究你畏懼露出什麼秘密是不是？不要自尋苦惱吧；你並沒有說一句關於一個伯爵夫人的話。但是你說了許多什麼惡狗，耳環，鏈條，並關於洛夫司，磯島，和什麼門房，和雷汀及副督察意尼娜的話。另外一件東西對於你更感到興趣，就是你的襪子。你伴哀哭道：『給還我的襪子。』梭米在你屋子裏到處找尋你的襪子，他用戴戒指的手把你的破布給你。這

時你才稍稍安靜，此後一天之內你把那些沒用的物事握在手裏；我們不能從你手裏拿去。這些大約都在你的棉被底下的地方。以後你又那麼可憐地喊着要你的褲邊緣。我們設法着去找，可是我們找不出什麼邊。現在我們談正經吧！這是三十五個盧布我拿十個，一兩小時內再要給你一個賬目。同時我也要通知諾夫，他似早就應當到這邊來，因為已經快十二點了。拿泰沙，我不在這兒時，你要常進來瞧瞧，侍候他要喝要別的什麼。我要告訴派卡，我自己要點什麼。再會吧！

「他叫她派卡嗎？他實是一個莫測高深的人。」當他出去時，拿泰沙咕嚕着；於是她推開門，立着聽，但又不覺跟着跑下了樓。她很關心地想聽他向老板娘說些什麼。她顯然給倫肯所迷惑了。

她一離開房，那病人就把被鋪用開，跳下了床，如同瘋子一樣。他劇烈的抽搐的心急，好待他們走開，動手做自己的事。但是做些什麼呢？如今事情好像故意的都避開了。

「老天，只求你對我講一樁事吧！他們到如今是否知道那樁事？如果他們知道，在我臥着的時候，只是佯裝着，戲侮我，以後他們又來對我說，那末這事若早就發現了，他們只是……我如今如何好呢？這件事我又忘了，好像與我為難似的，立刻就忘了，一分鐘前我尚憶起的。」

他站在房的中央，在可憐的昏惑中四周凝望；他走到門口前，開着門，諦聽着；但這並非他們想幹的。忽然，他好像想起什麼事兒似的，他跑到那洞中塞着紙的牆壁去，開始察看着，把手伸入洞中去，摸索着——但那又不是的。他走火爐那面去，在灰灰裏尋找，他的褲邊緣和從他衣袋上割去的破布仍安放那裏，正如他放的時候一樣。可見是沒有人看過了。於是他又記起倫肯剛才說的什麼襪子。是的，他放在沙發的棉被下面。但已蒙弄上灰塵和醜醜，梭米在那上面看不見什麼的。

「呀，梭米公安局！我為什麼傳到公安局去傳票在那兒呀！我昏亂了！這是那時。那時我還看着襪子，但是如今……如今我病了。但是梭米來做什麼的？倫肯為什麼把他帶這來呢？」他喃喃自語着，又絕望地躺在沙發上。「這有什麼意義呢？我還是神志不清還是這是真實呢？我信這是真實的……哦，我想，我決得逃遁！要快快逃跑。是的，我一定要快逃！是的……但是逃那裏去呢？我的衣服放在那裏呢？又不見鞋。他們把那些東西都拿去了！他們把那些東西都暗藏起來了！我知道了，這是我的衣服——他們太疏忽了！鑰是放在這桌上，謝謝天，這是欠債憑據……我得拿了錢走開，另賃一個住宅。他們尋不着的。」

……是的，但是人事局呢？他們會曉得的，倫肯也會找得的。那還是逃跑好……逃遠處……美洲去，讓他們怎樣擺布吧！而且把欠債字據帶去……到那裏有用處的……我還要拿點別的什麼呢？他們以為我是害病想不到我會高飛遠走哩，哈——哈——哈！我從他們眼睛中看已看出他們一切都曉得了！只要我能够走下樓，但是他們假如在門口站着衛門者——巡警，又怎樣好呢？這是什麼呀，茶呵，這裏還剩有半瓶啤酒哩，冷的！」

他拿起酒瓶，那瓶還有一杯左右的酒，他瘋狂嗜地一口氣喝了，好像把胸中的火氣澆熄了似的。但過一分鐘後，酒勁往頭上衝了，一陣微弱的愉快的顫抖從背骨流下去。他躺下，把棉被蓋着身體。他的不完全的不接連的思想變得更加不連連了，不久酣然的沈眠上來了。他得着一陣舒服，把頭靠着枕頭，把那替代破大衣的柔棉被緊緊地裹在身上，輕微地舒了口氣，恰到好處的深入酣睡中了。

他忽然聽見有人進來，又驚醒了。他睜着眼睛，看見倫肯在門口立着，踟躕着不想進來。拉斯科納夫立即由沙發上坐起，呆視着他，好像要想起了什麼事情般的。

「哦，你沒有入睡！我在這兒拿泰沙，你把包裹帶來！」倫肯向樓梯上喊着，「我現在就向你報銷賬目。」

「現在什麼時候了？」拉斯科納夫，不安地四圍望着並問道。

「是的，你睡了一覺。老兄，已將天黑了，就快六點了。你睡了六點多鐘了。」

「老天！我睡了六點多鐘頭了麼？」

「怎麼不是呢？這於你有益呀。你急什麼？有什麼約，對不對？我們並沒離開過，我等待你三點鐘了；我上來兩次了，你都在酣睡。我去見諾夫兩次都不在，空跑了，你試想想看！但不打緊，他就會來的。我現在要去幹自己的事。你知道我今天在遷家，和我叔父住在一起。現在我和一個叔父同住了。但不要緊，我們回過來講吧。把包裹拿過來，拿泰沙。我們打牠開了。你現在覺得如何老兄？」

「我十分好，我沒有病啊。倫肯，你在這邊很久了把？」

「我對你說，我已等了三點鐘。」

「不是以前。」

「什麼意義？」

「你到這邊有好久了？」

「什麼，我今天上午對你說了，你又忘記了麼？」

拉斯科納夫深思着。上午在他看似一場大夢。他自己已記不清楚，只是探問似地看着倫肯。

「哼！倫肯說，『他倒忘了。那時我想你神志並不好。如今你因睡覺好些了……真的你看去是好些了。第一的！唔，談正事吧。看這邊，老兄。』」

他開始解開包裹，這使他感到興趣。

「信我，老兄，這特別是我內心的事。我們一定要使你弄的像個樣。我們從頭上說起吧。你見了這頂小帽麼？」他說着，從包中拿出一頂很好，但也不貴的尋常小帽。『給我戴戴看。』

「那末，以後呢？」拉斯科納夫催說着，使勁搖着手不要。

「好，洛地亞朋友，不要慌，以後就太遲了；我全夜都不要睡，因為我沒有量過，猜度着買的。恰好！他得意地說着，把帽安上他頭，『恰恰合你的頭！一個適合的帽是服裝上的第一件，而且就牠那方面講也是一種介紹。我的一個朋友脫耳斯，他到不論什麼公共場所，別人戴着禮帽或使帽的辰光，他總是牽強地把他的蛋糕盆去下。大家以為他是由於奴性的恭敬才那樣做，但只是因為他怕露出他的鳥窠；他是一個極怕羞的脚色！你看，拿泰沙，這裏有兩種帽樣：要這個拍斯——他從屋角把拉斯科納夫的破舊帽拿來，不知爲什麼，他叫它作拍斯——是否要這個賣物猜一猜什麼價錢，洛地亞，你猜我要化多少錢，拿泰沙？』他看拉斯科納夫不響，便向她說了。

「二十個戈壁，我想不能再多了。」拿泰沙答着。

「二十個戈壁，你倒會說！」他啞氣的喊着。『如今你要費八十個戈壁更多的錢呀！這是因爲破了才去賣的。我買的是爲戴破了，明年他們再來換你一頂。是的，如此的現在我們來瞧瞧美國吧，他們在學校裏常如此叫。我向你說，我很歡喜這條

短褲，他向拉斯科納夫展開一條淡灰羊毛作的輕薄的涼褲。『沒有破洞，也沒有斑點，十分漂亮的，雖然有一點點壞了；如加上一件背心，卻頂刮刮了。而且壞了倒是一種改進，比較柔軟些，光滑些……你瞧，洛地亞，我想，世界上生活最需要的事就是要隨着季節；如在正月你不要龍鬚菜，那把你你的錢放進衣袋裏，這回的購買正和那一樣呢。現在是夏季了，所以我買了夏天的物事——秋天便要較暖些的了，那你就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擱置了……原因是爲的到那時候，牠們如不由於你的較高的奢侈標準而被棄置，也要由於牠們的不相稱而毀掉。好，你猜猜牠們的價錢吧！你說要多少？兩個盧布加二十五個戈璧且須牢記這個條件：你如把它穿壞了，你還可以再不化錢地弄一條。在維邪夫那邊，他們就是照這個常例買賣的；你如一回買了一件，那你一生就滿足了；因你再不願往那邊去的。如今再說鞋子，你以爲如何？你看，是有些破了，但是牠們要維持兩個月的，因爲是來路貨，外國皮革，英國公使館的祕書上星期出賣的——他只有穿了六天，但是他因十分缺現錢，貨價——一個半盧布，真是價廉物美呢！』

『也許不合腳的吧，』拿泰沙說着。

『不合腳你看，』他把拉斯科納夫的挺硬的沾着泥沙的舊破鞋子，從衣袋裏拿出來。『我不是空手而去的——牠們是照着這個大小尺寸的。我們非常賣氣力呢。至於你的襯衫呢，你的老板娘瞧過了。這兒，是三套汗衫，縫製的，胸部織的很時式……那末，便帽八十個戈璧，短褲兩個盧布加二十五個戈璧——一共三個盧布五個戈璧——鞋子一個半盧布——因爲鞋很講究，你瞧——這是四個盧布五十五個戈璧，襯衣五個盧布——都一同買的——這共是九個盧布五十五個戈璧。四十五個戈璧換了錢幣，你拿到了沒？那末，洛地亞，把你弄端整了一套完全簇新的服裝了，因爲你的外衣還可以用，甚且有牠自己的特色。那是在荷耳那邊買衣服時買來的，你的襪和別的什麼，我讓你親自去購買吧；我們還餘着二十五個盧布。至於派卡以及付房飯費，你不必多心。我說過她什麼都相信你的。那麼如今，老兄，讓我來給你來換內衣，我將說，你的病將和你的舊汗衫一起脫除了。』

『不必多管，我不要換，』拉斯科納夫搖着手叫他走。他憎惡地聽着倫肯這些表示他的購買的興趣和盡力。

『好，老兄，不要說我叫我白跑一趟了！』倫肯再三地說着，『拿泰沙莫要怕羞，來幫幫忙——正好！』不願拉斯科納夫

的不願，他把他的內衣換上。他倒在枕邊，有好久不響。

『我要再穿好久才把它脫去哩！』他想着。『那全是用什麼錢買的呢？』他未了問着，面朝着牆。

『錢嗎？自然是你自己的，僕人從洛維之那邊拿來的，你母親寄來的，你也把它忘了麼？』

『我如今記着了！』拉斯科納夫經過長久的憤懣的默然後說着。倫肯看着他，皺着眉毛地不安心。那門開了，一個魁梧的人進來了，他的外表在拉斯科納夫看去是很順眼的。

『諾夫！你畢竟是來了！』倫肯歡然的喊着。

第四章

諾夫是一個身軀臃腫的人，臉孔堆垛，卻剃得光光的，頭髮如麻一般的直。他戴着一副眼鏡，他的母指套着一個大戒子。他的年紀是二十七歲。穿着一襲青灰色的講究的便衣，便夏褲，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很輕靈，時式，整齊，清潔；他的內衣是很華貴的，他的錶鍊是沈重的。他那穩重而帶着漠然的，同時又像瀟灑的舉止中常想遮蓋着他的自負，但卻仍不時顯露着。他所有的朋友都看他有點厭人，但說他做他那種事情倒還不錯。

『今天我到貴宅來兩次了，老兄。你瞧，我已漸漸恢復意志了！』倫肯喊着。

『我瞧，我瞧我們如今覺得怎樣呀！』諾夫向拉斯科納夫說着，仔細地看着他，並在沙發旁邊坐下了，他總是把自己先弄得舒適的。

『他的精神還不見好！』倫肯續說着。我們方才把他的內衣換了，他不高興。

『那是當然的事，他不願意，你們就可以稍緩一下……他的脈息非常的好，你的頭還覺疼麼？』

『我是好了，我完全好了！』拉斯科納夫受了刺激地決絕地聲說着。他在沙發上坐了起來，以尖利的眼光射着大眾，但不久又躺在枕邊面朝着牆。諾夫留心地瞧着他。

『很好了……已轉入佳境！』他慢吞吞地說。『他吃些什麼沒有？』

他們答了他，並問他可吃些什麼。

「他什麼都可以進……湯茶……自然菌和黃瓜你們切不要給他吃；他最好也不吃肉，此外……但是那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倫肯和他呆呆地互看着。「不必再吃藥或別的東西，我明天再來診他，也許今天……但沒關係……」

「明天晚上我要帶他出去蘇散蘇散！」倫肯說道。「我們到于氏花園去，再到碧瑩館去。」

「明天我不再去打擾他，但我不明白……稍稍，也許可能……我們看着吧。」

「哦，多麼麻煩！今夜我要去宴客，喬遷之喜，離這邊只有一點路。他不知能去麼？他可以在沙發上好好臥着。你總要去的吧？」倫肯向諾夫說着，「不要忘了，你要光降的。」

「好的，不過來的稍遲。你在那邊設備些什麼？」

「哦，沒有什麼的——清茶，淡酒，鹹白魚。還有一只肉饅頭……都是自己朋友們。」

「那些人？」

「都是這邊的鄰人，除了我的老叔父外，差不多全是新交，他也可說是新的——他昨天纔到佩德堡爲他自己的——一點事。我們在五年只晤見過一次。」

「他是做什麼的？」

「他老是安穩地做郵政分局局長，弄到一點退老費。他已六十五歲了——沒有什麼作爲了……但我很歡喜他。派弗里——這邊的調查部部长……他，你是認識的。」

「他也是你的親眷嗎？」

「葭莘之親。你爲什麼皺着眉毛呢？你們雖鬧翻了一回，你就不願去了？」

「我毫無關係！」

「那好極了。唔，此外幾個大學生，一位教員，一位書記官，一位音樂家，一位軍官和梭米。」

「請你們對我說，你他都好！」——諾夫向着拉斯科納夫點着頭——「這位梭米是什麼關係呢？」

「呵，你這出奇的紳士道義！你受道義的支配，好像受彈簧的拘束般的；你不敢獨立地改變。只要一個人好就是，這是我所認為唯一的理由。梭米他是一個令人喜悅的人兒。」

「即使他貪賂受賄。」

「唔，他受這有什麼關係？他果真受賄，我不好去管！」倫肯帶一種暴發的說喊道：「我並不讚許他受賄。我只說他自己那方面是一個不好人，但如果要求全責備的話——那世上還有許多全人麼？我信我自己……或者連你也算，簡直不值一株培葱。」

「那太不值了；我給你兩株吧。」

「我只許給一株。你不要說玩笑了！梭米還是一個孩童呢，我能够拉他的髮，人們必須招引他，不必抗拒他。你抗拒人，是不能叫他改好的，特別是少年。對一個少年就應特別當心。你們這些上流的好人呵！你們不大清楚。你把別人壓在底下，就是害自己……但你如真知道，我們確有些關係。」

「是什麼關係？」

「那是為的一個房屋漆匠的事體……我們要把他由紊亂的情況中拯救出來。不過此刻實已沒什麼可怕的事情。全是自然弄明白的。我們只是加蒸汽罷了。」

「漆匠？」

「什麼，這事情我沒對你說麼？那時我只對你說了謀害老嫗當主事情的第一節。唔，漆匠被牽連到這案子來了……」

「哦，我以前聽到過那樁謀殺案頗感趣兒……一部……是因爲一個原因……我在報紙上也瞧見……」

「威里也被暗害呢！」拿泰沙忽然向拉斯科納夫竄說着。她老是站在房門旁諦聽。

「威里！」拉斯科納夫唧噥着。

「威里，她賣舊衣服的，你不認得她麼？她常到這邊來。他替你綴過一件汗衫呀。」

拉斯科納夫轉身朝着牆，他從污損的黃紙中取出一朵不好看的，褐色條紋的花來，仔細看上面有多少花瓣，花瓣上有

多少皺邊，有多少紋痕。他覺得自己的手和腳都像被割去了一般的麻木。他毫不想動，只是死瞪着花。

「那末，漆匠怎麼樣的呢？」諾夫用話弄斷拿泰沙的多講，顯然有點不高興。她嘆着氣，不再作聲。

「他被控告是謀殺犯。」倫肯熱切地續說道。

「那麼有什麼確證麼？」

「是的，證據確證卻沒有，這是我們多可證明的。這正像起初他們選定那些東西——可咳和樸士脫——一樣。這案子弄得如此地尷尬呵，牠使人難過，雖說於自己無關。樸士脫今晚他也許要來……喂，洛地亞，你已聽見了這案子了，那是在你病了之前，當你在公安局聽着他們談起這案而昏了的第一天發生的。」

諾夫好奇地看着拉斯科納夫，他仍沒有動。

「但，倫肯，我對你很奇怪。你總是好多管閒事的。」諾夫說道。

「也許是的，但我們無論怎樣要營救他的。」倫肯手敲棹子的喊着，「最令人惱的不是他們的說謊——人可以原諒說謊的——說謊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為由牠可求得實情——使人可惱的是他們說謊，而且相信他們自己的謊言……我尊重派弗里，但……初時什麼把他們誘惑了的呢？門是上鎖的，然而他們同門房一同回來時，門已開了。因此斷論可咳和樸士脫是兇犯——這就是他們的論點。」

「但是你不要發怒了，他們只是把他們暫時拘起來，他們不能不如此辦……而且，我遇見過可咳這人。他常從老嫗那邊買斷當的典物呢？」

「不錯，他是個拐子。他還大批收買無用的債票。他是做那些職業的。但他，我們說多了！你知道什麼使我發怒麼？就是他使人討厭的污穢的石化的例……這樁案子可當爲介紹新法的意義的。只從心理學的論點上看就可明白怎樣找那真正罪犯的蹤跡。「我們有的事實」，他們說。但事實並不是這一切——至少事情的一半沒看你怎么解釋那些事實。」

「那末，你能解釋那事實麼？」

「無論如何，人總有感覺的，怎能禁人不開口，覺得他也許可以援救，只要……哼！你明白這案子的詳細情形不會？」

「我等候聽漆匠的事情哩。」

「呵，是的！這事經過是這樣的。在謀殺後第三天早晨，其時他們還拘留着可咳和模士脫——雖他們已剖辨他們所走的各個行動，而且事情是非常明顯的——一樁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叫做手青的漢子，他在那住宅對面開一舖酒店，把一個裝着幾個金耳環的首飾盒子送到公安局去，並說了一派荒唐的話。「前天約八點之後」——請留心時間——一個漆匠尼拉，他那天已來見過我，那時又把這盒金耳環和寶玉等給我，叫我給他兩個盧布。我問他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他說是在街道上拾着的。我也沒再問他什麼。」這是手青講的事。「我給他一張紙票。」——是一個盧布——「因為我想他如果不當給我，便要當別人，結果不是一樣——他要把他拿來喝酒的，所以那東西在我這邊比較好些。你藏的緊發見的也愈快，假使任何事情發生了，如聽見了什麼風聲，我便把他送給警察。」當然，那全是謊話；他說說如馬一樣，因為我認得手青這人，他是一個當主也兼收贖物者，他並非爲要把那值三十塊盧布的飾物交給警察，而由尼拉手中獲得。他就有點怕。但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再說手青的故事吧。「我從孩子時就認識這個蠻漢尼拉，他是從我同省塞克縣來的，我們都是魯省人。尼拉雖並不是一個酒鬼，但他能喝，我知道他在那家有工作，和脫里一同忙着油漆，脫里也從同一的鄉間出來的。他才得到盧布，就把牠喝了兩杯酒，拿着銅錢走了。但那時我沒有見脫里和他一起。第二天我聽到有人用利斧謀殺了阿里那伊夫，諾和她妹威里。我也認識她倆，我立即對於耳環覺的懷疑，因為知道這被害者是要抵押物而借錢的。我就走那家去，不聲不響細心的查問着。我先問：「尼拉在這邊麼？」脫里說他喝酒開心去了；他在天亮時才醉着回來，在屋裏停了十分鐘左右，又出去了。脫里就沒再見他，他一個人把那工作做完。他們的工場和謀殺是在同一個樓梯上，二層樓。當我聽到這一切話，我仍一語不發。」——這是手青講的情形——「但我已探出關於這樁謀殺的事了，回家去我覺得懷疑。今天早上八時」——這是第三天，你知道——「我看見尼拉進來了，沒醒啦，但也並不怎麼很醉——他懂得我所說的話。他在長凳上坐着，一言不發。那時只有一個客人在店櫃內，和一個我熟人在長凳上睡熟了，以及我們的兩個招待。「你看見脫里麼？」我說。「不，我沒有看見過。」他說。「你也沒到這邊來麼？」「前天以後就沒有來過了。」他說。「昨夜你睡在那裏？」「和派士、苛洛等人們一起。」「你的那些耳環什麼地方來的？」我問。「我在街道上拾到的。」他說。這話時有點異樣；他並不向我看。」就在那天

晚上，那個辰光，同在一个樓梯上，你聽見有什麼事情沒有？」我說。「沒見！」他說。「沒有聽見！」他聽着的時候，他的眼睛始終直瞪着，臉色也變得如白粉筆一樣。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他，他抓帽子站起來了。我想把他留住。「等一等吧，尼拉！我說，「你不喝一杯麼？」我向招待弄個手勢，叫他們看住門，我從賬檯後面出來時，他忽的跑出去了，朝着街道向轉灣處逃了。自此以後我就沒有遇見他了。我的懷疑總算不錯——原來就是他幹的好事，沒有再清楚的了……」

「我想是的，」諾夫說。

「等一等以後，自然他們全在找尼拉；他們把丟肯拘着，檢搜他的屋子；脫里也捕了；等洛奇等人也被搜查了。前天他們在城裏一家酒店裏把尼拉捕着了。他到那裏去，把項頸上的銀十字架拿去買酒喝。他們給他了。不多辰光，店婦往牛欄去，從竊隙瞧見他在馬房附近，用腰繩在屋棟上打了一個活套，站在一塊木頭上把他的頭套進去。店婦狂喊着，人們跑進來了。「你怎麼這個樣子！」把我送。」他說。「送到某某公安局去，我要把一切事情都招供了。」呵，他們就差一個相當的護解的人，把他送到那個公安局——就是近這邊的。因此他們問他許多話，如多少年紀，「二十二歲，」等等。對於這個問，「我是在什麼時候和脫里一同工作，在某某時候你遇見誰在樓梯上沒有？」——答話：「有人走着的，但是我並沒有留心他們。」「你聽見什麼聲音，喧鬧，等等不會？」「我們不會聽見什麼特別的聲響。」尼拉，你聽說在那同一天內有一個寡婦和她的妹妹被謀殺，被搶了不會？」「那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才在前天第一次聽見牙夫支說的。」「你在什麼地方發見耳環的？」「我在街道上發見的。」「那一天你為什麼不和脫里一同去工作呢？」「我喝了酒啦。」「你在什麼地方喝的酒？」「呵，在某某店裏。」「你為什麼從丟肯那裏逃跑了？」「因我怕煞了。」「你怕什麼呢？」「怕我被告發。」「你如果沒有犯法，你怕什麼呢？」喂，諾夫，他也許不信我的，但那句問話確是用那些字眼問的。我確知道，因為有人真確地向我傳述過你對於那有什麼說呢？」

「唔，無論怎樣，總有證據的。」

「我此刻不是講證據，我是講的那句問話，講他們自己的意見。唔，因此他們就再三壓迫他說，他供道：「那我並不是在街道上發見的，乃是在我和脫里一同油漆的那層樓房裏發見的。」「如何的呢？」「脫里和我在那裏油漆一個全天，我們

「正想走，脫里拿一個粉刷，塗着我的臉，他跑，我跟，我緊緊追迫他，喊着，在樓梯下面，我趕時，恰遇見門房和幾位先生們——是幾位先生，我可不記得了。門房辱罵我，其他一個門房也在罵，門房的妻出來，也罵我們，還有一位先生和太太走到門口，他也辱罵我們，因為脫里和我正橫攔着路，躺在地上。我握着脫里的髮，把他拉倒打着他。脫里也把我的髮握着打我。但我們不是真地毆打，是一種玩兒的戲耍。於是脫里逃了，跑到街上去，我追着他，但我沒有追上，獨個回到那屋裏，我必須把我的工具收拾好了。我開始把器具放在一起，等脫里來，然而在走道上，在門邊壁角，我踏到了匣子。我見他是紙包着的。我把紙扯去，看見幾個鈎，把鈎甩去，匣內是耳環等……」

「在門後麼？丟在門後麼？在門後麼？」拉斯科納夫忽然喊着，露着出神的恐懼神情，凝視着倫肯，他緩緩地坐在沙發上，手托着頭。

「是的……什麼？什麼事情？什麼說錯了？」倫肯也從座位上驚起了來。

「沒有什麼，」拉斯科納夫低聲答着，又轉身朝牆，一切都靜寂了一下。

「他定是從夢中醒過來了，」倫肯末後說着，詢問似地瞧着諾夫。諾夫輕輕搖了搖頭。

「唔，講下去吧，」諾夫說，「以後怎樣呢？」

「以後怎樣呢？他一見耳環，便把脫里和一切器具全丟了，抓起小帽，跑到丟肯那邊去，我們知道他從他那邊當到了一個盧布。他謊說他在街道上拾得的，就喝酒去了。他常是反覆說他關於謀殺的話：「那事我一點也不明白，一直到前天才聽說。」「你爲什麼到現在才到警察這邊來呢？」「我怕呆了。」「你爲何要上吊呢？」「由於焦急。」「焦急什麼？」「焦急被控。」唔，這就是全部的經過。如今你猜想他們怎樣去由這個故事去下斷？」

「什麼？我沒有猜想。有馬跡，實際又是如此，有事實，你能把你的漆匠救出了麼？」

「如今他們一口咬定他是兇手，他們一點沒疑心別的。」

「那是胡鬧，你太過分了，但耳環怎樣呢？你須得承認，假使耳環就在同一天同一時候從老嫗的匣子裏到尼拉的手中，那一定有什麼方法到他手中的。這點在這一樁案上就很重要了。」

「怎樣會到他手中呢？怎樣會到他手中呢？」倫肯喊道，「你是醫生，你的責任是探討人，你比別的人更多機會研究人的性質，你怎樣能在這整個事件中瞧不出這個人的品質呢？你不能看出在他審訊時所答的話全是真的實情麼？耳環正像他所對我們說那樣地到他掌中了——他踏着盒子，就把牠拾起。」

「真的實情，但他不已承認他其始說一個謊麼？」

「聽我，注意聽我講。門房和可咳和樸士脫以及別一個門房和第一個門房的妻以及在門房屋裏坐着的婦人和克柳夫那人，他那時剛從馬車上跳下來，牽着夫人走進門口，共有八九個證人，承認尼拉把脫里按在地上，伏在他身上打他，同時脫里緊握住他的髮，還打着。他們正攔着路躺着，把走道攔着。四周全在罵他們，那時他們「像孩子般」（那些證人親口說的）彼此按壓着，吼着，打着，帶着奇怪的面孔大笑着，彼此趕着同孩子一樣，他們跑到街道上去了。現在須極注意的，樓上死屍還暖的，你知道，他們發見時還是暖的，假使他們，也許尼拉一人，把她們害了，把箱櫃弄開，或者只是搶物，許我問你一句：他們的心理，他們在大門口的號叫，大笑，和孩子般的毆扭，和斧頭，流血，兇惡的狡詐與搶劫的情形適合麼？他們才把她們害了，不到十幾分鐘，因屍體還暖，就把房門開了，曉得人們就要往那邊去，立刻把賊物棄了，像小孩般往四下竄，做着怪狀引起過路人的注意，而且有十幾位證人對這事會發誓作證哩！」

「當然這很怪是的，這是絕不能的，然而……」

「老兄，不要轉接問了。假使耳環在謀殺那同天同時在尼拉手中發見這事上，造成有害於他的一件重要的鐵證——雖他的解釋已經說明理由了，因此並不是講十分地有害於他——我們須得把那些證明他無罪的事實研究研究，尤其是因那些事實是鐵一般的事實。從我們法律上觀點看來，你以為他們要承認，或他們能承認這事實——只靠着心理上的不可能性——不能辯駁，且肯定地把原告鐵證毀了麼？不，他們不會招供的，他們決不的，因他們發見了首飾匣，以及人要上吊，「他如果不犯罪，他決不會那樣做的。」就是這層，就使我要憤怒，你須要清楚！」

「呵，我看你惱了等一等。我忘了問你，有什麼證據，說那匣子是老嫗那邊來的？」

「那已經證實了。」倫肯眉毛一皺，似乎不快地說道。「可咳認得那個首飾匣子，說出故主的姓字，故主確定證明是他

的。」

「那壞了。如今其他一點。在可咳和樸士脫初走上樓時，有人看見尼拉嗎，關於這點沒有證明麼？」

「沒人瞧見他！」倫肯憤憤地答着。「那更壞了。就連可咳和樸士脫上樓時，也沒有人注意他們，不過的，確的，他們的證明是不能算可靠的。他們說他們看房門在開着，其中定有人在工作，但是他們並沒十分考察，記不清其中真正是否有人在工作。」

「哼！……那麼辯駁的唯一證據就是他們自己毆打笑玩了。這是一個有力的推測，但是……你自己怎樣解釋這些事實呢？」

「我怎樣解釋？有什麼要解釋這是明白的。無論如何我解釋的理路是清楚的，首飾匣就是指示出來了。真正的兇犯把那些耳環丟了。當可咳和樸士脫打門時，兇手鎖在樓上房裏。可咳這笨伯，不留在門外等着，因此兇手竄出也往下跑了，因為他別無途徑可逃。當尼拉和脫里剛從屋裏跑出的時候，兇手就在那屋裏避過可咳、樸士脫和門房。他在門房和別的人上樓的時候，留在那邊，等到他們聽不見的時候，於是溜下了樓，正在那時，脫里和尼拉跑到街道上去，因此門口一個人也沒有，或者被人看見了，但沒被人注意。因那邊出進的有許多人。他定在門後邊立着的時候，把耳環從他的衣袋裏丟了，而且他並沒有注意他把牠們丟了，因為他要想着另外的事情。首飾匣就是一個明顯證據，證明他曾立在那邊……我就是如此解釋。」

「你太聰慧了，不對，老兄，你太聰慧了。那算聰慧到頂點了！」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一切事情恰湊的太好了……那也太格奇怪了。」

「噫——噫——倫肯正在喊，但那時門正開了，一個人跑了進來，他對於所有在屋的人都是陌生的。」

第五章

這是一位不很年青的紳士，具有一種強毅威嚴的外貌，和一副謹慎而乖戾的顏面。他突然地在門口停着，帶着憎厭而

坦然的驚愕向四面一瞧，好像問着自己到什麼地方來了似的。他不信並驚異地觀察着拉斯科納夫的矮狹的『小房』。好像辱沒了他的體面似的，他並露出同樣的驚愕注視着拉斯科納夫，他沒有解衣，沒有剃臉，也沒有洗臉，騎在他的壞而污的沙發上，呆呆地瞪着他。他並同樣的謹慎，仔細注視着倫肯的不理髮沒修臉的古怪樣子，他鹵莽地質問地直瞪着他，也不從座位上起來。一陣不自然的沉默維持了兩分鐘，可以預料的，才改換一幕了。這位紳士也許從某種很着實的符號上想來威脅他們，但在這問『小房』中什麼也沒有的，他就有些柔和了，雖然看去有些嚴肅，卻有禮地鄭重說着他的問話，他向諾夫說道：

『拉斯科納夫，一個大學生，也許以前是一個大學生嗎？』

諾夫微細地一動，如果倫肯沒有先答，他就會去答話的。

『他在這沙發上臥着，你有何貴幹？』

這句普通的『你有何貴幹』似乎使這位神氣的紳士立不住了。他正想對着倫肯，但終於制止自己，又轉向諾夫。

『這是拉斯科納夫！』諾夫吶吶地答着，並向他點頭。於是他伸了一個懶欠，大張着口唇。於是他懶懶地把手放到背心衣袋裏，把一個大的帶圓殼的金錶拿出來，看一看，同樣地又緩緩地把他放回去。

拉斯科納夫自己仰臥着沒說話，雖說不很理會，卻呆呆地隨着這位生客。現在他的臉由紙上的奇花轉過來，臉色蒼白得很，露着一種憔悴的神色，好像被施過厲害的手術，或剛從迫詢的刑具上放下來似的。但這新客漸漸引起了他的注意，奇怪，猜疑，甚至於受嚇。當諾夫說『這是拉斯科納夫』的時候，他立刻跳起來，坐在沙發上，用一種挑戰的但無力而顫抖的聲音，慢慢地說道：

『是的，我就是拉斯科納夫！你有何貴幹？』

客人細細注視他，緩慢而加重的聲音說道：

『彼得洛升，我相信我的姓名你並非完全不知道吧？』

但拉斯科納夫卻在預期着另外的某事，他漠然地夢般地瞋着他，沒有回答，好像他是初聽見彼得洛升的名字似的。

「你怎麼到如今還沒有接到通知呢？」彼得洛升有點突如其來的問着。

拉斯科納夫只是無神地仰臥在枕上，兩只手放頭下，凝視着仰塵，一種驚訝的神情在他的臉上露着。諾夫和倫肯更覺奇怪地注視着他，最後他露出決不會誤解似的樣子來了。

「我早想了而且估計了！」他囁囁着，「不是在兩周前，也許十多天以前，寄來了一封信……」

「我問你爲什麼立在門口呢？」倫肯忽然插嘴道，「你如有什麼話，請坐下講，拿泰沙和你夾的那麼擠。拿泰沙，你讓開點。這邊有椅子呀，你進來吧。」

他把椅子往棹子後邊移，讓棹子和他的膝頭離開一點空處，好讓着客人走進來。這時不這樣是不可能的，客人便立刻蹣跚的擠過去。他在椅子前坐下，懷疑地看着倫肯。

「不用多疑心吧，」後者乘機說着，「洛地亞病了五天，神志模糊了三天，此刻他纔好點，會吃點東西了。這是看他的醫生，方才診視過。我是洛地亞的朋友，我先前也是個大學生，此時我來看望他的病的，你一點不必懷疑我們，你就說你的事體吧。」

「謝謝你。但我在這邊講話不騷擾病人麼？」彼得洛升問諾夫道。

「沒什麼！」諾夫說着，「你能使他高興的。」他又打着一個欠伸。

「他從早晨後，清楚得多了，」倫肯續說着，他常常看去是那樣的和善的，彼得洛升漸覺愉快了，也許是這個衣服不整潔的莽男子，說他自己是一個大學生的緣故。

「你的媽媽！」洛升開口說。

「哼！」倫肯喉管內發出響。洛升不安地看着他。

「不錯，你說吧。」

洛升聳一聳肩膀。

「你的媽媽當我做她的鄰居時候，寫了一封信給你。我到了這邊已久，但在我未來看你之先故意讓它度過了幾天，爲

着使你可以完全得到信息了；但是如今，使我驚訝……」

「我明白，我明白！」拉斯科納夫忽然露着不耐煩似的喊道。「那麼你是未婚夫了！我明白，就算了！」

這使彼得洛升有點氣惱了，但他也沒說什麼話。他很想立刻要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如此約有好久的靜默。

同時拉斯科納夫當他答話的時候，臉稍向着們，露出一點好奇又忽然注視他，好像他沒得正眼看他一眼般的，也許有什麼新的事物打動了他似的，他從枕上坐着來看他。在彼得洛升的整個外貌上，確實有種特別的地方，好像證明這不客氣的未婚夫的稱呼給他是不錯的。第一十分顯然的彼得洛升熱切地先在京城裏把自己一切預備好，裝扮一下等候着他的主婚人——這是天經地義的行爲。就是他的自覺在外貌上的適切的改良，在這情況中，也可加以原恕的，因為彼得洛升是在做着未婚夫呀。他的衣服全是新做的，全很好，不過太新一點，太明顯是專爲一件事情而做的。那時新的大禮帽自然也是同樣的意義。彼得洛升對它太恭敬了，常是小心地拿在手裏。一副真正洛芬出產的細緻的灰色手套，也一個樣子，從不把牠們戴上，而拿在手中作裝飾。這事實看就可知道了。這淺淡而新鮮的色彩在彼得洛升的服裝上是極其引人注目的。他穿的一件黃褐色的夏季短服，輕洒的薄長褲，一件同樣細新的麻布做的背心，一條最薄最好的細葛布做的領巾，上面有些粉紅色的條紋，這全適合於彼得洛升的身份。他的臉很新鮮且漂亮的，看去好像不到四十五歲年紀，他的二股黑肋條般的鬍鬚在兩邊安置着，在豐滿而發光的頰上長着。他的頭髮，帶着點斑白，雖已在理髮店梳燙過了，但並不像同捲過髮的一樣，並不因爲顯然的一個結婚日的德國人，使他的外表覺得可笑。如果在他的很美的嚴峻的面孔上，真有什麼逆眼且致反感的時候，那是由於別種的關係呢。拉斯科納夫上下打量着洛升之後，露出訕笑地仍倒在枕上，像先前一樣注視着仰塵。

但是洛升卻不厭一切，好像立意留心他們的古怪似的。

「我覺得很替你憐惜，你在這樣情狀中！」他打破沉默地開口道。「如果我知道你有病，我就當早些來了。但你知道我的事務是怎樣的。我在法院裏還有一案件待辦，別的思想的事且慢說，你會想得到的。我時刻在盼望着你的媽媽和妹妹呀。」

拉斯科納夫轉了一側，彷彿要說話似的；他的臉色有點憤慨。彼得洛升停了停，等着，但因為別人沒話，他才往下說道：

「……不住地。我給她們找了一個房子，好叫她們到時好住。」

「在那兒？」拉斯科納夫無神地問。

「離這邊很近，就在巴卡的住宅中哩。」

「那是在浮士克納」倫肯插口說。「有兩層樓房，是一個叫余心的商人出賃的；我到過那邊。」

「是的，房子……」

「一個可惡的地方——穢污，發臭，並且，不很純潔。那邊曾發生過許多事情，那邊住的各色各樣的人物全有。我是爲着一件不名譽的事才往那邊去的。那很便宜，不過……」

「當然，我不能那麼清楚的，因我在佩德堡還不久呀，」彼得洛升不舒快的答道。「但，那兩間房卻清楚之至，事實上也只須住那麼短的一個時期……我已另租了一座永久的，換言之，是我們將來的房子呢。」他對拉斯科納夫說，「我正要把那房屋布置得好好的。同時我自己也很匆促，和我的朋友拉比緩夫一同住，在馬登的住宅中；巴卡住宅，也是他告訴我的……」

「拉比緩夫？」拉斯科納夫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慢慢地說着。

「是的，拉比緩夫，政府裏的一個書記。你認得他麼？」

「是的……不。」拉斯科納夫答道。

「我想，從你的探問上我猜你是認得他。我曾有一回替他做過保證人……他是一個不錯的青年，而且有進步，我喜歡和青年交結，從他們那邊可習得些新知識呢。」洛升充滿希望地看着他們。

「你是什麼意思？」倫肯問着。

「我說的是最重要最嚴肅的事情上邊，」彼得洛升回答道，好像對於這問話表示欣喜似的。「你看，我已十年沒到佩德堡來了，所有的事物都在改革，理想新奇中，我在外省就曉得，但是要將這一切看得更清楚，那就要親到佩德堡來。我的意思是和年青的人一起，可以觀察得多些，學習得多些。這我很欣喜……」

「欣喜些什麼呢？」

「你這問話是很廣泛的。我也許說錯了，但我想找較清晰的見解，較多的批評，和較多的實際呢……」

「那是真的。」諾夫說道。

「亂說！沒有什麼實際。」倫肯突然駁他，「實際是不容易求的；他不會從天空落下來。我們差不多幾百年都和實際生活相離了，理想倒是促進我們的呢。」他向彼得洛升說道，「爲善的心存在着，就使那在一種幼稚的形式中，雖然有大批的強盜，真誠總可以發見的，總之，實際是沒有的，是渺茫的。」

「我不贊成你這話。」彼得洛升看去喜悅似的回答着，「當然，人們常會不循規矩的，做壞事的，但人必須原宥他；這些謬失只是證明是主義狂和變相的外態罷了。如果事情做的不多，時間也不長，至於方法我可不能說。假使你想明白的話，我個人的意思以爲有些事情已成功了。新的有價值的理想，新的有價值的作品流行着，去代替我們的舊的如夢般的浪漫派作家。文學是要着一種較成熟些的形式，那些有害的偏見除掉那就成笑話了……總之，我們決絕地把自己和過去斷絕糾葛，我想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呢……」

「他心裏習得來了來顯示」拉斯科納夫破口而說道。

「什麼？」彼得洛升問道，因他沒有聽清他的話；但沒有得到回答。

「那都是實在的，」諾夫挽回似的說道。

「真的麼？」彼得洛升轟然地管了管諾夫，續說着，「你必得承認，」他向着倫肯說下去，帶着一種得意和不顧一切的神氣——他幾乎加上「青年」兩個字——「賴着科學和經濟的真理的幫助，有了改良，也許和他們此刻所說的，有了進步……」

「老生常談。」

「不並非老生常談！例如說，此刻有人告訴我，「愛你的鄰居，」結果如何呢？」彼得洛升往下說的太快了。「結果是我把上衣扯成兩半，一半給我的鄰人，我們兩人都半露着身了。正像俄國的一句諺語所謂：「要捉那些兔子，一個也不到手」

呢。科學如今告訴我們，愛自己須在一切人前面，因為世界上的事都要賴着自私。你愛自己，把個己的事情弄得好，你的上衣仍是端整的。經濟的原理上說個人事業完密中在社會上基礎愈堅固，共同享樂也愈加多。因此，唯一地只顧自己富足，也正是爲公家富足，而且幫助使我的鄰人更好，那不是由於個人的贈授，實是普遍改進的結果。這意思是明白的，但是不久才傳到這邊來，受了唯心論和感傷派的阻礙，然而好像要明白這點也只一點小小的智能……」

「對不起，我有一點小智能。」倫肯肅然地插着說，「我們暫把這話丟開吧。我來講我的一個目的，但在前三年間，我對這種自慰的貪講，對於這種滔滔不絕的同樣的平凡話，很是討厭的，天也知道，我甚至聽見別人像那樣講都要難過的。你是無非在急於要顯示你的學問，我並不苛求你，這是很可原諒的。我只是想探聽你是那類人，因為近來許多無定見的都握牢了什麼進步的主義，把他們所接觸的事情都會牽強地解釋他們自己的利益，以致全個主義的精粹都被弄壞了。」

「對不起，先生。」洛升氣憤非常嚴肅地說着，「你的意思是要暗諷我也是……」

「呵，可敬的先生……我怎會呢……好，算了！」倫肯把話說煞，他便對着諾天，廣續他們以前的說話。彼得洛升，他明白他們的意思。他決心在一兩分鐘內就辭別了。

「我信任我們的觀察。」他向拉斯科納夫說道，「在你復元時，你能知道那種情形，就可以變得更親近些……所以我極力希望你早點恢復健康……」

拉斯科納夫動也沒有動。彼得洛升從椅上站了起來。

「定是她的一個當客把她害了！」諾夫肯定地說道。

「不用懷疑了。」倫肯答道，「派弗里不發表意見，正在檢查着所有典東西的人。」

「搜檢他們嗎？」拉斯科納夫高聲問着。

「是的。怎樣呢？」

「沒什麼。」

「他怎樣查出他們呢？」諾夫問道。

「可咳說出許多人名，有些名字寫在當物包裹上，有些是自己去說的。」

「事前那樣大膽有計劃，這一定是一個老猾的積兇！」

「這卻不是那件事！」倫肯插口道，「你們都弄錯了。我確信他並不老猾，也非積犯，大約這是他初犯罪。要說是一件有計畫的犯罪，是一個老猾的犯人，是不許的。假定他沒有經驗，那麼，顯然是僥倖作弄他——僥倖什麼事都能作的。也許他並沒有想到有阻礙！他怎樣去下手呢？他拿了值十廿個盧布的首飾，塞着衣袋，徧檢老嫗的箱櫃，破衣服——他們在大櫃的最上抽斗內一個匣內，除了紙票外，還弄到一千五百個盧布，他昏得無措以致不知道怎樣搶去，他就害殺了人。那是他第一次犯罪，我敢說，他能溜脫，這全是他的運氣，並非是他計畫的成功！」

「我想你們在談那謀殺老當嫗的事吧？」彼得洛升向諾夫插說着。他手中拿着禮帽和手套的立着，但在未走前，他很想隨便說幾句聰明的說話，他很想弄個好的印象，以示好於他們。

「不錯，你聽見那椿事麼？」

「呵，是的，就在我的鄰居。」

「你知道詳細麼？」

「這可不能說了；但這案子上某一點使我感到興趣——這是整個社會問題。不用說在前五年中，下等級階的犯罪大增，也不用說各處越貨殺人的案子，最使我驚奇的，就是上等階級中的犯罪也是一樣的。在某處聽說有一個大學生在路上劫郵包呢；在另一個地方，有名譽很好的人造假鈔票，莫斯科近來那一類人都被逮了，他們常造假鈔票，其中一個首腦便是教世界通史的教授；此外還有我們在的祕書官爲着某種不正當的弄錯而被謀害了……假使這個當老嫗，是被上層階級的某一個人謀害的——因下層中人決不會當金飾的——我們怎樣去解釋我們社會上的高等人的這種惡劣德行呢？」

「這是因爲經濟的變動，」諾夫插着說。

「我們怎樣去解釋呢？」倫肯打斷了他的話，「這可用彰明實際去解釋。」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所說莫斯科的教授他爲什麼假造獎券這問題作何解說嗎？」人家都在想撈錢，於是我也去撈錢了。」我記不真確的話，總歸是他想不費事的發財事！我們過慣了一切平凡不舒服的生活，於是一旦偉大的時候來到，大家便露出自己的真相了。」

「但道德呢？學說，」

「你爲什麼對這些着急呀？」拉斯科納夫忽然插說着。「這是根據你的學說的！」

「根據我的學說嗎？」

「什麼，正合論理地把你方才所宣傳的學說實行了，歸結人是好殺的……」

「對的！」洛升應着。

「不是那個，」諾夫辯着。

拉斯科納夫的臉變白，上唇抽搐着，費力似的呼吸而臥着。

「凡事都有限制的，」洛升不顧一切地往下說了。「經濟觀念並不叫人去謀殺的，我們只要想一下……」

「這是不是對的，」拉斯科納夫忽然又說了一種忿怒喜悅侮辱交織着的顫動的聲音。「這是不是對的，你在你的未婚妻答應後一小時內，對她說……你頂喜愛的……她是一個乞丐……因從貧困中拔救出一個妻子是好些，你可以完全管她，罵她因爲你是她的恩人嗎？」

「不錯，」洛升老羞成怒的應道，「這樣胡纏我的話對不起，容我說，你所傳到的消息，是沒有什麼根據的，我……猜誰……總之……這枝暗箭……總之，你的媽媽……她的善良的性格，在他事上我看去像有點虛誇，有點奇異……但我絕想不到她會如此誤解過信這事的……而且真的……真的……」

「我對你說，」拉斯科納夫高聲着，把頭靠在枕上，眼睛灼灼地射在他身上，「我對你說。」

「什麼？」洛升露出一種輕視惱怒的臉孔立着等。這樣靜默了好久。

「假使你再……提起我母親……一字……我請你滾蛋吧！」

「你是什麼事？」倫肯驚喊着。

「就是如此一回事嗎？」洛升臉色變灰白了，咬着口唇。「我來告訴你，先生。」他仔細地說道，他極力約制着自己，但已氣吁吁了，「起初我就看見你對我不舒服，但我故意留在這邊好多明白一點是爲的什麼。對於一個親戚的病人，我可以特別原諒的，但你……以後絕對不可……」

「我並不生病。」拉斯科納夫喊道。

「那更不行了……」

「滾下去吧！」

洛升沒有說畢語，已經在棹椅之間擠過去，倫肯起來讓他過去。他眼也不瞧誰，就是那向他作手勢，叫他由着病人的，諾夫他也不點頭，便逕自出去了，把他的帽子拿到和他的肩膀平，以免出門的時把牠壓扁了。他全個身體都呈現着他受了厲害的恥辱。

「你怎行——你怎麼行！」倫肯說着，亂搖着頭。

「聽我——你們聽我！」拉斯科納夫發狂大怒地喊着，「你們就緊緊地和我作對麼？我不怕你們！我對不論誰，任何人都怕！快走開吧！我要一個人，一個人！」

「讓他一人。」諾夫向倫肯點着頭，說道。

「但我們不能就此離開他！」

「快去吧。」諾夫又固執地說着，他逕自出去了。倫肯想了一下，立即跑去叫他。

「不聽他會更不行的呢。」諾夫在樓梯上邊說，「我們再不要使他發脾氣。」

「他是什麼的事？」

「只希望他得點相當的恐嚇，就好了！開頭他好些……你知道他心裏懷着什麼！某種的觀念使他惱了……我很怕如此，他一定如此！」

「也許是那位紳士彼得洛升的緣故。在談話上我推想他要娶他的妹妹，他在病了前接到一封提起這事的信……」

「是的，這傢伙會把病人弄的更惱呢。但是你覺察了沒有，他對任何事情都漠不經心，除了一點他一高興了點外，他對什麼事都不講話——那就是謀殺的一回事。」

「對的，對的！」倫肯點着頭道，「那我也看見了。他注意，驚惶。在他病的那一天，在公安局中，那事給他一個驚嚇，他竟昏去了。」

「今晚把這事對我多講些，我以後再對你說些話。他非常使我感到興趣！半點鐘內我得再去望他……不至於十分發熱的。」

「謝你！在這個時候我得和派卡一同等着，叫拿泰沙看守着他好了……」

拉斯科納夫孤零零的剩下，可憐而焦急地看着拿泰沙，但她還留着。

「你要喝點茶嗎？」她問。

「現在不，我想睡了！你離開了吧。」

他就轉身朝着驕拿泰沙就出去了。

第六章

她一走出，他就起來把門關上了，把倫肯那晚上的包裹拆開一看，又仍包上，然後穿上衣服。他立刻好像十分鎮定似的，連一點最近神志不清的情形及近來突然而來纏繞他的恐怖也沒有了。這是第一次的奇怪的突然的鎮定。他的行動確實精明，似有一種堅決的意旨。在內。『今日今日，』他自言自語着。他雖知道他仍很疲弱的，但他精神的完全集中，給他以過多的力量 and 自信。他想今天不再會在大街顛頭倒倒。他穿好全新的衣服，把棹上二十五個盧布的錢，放到衣袋去。並把倫肯在買衣服上所剩的零錢，也拿着。他悄悄地把門開了一直往樓下走，在開着的廚房門那邊向內一瞥。拿泰沙背着他站在那裏吹老板娘的火爐。她一點也不覺得。真的，誰能想到他會出去的呢？一分鐘後他是在街上了。

將近八點鐘，太陽落下了。氣候像以前一樣悶熱，他呼吸着發臭的、污穢的都市空氣。他的頭覺得發昏；一種異樣的神情忽然在他的食婪的眼，及瘦削的灰黃的臉上閃露着。他不由自主地走着，他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立刻要在今天一切都要告個段落了，如果不能他就回家，他實不願再那樣地過下去。」那末，用什麼來結束呢？一點也不明白，他只是把念頭追趕着。他所知道他所覺察的一切，就是「必有一天」一切事情須要改變，他堅決的自信着的。

他又向着柴草市場那邊走去。一個頭髮灰暗的青年，手裏執着一架手琴，在一家小雜貨店門口，彈着一隻哀情的歌。他旁邊伴着一個約十五歲年紀的姑娘，她立在他前面街道上。她穿着一件短裙，一件外褂，並戴上一頂有赤羽毛的帽子，都很破舊了。她用一種啞啞的動人的聲音在唱着，想得到店鋪裏給她一個銅板呢。拉斯科納夫也是聽衆的一個，他便拿出值五個戈壁的一個銅幣，給那姑娘。她就悲哀情的高亢的調子停着不唱了，她招着彈琴的人，兩人於是又到另外一個店鋪去了。

「你喜聽街頭上的音樂嗎？」拉斯科納夫向旁邊一個懶散的中年人問道。那人驚視着他，不懂他的意思。

「我好聽街上合琴的歌哩，」拉斯科納夫自說着，他的態度好像離剛才的題目很遠似的——「我愛在淒冷的，陰濕的秋夜唱歌——那些夜上一定是很陰冷的——所有的行人那時都呈着蒼白的病臉，而且更好的是在冰雪交下着的，而且要沒有風，街燈在放着光的時候——你明白我是什麼意思吧……」

「我不明白呀……對不起……」那陌生的人答着，他看着拉斯科納夫的态度和問話發奇，他走過那一邊去了。

拉斯科納夫一直往前走着，走到柴草市場的轉角，他認得這是那小販夫妻倆曾和威里談話過的地方，他們此刻不在這邊了。他站着向四面望望，便對着一個穿紅小衫站在雜貨鋪門口呵欠的青年問着。

「有一對夫婦在這轉角擺過攤麼？」

「各種樣的人都在這邊擺攤呢！」青年傲慢地瞥拉斯科納夫一眼說着。

「他什麼名字？」

「他住下時叫什麼名字，就是什麼名字了。」

「你也是煞克人嗎？那一個省呢？」

那青年又望望拉斯科納夫

「那不是一個省，大人，是一個縣呀。請原宥我，大人！」

「那末了的是不是一個酒店？」

「是的，那是飯店，還有一間檯球房，你在那邊還可以看見小姐們咧……哈哈！」

拉斯科納夫從曠場走過去。在那轉角擁擠着一堆農夫。他挨進最擁擠的地方，看着他們。他覺得一種想和人談話的意向。但是農夫們沒有注意他，他們都一堆堆地在鬧着。他站了一回，又轉向右邊，向着V街那邊去。

他常走過那條小街，在那一壁角轉灣，就是通到脫非街的。近來他煩悶時，常想到這邊來走走。

他不思索地走着，那邊有一座大房子，完全是酒店和飯館，婦女老是進進出出的，光着頭，穿着工作衣裳。她們到處給隊成羣，在廊道上，尤其是在下面幾層，各種娛樂場門口，下面的一層樓上，發出一陣喧鬧聲，歌聲，琴聲，噓聲，傳到街上來。一羣婦女在門口擁擠着，有的坐在石階上，有的坐在走道上，有的站着講話。一個醉了的兵，含着一枝煙，走近她們面前，辱罵着；他似乎要到什麼處所去，但忘記什麼處所了。還有二個乞丐爭鬧着，一個沈醉的人橫着路邊倒着。拉斯科納夫走進婦女堆中，她們啞澀的聲音在談天。她們不戴帽，穿着布衣和皮鞋。有的是近四十歲了，有的還不過十七八歲呢；她們的眼睛都是綠澄澄的。

他給那酒店裏的唱歌和所有的喧嘩與響嚷所吸引着了……他聽見裏面有人瘋狂地舞蹈，並聽見琴聲和唱着放浪的曲調的一種尖厲的假音。他恍惚地悽然地在聽着，並在門口俯着，窺探裏面走道上的情形。

「哦，我的美麗的士兵，

不要隨意去打人。」

這顫動歌聲衝了出來。拉斯科納夫很想明白她唱的是什麼，好像一切都在那上邊似的。

「我要不要進？」他自問着。「他們喝了酒在喧笑，我也去喝點嗎？」

「你爲什麼不進來？」一個女子問着他。她的聲音很動聽，不似別人那麼卑陋，她年紀很輕，——在那一羣女人當中看

去很順眼。

「她生得標緻呢，」他伸了腰看她。

她微笑了，對於這讚美十分喜悅。

「你也很好看哩，」她說。

「他不太瘦點，」另外一個女人低聲的說着。「你才從醫院出來的吧？」

「她們看去都好，比是師長們的女兒，可惜她們的鼻子都是扁的，」一個泥醉的農人插着道，他臉上露出一陣驚愕笑，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衣。「她們真是怎樣地快樂呀！」

「你走吧！」

「我會走的小愛人！」

他立即到了下面的酒店。拉斯科納夫往前移動着。

「我叫先生，」那女子在他後邊喊着。

「有什麼事？」

她忸怩着。

「我很願意陪你玩一點鐘頭的，好心腸的先生，但我又覺得難為情呢。給我六個戈壁去喝酒吧，好青年！」

拉斯科納夫抓出來十五個戈壁的錢給她。

「呵，真是一個慈悲的先生哩！」

「什麼是你的名字？」

「克利。」

「唔，那太多了些，」另一個女人向克利搖着頭說。「我不知道你會如此死要錢的。假使我，我要羞得錢不收呢。……」

拉斯科納夫看着說話的人發呆。她是一個面麻的三十歲左右的妓女，臉上刮滿着傷痕，口唇紅腫着。她幽靜地發表了

她的意見。『在那邊，』拉斯科納夫想着。『在那邊我見過有人處置死刑了，他在死前的一點鐘思想着，即使他須在巍高的岩頂上度世。站在那樣狹窄的岩石山，深深的海洋，籠着的黑暗，永遠的孤單，不停的狂風烈雨侵襲他；即使他須一生一世站在一尺見方的空地上，站立一千年，這樣的活着也還比現在立刻死去好得多，只要能活，活活不論怎樣生活……這是怎樣地實在呵！』

他又走進到別的街上了。『唏，碧瑩宮！倫肯才談過碧瑩宮哩。我是要的什麼呢？是的，日報……』

他又走進到別的一間房內，有四個人坐着喝香檳。拉斯科納夫料猜棧米一定是其中之一，但離的那樣遠，看不清。『如果是他怎麼樣呢？』

『你要啤酒嗎？』侍者問着。

『弄點茶，把日報給我，前五天的報紙。我會給你錢的。』

『是的，先生，這邊是今天的。要不要啤酒？』

舊報和茶送過來了。拉斯科納夫坐下來尋找着。

『哦，怎樣……這都是些零星瑣事。樓梯頭的事，店主的死於醉，濼礮火災……佩德堡區突如……佩德堡區又是火警……佩德堡區又是火警……』

……『哦，這邊！』他把他所要找的事情尋到了，每字每行在他的眼前呈顯着，他看完了，又急切地在以後幾天，上尋後文。翻報的時候，他的兩手急急的顫抖着。忽有人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他一看，就是書記官哈夫，他的模樣和以前一樣，手指上扣着金戒，胸襟掛着錶鍊，卷曲的黑髮兩邊分了，加上油了，穿着講究的背心，破敗的上衣和污穢的襯衣。他心裏很高興，他微笑着。他的黑暗的臉因喝了香檳酒發着紅色。

『怎麼，你也在這邊？』他驚異地問道，好像他認識他已很久似的。『昨天倫肯對我說，說你神智不清。真有點怪！你曉得我來看你過麼？』

拉斯科納夫知道他要走近的，便把報紙甩在一邊，臉向着哈夫，嘴上一露出一陣勉强的笑意。

「我曉得你去過，」他答着。「我聽說，你在找我的機……你知道倫肯對你表示好感嗎？他說你曾和他同到露意士家去過，你的那個女子，你爲她而向炸彈中將做做眼勢，他不懂你——你還記得不他怎麼會不懂——那不是很明白麼？」

「他是一個很性急的人！」

「炸彈的那個麼？」

「不是，你的朋友倫肯。」

「哈夫你定已度着一種適意的生活了，不受拘束地揀最愛的地方去，此刻是誰在偷酒呀？」

「我們在……一同喝……你就說偷酒了！」

「聊化一點小錢！你會弄錢呀！」拉斯科納夫笑了，「那很好，老弟，」他拍一拍哈夫的肩膀，又說着。「我並不同你講氣話，爲友誼爲好玩，如你們爲那老嫗案件上所訊鞠的那個工人，他和脫里打架時候所說一樣……」

「你如何會知道那事的？」

「也許我比你曉得的多呢。」

「這真有點奇怪呵……我想你病十分復元，你還不應當出外走。」

「呵，你覺得我怪麼？」

「是，你在做什麼，看日報吧。」

「是。」

「有許多件火警的新聞。」

「不，我不是看火警新聞。」說到這裏他鬼祟地望着哈夫一眼；他的口唇在一種訕笑中抿合着。「不，我並不是看火警新聞，」他向哈夫證着，續說着。「現在說吧，老弟，你急於要知道我在看什麼新聞麼？」

「我不這樣。我要問你一句話可以嗎？你爲甚常是……？」

「不忙！你是受過教育訓練的人麼？」

「我是中學六年級呢？」哈夫鄭重說着。

「六年級嗎？我的小雀兒！看你頭髮光得很。又戴戒指——你是一個有派頭的紳士呢。哈，好快樂的一個孩子！」拉斯科納夫說到這兒便當着哈夫的面大笑了。哈夫氣惱得向後退了。

「哼，你怎麼如此奇怪呀！」哈夫肅穆地重複說着。「我還當你神智不省哩。」

「我神智不省瞎嚼舌，我的小雀兒！我奇怪麼？你看我什麼地方奇怪？」

「是的，奇怪。」

「我把我所看見的新聞對你說嗎？他們把日報給我。你疑惑麼？」

「唔什麼的？」

「你把耳朵弄直來了麼？」

「這是什麼意思——把我的耳朵弄直來？」

「以後再說，此刻，老弟，我對你說……不，不如說「我自招」……不，那也不好；「我寫一張憑證，你拿去。」我證明我在看，我找……」他大開眼睛又停止了。「我找——而且故意到這邊來找的——找謀殺那個老嫗當主的新聞。」他最後慢慢地說，幾乎聽不見，他的臉放近哈夫的臉。哈夫也不把臉避開的看住他。最叫哈夫驚奇的地方就是接着約有一分鐘的默然，他倆互相瞪着。

「就使你看着那些新聞又如何呢？」他最後喊着，昏亂而且不耐似的。「那與我無干，又如何呢？」

「就是那個老嫗呀！」拉斯科納夫用極低的聲音繼續說着，並不留心哈夫的解說。「你們在公安局談着的，你記得，其時我昏去了，哦，現在你清楚麼？」

「你什麼意思呀？清楚……什麼？」哈夫想着這話呆呆的怔住了。

拉斯科納夫的莊重的熱切的臉色忽的變了，但他忽又像先前一樣神經病般地大笑着，好像一點不能自制般的。過一刻，他又受感觸了，想起了最近不久的一霎時，當他在門後邊拿利斧，門門抖動，門外的人罵着搖擺着，他想大聲回罵他們，向

他們扮鬼臉，戲侮他們，笑笑，笑！

「你不是瘋了就是……」哈夫開口道，但他又突然不說，好像被那忽然閃現於他腦中的念頭嚇住了。

「就是就是些什麼什麼好，你對我說！」

「沒什麼，」哈夫惱了似地說道，「是亂說！」

兩人都靜默着，拉斯科納夫經過忽然大笑了之後，又變得憂思悄悄了。他把他的手臂放在檯上，手托着頭。他似乎把哈夫忘記了。如此靜默着好久。

「你爲什麼不喝茶呢？要冷了。」哈夫說着。

「什麼茶嗎？哦，是的……」拉斯科納夫啜着茶杯，口裏塞着一塊麵包，又忽然地瞟着哈夫，他又像記起了什麼了，同時他的臉孔又露出嘲侮的表現。他續喝着茶。

「近來犯這種罪案的很多呢。」哈夫說着。「就在前日，我在莫斯科日報上看見，有一大批造偽幣的在莫斯科逮捕了。那是一個有組織的機關呢。他們常造偽票呀！」

「哦，那是好久前的事了！在一個月前看見的，」拉斯科納夫鎮靜地答道。「所以你當他們是罪犯了，是不是？」他微笑地續說。

「當然他們是罪犯人啦。」

「他們？他們是小孩，癡者，不是罪犯！你想，五十個人爲着這樣的一個目的而組織一夥——什麼意思！三個已够了，那麼他們就要彼此信任着，如果一人在酒醉時洩漏了機密，那事情就糟了。傻子！他們用着那難信託的人去兌換洋錢——這種事情可以交給一個陌生人去嘗試，假定這些傻子成功了，每人拿了一百萬，他們的後半世又將如何！每人的後半世都賴着旁人不如就死了好！他們又不知道銀票怎樣分法，那個兌換銀票的人拿着五千個盧布，他的手就抖了。他才數了四千，他就心慌意亂要把錢裝放到衣袋裏想跑了。這當然他要引起了疑惑。全部的計劃給一個笨伯弄糟了！這是辦得的麼？」

「你說他的手抖麼？」哈夫說道，「是的，那是當然的。我想一定可能的。有時人就不能忍得住了。」

「那是忍不住麼？」

「什麼，那你忍耐得麼？不能，我就不能。爲着一百個盧布去做那樣的一個嚇人的事情，拿假票到銀行，在那邊他們當然要辨出來的，不能，我就沒有做那件事的資格呢。你能麼？」

拉斯科納夫又嚇了一跳，戰抖不住從他的背骨流下去。

「我做就不像這樣了。」拉斯科納夫開口說道。「我要如此兌換銀票：我要把第一千再三的數，每張票都看上一看。我才開始數第二千；我要把那數完了一半，於是又握着一張五十個盧布的票到亮光處，翻覆的看——看它是不是一張真的。「我怕。」我要說的，「我的一個親戚前天因爲一張假票損失了二十五個盧布。」於是我便要把那整個的故事對他們講。在我開始數第三千時，「不想我。」我要說，「我想我在那第二千七百時數誤了一次，我不十分清楚。」因此我把第三千暫丟下，回過來數第三千，如此直數下去。當我數畢時，我要由第五千中選出一張，第二千中選出一張，再把他們拿到亮光前，再要求「請換一換吧。」弄得會計員昏頭搭腦，他就不知怎樣爲難我。當我做完出去了，我還要回來，「不，請恕我。」請他解釋。假使是我，我便要那樣辦。」

「哼，你說的是如此好刁可怕呀！」哈夫大笑着說。「但那不過是瞎說罷了。我將說，果真的實行時，你就要跑了。我想即使是一個老手，他也不能保險自己不出毛病，我倆自然不用說了。就拿就近鄰家的一個例子說——那老嫗在這邊被謀害了來說吧。那兇犯好像是一個了不得的腳色，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冒着無邊的危險，給一個奇蹟拯救了——但他的手指也打抖。他在搶劫那處並不算成功，他維持不住。那是很明白的，可由……」

拉斯科納夫好像發怒了似的。

「明白的，那你爲什麼不把他捉牢呢？」他喊着，惡意地譏諷哈夫。

「哦，當然要把他捉牢的。」

「誰呢？是你麼？你能把他捉牢麼？這是你的一樁艱難工作！這要看一個人能破費不破費。如果他沒錢，忽然要化錢，他一定就是那個人。所以不論那種孩子都可以引你走到歧路的。」

「不過，實事總是那麼的，」哈夫答着。「一個人冒了大不韙，犯了一回惡狠的謀殺案子，於是他立刻就到酒店去喝酒。他們被捉牢就在用錢之時，他們並不都像你那樣狡猾呢。你是不會到酒店去的哪？」

拉斯科納夫眉毛一皺，瞪着哈夫。

「你倒很歡喜這個題目，你還想知道我處那種情景中當怎樣辦？是不是？」他快快地問着。

「自然有點想。」哈夫不假思索地答着。在他的言語舉止上似乎太顯露一點。

「十分想麼？」

「十分想！」

「那好。我就當如此辦的，」拉斯科納夫邊說着，邊把臉緊靠着哈夫的臉而注視着他，囁嚅的說，於是他真的發起抖來了。「我要如此辦的。我要抓錢和首飾，從那邊走出來，一直往四邊有柵木的曠場，人不知鬼不見的林園或那別一類的地方。我當先看見一塊百多磅重的巨石，在造屋時就放在那壁角的。我要把巨石扳起——那下面有一個陷阱的，我把首飾和錢都藏在那洞裏。我再把巨石扳回去，看去和先前一樣，我再把它踢實了，然後走開了。過一兩年，三年，我都不去理牠。唔，他們搜查得到吧！絲毫裂痕也沒有。」

「你真是一個瘋漢，」哈夫說着，不知爲什麼他也低聲地說，離開拉斯科納夫，他的眼睛發着亮光。他臉色青白得很，上唇抽搐着，顫抖着。他極力屈下腰去靠近哈夫，口嘴不發一語地搖動着。這樣經過了好久，他雖知道自己在怎麼着，但總無法壓制自己。那些怕人的話在他的口唇上顫有如門門在門上一樣；過一下就要爆發了，過一下他要讓它了，他要講出來的。

「假使是我謀害老嫗和威里，便怎麼呢？」他忽然說着——他確知是自己所講的。哈夫驚奇地瞧着他，臉色變得像白布一般。他露出一種不正確的笑臉。

「那可可能的麼？」他疲乏地說着。拉斯科納夫忿忿地瞪着他。

「是的，我想你是相信那事的，你是相信的呀？」

「毫不信呢，我如今更不信了。」哈夫立刻答道。

「我把小雀兒捉牢了！假使你如今更不信了，可證你以前是稍稍相信的了！」

「全然不是，」哈夫着惱了，喊着。「你是把這話來使我嚇麼？」

「那你不信的了？當我走出公安局辦公室時，你們在背後評論些什麼？炸彈中將爲何在我昏去後查問我呢？喂，這邊，」他喊着侍者，站起來抓起帽子了。「多少賤？」

「三十個戈璧，」侍者跑來答着。

「這是二十個戈璧酒錢。你看有多少了，」他把顫抖的執着鈔票的手伸出給哈夫瞧。「紅票和藍票，二十五個盧布。我從那裏取得的？我的新衣從那兒來的？你知道我一個戈璧都沒有了。你們駁問我的老板娘，我相信……哦，够了！再會！」

他出去之後因爲一種強烈的神經錯亂使他全身顫抖，在這種感觸中有許多難受的痛苦。他還憂鬱且疲倦得很了。他的臉像害發痧般的抽動着。不論什麼刺激，不論什麼動人的感觸，立即使他的神氣回復過來，但他的力氣當刺激沒有時，又很快地消滅了。

哈夫一個人，坐了好久，深深地思維着。拉斯科納夫不由自主地在他腦中上打轉，完全給他所引了。

「意尼娜是一個癡人。」他肯定的說。

拉斯科納夫還沒有開了酒店的門，他又在階石上遇見了倫肯了。他們二人碰着頭時候，才看見了。他倆互相打量了一番。倫肯覺得一驚，憤怒在他的眼中兇狠地呈露着。

「你原來在這邊呀！」他大聲地喊着——「你從牀上溜了我還在沙發底下去找哩！我們還走到樓頂上去找。爲着你我幾要打拿泰沙。你原來在這邊。洛地亞！這是什麼意思？把經過的實情對我說！你自己說！你聽清了麼？」

「因我對於你們任何人都覺的討厭，我想單獨在一個地方。」拉斯科納夫安閒地答道。

「單獨在一個地方？你不能行路，在你臉如紙頭且喘着氣的時候見了鬼……你在碧瑩宮作的什麼？快快地說出來！」

「你管我呢！」拉斯科納夫說後便要離開他走了。這使倫肯大大的不賞面子；他就一手把他的臂膀捉牢。

「管你嗎？你敢說管你麼？你當我是什麼？我會把你縛起來，綑起來，把你用手臂挾着回去，把你鎖閉着！」

「我講倫肯，」拉斯科納夫安閒地開口着，他已心氣平和些了。——「你不見我並不接受你的恩賜麼？你真是一個不懂事的，要給恩賜於一個……一個並不討好那恩惠，實在令人難熬！你爲什麼要在我開始病時把我救回來？也許我是願意死的，我今天不已老實告訴你，說你作弄我，說我……憎惡你！你似乎要作弄人，我對你實說，那一切都是使我的病難好的，我因那常常觸動我的氣。你看諾夫方才避開，是爲的免除觸犯我。你也不必多管我，走吧！真的，你有什么權利可以留難我？你不見我如今還有一些精力麼？我怎樣叫你不要以你的慈悲來逼迫我？就算不識擡舉我甘下流，只願聽我自己，走吧，聽我自己吧，聽我自己吧！」

他起始緩和地講，先預備好了他所要講的難堪的語句，但在一陣狂亂中喘氣把話講完了，如他以前對洛升的情形一般。

倫肯站着想一會，便把手放了。

「哦，就此你走吧，」他和平地說道。「不許動，」他氣沖沖地道，那時拉斯科納夫就想走了。「聽我講，你們都是一些空談家，以難題來弄人的癡漢！只要你有一點小困難，你使時時想着，如一隻母雞抱着蛋，那方面你們也不是自己的，你們身上根本沒一點獨立生活的像徵！你們是鯨魚腦油灌的，你們血脈中只有濃，而沒有血。你們這班人我一個都不信任！無論如何，所有你們這批人的第一件事就不像人做的停住。」他看見拉斯科納夫又想走動，便更忿忿地喊着——「聽我講完！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開一個喬遷宴會，我想他們如今已到了，我有我的叔父在那邊——我剛才進去——招待客人，如你不是一個呆子，一個平常的呆子，一個十分的呆子，假使你是創作，不是翻譯……你想，洛地亞，我想你是聰明的人，但你是也是一個呆子——如你不是一個呆子，今晚你就得到我家去，而不在街道上躑躅了！你既然走出門了，那也沒法，我會給你一張愉快的搖椅享用，我房東太太有一張……獻你一杯茶，陪伴……也許你可躺臥在沙發上——不論怎樣你要和我們在一淘的。……諾夫也去到那邊的，你去的嗎？」

「不。」

「怎——怎麼！」倫肯不耐煩地喊了。「你怎樣知道？你不能解答！你一點也不明白……我好幾次和人家吵架，但事後又回到他們那邊去……人們覺得怕羞，再回到一個人那邊如此記着，可伏的住屋，三層樓……」

「倫肯老兄，我十分相信你因為僅有的慈悲，讓不論誰打你的吧。」

「打嗎？那個？我只要想一想，我就要把他的鼻子扭脫！可伏的住屋，斯金的那層樓，四十七號……」

「我不去呢，倫肯。」拉斯科納夫轉身就走了。

「我猜你會去的，」倫肯在他後面喊着。「你如果不去，以後我不理你了！喂，哈夫在那邊麼？」

「是的。」

「你碰見他麼？」

「是的。」

「同他談話過嗎？」

「談的。」

「談些什麼？可恨，你是不對我說了。可伏的住屋，斯金那層樓房，四十七號，你記牢吧！」

拉斯科納夫向前走去，轉灣到塞托街去。倫肯在他後面看着。於是把手一甩，他進屋來了，但在石階上又突然停住。

「可恨，」他仍大聲地續說着。「他說得很明理的，但……我是一個呆子，好像瘋子說話不解事般的！這是諾夫所害怕的。」

他用手指頭敲他的額角。「如果……我怎好讓他獨個走開？他曾投水自盡的……哼，好大的錯失！我不能呢。」他回頭去追拉斯科納夫，但看不見他的影子。他咒罵一聲，快步回到碧登宮來問哈夫。

拉斯科納夫直往X橋去，在橋上站着，兩隻手臂擱在欄杆上，向着遠處凝視。別了倫肯後，他更沒力氣了，他差不多走到這兒。他很想街上坐騎一下。他看着河水，不自在地視着落日最後的紅色的光焰，投視着一排房屋在四圍的暮色中幽暗下了，遙望着左岸上的一個遠處的樓窗，在落日的最後光線中，好像火球般的發着光彩，凝看着漸漸幽黯的河水，好像捉牢他的注意般的。不久，他的眼睛發着昏，好像屋子在旋轉着，行路者，河岸，車馬，都在他的眼中打旋呢。他忽然一嚇，也許又給

一個奇蹟救了他，使他不至於立刻昏倒呢。他覺得有人立在他右邊；他一看，卻是一個高個的婦女，頭上圍着包包，臉兒長長的，比帶黃瘦，紅紅的眼深陷着。她直隨着他，她看不清什麼東西，什麼人。她忽然右手扶着欄杆，右腿舉翹過去，再把左腿也舉過去，跳到河中去了。一下子她沉沒下去，但是稍過一刻，淹死的婦女又浮到水面上，隨水浮動着，她的頭和腳沉在水裏，她的衣服在她的背上膨脹得如一個皮球般的。

「一個婦女淹死了一個婦女淹死了！」這聲音不住狂喊着；大家跑來了，兩邊擁擠着許多的人，大家在拉斯科納夫旁邊圍攏着。

「可憐呀！這是我們的亞夫洛士！」一個女人眼淚鼻涕地哭喊着。「可憐呀！救救她吧！做好事的人呀，把她撈上岸來呀！」
「船兒，船兒！」大家喊道。但用不到船；一個警察從石階向運河跑下去，大衣和皮鞋脫在一邊，就下水去撈了；她漂着離石階在五六尺遠，他右手握住她的衣，左手拿住一條棍棒，這是一個朋友遞給他的；那淹死的女人立刻便被拖上岸了。他們把她放在岸邊的石板路上。不久她就蘇醒了過來，擦着頭坐起了，打着噴嚏，咳着，嗆，呆呆地用手弄她的浸濕的衣。她一聲也不響。

「她弄昏了，」那個女人在她旁邊哭呼着。「她弄昏了。前天她要去投繯，我們把她繩子割斷救了。我剛剛跑到店鋪，叫我的小女兒看視着她——那知她又創禍了！她是我們的鄰居，先生，鄰居，我們隔壁的就是那邊第二家……」

看的人散去了，警察卻仍舊站在那婦人旁邊，有人說送到公安局……拉斯科納夫覺得討厭，露出冷淡和無情的眼光注視着。「那可厭……水……那太好了，」他自語着。「沒什麼用處的，」他續說着。「等候也是無用的，警察辦公處如何呢……哈夫爲何不在公安局呢？公安局是十點才開門辦公……」他身靠着欄杆，四週望着。

「那很好！」他說畢便離開石橋，向公安局走去。他的心很空虛，他也不推想他的慫慂也消滅了，如今就連一點他來時想「把這事告過結束」的念頭都不見了。整個兒充滿着漠然的無情。

「哦，這是一條途徑，」他想着便沿運河岸無神似地走着。「無論如何我要告個段落，因我要……但這是一條途徑麼？這事如何三四尺空處是需要的——哈！但有如何一個結果呢？這是結果麼？我要不要告訴他們呢？……厭死人！我是如此

疲乏呵！願立刻找個地方坐息一下！我所最害羞的是這事是這麼可笑！但我也只好隨他！什麼笨思想都來到人的腦袋來了。」

要去公安局，須得一直前去，再向左轉個灣。路不多。但是他在轉灣時忽又不走，想了一下，又轉入旁邊一條街，他走了兩條不相干路的街道完全沒有什麼目的，也許爲多耽擱些時候吧，他眼朝着地下走着，忽然好像有人在他耳中私語着，他擡頭看見他正立在那住宅的門口。他自從那天晚上後，就從沒走過這邊，也沒有走近這邊附近。一種鬼迷似的慾慮使他往前走，他去進了那住宅，經過廊道，經右邊第一個入口，再從熟的樓梯上到四層樓。狹陡的樓梯黑暗的很。他在每個樓梯頂立着，好奇似地四下望望；第一個樓梯頂，窗戶架子拿去了。「那時不是如此的，」他想，這邊是二層樓，尼拉和脫里曾在這邊工作。「房屋關閉着，門是新漆的。像是要招賃了。」於是又到了第三層，第四層。「這邊！」他瞧見這層樓房門開着，他紊亂了。那邊有人，聽見講話聲，這是出他所料的，他想了一下之後，他便上了最後的幾步樓梯，走到裏面去了。裏面有工人正在修理，這好似把他呆住了；他本猜一切都照老樣子的，而且那屍體也還在地板上呢。然而如今只留着牆壁，沒有家具了；這很奇怪了。他走近窗前，在窗上坐着。有兩個工人，都是青年，有一個比較更年輕。他們正在用一種花紙在糊牆壁，代替着那污舊的黃紙。拉斯科納夫不知爲着什麼，對這情形非常的生氣。他不願看着新糊的紙，彷彿一切都如此地改變了，覺得十分地可惜。工人們工作得長久了，如今他們正在把他們的紙收拾着預備回家。他們並沒注意拉斯科納夫的進來；他們自己在談話。拉斯科納夫拱着手臂諦聽着。

「她早晨到我這邊去，」年紀大的向年紀輕的說，「很早，穿的很時髦呢。「你爲什麼如此愛修飾呢？」我問。「我做點事情好使你高興，瓦西支。」就是如此她就依着最時式的樣子裝飾着。」

「時式樣子是怎樣的？」年輕的問道。他似乎承認他是專家。

「時式樣子是有許多顏色的圖畫，每個星期六寄從外國郵寄到裁縫這邊來，指點人們怎樣裝飾，男的和女的全備。那全是繪畫。主人先生們多是穿皮大衣的，太太姑娘們的絨衫呢，那就出乎你所能想到的東西了。」

「在佩德堡沒有什麼沒有吧。」年輕的熱切地喊着，「除了爸爸和媽媽之外，什麼全有！」

「除了他們之外，什麼東西都覺得到，老弟。」年紀大的乾脆地道。

拉斯科納夫立起來向旁的一間房去，那房曾放過保險櫃，牀和有抽斗的大櫃；這房他看來好似很小，裏面器具也沒有。紙是老樣子，牆壁那邊露出聖像的木架曾放過在那邊。他看了一眼便向窗口走去。年紀大的工人斜睨着他。

「你有何貴幹？」他忽然開口問道。

拉斯科納夫沒答，走到走廊去拉了數下鈴，鈴兒仍舊發出那同樣的響聲。他回想着那時候所感到的惡厭而可怕的感覺，漸漸地復現地開始來了。他每捺一回鈴他便顫着，這使他感到有點得意。

「哦，你有何貴幹？你是誰？」那工人走到他面前問着，拉斯科納夫又走進去了。

「我想租房子，我來看看的。」

「夜裏不好看房子的，你該和門房一同來呀。」

「地板洗擦了，是否再油漆？」拉斯科納夫續說道。「沒有血跡麼？」

「什麼血？」

「什麼，老嫗和她的妹妹在這邊被謀害了。那邊有一大堆血呀！」

「那末你是誰呀？」那工人傷促的問道。

「你問我是誰麼？」

「是的。」

「你要曉得麼？到公安局去，我對你說。」

那工人驚異地瞧着他。

「我們要散工了，時候不早了。阿亞你過來。我們把它鎖門呀。」年紀大的工人說着。

「好，快過來。」拉斯科納夫漫不經意地說着，先走出來，慢慢跑下了樓去。「喂，門房，」他在門口喊着。

有好些人在門口站着，看着過路者；兩個門房，一個村婦，一個穿長衣的，和另外幾個別的人。拉斯科納夫直走到他們面

前。

「你有何貴幹？」一個門房問着。

「你到公安局去過沒有？」

「我方才在那邊。你有什麼事兒？」

「門開了麼？」

「是的。」

「副督察員在那邊麼？」

「他有時在那邊。你有什麼事兒？」

拉斯科納夫不答，只是在他們旁邊，呆呆的想着。

「他看過房屋了，」年紀大的工人向前走來說着。

「那一層樓呢？」

「我們工作的那層呀。」你爲什麼把血洗刷了？」他說。「這邊發生過謀殺，」他說。「我來租賃。」他按着鈴，就把鈴弄

壞了。「到公安局去，」他說，「我在那邊把一切事對你說。」他不願意離開似的。」

門房皺皺眉毛看着拉斯科納夫，而迷惑了。

「你是誰呀？」他驚奇的喊道。

「我是拉斯科納夫，以前是大學生，我住在濕耳的家宅，離這邊很近，第十四號房，你問門房，他曉得的。」拉斯科納夫懶的廢語般地说出這些話，毫不動的只是看着漸入昏暗的街上。

「你爲什麼要到那層樓去呢？」

「看看吧。」

「有什麼好看呢？」

『把他送到公安局吧。』那穿長衣的突然插口說。

拉斯科納夫直看着他的肩膀，仍用懶懶發語的聲音說道：

『你過來。』

『好，扣住他。』那人更強硬地續說着。『他爲何要往那邊去，他心裏想着什麼事呀，哼？』

『他並不喝醉了酒，不知道究竟是怎麼着。』那工人吶吶的說道。

『那末你究有何事呢？』門房又喊問了，真的發火了——『你爲什麼留着不想走？』

『那你們怕公安局麼？』拉斯科納夫嘲侮地說着。

『什麼好怕你爲什麼留着不走？』

『他是一個流氓呀！』村婦喊道。

『何必和他多講呢？』另一個門房喊道，他是一個魁梧的大漢，散披着一件衣服，腰上掛着一串鑰匙。『滾出吧！他是一個流氓，一定是的。滾出吧！』

他拿着拉斯科納夫的肩膀，把他推到街上去。他向前一傾，還好站住了腳。不聲不響地看一看路旁的人，就獨自走開了。

『真是怪物！』那工人說道。

『如今多怪物呢！』那婦人說道。

『你應把他送到公安局的，』穿長衣的人說。

『還是不理他好。』門房答道。『一個真真的流氓！那正是他所想的，你可相信的，但一次作弄了他，你便永遠和他弄不清了。……我們明白那種人的！』

『我到那邊去不去呢？』拉斯科納夫想着，他在交叉路口站着，四下望一望，好似等待什麼人給他決定一下似的。但四顧悄然，一切都死一般地寂寞。……忽然在離開約有幾十丈遠的街頭，在暮色蒼茫中隱隱，他見一夥人，並聽得談話和喧嚷。在人羣中擡停着一輛馬車。……街心閃耀着一般光亮。『什麼事兒？』拉斯科納夫向右走到人羣那面去。他好像要握牢一

切事物，當他看清出來了，他始微微冷笑着，因他已決定到公安局去，曉得不久這事便完全結束了。

第七章

一部很好的馬車橫在街心，站着一雙精神奕奕的灰色馬，車裏卻不見人，車夫從車箱上下來，在車旁站着用手拉着馬韁……許多人聚集着，警察在這邊立着。有一個人打着一盞燈籠，照照車輪旁邊躺着的是什麼。大家在談論着，喧喊着，察看着，車夫被迷亂了，口裏只是重複說道：

「運氣真壞！天，運氣真壞！」

拉斯科納夫極力擠進去，最後竟看見騷動的原由了。是一個被車撞倒了的人，已知覺不清的在地上躺着，流着鮮血；衣服是舊的，但不像是工人模樣。他的臉被壓破了，血直從頭臉上流；他顯然是十分撞傷了。

「青天大老爺！」車夫哭喪着臉道，「你叫我怎麼樣呢？假使我把車趕快，不對他喊，那是我錯，如今我是慢慢地行着，並不急忙呀。大家都看見我和別人一樣地行着。一個喝醉的人東倒西歪，我們都明白……我見他從街心穿過，顛顛倒倒，幾要傾跌了。我嚷了又嚷，我並把馬勒住了，但他已倒在馬蹄之下，不是他有意為難，就是他泥醉了……馬年紀還小，很易受驚嚇。牠們驚跳了，他呼喊了……那使牠們更驚。禍就如此發生的！」

「就是如此的，」其中有一個人聲證實着。

「他真喊過，而且不僅一次。」另一個人聲更證實道。

「喊三次了，我們聽見的。」第三個人喊着。

但車夫並不怎樣受驚，因為馬車是一個有錢的要人所有的緣故，他正在什麼區所等候着車哩；警察自然立刻去處置這鬧禍事為避免擾亂秩序。他們先要做的就是把受傷的人擡到公安局和醫院去。也沒有人明白他的名兒。

這時拉斯科納夫擠了進去，俯身看了看他。燈籠照着那可憐着的臉。他認得他是誰。

「我認得他，我認得他！」他往前面走去。喊着，這是一個辭職了的書記官馬耳朵夫。他就住在這邊可兒的住宅裏……

快去我醫生來！我出錢，懂吧！他取出衣袋裏的錢，給警察看。他是在一種見義勇爲的興奮中。

警察看見這人的詳情很是快樂。拉斯科納夫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給他，熱心得無以復加，他叫警察把神事不清的馬耳朶夫即刻擄到他的住所去。

「就在這邊，約走過三個住宅那樣遠，」他親切地說，「有錢的德國人可兒的那所住宅。他那時正想回家去，無疑地他是喝醉了。他原是一個酒鬼呀！他那邊有家人，妻小孩子，他還有一個大女兒……把他送醫院去，便耽擱時候了，那住宅裏定有個把醫生的。我出錢，我出錢！他在家裏必有人侍候的……她們會立即治理他的。但在你們把他送醫院前，他便要被迫誤了。」他乘人不見時把錢悄悄放在警察的手中。但這事是豪爽的，正直的，無論如何，救恤是應當的。他們把受傷者擄着大家部自動來幫助。

可兒的住宅約有三十碼之遠，拉斯科納夫在後面隨去，仔細地扶着馬耳朶夫的頭，指點着路徑。

「如此吧，我們把他的頭朝上擡上樓去。你們轉過來，我出錢，我不要你們白做的，」他贅着道。

茄里伊夫亞她仍是老樣子，遇到閒暇時在她的小房間裏從窗口到火爐邊，往來地走着，束着手臂，自語着，或咳着嗽。如今她更常和大女兒波楞講，她是十歲大的小姑娘，雖懂得不多，卻很明白母親愛她，因此她的伶俐的眼睛總是注視着她。盡力露出孺慕的樣子來。這時波楞正給小弟脫衣，他一天沒愉快使上牀睡了。這小弟弟的內衣脫了，這須在夜裏洗滌的。他在椅上挺坐着，臉孔沉肅，腿僵直了——腳合在一起，腳趾朝外邊。

他聽了母親向姊姊說話，兀自坐着不動，努着嘴，睜着眼，正如一切好孩子們上牀睡覺時的情景。一個小女孩，年紀很小，穿着十分的破衣，在門帘前站着，把她脫衣，樓梯下面的門是開的，爲使空氣流動點，解解隔房透進的煙草的氣味，這可憐的患肺病的婦女不住地在咯噎。茄里伊夫亞在那星期內好像更瘦削了，她臉上的癆紅也比以前更鮮明些。

「你不會想到的，波楞，」她邊說邊在房中打轉，「在你的外公家裏我們過着怎樣幸福的生活，這個酒鬼怎樣把我和你們都弄到這樣敗壞的田地呵！外公是一個道尹，和省長只低一級，因此來訪他的人都說，「我們把你看爲我們的省長，依凡迷！」在我……在……」她厲害地咯噎着，「呵，可詛咒的生活呀！」她喊着，停一停喉嚨，手撫着胸部，「在我……」

在最末次跳舞會的辰光……在軍長家中……陌麥里小姐見了我——她在你父親和我結婚的時候，曾爲我求福呢，波楞——她即刻問着：「那就是在散會時跳圍巾舞的美女麼？」（你要把那條縫補好，你要照我所指示你的那樣縫補呀，否則明朝——又略着槍——那個洞要給他弄得更大，她費力地慢吞吞地說。）士乞可公爵是一個隨從員，那時他方由佩德堡來……他同我跳舞，在第二天就向我求婚，但我很感激的謝了他，對他說我早已許給他人了。那個他人就是你的爸爸呀！派加爸爸氣得很呢……水弄好了嗎？把小衫遞給我，還要襪里達。」她對最小的一個說着：「你今晚只好暫時不穿小衫了……把你的襪拿出來……我好一起洗了……怎麼事呀，這個醉漢不回來了嗎？他的內衣總是穿的像一塊抹布，穿成如破布我要都一起洗的好不再每夜去洗呵！（又咳着噴）真的不知什麼事。」她喊時，忽看見一羣人在廊道上，向自己房裏擁着並擡着一樣重重貨物，「做什麼的他們擡什麼來了？真可惱呀！」

「把他放到那兒呢？」警察向四週一看，然後問着，那時馬耳朵夫正神事不清，血流全身，被擡進來了。

「安置沙發上去把他的頭好好放在沙發上。」拉斯科納夫指給他瞧。

「給馬車衝倒醉了！」有人在廊道上喊。
茄里伊夫亞呆立着，臉色白了，只是喘氣。小孩子們都嚇得面面相覷。小里達哭號，跑到波楞那邊去，牽住她，她身體發着抖顫。

拉斯科納夫把馬耳朵夫躺下，便跑到茄里伊夫亞面前去。

「爲上帝的緣故好好放靜吧，不要發嚇！」他流水般地说道，他在路上走，給一輛馬車撞倒了，不要發動，他要蘇生過來，我告訴他們把他送到這裏來的……我已經到這裏來過，你記得麼？他就會蘇甦的，我出錢！」

「他這次總要把命掉了！」茄里伊夫亞嘆氣着喊，她奔向丈夫前去。

拉斯科納夫當即看出她並不是一個無見識的女人。她立刻把一個枕头墊在這不幸者的頭下，這誰也沒想起，她並脫他的衣服看視。她支持着一切，把自己忘了，咬緊着顫抖的口唇，從她口中好像就要發出呼號來了。

拉斯科納夫同時差一個人去喊醫生，好像醫生就在隔壁似的。

「我已派人去喊醫生了，」他向茄里伊夫亞申說着，「萬不要着慌，我出錢，你有沒有水……？拿一條手帕或面布，不論什麼，趕快……他受傷了，但不是死，你聽我……我們且等醫生怎麼着！」

茄里伊夫亞跑近窗前，在那邊破椅上，一盆水，預備洗孩子和丈夫的內衣的。這在茄里伊夫亞一星期至少要在夜間洗兩次，因為他家窮得如此，實際上就沒有別的内衣好換，但她看不過污穢，寧可夜間叫自己吃點勞苦，用盡自己的力氣工作着，好把濕衣曬好明天可用。她聽拉斯科納夫的吩咐，立刻把那盆水拿來，但是慌得幾乎要和盆一起栽倒了。而後者已找到一條手帕，把牠浸濕，從馬耳朶夫臉上的血洗去了。

茄里伊夫亞在一旁立着，喘吁吁地呼吸着，手撫着胸。她自己也已過分的病了。拉斯科納夫方才知道他把受傷者送回家要會遺誤的，警察也有點催促不寧。

「波楞，茄里伊夫亞喊道，「到梭娜那邊去，快。假使她不在，你對他們說她的父親給車撞傷了，叫她就到這邊來……當她回屋的時候，快去，波楞那邊，把披巾套上去。」

「要跑得快快地快呀！」椅子上的小孩加入喊道，他喊了後他仍在沉默的嚴肅中，睜着眼睛，腳往前屈，腳趾朝向外。這時房間塞滿了人，幾乎不能通風似的。警察多去了，只留下一個，他極力把那些人趕出外邊去。幾乎所有魏塞爾的住客都從外面魚貫地塞進去，開始他們不過都站在門口，但以後都擠進房去。茄里伊夫亞不覺大怒了。

「你們可不可以讓他好好地死吧，」他向羣人嚷罵着，「這是迎神賽會是給你們看熱鬧的麼？還吸着紙煙！她又不住咳着！你還戴着帽子……有一個人戴着帽子呀……滾開去，你不應當侮慢死人！」

她的咯咳閉塞了她的呼吸——但她的責罵倒有點靈。他們似乎有點怕她。住客們一個個地退回門口，帶着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這是不可避免的當前事實，就使是犧牲者最親近的人也是如此，這是沒人能避免的，甚至帶着最誠懇的同情和憐憫者也不免有此心理。

外面的人聲被聽見了，說着醫院，並說他們沒有權利這邊騷擾。

「沒有權利死麼？」茄里伊夫亞喊着，憤憤地向門前衝去，要向他们們問着，但在門口對面碰着魏塞爾了，她一聽說這件

災禍，便跑進來維持秩序。她是極喜吵鬧而且不負責任的一個德國人。

「唉，我的老天呀！她喊着，緊握住手，『你的丈夫醉了，馬傷了，你同他到醫院去好吧！我是女房東呀！』」

「魏塞爾，我請你把你所說的話仔細想一想，」茄里伊夫亞傲然地開口道（她對女房東常是帶着傲然的口語，好使她可以「明白她的地位」就是此刻她也不放鬆的。）「魏塞爾……」

「我先前曾對你說過一次，你敢選叫我魏塞爾，我是阿馬利加呀。」

「你不是阿馬利加是魏塞爾，我不是你的不值錢的詔諛者中之一，如拉比緩夫這時他正在門邊後大笑，（大笑和「她們又吵着嘴了」的喊聲，在門口，確可聽見）所以我要永遠叫你魏塞爾，雖我至今不明你爲什麼不高與那名字。你自己想想看，羅凡芝發生了什麼事，他快要嗚呼了。我請你把那扇門立刻帶上了，不要給他們進來。給他安靜地死去！不然我先警告你，明天總長會明白你的舉動的。公爵在我做女子時就認得我的，他很記得羅凡芝，他是他的恩人。每人都知道羅凡芝有着很多朋友和翊護者，他爲一種可敬的傲慢把他們捨棄了，因他明白自己的可憐的弱處，但是如今（她指着拉斯科納夫）有一位見義勇爲的青年來幫我們，他有錢，有親戚，羅凡芝從小就和他要好。你可以放心去吧，魏塞爾……」

這許多的話說得很鋒利，而且越說越快，然而一陣咳嗽忽的弄斷了茄里伊夫亞的義正辭嚴的話，其時淹淹一息的人恢復了神志，發出了呻吟之聲，她就跑向前去。這傷了的人睜開了眼，恍惚迷離地盯着那屈身看着他的拉斯科納夫。他透著深沈的，遲緩的，艱難的口氣，血由他的嘴內流出，額角上的汗如雨下着。他不認得拉斯科納夫，有點覺得不安地四下瞧着。茄里伊夫亞露出悲傷而嚴肅的臉瞧着他，淚珠不禁奪眶而出。

「我的老天呀！他整個的胸腹都壞壞了！他是流了許多的血了！」她無神似地說着。「我們且把他的衣服解了。羅凡芝，你若不痛的話轉一個側吧！」她向他說着。

馬耳朶夫認得是她。

「牧師，」他嘶啞地說着。

茄里伊夫亞走向窗口去，頭倚着窗檻上面，悲傷地呼喊著：

「呵，可呪詛的生活呵！」

「牧師，」待死的人安息一下之後又說着。

「他們去叫了，」茄里伊夫亞對着他喊着，他聽了她的喊叫，不則一聲了。他露着悲哀而羞怯的眼色叫她來；她回頭來立在他的枕邊。他似乎安適了一些，但是不很久。

他的眼睛又轉向他愛憐的孩子小里達身上了，她站在牆角抖着，好像發了一陣寒熱病似的，她以驚訝的小孩氣的眼光注視着爸爸。

「唉——唉，」他不愉快地向她嘆着。他要說點什麼話。

「你要什麼？」茄里伊夫亞喊着。

「赤着足，赤着足！」他喘喘着，以發着火的眼光指着那赤足的孩子。

「不要響，」茄里伊夫亞動氣地喊着，「你看她是爲什麼赤着腳的。」

「謝謝上帝，醫生請來了，」拉斯科納夫歡然地呼喊着。

醫生走進來了；他是一個歲數而短小的老翁，德國人，猜疑似地向四面打量着；他走到病人前面，試診着脈息，細心撫按他的頰角，茄里伊夫亞幫着忙，把他染着血的內衣解了，把受傷者的胸部露了出來。胸部受了重傷，右邊的幾條肋骨壓斷了。在左邊胸口，在心上面，有一大塊青黃色的傷痕——給馬蹄殘踢去的，醫生眉毛皺了皺。警察對他說，他被撞倒在車輪下，在路邊連人帶車輪一同滾了三十多碼之遠。

「真奇怪他已恢復了神志，」醫生不露聲色地向拉斯科納夫低聲說着。

「你以爲他會怎樣了？」他問。

「他不久要完結的。」

「真的沒希望了麼？」

「很少很少希望。他在轉着最後的一口氣息了……他頭部也傷得沉重……哈……假使你同意的，我好替他放血，不

過……那也沒有什麼用的。在五或十分鐘內他一定要去的。」

『那麼就替他放血好了。』

『如果你同意……但我要預先聲明，那是一點沒用的。』

其時別的步伐聲又聽到了；走道上的人羣兩邊讓開，牧師（斑白而矮小的老頭子）走到門口，拿着聖餐供物。這是一個警察在這件禍難發生後去尋他來的。醫生和他交換了位置，彼此打了一個眼色。拉斯科納夫叫醫生稍稍停一停。他肩一聳，停着了。

那些人都向後面退去。懺悔禮不久做畢了。氣息僅屬的那個死人也許一點不明白；他只是發出嚙語般的微聲。茄里伊夫亞拖住小里達，又從椅邊把小孩子拉了過來，在牆壁火爐旁邊跪下，使孩子都跪在她的前面，那小女孩還在戰抖；但那小孩子用他的短小光滑的膝蓋跪下，有規則地伸着手臂，在自己身上畫着正確的十字，屈着身以額角碰着地板，這好像給他十分安慰。茄里伊夫亞緊合着嘴唇，收住眼淚；她也在禱求，並把男孩的內衣扯扯直，隨便用一條手巾掩着女孩的露着的肩膀，這條手巾是她邊旁的衣櫃裏拿的，她並沒有起來，也沒有打斷祈禱。這時房門又給愛熱鬧的推開了。在走廊上，從各層樓房裏來的看熱鬧的羣衆，越聚越多，但他們總不敢越過門檻一步。一枝小樹光照亮了這幕戲劇。

其時波楞在門外人羣中擠過。她走進來，因走的太快，氣喘汗流，把披巾取了下來，尋到了她的媽媽面前，說：『她來了，我在街道上遇見她的。』母親也叫她在她旁邊跪着。

一個年輕的姑娘膽怯地悄然地從看衆中擠了過去，在那空虛、陰涼、死傷、和絕望中的房內，她的發見倒是奇異的。她也穿着最不值錢的衣服；但卻也用一種異樣的卑賤的飾物裝飾着，絕不會弄錯了，它的羞恥的效果的。梭娜在門口驟然立住，昏亂的向四週一望，對於一切事物都不知所措了。她忘記了她的輾轉而買到的闊綽的綢衣和着發笑的拖裙，在這邊非常地不相稱，而且她的硬布大裙把門口全部都佔去了，她的淡色的鞋子，隨身帶的花傘，和滑稽的圓草帽，並插着眩眼的赤色羽毛。這些在夜上可說全沒有効用的。在這滑稽地歪戴着草帽之下，藏着一個清白的受驚的蛋臉兒，口唇張開，眼睛恐懼地注視着一切。梭娜是一個十八歲年紀的瘦弱的姑娘，生着美麗的頭髮，有着一雙驚人的漂亮的藍眼睛。她留意地看着牀

上的牧師，她跑得很氣喘。不久，聽得竊竊私語，想是羣衆中講的什麼話，透進她的耳鼓去的。她俯視着一切，向房中走了一步，仍是緊靠着門。

儀式過去了。茄里伊夫亞又走向她丈夫面前去。牧師向後退了，轉身向茄里伊夫亞告別時說了許多勸慰的話。

『這些小東西叫我如何辦？』她指着小孩們，嚴肅地忿憤地插着嘴說。

『上帝是慈愛的，向最高者求援呵。』牧師說着。

『唉！他是慈愛的，但對於我們卻不見得。』

『那是一件罪惡，一件罪惡，太太。』牧師搖頭，說着。

『那不是一件罪惡麼？』茄里伊夫亞指着那將死的人喊着。

『也許那些不經意地鬧出這件禍難的人們會答應賠償你，至少賠償他所得的工資吧。』

『你不瞭解呀！』茄里伊夫亞惱憤地擺着手說着。『爲什麼他們該賠償我呢？他自己喝醉了，跌在車輪馬蹄下！什麼工資！他除了給我們以苦惱之外，還有什麼他。這酒徒把一切所有的都喝光了！他拿我們去喝酒，他把所有的生命和我的都給喝酒所斷送了！謝謝上帝他快要死了！可以少一個好吃懶做的人了！』

『將死的人，你得要着想他，那是一件罪惡，太太，那種感情是一樁很大的罪惡呀！』

茄里伊夫亞爲那將死的人忙着；她遞他水喝，揩他頭上的血和汗，把他枕頭弄直，只不過稍稍轉一轉身子和牧師說幾句。如今她像瘋狂似地走向他前面去。

『唉，神甫，那是對的，宥恕！不過他沒有被撞倒，今天他就要醉的泥塗回家，他的唯一的內衣污破了，他會沈睡得像一塊木頭般，我要給他洗的刷的弄到天亮，洗他的和孩兒們的那些破衣，再在窗口炙燥，天一明時，我又要去縫啦補啦。我就是如此地混過了我的夜間了……說宥恕有什麼相干呢！實際上我早已經宥恕着了！』

又是一陣劇烈的不斷的咯噎使她停止了說話，她用手帕抵住嘴，手帕上滿是痰血，給牧師看，另外一隻手撫着發痛的胸腹。牧師點點頭，一語不發。

馬耳朶夫是在最後地受着刑苦了；他並沒把眼光離開茄里伊夫亞的臉上，她恰好也俯看着他。他像是想向她說些什麼；他艱難地撥動唇舌，迷迷糊糊在說，茄里伊夫亞懂得他是在要求她有恕，便截鐵地向他止着說。

『不要聲響！不必了！我明白你要講的話！』病人寂然了，同時他的亂轉的眼睛投射着門口，他瞧見了梭娜了。

這時他很是留意到她；她在一個屋角的陰暗底下站着。

『那是誰呀？那是誰呀？』他突然用一種粗陋的喘的聲音混亂地說着，恐怖地把他的眼光朝着房門，其時他的大女兒已在那邊立着，病人要想坐起來了。

『臥下吧！臥下吧！』茄里伊夫亞喊着。

他用了勉強的力量把自己的手臂支持着。他驚奇地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的女兒，似乎不認識她般的。他以前從未看見過她穿如此的衣裳。突然他認得她是誰了，她在困辱之下，穿了講究的衣服，覺得害羞過不去，溫柔地似乎等待着向她的將死的父親說聲再會。他的臉色露出非常的痛苦。

『梭娜我的女兒呀！有恕呵！』他喊着，他想伸手給他的女兒，但身體失了重心，立刻倒下沙發，臉碰着地板。他們趕去把他扶了起來，他們仍把他安放沙發上；但他不久就要死了，梭娜跑去，輕輕喊了一聲，擁抱着他，他僵直地死在她的懷抱中了。

『他已得到他所需要的了，』茄里伊夫亞看着自己男人的屍體喊着。『哦，如今如何是好呢？我怎樣去埋葬呢！明朝我給他們吃些什麼呢？』

拉斯科納夫走到茄里伊夫亞面前來。

『茄里伊夫亞』他說着，『上周末的男人把他的一生和環境都對我說了……信我吧，他是親熱的尊視地說着你的。自那晚，我明白了他對於你們都是非常地摯愛，他是非常的敬愛你，茄里伊夫亞，我不必計及他的不幸的弱處，自那夜起我們就結爲知己了……如今許我——做一點事……以酬報我的已死的友人的舊誼。這二十個盧布，我以爲——假使能够對你們有點補益，那……我……總之，我得再來，我一定要再來……也許明天就來……再會！』

他匆匆走出了房門，擠過人羣而走到樓梯上。但在羣衆中忽然碰見雷汀，他聽到了這件意外，就親跑來指示。他們自從

在公安局那邊相見後，便沒有再會到，但是雷汀一見就認得他。

「呵，就是你？」他問着他。

「他已死了。」拉斯科納夫答着。「醫生和牧師都來過了，一切都照着規矩辦了。不要太過於煩惱那可憐的婦人，其實她也害着肺病的。假使方便的話得設法勸慰她……你是一個好心腸的人，我明白……」他露出一些微笑，續說着，只是看着他的顏面。

「但你的衣上染了血了。」雷汀在亮光下看見拉斯科納夫的腰圍上濺上鮮血時而說着。

「是的……我染上着好些血了。」拉斯科納夫露出一種異樣的神情答着，於是他微笑着點點頭，下樓去了。

他也慢慢地走，邊深思着，害熱病似的，但他並沒感覺到，他全把精神專注在那突然在他胸中喚起的生活和力量的交互壓制着一切的感覺，此種感覺和一個被判決死刑，忽然又赦免了的人的感覺一樣。他走下了一半的樓梯，給那趕回家去的牧師追上了；拉斯科納夫讓他先下去，和他打了一個默然的招呼。他剛走到最末一級樓梯的辰光，忽聽見後面有急促的腳步聲，這是波楞她趕上了，喊着「停一下！停一下！」

他回轉身來。她立在樓梯末級的上一層而停着，比他高站一步。從曠場那邊照過來幽黯的亮光。拉斯科納夫看出這小孩子的瘦削而可愛的小臉，帶着伶俐的秀雅的笑容看着他。她帶着一個很願意傳遞的消息。

「對我說，你叫什麼名字……你住在那裏？」她在氣急敗壞中低聲說着。

他把一雙手按在她的肩膀上，十分歡喜地瞧着她。他為什麼那樣的快樂，他講不出所以來。

「誰叫你來的？」

「梭娜阿姊叫我來的，」小女孩答着，微笑着更是可愛。

「我曉得是梭娜姊姊叫你來的。」

「姆媽也叫我來的……當梭娜阿姊叫我時，姆媽也走來了，並吩咐着，「快點去，波楞。」」

「你愛梭娜阿姊嗎？」

「我愛她比愛不論誰多些，」波楞特別關切的答着，她的笑臉更變得莊媚了。

「你也愛我麼？」

剛想答話，只見這小小女孩的臉向他貼近來，她的整個口唇都露出和他接吻。忽然她的柴般的瘦臂緊抱着他，她的頭靠着他的肩膀，這小女孩低聲泣着，臉偎着他。

「我爸爸爸爸憐憫呢！」她呆一會說道，她仰起淚痕狼藉的臉，用手把淚痕抹去。「如今沒別的只是晦氣罷了，」她忽然帶着特別莊重的神態續說着，那種態度是小孩子們學說話正如大人們所採取的一種方式。

「你的爸爸愛你麼？」

「他最疼愛里達，」她不露一絲笑容續答着，活像大人的樣子，「他疼愛她，因她小，而且她有病。他常是買東西給她的。但他也教我們念書，教我文規，還教聖經，」她莊嚴地續說着。「媽媽總不好多說話，但我們曉得她喜歡如此，爸爸也知道。媽媽常教我念法文，因我如今是開始受教育的時候了。」

「你們多明白你們的祈禱詞麼？」

「當然我們是明白的，我們早便明白了。我對自己誦我的祈禱詞，因為我如今是一個大姑娘了，但是可里和里達卻和媽媽一道高聲誦。開始他們復誦，幸福呵瑪麗亞，此後又背一個祈禱告詞：「主父呵，寬恕而且降福給梭娜姊姊吧，」再背誦一首禱告詞，「天主呵，寬恕而且降福與我們的第二個父親呵。」因我們的前父死了，這是另外一個父親，但我們也給那第一個求的哩。」

「波楞，我叫做洛地亞。請你也時時替我禱求吧。」你的忠僕洛地亞，「不再多談了。」

「我此後將都要為你禱求了，」小女孩熱誠地說道，她又微笑着地走向他身邊，又熱烈地抱着他。

拉斯科納夫把自己的名字住處對她說了，允許第二天定會來。小孩子竟爲他所迷戀的離開了。當他走到街上，已經十點多鐘了。五分鐘之內他又立在那女人跳河的橋上那地方。

「好了吧，」他決然地得勝地自語着。「我總已和妄想想像的恐怕及幻想弄個段落了！人生是真切的！此刻我不是活

着了麼？我的身體還沒有和那老嫗一同死滅！天堂賜給她呀——如今好了，老太太，給我安穩穩度日吧！如今讓理智和光明……志願和力量來控制吧……如今我們待着看了，我們要試驗我們的力量！他激動地續說着，似乎要和什麼黑暗的力量挑戰似的。『我死心塌地願在一席地上存在着。』

『這時我是十分衰弱，不過……我知道自己的病已脫體了。當我出來，我的病就已沒有了。唔，可伏的寓所就在這邊。就使不十分近，我也定要到倫肯那邊去一趟的……給他勝了他的打賭吧！給他些歡喜——這有什麼呢？勢力，勢力是人類所必需之物，沒牠你就什麼不能幹，而且勢力是要用力量去求得的——這是他們所未深知的。』他傲然地自是地續說着，他有氣沒力地在橋上走去。自負和自是在他內心不住的愈變愈強，每分鐘他也會換了一個面目的。怎麼會叫他產生出這樣變化呢？他自己也不瞭解，如一個人拿住了一根稻草，忽然感覺他也『能够生存的，他還會永生的，他的生命並沒有和那老嫗同歸於盡。』也許他的判斷下的過早了一些，但他又那裏會顧到。

『但我已叫她在默禱時憶起『你的忠僕洛地亞，』這意思去撩動他。『唔，那是……在危難的辰光，』他續說着，他自己也覺得孩子氣的可笑。他的精神健強極了。

他很快的就找到了倫肯，這位新住客在可伏住宅內已經很熟悉了，門房當即告訴他的路向。走了一半樓梯他就聽見了一大羣人聲的喧嘩以及高談闊論的會合。門朝着樓梯開了着，他聽得見叫喊和說笑。倫肯的房很大，一共有十五個人在內，拉斯科納夫在門口立着，那邊有老板娘的兩個用人正在門帘外邊忙着弄兩個銅火爐，瓶子，鴉兒和薄荷的盤碟，這都是從老板娘的廚房拿上去的。拉斯科納夫叫僕人進去通報倫肯，他快活的走了出來。在第一眼看去，很明顯地是他喝多了酒，雖然無論灌了多少黃湯都不能叫倫肯怎樣醉，這回卻能察出他是受了一點控制了。

『你聽，』拉斯科納夫一見便說道，『我不過跑來對你說，你勝了你的打賭了，並且也沒人真的曉得，對他不曾發生什麼的。我不能進來了，因為我太衰弱了，我就要跌倒似的。晚安，我們再會吧！明天你來找我吧。』

『你曉得什麼？我要照顧你回府。假使你自已說你很衰弱，你必得……』

『你的貴客們呢？方才向外偷窺的捲髮的人是那個？』

「他嗎？不明白！大約是叔父的一個朋友，否則就是一個不速之客……我叫叔父招待他們，他是個很體面的人，現在我可不能把你介紹給他認識認識。但此刻我不願他們了！他們不會覺察的，我要弄一點新鮮空氣，恰好你來了——再過幾分鐘，我就要發性子了！他們在談着許多荒野的話……你曾不相信他們會怎麼說着的，但你爲什麼不信呢？我們自己也不是瞎三話四麼？隨他們吧，不過以後可不許談這些鳥話呀……等一等，我把諾夫找了來。」

諾夫一見就貓兒捉鼠般地抓住拉斯科納夫，他對他感到十分的高興，他臉部立刻鮮明的露着了。

「你該就去臥着了，」他盡力察看病人而高聲說道，「夜間你要吃點東西才好。你吃過沒有？我早給你弄好了……一服藥粉。」

「假使你願意，兩服吧，」拉斯科納夫答着，立刻把藥粉吃了。

「你陪他回去吧，這是功德，」諾夫向倫肯說道——「我們且看他明天怎麼樣，今天他神氣很好：下午就有了一個極大的轉機。我們且觀其後吧……」

「你曉得我們走出來時，諾夫向我噤咕着什麼？」他倆一到街上的時候，倫肯就驚說着。「老兄我不原把這些事情對你說，因爲他們是那麼的呆笨。諾夫告訴我，我在路上可以對你亂談着一切，好討得你的一切，以後叫我這事對他說，因爲他腦中懷着鬼胎，以爲你是……瘋了或者像是瘋了。僅沒一想第一，你比他的頭腦清晰多；第二，你如不是瘋了，你一點也不用介介於心，第三，那條牛，他攻的是外科，但卻在腦病上發癡了，他所以對你得到這個結論的，是因你今天和哈夫的談話。」

「哈夫把一切都對你說麼？」

「說了，他做的還好。如今我明白這是怎麼的用意了，哈夫也明白了……唔，事實是，洛地亞……要處在……我有點醉了……但那……不打擊……要處是，這個意義……你懂了麼？方才在他們的腦中打旋……你明白麼？那事沒人敢聲說，因爲那意義太荒唐了。尤其當捕着那個漆匠後，那個泡泡便刺破了，永遠不見了。但爲什麼他們都這樣的笨？其時我給了哈夫一回貴打——這是我們私下講的，老兄，你切不要露出去，顯出你明白那事兒；我看出來他是一個借題發揮的人，那是在露意士的家裏。但在今天，事情都明白了，那個意尼娜是那事情的主動者！他利用你在公安局昏去這件事，但是如今他自己不

好意思起來；我知道……」

拉斯科納夫入神的聽着。倫肯醉意很濃，講得似乎露骨了些。

「我那時昏去，完全爲空氣的沈悶和油漆氣味的侵入。」拉斯科納夫說道。

「那也不必申釋！因並非是唯一的焦點：患熱病已有一月，諾夫證明的！但如今那孩子是如何地壓服了，你不會置信的！我一絲也不值他的小指頭。」他說。他意思是說你的指頭，老兄，他有時會有好的情感，但那教訓，今天你在碧瑩宮給他的那個教訓，那對不論何事甚有幫忙了！你起始恐嚇了他，你知道，他嚇得顫抖了！那差不多又使他相信那討厭的瞎說爲真實了，但以後你忽然——嘲消他說：「這邊，你怎麼虛造呢？」這是對的！他現在壓服了！滅絕了！那是可說巧妙的，青天可表，是他們應該受的，唉，可恨我不在場，他非常的渴望想見你，派弗里也和你認識哩……」

「哦……他也……他們爲什麼要說我瘋了呢？」

「唔，不瘋。我說的太多了，老兄……打動他們的，你想，只有那個題目能使你關心似的；如今那爲什麼叫你關心已算清楚；明了一切情境……以及那怎樣刺激你，混入你的病中……我醉了，老兄，祇是他可恨，他懷着他什麼鬼胎……我對你說，他在腦病上發癡了。但是你不必理他……」

在半分鐘之內他倆都沒說什麼。

「你聽着呀，倫肯，」拉斯科納夫說道，「我想清楚地告訴你：我方才在一個死屍旁邊，一個書記死了……我把我的錢都給她們了……而且，我如才子被一個人吻着了，假使我殺了不論誰的話，那還不一樣……實則我已看見了另外一個人在那邊……插着赤色的羽毛……但我是在這邊談着無聊賴的話，我很衰弱，快攙着我……我們一直到樓梯前面去……」

「什麼事？你有什麼事？」倫肯心焦地問着。

「我有點昏，但也不很要緊，我異常的悲傷，異常悲傷……如同一個女子般。你看，那是什麼呀？看哪！」

「什麼一回事？」

「你沒有瞧見麼？一絲光亮在我的房間，你沒看見麼？在縫隙……」
他們已走到了末一層樓底了，和老板娘的門平列着，事實上他們可以從那下面瞧見拉斯科納夫的樓頂上有一絲亮光。

「真奇怪！也許拿泰沙，倫肯說着。」

「在這個時候她從沒在我房間過，我想她早已入睡了，但是……管它再會！」

「你是又懷着什麼意思？我倆一同來，自然一同上去的！」

「我們自然是一同上去，但我想在這邊握手，並向你說再會。把你的手伸出來吧，再會！」

「你究竟是怎麼着啦，洛地亞？」

「沒別的……快去……你作個見證。」

他們上了樓，「倒底諾夫說的或許對」這念頭打動了倫肯。「唉，我的多嘴弄昏他了！」他自語着。

當他們走到房門口時，聽見房裏有聲音。

「什麼的事？」倫肯喊着。

拉斯科納夫是先去推門的；他把門開着立在門口不動，他是着了魔了。

其時他母親和妹妹正在沙發上坐着，等他約有一點半多鐘了。爲什麼他從不會料到，想到她們呢？她們出發了在旅途中，不久就要到，這個音訊在那天才向他複述說着的。她倆費去一個多鐘頭在問着拿泰沙。她在她倆面前面立着，直到這時已把全部事情都對她倆說了。她倆聽到他在今天抱着病而且神志不省地「逃走了」時，他倆幾乎嚇壞了。「老天，他將變成什麼樣兒？」兩人都在飲泣悲傷這樣過了那一個多鐘頭的時間。

如今看見拉斯科納夫重又回來，不覺發出一陣喜悅，歡呼的喊聲，歡迎他進來。她倆向他面前跑去。但他卻僵立着如同一個死人模樣；忽然的來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感觸像雷電般地擊中了他。他並沒有伸手去擁抱她們，他不能呀！他倆把他緊緊摟在胸中笑，吻着，呼叫着。他走近一步，顛顛倒倒，昏跌在地上了。

於是焦慮、恐懼的喊聲，哀哭聲起了……立在門口的倫肯這時走到房裏了，立刻把病人握抱在他的有力氣的兩臂中，並把他安放在沙發上了。

「這不很要緊，不很要緊！」他向他的母親和妹妹喊着——「不過一時的昏去，沒關係！剛才醫生已說他好多了，他已復元了！水呢！你看，他會蘇醒過來的，他又會好了！」

他用勁地一把握住了多利亞的手臂，幾乎把骨頭也扭斷了，他叫她俯下去看，「他又會好了。」他的母女倆非常感激似的看着他，把他好像當作神仙似的。她們已聽到拿泰沙說過了，在洛地亞害病之中，這位「很勝任的青年」（如同朴利奚那拉斯科納夫在那天晚上和多利亞談話中所稱贊他的，）對他幫忙着一切。

卷三

第一章

拉斯科納夫起來坐在沙發上了。他有力沒氣地向倫肯作手勢，要打斷他向她倆說那些親熱的不相關的滔滔不停的慰勸話，他把她倆的手握着約有幾分鐘不響，呆呆地瞪着他們。他的母親給這個情景所嚇了。他倆看見這種刺痛人的情緒，同時還帶着近乎瘋狂的神情。甫利亞竟慟哭起來了。

多利亞面色變灰白；她的手在阿哥手中顫戰。

「回去吧……同他一道。」他指着倫肯用一種斷若游絲的聲音說道，「明天再會；明天的一切事兒……你們到得很久了麼？」

「晚上方到的，洛地亞。」甫利亞答着，「火車緩慢極了。但是，洛地亞，我如今絕不忍離開你的身子了！我要在這邊，陪着你，你度一夜……」

「不要作弄我了！」他面露愠色地說道。

「我要和他同住在這邊。」倫肯喊着，「我絲毫也不離開他。不顧我家裏的客人了！隨他們怎麼樣鬧去吧！有我的叔父在那邊陪着哩。」

「我，我怎樣才能酬答你的盛情！」甫利亞緊握着倫肯的手說着，但拉斯科納夫又去弄斷她的說話。

「我看不服眼！我看不服眼！」他惱怒地又說着了，「不要再使我懊惱了！好了，去吧……我不能容受了！」

「哦，媽媽，我們走出房去停一刻吧。」多利亞驚愕地耳語着，「我們顯然叫他苦惱了。」

「別了三年我還不能會見他麼？」甫利亞哭着說。

「停一停，他又叫她們站着，『你們只是麻煩我，把我的主意也弄昏亂了……你們遇見洛升過麼？』
「還未，洛地亞但他已知道我們到了。洛地亞，我們聽說彼得洛升是如此有情，今天他曾經來看過你，』甫利亞儒怯似地繼續說道。

「是的……他是如此地有情……多利亞我會對洛升說，我要把他逐出樓下去，叫他滾呢！……」
「洛地亞你講些什麼！一定地，你並不真的要告訴我們……」甫利亞生氣地說着，但她又不說下去了，只是看着多利亞。

多利亞凝視着她的阿哥，似在等着他再說些什麼。她倆已聽拿泰沙她所曉得的報告過了，說自從那次吵嘴，後兩人都
在苦痛的迷惑和不安之中。

「多利亞」拉斯科納夫又繼續說了，「我不要那種婚姻，明天你們碰見時你得拒絕洛升，我們以後不願再聽見他的名字。」

「天呀！甫利亞哭喊着。

「哥哥，你講的是些什麼話！」多利亞憤憤地開口了，但又立刻壓制着，「也許你疲倦了，你如今不宜於說話吧，」她溫柔地改說着。

「你看我神志不清麼？不是的……你爲我而嫁給洛升，但我不需要你的這種犧牲。最好在明天以前寫一封信去拒絕他
……在早晨給我看一遍，一切都沒有了事。」

「那我可不能做！那姑娘惱着地喊道，『你有什麼權力……』」

「多利亞，你也着急得不得了安靜點吧，明天……你不聽見麼，……母親慌了地插嘴說，『我們讓他吧！』」

「他神經失常了！倫肯酷似地喊着，『不是的話，那他怎敢如此呢！明天一切又都過了……今天他確已把他趕逐了。就是如此並且洛升也噁氣了……他在這邊大發牢騷，想表示着他的學識，但他沮喪着的走了……』」
「那個真有這事的了，」甫利亞哭喊着。

「明天會，阿哥，」多利亞愛憐地說着——「母親我們去吧……再會，洛地亞。」

「你明白麼，我妹，」他在她們後面，又反復申說着，「我並非神志不清，這種婚姻根本——不乾不淨，讓我做一個流痞吧，但你千萬不要那樣……一個已多了……我雖是一個流痞，但我也希望有那樣一個妹妹。我還是洛升，你揀吧！此刻你去好了……」

「但 you 已沒靈魂了！一個暴君！」倫肯大吼着；但拉利科納夫卻不則一聲。他躺在沙發上，遶面朝着牆，早已有神沒氣的了。多利亞凝視着倫肯，她的烏溜溜的眼睛發着光，倫肯對於她的睇視有點莫知所爲了。

甫利亞也立着發呆了。

「我萬不能走的，」她失望似地向着倫肯低聲說着。「我要在這邊暫住着……請你陪多利亞回去吧。」

「那你將把一切事情都弄僵了，」倫肯躁急似地用同樣的低聲答着她——「不論怎樣，你且出來，到樓梯上去吧。拿泰沙，你照一照燈，我可以擔保地說，」他在樓梯上輕聲地說道——「今天下午他幾乎動手要打醫生和我呢！你知道麼？要打醫生呢，幸虧他肯退讓，走開了。沒有激怒他。我還在樓下守候着，但他已穿好衣服，溜出去了。假使今晚你再使他發怒，那他又要出走的，也許還要做些百害的舉動哩……」

「你說的什麼？」

「而且多利亞絕不能離開你左右的，剩下她孤單地在那些寓所。你們試想你們是住在什麼所在那個惡漢洛升！他不替你們找個好的住處……你知道的，我喝了點黃湯，那酒性使我……亂咬人，請不要見怪……」

「那我要到這邊的老板娘那兒去，」甫利亞堅決說，「我請她替我倆找一個角落宿夜。我不忍就如此地離開他，我不能！」

這些談話是在老板娘的門前樓梯頭上說的。拿泰沙在底下一步樓梯上照着燈，倫肯似乎十分地興奮。在半點鐘前他送拉斯科納夫回家的時候，他講的實在太不顧一切了，但那他也明白的，自己雖喝了無限的酒，但腦袋卻是清晰的。如今他是在一種昏沈沈的境界之中，他所喝下的一切就好像在他頭頂盤旋，十分地有力。他和一對女人站在一起，握着她倆的手，

勸慰她們，用動人而明顯的語句向她們解釋，他每說一個字眼，好像爲要加重他的語氣，他要把她們的手握得更緊，如同在一個鐵鉗子一樣。他毫不顧什麼禮節地睜看着多利亞。她們有時把自己的手從那粗大多骨的手中抽出來，但他一點沒覺得，只是把她們拉得更近。假使她倆這時叫他從樓梯上跳下去，他定會不假思索，立刻地聽她們的命令。甫利亞雖覺得這個青年有點異樣，握她的手太緊，但他爲着她的落地亞而焦慮，她在這時看他又好像是上天幫助似的，也就不顧他的這些異點了。但是多利亞雖也一樣地焦急，而且也沒畏縮，但她見他眼中閃耀着光輝而不能不覺的奇怪，不能不驚恐。只有拿泰沙關於他哥哥的怪友所述說而引起的深入的信心，使她不想法從他那邊走開，不叫她母親也走開。她是覺得如今就使跑開也都是不可能的，但過十分鐘，她便異外地膽大了，那是倫肯的特性，不論他的心意怎樣，他立刻會露出他的真品性來，因此人家就可立即看出他們所要慮的是如何一般人了。

「你不能到老板娘那邊去呀，這是胡說！」他喊着。「你如果住在這邊，就使你是他的母親，他也定要發作一陣脾氣的，將誰都難預料會發生什麼事來！你聽着我說，如此拿泰沙留在這邊和他一起，我送你倆回去，你倆不能單獨在街上走的，在這佩德堡地方是一個怕人的處所……但也沒十分要緊！我再自己跑回這邊，一刻鐘之後，我定會把他的狀況，他熟睡了否，和別的消息都傳給你們。再，你聽我說，然後我再回家一趟——那邊有很多朋友全喝的醉了——我把諾夫一同來——他是診視他病的醫生，他也在那邊，但他沒醉，他從來不會吃醉！我把他拉來見落地亞，然後再邀他到你們那邊來，如此你們在一點鐘內可以有兩個消息——一個是醫生的，你們懂得麼，從醫生而得的，那末和從我報告的定是很不同的了！假使勢頭不對的話，我發咒我會把你們帶到這邊來的，但假使沒什麼，那末你們安睡好了。我在這邊宿夜，在廊道上，他不覺得的，我叫諾夫宿在老板娘那邊，就在下面。這樣說來，誰對於他有益些，你還是醫生呢？那麼先回去吧！但老板娘那兒是不能的，我是沒關係的，但你們不能的，她不願意招待你們，因她是……她是一個呆子……她要爲我而妒忌多利亞的，也會妒忌你呢？若是你願意知道……忌妒多利亞無疑的，她是一個絕對地，十分不可捉摸的角色。況且我也是一個呆子……這倒沒有什麼，你們快來你們相信我的話麼？唔，你們相信不相信我呢？」

「我們就走吧，媽媽，」多利亞說着，「我們依他所說的做吧。他已經援救了落地亞，而且假使醫生真的願意在這邊宿，

那有什麼更比這好呢？」

「你懂，你……你……明白我了，你真是一個安琪兒！」倫肯狂喜地喊着，「我們去吧！拿沙快走！樓上樓來，燈點亮些，坐着侍候他，我過一息就來的。」

甫利亞雖並不十分相信，但她也不好再違難了。倫肯一隻手扶着一個地把她倆扶下了樓去。但她總還有點不安，他說得很誠懇而且溫和，但他究竟能否實行他所講的話？他似乎是在那樣的一種情形之中……

「呵，我以為我是在如此的一種情形之中！」倫肯猜透她的內心，把她的那些思想突然丟了，他大踏步地在街道上疾走着，以致她倆不能趕上他，不過這點他並沒有留心到。「不值說的那是……我醉得如同一個呆子般，但全然不是；我並非喝酒弄醉的。看見你們後才把我弄得神魂顛倒的……但不必理我！切不要如此想……我是階層，我够不上和你們的……我簡直够不上和你們的！我給你倆送回家後，我要在這邊井中澆兩桶冷水在我頭上，我就復元了……只要你倆明白我是怎樣地愛你倆就得啦！不要笑，不要惱！你們可同不論誰嘔氣，但是不必和我呀！我是他的朋友，那末我也就是你倆的朋友。我要……我有一個預覺……去年某個時候……但那實不是一個預覺，因為你們好像是從天上落下的。我願我將一夜沒睡……諸夫方才怕他要發瘋了……所以不要去激動他。」

「你說的什麼？」母親喊着。

「醫生真的說過那話麼？」多利亞驚訝的問。

「是的，但並不十分，他給他吃些藥，一服藥粉，我親見的，於是你們就來了……唉！如若你們明天才到，也許事情要好得多。我們離開他一樁好事。一點鐘內，諾夫會把一切經過對你們說的。他沒有喝醉，我也要醒了……是什麼使我如此的昏沈沈的呢？因為他們激動我和他們爭辯了，真討厭！我咒咀不再爭辯了！他們說的那樣的荒野，我幾乎要動手！我叫我的叔父在那邊陪客。你們信麼，他們堅主完全不露個性，而且那正合他們的口胃的，不露個性，竭力做出違背自己的行動。這是他們以為是進化的極頂。只希望他們的荒野話就是他們自己的算了，但事實上……」

「聽啊！」甫利亞懦怯地插嘴着，但這只是火上添柴罷了。

「你以為怎樣？」倫肯大聲喊着，「你想我是爲着野話去反對他們的麼？不是的！我愛他們的野話。那是人對於一切創造者的一個權利。你嘗試錯誤，才能得到真實！我是人，所以有錯誤！你不碰過十四次錯誤，更可把握的，須碰上一百十四次錯誤。你絕不會得到真理，那是一件可尊貴的事情，但可憐我們還不會嘗試錯誤哩！謬說謬說是你自己的事，我爲那個要和你交歡的。在自己弄錯了路徑，比在別人正軌上走好些。在第一個情形，你是一個人，第二個情形，你並不會比一隻鳥兒好些。真理不躲避你，但生活卻能受束縛的。這有許多事實證明的。而且我們如今在作着些什麼呢？在科學，進化，思想，發明，理想觀念，意志，自由主義，判斷經驗和一切事情，一切事情上，我們都仍是在學校的最低級哩！我們寧願生活在另外人們的理想之中，這是我們怎樣渴盼的！我說的是否對？我說的是否對？」倫肯嚷着，並緊捏着兩個婦人的手臂。

「哦，可憐，我不很懂，」可憐的甫利亞答着。

「是的，是的……雖然我並不都贊同，」多利亞熱切地廣說着，她立即發出一陣尖喊，因她的手給他捏的那樣痛。

「是的，你說是的……如此道着你……你……」他神魂蕩漾地喊着，「你是和善，純潔，意識……和清瑩的泉源。你的手遞給我……我就要在這邊跪下和你的手臂接吻……」他在街道上跪了下去，好在那時街上闕寂無人。

「你拿開，我求你，你要做什麼？」甫利亞大感困難地喊着。

「站起來，站起來，」多利亞笑着說道，但她也有點煩惱了。

「我一定要吻着你們的手才起來！是的！是的！我起來，我們再繼續前進！我是一個不幸的呆子，我不配和你，我喝醉了……而且我覺得羞……我够不上愛你，但向你表示敬愛，卻並不是怎樣荒乎其唐的舉止！我在此表示敬愛了……這邊就是你的住處，就只爲着這事，洛地亞把你的未婚夫趕了是該當的了……他怎麼會把你安放在如此的住所？這是藐視你們，你知道他們這邊收容的是什麼人呀？你——他的訂婚人呵！你是他的訂婚人麼？不是的吧？唔，那我對你說，你的未婚夫是一個地痞。」

「恕我，倫肯先生，你忘記了……」甫利亞才開言說。

「對的，對的，你是對的，我忘記我了，我爲此害羞，」倫肯立即表示歉意。「但是……但你能因我說這話便惱我！因我

說得誠實，也不是爲……哦，哦！那未免恥呢，實非因我……哦，唔，不論怎樣我不說因爲什麼，我不敢……但我們今天看見他來時，覺得他不像我們一類的人，並非因他的頭髮在整容室捲曲了，也非爲他那麼急於誇示他的見識，實在因爲他是一個探子，一個投機者，因他是一個吝嗇人，一個滑稽家。這是很顯然的。你覺得他聰慧麼？不，他是一個呆子，一個呆子。他是你的丈夫麼？老天！你們明白麼，太太們！他在上樓走到她們屋裏去時，忽然不進去了，『我的朋友雖都喝醉在那邊，可是他們是怒實的，我們雖談了些不正當話，我也是的，可是我們最後會講及真理，因爲我們是在正軌上，洛升……卻不在正軌上呀。我剛才也會叫他們各種樣的名字，但我對他們是尊敬……我雖不大尊敬哈夫，但我覺得他可愛，因他是一條小狗兒，我也愛那頭小牛。』因他是一個實誠的人，而且明白他所做的職業。好了吧，一切都說了，而且也全恕了。恕了麼？唔，那麼，我們再向前走一程。我曉得這條廊道，我到過這邊，在這邊三號房間會有過一件恥辱事兒……你們住在這邊的什麼地方？第幾號房間？第八號麼？唔，夜間你們把門鎖上好了。不許誰進來。一刻鐘之內我會把報告送過來，半點鐘後，我會把諾夫拖來，你們等着吧！再會，我該趕快去了。』

『老天，多利亞，我們會碰到什麼事呀？』甫利亞對着女兒焦慮地，慌張地說着。

『不要自己找煩惱呀，媽媽。』多利亞說着，把帽子和圍巾卸下了。『上帝遣這位紳士來幫我們忙，他雖是從一個宴會來的。我們全靠着他，我敢和你說保。而且他對於洛地亞的一切幫忙……』

『唉，多利亞，曉得他會來不會來呢？我怎麼會放心離開洛地亞呢……我想我們這次的會見是如何的有重大意義呀！他卻惱怒着不願和我們相見似的……』

她的眼淚不覺奪眶而出了。

『不必不是那樣，媽媽，你沒覺察着，你總是眼淚鼻涕。他給沈重的病弄得非常困擾了——就是爲此呀。』

『唉，那種病！怎麼會害的，怎麼會害的？而且他對你怎樣說，多利亞。』母親說着，謹慎地看着她盡心觀察她的思想，而且因爲多利亞替她的哥哥辯說，她已稍稍安慰了，那辯說便是表示她已經恕了他了。『我想明天他會對那事改變方針的。』她繼續說着去探她的意見。

「但我相信他明天關於此事仍要如此說的……」多利亞決然地答着。她當然不能多說什麼，因為這是所怕提及的。多利亞上前去吻着母親。母親親熱地圍着她，沒作聲。她坐下，躁急地等待倫肯的來到，怯怯地注視着，在房中徘徊走着，手交又着，在沉思的女兒。這種徘徊思索，是多利亞的一種癖性。這時候，她母親常是怕去擾亂她女兒的心情的。

當然，倫肯這回他對於多利亞突然的沉醉的鐘情上，是好笑的。不過除去這點變態，那末大家總不致說他謊謬，假使他們見了多利亞的話，尤其當她交又着兩臂，往來徘徊，深思，煩惱的時候，多利亞是很漂亮的。她是高個兒，身軀非常相稱，壯健而自信——後一種品性在每種姿勢上都表顯着，但卻無損於她舉止的嫺雅與溫和。在臉頰上，她如她的哥哥，但她可以稱為確實地漂亮，她棕色的頭髮，比她哥哥顏色淡些；在她的烏黝黝的眼睛中放出一種傲然的光輝，但也不是沒有十分仁愛的情態。她的臉色蒼白，是康健的蒼白；她的臉發出光彩，充滿着新鮮和活潑。她的口唇小巧之至，滿面紅色的下唇如同下頰一般稍向外翹出；這是她漂亮的面孔上的一點欠圓缺之點，但這足使她的臉具有一種超然而近乎自傲的表情。她的臉莊嚴和思維的成分總比快樂多些；但是微晒以及活潑的愉快的，不自制的哄笑也很恰合於她的臉。一個誠懇的，坦蕩的，率樸的，忠實的偉男像倫肯，他就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的人，而且那時又在昏憤，頭悶之中，所以那是很當然的。恰好他在多利亞爲對手足之愛和遇見哥哥的喜悅所變形的時候，第一次就瞧着她。以後他看她因爲受了哥哥無禮的，殘忍的，不情的話，下巴常常怒得顫抖——他的幸運就命定了。

而且當他在樓梯上醉話中隨便說出巴夫洛夫（拉斯科納夫的古怪的老板娘）要因爲他而忌妒甫利亞和忌妒多利亞一樣，他說的倒是真實話。雖然甫利亞已有四十三歲年紀了，她的面孔卻還保持着以往的風姿，實在她看去比她的年紀輕得多了，那樣恬淡的精神，多感性和純潔誠實的好心腸，維持到老年的婦人們，情形總是如此的。換句話說，保持着這一切是保存美到老年的唯一的法門。她頭髮已在變白而且稀少了，在她眼睛旁邊早有了微細的皺紋，她的面頰因憂思與悲哀而往裏縮凹了，但總還不失爲美麗的臉孔。她倒是一個多利亞的化身，年紀大二十歲，但沒有翹出的下巴。甫利亞易受感動，但並不感傷。她怕事，多退讓，但也不十分過甚，她會讓步，承認許多甚至和她的意見違忤的事情，但也不過某種程度，爲誠懇，道義，和最深的信仰所決定的，那就沒有一物能够使她超越而過了。

真的在倫肯去後的二十分鐘，就聽到幾下的輕微而急促的打門聲音：他真來了。

「我無暇空，不進來了，」門一啓開，他便開口說着。「他睡得如同一隻豬般，酣沈地，靜寂地，上帝叫他可以睡十幾小時的。拿泰沙在他房內，我叫她等我回來的時候方許離開。如今我去把諾夫叫來，他將給你們好消息的，你們就好安心入睡了，我想你們是過於疲倦了，不該再作什麼事兒……」

他沿着走廊跑下去。

「真是一個非常懂事而且……熱誠的青年呀！」甫利亞歡喜讚美的說着。

「他好像是一個直爽的人！」多利亞真誠地回答着，仍在房內徘徊走着。

過了一點多鐘，她們又聽見走廊上的步履，以及一些打門聲，兩個婦女一直等到這時全是信着倫肯的說話；他真的把諾夫叫來了。諾夫立刻允許離開宴會來到拉斯科納夫那邊去，但他卻帶着勉強和十分的疑惑來瞧這兩位女子，他不信倫肯歡樂的情形。但他的好榮心即刻受着懲戒而答應了；他看見她們真的在候侍着。他有如神仙，他只站了十分鐘，竟使甫利亞十分信任而且放心了。他說話露出非常的同情，但也帶點青年醫生的在重要斟酌上的謹慎和鎮靜的莊重。他沒有旁及其他事情上的談話，也毫無一絲意思和這兩位女子有更進一步的私語。他在一進門時，只是一瞥了多利亞的眩耀眼目的美貌，以後便極力點都不去關心她，只是和甫利亞談話，這使他非常感到的內心的歡喜。他說他想病人這時的狀況變得很令人滿意的。依據他的觀察，病人的病徵一部分是由前幾個月他的惡劣的物質的壓迫所致，但另一部分是含着道德的因素，「假使可以如此說的話，那末這病是幾種物質和道德的相互關係，焦慮，恐怖，困窮，以及其他意念……等等的混合物了！」諾夫私察出了多利亞似乎很關切的往下傾聽着他的講話，他就在這上面把它擴大着去講了，對於甫利亞的「像是瘋顛」的焦慮而又不敢的詢問，他就露着一副泰自在的坦然的笑臉把他的話延展誇張着，說病人確是含有某種不變的觀念，有點鄰近於偏狂——他（諾夫）如今正在專門探討這種奇怪的醫理——但務須要認清，一直到今天病人多是神智不清，而且……而且說必然地家人等他復元上的過程上，要有一種相當的影響的，而且不可擾亂他的心，「只要一切外來的驚擾能夠避去，」他頭頭是道地續說着。他於是就起來，有禮貌地一鞠躬告辭，同時祝佑，親切的感動和懇禱，都在他一身

聚集着，而且多利亞很大方地伸着手和他握別。他出門去了，覺得這回的會見很愉快呢！

『我們明天再說吧，就去睡吧！』倫肯最後說着，便和諾夫一同出來。『明天早上我將盡量快快地告訴你們。』

『那是一個使人心癢的小女子，多利亞。』諾夫說着，舐了舐口唇，其時他倆已走到街上了。

『使人心癢麼？你說癢人麼？』倫肯狂喊着，去拖諾夫，並握住他的喉管。『假使你要……你懂得麼？你懂得麼？』他喊着，握着他的領袖搖撼他，把他推到牆邊。『你聽到沒有？』

『走開些吧，你個酒癮。』諾夫甩了身說着，當他離去的時候，他死瞪着他，忽然又大笑着。倫肯在不愉快的沉思中對着他看。

『對的，我是一個傻子，』他說着，面色幽沈得如暴風烈雨中的黑雲，『不過老是……你也如此的。』

『不老兄，不是那麼的傻子。我沒有夢想什麼呆事的。』

他們靜悄悄一路地走去，但當他們靠近拉斯科納夫住所的時候，倫肯躁急地衝破了這沉寂。

『你聽，』他說着，『你是一個體面的人，但在你的其他缺點底下，你是一個浪子，我明白你還是一個醜陋的東西。你是一個軟神經質的應聲蟲，又充塞着許多妄想，你吃的胖胖而且懶怠了，絲毫不能自制——我喊它醜陋，因為它會引人走到醜陋的境界上去的。你自己會弄得如此懶惰，我不明白是怎麼着，你是一個善良的，而且也是一個熟腸的醫生。你——一個醫生——睡在絨氈牀上，卻在夜裏起來去診視病者再過三四年，你就會不替病人起來了……但也不用去說這些，這不是着重處……你要在這邊老板娘的樓房宿這一宵。（我勸她答應出是容易）我自己在廚房中睡。如此你就更加可以多認識她的一個良機是不是……那卻不和你所想一樣！一點也不是那情形，老兄……』

『但我並沒有如此想咧！』

『老兄，你在這邊有純潔，沈靜，羞怯，以及一種朦朧的貞操……她是深嘆着，如燭般融解，融解着靠着所有的鬼魅的力量，援救我脫離她。她是頂動人愛悅的……我將酬答你什麼事我全願幹……』

諾夫狂笑着。

「唔，你給纏擾着了！我和她有怎麼的關係呢？」

「不很困難的，我對你保證。你愛談什麼臭腐話，你就對她講什麼，只要你在她旁邊坐着講着都可以。並且你是一個醫生；你設法給她醫治什麼。我發咒你不會懊悔的。她有一座風琴，你知道，我會亂奏一些。我有一篇歌曲在那邊，是一篇純粹的俄羅斯的歌曲。」我淌着哀淚。「她喜歡那個純粹的歌曲——唔，你就用那篇歌開始，你是一個道地的樂工，一個專門的大家，我對你保證，你不會懊悔的哪！」

「但是你允許她什麼過沒有畫押沒有？是否有訂婚之約？」

「不，絕沒有那種事！她也不是那類人……乞洛夫嘗試那事……」

「那就把她丟了吧！」

「不過我不能就把她丟了！」

「你怎麼不能呢？」

「唔，我不能。因這邊有一種引誘的原素，老兄。」

「那你為什麼要迷戀她呢？」

「我沒有迷戀她；也許我傻頭搭腦自己迷戀了。但她卻不問是誰，只要有入常常在她身邊談着坐着，唱嘆着就夠了。……我不能說明其原因，老兄……你的數學很不錯，如今正在研究牠……你去教她積分好了；很好的，我不是和你說笑，我和你講的是內心的話，正和她一樣。她會環繞着你，和你談過一年半載，我有一個和她談了兩天關於柏魯士王朝的官吏們（因為人必得講些話）——她長吁着而且透汗，但你切不可去談愛說情——她會羞昏了——只要給她看出你不能無所得而去——那就好了。那真寫意，你何等地快樂，你可念書坐着，臥着，寫文章。你更也可以乘機偷吻她一下，假使你謹慎的話。」

「但我為什麼要她呢？」

「哈，這我不能使你懂！你瞧，這於你們都合適！我時常給提示，而想到你哩……你必定是要來的那麼遲早有什麼要緊

呢？在這邊有毯絨牀睡呢，老兄——哈哈！還不止這些呢，在這邊還有一種誘引力——在這邊有藍的天，停泊處，波浪不驚的滯澗，地球的中心，爲世界根本的三條魚，煎餅，香味的魚肉餡，銅火爐，溫和的嘆息與暖的肩巾中等，還有熱炕牀睡呢——愉快極了，你現在還存着——兩種好處都可到手了，唔，罷了，老兄，我躊躇着什麼，可以睡覺了，你聽，有時我要在夜裏醒覺，我好進去瞧瞧他，但不要緊，那是很好的，你切不要自尋煩惱，假使你願意，也不妨進去看他一次，但是你如看出覺得不對了，神智不省，或是燒熱——你就把我喚醒吧，不過這一定是過慮的……」

第二章

倫青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就醒了，顯得異常的煩惱。他碰着許多不曾料想到的麻煩。他從沒有想到他醒後會那樣的。他想起昨天的一切細屑，他曉得他曾遇到一個十分出奇的遭逢，他得着一個映象，不像以前所知的一切東西。同時他很明白，發出那在他幻想中燃起的夢是決難實現去達到——因此他覺得十分害羞，他於是立即轉到那個「可詛咒的昨天」所給他的更實現的焦急和困難。

第一天的最可怕的回憶就是顯出了「卑污」的那些行爲，並非是因爲他喝醉，實是因爲他想藉着那少女的地位，在他的可笑忌妒中，去侮辱她的未婚夫，自己並不明白他們關係和一切，對於那個人他自己又懂的很少。他有什麼權利可以那樣出言不遜地貶說他呢？誰會去問他的意見呢？如多利亞竟會爲着金錢而下嫁給一個不行的人，這是可能的麼？那他一定有特別擅長之處。住處呢？但他倒底怎會知道那住所的性質呢？他給租了一層樓房……呸，這是怎樣地卑陋呵！他醉了，這是什麼的證明如此可笑的謾辱人家酒醉露真情，真話也出口了，「那是他的粗陋的忌妒的心內的一切無聊全說出了」，那樣的一個夢會無代價給他倫青麼？他在那樣姑娘旁邊透骨的什麼呢——他，昨夜醉態的喧嚷的亂吹的傢伙，「如此可笑」的侮人的可以和她並稱是可能的麼？」倫青一想起這點臉孔紅紅的很不自在，他又忽然想起昨晚在樓梯上如何說老板娘會忌嫉多利亞的話……那真受不了，他把拳頭打在廚房爐子上，重重的一敲，打破了一塊瓦，傷了自己的手。

「當然，」一分鐘後他在一種自責的感情喋喋自語着，「當然，這些卑污難看永遠不能抹擦掉或去了的……因此想

也無用的，我必須不覺地到她們面前去，且……盡我的能力……也是靜默好……而且不必求有想，什麼都不說好……因爲如今都已弄壞了！」

可是當他穿起衣裳，他察看他的服裝，比平時要仔細。他再沒有別的衣服了——如有，當然要穿上了。「如其有，我也決不穿的。」但不管怎麼，像他這樣污卑醜陋的人，萬不能照舊大發牢騷的，因他沒權利可以損傷人家的，尤其她們正要他的幫忙看她們的時候。他刷了又刷着衣服。他的內衫總是不錯，這上邊異常的潔淨。

這天早晨他細心地洗臉——他從拿泰沙那邊弄肥皂——他上下一洗髮，項頸，尤其是手臂。要不要剃一剃那生着短硬鬍子的下巴問題來時，（巴夫洛夫很好的剃刀，是她死了的男人遺留的，）這問題給他惱恨。「隨它去吧！假使她們以爲我故意剃光了臉……如之何呢？她們一定要這樣猜！我無論如何不剃！」

「而且……最壞的是他這麼粗陋，污穢竟如小酒店一樣，而且……即使人家承認他有點正派人的品質……那又有什麼可驕傲呢？人都應當作一個正派人……然而仍舊是一樣他也幹過些小事情……並不是真的不誠，然而……他有時會懷着什麼鬼胎……把那一切都給多利亞那邊了，討厭，他如此粗鄙，油污，像小酒店般，他管不了許多他願意更壞了！」

他正在獨自的自答着的時候，宿在巴夫洛夫的屋內的諾夫進來了。

他就要回去，得先去看病人。倫肯說拉斯科納夫睡的像一個豬仔般熟。諾夫叫他們不必把他喊醒，並說他在大約十一點鐘時候，再來診脈。

「假使他仍還在家，」他續說着。「討厭人而不能够束制他的病人們，他還會醫治他們嗎？是否他到她們那邊去，抑是她們到這邊來呢？」

「我想她們到這邊來的，」倫肯懂得他問話的用意，便說着，「一定的，他們將要談及他們的家庭事情的。我得離開。你是一位醫生，更有權利在這邊，是不用說的。」

「但我並非是一個赦罪的神父呀，我就要走的；我除了看他們之外有好多事要做的哩。」

「有一樁事情如今叫我惱，」倫肯皺着眉說。「在陪地倆回去的路上，我會向她說了許多酒醉的糊塗話……一切事情……有一樁就是我怕他要……瘋了的。」

「這樣的話你也會告訴她倆嗎？」

「我真冒昧！你要責打我，你便可以打我好！你看那事如此大麼？」

「簡直亂說，我怎會看得如此重大！你自己，把我領到這邊來的時候，怎樣形容他是一個發狂者……而且昨天我們更是憤怒之極，就是你講的關於漆匠的事導火的，當他也許正爲這事上而發瘋時，那是一些呆笨的講話！如果我知道有公安局的那回事，曉得有個壞痞……去惑疑欺侮他……我就不會允許談那些了。這些發狂者老是小題大做……把他們的猜想看做是真實的……就我能憶的說，我心中所認爲神祕的事弄個一半明白的，卻是哈夫所講的故事。我記得以前有一個患沮憂病者——一個約四十歲的人——把一個八歲的男孩子弄殺了，因爲他不該氣忍他每天在棹橈上遠胡作妄爲。這樁事上邊，就因爲他的破衣，失態的警長，熱病和這種猜疑所造成這一切，都足使一個被沮憂病，被病狀，鬧得幾乎瘋狂的人的身上發生着很兇的作用，而成爲患病的開始。唔，不要去管那些事吧……喂，那位哈夫倒是一個靈巧的人，但是……昨夜他不該把那些話都講了出來。他是一個可怕的好饒舌者！」

「他把那些話對誰說了？不是你和我？」

「派弗里。」

「那有什麼要緊？」

「喂，你和她們——他的母親和妹妹——是否很知己？你對她們說今天更要當心他……」

「她們自己會應付好的。」倫肯快快地答着。

「他爲什麼那樣可惡落升？他是一個富翁，而且她也喜歡他……而且我想她們身邊已空空如了吧？」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倫肯惱急的喊着。「她們有沒有錢，我怎能知道你自己去問她們，也許你可以得知……」

「唔，你有時真是一個笨伯！昨夜的酒氣還沒有過哩……再會，給我謝謝你的巴夫洛夫！昨夜我在她那邊耽擱，她自己

銅守在房中，我從門外說聲「日安」，她也沒作聲；她七點鐘就起身了，銅火爐從廚房拿進去給她的。我沒有親自看見她過……」

在九點鐘時，倫肯到巴卡住宅的寓所去。兩個婦女都焦急的在等待着。她們老早就起來了。他進去時面孔幽黯得很，鞠躬禮做得拙劣之至，他覺得有點自慚，他誤會着了甫利亞熱切地走到他面前來，握着他的雙手，像是要接吻。他羞怯地看着多利亞，但她傲然的面孔，這時露出了感激和友誼，以及那出乎意外的尊敬的表情，（以替着他所期待的藐視的神情和鄙夷的心理）這使他比遭侮辱還難受。幸而他握着一個談話的題目。

甫利亞聽見病情經過很好，落地亞沒有醒，她很歡喜聽着這話，因為「她有一點事，應得預先談一談。」於是便問他吃過早飯沒有，請他在這邊用，她們是在等他一同吃的。多利亞按着門鈴，一個衣衫不整的用人跑來，她們叫他去辦茶點，東西是弄到了，但那麼醜醜而且昏亂的樣子，叫她倆也覺得過不去了。倫肯於是又大詆擊這住所，但一想起洛升，他又不敢多說了，甫利亞不住地問着這問着那，他是得了救了。

他談了好久的話，往往給她們的問話弄斷，竟至把拉斯科納夫去年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也都給探述出來，並還敘述有關於他病的一切詳情。但有些可以不說的他都刪去了，在公安局的那回事以及所得的結果，也在省去之列。她們開心諦聽着他所講的故事，當他把一切要說的說完了足聽聽的人的心意時，她們卻還以為他正在開講哩。

「對我說吧，對我說吧，你想怎樣……請恕我，我沒有請教他的名字。」甫別亞匆忙地插口道。

「脫里。」

「我渴想明白，脫里……如今他怎麼樣……看平常的情形，就是他歡喜的和不喜歡的是些什麼？他常是如此好發性，子麼？如果你可以告訴我，請就把他的希冀和他的夢想（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告訴我，他如今受些什麼感覺？無論如何，我想……」

「唉，媽媽，他怎能立刻答覆這些話呢？」多利亞說着。
「老天，我不希望有一點像這樣，脫里！」

「這當然啦，」倫肯答着。「我沒有母親了，但是我的叔父每年來這邊，他每次在外貌上幾乎認不得我了，雖然他是一個有識見的人，你們三年的別離是很有不同啦。我能對你說些什麼呢？我認得洛地亞近一年半了；他是怪性的，沮喪的，自矜的，傲慢的，而且最近來——也許以前——他多疑惑，好空想。他的心地是溫和的，心腸是慈悲的。他不歡喜暴露他的感情，就是幹了椿殘忍的事情，也不顯開着心腹。但有的時候他一點沒有病狀，不過淡漠和冷酷無情；他好像是在更番扮演著兩個腳色似的。有時他非常地矜持！他說他很忙，一切事兒都給他阻礙，然而他倒高臥牀上。一點事也不做。他不會悔弄什麼，非是因他沒有口辯，好像他沒有時間去化費在小事上邊似的。他老不愛人家和他說什麼。他一天到晚，別人感到興趣的事物他毫不覺得，他十分自許，這也難加以厚非的。唔，還有呢？我想你們關於他將能有一種頂好的影響吧。」

「只願老天幫助呀，」甫利亞聽了倫肯述說洛地亞的事情，悲傷之至，不覺哭喊着。

倫肯如今放膽看着多利亞。他說話時，他時常偷偷地瞧她，但她是一瞬又把眼睛轉過去了。多利亞坐在棹旁諦聽着，站了起來在房中往來徘徊，兩臂又着，抿着口唇，時而問一二句，也沒停步。她也具有相似的習慣，不願聽人家說什麼的。她穿着一套稀薄灰暗色的外衣，項頸上圍着一條雪白明亮的圍巾。倫肯因之便察看出她們的衣着並不十分豐富。多利亞如果穿得講究像公主般，他也不覺得怎樣受嚇，但也許因為她穿的不漂亮，而且看出她的遭遇的惡劣，他的心中滿塞着難過，他對於自己所講的話和每種姿勢，都抖顫起來，這對於一個不善交際的人，是很不容易忍受的。

「你對我們講了許多關於我哥哥的品性的有趣的話……講的很實在，我很愉快。我覺得你太寬容地擊愛他了，」多利亞微笑着說。「我覺得你的話是不錯的，他要一個女人去侍候，」她深思後繼續說着。

「我並沒說這些，但我想你的話也是不錯的，不過……」

「什麼？」

「他沒愛一個人，也許永久都不愛的呢！」倫肯堅決似地答着。

「你是否說他沒有資格愛呢？」

「多利亞，你不論什麼事情都和你哥哥像極了，真的，」他自己也不會相信的話竟忽然漏了出來了，但即又想起他方

才說她哥哥的話，他臉孔變得如茶花一般地紅，直是侷促不安了。多利亞看了這情形，不覺好笑。

「你們兩人都誤會洛地亞的意思了，」甫利亞怪誕似的說道。「我並不是說我們如今的癥結，多利亞。洛升在這個信上所說的話，和我倆所料的事，確係誤會的，但是脫里你料不到他的性情是怎樣地乖戾而且常常變花樣的呵。他在十五歲的時候，我便不能夠相信他所幹的一切事了。我想他如今仍在作別人所不敢做的事情的……唔，就如大前年他是怎樣地使我驚嚇，給我一個大大的震撼幾乎駭死我，那時他便存心要娶那姑娘——她的名字不知什麼——是老板娘的孩嗎？」

「你聽到過那事兒麼？」多利亞問着。

「你想——」甫利亞熱切地繼續說着。「你想我的淚珠，我的懇求，我的病狀，我甚至會因悲哀而死，我們的貧困，會使他不能幹麼？絕不能，他會悍然不顧一切的。但這也並不是因為他不愛敬我們！」

「他一向不會對我說過那事的一句話，」倫肯謹慎地回答着。「我從巴夫洛夫自己那邊探聽了一點，但她卻不是一個好空談的人。我所聽見的話當然有點古怪的。」

「你聽見些什麼？」她倆立刻齊聲地問着。

「唔，不很特別。我只曉得那樁因為女子死了才不實行的婚姻，巴夫洛夫一點也不痛惜，你們說那個女子並不好看，我聽說也很醜的……而且又是害着病……又有些怪。但是她好像也有點好的地方。她一定有點好的地方，不然怎麼會如此不可解……她又沒有錢，他也不曾注意她這方面的……所以這樣的事情上真是難以索解難以批評的。」

「我相信她是一個好姑娘，」多利亞明確地說着。

「上帝恕我，我倒希望她死，但我不知他們誰叫誰受最多的痛苦。」甫利亞把話結束着說。於是她也圍着問他關於天和洛升的事，不安地且常常以目示意看多利亞。這使後者感到困惱。這樁意外事件甚於其他一切都足使她發生煩惱。驚訝。倫肯詳細地述着那事，但這次他添上了他自己的論評。他不客氣地責備着拉斯科納夫的故意侮辱洛升的不該，並不因為他病而加以原諒。

「那是他病了以前設想的，」他續說着。

「我也如此想。」甫利亞露着沮喪的態度回意着說道。但她聽見倫肯那樣謹慎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對洛升也加以敬視，她覺得十分驚訝。多利亞也爲之一驚呢！

「這就是你對於洛升的評斷麼？」甫利亞不覺問着。

「我對於令媛的未來丈夫不敢有其他的意見。」倫肯直截的懇切地答着，「我說那些話並非是因爲平常的客氣，實是因爲……因爲多利亞應該由她自己的意志去答覆他的。如其昨晚我講他過於失態，那是因爲我醉得糊塗……瘋了；是瘋了，發狂了，我簡直昏然了……今天早上我還有點害羞哩。」

他臉紅紅地不說下去了。多利亞的臉也紅暈了，但她仍是沉默着。自從他們談起洛升的時候，她始終沒說一句話。沒有她的容忍，甫利亞始終是不知怎樣做最後，她猶豫着而且時時斜睨着她的女孩，說她是給一件事情煩惱了。

「你看，倫肯！」她開口說着。「我要對倫肯互坦肺腑說話呢，多利亞？」

「是的，姆媽，」多利亞加重語氣地說着。

「就是如此，」她立即開口說着，好像她允許了便把自己心頭上的一塊石頭落下了似的。「今天早上，我們收到洛升一封短短的信，他答說我們的通知他已曉得了。他允許在火車站來接我們，但他並沒有來，只是叫一個用人把這個寓處的地址給我們指點我們的路；他來一個條子，說今天早晨他自己到這邊來。但今天早晨他那邊來了這個短短的信。你自己拿去瞧吧；信中有一處使我十分忿怒……你就可以看見是什麼事的……請你對我說着你的真誠的尊見吧，倫肯！你比誰都知道洛地亞的品性多些，也沒有人再能比你這樣告訴我們呀。我決定對你說，多利亞便可以下決心。不過我還有點把不穩，究竟如何做，我……我等候着你的高見呀。」

倫肯打開那封短短的信，是前天晚上寫的，讀着如下：

「親愛的太太，甫利亞，我恭敬地告訴你，因爲一點意外阻礙，我不能到火車站來迎接你們；我遣了一個很合宜的人來處理。而且明天早晨亦恐不能和你們晤見，因爲衆議院裏的事體不能抽身，並且，在你會見令郎，多利亞會見阿哥的時候，我

還是不擅自混入你們家庭集團好些。最遲當不出明天下午八點鐘，我想會見你們，並到你們寓所表示我對你們的敬意，並且我要附及我的誠懇的，也可以說是當然的要求，就是在我們相見時，洛地亞可不必在一起的——他昨天病中我拜見他的時候，他給我以極其重大的未見過的侮辱，而且，因為我想親從你那邊得到一點詳細的解說，我很願知道你自己的賜說。我敬預先告訴你，萬一不依我的要求，而竟看見了洛地亞，我將悵然而返，這你不能怪我。我寫了這信兒，是設想洛地亞他以前病的很重，但在兩點鐘後便好了，而走到外面去，因此我就可以訪謁你們。我親眼看見在一個被馬車壓倒，而死了的醉人的家裏，他說着爲援助葬禮起見，給那人的女兒——一個家目昭彰的年青姑娘——二十五個盧布，這事使我非常驚訝，我曉得你們弄那筆錢受的痛苦。就此附帶向你的可欽敬的女兒多利亞表示十分的敬意，並請求你接受我的微忱。

「你的阜下的僕人，

「洛升。」

「如今叫怎樣呢，倫肯！甫利亞差不多哭說着。『我怎樣可以叫洛地亞不來呢？昨天他那樣極力叫我們拒絕洛升，如今我們卻又受賜不要接待洛地亞！假使他曉得，他也許故意要來哩……那麼事情又將如何呢？』

「隨多利亞自己的意見去做好了，倫肯很自然地答着。」

「阿甯！她說的……誰曉得她說些什麼，她也沒明她的意見，她只說至少最好是，並非最好是，她說洛地亞定要在八點鐘到這邊來，他們定要見面的……我連這封信都不願給他看，想靠着你的幫助，用什麼方法可以使他不來……因爲他是如此易怒……而且，我關於那個已死的酒徒和那位姑娘，也不明白，他怎麼會把所有的錢給了那姑娘……那錢是……」

「使你受了如此的損失，姆媽，多利亞插着嘴說。」

「昨天他是癩了，倫肯深思着說着，『可惜你不曉得昨天他在一酒店裏想如何，但是其中也有用意……哼！他說是說了些，在我們昨天晚上回去時，關於一個死者和一位姑娘的話，但我竟一句也不明白……不過昨夜我自己……』

「姆媽，最好我們親自到他那邊，我保證，在那邊我們看情形怎樣做。而且，時候已不早了——老天，十點多鐘了，」她邊

喊着，透看一隻吊着威尼思鍊條的掛在項上的璨爛的金錶，看去十分和其他的裝飾不相稱。『大約是未婚夫送她的一件禮物，』倫肯想着。

『我們該去了，多利亞，我們該去了，』她的母親忙亂的喊着。『他會以為我們昨天以後還在氣惱哩，我們去的如此晚。我的老天！』

她說着這話的辰光，便匆匆地把帽戴上，套着大衣；多利亞也把她的穿戴上去。她的手套，正如倫肯所察出來的，破舊，並且有漏洞，然而貧困卻給這兩位婦女一種異樣尊崇的神氣，這在那些懂怎樣穿破衣服的人中是可常遇見的。倫肯莊敬地纏着多利亞，很高興以能够陪送她。『牢獄中綴補自己破褸的公主，』他想着，『那時顯然看去像一個公主，甚且比在華麗的宴會與朝會上更顯的是公主了。』

『老天！』甫利亞喊着，『我毫無有怕見我兒子的思想，我的心肝，洛地亞心肝！我怕，倫肯，』他續說着，羞怯斜看着他。『不必害怕，媽媽，』多利亞吻着她說，『不如信任他好了。』

『阿唷，我信任他，但我一夜沒有睡覺了，』苦惱的婦人大聲喊着。他們走到街上了。

『他明白吧，多利亞，今天早晨我稍睡一下的時候，我夢見了拉夫那……她全身穿着雪白的……她到我面前來，和我握手，向我點頭，但她那嚴肅的面孔，彷彿要責備我似的……那是一個不錯的預兆麼？阿唷，你不明白哩，倫肯，那個拉夫那死好久了！』

『我不曉得，拉夫那是什麼人！』

『她突然地死了，你想……』

『以後再講吧，媽媽。』多利亞攔住說。『他並不曉得拉夫那是什麼人呀。』

『唉，你不曉得麼？我以為你知道我們的一切事情，恕我吧，脫里，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幾天在想些甚麼。我真要把你看作我們的一個神仙，所以我當你是知道我們一切的人。我把你看作我們的親戚哩……請你不要生氣吧！唉呀，你的右手怎麼

這樣了？你給什麼東西弄去麼？」

「是的，我撞損傷了，倫肯低聲說着。愉快極了，

「我有時閒話說得太多了，多利亞時常怪我……但是，阿呀，他住在怎樣的一個飲食櫥子內呵！我不明白是否已醒了？那個婦人，那個老板娘，她當它是一個房間麼？你說他不歡喜暴露感情，那我也許要用我的……劣點去惱他了吧？請你告訴我，倫肯，我當怎樣去對他說話？你知道我已弄的頭昏了。」

「假使你看不高興時，就不要多問他話了；也不要時常問他的身體，他會不高興的。」

「哦，倫肯，做母親真不容易了！這邊就是樓梯……倒是一個危險的樓梯呵！」

「姆媽，你臉色很不好看，不要自己傷壞了身體，媽。」多利亞安慰她說着，並帶着骨碌碌的眼色續說着：「他看見你當是如何地快活，你卻如此苦惱着。」

「等一等吧，我向門隙窺看一下，看他醒了沒有。」

她倆姍姍地跟着前面走的倫肯，當她們走到四層樓老板娘的門前的辰光，她們看見她的門縫裏，有一雙銳利的黑眼從裏面注射着她們。當她們的眼睛相碰的一刻，那門砰的一聲忽然關上了，這使甫利亞嚇得要呼喊起來了。

第三章

「他的病好了，完全好了！」諾夫在他們進去的時候高興地喊着。

他早到十分鐘，仍坐原地方，沙發上。拉斯科納夫坐在對面的壁角，衣服穿的整整齊齊，頭臉都已梳洗過了，這是他先前沒有的。這時房間裏擠滿着人，但拿泰沙還勉強要隨着進來，立着聽。

斯拉科納夫的精神，比前天確算好得多了，不過還沒血色，少神氣，並帶點悒鬱。他看去好像是一個受傷的人，或受過什麼厲害的肉刑痛苦的人。額角皺着，口唇合着，他的眼睛也發熱病似的。他的說話少，而且也不很自然，好像履行職務般的人，一舉一動顯出一種不安寧的神氣。

他單單需要手臂上的吊帶，或手指上的綳帶，看去好像是一個害惡瘡或手臂殘傷的人的模樣。當他的母親和妹妹到了的時候，他那蒼白色的憂愁的面孔上稍稍鮮潤了一下，但這不過更顯出非常的痛苦，以替換那無限的苦悶罷了。那鮮紅的色彩不久消滅了，但是那苦惱的形像還留着，諾夫做出初次掛牌行醫的醫生所有的熱忱仔細的診視着病人，看不出他對於妹妹的到來有什麼歡喜，只覺出一種酸痛、的難耐的情緒，要再受數小時當然的痛苦，他看他在談話中每個字都好像觸碰着痛處，而給以刺激。但他對於一個像瘋狂者，前一天還是破口亂說話發瘋的病人，如今竟能如此克制自己，含蓄感情的力量，他覺得奇怪。

『是的，我自己也曉得，我幾可說是痊愈了，』拉斯科納夫說着，並和他的母親妹妹作甜密的接吻，這使甫利亞立刻笑容滿面了。『而且我說的這話並不和昨天所說相同，』他向倫肯說着，並好意地握一握手。

『是的，不錯，今天這個變化，我也覺得異常驚訝呢，』諾夫說着，他看見她們進來了很高興，因他已有十分鐘沒和病人談話了。『假使如此下去，再過幾天他便要和以前一樣了，換句說，將和他一月或兩月……甚至於和三個月以前相同。這病害了很久了……哈！如今，你會自認是你自己的誤失吧？』他廢續着說，露着試探的笑容，好像還怕引他發怒似的。

『這也許是的，』拉斯科納夫穆然地答着。

『我將要說，』諾夫熱切地續說着，『你的痊愈，完全要靠你自己。如今人們可以和你談話了，但你牢記住，須極力避去那些你的病狀的初步的，唯一的原因，這是最要的。如果那樣你就可以完好如初，不然，病將轉壞了。這些唯一的病因我不得而知，這些你自己總知道的。你是一個懂事的人，當然無須我們多說了。我以為你的精神錯亂之初是和你脫離開大學同時起的。你切不可再遊蕩過日，所以工作和你面前的一個固定目標，我想會於你很有效的。』

『不錯，不錯，你說很對……我要立刻回到大學裏去，那麼一切事兒都上軌道了……』

諾夫一部分因為要在她倆面前表示好感，所以說出那些鼓勵的言語，當他一見病人，看出他臉上含着嘲笑的嘲笑，他也有點紊亂。這情形相持了好久。甫利亞開始感謝着諾夫，尤其對他昨夜到她們的寓所去這事表示謝意。

『什麼他昨夜來看你們過麼？』拉斯科納夫好像吃了一驚似的問着。『那麼你倆旅行困頓之後也沒好好睡覺了。』

「呵，洛地亞，那只有兩點鐘。多利亞和我在家裏時從來不會在兩點鐘以前去睡覺的。」

「我也非常地感謝他。」拉斯科納夫又說下了，但忽又皺着眉而且眼睛向地下看。「把診金的問題暫擱在一旁邊——恕我提到這事（他臉朝着諾夫）——我真不知我做了什麼好事，值得你如此關心注意！我實在不明白……而且……而且……實在這使我過意不去，因為我不明白，我如此坦白地對你說。」

「不要見怪。」諾夫強顏笑着。「當你是我行醫以來第一個病人——唔——我們這些開始行醫的腳色，最愛我們的第一個病人，他們彷彿是我們的兒子一樣，有些幾乎鍾愛上了。當然我的顧客也不很多。」

「我對他並沒說許多話，」拉斯科納夫指着倫肯續說着，他除了侮辱與討厭之外，他在我這邊簡直什麼也沒得着。」

「他亂說些什麼！怎樣，今天你是帶着傷感的情緒麼？」倫肯說着。

如果是有更深刻的瞭解，他便能看出在他並無一點傷感性，確實是絕對相反的。但多利亞把這點覺察出來了。她聖心地不寧地注視着她的哥哥的面孔。

「至於母親，你呢？我無可表說了。」他往下說着，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不過在今天我纔弄明白，昨天你在這邊，等我回來時，你是怎樣地苦惱呵。」

他說完了這話忽然伸着手給妹妹，不發一言地微笑着。在這微笑之下卻含着真正的純潔的感情。多利亞把他手親熱地握住了，表示驚喜感激。在前天爭論之後，這是他第一回向她講話。看見這種無言的和平的空氣，母親的臉更樂極忘憂了。

「不錯，我就爲着這點稱贊他。」倫肯自負的自語着，在椅子上轉一轉身。「他有這樣的轉變。」

「他這一些弄的多麼圓滿呵。」母親自慰地想着。「他有如此寬大的感動呵，他把和他妹妹的一切隔膜，很簡單地，周到地解除了——僅只是一下功夫伸出了他的手，像那樣的注視着她就成功了……他的眼睛多麼靈活呵，他的全個臉兒是多麼地好呵……甚且比多利亞還好看些。不過，老天，這套衣裳——穿的太難看了……牙勿耳店裏的影計哇推都比他穿的漂亮些！我原可跑向他，抱住……在他的身邊哭——但我不敢……哦，親愛的，他這麼古怪！他卻說得親熱！但我害怕什麼，我怕什麼呢……！」

「哦，洛地亞，想你不相信的吧，」她忽然說着答復他向她講的話，「昨天多利亞和我是怎樣地懊惱呵！如今全沒有了，過去了，我們非常快樂呢——我告訴你。試想我們從火車站跑到這邊想來擁抱你，但是那個女子——呵，她在這邊早安拿泰沙……她說你正發着非常地燒熱在臥着，但剛在模糊昏沈中離開醫生跑了，他們正在街上尋找你。你想我們當時怎麼樣地情形呵！我不覺想起中尉僕旦——你父親的朋友——你記不得他，洛地亞——的不幸的結果，他也在十分發燒跑出去，竟落到院中井裏去，直到第二天才把他撈出來。當然，我們也許把事情說得過分一些。我們就要去找洛升請他幫助呀……因為我們是太孤伶了，十分孤伶了，」她悲哀地說，突然又止住，忽然想起要說「我們又高興了，」但一提起洛升還覺得有點不安似的。

「是的，是的……當然那是很使人着急的……」拉斯科納夫喃喃地答着，但他卻有着一種早有計劃的不關心的神情，這使多利亞疑惑地注視着他。

「我還想講些什麼話呢，」他極力尋思看。「哦，是的，姆媽，多利亞，請你們不要以為我今天還不想來臨你倆，而等你倆先來看我呀。」

「你講什麼話，洛地亞？」甫利亞喊着。她有點怪了。

「他是很懇切地回答我們話吧？」多利亞奇異着說，「他是求和了，求恕了，他好像在行禮或誦書似的呢？」

「我剛剛醒過來，想到你倆那邊去，但因衣服當錯了，我昨天忘了叫她……拿泰沙……把血洗去……我剛剛穿好衣服哩。」

「血！什麼血呀？」甫利亞着慌地問着。

「哦，沒什麼的——不要多心吧。那是我昨天神智不清在外邊散步時，偶然碰見一個給車撞倒的人……一位書記……」

「神智不清麼？但你什麼事情都記得很明白！」倫肯撥言着。

「那真的，」拉斯科納夫很謹慎地答道。「我還記得一切事情，甚至最微小的事我也記得，但是——我為甚那樣做，到什麼地方去說什麼話，我如今不能確實解說了。」

「這是平常的事兒，」諾夫插着道，「行爲有時非常地活潑，形跡不定的，然而行爲的路向常是昏亂的，常藉着各方面的病態的印象——這猶如做了一場春夢。」

「也許這些並是一件壞事，最多不過是一個瘋漢，」拉斯科納夫想着。

「什麼，健康人的舉動也是如此的，」多利亞問着，志志地瞧着諾夫。

「你的話也有理由，」後者答着，「在那種表示上，我們確也帶一點像瘋子的行動，但有一點不同，就是神經錯亂的人是稍稍瘋些，我們必須在這兒畫一條分界。平常的人幾乎是沒有的，這是事實。在眾人中——或千萬人幾乎沒有一個。」

對於諾夫喜歡在這個題目多說中無意地漏出「瘋人」這語，大家都有點不快。

拉斯科納夫卻仍坐着似乎沒去注意似的，只是在思索着，他那蒼白色的嘴唇上透出一種奇怪的微笑。他還在思維着什麼事兒。

「唔，給車撞壞了的那個後來怎樣？我擾你了！」倫肯驟然的問道。

「什麼？」拉斯科納夫好像醒過來了。「哦……我幫着他送回家我衣染上血了。帶便說一說，姆媽，昨天我幹了一樁不可有恕的事。我真的是發瘋了。把你所送給我的錢都捨賜去了……給他的妻子當安葬費，她如今是一個寡婦，染着肺病，很苦惱的人……三個小孩子，大家都餓着……家裏沒有什麼東西……還有一個女兒……假使你看見他們了，也許你也會施給他們的呢。但我想我沒有做那事的能力，尤其我曉得你自己正需要錢。援助他人，一定要有能力强，否則狗兒超過了自己的立場就得要凍餓了。」他大笑的說，「是的麼，不是麼，多利亞？」

「不，不很對，」多利亞截然地回答道。

「唔！你也有你的理想，」他絮喋着，恨恨似地朝着她，似諷刺般微笑着。「我本該自己估量……唔，那是值得稱讚的，而且也不壞……假使你走到一條界線前你不跳過去，你會不舒服……但如你越過了，於你還是要更不舒服的……可是這都是些胡說，」他受感觸地續說着，離題很遠了。「我單是說，我求母親宥恕，」他截然地收束着。

「好了吧，落地亞，我相信你所做的都不會差的。」他母親高興地讚說着。

「這是她的……癖好；纔用完午飯，她便往浴室去，爲着可以早點出發……你知道，在那邊有一個冷水管，她每天在那兒恣浴的，這次她剛一下浴缸裏去，忽然就受了傷風。」

「想必是的，」諾夫說着。

「他打她很重麼？」

「這沒關係的，」多利亞插說着。

「唔，母親，你爲什麼老是把這些不要緊的話告訴我們呢，」拉斯科納夫受了刺激地說着，好像又不能忍耐似的。

「呵，親愛的，我不明白我在講的什麼，」甫利亞答着。

「什麼，你們都怕得罪我麼？」他勉强的笑問着。

「真的有點，」多利亞說着，仍然莊重地看着她的哥哥。「母親在上樓的辰光，怕的在身上畫十字兒呢！」

他的臉跳動着，好像在抽搐似的。

「唉，你說的什麼，多利亞！請你不要惱，洛地亞……你爲甚要講那話呢，多利亞？甫利亞呆呆的說道——「你以爲我到這兒，一路在火車上，我預想着我們這次會晤，我們將怎樣聚首暢談着一切……我是那樣高興，我沒有留意行程了，但我在說些什麼我如今高興了……你不該多里亞……我如今高興了——單單看見你，洛地亞……」

「不必說了，母親，」他在昏亂中說着，並沒有瞧她，只是握着她的手臂。「我們隨意談些別的事情吧！」

當他說完這話，他又忽然地紊亂起來，臉色蒼白了。他近來所接觸的那嚇人的事兒又狠狠穿過他的靈魂。這點又忽然變得很清楚而且爲他所瞭解了他剛剛說了一句駭人的誑話——他如今永不能隨便談一切——他永不能向誰談什麼事情。這種思索的痛苦竟至如此，他有時差不多不知自己的存在了。他從橈上起了，不顧一切地向着門口走去。

「你做什麼了？」倫肯執住他的手臂喊道。

他重新坐下，向四周看一看，仍沉默着。他們都莫名其妙地對着他。

「你們爲什麼都如此沉默呢？」他突然出乎意外似地喊着。「談幾句吧！如此枯坐着有什麼意思呢？來，談吧。我們談着

吧。……我們一塊遇見不應靜默地坐着呀。……來，不論談什麼話！」

「謝謝老天，我怕昨天一樣的事情又要發生了。」甫利亞邊說着，邊在身上畫着十字。

「什麼事兒，洛地亞？」多利亞懷疑地問道。

「哦，沒別的！我想着，一點事。」他突然大笑的答着。

「唔，你如想起一點事，就好了……我還以為……」諾夫由沙發上立起絮聒着。「這該告別了。也許我還再來看看你的……假使可能的話……」他鞠一個躬去了。

「真是一個妙人兒呵！」甫利亞贊說着。

「不錯，妙極，受着好多教育，足智多謀。」拉斯科納夫說着，他說話變得非常的迅速，這是以前所未曾顯露過的活潑。
「我記不清病前在什麼地方碰見他的……我想在什麼區所遇見他的……而且這位先生也是一個好人呢。」他向倫肯領着首。「你歡喜他嗎，多利亞？」他問着她，忽然又無故地大笑了。

「很歡喜，」多利亞答着。

「喂——你這豬獃，」倫肯斥着他，臉孔不覺緋紅了，就從座位上起來。甫利亞微笑着，但拉斯科納夫卻又大笑了。

「你往那兒去呀？」

「我該走了。」

「你不要去了。停一停。諾夫去了，那你千萬要在這兒不要走。現在什麼辰光十二點了麼？你有着如此好看的一隻錶呵。
多利亞你們爲甚都不開口了？全是我一個人說話。」

「這是拉夫那送的禮物呢，」多利亞答着。

「這是非常昂貴的吧，」甫利亞添說一句。

「呵！怎麼這樣大錢不像一個女人用的。」

「我願意那一類的，」多利亞說着。

「可證那不是她的未婚夫所送的，」倫肯高興地自語着。

「我想是洛升送的禮物，」拉斯科納夫說着。

「不是，他不會送多利亞什麼禮物過哩。」

「哦，母親，你記着麼，我也戀愛過而且急想娶妻呀？」他突然說着，朝着母親看，她給他的突然的說話所弄呆了。

「唔，是的，我愛的。」

甫利亞和多利亞，倫肯大家互相覷着。

「哦，不錯，我要告訴你訴呢？可惜我已忘記許多了。她是一個有病的女子，」他說着，好像做夢般的，眼睛又向地下了。「病得很深的，她好施惠窮人，常常想到一所尼庵，有一回她和我說起這事，她淌着淚了，是的，我還記得。記得很明白。她是個難看的小姑娘。我真不知道我怎麼會愛上她的——也許是因為她多病的原因。她如果蹣跚駝背，我還更會愛她呢，」他做夢般地微笑着。「是的，那是一種懷春病。」

「不，這並非單是懷春病呀，」多利亞親熱似的說道。

他只是朝着他的妹妹看，並非不懂她的話的緣故。他又墜入於冥想之中，走到母親那邊去，吻着她，然後回到老位坐下。

「你如今仍舊愛她麼？」甫利亞感動着地說道。

「她如今麼？……你問她麼？……如今好似全換一個世界了……而且是一直以前了。在這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真像是在遠遠的。」他仔細地瞧着他們。「如今你們……我彷彿在極遠的地方看你們般的……但是，誰曉得我們忽然會談起那事，而且問它有什麼用呢？」他煩悶地續說着。他咬着手指兒，又在夢境一般的靜默中了。

「你住的所在是怎樣而陋呢，洛地亞？真像是一個坵墓哩，」甫利亞突然衝破這寂寞空氣而說着。「我想你所以會變成如此憂悒，一半由於你住所的關係吧。」

「我的房子，」他懶洋洋地答着。「是的，這房子有點糾葛……我也想着……不過母親，你此刻講的是什麼的怪話呢！」他異樣地笑說着。

她們這次談話，和妹妹倆別後，三年重晤，那樣親密的談話，實在是非常暢快的。不過此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天不論怎樣定要解決的——他一醒來時就這麼想了。此刻他高興的想起了這事，便看作是一個解脫的方法了。

「你聽，多利亞，」他莊重地漠然地開口着，「當然我要請你諒恕我昨天的事，不過我要再三告訴你，我並沒放棄我的觀點，這是我的責任，你贊同我還是贊同洛升。我如果是個無賴，你一定不是如此了。一個也就多了。如果你和洛升結婚，我立即不認你是我的妹妹呢。」

「洛地亞，洛地亞！你又舊態復萌了，」甫利亞傷心地喊了，「你爲什麼自認爲無賴呢？我不能容受這些呀！你又和昨天說同樣的話了。」

「阿哥，」多利亞決然地漠然地回答着，「在這件事情上你有一個根本差誤，我晚上反復想過，看，到了這差誤。這全是你好像以爲我是傾心給某人並且爲某人而犧牲自己似的。那完全不是，我只爲着自己而嫁人，爲的事情給我煩悶呀。但是，假使我對於家庭有利的，自然我很願意的。但也並不是我唯一的主因呀……」

「她說謊呢，」他耐着，怨憤地自嚙着手指，「矯情的人呵！她毫不以爲她是爲的慈善而做那事！太矯情了！哦，好卑陋呵！他們會把愛當作恨似的……哦，我怎麼……他們真可恨呵！」

「其實，」多利亞廣說着，「我嫁洛升是有着兩種害處，而我選取了較輕的。我誠懇地要去做一切他所希望於我的，所以我並不欺他……你此刻笑的什麼呢？」她臉孔也紅了，而且還含着惱怒的眼光呢。

「一切麼？」他諛誦似的笑着。

「在某種範圍之內，洛升求婚的形態很足表顯他的需要。當然，他會把自己想得太高了，但我希望他也看重我……你又爲什麼要大笑呢？」

「你爲什麼也臉紅呢？你說謊吧，妹妹。你立意說謊，爲的是女性的固執，也爲的要反對我……你不該尊視洛升的。我會和他會談過了。你是完全爲着金錢而把自己出賣了。你是如何地卑陋，但你尙能臉紅，我到歡喜呢。」

「那錯了。我並不說謊，」多利亞躁急着喊道，「如果我不信他看重我，我會嫁他嗎？如果我不自信我能够尊重他，我會

嫁他嗎？好在今天我就有使人信從的證據……況且這一種婚姻也不是如你所說卑陋的！即使你說的不錯，即使我真的做了一件卑劣的行爲，你這樣地和我說，在你那方面不太有情麼？你爲什麼沒有一點男子氣呢？這是專斷，這是橫虐。如果我害了人的話，那也單是我一個……我沒有犯殺人的罪呀！你怎麼要那樣的看待我呢！你爲什麼那樣變了臉色？洛地亞，親愛的，究竟是怎麼的呢？

『老天！你給他昏悶了，甫利亞喊着。』

『沒有，胡說沒有什麼。只一點昏眩——並不怎麼發暈。你的腦昏亂呢？哼，是的，我講的什麼？哦，是的，今天你怎樣使人得到信從的證據，證明你能尊重他，他……尊重你，如你所講的。今天我想你好說了？』

『母親，洛升的那封信給洛地亞看吧，』多利亞說着。

甫利亞顫抖着雙手拿信給他。他很感高興，但在讀看之前，他忽的露出一種愕然的神情對着多利亞。

『這真怪了，』他緩緩地說着，好像給一種新的念頭擊中了似的，『我幹嗎如此驚奇呢？這有什麼？你喜歡嫁誰就嫁誰好了！』

他好像和自己說似的，不過高聲地喊，並瞧着妹妹好些時，像着魔了似的。他面上仍露着同樣的驚奇的神情，把信拆了。於是仔細地一行行地開始看下去，又看了一遍。甫利亞擔心地呆着，大家都在豫期着一種特別的事兒。

『使我詫異的，』他停了一下，信還給母親，開口說着，並不是特別向誰說的，『他是一個做事人，律師，他的談話顯然是虛造的，虧他會寫出如此不大方的信來啊！』

他們都驚呆了，期待着某種異樣的事情。

『不過他們寫信都是如此的，』倫肯突然加入說。

『你看見過了麼？』

『是的。』

『我們給他看的，洛地亞。我們……剛纔同他商量的，』甫利亞澀澀的說着。

「那正是在法庭上的老調，」倫肯插說道。「到今日法律上的文件都是像那樣寫的。」

「法律上的？這正是法學上的——門面語——並非不會受教育的，也不是全受教育的——門面語！」

「洛升對於自己不多受教育這事他並不瞞的，他的成功是很自負的，」多利亞給她哥哥的話氣惱了似的說着。

「唔，他如果以此自鳴得意他有理由，我並不反對這點，你好像着惱了我妹，因我對於那封信只不過稍稍加以吹毛的批評，並不想把這小事故意來使你生氣的。我所謂關於語調的一種觀察，照事實去看，也不無關係呢！有「不能怪我」一句話很顯然地加在上面，此外也來了一個威脅，說如果我在着的話，他便即刻離開的。那即刻離開的威脅簡直是把你們遺棄的一個下馬威呵，如果你們不聽的話，而且是如今騙到佩德堡以後把你們遺棄，唔，你們想着有「觸呢？人能對於洛升寫出來如此一句話見怪，如我們要對於他（指着倫肯）或諾夫，或者我們其中的一個寫的，同樣見怪不成？」

「不——是，」多利亞起勁地答着。「我曉得非常清楚的，說句老實話他也許沒有寫信的能力呢……這是一個確評，阿哥，真的，我想不到……」

「這是套法學上的語調寫的，也許比他原意還來得更鄙卑。但我決要使你的幻想熄滅着。信上有一句話，關於我的一句話挑唆，是一句羞恥的唆言。我昨晚把錢送一個寡婦，一個患肺病的婦人，貧困把她弄毀了，我送她錢絕不是「為葬禮起見」，乃是付下葬費的，也不是送給她的女兒——一個年輕的姑娘，如他所寫着的，有着衆目昭彰的品行的一樁事是給那個寡婦的，他的欲望似乎太急了，急於誹謗我，使我們中間造着一層隔膜，那又是用法學上的語調寫的，換言之，他太表示目的，太顯露一些，而且熱心得過火了。他是一個有智謀的人，但通達事理，知謀是不足的，這顯得這人……他並不對你重視。我對你說這話，只是要提醒你，我是誠懇地想你好……」

多利亞不答什麼。她已下了決心了。她在等着夜間。

「那麼你怎樣打算呢，洛地亞？」甫利亞問着，她對於他的這些懂事似的新論調，比平時更加侷促了一點。

「打算什麼呢？」

「你想，洛升寫信叫你今晚不要和我們在一起，且說着假使你來他就跑。那你……來麼？」

「那當然不能由我作主的，假使你不因此惱，那是要由你作主的，多利亞若不惱，第二就是她自己了，我總依你們最好的方針去辦呀！」他漠漠地續說着。

「多利亞已決定了，我十分和她同意，」甫利亞立即說着。

「我決定請你，洛地亞，求你在這次見面時不和我們在一起，」多利亞說着。「你將來嗎？」

「是的。」

「我也邀你在八點鐘時來我們這邊。」她向倫肯說道。「姆媽，我也請他加入。」

「唔，你既已決定了非常好，多利亞。」甫利亞續說着，「非常好，那我會更覺得放心些了。我不喜隱飾。我們應當知其詳情……如今洛升會惱也不會惱。」

第四章

其時門兒砰然地開了，一位年青的姑娘走進房，怯懦地四周打量着。大眾都以驚奇的臉看着她。拉斯科納夫初看不認得她。這是梭菲娜。昨天他第一次碰見她，但在那時候，那環境中，穿着那種衣服，他的記憶力對於她似乎覺得是二個人的模樣。她如今是一個清楚可憐的年青姑娘，非常年青，像是一個小孩，姿態嫺雅而文秀，面不修飾，稍露一點驚慌的神情。她穿着一件簡樸的家裏的衣裳，戴着一個古式的舊帽，手裏還持有一柄小傘。她一見房裏擠滿了人，很覺的驚奇，如一個小孩子般怕羞之心竟遠過於困惑呢！她想立刻退出了。「哦……就是你呀！」拉斯科納夫驚訝地說着，他也有點昏惑了。他即時想起了他的母妹由洛升的信曉得「某一個年青姑娘，有着衆目昭彰的品行。」他剛剛辯說洛升的誹謗，所謂那個姑娘也者，如今忽然真的來了。他還記得他並沒有辯那「衆目昭彰的品行」的一句話。這一切都做夢般地馳過他的腦海中，於是十分注意地瞧着她，看見這受辱的人是那般被辱，他忽然覺得替她憐憫。當她怕懼她想退出之時，他的心裏更發生一種悲傷。

「我沒料想到你來這邊哩，」他匆忙地說着，叫她停着。「請坐下。我想你是從茄里伊夫亞那邊來的吧。請——不是那

邊。坐在這邊。……」

在梭娜進來的時候，倫肯本坐在拉斯科納夫這邊三張椅子中的一張，緊傍着門，他便起來讓她走進。拉斯科納夫本叫她坐在諾夫坐過的沙發上的那邊，但他想沙發是他當牀用的，地位似乎太靠近了些，他便立刻叫她坐到倫肯的椅子上。

「你坐在這邊吧，」他向倫肯說着，叫他坐在沙發上。

梭娜坐下，似乎顫抖着，畏縮地瞧着那兩位婦女。這情景使她自己已難解說，她竟在她們旁邊而坐。她一想起了，又立刻慌張地站了起來，在侷促不安之下對拉斯科納夫說道：

「我……我……來打擾你一分鐘，請恕我，」她囁囁地開口着。「我從茄里伊夫亞那邊來的，她沒有別人可叫派。茄里伊夫亞叫我請你……參加葬典……早晨……在米脫羅那邊……再……到我們那邊……到她那邊去……給她一點光榮……她叫我請你的……」梭娜啞啞地不說下了。

「我想，可以大概可以吧，」拉斯科納夫答着，他也站了起來，囁囁着，不能把話講了。「請先坐吧，」他忽然說着。「我想和你講幾句話，你也許有着事，但請許我兩分鐘吧，」他於是拖了一張椅子叫她坐下。

梭娜重新坐下，她又驚訝地瞧着那兩位婦女，再把眼睛低垂着。拉斯科納夫的靦腆的臉孔也緋紅了，他的眼睛發着光彩，身體打了一個寒顫。

「母親，」他堅決地固執地說道，「這就是梭菲娜，就是那個患難的馬耳朶夫先生的女兒，馬耳朶夫先生昨天被馬車撞倒了，我剛纔對你說的就是他呀！」

甫利亞側目看着梭娜，眼睛略微皺皺一點。她不管是否在洛地亞的面前，她不能不給自己估一點身份上的滿足。多利亞冷肅地一心地注視着那姑娘的臉龐，困惑地在研究着。梭娜一聽見自己已被介紹了，便又把眼擡起來，但她是非常惶惑了。

「我請問你呢，」拉斯科納夫卒然地說着，「昨天的事情是如何處置的呢？你們不會受警察的干涉吧？」

「沒有，是的……死的原因是非常明白的……他們倒沒有干涉我們……不過同居的人們惱憤罷了。」

「什麼緣故。」

「他們說屍體不該久停着。因爲如今天氣熱了。所以今天他們要把牠送到公墓去，擡到教堂去，放過明天。當時茄里伊天_亞執意不聽，後來她也看出那是該當的了……」

「那麼，就在今天了？」

「她請你給我們光榮明天光臨教堂祭一祭，後再到我家去吃點喪飯。」

「她準備喪飯麼？」

「是的……就只這點……你昨天的幫忙我們，她非常地感激。如果沒有你，我們的喪事便無從辦起了。」

忽然她的口唇和下頰顫戰着了，但她極力自制着，眼睛只是朝地上看。

談話時，拉斯科納夫非常注視着她。她生着一副十分瘦削而蒼白的小臉，帶着稜角不很勻稱，及一個尖銳的鼻子和下頰。她雖說不上美麗，但她的碧綠的眼睛是充滿着光輝，當眼珠一溜的時候，在她的表情中就有着一種溫柔和誠實的情感，人們不覺爲之心神蕩漾了。她的臉龐，她的全個風姿具有另一種的別緻之處。她雖是二九年華了，她看去卻還似一個小女孩呢——而且在她的有些風姿上，簡直釋氣得很可笑似的。

「但茄里伊夫亞辦這樁喪事僅用去這點點錢嗎？她還要弄着喪飯麼？」拉斯科納夫問着，他固執地研究着這個問題。

「當然棺木是很簡單的……一切都只求樸素。所以不必多化錢的。茄里伊夫亞和我早預算過了，所以餘下的已儘够開支了……而且茄里伊夫亞急於想辦完這事。你曉得人不能……那給她是一個安慰……她是那個樣子，你曉得的……」

「我曉得的，我曉得的……當然……你爲什麼老是看我的房呢？我的母親剛纔說這好像一個丘塞呢。」

「昨天你把一切都給我們了，」梭娜忽然的一種迅速的低語答着；於是她又俯着頭往地下看了。她的口唇和下頰又顫抖着。她看出拉斯科納夫的可憐的環境的感觸，這話就無意地溜出了口。於是大家相顧默然。在多利亞的眼中有一種光彩，就是甫利亞也慈藹地看着梭娜了。

「洛地亞，」她說着站起了，「當然我們要在一道用中飯的。你來，多利亞……洛地亞，你還是出去蘇散一下，在你沒來看我們前……再回來息着，我恐怕你的精神疲勞了……」

「是的，是的，我會來的。」他答着，不安地站起了。「但我還有點事兒要做呢。」

「你們決定在一道用飯吧？」倫肯驚訝地瞧着拉斯科納夫喊着。「你是什麼意思呢？」

「是的，是的，我要來的……無疑的你稍等一分鐘。你不是此刻就要他吧，母親？否則也許是我把他從你那邊搶過來了麼？」

「哦，不是，不是。脫里！你肯惠臨和我們一同用飯麼？」

「請光降吧。」多利亞接說着。

倫肯鞠個躬，臉龐露着光彩。不久辰光，他們全撥亂了一下了。

「再會，洛地亞。我不願說再會。再會，拿泰沙。呵，我又說再會了。」

甫利亞也想和梭娜說些話；但沒有說出，便狼狽地走出房了。

多利亞也隨着母親出去，但她和梭娜行了一個有禮的鞠躬。梭娜在狼狽中也答着一個受寵若驚的跪膝禮。在她的臉上露着一種荆棘似的不安的神情，好像多利亞的行禮與注視給她十分的受不了，而且覺得痛苦似的。

「多利亞再會。」拉斯科納夫在走道上喊着。「你的手伸給我。」

「什麼，我已伸給你了。你不記得麼？」多利亞說着，親密地粗笨底轉身向他。

「沒關係，再給我一次吧。」他親密地握着她的手。

多利亞微微地笑着，臉紅紅地，把手拿去，很高興的離開了。

「好，這妙極了。」他走回來，快樂地瞧着梭娜，並向她說道。「上帝賜給死者以安寧，生者仍須努力求生。這話不錯吧？」

梭娜看見他的臉色忽然變為歡樂的詫異，他不時不響地瞧着她，她的已死的父親的一生這時在他的記憶中浮映出來了……

「老天，多利亞，甫利亞在她們走到街上的時候便開始說道：『我覺得還是走開舒服呢——更解脫點。昨天在火車上我毫無想到我竟會那麼高興的。』」

「我再對你說，姆媽，他的病還很重，你瞧不出麼？也許因為怕我們煩惱而使他不安呢。我們得要有忍耐些，而且有些，都可加以原諒的。」

「唔，你也不見得會忍耐吧！」甫利亞熱切而妒忌似地勒住她的話。「你曉得嗎，多利亞？我此刻看着你倆，你正是他，在神氣上比在面目上像得多呢。你倆都多愁，易怒自傲，豁達……不差地，他不曾是一個利己者，多利亞。嗨！我一起今晚上的局面，我的心就冷下去了！」

「不要多感吧，姆媽。怎麼做，就怎麼做好了。」

「多利亞稍稍村一村我們立在一種什麼位置！如果洛升違背婚約怎麼樣呢？」可憐的甫利亞多愛地說着。

「他果真那樣，他就不值些什麼了，」多利亞尖厲而帶侮蔑地答着。

「我們離開來得好吧，」甫利亞匆遽地插着說。「他在做着些什麼，他可出去吸一口新空氣……他房裏悶的慌……但在這邊，人又到那裏去吸新空氣呢？就是這邊的街上也彷彿關閉了房屋似的。老天，這是什麼一個城市……住着……這兒……他們會把你壓毀呢——他們運的什麼。呵，風琴，我敢說……他們怎樣地搬呵……我也十分怕那個年青的婦人。」

「什麼年青的婦人，姆媽？」

「就是那個梭菲娜？她剛剛在那邊。」

「爲什麼要怕她呢？」

「我有一種先知的感覺，多利亞。唔，你也許不會相信，但她一跑來時，就在那一分鐘之內，我就預覺得她就是患難的要因哩……」

「全不是那一回事！」多利亞惱憤地喊着。「這是胡說，依你的預覺，姆媽！你不過在昨晚纔和她認識，而且她進來的時候他也並不很認識她哩。」

「唔，你可以瞧着……她使我惱惑，但是你且瞧着她，你瞧吧！我那樣地恐驚！她用那樣的眼色看着我。當他介紹她時，我在我的椅子上幾乎坐不牢了，你看見麼？這好像是那麼奇怪，但是洛升寫信說她怎麼，他卻引來向我們——向你介紹哩！所

以他必定和有很重要的關係了。」

「人總是愛多事的。而且我們也會給人家談論和寫過呢。你忘記了麼？我相信地確是個好女子，那些全是胡話呀！」

「上帝保佑它是如此呀！」

「洛升是一個不識恥的壞人名譽的人，」多利亞忽然罵着。

甫利亞啞口無言了。

「我告訴你，什麼我要你作的，」拉斯科納夫把倫肯拖到窗前說着。

「那麼我就去對茄里伊夫亞說，說你會來的，」梭娜匆忙說着便想走了。

「再等等，梭非娜。我們沒有私事。你不礙我們的眼。我想再對你講幾句話。聽吧！」但他忽又對着倫肯說道，「你知道：

……他是什麼名字……派弗里？」

「我想不錯的他是親戚呀。你爲何問他呢？」後者打趣似地續說着。

「不是他辦理那樁案子麼……你知道那件暗殺嗎……你們昨天談着那事哩！」

「是的……如何呢？」倫肯的眼睛睜大了。

「他探詢當東西的人名，我也有幾種東西在那邊呢！——零星——一只戒指，我離家時，妹妹給我做紀念的，以及我父親的銀錶——兩樣一共祇值五六個盧布——但我很珍貴牠們呢。如今我怎樣好呢？我不願把那些棄了，尤其那只錶。我方纔嚇了一跳，因爲我們說及多里亞的錶，我怕母親要看一看我的那只錶呀！那是父親留給我們的唯一的遺物了。如果沒有她要傷心的哩。你總明白婦女們心理是怎樣的。那怎麼辦你對我說吧。我本該去通知公安局的，但自己到派弗里那邊去不是好麼？哈？你覺得怎樣？這事情迅速的解決的。你想，母親會在中飯前要那個的。」

「不必到公安局去。直接到派弗里那邊好了，」倫肯興致很高地喊着。「唔，我是非常地高興呢。我們就去吧。只有一點。我們會找到他的。」

「好極，我們就去吧。」

「而且他會十分愉快和你結交哩。我平常向他提到你的。昨天尚在談你哩。讓我們去吧。如此你是認識那老嫗了？那是一切都會弄得好好的。……哦，是的，梭菲娜。……」

「梭菲娜，拉斯科納夫改正着。『梭菲娜，這是我的朋友倫肯，他是個好人。』」

「你們是否此刻就走？」梭娜說着，她也一點不看倫肯好，像更覺困惑呢。

「讓我們走吧。」拉斯科納夫堅決說道。『我今天會到你那邊去，梭菲娜，祇要告訴我你住在那兒。』

他雖不用困惑，但卻像是慌亂似的，而且去避免她的眼色。梭娜將自己的住址交給他，這時，她的臉緋紅了。他們一同出去了。

「你不要鎖門麼？」倫肯隨他到了樓梯間着。

「不必。」拉斯科納夫答着。『我這兩年老想買一隻鎖。但不用鎖的人是很快樂的。』他說着，邊對梭娜笑着。他們立在門口不動。

「你右邊去麼，梭菲娜帶便問你一聲，你怎麼尋着我的？」他展着說道，好像他要說說什麼很不同的話般的。他想瞧瞧她的伶俐多情的眼睛，但這很難。

「爲什麼，昨天你把你的住址給波楞的呢？」

「波楞哦，是的，就是那個小女孩。她是你的妹妹嗎？我把住址給她了嗎？」

「什麼，你忘記了嗎？」

「不，我記着的。」

「我常聽我父親說到你……但我不明白你的名字，而且父親也不明白……如今因爲我曉得了你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來時便問。」拉斯科納夫先生住在那兒？我不曉得你也只有一間房……再會吧，我要回去告訴加里伊夫亞。」

她非常的愉快最後逃避了；她俯着頭走着，迅速地跑出了他們眼睛之外，走了二十步然而向右轉灣，就踽踽獨自一個了，於是加快地行着，四周的人和物一點也不顧，只是在想着，憶着，忖着每句話，各種瑣碎事。她一向都於什麼事情都沒有

如此關心過。一個完全而新的世界恍惚迷離地擺在她的前面。她忽然想着拉斯科納夫也許在那天，上午，或者即刻就要到她那邊去的。

「但不是今天，請。不是今天！」他懷着死心塌地的心腸，不停地自語着，好像一個受嚇了的孩子在求誰似的。「憐憫呵！到我那邊去……到那個房子去……他會瞧見……呵，愛的！」

她在那時毫無不到有一個陌生的紳士在她後面跟着瞧着呢。他從門口起就在跟着她了。在她和倫肯、拉斯科納夫站在道旁的時候，這位紳士正打從那邊過，聽見梭娜的話：「我問拉斯科納夫先生住在那兒？」他就驚着了。他立即注意着轉過臉去看他們，尤其看拉斯科納夫，其時梭娜正向他講話呢；於是他在後看，瞧着那住宅。這些都是在他經過的一瞬間的事。他一點不露聲色，他故意緩慢地向前走，好像等什麼似的。他在等梭娜；他見他們分別了，梭娜回家去了。

「家在那兒？我在什麼地方似乎看見過那個臉兒？」他想着。「我得探詢出來呢！」

轉灣他過去了，回頭一看，見梭娜後邊來了，什麼也沒留心。她從屋角轉了灣。他在那邊隨着她。走了約五十步之遠，他又走過來，追着她，約在她後面兩三碼之遠。

他大概是五十歲上下的人，高個兒，很肥壯，兩肩高聳着的，好像有點駝腰似的。他穿着華麗的時式衣服，看去好像是有點身份的紳士。他手上拿着一根講究的拐杖，走一步在道上敲一下；他的雙手套是清潔的。他生着一個寬廣的臉龐，顴骨很高，臉色光潤，在佩德堡是常見的。他的淡黃色的頭髮很濃厚，稍稍夾幾根白髮，他的濃薄適稱的鬍子的顏色，比頭髮淡些。眼睛是碧藍色的，藏着一種智沈深恩的神情，口唇是緋紅的。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善於保養的人。這些外貌看去比他的年紀輕得多呢！

當梭娜走到運河岸邊，在街道上就只有他們兩個人了。他看出她是在想着什麼事的樣子。梭娜到了她自己的住宅時，就從門口轉身進去；他還隨着她，好像吃了一驚似的。在曠庭中她轉着右走。「喂，」這位陌生的紳士低語着，竟跟她上樓。在這時候梭娜方才注意到他。她走到第三層樓，便順着廊道走，在九號門口捺鈴。門上有粉筆寫着的「裁縫匠加布寓」。「喂！」這陌生者又低語着，他對於這碰巧的事覺的奇怪，他就在隔壁，八號捺鈴。兩門只離兩三碼。

「你僑居在加布家裏吧，」他說着，並對梭娜笑了。「昨天他替我做了一件背褸呢。我就住在這邊附近的利哈太太家。真是奇了！」梭娜仔細地看着他。

「我們可說鄰居了，」他得意似地說着。「我在前天纔進城來的。再會吧。」梭娜沒有回答，把門開了便躲進去了。她不知什麼緣故如此地害羞和不安。

在他們到派弗里家去的路上，倫肯感到異常地高興。

「妙極了，老兄，」他反複說了數遍，「我真快活！我真快活！」

「快活些什麼呢？」拉斯科納夫自語着。

「我想不到你也會在那老嫗家裏典物的。而且……那是好多時候了？換言之，你在當物以後，有多少時日了？」

「他是如此道地的一個笨兄呵！」

「什麼時候呢？」拉斯科納夫立着回憶，「總在兩三天以前吧。但我如今也沒有去贖哩，」他似乎有點對於那些典物提心掛腸的說着。「我只留了一個銀盧布了……在昨晚那個討厭的神智不清之後。」

他的說話老是注重神智不清。

「是的，是的，」倫肯急表同意——於他所不清楚的事。「那麼，就是因爲你……受刺擊了……一部……你曉得你在神智不清時常常提到什麼戒指鍊子呢？是的，是的……那是清楚的，如今都算清楚了。」

「喂，那個觀念在他們那邊一定是如何地流傳着呵。這邊這個人會因我而去受火燒，然而我看他卻愛把我所以然的原因弄清楚了。那觀念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何等地固執着呵！」

「我們去訪他麼？」他突然地問着。

「哦，好的，」倫肯立即答着。「他是一個妙人兒，你且看吧，老兄。他很迂拙，就是說，他是一個舉止溫文的人，但是我說迂拙是別有意義的。他是一個無所不知的腳色，真的如此，但他有自己的領域……他不輕於置信，多疑，冷諷……他要誑人，或

不如說他好人家鬧着玩。這是他的一個特別法門……但他明白辦事的原理……自始至終……去年他把一件謀殺的案件的十分明白了，那件案子連警察都抓不到一點線索。他十分十分急於和你認識咧。」

「他幹嗎那樣急急？」

「哦，並非實在的……你以為，因你害着病了，我偶然提及你過……所以，當他聽見你……你是一個習法學的大學生，不能念完你的學科時，他說，「很可惜呢！」所以我敢說……由各種事情的混合，不單是那昨天哈夫……你明白的，落地亞，昨天我喝醉時，在回家路上我對你說了許多混帳話……老兄，我恐怕你把那話擴張了哩！」

「什麼他們當我是一個瘋漢麼？也許他們是不錯，」他露出一種不自然的笑臉說着。

「是的，是的……就是，唔，不是……但我所講的一切（而且還有別的事）都是混帳話，酒醉的胡說。」

「但你又為什麼去告罪呢？我最討厭就是這個！」拉斯科納夫虛張的易激性地喊着。可是，有一部份是假做的。

「我曉得，我曉得，我瞭解。相信我，我瞭解。說那些話我是怕羞的呢。」

「如果你怕羞，那麼你不要說那話好了。」

兩人都靜默着。倫肯更是出神，拉斯科納夫厭惡地察出來了。他而且爲着倫肯剛纔所說關於派弗里的話而驚訝了。

「我對於他也一定要扯着厚臉呢！」他想着，心胸搏着，面色也變蒼白了，「而且要做得不着痕跡。但是最不着痕跡的事情就只好什麼都不做。仔細地什麼事情都不做，不對太仔細則露跡象……哦，唔，我們且待結果怎樣吧……我們待着吧……去呢還是不去呢？飛蛾只是向着亮處飛。我的心搏着，這就有點糟啦！」

「就在這所黑牆住宅裏，」倫肯說着。

「最重要的事情，派弗利曉得我昨天在那醜婆的家裏……而且問着血麼？當我一進去，立刻就要先探詢明白，由他的臉上探查出來，否則……我要探查那是否是我病根的原因。」

「我說仁兄，」他忽然對倫肯說着，露出一點機警的笑臉，「我全天都瞧出你高興得奇怪，不是如此嗎？」

「高興不見得吧，」倫肯大志的說着。

「是的，仁兄，我對你保證，那可以覺察出的。你坐椅子的姿勢，簡直不像樣極了，你坐在邊際，老是坐不穩似的。你常常會無故地跳了起來。有時候你惱着，有時候看你的臉又好像是一塊糖果。你的頰也紅着呢，尤其是在你被邀請吃飯的辰光，你的臉紅得極了。」

「毫沒有那事，你亂說！這是什麼意思？」

「但你爲什麼指東話西，像一個小學生的樣子？青天看見，他臉兒又紅了。」

「你真是一只豬獃呵！」

「但你爲什麼對這事如此忸怩不安？慮迷好，今天我告訴你。哈——哈——哈！我要叫母親發笑，而且還叫另外一個人也狂笑哩……」

「你聽着，你聽着，你聽着，這是嚴肅了……還說什麼別的，你這魔鬼！」倫肯異常的頭痛了，轉喜爲怒了。「你要對他們說些什麼好，老兄……呸，你真是一只豬獃呵！」

「你好比一朵夏天的薔薇花呢。如果你知道那怎樣地適合你呀！六尺長的慮迷！而且你今天如何去洗濯——把你的手指尖都洗清了，我要說。哼，這真是沒聽說過的事呵，我想你的頭髮上弄着香油了，躬着腰呢！」

「豬獃！」

拉斯科納夫不禁笑得前仰後合，如此狂笑着，他們走進派弗里的那層樓了。這是拉斯科納夫的目的：在他們將進去時，裏面也可以聽得他們的笑聲，在廊道邊他們仍在狂笑着。

「在這邊不許多說，否則我要……把你腦門敲破呢！」倫肯捉着拉斯科納夫的肩頭，兇狠狠地耳語着。

第五章

拉斯科納夫走進去了。他進去時彷彿忍不住要笑了出來似的。倫肯在他後邊搖搖擺擺地進去，又拙又笨，又害羞，臉孔紅紅的像芍藥花，一種異常沮喪和惡狠的相貌全露出了。他的面孔和全個身段委實令人發笑，拉斯科納夫忍不住要大笑，

真不爲無見哩。拉斯科納夫不待介紹，便和派弗里行了個禮，後者立在屋中注視着他們。他伸出手臂去握手，極力忍住嘻笑，把自己簡單地介紹了。但他纔做出肅敬的態度，低聲講話時，他又偶然地瞥了倫肯一下，他忍俊不禁了；他的未發的大笑好像就要立刻發出來似的，但他卻極力自制着。倫肯對這「自然發生的」嬉笑所激起的兇狠相，更使這幕表演顯出是真切而自然的嬉戲了。倫肯好像故意賣力似的做着。

「笨傢伙！你個魔鬼！」他忿忿的罵着，拳頭立刻擊在一張小圓桌上邊，桌上的一只空茶杯，立即跳了起來破碎了。

「呀，你們爲什麼把椅子弄斷，先生？須知這是朕的損失哩！」派弗里嘻嘻着把話引着。

拉斯科納夫仍是笑個不迭，握着派弗里的手，但也不想做得太過份了，應該相機好好地結束一下了。倫肯呢，因爲打翻了桌，摔破茶杯，弄得手足無措了，只是困惑地呆視着破玻璃片響着，身子向轉窗口，站在那邊外眺，背對着他們，一副惱憤得很的面孔，也不理什麼。派弗里笑得不能自止，但也不得不去找解圍了。哈夫在屋角坐着，但在客人進來時他便起來了，帶着笑臉地等待着。不過他看了的戲，也不免驚異，甚且有些懷疑似的，並有些困惑地看着拉斯科納夫。卻不料哈夫的在着，使得拉斯科納夫感到掃興。

「那我要思量一下，」他忖着。「請恕我，」他開口說着，弄出煩擾的樣子。「拉斯科納夫。」

「什麼話，我很高興會見你……你們是何等愉快地進來的呵……爲什麼，他連早安也不說聲麼？」派弗里對倫肯點頭。

「我真不懂他爲什麼如此和我作對。在我們來的時候，我只說他像虛迷……而且證實的也許就是爲此吧！」

「豬獃！倫肯喊道並不回過頭來。

「我想對那句話如此發怒，當然有很重要的理由呢，」派弗里笑着道。

「哦，你這個多智的訟師……都是好東西！」倫肯破口罵着自己，也不覺好笑起來，他臉色更緩和的走近派弗里，一場風波好像又平靜了似的。「好了吧，我們都是笨貨，講正經吧。這是我的朋友拉斯科納夫，起初他聽說你很想和他認識，如今他有一點小事要拜託你。喂，哈夫，你如何來的？你們從前會見過的嗎？你們老早就熟悉麼？」

「什麼意思呢？」拉斯科納夫不寧的想着。

哈夫似乎有點慌但也不一定。

「什麼，昨天在你那邊我們會見的，」他淡淡地說着。

「那麼我不再多事了。上一週他老是要我把他介紹給你認識哩。派弗里里和你可算有心識了。你的紙煙呢？」

派弗里里穿了一套寢衫，非常清潔的，披着拖鞋。他大約有三十五歲上下的人，矮而胖的，臉修得光光的。他的頭髮剪的很短，一個碩大的圓頭，後腦特別凸出。他的和氣的，胖胖的，有點扁鼻的臉，稍帶有微黃有病的顏色，但卻包含一種滑稽而大方的表情。他的眼珠在那些白色的，閃光的睫毛底下，發出濕濕的滯人的光。這個神情是溫和的而且和別有的有點婦女氣的形貌不能說怪更還有一點嚴肅的神氣哩！

派弗里里一聽到他的來客有一點小事囑託他，他便請他在沙發上坐了，自己坐在那一邊，等着他說明何事，他那樣子細而過於認真的注視，這便使人有點難堪和不安，尤其是一個生客，所講的事情不很重要，值不得那樣的鄭重其事的。拉斯科納夫以簡潔適切的語句，正確明瞭地說明來意，他對於自己覺得很滿意，他可以看看派弗里里的一切。派弗里里的眼睛老是看着他。倫肯坐在桌子的對面，熱切地注意聽着，不時打量他倆的面孔，這顯得他是非常關心似的。

「笨貨，」拉斯科納夫自己罵自己着。

「你當然得通報警察了。」派弗里里以誠懇的態度答着，「說你知道了這件意外——謀殺事——請求通知承理此案
的律師，那些東西是你的，你想贖回……也許……但他們會寫信告訴你的。」

「此時要點就是在此這兒，」拉斯科納夫儘自假裝凝望，「我不很有錢……就連這點小款也非我力量所及的……你明白的。我想此刻只說明那些物件是我的，我有錢辰光再……」

「那不要緊，」派弗里里聽了他關於金錢上的說明，漠然說着，「但是他如果願意如此，那你可以寫信給我，說有人通告
你這事，你要求那些是你的財產……」

「寫在平常的紙上麼？」拉斯科納夫插問着，他不覺又注意到經濟這方面。

「哦，極平常的。」派弗里帶着一點諷刺似的看着他，眼睛撮合着，好像向他瞥眼呢。但這也許是拉斯科納夫的多心，因為那只是「下就過去的事。確有那事，拉斯科納夫敢說他對他眨眼的，誰又管得許多呢。」

「他知道。」如電光一般又從他的心胸馳過。

「請恕我把這小事打擾你，」他虎說下去，不知所可了，「那點貨物只值五個盧布，但我因為是別人送我的緣故，特別看重牠們，而且我要得承認，當我聽說我發瘋了……」

「我向諾夫說到派弗里在查詢每個當東西的人時，你發急得那樣兒，就是爲此呵！」倫肯關心地插口說着。這實在使人受不了，拉斯科納夫眼睛中不覺發出一股怒憤的怒目側看着他，但又立刻地自己弄鎮靜了。

「你似在譏笑我麼，仁兄？」他向他問着，故意做出多疑的易覺性。「我想你看我眞的像對於這些廢物焦慮得可笑吧，但你切不要以爲我是自私吝嗇，這兩件東西在我的心目中決不是如此的。我方纔對你說，那銀鏡雖不很好，但是我父親留給我們的一件遺物，你可以笑我，但我的母親在這邊哩。」他忽然轉臉向着派弗里，「假使她知道，」他又匆匆地向着倫肯，把話盤弄響些，「鏡沒有了，她將要十分傷心的，你須知男女是怎樣的！」

「絕對不然！我就沒有那種想頭！」倫肯艱澀的喊着。

「這不錯麼這自然麼？我小題大做嗎？」拉斯科納夫顫聲自語着。「我爲什麼要說婦女呢？」

「哦，你和母親在一起麼？」派弗里問着。

「是的。」

「她在什麼時候來的呢？」

「昨晚。」

派弗里不響，像在回想似的。

「你的東西決不會沒有，」他冷靜而溫和地往下說着。「我在這邊等你很久了。」好像這是一件不足一顧的事似的，他把煙灰盆小心地交給倫肯，他正魯莽地把煙灰亂布地毯上呢。拉斯科納夫顫戰

着，派弗里也不十分看着他，只是關切着倫肯的煙。

「怎的，等他麼？怎的，你是否知道他有典物在那邊麼？」倫肯喊道。於是派弗里對着拉斯科納夫說了。

「你的典物——戒指和錶——都繫在一起，外邊用鉛筆明白地寫着你的名字，還有你自己寫的典押的日期……」
「你真是細心呵！」拉斯科納夫不自然地笑着，極想正視着他的臉，但是不能，忽又續說着：

「我猜想那邊有很多的典物……因我要把它都一一記住非常困難……但你倒把那一切都弄得如此清楚，而且……而且……」

「呆蠢無用！」他想着。「我爲甚加上那一句呢？」

「我們知道所有典當的人，就只你一個人沒有去認領，」派弗里有點諷刺的答着。

「我病沒有好。」

「我曾聽說過，真的，我聽說你對於什麼都很痛苦。我看你的血色還沒有好。」

「我並不全是蒼白……不，我完全復元了，」拉斯科納夫直截着惱似地說着，他的語氣已改變了。他的怒氣鬱勃着不能制住。「我要在憤怒中把自己的秘密洩露了，」這念頭又在他心中閃過。「他們爲什麼老是麻煩我呢？」

「沒有完全好」倫肯把他手握住了。「除此還有什麼，直到昨天他還沒有知覺，神智不清。你相信吧，派弗里，我們一疎忽，他穿上衣（雖他一點站不住腳）就不見了，往什麼區所去盡情酣飲，直到夜深，還是神智糊塗，這你會更相信麼？」

「真的神智不清麼？不見得吧？」派弗里像女人般的擺着頭。

「亂說！你不相信就只有聽你不相信了，」拉斯科納夫怒得忘記嘴巴了。但派弗里也並不要懂得那些怪話。

「那末假使你神智很清，你又怎會溜出去呢？」倫肯又變熱切的說了。「你出去什麼的？有什麼目的？而且爲什麼鬼鬼祟祟地你做那事時，你神志清楚麼？如今一切危險都沒有了，我可以大膽地說了。」

「昨天我對於他們真憎惡極了，」拉斯科納夫露出不恭的笑容，忽然對派弗里說着，「我離開他們，想在他們所尋不

得我的地方住，我帶着很多的錢。哈夫在那邊見了我說，哈夫昨天我是否神智清楚；請你替我們判斷一下吧。」

他那時本早把哈夫壓下了，他對他的神情和靜默是如何地憎厭。

「我想你很說得不錯，而且妙極，不過你太易於發怒了，」哈夫淡淡地說着。

「而且雷汀今天也對我說，」派弗里插說道，「他昨晚在一個被馬車撞倒的人家裏看見你的。」

「是，」倫肯說着，「那時你不是發瘋麼？你把你的僅有的錢都給了那寡婦作葬款，如果你願意幫助她，十五個或給二十個已够了，至少自己要留三個盧布，但他卻把那二十五個盧布一起都拋了那邊。」

「昨天我那樣的慷慨，也許因為我在什麼地方發掘了一個藏金呢？你一些不覺得麼……哈夫他知道我發掘了一個藏金吧！請恕我嚼噀了打擾你半點鐘了，」他朝着派弗里口唇顫抖地說着，「我們給你麻煩了，可不是麼？」

「哦，不，全然不是，全然不是！你知道我是如何地感到興趣哩！傍聽着是怪有趣兒的……我非常高興你會到這邊來了。」

「但請你弄點茶給我們吧，我的嗓子燥了，」倫肯喊着。

「奇思妙想！我們也許一同跟你去，你不願意……喝茶之前有什麼更必要的東西麼？」

「你快去罷！」

派弗里出去吩咐拿茶了。

拉斯科納夫的頭腦在急劇的轉變，他十分地苦悶着。

「最壞的是他們毫不虛偽，他們不講禮貌，你如果一點不認識我，你又怎麼呢？你和雷汀去講我麼？他們真像是一羣狗尾隨着我的影子，這事他們也不隱飾。他們簡直是侮辱我呢！他十分氣惱，好坦白地來和我為難吧，不必像貓兒哭老鼠般來作弄我，那簡直是無禮的，派弗里我也許會不答應的，我會起來，把整個的實情抓破你的羞臉的，你纔曉得我賤視你是怎樣的程度。」他幾乎氣得發昏了，「那末就使那只是我的瞎想又怎麼樣呢？假使我弄錯了，而由於不能忍耐惱了，我的假面具揭去了，又怎麼樣呢？也許那都是不經意的，所有他們的習語都是通常應用的，但是牠們也含些意義……那一切都可

說，但是含些意思。他爲什麼亂說，「給她」呢？哈夫爲什麼會說我說得巧滑呢？他們說話爲什麼用那種語氣呢？是的，那語氣……倫肯坐在這邊，他爲什麼沒有眼睛呢？那個呆笨的蠢物老是有眼沒睛的，又忿憤了！方纔派弗里對我眨眼麼？當然這是瞎說！他眨什麼眼呢？他們無非要困亂我的神經，否則便是戲侮我了！這不全是幻想，就是他們曉得嗎？哈夫他也粗亂呢……哈夫是粗莽麼？哈夫的心變節了。我早曉得他會變心的！他在這邊是不受拘受的，但我卻是第一次的落臨呢。派弗里並不把他看作客人，脊背朝着他坐着。他們如盜賊一樣地要好，無非是爲着我毫無疑地，我們未來之前就在談我了。他們明白那房子麼？希望他們快點呀！當我說我離開要另租房子，他卻一字不提……我所以把關於房子的話乘機放進去，以後也許有益的……是的人事不清……哈——哈——哈！昨夜他全知道！他卻沒有知道我的母親來到！那老惡巫把鉛筆寫上了日期，你見鬼了，你不會弄住我的沒有事實證明……那全是瞎想！你捏造事實呢？就是那房子也不是事實，而是神智不清。我明白向他們說些什麼話……他們曉得那房子麼？不弄清楚我是不會離開的。我來做什麼呀？但如今我的狂怒，也許是一件事實，我是如此地易怒呵！也許那不錯，侮辱一個病人……他在探試着我哩。他將牢牢地拿住我。我爲什麼事來的呢？」

一切的思想如電光般從他的內心頭馳過。
派弗里立刻回來了。他似乎更加快樂了。

「昨天你的宴會，老兄，給我的頭有……我弄得忘魂了。」他向倫肯大笑着，用異樣的語氣說着。

「這感到趣麼？昨天我於最有趣的地方離開你們呢。誰得勝了？」

「哦，當然，沒有人勝利。他們談及永遠的問題，飄蕩到空間去了。」

「只要一想，洛地亞，昨天我們談及什麼上去了。有沒有談到罪的東西。我會對你說，我們已談得討厭了。」

「這有什麼可怪的？這是極平常的社會問題呀。」拉斯科納夫偶一地答着。

「那問題並不很平常的。」派弗里說着。

「不很平常，那倒真的。」倫肯立刻熱切地贊同着說，「聽吧，洛地亞，並且把你的意見對我們說，我要聽聽呢！我會極力地反對他們，而要你來幫我。我告訴他們，說你就會來了……那是用社會主義者的觀念開始的。你明白他們的觀念，罪是對

於社會組織的變態的一種反響，不合別的意義，不合別的意義；其他的解說是不能成立的……」

「你差誤了，」派弗里喊着，他精神興奮的看看倫肯的辰光，他不停地笑着，這使他更加興致十足了。

「什麼都不成立，」倫肯懇切地把他打斷着說：「我並不弄錯。我會把他們的書籍給你看。在他們看來一切事情都是受「環境的支配。」其他都屬非是。這是他們的口頭禪。他們說，假使社會組織上了軌道，一切犯罪便無從立足了，因為沒有什麼可反對了，而人與人間全變爲正直無私了。人性是不足介意，要被擯棄，不承認它的存在的。他們不承認以歷史上活的方法來推進入類，最後會變成一個正軌的社會，但他們信仰一種由數學的頭腦所發生的一切社會制度，會立刻組織所有的人類，而就使之正直無罪，較任何活方法都迅速，就是因為他們自始不贊成歷史，「除了醜惡和愚蠢而外什麼也沒有，」他們把牠都解作了愚蠢，就是因為他們那樣不贊成人生的活方法；他們不需要一個活靈魂。活靈魂要求生命，靈魂會不聽從機械的規則，靈魂是疑惑的對象，靈魂是退步的，但他們所需要的，雖然朽枯，而且是可用橡皮製的，至少是死的，無意志，是屈辱的，而且會不反抗！結果他們便要吧一切事物都弄成機械和刻板的計畫上了。公寓是有了，但你的人性對於公寓尙欠缺——牠需要生命，牠沒完成牠的生活，到公墓去卻也太早了！你不能以理論丟開人性。論理假定三種可能性，但是可能性無可數了！切去這不計其數，把牠全縮成安全問題！這是最易的解決問題方法，這是偉大的事業，你切不要妄想人生的全部秘密都在幾頁印刷紙上哩！」

「如今他的野馬跑遠了，該結束了！把他拿住呀！」派弗里笑着說：「你能意思麼？」他朝着拉斯科納夫說：「五六個人昨夜像那樣地大發議論，在一個房裏，用擊打爲開始，不老兄，你錯了，許多犯罪是由於環境的原理，我可以向你證明。」

「哦，不錯的，不過請你告訴我一個四十歲的大人虐待一個十歲的小孩子，這也是環境叫他那樣做麼？」

「唔，嚴格說起來，是如此，」派弗里嚴肅的說道：「那類犯罪的性質很可說是受環境的影響的。」

倫肯將要發狂了：「哦，假使你願意，」他大怒說着：「我敢對你說你的白眉毛很可以說是意芬第一的二百五十呎高的教堂呢，我會明白地，精確地，漸漸地，以及自由的傾向，來證明它的真實，我來担保！你和我賭一賭輸贏麼？」

「可以！讓我們恭聽吧，聽他將怎樣證實呀！」

「他老是大言欺人，可惡極了！」倫肯跳着站起做着手勢喊着。「和你談話有什麼益處！他總是那樣有用意的；你還不明，洛地亞，昨天他在他們那處，直是玩弄他們呀。他昨天講的話他們高興哩！他能一直維持兩個禮拜。去年他說他要到僧院去，他苦挨了兩月。不久他忽然又想起說他要娶親了，說他把一切婚禮用東西都弄好。他真的在做新郎衣呢！我們都向他恭喜。可是結果並沒有新娘什麼也不見那都是道地的空想。」

「哦，你弄錯了！我先有了新衣服呢。實是新衣使我想起哄你一下的。」

「你原來是一個善於裝哄的人麼？」拉斯科納夫不願地問着。

「你不這樣想麼？請過一刻，我也會哄你的。哈——哈——哈不，我會把實在話對你說的。關於犯罪，環境，小孩，那些問題，因此我使想起你的那篇其時使我發生有趣的大作。「說犯罪」……或那一類的題目，我可不清楚了，兩月以前我在定期評論報上看到的。」

「我的文字在定期評論報上嗎？」拉斯科納夫愕然地問着。「大約在六個月以前我脫離開大學時，我確寫過一篇評論報文章，但我是投到星期評論的。」

「不過在定期評論報上發表出來的。」

「因為星期評論停刊了，所以那時沒有刊布出來呢。」

「是的，但是當牠停刊時，星期評論就和定期評論合而爲一了，故你的大作就在兩月前的定期評論上刊登了。你沒有知道麼？」

拉斯科納夫真的不知道。

「呵，你可以向他們要那篇文章的稿費呀！你真是個怪人怪事呢！你過着那種孤零的獨居生活，你毫不曉得那些與己有關的事情。這是實在的事，我可對你保險呢！」

「妙極了！洛地亞我自己真的不知道！」倫肯喊着。「我今天要到圖書館去，找那一期。兩月以前的什麼日子這沒有多大關係，我會找着的。」

「你怎麼曉得那篇論文是我作的呢？我只署着簡寫的姓名呢！」

「我在以前無意之間看到的。因為那位編者我熟悉的……我十分感到興趣。」

「我分析一個犯罪者在犯罪前後的心理的異同。」

「是的，你並且極力辯明凡罪犯總是有病同時而來的。十分，十分新奇的，但是……叫我感到興趣的倒不是你的大作的那部份，卻是文章末了的一個結論，只可惜那結果只是提示着，尚未明晰地做完。假使你記得那邊有一個提示，說有種人，他們可以……這就說，並不是十分能夠，但他們有極端權利去毀壞道德和犯罪，法律並非爲他們而設的。」

拉斯科納夫把他的意見故意誇大地解釋着，他微笑着。

「什麼意思？有權利犯罪嗎？不僅是由於環境的影響麼？」倫肯至於露出驚訝地問着。

「不，並不僅僅因爲如此。」派弗里答着。「在那篇論文裏，把所有的人分成「平常的」和「特別的」兩種。平常的人要順着生活，無犯法之權，因爲——你明白麼——他們是平凡的。至於特別的人就不然了，無法無天，即因爲他們是超常的緣故，這是你的高見，我沒有誤解嗎？」

「你是什麼的意思？不會十分的吧？」倫肯因亂的低語着。

拉斯科納夫又微笑着，他立刻看準要點了，他知道他們要把他趕往那邊，那裏去。他下決心去應付這個挑釁了。

「那只有一點是我的論點，」他簡要地自謙地說着。「可是我承認你說得差不多真確了；也許十分真確哩！」（承認這點他真高興）「唯一的異點是在我並不力說，說非常的人是愛破壞道德的，如你所講。實則，我疑心這個正論能不能成立哩。我只提示說一個「非常的」人有權利……這不是一種官樣的權利，是一種自己良心上決定超過……某種障礙物的內面的權利，且只爲着使理想實際說成就（有時也許於人類全體有效）才必需時呢。你講我的文字不正確，我可以使牠明白。也許我希望我這點吧！我確認如果勃克列和牛頓的發見，除非犧牲甚多的人，而不能使盡人知之，那麼牛頓就有權利，在責任上也必要的……除去許多人，爲使他發現爲人類全體所知之故。但並非就是說牛頓有權利可以殺人，在街坊盜竊呀！我還記得我在我的論文上力說所有……唔，人類的制法者和領袖，例如利茹斯、騷龍、謀罕、歐德、拿破侖等等，並全是罪

人就因爲他們立一個新法，或犯了古代立法法，那是從祖宗傳下來，人民視爲神聖的，就使他們流血也不會停止，如：是那種流血——對他們的主義有利益的話，事實上，人類中的這許多先賢和領袖的大半都犯有屠戮罪，這是可留意的。總之，我確以爲一切的大人物或稍微異於常人的人，這就是說能夠講句新話的人，從他們的性格上一定都是罪人——多少是的，否則他們必不能軼出常軌，安常軌非他們所忍受的，我想，他們的確也不應當忍受。你看我在那些說話中並無何等特別新奇之處。如此類文字以前早有人說過談過的了。至於我將人們分成平常與特別的，那未免有些獨斷，但我並未堅持確實數目呀。我僅信我的主要意見，人類是一種自然法則可分成兩種，次等的（平常的），就是僅足資生同類的材料，以及有天賦才能立新異之說的人們，當然其中還可更細分類，但這兩種人的顯著之點分得都很好。第一種人，大約是性情迂拘而守法的人，他們在統治下生活，而且好被統治。我想，被人統治即是他們的本分，因那是他們的職業，第二種人都犯法，他們全係破壞者，或心存破壞，此類人們的罪當然有聯帶關係而且多變動的；他們大約是花樣翻新，對於現在力求破壞，爲着改善之故。但使此種中之一個人爲他的信仰而被迫去跨過一個死屍，或由血泊中走過，我確以爲他在良心上，能得到一個從血灘中走過的允許——那依着信仰和信仰的範圍而定。我只在此種意義上，說到他們犯罪的權利而已。但亦不必過分焦心；人民差不多都不會承認此種權利的，他們會刑罰他們或絞死他們，如此做去就很正當地完成他們保守的職業了。但這同樣的人在下一代便把這些罪人安置神座上崇拜他們了。第一種人永遠是目今的人，第二種人永是未來的人。第一種人保存這世界，繁殖着人民，第二種人便推動這世界，使牠向牠的目標而去。每階級皆又有同等的生存權。事實上，也都和我有相同的權利永遠的戰爭萬歲——當然，一直到新耶路撒冷到時終止。」

「如此你是相信新耶路撒冷了麼？」

「是的，」拉斯科納夫肯定地答着，在他說這話以及在他方才大發牢騷的時候，他的眼睛只是注視在地氈上。

「你……你信仰上帝麼？請恕我的好奇心。」

「是的，」拉斯科納夫答着並仰起眼睛看着派弗里。

「你……你相信拉撒士死而復生麼？」

「我……我相信的。你爲什麼問此話呢？」

「你真的相信麼？」

「真的。」

「你不要如此說……我由好奇心而問的。恕我。但是我們仍返回原問題吧；他們並非永遠被判刑的。有的，恰相反呢？」

「他們活着時勝利麼？哦對的，有些在此生就達到了，然後……」

「他們就去判決他人麼？」

「假使應當的話，實在他們大概是如此的。你的問話非常恰當呢！」

「謝你。但請對我說：你如何分別特別人和平常人呢？他們墜地時就有標幟麼？我覺得應該更精當，更明白。原恕一個真正的守法的公民之自然的焦慮，比如說，他們不能用一種特別的服裝麼？他們不能戴着什麼或用什麼方法印了火印麼？你知道如果發生亂事了，這種人中的一位以爲他是屬於那一類的，去「除去障礙物」像你所願意地說的那末……」

「哦，那是常有的那話比上回的還要恰當呢！」

「謝你。」

「沒有理由；但要留意，那謬誤只會起於第一種人，揆言之，在平常人之中。他們有許多，不管自己是趨向於聽命，因爲好戲的品性，他們都高興看自己是進步的人，「破壞者」把他自己推進「新運動」之中，而且這是非常真誠。同時真正新的人們常常不爲他們所注目，或甚且被辱爲有爬行傾向的反動派。但是我並不說這邊有什麼大的危險。你用不着煩擾，因爲他們決不怎樣過甚的。當然，他們有時讓他們的幻想和他們一起走了，會得受一頓毒打的，而且把他們的地位授給他們，如此就好了。實際上這也是不必要的，因爲他們打自己，他們是非常說天良的。有些人互相做這種職務，有的人以自己的手打自己……他們將以各種的顯明的悔恨行動，露着美麗的動人的效力，欺哄自己，事實上你用不着煩擾的……這是一個自然原則呀！」

「唔，因此你使我的心更加解放了；但是還有一樁事使我惱，請對我說，這許多特別人，有殺他人之權利的有很多麼？當然，我願意匍匐在他們前面，但是你要承認，假使他們有很多人的話，這是可驚的，哈？」

「哦，那你也不用煩惱。」拉斯科納夫用同樣的語氣往下說着。「有新思想的並有一點能力說新話的人，是非常地少了，事實上更是如此，只有一樁事情是明白的人類的一切等級和分類的外貌，一定是循照着某種自然的法則。當然，這法則如今我們仍不明白，但我相信是會存在的，而且總有一天給人所覺知的。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原料，靠着某種大的努力，靠着某種鬼祟的方法，靠着各種配合，僅只爲着最後或要由一千人中弄出一個有一點點獨立性的人而存在着；也許一萬人中只有一個——有些獨立性，十萬人中只有一個有更大的獨立性的人哩。有天才者是百萬中的一個，偉大的天才們——人類的冠冕——也許在萬萬人中出現一個在世上呢。事實上，我還並未到那蒸溜器裏瞧過，這一切都是在那裏面舉行的。但確有，而一定有一種決定的原則，這離說是一件突然的事的吧。」

「什麼，他倆在說笑話麼？」倫肯忍不住地喊道。「你們坐在那邊，大家取笑着，你是嚴肅的麼，洛地亞？」
拉斯科納夫仰起那蒼白色的悲哀的臉龐，沒有說什麼，派弗里的坦白的，不屈的，神經質的，粗俗的諷諷，和着那間靜的傷心的臉兒，在倫肯看去覺得有點奇怪。

「唔，老兄，假使你真的嚴格……當然，你說那並不新奇，早已聽過說過的東西，你是不錯的；但在這些說話中真正獨創的，只屬於你自己的，使我受恐懼是你以良心之名承認流血而且——顯得那樣的狂熱……我覺得這就是你的大作中的焦點。但是那種依良心承認流血，我看來……是比官樣的，法律上的承認流血還更怕人……」

「你是非常的，那更可怕人的。」派弗里同意的說。

「是的，你在誇展了有錯誤之處，我得要拜讀一下。你不許那樣想的！得拜讀一下。」

「那些都在文外之言，那邊只有一個提示呢。」拉斯科納夫說着。

「是的，是的。」派弗里不能再坐了。「你對於犯罪的意見如今我已知道了了，但……恕我的粗魯，你瞧，你把我關於兩種人混雜的焦念弄去了，但尚有各種事實上的可能性使我難安假使有個人，有個青年，以爲他是一個利加或謨罕默德——」

「當然，是未來的——當他要把一切障礙物弄去……他目前有着某種偉大的企業，而且需要金錢去做……他須去弄錢……你清楚了麼？」

哈夫在他的屋角那邊哈哈大笑起來。拉斯科納夫連着也不看他一眼。

「我得要承認，」他平靜地向下說着，「此種情形會要遇見的。自誇的愚蠢的人尤其容易跌到那個泥塗中去；尤其是年青人。」

「是的，你瞧。那末？」

「什麼那末？」拉斯科納夫微笑着的答着，「那到不是我的錯誤。就是如此，而且將永久是如此的。他方才說（他向倫肯點點頭，）我承認流血。社會給監獄，譴貶，罪人調查者，罪奴，保護得太周密了。不用去發慮的。你們只要把賊捉牢好了。」

「假使我們真把他捉住了，又如何呢？」

「那麼他就得其得了。」

「你真與論理相合的。但他的天良怎麼樣呢？」

「你爲什麼注意那些呢？」

「由於同情觀念呀！」

「假使他有天良，他要爲他的錯誤受罰的。——便是他的處罰無異監牢了。」

「不過真正的天才，」倫肯皺着額角問着，「那些有殺人權的人呢？他們亦應當受一點罪麼？」

「爲什麼要說應當那字樣呢？這不是允許或禁阻的事件。假使他替他的犧牲者可憐，他就得羅罪。受苦與受罰對於大智力和好心腸是永久不免的。我想，真正偉大的人在世上一定具有大的傷憐的。」他夢一般地續說着，並不是講話的語氣了。

他仰着臉，熱切地看着一切的人，微笑着，抓他的帽子和他初來時的神色比較他是過於安閒了。大家都立着了。

「唔，假是你高興，你可以辱我，惱我呢？」派弗里又說了，「但我不能自持。請答應我問你一個極小的問題。便是一個極

小的意思我要說出了，單因為我可以免去遺忘。」

「歡迎，把你極小的意思對我說吧，」拉斯科納夫立着等待，驚惶而嚴厲的立在他前面。

「唔，你看……我真不懂怎樣講得合切……這是一個嬉謔的心理上的意見……你做你那篇大作的時候，你決不能自制的，哈哈你想……一個「特別的」人，講出你所說的一句新話……不是如此麼？」

「極可能地，」拉斯科納夫巍然地回答着。

「假使如此，如果碰着世上的艱難痛苦或爲着對於人類的服務，你能叫自己越過障礙物麼？例如，劫盜傷人之類。」他又眨着左眼，如以前一樣地不聲不響地大笑着。

「假使我做了，我決不會對你說的，」拉斯科納夫輕蔑而傲慢的回答着。

「不，我只因爲你的大作而感到興趣，在文學的觀點上看的……」

「啐，這是怎樣的無禮呀，」拉斯科納夫露着憎厭地神情自語着。

「答允我講吧，」他冷淡地答着，「我並不把自己當作一個諷罕默德或拿破崙，也不是那一類的任何人，我絕不是他們中的一個，我就不能對你講我怎樣做。」

「哦，好，如今在俄國大家都當自己是拿破崙麼？」派弗里帶着驚訝而不拘禮節地說道。

各種特別的見解就每個人談話聲中自行顯露出了。

「也許就是未來的拿破崙中的一個，上禮拜阿里拿伊夫諾給消滅了的吧？」哈夫在屋角突然插說着。

拉斯科納夫不講話，但是銳利地看着派弗里。倫肯憂愁似地皺着額角。他好像看出一些事情了。他發惱地四週望望。約有一分鐘的鬱默。拉斯科納夫動身想要走了。

「你預備走了麼？」派弗里和愛地說着，他異常謙遜地伸出手來。「我十分，十分高興和你結識。至於你的囑託呢，不要多心，你依我所說的去寫好了，最好是你親自到我那邊來，在這一兩天之內……明天，十一點鐘的辰光，我必在那邊。我們好把一切都做了，我們可以再談談話呢，你是最後的一個了，你也許會告訴我們一些話的，」他帶着最和愛的姿態續說着。

「你要藉此來把我當作證人盤問麼？」拉斯科納夫銳利地問着。

「哦，什麼？那在近來是不用的。你懂錯我的話了。我不會丟去一個良機的，你看……我要和所有當物的人都談談呢……我從其中有些人中弄些證據，你是最後的一個了……是的，帶便說說，」他好似忽然高興似的喊着，「我剛剛記起，我想起什麼事兒？」他轉臉朝着倫肯，「你說那個尼古兒把我弄煩厭了……當然，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又向拉斯科納夫道：「那個腳色是冤枉的，但這事怎麼辦呢？我們只有再麻煩脫里了……這是癥結之處，全在這當你上樓時。七點多了嗎，是不是？」

「是的，」拉斯科納夫答着，他說這話時有點不快之色，深覺他不必多說的。

「那麼當你在七八點鐘之間上樓時，你未曾瞧見第二層樓上那門開着的房子中——你憶得嗎——有兩個或一個工人麼？他們在那裏髹漆，你有沒有注意他們呢？這於他們十分，十分地要緊。」

「油漆工麼？沒有，我未曾看見他們，」拉斯科納夫緩慢地答着，好像在搜索他的記憶般的，同時他的每根神經，都緊張了，昏昏似地去猜那詭計在那兒，愈快愈好，而且不能忽視任何事情。「不，我未曾瞧見他們，我也沒有注意出像那個樣的房開着……但是第四層樓上」（他現在克服了那詭計而且得勝了）「我如今尚記得有人從阿里拿伊夫對面的房裏搬物……我憶得……我憶得很明白的，有的門房移着一張沙發，他們把我擠擠到牆邊，但是油漆匠們……不，我記不得那邊有漆匠，我不信什麼的房子門是開着，毫無有的。」

「這是什麼意思？」倫肯忽然喊着，好像他想了而且真實覺得了般的。「什麼，漆匠做工是在暗殺那天，那末他在那邊是三天前了吧？你問些什麼？」

「唉！我昏亂了！」派弗里敲着自己的腦袋。「我見鬼了！這事把我的腦袋絞亂了！」他告歎似地向着拉斯科納夫說着。「能够查出有無人於七八點間瞧見他們在那房中，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所以我想到你也許可以告訴我們的……我非常昏亂了。」

「那你就得更加謹慎些了，」倫肯不容氣地說着。

未了的幾個字是在走廊上講出的。派弗里非常地謙恭看着他們走到門外。他們走到了街上，沮喪而愠怒，他們走了好多路也沒開口講話。拉斯科納夫深嘆了一口悶氣。

第六章

「我怎可相信，我如何會相信呢！」倫肯一再說着，他昏惑不安地駁斥着拉斯科納夫的話。他們將到巴卡的住屋了，甫利亞和多利亞等他們已很多時候了。倫肯在路上常常站着，興奮而昏惑的討論着，因為他們公然談那件事，這是第一回呢！

「那你就不要相信好了！」拉斯科納夫帶漫不經意的笑着。『你總是當面呆的，我卻細細地想着每句的說話呢。』「你好疑惑，就因你詳細推敲他們的話吧……哼……不錯，派弗里的說話有點怪，這我知道，而且那賤貨哈夫更是可怪了！……你不錯，於他有何干係——但是何故如此呢？」

「從昨晚起他就心思大變了呢。」

「不然！假使他們有那種糊塗的思想，他們就得盡量掩飾，嚴守他們的計密，以後再捉住了你……但那只是疏忽和莽撞而已。」

「假使他們找到了事實——換言之，是真實的——至少是有了一些疑點，那他們就得要盡量嚴守他們的計密，好多弄些。（他們早已要搜查的。）但他們一點找不到事實，那不過是捕風捉影，多是渺茫的。至多是一個不實的觀念呀！因此他們盡量來試探我，也許他因沒有事實而焦惱的隨口露出的——否則就是他的一種計畫……他倒像是一個有智謀的人兒。也許他伴為知道來恐嚇我呢！他們是有自己的一種心理的，仁弟。但要去解說這些太麻煩了。不談吧！」

「我明白那是侮辱的，但……如今我們既已坦白說了（我真愉快我們能坦率地說了）我早就看到他們有這個意思了。這自然祇是種暗示——一種諷刺——但這一種諷示為什麼來呢？他們怎會敢呢？有的什麼證據呢？我是如何地忿怒呀！你想單因為一個苦惱的大學生，給貧困和憂慮病所纏，未害嚴重的糊塗的病（當心這個）之前，好疑，自恃，驕傲，他六個

月中沒和人說過話，穿着襤褸的衣履，而要面朝着幾個卑陋的警察的面，容受他們的侮辱！而那意外的債票——乞洛夫交上的證據——塞在他的眼前，新油漆，列氏表三十度，以及悶熱的空氣，衆人，一切關於暗殺前他去過的地方的談論，那一切的一切全推在一個空虛的腹上——他不生病真是天曉得，但那些就是他們所說的事實了。這是怎樣可惱，如果在你看來，洛地亞，我就要好笑他們，也許還要當面扯破他們的臉呢！我還要向各方面去找人打出口氣，如此我才把這事情告一段落。可惡極了！不要沮喪，那是恥辱呀！

「但，他解說也真不錯。」拉斯科納夫自語着。

「他們惡極了，明天還要問駭證人哩？」他傷悲地說着。「我一定要和他們解說不成？實際上我已覺得煩惱極了，我昨天在酒店歇腳和哈夫談說……」

「真可恨！我要到派弗里那邊去，我要像家人一樣把那事情探個明白：他得讓我明白所有那事的一切！至於哈夫呢……」

「他早已洞悉他了！」拉斯科納夫想着。

「停着！偷着！偷着！又握住他的膀部。」得着！你弄錯了。我已對出了。你弄錯了！那怎麼可說是一個詭計呢？你講那關於工人的問話是詭計。但假使你幹了那事，你會說看見他們在漆房子……和工人們麼？恰是相反，你毫無所見，你就使看見了。誰會承認自討苦吃呢？」

「假使我幹了那件事，我將說我是瞧見工人和房子的。」拉斯科納夫不很自然的答着。

「但你爲何說這話害自己呢？」

「惟有無智識的人，或沒有經驗的新手，在審問時會不承認一切事情。假使一個人稍少啓發和經驗，他倒會把那些不可避免的一切事實全招認了，但要替他們求其他解說，要帶出一種異常的轉彎抹角，而給他們另外的一種意義和另外一種意見，派弗里會預計我將要如此回答，說我瞧見他們了，表示一種真實的態度，然後再加解說。」

「但他會對你說，工人們必不會好兩天就在那邊，那末你在謀殺那天八點鐘在那邊是確的了。如此不是給他一點

罅隙而把你套住了嗎？」

「是的，這是他所憑藉的，當我無暇思索，立刻做一些無疑的答覆，因此便會忘記工人不能在兩天前在那邊的了。」

「但你怎能忘記了呢？」

「這真容易之至。聰慧者就在這種蠢愚事上最易被人拿牢。一個人愈機敏，他就不加猜疑，他就會於一件簡單的事上越易被拿牢。一個人愈機敏，他定被拿住越明顯的詭計中。派弗里他不像你所料的那樣呆笨呢……」

「如是真的，那他可以算一個惡徒了！」

拉斯科納夫不覺笑着。但他立即覺得自己奇怪的坦白，和熱心解釋的所驚訝了，雖然他此刻所說老是露出沮惱的厭惡，明顯地由於有一個原故。

「外面的空氣對我還很愛好呢！」他自慰着。但同時他立即忽然不寧起來，好像一個意外的驚人的念頭浮現於他的心目中。他的志志不寧的心漸漸地加升。他們已到了巴卡房子的門口了。

「你一個兒進去了好了！」拉斯科納夫忽然說着。「我就來。」

「你到那兒？我們才到這邊，怎又？」

「我沒用處……半點鐘後我就來的。請你對她們說聲。」

「你要怎麼說，我要和你一同去。」

「你也來困苦我了！」他喊着，睜着絕望的激惱的大眼，偷肯只好放手了。他在階石上，沮喪地看着拉斯科納夫向他的寓處那邊大踏步地走去。末了他露齒伸拳的發咒要在那天把派弗里像檸檬殼般的擠弄他一下，這在上樓時甫利亞吃了一驚，因她如今對於他們好久沒有發驚了。

拉斯科納夫到家時，滿頭是汗，並氣喘喘地呼吸着。他立即上樓，走進他的沒下鎖的房間，並把門門放上。他在慌忙的恐怖中衝向牆角去，一伸手在那些紙遮着的洞去，他摸索了好久，他始終沒找到什麼，於是站起來，匆忙地呼一口氣。當他正來到巴卡住宅的石階時，他忽然幻想到會有一條鍊子，一個節鈕，或一張紙（上面有那老嫗寫着的包典物的紙張，）掉下了，

落在什麼破洞裏，忽然給人發現了，變爲意外的不利於他的鐵證。

他心不在焉的立着，一種奇怪的，侮辱的，似無意義的微笑在口唇上邊浮露着。他於是抓起便帽，又悄悄地走出房。他的腦筋十分紊亂了。他做夢般地溜出了門。

「這就是他呀！一個人高聲喊着。他仰起頭來。」

門房在他的房門口站着，向一個矮胖的人把他指着，那個人看去好似一個工人模樣，一件長的襖子和一件背心套着。還看極像女人。他駝着背，頭上戴着醜陋的便帽向前搭着。他臉上的皺紋很多了，看他大約有五十多歲年紀了，他的小眼睛睜得看不出，但卻兇相地，向外溜着。

「做什麼的呀？」拉斯科納夫向門房問着。

那生人悄悄地看着他一眼，似乎注意而審慎地看着他一聲不響，然後緩慢地轉身，出了大門走到街上去。

「做什麼的呀？」拉斯科納夫大喊着。

「是的他問這邊有無一個大學生住着，說起你的名字，並詢你和誰同住。你來了，我就把你指出來，他就逕走了。真莫名其妙哩。」

門房也似乎很困惑，但他驚奇了一下，就回到他的房裏去了。

拉斯科納夫立即跑去追趕那個生人，看見他仍是勻整的緩步着，沿着街坊那邊走，眼注視着地下，似乎在默付般的。他追到他了，他和他平行走着，瞧着他的臉。那生人也就立刻吞着他，但又把眼睛放下看着他們如此並行了一分鐘，不說一句話。

「你問門房……探聽我麼？」拉斯科納夫終於開口說了，但是用很安閒的神情的問着。

那人既不答着，連朝也不朝他看。他們仍是靜默着了。

「你幹嗎……要來尋我……爲甚又不說一句話哩……倒底是什麼意思？」

拉斯科納夫的話聲時斷時續的，好像把這話故意說得響亮些般的。

那人這回卻把眼擡起了，陰險而淒鬱地向拉斯科納夫一看。

「暗殺犯！」他突然發出安閒而響亮的聲音說着。

拉斯科納夫仍是在他旁邊行去。他的雙腳驟然的癱軟下去了，一陣寒戰突然由他背脊傳下來，他的心好像停住了一下，又忽然地覺得怔忡不安起來。他們如此沉默地並行着約有一百多步。

那人沒有瞧他。

「你究竟是什麼意思……什麼……誰是暗殺犯呢？」拉斯科納夫像是聽不見地低問着。

「你就是一個暗殺犯，」那人緩慢地加重語氣地答着，微露出一陣勝利的猙獰的笑臉，直瞧着拉斯科納夫的驚惶的臉面和眼睛。

他們走到了交叉路，那人轉向左邊也不回顧。拉斯科納夫立在他後面直瞪着。他看見那人走了五十步遠的地方向後轉過身來，看他仍在那邊站着。拉斯科納夫雖看不真切，但他料想他必又露出那冷酷勝利和猙獰的同樣的微笑呢！

拉斯科納夫雙腳蹣跚着，膝蓋顫抖着，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小樓去，覺得全身在戰抖。他把便帽一丟丟在棹上，他兀自站着不動。疲乏般的倒在沙發上，痛苦的細弱的呻吟，從沙發上發出來。他躺了約有半小時。

他一點也不去思想。只有些片斷的，沒秩序不躑躅的影像在他的腦中現出——他在年輕時所看見的或所遇見的人們（這些人他從不會想起的）的臉龐，V地禮拜堂的鐘樓，酒店裏的檯球棹和兵士們的拍檯球，地下層的煙店的煙氣，一所酒店的房子，一條非常暗淡的樓梯，全給穢水浸濕了，滿布着蛋殼，以及禮拜日的鐘聲從遠方傳了過來……一個個的影像接蹤着，像旋風般地旋轉不已。其中有的他在想着而且努力去抓，但他們不留地又去了，他心中只感到一種壓抑，但那並不全叫人煩惱，有時且能叫人舒快……細微的顫戰仍在繼續着。這也是一種類似舒適的一種感覺。

他一聽見倫肯的匆急的步聲，他立刻闔上眼睛，佯裝睡熟了。倫肯開了門，在門邊立着些時，躊躇似的，又悄悄地進房中，輕輕地走到沙發前。拉斯科納夫只聽見拿泰沙噤咕着。

『不要去動亂他！給他睡去好了。他稍遲點再用中飯吧！』

『非常是！』倫肯答着。他倆輕輕地退出把門帶上，過了半點鐘，拉斯科納夫張開了眼睛，仰臥着，二隻手放在頭頂下。『他是什麼人？那在地下走上來的人是誰呀！他在那邊瞧見了什麼？他分明全看見了，那他站在那兒？他那兒瞧見的？怎麼此刻才從地下跳上來？他怎麼會看見？這是能夠的麼……』拉斯科納夫續說着，他又頓戰着，『尼拉在門後面發見的首飾匣——那能夠的麼？一條路徑麼？你弄錯了一絲，你就可以造起一座證據的金塔！一只蠅子飛過而看見了，這是能夠的麼？』他忽然又厭倦了，覺得自己身體變得軟弱極了。『我本該明白的，』他酸苦的微笑着想道。『我明白自己，明白我將怎的，我怎會提起利斧去殺人哩！我本該先明白……但我以前實在清楚的。』他絕望地自語着。他常常對於某種問題發着癡。『不，那種人並不由此成功的。那真實的領袖進攻東龍巴黎地方造了一個大屠戮。忘了一大軍隊在埃及，在進攻莫斯科時毀滅了五十餘萬人，在非爾乃地方出了毛病逃走了。他死後給他建設了祭壇，如此全允承了，好像這些人不是肉做而是銅鐵打的！』

一個驟然而來的念頭使他不覺大笑。拿破崙，金字塔，滑鐵盧，以及一個卑賤的瘡削的老嫗，一個榻下放着紅色櫃的店當主——這是一種鮮美的雜燴贈給派弗里咀嚼的。他們怎會把他弄消化呢！那似太失藝術化了。『一拿破崙在一個老嫗榻下爬動，怎樣地悶煞啊！』

他覺得無時他可以發狂的。他是墜進一種發熱病的興奮情緒中了。『那老嫗不估頂重要的位置，』他渴望血統不貫地想着。『那老嫗也許是錯誤也不定，但她不完全是頂重要的。那老嫗單單是一種病症……我想快快跨過去……我不是去殺人，是殺主義。我殺了主義，但我不會跨過去。我在這邊站哩……我只會殺人。而且我甚且那個也不會的……主義那個呆子倫肯爲甚要痛斥社會主義者呢？他們是勤懇的經紀人，『人的福音』爲他們的業務。不，我的生命不過一回，我永不會再有，我不渴望着『一人的福音』。我只要生存，否則寧可不活了。我要瞻顧我母的飢腸，但把我的蘆布儘塞進衣袋內，尚時我期待着『一人的福音』。我把我的小石子丟入人的福音中，如此我心安慰了。哈——！哈！你爲甚不瞧見我？我只活着一回，我想……唉，我是一只愛潔的跳鼠，其他什麼全不對，』他又續說着，大笑自己像一個跳鼠，不錯，我實在是一只跳鼠。』他連

說着，握着這觀念，老盯着他玩弄他帶着復仇的愉快。「第一因爲我能推證我是一只跳虱，第二因爲我惱了慈善的上帝，求他證明，我幹那樁勾當，並不爲自己肉身打算，是懷着另一個冠冕堂皇的目的——哈——哈——哈！第三因爲我要努力地把他做了，細審着，推想着，籌劃着我由一切跳虱中選出一只最無用的，要從她那邊抓取我第一步所需的錢，不多也不少（其他的都可送給一個修道院，依她的遺囑，哈——哈——哈）而且那分明看我是一只跳虱呢！」他咬着齒說着，「也許因我比我所害的一只跳虱更卑賤，可憎，而且我先明白殺她後我將說爲我個己的。有什麼事情可和那種恐嚇相類比呢？卑賤下流！我明白馬背上執刀的「先知」哦拉的命令，「顛抖的」創造者該聽命！「先知」是不錯的，他橫街排列着砲兵，攻那冤枉和犯罪者，總之，他是不错的！你們該聽命的，顛抖的創造者，不要存有慾求，那非爲你們的……我要永久，不宥恕那個老嫗呵！」

他的頭汗把髮淋濕了，他的顫動的口渴燥了，他的眼睛老釘着天花板。

「母親，妹妹——我從前是怎樣地愛她們的呵！我如今爲什麼恨她們呢？對的，我只對她們感着形體的憎惡，她們接近我……我不能忍受呀！我吻着抱着母親，我憶得……而且想着如果她知道……那我就對她說麼？那是我正想做的……哼！她也和我一樣吧！」他續說着，去想念着，真如癡狂了似的。「我如今是怎樣可恨那老嫗啊！她如果活了過來，我會把她再殺了哩！可憐的威里呵！她進來做什麼呢……不過也奇怪，爲什麼我一點都沒有料想到她呢，我好像並未殺她似的！威里，梭娜，可憐的溫柔的姑娘，有着柔媚的秋波……可愛的姑娘們！她們怎麼不哭泣呢？她們怎麼不悲哀呢？她們棄了一切……她們的秋波既溫柔又平靜的……梭娜，梭娜溫柔的梭娜呵！」

他意識喪失了，他真有點奇怪，他不記得怎麼會走到街上去的。夜晚了，黑暗不見了，月亮兒光明地照耀着；但一切充滿着沉沉的死氣，並有一種石灰泥土和臭水的氣息。街上有往來成羣的人，做工的人和辦公的都回家去；有的人出來散步着。拉斯科納夫一直走，悲哀而憂慮，他知道自己出來分明有目的的，須把事兒立刻弄好，但他又忘了。他忽然立着，看見前面有一個人站着，對他招呼着，他穿過街走到他那邊，但那人又低垂着頭轉身走了，他好像沒有向他打招呼般的。「他真招過手了沒有呢？」拉斯科納夫怪着，但他極力去追他。當他快近他時，他認着他而且嚇了一跳，這就是那個人，駝着背，穿着長短襖。

拉斯科納夫自遠尾着，他的心兒跳着，他們打了一個轉灣，那人仍沒回過頭來。他曉得我隨着他麼？拉斯科納夫想着。那人跑進一座大廈的門裏，拉斯科納夫立即走到門前，向裏探望，他是否回頭來向他打招呼。那人在庭院中果然回頭了，又好象向他招招手。拉斯科納夫當即跟進去了，但那人沒有了，該是走上樓梯了。拉斯科納夫仍走去追他。他彷彿聽見樓梯以上有有音節的慢步聲。那樓梯似極熟悉。他走到一層樓的窗前，月兒由窗外射進一股陰慘的神祕的光來；他再到了第二層樓上。啊，這就是漆工們工作過的那樓房呀……他怎的，不認得了。那個人的腳步聲沒有了。『那他定是站住，也許是躲在僻處呢！』他再走上三層樓，他再要上去麼？一種可怕的沉寂……但他仍向上走去。他的步履聲恐嚇他。怎麼如此黑暗呢！那人必躲在什麼僻處了。哦，樓房的門開着，他徘徊着，但終於走進去了。走廊上十分地黑暗而且空虛，一切東西好像都沒有了似的。他點着足尖悄悄走進照着月光兒的廂房。那邊一切如常，椅鏡，淡黃沙發，和鏡架。一個大而圓的，紫銅色的月光向窗裏窺視。『不錯，是月光使它死寂，使它神祕呀！』拉斯科納夫想着，他立着等待着，好久好久，月光愈沉默，而他的心也愈跳得兇，直到痛了為止。一切仍是寂然。忽然他問見一下子的尖厲的破裂聲，如裂帛一樣。一切又歸寂靜。一只蠅兒飛了，打在玻璃窗上，嗚嗚的悲傷着。這時他在屋角看見窗口小食櫃中央，有像一只掛鐘樣的東西，掛在牆上。『那掛鐘怎麼在這邊了？』他想，『以前不在這邊的呀……』他輕輕地走前去，覺得有人躲在那兒。他把鐘小心地一移動，就瞧見那老嫗坐在屋角椅子上，腰躬得很，他看不出她的臉部；但無疑的是她，在她那邊站着。『她怕我呢！』他想。他悄悄地把活結上的斧頭拿來，又一下地打中她的腦門，但是怪了她一動不動，她好像是木塊作的。他嚇呆了，更走近，去看着她；但她把頭更俯垂下去了。他頭從地下往上去看她的臉，他可怔呆了。那老嫗坐着笑，無聲地大笑着，一點聲音也聽不見。他又立刻想到那屋的門裏面有着竊竊私語和大笑聲音。他被瘋狂克服了，他極盡力氣打着老嫗的頭上，但每打一下。臥室裏的私語和大笑聲音也更大，那老嫗伏案得幾乎顛倒了。他走開了，但走廊上的人滿了，各屋門也啓着，梯頂上和樓梯上，以及下面各處，全是人簇簇的人頭，都在看，但都擠弄一起，沉靜而期待着。似有什麼緊執着他的心，他的腳立在那兒，不能動彈了。他大聲地呼喊，忽然醒過來了。

他吸一口長氣——但是他的夢境還依稀留在面前，他的門開了，一個未曾見過的生人在門口注意地站着看他。

拉斯科納夫沒有把眼睛打開，立即又瞌上。仰躺着不動了。

「仍在做夢不成？」他覺的奇怪，微微地把眼睛睜開一看；那生人仍站在原處看他。

他走進房去，小心翼翼地把手後門帶上，走到椅棹前，一停，眼睛盯着拉斯科納夫身上。兀自坐在沙發旁的椅上，把禮帽放在地板上，手靠着手杖，下巴用手支着。他想永久地等着，這是很明白的。拉斯科納夫偷偷地看他，是一個已上了年紀的人了，長着一叢很多很美的前帶着稍白的鬚髯。

十幾分鐘過去了。天色仍是亮晶晶的，但不久就漸漸昏暗下了。房中充滿着寂靜。也沒有一點聲音由樓梯上送下。只有一個蠅子向玻璃窗鳴鳴地撲過去，終於不能再耐了。拉斯科納夫忽然走向沙發上坐下了。

「好吧，請你告訴我什麼的。」

「我曉得你不曾睡熟，只是佯爲睡着的。」那生人奇異地答着，自在地眯笑着。「請許我自己介紹一下吧，我就是喀老

夫」

卷四

第一章

「這還會是在做夢麼？」拉斯科納夫又自語着。他疑惑而審慎地看着這突然光降的客人。

「喀老夫什麼胡說！這怎可以呢！」他終於在困惑中大聲說了。

這位客人對於這種喊聲似乎一點都不驚動。

「我來這邊來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要親自和你認識，因我已聽到一些有趣的諛媚你的話；第二，我想在一樁有關你妹多利亞終身的事情上，我希望你不會拒絕不幫助我。因你如不來幫我，她將不許我親近她的，她有意和我反對，但你能幫忙我想……」

「你弄糊塗了，」拉斯科納夫插着說。

「她們昨天才到的吧，我可問你麼？」

拉斯科納夫不答。

「是昨天，我明白。因我自己就在頭一天到這邊的。哦，讓我對你說，洛地亞，我並不要表白自己的不是，但請你告訴我，不偏不倚地我在這事上有什麼特別犯罪之處呢？」

拉斯科納夫仍默不發一語。

「我在家庭中虐待一個可憐的姑娘，「用我的卑陋的乞婚侮辱她」——是的麼？（我預想着你。）但請你稍稍設身處地一想，我同是一個人……總之，我可以受人所感而誤入情圈（這並非由我們的意志，）於是一切事情都可以用極平

常的方法解說了。事情是我是一個怪物，還是一個犧牲者？如果我是犧牲者，如何呢？我要求她和我偕奔到美國或瑞士，我對她是抱着最深切的尊視的，爲促進我倆相互的幸福，你明白理性是情感的奴隸，也許我有害於個己，比有害於任何人還大哩！

『那個不是要點，』拉斯科納夫厭憎地說道。『我們不想和你表示好感，你說的無論怎樣，與我們絕對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在那邊，你出去！』

喀老夫突然笑了。

『但你……我不能哄你，』他邊說邊真率地大笑著。『我想哄你，但你立刻就言歸正話了！』

『但你仍在設法哄我哩！』

『這有什麼要緊？這有什麼要緊？』喀老夫真率地笑喊著。『但這是法國人所謂坦白無私呀，而且是頂不利害的欺哄！……可是仍給你弄斷了我的說話，總之，我重說一回：如沒有那花園中發生的事兒，根本就沒有什麼不愉的。拉夫那……』

『你又把拉夫那除去了，她們如此說的嗎？』拉斯科納夫不情地插說着。

『哦，如此那事你也聽過了麼？但，你定是聽見了……不過你的事情，我真不知怎樣說好，雖然我的良心並無不安，不要以爲我對於那事有什麼怕懼。一切都循規蹈矩，有路路的醫生檢查斷爲是中風，因爲在一次飽餐和吃了一瓶酒之後就去沐浴的原因，真的不能諉爲是他種原因的。但我要對你說我自己近來的想象，尤其在坐車到那邊路上時，我有沒有稍稍在道德上的受激或別類情形使它加甚了那……災難。但我所獲得的結論卻也無些許問題的。』

拉斯科納夫大笑了。

『我想你對那事情自尋煩惱！』

『但你又何故大笑呢？只要稍想一下，我只用小鞭敲了她兩下——一點傷痕也沒有……請你不要看我是一個目中無人者，我很知道我是怎樣地不仁，但我也明白，拉夫那對於我的親熱，也很歡喜，如果可這樣說的。關於你妹的事中的什麼都給她探查出來了，因爲臨死前三天拉夫那無法出外，她沒有事在城裏招搖了，而且她用那封信把他們麻煩到那種樣子

（你聽到她說信了。）而且那兩小鞭忽然之間從天上落下來！她立即囁咐把馬車拉出……這種情形是女人們十分好用的。一個法子，不管她們的其他憤怒的表示，這事且丟開不說。人們都有這種例子，一般人類真的極愛自辱，你留心着麼？但女人們尤其好這樣。我們也可以說那是她們的一個唯一的消遣哩！

拉斯科納夫屢次想出去，把這個談話結束了。但因有種好奇心，和審慎的緣故，使他耽留了一會。

「你喜歡吵麼？」他無意地問着。

「不，不很愛，」喀老夫淡淡地答着。「拉夫那根本就不會和我吵過架。我們很平和地過着，她老是愛我的。我們結合了七年，我只用過兩回鞭打（不能說三次，有一次性質不像的。）第一回，是在婚後兩個月，在我們到了鄉間之後，末一次就是我們所講的這次了。你想我是那樣的一個怪物，那樣的一個反動派，那樣的一個揭發農奴制度者嗎？哈！哈！帶便談一談，你還記得沒有洛地亞數年前在那言論自由之秋，一個貴族（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到處受人侮辱，報紙上罵他，因他乘火車時，敲打了一個德國婦人。就在那些時候，我想就是那一年，「時代的羞辱舉動」起來了（你明白，「埃及的夜」，那公開的宣讀，你還記得麼？黑暗之眼，你明白呵，我們的青春黃金時代，逃到那裏去了呢？）唔，至於鞭打德國人的那位朋友，我對他也不表示許可，也何必表同情呢？但我要說，爲什麼有如此叫人惱的「德國人」呢，我想有一個聰明會充分給自己說明的。那時沒有人由那種觀點來研究這個問題，但那倒是真實的觀點，我可對你保證。」

喀老夫說完了，又吃吃地大笑起來。拉斯科納夫看明白了，這是一位有堅強意志，而且能將他隱藏着的人。

「我猜你有好久沒和人講話了過吧？」他問着。

「幾乎沒有和人家談話過。你是否也以爲我是這類人而覺得奇怪吧？」

「不，我不過奇怪你是太適合的一個人了。」

「因我對於你的問話的粗莽並不惱麼是的吧？但爲什麼惱呢？因爲你問我，我才答的，」他十分坦白的回答着。「我差不多對於什麼都不會發生愉快。」他做夢般地下說着，「尤其是如今，我什麼事也不高興作的……不過你可自由地猜度我是帶着一種願望來和你親近的，尤其因爲我對你說我有事想見你妹妹。但我公開地自承，我已很弄煩了。尤其過去這

三天，我所以願意來見你……你不必惱，洛地亞，不過你自己好像很奇怪似的。你要如何說就如何說，但你也有一點不是，就是現在，又……我想並不是指當時，而是現在，泛泛的說……唔，唔，我不，不，你不要惱！你明白我不是如你所說的那樣的一隻熊呀！

拉斯科納夫悒悒地瞞着他。

「也許你一點都不是一隻熊，」他說着。「我確實你是一個很好的人，至少明白當時的行為。」

「我對於別人的意見都不很留意，」喀老夫粗野地並稍露傲慢的神氣答着，「所以有時粗陋對我們的氣候是如此一套自由外套的時候，爲甚麼不粗陋呢……尤其是人對於那方面有着個性的癖好咧，」他續說着，又吃吃地笑着。

「不過聽說你在這邊有些朋友，你倒是「並非六親無靠的，」如他們所講的。那麼，你除非有什麼用意，你我不能有什麼呢？」

「在這邊我有朋友，是的，」喀老夫自認着，他並沒答着要點。「我已遇見過幾位了。在前三天亂跑着，我遇見他們，或他們遇見我。那是平凡的事。我的衣服不錯，不像一個窮措大；農奴解放與我沒交涉；我的財產大概包含着林木和田地。收入還不壞，但……我並不要去訪他們，我早厭惡了。我到這邊三天，沒有去訪見一位……如此的一個城市牠怎能站在我們間，把這點對我說一個包含着各類的官員和學生的城市。是的，八年前我在這邊勾留着的辰光，好多我沒有留心……我如今最歡喜的是解剖學，這一點兒不騙你的！」

「解剖學嗎？」

「但這些遊藝場，斗托飯店，廟會，或進步，真的，可以——唔，這些沒有我都能存在的，」他所答非所問的講下去。「而且誰願去做一個賭騙子呢？」

「什麼，你是做過賭騙子的麼？」

「自然，我們有一些朋友，上等階級的人，八年以前；我們混着很安穩，全是有知識者，什麼，詩人呀，有財產的人呀。而且在我們俄國社會上，最好的道德行爲都在被責打過的那些人中發見的，你留意那些麼？我在鄉墮落了。但我是爲負債而坐牢

的，由於一個從里辛來的低賤的希臘人。拉夫那就跑出和他還價，終以三萬元錢（我欠他七萬）替我贖出了。我們就此以合法的婚姻而結合了，她像一個珍貴的把我帶到鄉村，她大我五歲。她很疼愛我。我有七年未曾離開她過。注意，我一生她都拿牢一個字據管治着我（三萬盧布的欠據），所以假使我有什麼對她不好，我立刻被她拿牢了！而且她一點不放鬆的，女人們在這邊一點看不出什麼衝突的。」

「假使不爲那事，你便脫離她麼？」

「我不知怎樣說才好。那倒不是憑據束縛我。我也沒有到別處去的念頭。拉夫那兒見我悶的煩了，自己叫我到國外去散散，我以前也曾到過外國，在外國總有點不舒適。不知什麼理由，但那太陽的升起，那利下海灣，那大海——你瞧着牠們，便會使你難過。最叫人難耐的卻是人真正的煩悶，不還是在家裏舒服。在這邊可以宥恕自己而苛責別人。我本打算到北極去探險的，因爲我的酒量太差而且也惡厭飲酒，然而所留下來的也就只有杯中物。我試過了都不差一點兒的。但我想，聽說白格明天要在于氏花園那兒乘汽球上去，也收費歡迎乘客的，這不知是否真確？」

「你願意上去麼？」

「我……不，不。」喀老夫喋喋着說。他彷彿有極多的思想似的。

「他是什麼的意思，他出於誠心的麼？」拉斯科納夫奇怪的問着。

「不，那憑據束縛不了我。」喀老夫一邊想着一邊往下說道。「那是出於我自願的，不想離開鄉村，而且在一年前，洛夫那在我的賜名日就把那憑據交還我了，而且還送我一些鉅款當爲贈禮。她有一批大產業，你知道的吧。「你想我如何地信任你喀老夫」——這是她常說的。你不信她那種說話麼？但你知道我將財產處置得很好麼，四周鄰居全知道我。我也訂購書報去讀的。拉夫那當初很贊成，但以後她恐怕我太過於用腦力了。」

「你覺得萬難缺少拉夫那吧？」

「缺少她嗎？也許吧。真的，我也許是會缺少她的。就便說說，你信鬼的麼？」

「那種鬼？」

「是平常的鬼。」

「你信他們麼？」

「也許不，爲着討你高興……我不願直白地說呢！」

「那你聽見過他們麼？」

喀老夫異常奇怪地瞞着他。

「拉夫那常來和我相會，」他合着口脣扮着嘴一種奇怪的笑臉說着。

「她常來和你相會」是什麼意思？」

「她來過三次。我第一回看見她，是在下葬的那天，她葬後的一個鐘時。那是我離家到這邊來的前一天的事。第二回是在前天破曉時，在路上，在瑪列阿車站上，第三回是在兩點鐘前在所住的房間。我是一個兒住的。」

「你醒的麼？」

「醒的很。我常是醒着的。她來和我說了許多話，就在門口去了——常是在門口的。我將要聽見她的了。」

「這類事情我不一定會相信，」拉斯科納夫忽然說着。

同時他也因說這話而驚奇了。他很高興似的。

「什麼你也如此想麼？」喀老夫驚奇地問着。「你真的如此想麼？我不說過我們彼此間常有這類事情麼，哈？」

「你不會如此講，」拉斯科納夫一本正經而帶熱心地喊着。

「我不會麼？」

「是的！」

「我還以爲我說過了。當我進來時，聽見你合眼假裝睡着時，我立刻自說道「這邊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是什麼意義？你講的什麼？」拉斯科納夫喊着了。

「什麼意義？我真自己也不明白……」喀老夫自在地说着，他自己好像也感昏了般的。

他們沉默了一分鐘之久。大家互相瞪着。

「全是一派荒唐話！」拉斯科納夫急燥地喊着。「她到你面前來說些什麼類的話呢？」

「她？你信麼，她說些最呆蠢的瑣屑——人是怪動物——那叫我忿怒。第一次她來時（我倦極了，你明白喪事，葬典，末後進餐。末後我一個孤單地在我的書室。我抽着紙煙，纔在思想）她走到門口。「你今天如此忙碌，喀老夫，你忘了開飯廳裏的那只鐘了。」她說着。七年中我每周都開那只掛鐘，我如忘了，她會催醒我的。第二天我在路上到這邊來了。我破曉時在車站上，我困倦的睡去了。眼睛一半瞋着，我在那邊喝咖啡。我眼睛睜開一看，忽的見了拉夫那在我身邊坐着，她手裏拿着一付撲克。「我替你問問旅行的運氣好壞，喀老夫？」她是一個卜課的專家呢！我不宥恕我自己，因我沒有叫她下呀。我一嚇跑開了，而且鈴也打了。今天我從一家小飯館吃了一頓不好的點心，肚子覺得有點難過，正坐着抽煙，忽然又看見拉夫那了。她進來時穿得極講究的，一件淡綠色的綢衣，掛着長長的裙帶。「你白天安，喀老夫，你看我的衣服歡喜不？」阿尼士她不會做這樣好。」（阿尼士是鄉中的一個裁縫，在莫斯科做過婢女，一個美麗的姑娘。）她站在我的面前亂轉着。我看見衣服，於是細細地看着她的臉龐。「你爲這點小事來打擾我，我很怪呢！拉夫那。」「老天，你不願人家爲什麼事情來擾你呵！」想要撥動她，我就說，「我想娶妻呢，拉夫那。」「你總是如此，喀老夫，你還不會葬了你的妻時，便要找一個配偶了。這於你不是好聽的呢。假使你找到了好的偶像，但我至少知道那不是你的幸福或是她的幸福呢，你會給人們做談話資料呢！」她說完就出去了。她的裙帶好像絆纏着，這很有點意思吧，哈！」

「也許你在這兒哄我呢？」拉斯科納夫插說着。

「我從不說謊的，」喀老夫深思地答着，他毫不覺得那問話的突兀。

「你在從前會看到過鬼沒有？」

「是——是的。我是看見過的，但只有一次，那是六年前了。我的僕人弗爾，他死後才埋了，我忘記喊着「弗爾，我的煙管呢！」他便來到我的吸煙室的碗櫃那邊去了。因爲在他死前的一天我們鬧吵過，我坐着不響，想他必是來報復那件事了。」
「你怎麼袒胸露臂地敢到這兒來，」我問着。「我走吧，你這無賴！」他就出去，其後就沒再來了。其時我沒有對拉夫那說及

此事。我想替他超度超度靈魂，但我又覺得難以爲情哩！」

「你該到醫生那邊去看看了。」

「你不對我說，我自知不行，但我毫不知有什麼欠缺；我相信我比你強健五倍呢！我不是問你相信鬼可以給人瞧見這事是問你有沒有鬼存在這回事呢？」

「不，我不信的！」拉斯科納夫十分的忿怒喊着。

「大家怎麼樣呢？」喀老夫絮絮着，好像對自己說似的，向着那邊垂着頭。「他們說，『你有病了，所以你滿是胡思亂想。』但這話不見十分合理。我相信鬼只向病人出現，但那不是說他們沒有呀。」

「決沒有那回事的，」拉斯科納夫奮憤地說着。

「你不相信有這事麼？」喀老夫打量他並說着。「但你對於這個理由怎麼說呢（幫我吧）：鬼好像是別的世界的殘餘，爲他們的肇端。一個康健的人當然不會看見他們，因他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個人，他得爲顧全秩序起見，他必須在這一生活中活着。但當人病倒的時候，人們的有機體失了常態時，便覺得會有另外一個領域了；病的愈兇，他和那個世界便越發接近。這人死去的辰光，他就運到那個世界去了。我早就想到這件事，假使你信仰下世的話，那你就會相信這的。」

「我不相信下世，」拉斯科納夫說着。

喀老夫只是深思般的坐着。

「那邊如果只有些蟻子，或那一類的生物，如何呢？」他忽然又說着。

「他真是一個瘋人呵，」拉斯科納夫想着。

「我們覺得來世是渺茫難提的東西，大無畏的東西！但是他爲什麼定要如此廣漠呢？卻不是的，如果來世就是一間小房，如同鄉下的浴室，陰黯之至，滿屋角全是蜘蛛，來世如就是如此，如何呢？我常以爲來世不過如此吧。」

「你就不會再想一些合情理些的事嗎？」拉斯科納夫露着苦痛的神情喊着。

「什麼合理的？我們怎會說呢，也許那就是合理的也未可知，我確在就是如此想呀，」喀老夫笑着，露着無所爲的笑臉。

這奇怪的話叫拉斯科納夫發了一個戰抖，喀老夫仰着看他，又哈哈笑着了。

「你想想看，」他喊着，「半點鐘前，我們從未見過面，而且彼此好似仇人，在我們間有一事未做完；我們把扔了而談起鬼話來了！那我們都不是牛斤八兩嗎？」

「請不要見怪，」拉斯科納夫極其憤然地往下說着，「請你把光降這兒的目的說了吧……而且……我止忙的很，沒有多餘時間化費了。我就要出門了。」

「然則你的令妹多利亞要和洛升先生結婚了嗎？」

「你能否不提我妹妹的片詞隻語麼？我不懂你怎敢在我面前說及她的名兒，如果你是喀老夫的話。」

「什麼，我到這邊來就是爲她呀；我怎能不提她呢？」

「那末快說吧！」

「我信你如果遇見洛升先生（他是我妻方面的親戚）半點鐘，或者曾聽說了關於他的一切，那你一定有你的意見的。他和多利亞不配結合。我想多利亞也許是爲……爲家庭的原因而慷慨地冒昧地自甘犧牲。從你所說的一切，我相信能將這婚姻解除而無損於事，那你会很愉快的。如今我親來認識你，而且使我深信了。」

「這一些全是很確實的……不要怪你在那方面確很失態，」拉斯科納夫說着。

「你是以我要達到這目的吧。不要多心，洛地亞，我如爲着我個己的關係而忙着，我就不會如此說了。我不很呆的。我可以說點關於那事心理上的話呢？方才我替多利亞的愛情辯說，我曾說，我願作一個犧牲品。唔，我對你說吧，我如今已沒有戀愛的心緒了，一點也沒有了，我自己也覺的奇怪。我好像覺着一種東西……」

「懶惰和陋僻的吧，」拉斯科納夫插說着。

「我真是懶惰陋僻，但令妹也有那樣的性質，我也不覺深深地感到了。但那完全是胡說，如我此刻所覺得的。」

「你不是早就覺出了麼？」

「我以前覺得，但在前天我才十分相信，就在我到佩德堡時。但在莫斯科時我還妄想把洛地亞弄到手，從洛升那邊攔

了過來呢！

「請你快點說，你來臨的目的吧，我急於要出去了……」

「很好。我到這邊是爲一種……旅行，就得把一切先處置一下，我把孩子交託給一個姑母，她們替我都弄好，不必再由我去關心了。我將要成爲一個嚴父哩！我什麼都不帶，只取了一年以前拉夫那所給我的一件物。我已經盡够了。不要怪，我要說到正事了。在旅行（是可成事實的）前，我很想把洛升君去了的，並非我恨他刺骨，實在因爲他我和拉夫那吵鬧當我曉得這樁婚事是她搗的鬼時。我想此刻由着你的關係去見一見多利亞，你如果願意，我就當面向她解說，第一她在洛升那邊將除了患禍外會得不到什麼的，我再請求她想宥以前的一切芥蒂贈送她一萬盧布如此幫助她和洛升反臉，這種決裂我想她會答應的，假使她想得出方法做到的話。」

「你真的發瘋了，」拉斯科納夫喊着，他怒氣勃勃的發愕着。「你竟敢說這些話！」

「我明知你要驚訝，但其一，雖說我不很有財，但這一萬盧布卻並不覺怎麼；我絕對不在乎。假使多利亞不願收受，我會用各種方法把他浪化了的。其二，我的內心完全愉快的，我如此地獻効並沒有別的野心。你也許不相信，但是日後你和多利亞會明白的。要點是因爲我實在使我很尊敬的令妹發生不快的影像，我十分地懊悔，所以我要——不是賠償，也不是爲她的那個不快，只是要做些有利於她的事情，以表明我並不是好爲非作歹，假如在我的獻効上有一點點自私，我就不會如此公然來了；而且我也只獻効她一萬，在五個星期前我獻効給她多了。我也許藉了這些我就可以和一位年輕姑娘結婚，就此可見我對於多利亞的任何企圖完全沒有的了。總之，她嫁給洛升，也同樣的拿錢，只是從另外一個人拿罷了。不要見怪，洛地亞你平靜地想一下吧。」

喀老夫說時，態度非常的冷靜而安閒。

「我請你不必多說了，」拉斯科納夫說着。「無論怎樣，這總是難恕的唐突。」

「並不如此不是一個人只能加害於鄰人，而不能以平常的形式做一點善事了。那不是大無理了。例如我死了，在遺囑上留贈那款子給令妹，她不會拒絕的嗎？」

「當然她要拒絕的哪。」

「哦，決不。但是你要拒絕，就得聽你了，只是一萬盧布在要緊的時候，卻是不可少的。不管怎樣，我請求你把我所謂的多利亞傳說一遍。」

「我不能。」

「洛地亞，你如不願，我就只得自己想法去見她，麻煩她了。」

「假使我對她說了，你不會去看她的吧？」

「我真自己也不知道。我總想再會見她一次呢！」

「不要存此心吧。」

「我很慚愧。你不瞭解我。否則我們會變成更知己的朋友呢！」

「你想我們會成爲朋友麼？」

「怎麼不可以呢？」喀老夫微笑着說。他起來抓帽子了。「我並不故意要來打擾你。而且我也沒想到這邊來……但今天早晨你的臉色很叫我嚇了呢。」

「今天早上你在何處瞧見我嗎？」拉斯科納夫不安地問着。

「我不期而瞧見你的……我還以爲你有什麼事像我……但不要怪我並不打擾人家；我和那些賭徒們很講得來，我從不會麻煩過士弗百執事，他是我的旁親，一個有聲望的人物，我可以於馬卜尼的手卷裏寫拉飛耳的聖母像，我已七年不曾離開過拉夫那身旁。從前我常到柴草市場內凡亞司家裏就攔我可和勃格乘一個輕氣球上去呀！」

「哦，是的。你就要動身去旅行麼？」

「什麼的旅行呢？」

「什麼那所謂「旅行」是你親自講的。」

「旅行嗎？哦，是的。我說過的。唔，它是一個浮泛的問題……但願你問的是什麼話吧。」他續說着，突然發出高亢的，匆促

的大笑。「也許我要娶親去，替換了旅行也難說哩。他們替我在說親事哩。」

「在這邊麼？」

「是的。」

「你那裏來的時間做這事呢？」

「但我渴欲一見多利亞一回。我誠懇的請求。唔，再會。哦，是的，我忘了一件事了。請對令妹說，洛地亞，拉夫那的遺囑上寫着，贈給令妹三千盧布。是確有這回事。拉夫那在她死前一禮拜就做了的，而且在我面前做的。多利亞在最近數星期內就可以收到這款子呢。」

「你說的真實麼？」

「是的，對她說吧，唔，你的侍從。我和你住的很近呀！」

喀老夫夫正走出時，在門口恰恰見遇了倫肯。

第二章

時候是快要八點鐘了。一對青年正趕往巴卡住宅去，要比洛升先到的。

「那是何人？」他們到了大街上的時候。倫肯開口便問着。

「那個喀老夫，那個富翁，我妹在他家做女工頭的時候，被侮辱了的那個。他把自己的主意逼脅她，我妹被拉夫那的老婆逐出了。拉夫那後來又求多利亞宥恕，她恰在那時忽然死了。今早我們談的就是她。我不明白爲甚我總是怕那個傢伙。他在妻子的葬事定了，就趕到這邊來了。他真古怪預定要做一點事情……我們決要保護多利亞和他脫離……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你懂了吧？」

「什麼保護她！他會怎麼加害多利亞，洛地亞！請你說，你剛纔向我說的話……我們得，我們得保護她。他現在那兒呢！」

「我不清楚。」

「那你爲什麼不問個明白？不過無論如何，我會尋找得出的。」

「你瞧見他麼？」拉斯科納夫呆了以下問着。

「是的，我很留意他了，我很留意他了。」

「你真的瞧見他麼？你十分地不錯麼？」拉斯科納夫高聲地問着。

「是的，我十分覺得的，在大庭廣衆中我也會認出他；我辨別臉面有特別的記憶呢！」

於是沉默了一下。

「哼……那不會錯的，」拉斯科納夫輕說着。「你明白麼，我夢想……我兀自想着出神呢！」

「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不懂。」

「唔，你們全講。」拉斯科納夫抵着口微笑着向下說着，「講我瘋了。我方才想也許我真的瘋了，但只見了一個幻影罷。」

「J。」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什麼，誰能告訴呢？也許我真的瘋了，也許這幾天所遇的一切事情都可說只是想像吧。」

「唉，洛地亞，你又纏着不清了……他說起些什麼，他爲什麼來的？」

拉斯科納夫沒答什麼，偷肯思索一下。

「我如今把我的事情對你說吧，」他說着，「我到你這邊時，你睡去了。我們飯後我再到派弗里那邊去，哈夫還在着那邊哩。我想說了，但沒有用處。我不會說得恰到好處。他們像不懂，也不能懂，但一點也不難爲情。我拖派弗里到窗口和他談話，但沒有用處。他向那邊看，我向這邊瞧。最後我拿起拳頭向他的醜臉做手勢，且對他說，我會以表親的身份，我要敲他的腦兒。他只是看着我，我罵他走開了。只這樣十分難過了。對於哈夫，我不說什麼。我想我自己弄錯了，但當我下樓時，卻來了一個奇想：我們爲何要擾擾呢？當然，你有什麼危險或別的事情，但你又爲什麼要放在心上呢？你毫不注意他們的，以後我們不要嘲弄他們一番，假使我換了你的時候，更要使他們莫測高深哩。他們以後要怎樣難爲情呢！隨他們吧！我們以後可以敲他們，

但現在我們且笑弄他們着吧？」

「真的，」拉斯科納夫笑着。「但明天你將怎麼說呢？」他自語道。真奇怪，他對倫肯知道時將作何感想，毫不想到奇怪。富拉斯科納夫想着這點時候，他便看着他。倫肯講他會派弗里對他，不覺興趣的話，於是你一句，我一句，話變多了。

在走道上他們遇見了洛升，他確在八點鐘到了，恰恰找着那門牌，於是他們三人默不作聲地一同進去了。那二個青年先走進去，而洛升爲了禮貌關係，在門口攔了一下，把大衣脫了。甫利亞便向在門口迎接着他，多利亞則去迎接阿哥。洛升走進去，先向婦女們很恭敬地行了個禮，雖然他是極其道貌岸然。但他畢竟有點惶惑了，甫利亞似乎也有同樣的感覺了，於是先叫他們圍着圓桌坐下，一個個火爐正在那上邊燃着哩。多利亞和洛升坐在椅子相對的兩邊。倫肯和拉斯科納夫朝着甫利亞，倫肯在洛升旁邊，拉斯科納夫則傍着妹妹。

這樣沉默着一下，洛升輕輕地拿出一條芬芳的細花手巾，揩着鼻，露出一種寬懷者覺得自己被侮待了時，立意要找一番解說的態度。在走廊上，他曾想到仍舊穿上外衣跑了，好給這兩位婦人一個極有力的教訓，叫她們感到得情形的嚴肅。但他不能依着如此幹。而且，他也不能多耐，他立刻想要一番解說，假使他要求的不被遵依，若果她們背後有牽線的話，他就得先查詢明白；他總有時間去懲罰她們，況且這是他的權力所許可的。

「我想你一路平安吧，」他照例寒暄地對着甫利亞說着。

「哦，託福，洛升。」

「我非常安慰，多利亞也不很疲倦麼？」

「我身強年輕，一點不覺乏，但母親卻極其勞頓了哩，」多利亞說着。

「那是真的，我們國營的鐵路總是如此長長的，」老大的俄羅斯，一如他們所喊的，倒是一個廣漠的國家。……我早想來了，但昨天還是不能抽身來看你們。我想我過來，決不會有什麼妨礙吧？」

「哦，不，洛升，一切都令人十分喪氣。」甫利亞露出一種異樣的口氣立刻預說着，「如果上帝不差派脫里來幫我們，我們恐怕會要無所適從哩。他在這邊呀！脫里，倫肯。」她續說着，給洛升介紹着。

「昨天我們歡會過，」洛升說着，斜睨着倫肯一眼；他皺着眉頭沈默着。

洛升就是那一種的人：在外面，貌似十分恭敬，極講禮貌，但他們在什麼事情上一碰到阻礙，便立即無所措手足，而且多變成棉裹而少溫雅活動的生氣了；接着大家仍是靜默，拉斯科納夫忍着不聲不響，多利亞也不想使這談話匆匆開場。倫肯是沒有話可談，這又叫甫利亞焦發了。

「拉夫那死了，你曉得麼？」她藉着她想把談話引動着。

「我確實聽說過的。我早就得到訊音了，我來這邊也就要使你們知道此事——喀老夫在他的妻安葬後，就立即動身到佩德堡來。這樣我就有了相當確據了。」

「到佩德堡來到此地嗎？」多利亞失色地問着，臉朝着母親。

「是真實的，他離去之迅速和離去前的一切情形，看無疑的是有計劃的。」

「老天！在這邊他也不給多利亞安靜一點麼？」甫利亞喊着。

「我想除非你們情願和他來往，你和多利亞是用不着煩惱的，我嗎，我正在注意，探訪他的住址哩！」

「哦，洛升，你使我有麼的驚惶呀？」甫利亞續說着。「我只會見他兩回，但我覺得他可怕，可怕！我確信了，他就是拉夫那的死因吧！」

「關於這很難確定。我有着精當的敘述呢。我並不辯論這點：他可以以不顧道德而使事情加快的進行；至於那個人的品行和性格，我是和你同一樣見解。我不知他如今仍很好否，以及拉夫那確實遺留給他是什麼；在很短時間內我會明白的；但不用說，如他仍有財產，在佩德堡這邊，他會立即舊態復萌的。他是最壞的，是一個最壞人的標本呢。那個極不幸的傾情於他且在八年前替他還款的拉夫那，並在他方面幫助他這事大可相信。單靠她這方的犧牲，一樁刑事事包含兇暴的謀殺的殘酷成分案件，他就有因此被判譴到西比亞去的理由，但未了是不響了。他就是那種人，假使你願聞知的話。」

「老天！」甫利亞喊着，拉斯科納夫關心她聽着。

「關於這事你說有許多證據，是真的麼？」多利亞莊重地注意地問道。

「我不過傳述拉夫那私下對我說的話。我將說，以法律上觀點看來，那件案很難澈底明瞭哩。這邊以前住着（我如今仍住着）一個名利哈的，一個外國女人，管着小借款，和別的事業。喀老夫和她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她有一個親屬，和她同居，是一個堂姪女，一個耳聾口啞的十五歲年紀的女子，也許不到十四歲。利哈常虐待她，一舉一動，無不觸動她，她打她非常殘酷。有一天這女子樓頂上上吊死了。法庭上判決是自尋的。照着平常手續這事情算終結了，但事後據說這孩子……給喀老夫殘忍地強姦過的。是否真實，沒有確證。這是一個生性淫蕩的德國女人傳說出來的，她的話是不可信的，因為拉夫那的金錢和勢力關係，沒人敢真正向警察報告；這當然是謠言之列了。但這倒是一個重要的故事。奴僕非列的故事，你和他們一塊時必已聽見過了，多利亞那僕人是在六年前，在農奴廢止之前，因受虐待而死了。」

「這倒相反，非列他自己用繩吊死的。」

「正是呀，因為受了那壓逼，叫他心趨向於自殺了，這完全是喀老夫先生的有規則的虐待與嚴刻的表現呢！」

「那我倒不明白，」多利亞漫然地答着。「我只聽到說非列是一種害沮鬱病的人，一種家庭妄想家。僕人們時常這樣說，「他自己說迂癡了。」並說他的自尋，一部份是由於喀老夫的嘲侮他，並不是虐打他的緣故。我在那邊時，他對僕人們都還算好的，他們也很忠愛他，他們雖然因着非列的死而怨恨過他。」

「我明白了，多利亞，你一下子又替他辯護了似的。」洛升邊說着，邊作出驚訝笑臉，「無疑問的，他是一個詭詐的人，對於婦女他尤其善於逢迎，關於這，那死得可憐的拉夫那就是一個可怕的好例。他不難再演他的老把戲的，所以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我的忠告使你和母親稍稍有點益處。我自己呢，我會相信，他將會又要負債累累的，拉夫那只想到小孩子的一切保護，卻一點沒有意思把任何可靠的財物留交給他，假使她留一點下來，那也只能衣食粗給罷了，那小小的遺物，在他那樣用慣了的人是一年也不够用的。」

「洛升，我只要求你，」多利亞說着，「不要再說喀老夫先生了。這使我因惱呀。」

「他剛才纔來看我呢，」拉斯科納夫說着，這是他第一回的開口了。
全房的人都驚訝地把臉朝向他。那個洛升也給驚起了。

「在一個半多鐘以前，我睡着的時候他進來了，他把我弄醒，替自己介紹了呢。」拉斯科納夫繼續說着。「他很振奮而且安閒，極力願望我們成爲好朋友。多利亞他急欲和你一見呢，他並叫我從旁讚助呀。他告訴我說要對你有一個意見。他說拉夫那在未死前一週，她在遺囑上說給你三千個盧布，多利亞並且說你不久就可以接到這宗款子了呢。」

「謝謝上帝。」甫利亞喊着，並在身上畫着十字，「你給她的魂靈祈求呀，多利亞。」

「這是一樁事實呀！」洛升脫口而說。

「快對我們說吧，再有別的什麼話？」多利亞催着拉斯科納夫。

「他並說他並不怎麼有錢，田地等都給他的小孩子承收了，如今一個姑母保護着他們，他又說他住的地方離我們很近，但在什麼地方，不得而知，我也沒去向他問……」

「但他要向多利亞說什麼意見呢？」甫利亞驚問着。「他對你講了麼？」

「講了。」

「講的什麼呢？」

「我再對你說吧。」

拉斯科納夫勒住不說下了，卻把眼睛注到茶上去了。

洛升瞧着手錶。

「我得遵守一個業務上的信約，我就要離開，免得有礙你們了。」他說着，並帶着一些不平之氣，站了起來。

「不要就走，洛升。」多利亞說着，「你得要消去這一夜了的。且你也寫信講你要對我母親解說一回的哪。」

「是此如，多利亞。」洛升懇切地答着，又復坐着，但那頂帽子還是抓在手上。「我是有這個意思想同你及尊母對這事要點，作一回談說的。但你的阿哥既不能在此坦白地說喀老夫先生的什麼意見，那我也何必在此公開地……在他人面前……說極重要的事情呢。並且，我的最要緊和最熱切的要求也悍然不理了……」

洛升做起一種憤慨的神色，看去十分莊嚴而且沉默了。

「你的要求，叫我哥不要在我們會見時來，這不完全是我的主張呀。」多利亞說着。「你信上說你給我哥蔑辱了；這點是要即刻解說的，你們就此也當解釋誤會的。如果落地亞真的蔑辱你，那他就得而且該謝過的哩！」

洛升頓然咆哮着了。

「當然這種侮辱，多利亞是沒法叫我們忘懷的。凡事都有一定界限，超越這限度就有危險了；如果失著，也就無法拖回了。」

「那倒非我所欲言，呢，洛升，」多利亞不耐似地弄斷了他的話說。「你要知道呀，我們的未來，如今都全賴這迅速的誤會解說了校正了的。在這開始時，不可由別的觀點來，衡論此事，如果你肯顧全我的，那這事情不論怎樣艱鉅，今天就非得告個段落，我再說一次，假使我哥哥真應受着苛責，他是會求你有恕的哪。」

「我真怪異，你把這事如此解說呵！」洛升更惱怒的說着。「尊崇你，拜倒你，且這我都可辦得到，只要能够把你家庭中的某個人除外。我雖然有要得到你的歡喜，但我不能承認……與初旨抵牾的義務呀。」

「唉，不要這般地大發性子吧，洛升。」多利亞以感情去弄斷他的說話。「我早想而且願意你作一個能幹的豁達的人。我已是你的訂婚者，已給你一個大的允准了，這件事你信託我，而且信任我，我會公判得很正直的。我會自作公判者，對於我哥和你同是一個奇蹟。收到你信後我叫他今天參加入我們的會見，我並未說及我想要幹的事。你得知道，你們假使不融和，我必得在你倆之間挑選一個——也許是你，也許是他。這事你倆的重要情形，恰無分軒輊。在我的挑選上力持無偏，而且也是必須的。為你，我就得和哥哥破臉，為哥哥，我就得和你破臉。如今我能確實地瞧出，他是否能做一個哥哥，而且我也想明白。至於你呢，當然看你是否愛我，瞧你是否尊敬我，看你是否是我的良人。」

「多利亞。」洛升傲慢地聲說道。「你的話於我太深切了，我將說，因我和你關係上我所佔有的身份，那許多話是惹惡感的。你把我一個粗魯的後生相提並論，這已足奇怪和惹惡感了，而且你還承認了破壞我倆的婚約。你說「也許是你，也許是他」，由此可見我在你眼中是怎樣的低下呵！……為我們間的關係和……名分的原由，我有責問之權！」

「你說什麼？」多利亞臉面緋紅地喊道。「我把你看做我一生中最高貴的一切——造成我的全部生活——而你還

說我太看不起你而發怒！

這時拉斯科納夫諷刺般地微笑着。倫肯有點侷促不安，但洛升毫不認咎，恰恰相反，她說一句他就愈益惱怒，他好像愛好這似的。

「對於你終身的未來的伴侶，對於你的良人之愛，必須重於你對哥哥之愛呀，」他有理似的宣說着：「總之你不能把我和他並論……我雖很鄭重說過，我願不在令兄面前公開地說，但如今決須要請令堂關於那與我尊嚴有礙之點，得給我一個當然的解說。你的孩子，」他臉轉着甫利亞，「昨天當倫肯先生（也許……我想就是的吧？恕我，我忘了你姓了，他向倫肯謙恭行禮）的前面侮辱我，因他誤解我在一個私人談話中，喝咖啡時，向你所表白之意，我說以夫婦立場而論和一個有出身貧困姑娘結婚，確比和一個出身華富的姑娘結婚好些，以其在品性上是溫和些呀。但你的兒子卻故意把我所說的意義誇展了曲解了，說我存心不好，而且，就我所知而說，是根據你和他的往返函札呀甫利亞，假使用一個另外的結論叫我釋疑，且因此地使我更加堅信，那將認心滿意足了。請給我明白你在寄洛地亞的信真誠地用什麼語辭重述着我的話吧！」

「我記不得了。」甫利亞囁囁着。「我根據我所懂得的意思轉述的。我不明白洛地亞如何對你轉述的，他或許誇展了也未可知。」

「除非你懲慮他外，他不會誇展的吧！」

「洛升，甫利亞嚴肅地說着，「我們可以證明多利亞和我絲毫沒有把你的話看作惡意的，這是事實呀！」

「姆媽說的是，」多利亞贊同地說。

「如此又是我的不是了，」洛升自責的說着。

「唔，洛升，你只是苛責洛地亞，但你如今倒編了關於他的誑話，」甫利亞鼓着勇氣續說着。

「我編了什麼誑話不記得了。」

「你信上寫的，」拉斯科納夫銳利地說着，並沒有臉對着洛升，「你講昨天我給錢的不是被撞死的那人的寡婦（實

是給她的，而是送他的女兒（除昨天看見她過我從未見過她一面。）你說這些無非要使我和家庭間起了風波吧！而且因此，你加給你所素昧平生的一個好女子一種惡劣宣傳。這全是卑污的誹語。」

「對不起，先生。」洛升面現忿色的說着。「我所以在信上講起你的品性和舉止，都是答着你妹妹和母親的所問的，我怎樣遇到你，和你對我有什麼印象。至於你所提示我的信上所說，請你指點一句謊言出來，你絲毫沒有把你的錢丟掉，他家不是不值錢的人，不管怎樣遭難。」

「以我看，你以及你所有的品行，還不值你所毀謗的那個遭難婦女的一個小姆指哩。」

「如此你得讓你的母親妹妹和她拜把麼？」

「我就如此做了。假使你願的話。今天我要叫她和母親及多利亞坐在一塊呢！」

「洛地亞。」甫利亞喊着。多利亞面色發頹，脣肯皺着眉毛。而洛升卻露着傲慢的譏諷地微笑。

「你再自己打算一下吧。多利亞。」他說着。「這是否我們能承認的。我如今想把此事告一段落，只此一回。我要走了，如此我可不至妨礙家庭愉樂和祕密事的商討吧。」他由椅子上起身抓起帽。「但在走之前，我不情的請求，以後我可以免去了這樣的會合和（假使可如此說的話）調停了。關於此事我十分求你，紆貴的甫利亞尤其因為我信是寄呈給你的，而不是給別的人的緣故。」

甫利亞有些惱怒了。

「彷彿你當我們是你所卵翼的吧，洛升。多利亞已把不理你的要求理由對你說了，她的意見是最好的。實在你給信我們尤如聖旨遞到似的。我們應把你的一切要求都當作聖旨沒有這邊事的吧。如今你應該特別表示一種慇懃和體恤給我們，因為我們把一切都不顧了，到你這邊來投靠，因此無論怎樣我們是在你的掌握之中了。」

「那也不盡然，甫利亞那，尤其在目前，拉夫那的遺產問題來了，由你所說的語氣看來，好像是最合下懷了吧！」他帶譏刺地說着。

「由此語而看，可以確實推料你是有所待着我們的無援了。」多利亞憤怒地說道。

「但是如今無論怎樣我不能賴那個了，而且我極不願妨礙你們討論喀老夫的祕密意見，那是他囑託你哥哥的，而且我看那對你有很大的或很愉快的感興哩。」

「老天！甫利亞喊着。」

倫肯有點坐不住了。

「你如今不難爲情麼，妹妹？」拉斯科納夫問着。

「我害羞呢，洛地亞，」多利亞說。「洛升，你去吧，」她臉對着他，面色氣得發白了。

洛升萬料不到有如此的一個結局的。他過於相信自己，勢力和他的犧牲之無用了。她在此時尚不加信任。他的臉色也變灰白了，口唇並且顫抖着。

「多利亞，我如今假使就此告別，退出這門，那麼，你可以想到的，我得永久不再回來的。你想你做的是什麼。我話已出是萬難移動的。」

「如何侮辱呵！多利亞喊着，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我不再想你回來了。」

「什麼就是如此了！」洛升喊着，直到此刻他仍有點不能相信破裂，如今已全然出乎他的所料了。「那麼就如此了！但你要知道多利亞，我本可提異議的。」

「你具有何種權利向她如此說話？」甫利亞大發脾氣地干涉說。「你能抗辯着些什麼呢？你有甚麼權利？我要把多利亞付託如你這種人麼？走吧，快離開這邊吧！怪我們自發了一樁謬誤的行動，尤其是我……」

「但你的允許約制我，甫利亞，」洛升瘋狂忿怒着說，「如今你全食言了……而我且因此以至於耗去錢……」

這末了的怨言是洛升所特有的，那受着氣忿和臉色青灰的拉斯科納夫，倒不覺忽然笑了。但甫利亞卻怒氣勃勃了。

「耗去錢耗去些什麼錢？你指的是我們的皮箱麼？但那是駕車人無緣無故給你拿來的。可憐呵，我們約束你了！你想的些什麼，洛升，是你約束我們，把我們的手足都縛了，還說是我們約束你呵！」

『我是要走的，但最後有一句話，』他說着，極難約束自己了。『你的姆媽好像全忘記了，在城中關於你名譽的謠言到處哄傳之後，我決意娶你爲妻。爲你我甚至不願評論極力恢復你的面子，我本可以要求一個合當的報答，也可以期望你對那方面的感德的。可是我的眼睛到如今纔睜開了。我自己瞧出來了，我可以不管一切的評判，作弄得十分魯莽的……』

『這個跡色預備頭腦破壞麼？』倫肯跳着喊了。

『你是一個醜惡的狠毒的人！』多利亞罵着。

『你不必講話不要亂動！』拉斯科納夫攔阻倫肯喊着，並走近洛升面前，『請即離開這兒吧！』他安閒明白說了，『不要再多講，否則……』

洛升凝視他一刻，面色灰白，怒氣沖天地轉身出去，他心中懷着如此報復的仇恨而走，很是少見，如同他覺得對拉斯科納夫所抱的，他僅是他，一切都責他。當他下樓時，他還以爲這個情形也許不完全失敗，且以爲關於她倆那方面的一切，『尙能』再校正的，這是很可體味的一回事。

第三章

他始終想不到會弄到如此的一個地步，也決夢想不到那兩個貧賤無援的女人會在他的手中溜了，他惱怒極了。況且他的虛榮和自負心更使他難以處己。洛升是由貧賤而亨通的，自然易流於矜誇，而高自期許，目空一切，有時甚且在孤居時對鏡自照，頗覺自慰呢！但他所最鍾愛最珍視的是以勞力，和其方法所斂積的金錢；錢能通神，足可與上司平列呀。

當他悲傷地提醒多利亞，說他不願一切非語中傷，決心娶她的時候，他是非常真誠說的，如今她如此地背情負義，他更覺得怒不可遏了。不過他向多利亞乞婚時，他明知所傳謠言之無根。那事情早給拉夫那到處駁斥了，而其時親友市民多不置信，且熱切地替多利亞辯斥。這一切他會明白也無庸否認的，可是他仍高視自己要把多利亞降爲與他平列的地位，以表示他英豪氣概，他向多利亞說及此事，即微露所懷與欽佩的個人的私情，好叫旁人也更欽敬他爲着示好於人去聽高興的訴說，以如此恩人的感情自居，去訪會拉斯科納夫。如今他下樓了，他覺得他最不該忍受的損害而且不被認識，正一一加諸

他了

他是少不得多利亞的，她去了簡直不知所可。他夢想着結婚的快樂已有多，但他耐心的期等下，多聚些錢。在他私心深處，他鍾愛着默念着一個姑娘的影子，這姑娘閒靜貞淑，稍窮，年青貌美。門戶對，教育好，愛怕羞，她多受苦難，在他前面非常謙恭，她一直以他爲她的救主的，崇拜欽敬他，此外再沒有別人。當他工事完了，對這逗人的有趣的題目他想像着一幕幕戲劇，和許多男女的醜事，你看有好多年的夢已快要實現了；多利亞的美麗和見識他深印着心中；她的孤苦是給他極大的引誘；他在她那邊所想的有時比他夢想的還要加多。這是一個自愛，具品格，有德慧的姑娘，學問行爲都比他高（他也覺得）這個人將給他的英豪氣概的下就而一一生的感着恩，在他面前她會自卑無所底止，而且他於她身上將有着難抗的，無上權力……好久前，他爲了深思和不安，在他的事業上起過一重變化，如今正在更大的事業中辦事。此項變化，他所懷的更進一層的夢似乎就要實現了……其實，他決要在佩德堡一試身手。他明白女人是有極多用處的一個真淑賢慧且深受教育的女子將更可以使他成功，可幹一番動人的大事業，發着光耀，可是而今一切事情都被破壞了，這突然非常的決裂，這像一個不入耳的戲言，一件不近情的事情，於他如同晴天的一個霹靂。他不過稍稍有點放野，僅只講了一個嬉言，也沒充分說着，說得遠了——而所得結果竟如此嚴重。當然，他對於多利亞一切的愛，在夢中已完全佔有了她——而且是當前的事，不能第二天，就在第二天，這一切必得改過，做順，並解決了。他無論如何要將那個自傲的弱者摧毀了，他這是這事的禍首。他不快地的感情不禁又想起倫肯來了，但不久他又爲此而勇氣現出了，好似那樣的一個腳色也能夠與他平列似的。他所真正猜忌畏懼者是喀老夫……無論如何，他有些地方該當心呢……

「不，我，我是衆矢之的，當然要受責備！」多利亞抱着吻着母親說着。「他的金錢把我誘了，但我可以發誓，哥哥，我極想不到他是如此醜惡的一個人。如果我早看透他了，什麼能夠誘惑我！不要全責備我呀，哥哥！」

「老天把我們拯救了！老天把我們拯救了！」甫利亞喃喃說着，但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好像，不知道會發生了什麼般的。他們都放下了心了，過了五分鐘後他們大笑着了。不過多利亞臉色有時變白，皺着額角，因爲她想起了尙有事情發生。

甫利亞也覺得自己太快樂而發驚：她在那天早上尚以爲和洛升決裂是一件危險的災難。倫肯高興了，他雖不敢怎樣表示他的高興，但顯見是他興奮極了，好像一個重擔卸了似的。如今他可以把他的身體獻奉給她們，侍候她們了……如今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但他不敢多想，而且也不能讓他的幻想奔馳呢。拉斯科納夫仍坐在原地方不動，充滿陰森和冷漠。他雖是極力贊成和洛升解脫的一個，但他如今好像毫不注意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多利亞還當他和自己生氣呢，甫利亞怯怯地看著他。

「喀，老夫他對你講些什麼？」多利亞走近他前問着。

「是呀，是呀！」甫利亞喊道。

拉斯科納夫仰着頭。

「他要贈你一萬個盧布，他且願意在我面見你一次哩。」

「怎麼平白的看她？」甫利亞喊着。「他怎能贈她的錢呢？」

拉斯科納夫（冷冷地）於是傳述着他和喀老夫的談話，把那段見鬼的話刪了，一切不必須的談話他都省去了。

「你怎樣回答他呢？」多利亞問。

「開始我說我不代傳述這事給你。於是他說他可以無須我而要和你晤會一回。他堅說，他對你的鍾情乃是過去的事，如今他對你已無所謂淡漠了。但他不願你和洛升結合……他的談話毫無條理的。」

「你對你自己怎樣說法？落地亞他如何叫你喫驚訝呢？」

「那我一點不懂他。他要贈你一萬，但他又說他沒有錢的。他說他要去了，但在十分鐘內他又忘記自己的話了。他說他要娶親了，而且已經看中了一個姑娘……當然他是有目的，還是一個不良的目的哩。但是假使他有什麼計畫加害你，我想他不會如此呆的，這真費解……當然，你該把那錢拒絕的。總之，我覺的他很費解……也可說他是瘋了呢！但那也可以假裝的，我看的也許錯了。拉夫那的死去，好像給他一個極大的打擊呢！」

「願上帝給她靈魂安靜吧！」甫利亞說着。「我會永久，永久地替她禱求！如果沒有這三千個盧布，多利亞，我們怎麼下

去呢？這好像天上落下來的那喀洛地亞，今天早上我們袋裏只賸三個盧布了，多利亞和我正想把她的錶拿去典當，免得向那人借款，在他說幫助時候。」

多利亞對於喀老夫的贈與好像很奇怪地深印在腦海。他呆呆地立著，默忖什麼。

「他預備着什麼可怕的打算呢？」她低聲地自語着，身體不覺要顫抖。

拉斯科納夫也覺出這不近情的恐怖了。

「我得常去看看他吧。」他對多利亞說着。

「我們得留心他！我會把他尋找着呀！」倫肯大聲喊着。「我必可以看見他！洛地亞已答應了。他方才對我說，「留心我妹妹。」你也允許麼，多利亞？」

多利亞微笑着，伸出了手，但憂慮的神情沒有脫離她的臉面。甫利亞微微的看住她，但那三千個盧布對於她發生了好感。

過了一刻鐘，他們又在起勁的談話着了。拉斯科納夫雖不講話但也注意地聽了片刻，倫肯是個說話的主要人。

「什麼緣故，你們就要走了呢？」他氣勢很盛不住地說着。「你們住在一個小城市中作些什麼呢？最好是你們都在這邊同住，而且你們大眾都需要幫忙——真的，你們都需要，信我吧。有一個時間，不論怎樣……我對你老實講，我們想做一種穩妥的經營。你和我合股吧！我要對你詳說一切，全部的企圖！在什麼事情未發生前，這些都在今晨發現於我腦海中……我對你們說是怎麼的事；我有一位叔父，我要介紹給你們（他是一個最易與並最可敬的老人。）這個叔父有着一千盧布的實財，但他只用他的養老金度日，不動用那款子。這幾年他老是要我向他借用這錢，只要六厘息金就可。我很明白的，他就是想幫我忙。去年我用不到，但今年我預備要在他來時我就要向他借。再從你們三千中貸一千給我，我們就足已開設了，我們如此合股經營，但是我們辦的什麼呢？」

倫肯於是開始說述他的企圖，他且說及市上的書店和出版家都一點不明白他們在做的什麼，因此他們平時都不是正式的出版家，並說不論怎樣的出版物按例有報酬，弄一些版稅，有時弄得極多哩！倫肯他實在企圖創設一鋪出版家哩！近

幾年他都在出版業裏做工作，他懂得三國語言文字，在六天前他雖對拉斯科納夫說他自己的德文『太差』，無非勸誘他替他翻譯一半並給一半稿費。那時他是一個說謊，拉斯科納夫也明白他是在說謊。

『怎麼，爲什麼我們有了生決要具——我們的錢——的時候，要把當前的機會讓它溜了呢！倫肯熱切的喊着。』當然，工作是很多的，但我們都得做，你多利亞，我洛地亞……有種書籍近來很可弄到一些利息呢！這個關鍵是在我們要明白需要什麼翻譯，而我們同時要翻譯印行去學。我有經驗想差可應用。幾近兩年了，我完全在各出版家往來忙著，他們買賣的一切底蘊，如今我全懂得了。羨飯想不必聖人教的吧，你信吧，我們爲甚要給這個良機錯過呢！怎麼，我明白——我嚴守秘密——兩三冊書人可因爲翻譯而出版而得一百個盧布的，這三者中之一個意思，就是五百個盧布我也不賣的。你們覺得怎樣？假使我去對一個出版家說，他定要不決的——他們都是呆子！至於經營方面，印刷，紙頭，出售，等等。我懂的很多，你們可以交給我辦，我們先以小場面開始，然後慢慢擴展着，不論怎樣，我們可以弄得生活費的，我們要撈回我們的資本的。』

多利亞的眼睛發着光亮。
『你所講的都不錯，倫肯！她說着。

『當然，關於這方我不敢說什麼，』甫利亞插說着，『這也許是一個好的想頭，但又給上帝曉得了。這是新鮮的玩意兒。當然，我們在這邊至少還有一些時候。』她瞧着洛地亞的面孔。

『你覺得有什麼意見呢，哥哥？』多利亞說着。

『我覺得他想出了一個美好的計劃，』他答着。『要希望做一個出版家自然那是太速成了，但我們印出五六本書是沒有問題而且一定會成功的。我有一本書，想來銷路一定可以好的，至於他能够專在管理方面，那更是綽有餘裕了。他懂得這個……但是我們可以慢慢地細計議一下……』

『好極！』倫肯喊着。『那末，留心，在這公寓裏有一幢房，同屬一個人的。這是一幢異樣的房子，分着的，不和各幢寓所交通的。也有用具，租金不昂也不賤，三間房。如果你們租了開辦是很好的。明天我去給你們當手錶，把錢還給你們，一切事情都可以着手辦了。你們可以三個一道住，洛地亞也可以和你們一道了。洛地亞你到那兒去？』

「什麼，洛地亞，你已要離開了？」甫利亞驚訝地問着。

「這時你便走麼？」倫肯喊着。

多里亞惑疑似的驚瞪着哥哥。他抓着了便帽，他就想要離開他們了。

「大家將要當你是在埋葬我或者是說來世會了哩。」他古怪地說着。他極想笑，但又抿着嘴。「但這又誰能預料到呢，也許今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相見哩……」這本是在思想着的事，但話到口頭又大聲溜了出來了。

「你究竟是怎麼的？」他的母親喊着。

「你要到那兒去呢，洛地亞？」多利亞驚訝地問着。

「哦，無論如何我得去……」他糊亂地答着，好像對於要講的話又不即說出般的。但在他的蒼白的臉上露出一種堅定的表情。

「我意是說……當我到這邊來時……我是想對你說，母親，和你，多利亞，我們無寧另換一個時期。我感的不快，不寧靜……我再來我自己會來的……假使可能，我永憶着你們也愛你們的……隨我，讓我孤另吧。我在以前早就如此打算了……我早已擱牢主見了。不管我的遭際如何，我總是回到毀滅的，我只要孤另，十分丟了我吧，那更安好些。不必訪探我。我假使可能的時候，我自己自然會來的，否則……我派人來找你們。也許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但此刻假使你們疼愛我，便丟了我好……不然我會得恨你們的……再會！」

「老天！」甫利亞喊着。他的母親妹妹以及倫肯都已嚇得面面相覷了。

「洛地亞，洛地亞，同我們和睦吧，仍讓我們和以前一樣好吧。」他的苦惱的母親哀懇着了。

他緩慢地轉動身子向着房外走。多利亞追着他。

「哥哥，你是這般對待母親嗎？」她低聲問着，眼睛含着忿怒的光焰。

「沒關係，我就要回來的……我就要回來的。」他喃喃的低語着，好像自己也不知說些什麼，他立刻走出房了。

「無情的，沒良心的人！」多利亞喊着。

「他是瘋了，並不是沒良心呀。他是瘋癲了！你沒見着麼？關於這點你是太冷靜了！」倫肯向她的耳中低說着，並緊握着她的手臂。「我立即就會回來的。」他向那位受了驚嚇的母親說着，他走出房了。

拉斯科納夫在走廊的末段等待着。

「我曉得你要來趕我的。」他說着。「快歸到她們那邊去吧——和她們一道……明天永遠和她們一道……我也……我也許會來的……假使可以再會！」

他並沒和他握手就走出了。

「那末你到那兒去呢？做什麼呀？你是什麼一回事？你怎麼仍是舊發作呢？」倫肯茫然不知所措的說着。
拉斯科納夫又站着了。

「最後關照，千萬不要問我不論什麼事情。我沒有什麼對你說的。也不必來瞧我。我也許會到這邊來的……快離開我吧，不過不要離開她倆。懂我的話麼？」

其時走道上十分昏暗，他們站在路燈旁。他們好久默然地相對着。拉斯科納夫的熱心的注視的眼睛每一轉動都深刻地刺入他的內心和意識中。倫肯將永遠不會忘記這瞬間的事，忽然倫肯又驚着了，好像有什麼奇怪的東西竄過他們間……好像是一種暗示，驟然地來了，什麼可驚可怪的東西忽然雙方都懂得了……倫肯臉色驟然白了。

「如今你懂了麼？」拉斯科納夫說着，他的面部肌肉厲害的抽搐着。「回到她倆那邊去吧。」他忽然喊着，急轉着身，走出屋外去了。

這兒暫且不講倫肯怎樣回到她倆那邊去，如何慰勸她倆，他怎樣肯定說洛地亞病中得充分休息，並說洛地亞一定會來，每天都會來，他是非常，非常被昏亂了，他第一要不再受刺激他——倫肯——將該看護他要叫一位醫生，最負時望的醫生診視着……從那晚起倫肯對於她倆實際上是立在兒子和哥哥的位置呢！

第四章

拉斯科納夫一直沿着運河向梭娜所住的住宅走去。這是一座灰綠色三層樓的舊色住宅。他先找到了門房，再由門房那邊得到裁縫加夫的住處的指點。他在庭院轉角循着狹暗的樓梯門，走上那對着庭院環繞二層樓的走道。他在黑暗中摸案，茫然不知加夫的門向那邊去的時候，離他只有三步遠地方恰好有一門開着，他就不覺把門推了。

「什麼人呀？」一個女人的聲音匆匆地問着。

「是我……來望你的。」拉斯科納夫答着，他便進那窄小的入口了。

一枝銅燭臺上的蠟燭，放在一張破椅上邊。

「啊原來是你呀，老天！」梭娜輕輕地喊着，她立着不動了。

「這邊是你的房間嗎？」拉斯科納夫沒有看她的進去了。

過了一刻，梭娜也執着燭光進來，把燭臺放了，她在他面前立着非常地昏惑，完全爲他的突然的光臨所驚呆了。她的蒼白的臉面忽然堆起了紅霞，快樂之淚盈於眼眶……她忸怩不安，似害羞又似快樂……拉斯科納夫立刻轉了身子，在棹邊的一張椅上坐了。他對這個房敏捷的閃視詳細觀察着。

這是一個很寬大的，但又極低矮的房間，是加夫裁縫店出租的，左面有一頭關了門是通着加夫自己住的房。在右邊也有一頭門，它老是下鎖的。同是一整套房，卻隔成爲兩個寓所。梭娜的房看去彷彿是一間馬廐；一個十分不方正的四方形的一間，外表看去似覺奇怪，那開着三個窗口的牆正對着運河，斜傾下去，所以這房有一個房角形成很銳的角度，如無亮光，很難看清裏面。其他一個房角又大得奇異。在這樣大的房間裏簡直看不見什麼家具，在右首擺着一張床沒有帳子，在床旁邊，靠近門口，有一只椅子。一張鋪着綠檯布的簡陋的松木棹，也對着這邊牆放着，放近通着隔壁套房的門口，桌旁兩只殘破的椅子。在對面的牆，近尖角處有一張簡樸而有抽屜的小木櫃，看去彷彿是久已不用了。此外別無所有了。黃黃的，塗污的，糊在破爛牆上的紙在房角裏也都污黑了。冬天是很潮濕的。在這邊充滿着貧窮的彩色。

梭娜靜默地看着這位客人，這客人不住的上下左右的打量着她的房，因此她嚇得顫抖，她彷彿立在審判官和命運的判斷者的前面般的。

「我來晚了不是……此刻已十一點了，」他仍不仰着眼的問着。

「是的，」梭娜喃喃答着，「唔是的，此刻是，」她立刻續說着，她的逃避方法好像就在這裏而似的。「我的房東夫人家的鐘方才敲……我親耳聽見的……」

「這是我最末一回到你這邊來了，」拉斯科納夫悽然地說着，其實這是他初次到這邊呢。「也許我不能再見你了……」

「你就要……離開這邊麼？」

「我不曉得……明天……」

「那麼你明天不再到茄里伊夫亞那邊了麼？」梭娜的聲音有些顫抖了。

「我不曉得。明晨我會曉得……沒有關係：我來這兒講一句話……」

他仰着憂思的眼睛看着她，忽然覺得自己是坐的，而她卻直僵僵地在他面前立着呢！

「那你怎麼立着的呢？坐下吧。」他換了溫柔多情的聲音說着。

她坐下了。他慈善地憫憐似地朝着她看。

「你怎麼如此瘦了！怎麼你一雙手臂如此蒼白竟如死人的手呢。」

他握着她的手臂，梭娜柔弱地微笑着。

「我常是如此的，」她說。

「你在家中住時也是如此麼？」

「是的。」

「當然你是，」他冒昧的續說着，他的面色，話聲又突然改換了。

他又向各處打量着。

「這房間是從加夫家租來的麼？」

「是的……」

「他們住在隔壁，走過那頭門就是麼？」

「是的……他們另外有一間房也像如此的。」

「都是相毗連的嗎？」

「是的。」

「夜間我在你這邊要怕的，」梭娜地說着。

「他們都是很和好而且很慈愛，」梭娜茫然地答着，「這邊的用具，一切物件……全是他們借我的。他們很慈愛，小孩子們也時常過來玩的。」

「他們都是患口吃的吧？」

「是的……他口吃而拐着腳。他的太太也如此……她倒不十分口吃，只是口音說不明白。她是位很慈厚的婦人。他老是做著家庭的奴僕。七個小孩子……年紀頂大的一個是口吃的，其餘都是滿身病……但他們倒不患口吃……你在什麼地方聽說過他們嗎？」她有驚訝似的說着。

「你父親對我說的，於你的一切事……你怎樣在早上六點鐘出去，九點鐘回來，茄里伊夫亞怎樣跪在你床邊等等，他都對我說過。」

梭娜呆昏了。

「我好像在今天看見過他呢。」她吞吞吐吐低說着。

「誰呀！」

「父親呢，大約在十點鐘時我在街上走去，在轉灣那邊，他好像在我前面走着。正像他呢。我那時正想到茄里伊夫亞那兒去呢……」

「你在街上走的麼？」

『是的，』梭娜忽然又低說着，她眼睛俯下看，又給昏亂所束縛了。

『我想茄里伊夫亞時常敲你的吧！』

『不，你說的什麼不？』梭娜茫然無主地看着他。

『那，你愛她了？』

『愛她麼當然呀！』梭娜露出怨傷的而沈重的語氣說着，她交叉着手臂。『唉，你不……只要你曉得！你瞧，她極像一個小孩兒樣子……她的理智一點沒有了，你瞧……因為悲傷着。她本是十分聰明……十分豁達大度的……十分和善呵！你不曉得你不曉得呀！』

梭娜好像無所顧戀地說這話似的，苦惱地極力地扳着自己的手臂。她的蒼白臉紅雲飛上了，她的眼波中似有一種痛苦的情緒。她深深地被感動這是很易知的。她極想說話，辯訴，使事情可以明白些。一種貪得無厭的同情（假使可以如此說的話）映露出她的臉孔的種種表象中。

『敲我嗎！你怎麼說？』老天，敲我嗎！假使她真打我，那麼如何呢？你以為如何呢？這你毫不明白……她是這樣可憐……唉，這樣的可憐呵！並且害病……她一切都渴望正義，她是潔白的。她有如此的信仰，隨處都會有正義的，她期望着……你假使要給他痛苦，她也不會超出範圍的。她不存在人們是不能由正義的，她要對那着惱。如同一個小孩子，如同一個小孩子一樣。她是和善的呀！』

『你又將怎樣說呢？』

梭娜詢問般地瞧着他。

『他們交給你意願，你明白的。他們以前都由你看顧，不過……而且你父親去向你要吃酒的錢。唔，如今又將怎樣呢？』

『我不曉得，』梭娜悲哀似地拖沓着說道。

『他們仍住在那邊麼？』

『我不曉得……他們欠着房錢，但我聽說，老板娘今天說要把他們驅出，茄里伊夫亞說她也不願再住一分鐘了。』

「這是什麼的，她何所恃而如此勇敢？她依賴着你吧？」

「哦，不要那樣講……我們是人，我們的生活也如一個人樣子。」梭娜又給擾亂了，而且有點惱，彷彿一隻金絲鳥或別的什麼小鳥要動氣了般的。『而且叫她如何做呢？她如何做呢？』她懇切而興奮的，突然說：『她今天怎樣地在哭呀！她的理智沒有了，你不看出麼？她有時昏得如同一個小孩，想把明天喪飯和其他一切都要預備好……於是她又拉扯吐血，悲哭，忽然之間她又絕望似地把頭向牆壁去撞。但不久她又心安了。她把所有的一切企望都堆在你的身上；她說你此刻要幫她忙，說她要向他處借點錢，和我一同回到她的故鄉，替鄉士們的姑娘們辦一個寄宿小學校，叫我去管理，我們去另闢一個美的新園地。她吻我，擁抱我，撫慰我，她對於她的理想竟有着如此的信心，如此的堅信！誰能辯駁她呢？她一天到晚洗滌，清刷補綴呀。她只有用一雙沒力氣的手把澆濯盆拉到房去，躺在床上，嘆着氣。我們今晨給波楞和里達到店裏去買鞋子，她們穿的已破得不堪了。但我們所預算的錢已超出了，因她要漂亮。所以她選那樣昂貴的小鞋，因為錢不夠了，她在店影面前放聲哭了……看看她真是令人傷心呵……』

「唔，自此之後我懂得你們如此過日子了。」拉斯科納夫露出一副悲酸的笑臉說着。

「你不替他們憐惜麼？你不加以憐惜麼？」梭娜又立刻拿牢他了。『我明白，你自己僅存一個錢都施與了，雖你仍毫無看見，假使你聽見了一切事兒，啊親愛的我是時常，時常給她流淚呢！只是上週吧，我在他死前一週，我真殘忍而且我老是作那種事呢！我一憶起那事情我便一天到晚難過呀！』

梭娜講話時，猶覺有餘痛呢，她只是又着手。

「你殘忍麼？」

「是的，我——我。我去瞧過他們。」她一直說下並嗚咽着，『父親說，「我頭沈重念些故事給我聽聽，梭娜念給我聽聽，這邊有一冊書呀。」他這一冊書，是由恩德利那邊得到的，他在那邊時，常常看這種有味的書本的。我說，「我不能留在這邊呀，因我不願念，而且我來的重要的事情是拿幾條領帶給茄里伊夫亞看看的。小經紀薩畏稜賣給我這些領帶和袖頭，價廉而物美，而且新鮮的，刺花的呢。茄里伊夫亞十分歡喜，她戴上了並在鏡邊照照，很歡喜的。把這些送給我吧，梭娜。」她說，「請

送給我好了。」請送給我好了，她說，她極力想要呢！她在什麼時候可以戴它呢？這只能叫她回想着以往的幸福罷了。她在鏡裏照來照去，自嘆自賞，她沒有什麼衣服，什麼東西也沒有，好幾年沒有了，她從不向別要求什麼，她很自傲，她願意捨棄一切不顧。但她卻要這些，她如此地珍愛牠們。如果送她我又忍不？你拿去有什麼用處呢？茄里伊夫亞！我問着。我向她說了這話，本不該的，她就丟過來一副難看的臉孔。她對我的不肯是這麼傷心，這麼傷心。看去真是悲哀不勝……可是她並不是爲領帶而傷心，實在是爲我的不肯呀，我明白地看出了。唉，只願我把那句話全收回來，改說一下呀，唉，只願我……可是這於你又算得什麼呢？

「你認識小經紀薩畏稜麼？」

「是的……你也認得她麼？」梭娜驚奇地問着。

「茄里伊夫亞染着肺病，急性肺病，不久她就要死了，」拉斯科納夫停了一下說着，並不答復她的問話。

「哦，不，不！」

梭娜無意執住他的兩只手，彷彿哀求她不要死般的。

「她假使真能死了，倒還好些哩。」

「不見得，十分不見得！」梭娜在悲驚中不覺重覆說着。

「孩子等呢？你除了帶他們一同住外，你怎樣打算呢？」

「哦，我不曉得，」梭娜喊着，決望似的把兩隻手繞着自己的頭上。

這個思想以前不時的在她的腦中盤旋，這是很顯然的，此刻他不過又再把他提着一下。

「而且，假使就在目前，茄里伊夫亞還活的時候，你害病了，送到醫院去，那又會發生什麼事呢？」他漠然地問着。

「你怎麼講這話呢？那不會的？」

梭娜的臉異常難看的驚動着。

「不會的？」拉斯科納夫做着尖刻似的笑容向下說着。「你沒有去保險過呀，不是嗎？其時他們會發生什麼事兒呢？他

們會流落在街頭巷尾，她要咳嗽，叩求，對牆撞頭，如她今天所做的模樣，孩子們會哭喊……而後她倒了下來，送到公安局，送到醫院，她會死去了，孩子們……」

「哦，不……上帝決不會如此憤憤的！」梭娜鬱悶已極的胸中傾出了這話。

她靜聽着，哀求似地瞧着他，在默然無語的祈求中緊捏着手，彷彿一切都賴着他般的。

拉斯科納夫起來了，在房中開始走動着。過了一會，梭娜垂頭喪氣的立着，雙手和頭腳也在低垂着。

「你能否節省些呢？留點作艱難的將來用麼？」他忽然在她的面前問着這話。

「不，」梭娜輕答着。

「當然不，你去試過麼？」他譏諷似地續說着。

「是的。」

「沒有做得自然不能不必多問的。」

他在房中又往來地踱着，又過了一會。

「你每天能都弄到錢吧？」

梭娜昏惑得很，紅霞又堆在她的臉上了。

「不，」她露出一種痛苦的低語着。

「一定地，波楞也會是同樣的，」他忽然說着。

「不，不，那不，不，」梭娜盡力大聲喊着，彷彿着了刺似的。「上帝不容許有如此可怕的事情的呀！」

「他會讓別人們那樣的吧。」

「不，不，上帝會保護她的，上帝呵！」她瘋了似地反覆說着。

「但，也許沒有上帝呢，」拉斯科納夫懷惡意似地回答着，他瞧着她大笑。

梭娜臉色忽然改變了，一陣抽搐，她露着無語的斥責瞪着他，極想說些什麼，但不能，只有悲酸的，傷心的嘆息，把雙手捧

看臉兒。

「你說茄里伊夫亞的理智沒有了，你自己也沒有了，」他默然好久纔說了這句話。

已過去五分鐘了。他仍是一語不發在房中徘徊着，也不對她瞧。末了他走近她面前，他的眼睛露出火光似的。他的二隻手按着她的肩膀，直朝着她的含淚的臉兒瞧。他的眼光是決厲的，熱烈的，動人的，他的口唇緊合着。突然間他一骨碌跪在地上，狂吻着她的腳兒。梭娜看他瘋子般的立刻向後退着。他真的像一個瘋子的舉動呢。

「你究竟是做什麼的？」她吞吐着說，臉孔也變白了，一陣突然的刺痛握着他的心胸。他當即起來了。

「我不是對你行禮呀，我是向一切受苦的人類行敬禮呢，」他熱切地說着，便走到窗口邊去了。「你聽着，」不久他向她續說着。「我方纔對一個高傲的人說他不值你的一個小手指呢……並且說我要叫我的妹坐在你的旁邊使我妹妹也佔點光線呢！」

「怎麼你說這種話呢！在她的面前麼？」梭娜驚問着。「和我同坐！怎樣光榮！我是……不體面的人……怎麼你會說那些話呢！」

「我不是因為你的不體面和你的受過我才說那話的，實在因為你的大大的受苦之故。但你也是一個大大的罪人，是確實的，」他嚴肅地續說着，「你最不行的罪過是你無故地把自己糟塌了，出賣了。這不令人心痛麼？這不令人心痛麼？你恨惡厭的住在這污劣之中，同時你卻明白（你只消開你的眼兒）你並不因此去扶助他人，救了他！對我說吧，」他發狂似地往下說着，「這羞辱和卑劣怎麼好和其他，相異的，高尚的情感在你一身中兼有呢？你去投水自尋也許多貴些，高貴千倍哩！」

「但他們又怎麼樣呢？」梭娜軟弱地問着，苦痛似的眼光瞪視着他，但卻不是對他的提示而吃驚的。

拉斯科納夫好奇地看着她。他在她臉上看出了一切，她早已經有了那種思想是足見了，也許有好幾次了，她在絕望中往往渴欲找出一個怎樣結果，所以此刻她對於他的指示一點也不覺驚奇了。她也沒有覺得他的話之殘忍呢。（他的責備的含意以及她的異樣羞恥神情，她當然也沒有覺察，他也是很明白的。）但他卻注意出關於她的不體面的，羞辱的地位的

思想是怎樣地苦惱她，並且早已使他痛心了。『怎的，怎的，』他想着，『能叫她到現在還不死呢？』到此時他纔明白那些困苦的小遺孤兒孤女們和那可憐的牛癩的茄里伊夫亞，害着肺病對牆撞頭，這些對於梭娜是怎麼的一件事了。

但是，以她的品格和所受的教育而說，無論怎樣，她決不願仍是如此過下的，他也很看清這點的。他是爲這個事情所困難；她既不願去跳河自殺，怎麼會若是處在那種情景而不會發瘋呢？他也明白梭娜是有特別苦衷，她的不幸，倒不是唯一的，但正因爲特別，她受的教育薰陶，她的以前生活，人們卻以爲在那種顛連處境，第一着還是早點死去好。什麼叫她支持的呢——決非怪僻那一切卑污狼籍只不過表面的觸着她，並無一些怪僻滲進她的內心，他明白的，她在她面前時，他已深深地透視她了……

『她如今只有三條路徑，』他想着，『運河，瘋人病院，及……末了陷落於邪徑之中，自己毀損理智，把心變成死石頭而已。』

最後這個妄念是最叫人受不了的，但他是個懷疑派，因年輕，多疑，故殘忍，因此他很相信最後的結局是可能的。

『但那又真的可能麼？』他問着自己。『那仍保有精神的貞潔的人兒，竟會給末了的意識拖進醜態和罪惡的泥塗中麼？這種事實已在演了麼？她到如今不能容忍，罪惡對她的威脅嗎？不，這決不可能的！』他同梭娜方纔以前一樣的喊着，『不使她到如今不投河的原因，是由於罪惡和孩子們的緣故……可是假使她不瘋癲……誰又能說她不瘋癲呢？她神智明白麼？人能如她一樣講話，和推想麼？她怎能坐在苦難的地獄邊緣，向裏溜進，人家對她說危險而不願呢？她等待什麼奇蹟麼？無疑地是如此。這些不算是瘋癲的表現麼？』

他固執地懷着此種思想，他好如此解說比別的任何解釋都利害。他注意地對着她臨。

『那麼你一心對上帝祈禱吧，梭娜，』他問着。

梭娜不說什麼，在他身旁等着答覆。

『如沒有上帝我又怎麼呢？』她飛快地低說着，她兩眼灼灼地側視他，緊捏着他的手臂。

「上帝替你助了些什麼？」他探究地問。

梭娜似乎不能回答的沈靜了一刻。她的柔脆的胸脯帶着興奮感情不住地一翕一張着。

「不要喧嘩！不要多問！不是你的份！」她忽然喊着，嚴厲地怒忿地盯着他。

「是的，是的。」他對自己反覆地說着。

「他幹了一切事情呢，」她又俯下頭快地低語着。

「這是一條出路也是解說，」他說着，以一種熱烈的好奇心，新鮮的，奇怪的，又像病態的感情，詳細打量着她。他睜着那蒼白而瘦削的，不方正，並帶角形的小臉龐，那兩只多情的碧綠眼睛（那眼睛灼灼地發着火光，並發出嚴厲的力量），那忿怒得顫戰軀體——在他看去愈覺得奇怪，「她是個宗教中的狂人！」他自言自語着。

那有抽屜的木櫥上放着一本書。他往來走着的時候，都瞧見牠。他把牠拿來一看，是以俄文譯的新約全書。外面是皮裝的，卻污舊了。

「這書你在那兒得來的？」他在房的那邊向她問着。

她仍站在原地，離棹四五尺遠。

「是別人帶來給我的，」她好像不高興似的答着，也沒有看他。

「誰帶來的？」

「威里，我向她要求的。」

「威里怪了！」他想着。

梭娜的一言一動他看去彷彿無時無刻都怪異，他把書帶到燭下，翻着書頁。

「里撒的復生在那兒？你把我找着，梭娜！」

她悄悄斜睨他一下。

「不是那邊……是在第四福音那章，」她正色地低說着，也不瞞他。

「你替我找出來念給我聽吧。」他說着，坐下，把手臂放在桌上，頭凭着手，悒悒望着那邊想聽她念。
「三週後他們在瘋人病院裏將歡迎我！我如果不再變利害，我會在那邊的。」他茫然地自語着。
梭娜不高興聽着拉斯科納夫的要求，緩緩地移近桌邊，但她拿着書了。

「你沒有念過麼？」他在桌旁擡眼問他。
她的話漸漸的變正色了。

「好多年了……我在小學時候念過。」

「你不會在教會裏聽講過麼？」

「我……沒有。你常去的麼？」

「不——不。」梭娜低語着。

拉斯科納夫笑了。

「我曉得……明天你不參加你父親的葬禮麼？」

「去的。上週我也在教會……我去做一個安魂禱告。」

「替誰做的禱告？」

「給威里。她給人家砍殺了。」

他的神經驟然緊張了，頭也在昏迷了。

「你們和威里都是朋友麼？」

「是的……她很好……常過這邊來……但不時常……她不能……我們時常一同談話……我們要見上帝了。」

最末一句話在他的聽覺中很覺奇怪。這邊又有了新鮮的事了。和威里陰間相見，而且她倆——宗教上的狂人。

「我立刻要變成一個宗教上的狂人了！這是有遺傳性的呀！」

「你念！」他激性地喊着。

梭娜的心跳着。想念不念的，幾乎不敢念給他聽。他着惱地看着這個「可憐的瘋人。」

「何故你不信麼……」她溫柔地低聲說，有點喘氣。

「念我要你念呀，」他固執着。「你常念給威里聽呀！」

梭娜攤開了書，找到了那邊。她的手臂顫着發不出聲音。她幾次想念，終於一字也念不出。

「有一個害病的人，叫做里撒在勃尼住着……」她只得勉強地念了，但是念到第三句時她的聲音忽然像一條太弄緊了絃線斷了。她的嗓子裏受着阻礙。

拉斯科納夫雖有點看出梭娜爲何不能繼續念給他聽，但他卻更執意地要她如此做。他很清楚，把她自己的一切都暴露了，對他是怎樣地耐受。他知道這些感情實在是她的祕密珍寶，她保護也許好幾年了，也許從小孩時起，當她和一個可憐的父親和一個癡癩了後母一道，在忍飢受罵的孩子們一同生活的時候。但同時他也明白了，而且實在明白，雖然她充滿着恐懼與苦難，但她卻有着想念而且向他念，使他可以聽得這種使人憐愛的願望，她想此刻念，不管怎樣……他從她眼睛裏看出了這點，他在她的熱烈的情緒中也能看出。她極力壓制自己，咽住喉內的抽搐，繼續念着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她一直念到第十九節。

「許多猶太人去臨麥大與瑪麗替她們的兄弟安撫她們。」

麥大見耶穌來到。即去接他。瑪麗仍坐在家中。

麥大對耶穌說，主父呵，你假使早在這邊的話，我的兄弟不會死的。

就是此刻，我也明白，你不論如何對上帝求什麼，上帝必贈賜給你的。……」

她念到這兒又怕羞似的呆住了，彷彿她的聲音又顛戰着而且斷絕了。

「耶穌講，你的兄弟要復活的。」

麥大說，我明白在最後一天復活的時候，他當復活。

耶穌對她講復活之權在我，生命之權也由我相信我者，雖死必活。

凡活着相信我的人，必永久不死。你相信這話麼？

麥大說：「

梭娜呼吸了一口長氣，便不斷的念着，彷彿她在宣傳什麼似的。）」

「主父呵，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上帝的兒子，就是那要降臨到世界的。」

她停了一停，投了一眼給他，但她又克制着仍往下念。拉斯科納夫的手臂放在桌邊坐着不動，他的眼睛移到別處去了。她念到第三十二節了。

「瑪麗到了耶穌那邊，一看見他，便伏在他足下說，主父呵，你如早在這邊，我兄弟必不會死的。」

耶穌見她哭了，並看見與她同來的猶太人也在哭了，心裏很悲傷，又很憂慮。就說着，你們把他寄放在那兒呢！她們答着，請主自己去看。

耶穌哭起來。

猶太人便說，你看他疼愛這人是這樣的懇摯呵！

其中也有人說，他既已開了瞎子的眼，難道可以叫這人不死？」

拉斯科納夫帶着興奮的感情朝着她看。他明白了，他預想她是害着確實的身體上的熱病而顫抖着。她將念到那個最大奇蹟的故事時，她的感情覺得非常痛快的。她的聲音如鈴兒一般響着；她的勝利與高興使她更加起勁念。一行行在她的眼前馳過，但她心裏卻懂得內中的意義，念到末了一首詩：「他既已開了瞎子的眼……」她的聲音低了下去，熱熱地學着那瞎子的不信的猶太人們的疑惑，貶責和譴罰，他們過了一刻就倒在他的足下，如遇雷聲所擊，嘆息着信了……「他，他也瞎的，不信。他也要去聽，他也要信的，是的，是的，立刻如今，」這是她懷着愉快所夢想着的。

「耶穌心中又悲嘆，走到墓前。那墓是一個穴，一塊石頭堆在上邊。」

耶穌說，你們把石頭移去了。那死人的姊姊麥大對他說，主父呵，他如今必已腐臭了；因他死去已有四天了。」

她特別注意那四個字。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講過，你如信，必會看見上帝的光榮麼？她們把石頭移開了。耶穌仰望着天說，主父阿，我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說了。」

我也明白你常聽我的，但我說這話，是爲旁邊立着的人們，叫他們相信是你叫我來的。說完這話，便大聲叫着，里撒出來呀。

那死人真出來了。」

（她高聲地念，快樂得顫戰，像她親眼瞧着似的。）

「手足都包着布，臉上包着面巾。耶穌對她們講，解開來，叫他醒去。」

許多來看馬廐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做的事兒，都來信他了。」

她念不下去了，將書一丟，立即從椅上站起了。

「關於里撒復活的事情都在這兒了。」她正色地低說着，她轉了一個身立着，不向他看。她仍舊熱病似地顫。蠟燭在舊燭盆上閃着光，在這貧困的房間，幽昧地照在這兇犯和娼妓，在一起念着神聖的書真可說奇了。如此過了五六分鐘。

「我要講一樁事情。」拉斯科納夫不快地高聲說道。他走向梭娜面前。她默然地望他一眼。他的臉面十分正經，其中含有一種橙性的意味。

「我今天拋了我的家庭了。」他說着，「我不再去，看母親和妹妹了。我和她們斷絕關係了。」

「爲什麼事情？」梭娜驚問着。她和他的母親妹妹會過一面，印象很深，但她不能十分明白她們的。她恐怖似的聽了這

個說話。『我如今只有你一個了，』他續說着。『我們且一同離去吧。……我到你這邊，我們都是受人痛罵的，我們還是一同離

去吧！』

他的眼睛發着火光，『像瘋了般的，』梭娜想着。

「到什麼地方去呢？」她驚問着，她不禁向後退着。

「我如何曉得呢？我只曉得這是共同的路徑，別的毫無所知了。這是我倆共同的標的呀！」她一點不懂地瞧着他。她只曉得他是可怕的苦惱的。

「假使你對她們講，她們沒人懂得，但我是明白的。因為我少不得你。我才到這邊來呀。」

「我不懂呢。」梭娜低說着。

「你等一刻會懂的。你不是做了同類的事情麼？你也罹罪了……你把握着自己，去投害了一條生命……你自己的（也是一個樣兒！）你是可以在心安理得的生活的，但你会在柴草市場中消滅了……你將不能忍受呵！假使你老是一個人活着，你會像我一樣發狂了。你已有點像瘋子了。我們志同道合還是一同走吧！我倆離去吧！」

「爲什麼呢？究竟爲的什麼呢？」梭娜給這奇怪的話十分地弄困亂了。

「爲什麼？因你決不能老是如此就爲的這個！你必須正經地看事情，不能和小孩一樣喊哭上帝也是不許的呀。你明天假使真的被擡進醫院，你想會遇着什麼事情呢？她是瘋了，又害着肺病，她離死已將近了，可是那些孩子呢？你以爲波楞不會弄壞麼？你沒瞧見街頭求乞的童丐嗎？在這些做母親的和在那些環境中，孩子們決不會好好的，六七歲時就不行了，去做小偷，但是要明白，孩子是基督的化身：「他們的國度是天國呀。」他叮囑我們要看重他們，愛護他們，他們是未來的人類。」

「那怎麼做呢？那怎麼做呢？」梭娜反復說着，她發瘋似地哭着，扳着自己的手臂。

「怎麼做麼？破壞總是要破壞的，一舉足完了，便是如此，自己再去受難吧。真的，你不懂麼？你等一等會懂的……自由和權力，尤其是權力超越一切恐懼的動機與一切的蟻垤……這就是標的，你牢記住！這是我的將別好音，也許這是最末的一次向你談話了。假使我明天不來，你會聽見一切的，你以後就該記住這些話呢。在未來的時間，總會有一天你能懂得這話的意思呢？假使我明天還來的話，我會對你說威里是誰害殺的……再見吧！」

梭娜發聲極了。

「什麼，誰把她殺了？你曉得嗎？」她渾身打戰，發異地看着他問。

「我曉得，我會對你說……你，就祇你一人。我不是到你這邊來求有恕，只是要對你說了。我老早就選中你來聽聞這事，你父親說你，威里未死的辰光，我就如此打算了。再見，不必握手了。明天！」

梭娜瞧他像一個瘋人，他出去了。但她自己也像一個發狂的人，她自己也覺得，她的頭昏亂了。

「老天，他怎麼曉得誰把威里殺了呢？這怕人的話是怎麼意思呢？」但同時那個念頭一點沒有混入她的腦海，「唔，他離親棄妹，他真是一個可憐蟲……爲什麼事發生了什麼嗎？他心裏抱什麼鬼胎呢？他對她講的什麼？他吻着她的足足說……說（他說的很明白的）他沒有她不能生存……和善的老天呵！」

梭娜神智恍惚，一晚沒好好的，她不時暴跳着，悲哀，扭扭自己的手臂，漸漸地又沉入於苦熱病般的睡眠中，夢見波楞，茹里伊夫亞和威里念聖經以及他……他臉面蒼白，眼睛發赤……吻着她的足，痛哭。

右手門的那邊一間房，是梭娜的房和利哈的一套房隔開的，那間房是空着。有一出租的通告貼在靠運河的窗上。這房，梭娜對它早已安之若素了。但喀老夫先生躲在那空房的門口站着，聽着始終沒有離開過。拉斯科納夫走出去時，他還站着，但不久，又走到這空房隔壁的他自己的房間去，移了一張椅，輕輕地搬到通梭娜房間的那頭門旁邊。這下的話叫他十分詫異而注意，而且也很有趣呢，他大感高興——他竟至於搬了椅子，好使明天他不必站着受苦，而可以安穩飽聽一切呢。

第五章

第二天早上拉斯科納夫依在十一點鐘時走進刑事審查庭去，把姓名遞進給派弗里，他等了好久十分鐘之後才傳訊他。他以爲他們立刻要把他拿牢了。但他站在會客室中，那些與他毫無瓜葛的人，川流不息地從他面前往來。在隔壁那看去像辦公室的一間房中，幾個書記在坐着抄寫，他們似乎不知道拉斯科納夫是誰，什麼樣的人。他志忑地疑惑地往四面瞧着，有沒有衛隊和什麼詭秘的警察在窺視他，防他逃走。但一點也沒有其事。他只瞧見那些一心貫注於不相干的小事上的書記們的臉孔，以及其他的人們，沒一個人與他有什麼關係。他可以任意走動。這種信心在他心中更堅強了。如果昨天的那個形蹤詭秘的人，那個突然出來的幻影，看見了一切，他們恐怕要不許他如此從容暇豫地等着吧。他們一定要在十一點鐘才

見面麼？也許那人沒有通報上去，否則……就是他一點不曉得，一點沒有聽見，因此可證昨天所遇的一切事另是一個幻影，給他的病的幻想所哄了。這種猜測目前就在他的驚恐和絕望之中，極度地變得強有力。如今他細想一下，就忽然覺得自己在顛抖——而且他也感到忿怒，想着就要和那可憎的派弗里面質，便嚇得打戰了。他所害怕的就是再碰見他，他非常劇烈的，不會少減的仇忿恨着他，只怕自己的仇氣給說語洩漏了。他的忿怒如此之強，他即刻停止了發抖；他想淡漠的傲岸的態度逕自進去，極力維持着沉默，注意着，聽視着，而且這一次要把自己的慌張情緒盡力壓下去。這時他被喚去面見派弗里了。

他只見派弗里一人在書齋。一個寬廣適中的書齋放在一張沙發前面的，有一張大寫字檯，上面蓋着一張檯布，一個文書櫥，還有一張書架擺在屋角，和兩只椅子——都是官廳用具，用光滑的黃色木料造的。在稍遠的牆邊有一頭關閉的門，門過去想還有其他的房間。拉斯科納夫進去後，派弗里立刻把他進去的門閉上了，只他們兩人留在裏面。他懇摯的和善的神氣在會他的客人，過了幾分鐘後，拉斯科納夫便看出他心中有點不安的情景，好像有什麼意外或什麼秘密的事被麻煩了。

「唔，好漢！如今你在……我們的掌握中了……」派弗里說着，並伸出兩隻手。「好，坐吧，老兄……也許你不願人家叫你「好漢」和「老兄」吧——請你不要以為這是太親愛的……坐在這邊沙發上吧！」

拉斯科納夫坐着眼睛瞧着他。

「他伸出兩隻手，但他一隻也沒有遞過來——到又縮回過去了，」這使他十分懷疑。他倆互相注視着，但當四隻眼睛相遇時，他們又閃電般轉向一邊了。

「我把這張稟帖拿來給你……關於餓的事情。在這邊。如此可以麼，要否再抄一過呢？」

「什麼稟帖是的，是的，還要惶遽，那是的，」派弗里說完這話就接了稟帖看着。「是的，是這樣，不再需要別的了，」他急速地說着，把紙放在桌邊。

過了一分鐘，當他談到其他事情時，他把稟帖拿到文書櫥上。

「我料你昨天說你願……直接地……詢問我關於我和那個被殺的女人一切的事吧？」拉斯科納夫說着。「我為什麼加上「我料」呢，」他自語着。「我為什麼又要為那「我料」而不安呢？」他又自語着。他和派弗里只稍稍接近，講了幾

句話，看了幾眼，他忽然又覺得十分不安，而且覺得這是十分危險呢。他的腦筋困惑，他的情緒緊張。「這不對的，這不對的！我說得太多了吧。」

「是的，是的，的，的，的！不要性急，不要性急，」派弗里緩緩的說，在桌旁往來地走，也沒有什麼的目的，好像向窗口，文書櫃，和禮桌衝去似的，一下又避開拉斯科納夫的多疑的眼，一下又立着直瞧着他。

他的圓胖的小身體看去很滑稽，極像一個皮球滾來滾去的。

「我們時間長呢。你抽煙麼？你有沒有這邊，請吸一根吧。」他邊說邊遞一枝煙給他的客人。「你明白，我在這邊和你會，但我自己的辦公室是在那邊過去，你曉得嗎，但我暫在外邊住，我這邊該修整了……此刻將要完快了……你曉得辦公室是最重要的。哈，你想怎樣？」

「是的，是最重要的。」拉斯科納夫答着，好像諷刺地看着他。

「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派弗里重說着，好像他正在想着什麼事情般的。「是的，最重要的事體，」他要喊破了口，忽然地注意着拉斯科納夫，在他兩步遠之處突然立住不動了。

這愚蠢的復述，在愚笨上，和他向客人所轉眼的正經，思索，而並深幽的眼光太不相稱了。

但這倒特別激動拉斯科納夫的性子，他不耐一種諷刺的而且不忌諱的挑釁。

「請對我說，」他忽然問着，做傲慢似地瞧他，對自己的傲慢感到一種舒適。「我想這是一種法律上的手續，法律上的遺傳——所有調查的訟師都是的——從遙遠處從事他們的侵襲，以細微事體，或是將一個無關的題目，如此好乘人不備擊駁着人，或不如講使他的注意渙散，於是突然之間，用什麼重要的難題給他一個十分重大的駁擊。是否如此的？這是高明的法寶，我想是在什麼關於這種技術的小冊子上也見過的罷。」

「是的，是的……什麼，你以為我說辦公室就是為此麼……哈？」

派弗里說這話時，眼睛眯裏發着一種和善的狡猾的情形活現他的臉部。他額角上的皺紋不見了，他的眼縮小了，他的臉龐寬大了，他忽然又發出一種故意的拉長的笑聲，全身顯着直瞧着拉斯科納夫的面。後者也只得強笑一陣，但派弗里見

他笑了，便更狂笑着，他臉都漲紅了，拉斯科納夫的憎嫌壓住了一切，他不再笑了，皺着眉怒視着派弗里，同時他的故意拉長的笑聲，卻仍然如故。但他倆都是不備的，因為派弗里好像對着客人面大笑，不覺得客人討厭他所攪擾般的這種情形。在拉斯科納夫看去是怪有意思的。他看出派弗里此刻之前也沒有困擾，但他——拉斯科納夫——卻給弄入了迷阱了；這一定有什麼事情，或什麼目的，他不明白，也許一切事情都處置周密，稍過一下就會突然出現了……

他開門見山的說到要點，從座位起身抓着帽子。

「派弗里，」他直截地說，但帶有極大的刺激，「昨天你表白一種願望，要我到你這邊，你要查詢（他極注重「查詢」兩字）。我如今來了，你假有何問話，快點吧，假使沒有，我要走了……我沒有許多時間了……我還要參加那被馬車壓死者的葬禮，那人你……也曉得，」他續說着，顯出惱的神氣，「總之這些我都厭憎，你聽清了麼，而且老早厭憎了一部分可說這使我害病。」他又覺得他的病的話有點不妥，便立刻喊道，「總之，請盤詢我或容我就走，快點。假使你必須盤駁我，你快用適切的形式辦吧！我不願你延擱辦，同時，再會吧，此刻我們完全沒有事情延留我們的了。」

「老天，這你是什麼的意思？我要問你什麼呢？」派弗里不笑了。正色的說道，「請不要庸人自擾吧，」他又從這邊到那邊地走動了，並叫拉斯科納夫坐了下來，「無用慌，無用慌，那不過胡說呵。哦，你能來看我是非常歡喜的……我是把你當佳賓招待的。至我的放肆的大笑，很對不起，洛地亞，洛地亞是你的名字麼？那是我的神經發作呀！你的好玩的言語使我如此呀！我對你說，我笑得像一個皮球了，一次笑半點鐘呢……我常常突然中風了。請坐下吧，請坐，否則我要當你惱了……」

拉斯科納夫不說什麼，他只是聽着，看着，皺着眉頭。他坐下了，但手上仍抓着帽子。

「親愛的洛地亞！我要對你說我自己的椿事呢，」派弗里續說着，在房中往來走動，去避免客人的注視。「你瞧，我是一個光棍漢，一個不要緊的人，不擅交際，並且，我的希望一點也沒有，我是完了，我精疲力竭了，而且……你看到麼，洛地亞，在我們佩德堡的社會中，如有兩個慧敏人相碰，他們雖不很親密，但彼此互相敬視，像你同我，他們要得化了許多時候才能找到講話的資料——他們如啞嚙似的，如此相對兀坐着未免有點蠢吧。人是都有談話的資料的，例如體面的仕女們……體面社會的人們總有談話的資料的，但如我們這種中流階級的人，這就是說絞腦汁的人，說話常是粗笨而且蠢。其故何在呢？」

也許因為缺少一般的趣味，也許我們太實在了，彼此不相哄騙，不知對否。你想怎樣？帽子放下來，這樣像是要走似的，使我不開心……我是怎樣歡喜……」

拉斯科納夫帽子放下了，露出一副正經的含愷的臉面，默然地聽着派弗里的茫無邊際的絮叨。「他真是在用他的伴裝的亂說來使我的注意力渙散吧？」

「我這邊不能供給咖啡，但爲何不可同一位知己談個五分鐘呢？」派弗里只是喃喃着，「而且你明白這些公事……請你不要關心我的徘徊，對不起，好漢子，誠恐又衝犯你，但運動我是絕對不免的。我因爲常坐着，所以很願意起來走動……我的多坐生活叫我喊苦……我常常去加入一個運動團體；他們說各類的公務員，甚至於衆議院的顧問，常看見在那邊高興地滑冰；是的，現代科學……是的，是的……但是至於我在這邊的事務，查詢和所有一切的例外公事……方才你說過查詢……老實說，這種盤問有時間者比被盤問者難耐的多……你方才講過這話，說得非常幽默也很恰切呢。（拉斯科納夫並未說過這話。）人纔得昏頭昏腦搭腦大家如一個鼓一樣總是那些調子，要改進，我們至少該叫作一個相異的名字，嘻嘻！至於我們法律上的遺傳，如你所講那樣幽默的話，我十分贊同。受審訊的犯人，無論怎樣粗笨的人全明白，他們先由題外的問話乘他不備（如同你所講的樣子），於是即一叩即擊中了，嘻嘻嘻嘻，你的適切的形容，嘻嘻嘻嘻足證你是以我想在此辦公處……嘻嘻！你是好諷刺的專家，好，我不再說了，唔，附帶一講，是的，慢慢地來。你方才講到查問的形式，你明白，但形式有什麼功用呢？有許多形式簡直荒謬。人當作一種友誼的談話時，在那兒得到的多呢。人豈可常靠形式的，我老實說吧。可是到底有的什麼呢？一個盤詢的訟師萬難按照形式的。調查的任務並不是刻板的，而是一種自由的藝術哩！嘻嘻嘻嘻！」

派弗里停了一下。他老是談空說有，講出了幾句露骨的話，但又回到不相干的方面。他好像在房裏奔跑了，他的小胖腿動得快了，頭看着地，右手擺在背後，左手做着手勢，這和他的說話尤其不稱。拉斯科納夫當他在房中亂走時，忽然發見他有一兩回靠近門旁立了一下，彷彿在聽什麼。

「他等待什麼呢？」

「那點你說得很不錯了，」派弗里忘形似地說着，十分忠實地看着拉斯科納夫（這給他一驚，立刻叫他戒備。）「那

麼幽默地笑在我們法律上的形式真很對，嘻嘻！這些費心血弄成的心解學上的方法，有的是好笑之至，也許是沒用處的，假使太刻板了，是的……我又講到形式了，唔，假使我承認，再深刻地講，假使在交我辦理的什麼案件中，我猜揣什麼人是罪犯……當然，你是讀法律的洛地亞？」

「是的，我從前是……」

「唔，那麼這在你是一個將來例子——不過如此想以為我在你刊布犯罪的大作後，才來請你教誨！不是的，我只是破口講出的，當為一個事實，假使我把這個或別個人當作罪犯，試想，何故我要機會未來就去攪擾他呢，就說我有損於他的見證！樁案子譬如，我可以立刻抓牢一個人的，但另一方面又可以換一個極端相異的地位，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叫他在城內跑跑呢，嘻嘻！但我看你還不很明白，我就來舉一個明晰的例子吧，如其我立刻把他關到牢獄了，我可說已給他道德上的照顧了，嘻嘻！你在那兒好笑麼？」

拉斯科納夫一點沒有笑，他只是合着口唇坐着，他的忿憤的眼睛瞪着派那里的。

「然而事實是如此，尤其對於有種人，人是可以極其不同的。你講證據，唔，證據也可以有的，但，你知道，證據也可從兩方面解說。我是一個整詢的律師，而且是一個沒用的人，我自知的。我高興叫一個證據像數學般真確，我大其高興叫那些證據像二加二之等於四一般，這該是很清楚的鐵證了！可是我若把他很快的拘禁起來——就堅信他就是那人，我也要棄去那些不利於他的獲得證據的方法呢！可是這又怎麼呢？靠着給他一個不移的地位的，我會叫他遲疑，叫他心安理得，如此他將啞口無言了，他們說阿耳戰後不久，在脫士妥的聰明的人們受嚇之極，誠恐敵人前來侵擊，立刻攻取脫士妥。但當看見敵人採取大包圍時，他們又歡喜了，因為如此事情至少可以延長兩月。你又在笑我麼，你不相信我麼？當然，你也是的。你是，是我承認這都是特殊的關係。但你要注意這點，親愛的洛地亞，平常的案件，法律上形式和手續所留心的案子，把形式手續加以計劃寫入卷宗的案件，毫不會復有，因為每件案，一到真實產生的時候，立刻就成爲一件十分不同的案件了，當然不能如以前舊案一樣。我假使叫一個人非常孤獨的，我不去睬他，不去擾他，但要讓他知道疑惑我什麼都明白，無時不注意着他，假使他如此不住的猜疑和恐怖着，他一定要弄昏亂。他會自己來呢，也許作種事情使之像二加二之等於四一樣的真確。

——那真好玩哩。這對於腦筋簡單的人可以如此應用，但對於像我們這一類人，一個受過教育的聞見很廣的人，就大大不然了。好漢子，因要明白一個人在那方面受過教育，是一件頂重要的事情。此外尚有神經，尚有神經哩，你深視它了！他們都是患病的神經質的，易激性的……此外，他們全受過一切憂沮的煩惱。苦！我老實說就是我們的真實目標。他在城內隨便跑，我不用過慮隨他，隨他怎樣走動好了！我曉得我會牽牢他的，他總逃不了我的手。他會逃到那兒去呢？嘻嘻！外國，或一個波蘭人，他將逃往外國，但非是他，尤其是因為我注意着而且運了策略呢！他也許將逃到鄉村的深僻去處，但你明白，那邊住着農民，真實粗笨的俄羅斯的農民。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他願意被監禁，他不願和我們的那些農民如此的一同生活。嘻嘻，但這全是表面的胡說，並非只因爲那樣他就沒有去路，他在心理上逃不脫我呀！嘻嘻，怎麼說呢？假使他有地方可逃，但因爲一種自然法律他逃不了我。你見過飛機撲火麼？他就是那樣繞着我盤旋，盤旋。自由會失去牠效用的。他會開始思索，他會把自己拘束着，他會自尋煩惱而死了！而且，他會給我以確實的證據——我只要給他相當長時間……他會時間着我盤旋，愈來愈近，於是乎——撲的一聲，他直飛進我的口裏來了，我會把他吞了，那會是很好玩的，嘻嘻！你不相信麼？」

拉斯科納夫沒作聲，只是臉部灰白坐着不動，並露着緊張的神情注視着派弗里的臉部。

「這是個好教訓哩。」他全身冰冷，想着：「這比貓玩老鼠更超過了，如昨天一樣，他不能自誇才能而不露……鼓舞我的目的；他在這方面太强了……他定另有一個目的。是些什麼呢？那全是胡說，朋友，你佯裝着，來恐嚇我！你沒有拿到證據，我所遇見的人也沒有真切的存在。你無非想給我弄昏亂，先把我鼓舞着，再來毀滅我。你是弄錯了，你不會成功的，但爲什麼要給我一個提示呢？他是靠着我的昏亂的腦筋麼？朋友，你弄錯了，就使你弄好了詭計，你也不會成功……且看他爲我置備下些什麼呢！」

他振作精神預備一個非常的未知的嚴訊時去面質。他有時想立刻和派弗里扭一陣，把他結果了。他對如此的怒憤開始時就撥髮的。他覺的他的枯燥的口唇有着口唾，他的心卜卜的跳着。但他仍等候到機會來時才開口。他站在他的地位，他覺得這是頂妥當的方法，因爲他隨便多說話，便可以沉默激起敵人的憤怒，可以叫他說話亂來，這是他惟一的希望。

「不，我想你不信我，我覺得我和你弄了一個無害的遊戲了。」派弗里又說着，他愈說愈有精神，不時露出嘻笑，又在房

裏走動了。『一定的，你是了上帝給我一個榜樣，只能在他人心中引引起可笑的意思；一個小丑角；但我且對你說而且復述一遍，請恕一個老頭子，親愛的洛地亞，你仍是一個很年青的人，方在開始你的青春哩，你把一切智慧放在事情上面，如一般年青人一樣。好嬉的機敏與抽象的辯論使你着慌，那很像從前澳大利的高等軍事會議，就我對軍事上所能評判的說說：在紙面上他把拿破崙戰敗了，當他作囚犯，而且在他們書室那邊他們以最巧妙的作法做好了，但你看吧，麥克軍官領着全軍投降敵人了，嘻嘻，我明白，我明白，洛地亞，你笑像我這樣的一個凡人，要從戰事史邊舉例子，但我不能自禁，這是我的錯點。我愛軍事學，並且非常看一切的戰爭史。我實在弄錯了我所學的事業。我該在軍界裏，才能適合我的個性。我不能做一個拿破崙，但我會做一個少尉的呢，嘻嘻，我要把全個的實事對你說了，好漢子，我意關於這樁特別案件：真實的事實和一個人的習性，老兄，是重要的方面，他們有時會把最狡黠的計劃失敗了呵，那真可憐呢！——你聽一個老頭子講吧——我是真正地說，洛地亞（當派弗里說這話時，年紀還不到三十五歲呢，但他卻以老自居，連說話也改變了，他真的像老頭子了），並且，我是坦白的人……我是否是一個坦白的人你說呢？我想是的，我何必把這些事對你說呢？又一點酬勞也不想，嘻嘻，唔，再說吧，依我的意見，機敏是一種哄人的東西，是自然的一種裝飾，生活的安慰，他能玩的什麼樣的勾當呢？因此有時一個苦惱的調查的訟師要明白他在那兒是很難的，尤其當他給自己的夢想所迷惑之時，因為他到底也是一個人。但這可憐的劇色給罪犯的性情所援救了，他真晦氣，但年青人給自己的機敏弄錯了，「當他們跑過一切障礙物時」（如你昨天幽默地說的）他們不去想那些了。他會打哄——這人就是，他就是一個特殊的案件，這不露姓名的人，他會打哄得圓滑，以最狡詐的方法；你當他會勝利而且享受他的機敏的良果的，但是當最有趣，最精彩的時候，他便要昏去了。當然會病的，悶人的住處，不論怎樣，不論怎樣，他給我們那個證明！他打哄得無以復加，但他沒有預想到自己的習性。因此把他洩露秘密了；其他一個時候，他的好嬉的機敏會使他超越軌道，和疑心他的人打趣，他會變得灰白色，好像故意哄人的，但他的灰白色太過自然了，太像真的了，他又給我們一個證明，雖說他的盤問着開始時可以被騙，假使這盤問者非為笨伯，他第二天會另有想法的，而且，當然，逐個都是如此，不要他的時候，他會前進，該靜默時，他會滔滔地說，用了各種的打聽的隱語，嘻嘻，問你為什麼不早把我拿住呢，嘻嘻，你知道，那在最智慧的人，心理學家，文學家，都會發生的。習性反映出一切事情有如明鏡當空，一毫逃避

不得，你爲什麼如此灰白色呢，洛地亞？房內氣悶吧？我把窗推開好麼？」

「唔，請你不要攪擾了。」拉斯科納夫喊着忽又大笑了。「請你不要攪擾了吧。」

派弗里險看着他，稍停，也忽的大笑了。拉斯科納夫沙發上站起來，立刻止住他的神經病似的大笑。

「派弗里！」他高聲地說着，但他的雙腳顫戰，他像立不穩了。「我倒底看清楚了，你真的疑心我謀殺那個老嫗和他的妹妹威里嗎？我且就這邊對你說吧，我真麻煩呢！假使你有權利就正式告發我，拘捕我，那你就告發我，拘捕我好了。但我不給自己當面被人嘲侮，被人攪擾……」

他的口唇顫抖，他的眼睛惱得發赤，他不能自制他的說話了。

「我不允許的哪！」他以手敲着桌子喊着。「你聽清了麼，派弗里？我不允許的哪。」

「老天！你是什麼的意思？」派弗里喊着，他是極其受驚了。「洛地亞，好漢子，你是究竟怎麼的呀！」

「我不允許的哪。」拉斯科納夫又喊着。

「不要大聲喊，朋友！他們聽見會進來的。你想我們會對他們說些什麼話呢？」派弗里受嚇似地低說着，他的臉部緊靠着拉斯科納夫的脸部。

「我不允許的哪，我不允許的哪。」拉斯科納夫無意識重複說着，但他也突然低聲地說。

派弗里急旋開身，去開了窗。

「弄點新鮮空氣！你該喝點開水，好漢子。你害病的！」他到門外去喚取開水，但他在房角落看見一個水罐。「來喝一點吧。」他低說着，拿着茶罐到他面前，「這於你會有效的。」

派弗里的驚訝與表同情做得極是自然，拉斯科納夫沒說的了，並帶着驚奇的心理瞧着他。但他也沒有喝開水。

「洛地亞，好漢子，你把自己弄的發癩了，我老實說吧，唉，唉，你來喝一口水吧。」

他硬叫他執住玻璃杯。拉斯科納夫勉強放到口唇邊，但又厭憎地把牠仍放到桌邊。

「是的，你害了一點小毛病了！你會得舊病再發的呢，好漢子。」派弗里，誠實似的同情着說，雖然他看去還有點灰白色。

「老天，你要特別留意你自己呀！說罷，昨天在這邊，他來瞞我——我明白，我明白，我有一種愛聽諷刺的癖好，但他們怎樣想呢……？老天，昨天你來後他也來了。我們一同用飯，他話談遠處去了，我只好無望地隨他了，他是從你那邊來的麼？你最好請坐下吧，坐下吧！」

「不，不是從我那邊來的，但我曉得他到你這邊來，和他爲什麼來的。」拉斯科納夫如響斯應地答着。

「你曉得的麼？」

「我曉得的，這有什麼呢？」

「是，落地亞，我比你曉得的，多；我對於一切事情都清楚。我曉得你在夜裏昏黑時，你怎樣去賃房屋，你怎樣去捺鈴，而且探聽那血，因此工人和門房都弄得莫明其妙。是的，我瞭解你其時的內心……；但你如那樣會把你自己弄瘋了，你將會昏過去，你對於你的開始時由運氣，以後由警長，所受的侮慢，滿塞了一肚皮牢騷，因此你由此事又旁及他事了，使他們講出，把他告了一個段落，因你對這一切疑心與愚蠢厭憎了，是不是如此的？我料你怎樣的感覺了，對不對呢？就只是如此，你會弄昏亂了，而且也會叫倫肯弄昏亂了的，在這種情形之中，他是過於忠厚了，這你也是明白的。你害病，別人是好的，你的病是傳染給他的……；等你稍清楚時，我會對你說這件事……；但最好請坐下，請休息一下，你看去疲乏了，請坐下吧。」

拉斯科納夫坐了下來，他不顫抖了，他全身發熱。他驚訝地露着十分的注意，聽着派弗里的說話，後者露着摯友的關心，看顧着他，並彷彿受嚇似的。但他所講的話他一點也不信任，雖他覺得一加相信的奇怪意向。派弗里對於那房屋的出乎望外的話，把他完全嚇昏了。『怎麼關於那房屋的事他也覺得了？』他突然想着。『且他自己把這事情對我說呢！』

「是的，在這邊訴訟事上有一樁案件，一件病態心理的案件，可說十分相像呢。」派弗里很快地往下說着。『有一個人自首是謀殺者，他怎樣下手進行，那是一種自然的錯覺，他說出事實，他哄着大家，爲的什麼呢？他不經意地那一部份（只一部份）就成爲一件謀殺的原因，當他明白他將機會給了兇手們時，他是埋入於垂頭沮喪中了，這發自他的內心，而轉變他的腦筋，他幻想着一些事情，使他相信自己就是兇犯。但最後高等法院審理此案，這可憐的朋友釋放了，對高等法院感恩脫——脫——脫！怎的好漢子，假使你有任何什麼衝動要刺激你的神經，夜間去捺鈴，去探聽血，你便會把你自己弄到神智不

清的！我在案件裏研究了這些的病態心理。一個人有時受了迷惑想燒窗或跳樓呢！正和捺鈴一樣道理……這都是病呀，洛地亞！你當忽視你的病了。你該去請個有經驗的醫生診診，那個腫朋友怎麼看得好？你真太疎忽了！你做這一切事時，想你是神智不清的！

拉斯科納夫一下子好像房內一切東西都在旋轉。

「他仍在哄我麼，他仍在哄我麼？」他心中這個念頭閃過去，「他不能的，他不能的！」他把那個念頭拋棄了，他暴怒得什麼似的，這可以使他發瘋呢。

「我不是神智不清。我明白一切的事體呀，」他喊着，他極盡能力看透了派弗里的戲弄，「我神智清明之至的，你聽得了麼？」

「是的，我聽得清楚了。你說昨天神智清明，你十分注意那點！我懂得你所說的話……你聽，洛地亞，好漢子。假使你真的是犯人，或牽入這件可惡的事情漩渦內，你力說並非神智不清，你能把握得十分堅固麼？如此着重而固執麼？這可能的麼？我想不見得吧。你良心如果還存在，你該說你確是神智不清對不對？」

這個查問中間藏着一種詭騙的紀錄。當派弗里灣腰在他時，拉斯科納夫移向沙發邊，靜默的昏惑中看着他。

「還有一件事情有關於倫肯——你確說過他是願來把你個中的一切關係瞞着的！但你卻毫不隱瞞！我想他來是受着你的教唆吧！」

拉斯科納夫並不會如此說過。背上不覺發了一個寒慄。

「你總是講誑話，」他無精打采地說着，露出抿着口唇的病狀的笑容，「你又在盡量顯出你明白我一切的戲弄，你預先明白我要講的一切，」他說着，覺得他並不十分注重他的話，「你想恐嚇我……也許你是在嘲笑我……」

他說這個話時，仍注視着他，在他的眼光中充滿了非常仇恨似的火燄。

「你只是說誑話，」他喊着，「你要知道，犯人的無上法門就是說實話盡力說得確切……使它沒有隱瞞。我不信你的話呵！」

「你是一個何等狡猾的人呀！派弗里吃吃地笑說，『你是握不着的，你只是專注在一樁事上。你是不信我了麼？但你仍信我的，一小部份你信的，我就要叫你信了全部，因為我誠實地歡喜你，懇摯地望你好呀。』」

拉斯科納夫的口唇顫着。

「是的，我確如此，」派弗里撫着他的手臂，說下了，「你務要當心你的病呀。你的母親和妹妹此刻又都在這邊，你務要替她們着想。你務必好好安慰她們，但你除了驚嚇她們之外，沒有別的事了……」

「這和你有什麼干係？你怎麼曉得的？你何必如此關心？你只是留心我，而且想叫我明白麼？」

「老天！這我全是由你自己所說聽見的！你自己已在高興時無意的把一切事情都對我和他人說了。昨天倫肯也說了許多怪趣的事兒呢。你不弄斷我的話，但我務要對你說，雖你有的機敏你的好疑卻叫你喪失觀察事情的理智，譬如講到按鈴那事吧。我——一個盤問訟師——露出了如那個樣兒的一件珍貴的東西，一件真實的事情，你一點也看不出來！什麼，假使我對你有什麼的懷疑，我會那樣子麼？不，你得先除去你的多疑，不以為我曉得那件事，要分散你的腦力，突然給你一棒弄倒（你說的）說着：『在十點或十一點鐘的時候，你在被害的女人房裏作些什麼，先生，請問你，你爲何去按鈴，你何故要探聽血而且你爲什麼要和門房同你一起到公安局去，到中將那邊去呢？』假使我對你有點懷疑，我就該那樣做了。我該用一種手續來搜你的證據，搜檢你的住處，也許就要捕你了……由此可證我對於你絲毫沒有疑心，因我並不會作那事呀。但你總疑神疑鬼的一點也覺不出來呢？」

拉斯科納夫吃了一驚，派弗里當然會明白的。

「你總是說謊呵，」他喊着，「我雖不明白你的目的何在，但你在說謊。你方才不會那樣說呀，我不會弄錯的！」

「我在說謊麼？」派弗里反復說着，似乎老羞成怒了，但仍是露着溫善的諷刺的臉色，他好像絲毫不經心。拉斯科納夫對他的批評似的。『我在說謊……但我方才怎樣對待你的，我盤問的訟師態度，替你貢獻各種辯護的法子，什麼病哪，神智不清哪，損毀哪，沮喪哪，以及聲長哪，和其他的！不過這些所有心理上的辯護法子，也不十分有用，有多方面解說病和神智不清，我憶不得——那是不會錯的，但是老兄，爲什麼你在病中，在神智不清時，就會給那些錯誤所糾纏，而不給別的什麼所

料纏呢？很可以有其其他的呀，哈，嘻嘻嘻嘻！」

拉斯科納夫不屑地藐視地瞪着他。

「要之，」他站了起來，高聲野蠻地說着，這麼聲勢很盛的一站，派弗里不覺向後退了幾步，「要之，我得問，你是否承認我一點不犯嫌疑？對我說，派弗里，立刻告訴我，要快！」

「我和你做的什麼事呀？」派弗里露着非常和善，而狡刁的，自然的臉孔喊着，「他們既不會來攪擾你過，你爲什麼要知道呢，你爲什麼要明白那些什麼你如小孩討火柴般你幹嗎那樣不寧靜呢？你爲什麼要使強賴着我們呢，哈，嘻嘻嘻嘻！」

「我再講一次，」拉斯科納夫聲色俱厲地喊道，「這樣我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些什麼？半信半疑麼？」派弗里插說着。

「不要嘲弄我了！我不承受的！我對你說我不承受，我不能，我不，你聽得了麼，你聽得了麼？」他邊喊邊又手敲着桌。

「輕點吧！輕點吧！他們會竊聽去了！我再三警告你呀，要留心你自己呀，我不是同你說玩呀，」派弗里耳語着，但這同他臉上的以前的巾幗氣的溫柔 and 驚恐不見了。此刻他是堅決的，嚴肅的，深皺眉頭，而且這一來把一切的玄虛都攔開去了。

但這只有一下子。拉斯科納夫慌惑了，又突的發起狂怒了，但真奇怪，他雖大怒，但他又好像服從命令，靜靜講話了。

「我不肯自己受人家爲難的，」他低聲說，又憤憤地好像看出自己服從命令的丟臉，這使他大大地發怒了，「捕捉我，搜查我，但請你正式的手續做，不必和我戲弄，不要如此敢！」

「不要在手續上自擾吧！」派弗里露出詭譎的笑容說着，好像戲嬉似地藐視着拉斯科納夫，「我是以朋友的資格來請你到這邊來看我的呀。」

「我不承受你的友愛，我遺棄牠！你聽得了麼？這邊，我要拿帽子走了。假使你要捕捉我，此刻你怎樣呢？」他抓起帽子，便向門口走去。

「你不要瞧我的一點叫人驚奇的東西麼？」派弗里冷笑着，又在門口拖住了他的手臂，停住了。他似乎更加頑皮，更加溫柔了，這叫拉斯科納夫更瘋狂。

「什麼叫人驚奇的東西？」他站住問道，驚訝地瞧着派弗里。

「我的一點叫人驚奇的東西，在那門後那邊坐着呀，嘻嘻嘻。（他指着那頭下鎖的門。）我把他鎖了，好叫他逃不脫。」
「什麼在那兒什麼……？」

拉斯科納夫走到門前，想要把門推開，但門下鎖了。

「門鎖了，鎖匙這邊哩！」

他從袋裏取了一串鎖匙。

「你說謊呀，」拉斯科納夫無限地暴怒說，「你說謊呀，你這壞傢伙！」他立刻撲了過去。派弗里退後到其他一扇門，一點不驚慌。

「一切我會知道！你說謊，嘲弄，好叫我把自己的一切秘密洩露了……」

「怎麼，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秘密多洩露些呢，親愛的洛地亞。你是在瘋狂的熱情中了。莫要大喊，我去叫書記們來吧。」
「你說謊！你叫書記們來！你曉得我害病，故意使我發瘋，叫我把自己的秘密洩露了，這是你的用意！隨你捏造事實吧！這一切我全明白。你沒鐵證，你只有無用的疑惑，像哈夫的一樣。你明白我的習性，你要叫我發性子，於是用牧師和審判員把我擊倒……你是在等待他們不是？哼！你等待些什麼呢？他們在那邊，你就把他們叫出來麼？」

「爲什麼要審判員，老兄！他們會以爲會有什麼事情了。如此做還不如同你所說的依手續做好呢！你不懂白這種事，好漢子……而且手續是難免的，你曉得的。」派弗里喃喃說着，他在門後細聽，因爲許多嘈聲在那邊可聽見呀。

「呵，他們來了，」拉斯科納夫喊着。「你喚他們來的呀！你等待他們！唔，把他們快叫出來吧！你的審判員，證人，聽你怎樣好了！……我預備着！」

但在這一霎那時，一件奇異的意外事情產生了，事情十分出乎意外，拉斯科納夫和派弗里都未曾預料到他們的會面竟會得了如此的一個結果。

第六章

拉斯科納夫事後回想着這幕表演的時候，他所見的情形是如此的。門外的喧嚷聲漸漸大了，那門忽然開了一些。

「做什麼事的？」派弗里驚喊着。「什麼，我已囑咐……」

好久沒有回聲，但很顯然的，門外有好幾個人，而且他們似在把什麼人往那邊拖呢。

「什麼事情呀？」派弗里不安地複說着。

「囚犯尼拉已過來了，」人在答着。

「此刻不需他把他帶回去等着他在這邊作什麼？如此地亂鬧！」派弗里走向門前斥責着。

「但他……」同是一個人的聲音說着，但又嘎然而止了。

不過兩秒鐘左右，忽然有人突然一推，使有一個人惶惶的走進房來。

第一眼看去，這人的形式十分奇怪。他向前瞪視，什麼也沒看見似的。他眼中似有一種堅毅的光燄；同時他臉上也帶着蒼白的一種死色，他彷彿上了斷頭臺似的。他的無血的口唇緊合着。

他衣服像一個工人模樣，身段不高不矮，年輕，瘦削，頭髮剪的很短，臉面少肌肉。推他的那個人，接着進了來，一把攔住他的肩膀；他是一個獄卒，但尼拉把他的手臂推開。

好許多愛管閒事的擁在門口。有的極想走進來呢。

「跑出去，等着叫你……誰叫你如此快地把他帶進來的？」派弗里顯然惱了，這似乎出他的意料之外的。
但尼拉立刻跪地上了。

「做什麼事？」派弗里驚問着。

「我犯罪了那是我的罪呀！我是兇犯呵！」尼拉懶洋洋地說着，喘着氣，但聲音卻很高明。

沉默了一下，大家都像木雞似的呆着，那獄卒也不知所措，退到門前，立着不動了。

「做什麼事？」派弗里神智恢復後喊着。

「我……是兇犯呀，」尼拉停了停，復述着。

「什麼……你……什麼……你殺了何人？」派弗里弄呆了。

尼拉默然了一下。

「阿里拿伊夫諾和她的妹妹薩畏稜，我……殺了……用利斧殺的。我頭昏了，」他斷續的說，又默然了。

他依然跪在地上。派弗里呆了一下，像深思般的，不久精神又振作了，把那些看熱鬧的趕逐出去。他們出去門兒關上了。於是他向拉斯科納夫看，他站在屋角，驚訝地注視着尼拉，並走向他前面，但忽然又站住，由尼拉那邊看到拉斯科納夫，又重看尼拉，好像他對尼拉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你太格慌急了，」他發怒似地向他喊着。「我還沒有問你什麼……怎麼說，你把她們害了呢？」

「我是兇犯……我給你確證呀，」尼拉斷續說着。

「唔，你用什麼把她們害殺的？」

「一柄利斧，我預弄好的。」

「唔，他匆忙着只一個人麼？」

尼拉不懂這句話。

「你一個人幹這件事麼？」

「是的，一個人。米卡他無罪的，這件事他不在場的。」

「我沒問你米卡呀，唔，你們那時爲什麼那個樣子跑下樓的呢？門房遇見你倆呢？」

「無非叫他們不起猜疑……我追趕米卡，」尼拉立即答着，好像早要說這句話似的。

「我曉得！」派弗里煩擾地喊着。「他不像講他自己的故事呢，」他好似自語着，忽然又把眼睛放在拉斯科納夫身上

了。

他對尼拉太注意了，卻把拉斯科納夫忘懷了。他怔了一怔。

「親愛的洛地亞，原諒我吧！」他跑到他面前，「不這樣，我怕我就要走……你留這兒是沒什麼用的……我會……你看這是什麼一種使人驚訝的事呵……再見吧！」

他牽着他的手臂，帶他到門口。

「我想這是出於他的所料吧。」拉斯科納夫說道，他對這個情形雖沒有十分明白，但已恢復了精神了。

「這想你也沒有料到吧，老兄。你的手是這麼地顫呀！嘻嘻！」

「你也在顫哩，派弗里！」

「是的，我在發顫，這出於我所料。」

他們已經走到門口了，派弗里急欲拉斯科納夫離去。

「還有你的一點使人驚訝的東西，你不給我看吧？」拉斯科納夫譏諷地說着。

「什麼，他問話時，他的牙齒在響，嘻嘻！你是一個好諷刺的人，好，再會吧！」

「我相信我們可以說再會了！」

「那是權操上帝掌中呀，」派弗里低語着，露出一種勉強的微笑。

拉斯科納夫由辦公室過去的時候，發見有好些人在看着他。那些人中他看見有那住所的兩個門房，那晚他曾叫他們到公安局去的。他們立在那邊等着。他剛走到樓梯，又聽見背後派弗里的喊聲。他轉身一看，見他追來，並氣喘喘的。

「還有一句話，洛地亞，別的一切，是權操上帝的掌裏，但以手續講，有幾點我將要問你的……如此我們就再見面了，不是？」

派弗里立着對他微微笑着。

「是不是他又複說着？」

他好像還想說什麼的，但又說不出了。

「你得原諒我，派弗里，就是方才的事情……我發着性子了，」拉斯科納夫說着，他似回復了精神，很想顯露出一點冷

靜了。

「無須多心，無須多心，」派弗里高興地答着。「我也……也有一種不良習氣，這我也承認的！但我們會再見的。假使這是上帝的意思，我們會常相會見的。」

「而且我倆會更進一步的要好嗎？」拉斯科納夫談說着。

「是的，我倆將更要好，」派弗里同意說着，他睜着眼睛，專注地注视着拉斯科納夫。「此刻你要參加一個誕生紀念會麼？」

「參加一家喪葬。」

「呵，喪葬！你當留心自己身體，病弄好了吧。」

「我不能預祝你什麼，」拉斯科納夫說罷，便下樓了，但仍回頭看他。「我願祝賀你成功，但你的職業是怎樣一個好笑的職業呀。」

「有什麼好笑呢？」派弗里想要走，但他又立着耳朵聽這句話。

「什麼，你得在心理上按着你的法子去爲難着，糾纏着，那苦惱的尼拉，一直到他招認爲止呵！你將朝夕環繞他，證明他是兇犯，此刻他承招了，你又得分解他了。」你說謊，」你要說。「你不是兇犯！你不是的！你沒有講你自己的事呀！」你得自承這是一樁好笑的事情呀！」

「嘻嘻！那你是關心我方對尼拉說，他沒有說着他自己的故事麼？」

「我怎能不關心呢？」

「嘻嘻！你真伶俐。你關心一切事兒！你實有一個好要的心靈！你者是拿牢好笑的一面……嘻嘻！大家說，在文學家裏頭，那是果利的特殊之點。」

「是的，果利的。」

「是的，果利的……我願意再會你。」

「我也如此。」

拉斯科納夫一直回家去了。他已鬧得頭腦昏亂，到家時立刻躺在沙發上坐了好久時光，極力收回那些放心。他也不去想念尼拉，他是弄呆了；他想他的供詞有些費解，驚奇——超越常理之外。但尼拉的招供詞倒是事實。這事實的結果他就會清楚，其冤屈終要發現的，那麼他們又要捉牢他了。他爲着自由，該爲自己設法，因危險已漸近了。

怎樣漸近呢？他的地位也漸顯明了。他一憶起最近和派弗里吵嘴的情形，他又不覺嚇得顫抖。當然，他尚不明白派弗里的目的如何，他也瞧不出他一切的計策。不過他已有一部份露骨了，再沒人比拉斯科納夫更瞭解派弗里對他的「摸樣術」是怎樣地可怕。再過一下，他也許要十分地，全部地袒露了自己。派弗里明白他的神經質的習性，而且一眼就把他看穿了。他雖在玩着一個冒險的玩意兒，但一定勝利的。拉斯科納夫可怕地自害自了，這是無容否認的，只是事實還沒有顯露。實際證據也沒發見罷了。但他對這個情形看明白了麼？沒有什麼錯了麼？派弗里會達得什麼的目的嗎？他真的有什麼叫人驚訝的東西給他弄好了麼？什麼呢？他是否真在待着什麼？假使沒有尼拉突然地光臨，他們會怎樣解手呢？

派弗里差不多把他一切的計策都漏出了——當然，不是輕易把他們露出來的——假使他袖口裏實有什麼東西（拉斯科納夫想着），他必要露了出來。那叫人驚訝的東西「是什麼呢？是一句閒話麼？那有什麼意義呢？那能像事實和證據地隱藏着呢？他昨天的客人麼？他如何了？今天他在何處呢？假使派弗里真有什麼證據的話，那與他定有關係了……」

他躺在沙發上，以手掌揀臉，臂節放在膝上，仍是怯怯顫戰着。末了他起來，抓了帽子，呆了一刻，就向門口走去了。他有一種感覺，他認爲今天至少可以說是脫離危險期了。他似乎感得一點高興。他要立刻到葫里伊夫亞那邊去，但參預喪禮已遲了，吃喪飯還趕得上的，而且在那邊可以立刻遇見梭娜呢。

他站着想了一下，一種尷尬的笑臉在他口唇上露了出來。

「今日今日！他重複地自語着。『是的，今日無疑的……』」

但當他正要開門時，門忽然自己開了。他吃了一驚，向後退去，門漸漸地開大了，對面忽然露出一位人兒——昨天破空而下的那位客人。

那人在門口不聲不響地瞧着拉斯科納夫向房內走進一步。他和昨天恰是個樣兒；同樣的外貌，同樣的衣服，只不過臉

色有點改變了；他看去頹喪嘆氣。他如果把手貼近面龐，把頭靠過一面，看去倒像一個寡間婦女呢。

「你有什麼貴幹？」拉斯科納夫嚇呆了似的問着。

那人仍是靜默着，但一下子他又俯伏地上，頭和手觸着地面。

「做什麼呀？」拉斯科納夫喊着。

「我犯了罪了，」那人和善地緩慢地答道。

「如何呢？」

「因為惡劣的思想，」

彼此相對默然。

「我那時煩惱了。當你來時，也許你酒醉了，叫門房到公安局去，而且探詢血，他們給你走了，當你酒醉時，我卻惱着了。我甚至惱得夜不安枕。記着這個地址，我們昨天到這邊來了，探問你……」

「誰來呢？」拉斯科納夫插說着，他即刻去思索。

「是我呀，麻煩你了。」

「那麼你是從那住屋來的吧？」

「我和他們一同站在門口……你忘了麼？我們在那住屋裏做了好幾年的買賣了。我們醜皮，弄皮，我們把工作帶回家去做……我是頂苦惱了……」

前天在那門口的那齣劇本又清晰地浮現於拉斯科納夫的心目中了；他想起那邊除了門房之外，還有好些人，也有婦女呢。他還記得有人說把他直接送到公安局哩！他記不清說那話的人的外貌了，就是此刻他也不記得了，但他憶得他曾轉看身體對他說了什麼……

如此這就是昨天怕懼的解說了。最可怕的念頭是他因為如此一個尋常的情形，卻差不多失敗了，將把自己毀壞了。足證這個人除了說他探詢房屋和血之外，並沒說什麼。所以派弗里除了那神智不清外，也沒有什麼，除開雙方解說的心理外，

根本沒有事實，沒有實際之物。假使沒有其他的事實發現，那……那麼他們能奈何他什麼呢？就是給他們捉捕了，他們又將怎樣定罪呢？可見派弗里在方才聽見那房屋的事，以前是毫無所見了。

「是你告訴派弗里……說我到那邊去的麼？」他忽然想着了喊道。

「什麼派弗里？」

「偵查部主任？」

「是的。門房沒有到那邊去，只有我去了。」

「今天？」

「我先前早到那邊兩分鐘。我聽得的，什麼都聽得的，他怎樣地困擾你呀。」

「在那兒聽些什麼什麼時間？」

「什麼，就在隔壁的房間。我一直就坐在那兒的。」

「阿，那麼你就是那叫人驚訝的東西麼？但怎會有那事呢？我不信！」

「我覺得門房不依我所說的去實行，」那人說着，「因為時候太遲了，他們說我們那時不去，也許他惱了，我甚至愁得夜不安枕呢，我就動手詢問着。昨天探聽出來向那邊走，我今天就走。我第一次去時，他不在那邊，我再過一點鐘，他又不能會我。第三次去了，他們才把我引了進去了。我把前後事兒全對他說了，一點不添減，他在房中咆哮着，撫胸大罵，「你們這班壞蛋是什麼意思？假使我曉得，我會把他捕捉了！」於是他跑了出去，喚了什麼人，在屋角裏和他講話，他又轉過來對我大罵。他說了我許多話，我把全部事兒都對他說了，我對他說你昨天不敢對我說什麼，並說你毫不認識我。他又匆忙地往來跑動時，常嘆氣捶胸，亂跑，當你來了，他叫我到隔壁房間去，「在那邊等一下，」他說，「不論你聽見什麼你安靜點。」在那邊他給我一張坐椅，把我鎖在房內，「也許，」他說，「我會來喚你的。」當尼拉邁來時，你才走了，他就讓我出來了，「我會再叫你來，問你的，」他說着。」

「你在那邊的辰光，他詢問尼拉不會？」

「他未對尼拉說話前，他避我如同像你一樣呢！」

那人立着，又突然跪在地上，手抵着地。

「宥恕我，宥恕我的懷念頭和誹謗。」

「上帝會宥恕你的。」拉斯科納夫答着。

他說話的時候，那人又俯下身，可是沒有碰着地，他緩慢地退出房去了。

「一切都有雙方面的解說，如今這一切也是雙方面的解說。」拉斯科納夫反復說着，他十分自信的出外了。

「此刻我們須爲這戰鬪一回了。」他說着，便露出一副矜獐的笑容下樓了，他的笑是對着他自己的；他露出羞辱和侮
護回想着他的過去的「卑怯。」

卷五

第一章

跟着便是多利亞和她母親的命定的會見光臨的早晨，帶着叫人清醒的勢力，壓着洛升。事實上是，他漸漸承認昨天看去彷彿是意想和不可信的事，已成爲一件萬難挽回的事實了。那受撞傷的傲慢的黑蛇徹夜在啃噬着他的內心。洛升起來後，立刻去照了鏡子。他誠恐害了黃痘病。但他此刻的身體好像毫無損害，看見自己近來潔白肥胖的面容有時倒很安慰呢，因他信他會得到其他的一個新娘，甚且是更美麗哩。但一想起他目前的處境，他不覺轉過臉，吐了一口涕唾，這就引起了他同住的少年朋友恩德利一種諷刺的微笑。這給洛升覺察了，立刻把他牢牢記在心內。他最近已記下了好些關於少年朋友的反對他的賬了。他本不該把昨天的事情對恩德利說的，以致他氣上加氣。這在他的品性上，是由於衝動和易激所犯的第二個缺處……而且，那天早晨，不高興的事紛至沓來，他並發見他在高等法院的一件訟案上，也有一個礙眼等。他消滅哩。他尤其受着房東的惱恨，那房子是爲結婚而賃的，化了自己的錢重新修飾的，房東是一個德國的富商，他不願把剛才訂好的合同解約，他定要沒收全數的房錢，雖然洛升把房子修理好了交還他。那些家具富商也不答應退還那已買而未搬去的家具，因爲分期交款而預付一個盧布的緣故。

『我單爲着家具而結婚的麼？』洛升咬牙切齒的說，他又有了拚命的對手了。『那一切真的不可恢復就算了麼？再去掙扎一番沒用麼？』他一起起多利亞心裏便覺痛心。他那時容受着那痛苦，假使願把拉斯科納夫殺了，倒也痛快呢！洛升勃然發出這個願望。

『這也是自己的不好，爲何不給她們錢呢！』當他垂頭嘆氣地回到拉比緩夫的房裏去的時候，他想着，『我爲什麼像那樣的一個猶太人呢？這是誤在吝嗇呀！我意是想使她們囊中金盡，叫她們可以依靠我如同她們的天神一樣，瞧她們呢！』

假使我耗去一千五百盧布在她們那邊，到拉甫公司和英國店替她們備辦嫁奩和禮物，買玩具啦，皮箱啦，飾物啦，衣料啦，以及其他那類的無用之物，我的前途也許會好些而且……穩固。她們就不好如此輕易地和我解約了！她們是那類人，覺得萬一她們破臉了，必得返還錢財和禮物的，如此就不易辦到了她們的良心也會鞭刺她們呢！我們怎樣可以把一個自始至今豁達大度的人捨去了呢……唉！我鑄成一個大錯了。」

洛升又切齒自恨着，自叫獸子——自然輕輕的說着的。

他一回家去，便更加地惱恨。當他經過茄里伊夫亞家看見正在弄喪飯，因此惹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昨天也聽說過；他猜想他也是被邀請之列，但他只想着自己的難題，沒有去注意它。魏塞爾在茄里伊夫亞擡往墓地去時，忙着佈置椅棹，洛升向她探詢，得知這次款饗是一樁大事，凡是同寓人都被邀請着了，有的人至今還不明白這個死人的面容，甚至連恩德利也是邀請之列哩，不管他先前是否和茄里伊夫亞吵鬧過，他——洛升——當然也被邀請，而且被熱烈地期待着，因他是寓客中最重要的一個。魏塞爾自己也被優禮邀請了，是否最近有過不快的影象，她因此更加是忙着預備，而且也覺得願意；她甚且打扮着，穿了簇新的黑綢衣，她覺得做視呢。這一切給了洛升一個暗示的意思，他便走進恩德利的房去，帶點沉思。他明白拉斯科納夫是來客之一哩！

恩德利一早就在家裏，洛升對這位先生的神態是很奇怪的，也許是自然的。洛升自從和他同居那天開始，就有點輕視他，恨他，但又好像有些畏忌他似的。他對佩德堡和他同住並非單由於儉嗇，這雖也可說是他的要因。他聽說恩德利，他曾有一次做過他的保護人，他實是一個青年領袖的前進者，在那許多有趣的集團中還佔着一個要角，他的舉動倒是外省的典型。這深深地印於洛升的心目中。這許多有權勢的萬能的集團，他們輕視各種人，並顯露一切人的刁奸行爲，這在他心中早已有了了一種特殊的但是很渺茫恐懼心理。當然對於牠們具着什麼意思，以及相近的觀念，他也不能想出。他和旁人一樣，尤其在佩德堡有那些進步黨、虛無黨等等，而且他也和衆人一樣，把這些話的意義，誇張傳講到可笑的地步。在以前許多年中他最怕的是被人顯露奸詐這事了，這便他把事業遷到佩德堡來想起這事就未免不安的要因。他怕這樁事，如同嬰孩有時受驚一樣。前幾年，他剛跨進事業的時候，便碰見兩樁事情，在這案子中省裏的那些閒人，他的恩客們，都被不客氣地顯露森

僞了。有一回結局是那個被攻擊的人失盡體面，另一次的結局則差不多弄成嚴重的殞面。因此洛升一到佩德堡時，首先就要注意這個題目，而且假使是必須的話，亦可取得「我們後輩」一般的好感，以免將來有着不測的事情。關於這他全靠恩德利，他未去拜見拉斯科納夫之前，他已弄到幾句時髦的口語了。但他不久又覺得恩德利並不是了不起的人，但這究不能叫洛升毫無畏懼。他就使知道一切的進步黨全是像他一樣的笨貨，也仍不能去除他的不安的。恩德利所拿來麻煩他的那些主義信仰，組織他全不覺興奮。他有他的目標——他只要立刻探聽出這邊有着什麼事。這許多人有什麼權勢？他有什麼事情怕他們？他們要顯露他的什麼事情？那些是他們此刻真正的攻擊的目標？假使他們真有權勢，他可以遷就拍他們一下，連絡洛麼？是否這就是待做的事？他不能依靠他們弄點好處麼？事情是紛至沓來的。

恩德利是一個患貧血和癩癧病的矮子，長着奇怪的淡黃色的肉瘤式的鬚髮，他十分以此自傲。他是一個書記，眼睛當然有種毛病的。他是軟心腸的，但很自信，有時談吐中高視一切了，這和他的矮小的身軀極其不稱，看去怪有趣的。他是魏塞爾所最欽敬的寓客之一，因他不喝酒，而且按時繳房租從不拖欠。恩德利他倒真是愚蠢的，他的相信進步和「我們的後輩」主義，只是一時的高興。他是林林總總的笨伯羣中的，不活潑的小產中的，自恃的，未經教養的執袴公子中的一個，他們相信最流行的理想，而使它粗俗化，不管怎樣虔誠地信奉主義，他們仍要諷刺着的。

恩德利雖是非常和平，但他也就不喜歡洛升的。這在二方面都無意的同樣感覺到。恩德利思想雖怎樣簡單，他先就察出洛升在哄騙他，暗中輕視他，而且察出「他不是正常的人。」他想法對他解說伏邪的系統和達爾文的原理，但近來洛升不願意聽了，甚且無禮地譏刺着，這當然是由於他猜想恩德利不單是一個庸儒者，並且還是一個說謊者，並猜想他在他的集團中也沒重要的知己，只是互相裨販着人家的唾餘罷了，並覺得他連他自己的宣傳工作也不很明白，因為他實在太庸庸了。挑別人家的奸細他卻是一個非常拿手的人，帶便一說，這是很可注意的，洛升在那十天之中熱切地受着恩德利的過分的揄揚，例如，當恩德利稱揚他願意幫忙創立一個新「鄉社」或自動廢除給出生的嬰兒施洗禮，取教名，或假使多利亞在婚後一個月會有一個情人，不願宣揚等話時，他卻也不置可否，洛升如此願意聽他的贊談，就是如此的德性推給他，他也不厭憎。

洛升那天早晨去換些五分公債票，此刻他在棹旁，坐着細數那一堆堆的票子。恩德利可說從未有過什麼錢，他在房裏走來走去，自己伴爲冷漠地甚至藐視地瞧着那些銀行票。洛升絕不相信恩德利能真正見錢而不眼開的，但是後者，在他也是同樣猜想着洛升也有這樣一個思想，而且也許高興時去撥撥他的少年朋友，說他的卑陋以及他們兩人間的大不同之處哩。

雖他——恩德利——詳述着他的嗜好的題目，就是創設一個新異的「鄉社」，洛升對他也很漠然而且微惱了。在算盤的珠子響聲中洛升所發出的短促的話，顯漏出明晰的失態的諷刺。但是「慈和的」恩德利，以爲洛升的乖謬，是由於他近來和多利亞的破險他因此大大發火專門談論那個題目。他對於那題目有些更進一層的觀察要說，那可以安慰他的有高貴的朋友，而且可以鼓勵他的進展的。

「在……在那個寡婦家中安排着一種什麼宴會，是的嗎？」洛升在恩德利講得得意的時候，忽然打斷他的話問着。

「什麼，你不曉得麼？什麼，昨晚我對你說我對於這樣的禮儀作何感想。聽說她也邀請你了，你昨天同她講話……」

「我絕想不到那個乞兒似的呆子要把她從那別外一個呆子——拉斯科納夫——弄來的錢，全用在這個宴會上。當我經過那邊看見預備的東西，酒，有些人已被邀請了。我正驚奇這是出乎意料的。」洛升續說着，他好像有什麼用意來講這些話。「怎的你說我也被邀請麼？在什麼時候？我不記得了。但我不去的。我爲何要去呢？我昨天只是隨意和她說了幾句話，說她也許能够以一個官廳書記的，孤苦可憐的寡婦資格，弄到一年的撫卹薪金。我想她就是爲此請我的，對不對？嘻嘻嘻嘻！」

「我也不想去呢！」恩德利說着。

「我既打了她一次了！我想是不去的，那倒不必的，嘻嘻！」

「誰打的呢？打誰呀？」恩德利問着，面孔發紅着實慌忙。

「怎的，一個月前你打了茄里伊夫亞。昨天我聽說是如此的……那你的信仰就是等於如此了……況且婦女問題也不很着實哩，嘻嘻！」洛升似乎安慰一點，又回去擰着算盤珠。

「那都是誹語和亂說呀！」恩德利喊着，他常是怕那類題目的引示。「毫不是那樣，完全不是。你弄錯了，那是謗言。我只

求自己保護。她對我撲了過來，她開始以手指甲把我所有的髻髮扯拔了……我想自衛不論何人都許可的，而且在主義上我絕對不許誰對我用強力的，因那是一種暴虐的行爲呀。我如何辦呢？我不過把她推了過去而已。」

「嘻嘻嘻嘻」洛升惡意地笑着。

「你常是如此，因你自己惱了……但那全是謊說，而且那和婦女問題一點也沒關係！你不知道，真的，我時常想，假使女子在各方面都同男人平列，就是在能力上，在那上面也該平等的。當然，我想，此類的問題就不該繼續發生，因不該有毆打的事，而且在未來的社會中爭鬪是不能想的……並且想在鬪打上求平等也不免是怪事，我並不是怎麼愚笨……但當然，鬪毆是不免的……以後就沒有，但現在是有……可恨之至！人和你鬪的怎樣混亂呵！我並非因此不去。我是爲主義，而不去的，不參預這悲哀的可厭的風俗，就是爲此！但，當然，人們可以去嘲笑牠的……我只可惜宴席上沒有什麼牧師。假使有了，我倒要去的哩。」

「那麼你是要去赴他人的宴會，而且侮辱宴會和那請你的人麼？哈？」

「斷斷不是侮辱，而是辯論。我會抱着一個好的目標去的。我得無形地有助開化和宣傳的旨趣的。爲開化和宣傳而努力，是人類類的義務，越寡恩也許越好。我可以先下了一棵種子，一個信仰的……而且從那根種子可長出些東西的。我怎會侮辱她們呢？她們開始也許會惱，但以後她們便看來我是爲她們作了一件事了。你曉得，第列瓦（她在這社團裏）之受人責罵因爲她離開家庭而且……貢獻……自己時，她寫信給父母說，她不願依慣常地生活下去，現正去自由結婚，人家說這太狠了，說她本會愛憐他們，寫得忠厚些的。我想，那也是胡說，何必忠厚，恰恰相反，需要辯駁了。厘倫結婚已七年了，她捨棄她的兩個兒子，她在信上直向對她丈夫說：「我確切以爲我和你一起是不會快樂的。你欺哄我，用社團的方法，他種社會組織，你瞞哄着我，這是我絕對不能寬恕你的。我近來才從一位人格偉大的人那邊曉得的，我把我整個的交給他了，並和他建立一個社團。我再明顯說，因我覺得欺哄你，倒是不誠實了。依你所覺得最好的去努力罷。不要再戀戀於我了，你未免太晚了。我願你將會有幸福的。」如此種的信就是該那麼寫的。」

「你所講的那個第列瓦第三次再嫁了麼？」

「不，實在僅是第二次，但就第四次第五次又如何呢，那不過胡說罷了！假使我以前憐悲過我父母之死去，那就是此刻，我常想我的父母如果存在，我要對他們辯駁呢！我要特意做出一些事情……我得指導他們，恐嚇他們！我真的痛惜沒有一個人了！」

「叫人驚訝的吧！嘻嘻！讓你如何吧？」洛升插說着，「但你對我說一說：你認得那死者的那個面容，味麗的女兒麼？大家講她的話是否可靠呢？」

「這有什麼呢？我想（我個人的信心）這是女人的平常的情形呀。爲怎麼不呢？我是指的卓越的意思。在我們的現社會中，一切都不自然的，因是強迫的，但在未來的社會，將會是正常的了，因爲那將是隨意的了。就是以此刻而說，她也是很對的，她受苦難，可說是她的一種財產，她的資本呢，她當然了以自由處置的。不過在未來的社會，就無庸資財，但她的才能卻另具一種意義，正常的而且適合她的環境。至於就梭菲娜而論，我覺得她的行動是對現社會組織的有效的反抗，我爲此欽敬她；我膽她時，我真高興呀！」

「外邊說是你趕她出這寓處呢。」
恩德利聽了不覺惱怒了。

「這又是一個誹語了！」他喊着：「毫沒有這回事！這都是茄里伊夫亞所假造的，她不清楚呀！而且我和梭菲娜一點沒什麼戀愛，我不過是指點她，很坦白無私的叫她起來去反抗……我無非叫她反抗而已，不過梭菲娜本來已不願在這邊住了！」

「你有否叫她入你的社團呢？」

「你總是如此玩笑，而且又玩得不是很確實，聽我說吧。在一個社團中根本沒有如此一類人。社團的成立，也就不該有如此人物存在。在社團中如有這樣的人物，便也就會改變他的性質了，這邊是幽默的，那邊是明達的，在目下的情形是反自然的，但在那個社團中就會變得很自然了。這全是環境的移人，一切都受環境的轉移，人自己一點沒有用處。我到今天爲止仍和梭菲娜存着朋友的關係，這就是她不以我爲非的一個證據了，我如今把她引進社團來，但是地位很是不同，你有什麼好

是有的！

「如果是在一個不便利的時間哩，嘻嘻！」

恩德利真惱了。

「你老是想那些無意義的事情！」他討厭地喊着：「呵！我真太蠢了，我講社團的組織，爲什麼老早把個人私事問題提及呢，像你這種人老是好和人家挑剔的，在未懂真相前就把牠鬧笑話了。並且還以此傲人呢！我常說，一個人對於組織沒十分的信仰前，就不許他親近那種問題。請對我說，在污穢水溝裏你看見了什麼可羞的？我倒要第一個人去把什麼污穢水溝都弄潔淨了，隨你叫我弄那一個都可以。這不是個人犧牲的問題，這是可尊重的，有效的工作，這和其他工作一樣地有用。比那些雷飛和曹金的藝術品好多呢，因這是切實有用的呀。」

「呵，更可尊重的，更可尊重的，嘻嘻！」

「更可尊重」——是含的什麼意義說明人類的活動則我未敢承教。「更可尊重」、「更高貴」——這形容詞都是我所反對的古式的偏見。凡是對人類有用的事情都是可尊重的。我只懂有用兩字！你只是隨便發議論，但那是如此的。」洛升覺得好笑。他錢已計算好把牠放開，但有許多票子仍擺在棹子上。「污穢水溝問題」已成爲他們辯論的中心了。那給恩德利真的惱了，但其時洛升卻很高興，而且他故意使少年朋友着惱，這個情形確是可笑哩！

「你這樣乖異惱人，想是你昨天觸霉頭所遺下的吧！」恩德利譏說着，不顧他的「獨立性」和他的「反抗」，他並不是和洛升過不去，他仍有些以前尊敬習慣，和他相處的。

「你最好把這點對我說吧！」洛升有點自傲的快快插說着：「你可以……或不如講，你和那個姑娘弄得很好，那像電以請她到這邊一會麼？她們想都已從墓地回家了……我聽得步履之聲了……我倒要見見，那個年青姑娘呢。」

「什麼緣故？」恩德利驚奇地問着。

「哦，因爲我今明二天就要離開這邊了，我要對她說……但，會談時你可以在旁的。實在你在旁邊更好，因爲不曉得你會想出些什麼想像哩。」

「我毫不去想像什麼。假使你有什麼話要對她說，喚她這邊來是很容易的。我會就去，你相信我不會有礙你的。」

過了五分鐘，恩德利與同梭娜一起進來了。她進來吃了一驚，而且總是羞怯怯的。她是怕見生人的。她如一個小孩子，此刻更是如情形……洛升「謙恭而和愛地」接待她，但又帶點戲玩的醜態，他以為一個像他那樣可尊敬的要人對待一個如此年青如此好玩像她這人是很相宜的。他立刻給她安心地坐在棹邊，面朝着他。梭娜四週望望——瞧着恩德利棹上的錢票，又望望洛升她的眼睛，老是在瞪着他。恩德利往門口走去，洛升對梭娜做着手勢，叫她好好坐下，而且叫恩德利也站着。

「拉斯科納夫在那邊麼？他也來的麼？」他低聲的問着。

「拉斯科納夫是的。什麼是的，他在那邊了。我見他才去……爲什麼？」

「唔，我希望你仍和我們一同在這邊，不要叫我獨自和這位……年青姑娘在這兒。我只和她講幾句話，但上帝曉得他們可以怎樣去猜想的。我不願意拉斯科納夫複述着什麼……你懂我的意思麼？」

「我懂的！」恩德利覺着了。「是的，你是的……當然，我個人信你是很坦然的，但……仍，你是的。我一定在這兒。我到這邊窗口旁站着，不礙你……我想你是的……」

洛升回到沙發對着梭娜坐下，關心地瞧着她，做出一種十分莊嚴的，而且正經的表情，好像說：「不要弄錯了一點呀，夫人。」梭娜弄得不知所措了。

「梭菲娜，請你向令堂替我求恕……那好不好？茄里伊夫亞是你的母親麼？」洛升非常莊重，但又和藹地說着。這是明白的友誼的。

「是的，是的，他是母親！」梭娜怯怯地匆答着。

「就請你替我說聲對不起好罷？我實在別有事體致不能參加，不能赴宴，雖然令堂有着好意的邀請我。」

「是的……我就對她說……我就去。」

梭娜立即起來想走。

「且等等，我話沒有講完啦！」洛升止着她，對她思想的單簡和不知禮貌微笑着，「你不很明白我，親愛的梭菲娜，你想

我只是爲着一點不重要的事情來麻煩你嗎？我是有別一個目的呀！

梭娜又忙坐下了。她又一下子注視在那放在棹上的灰紅色的錢票，但又故意往他邊看，並看着洛升。她以爲看着他人的錢，是很難爲情的。她瞧着洛升左手上的金架眼鏡，和他中指上戴的黃寶石講究的大戒指。但她又故意往一邊看去，但仍注意着洛升的臉上。他於是很莊嚴地停一會後續說着：

「我昨天偶爾和可憐的茄里伊夫亞談了幾句話，我便明白她是立在什麼情形中——異常的，假使可如此說的。」

「是的……異常的……」梭娜忙同意着。

「最簡單清楚的說，是病了。」

「是的，最簡單清楚……是的，病了。」

「十分是的。由於一種同情和慈愛的感情，我很願意援助她，因我看出了她的困苦的境遇了。我想這受貧困束縛的一家，如今是全靠你了吧？」

「給我一問！」梭娜起來了，「你昨天對她說什麼可以弄得一些撫卹費的話麼？她對我說你會去給她弄的。那可靠的麼？」

「不是的，這是實在一樁可笑的事！我只是提及一個因公死去的公務員的寡婦，可得到一時的幫助——只要她有體面……但你的已故的父親並沒任滿，而且最近又不真在做事。事實上，真能有希望的話，那也是極微極微的，因此就沒有申請資助權，還離的很遠哩……而她已在想望着撫卹金了，嘻嘻……真是一個莽婦人了！」

「是的，是的。因她，心腸很好，很容受騙，她是以她的天良去信一切事情的，而且……而且……而且她就是如此……是的。……你得想她才是！」梭娜站起身說着想走了。

「你還沒有聽我要講的話呢。」

「沒有，我沒有。」梭娜說着。

「你坐吧。」她困惑之至，她又第三回坐下了。

「因爲她的遭遇和可憐的三串小孩子，我願意在我能力所及幫她忙，就是說在我能力以內盡力。例如大家替她備一本捐簿，或一種彩券一類的東西，在困苦顛連之時，朋友或其他行善的人常常弄的。我要同你講的就是這事，這大可以行的吧！」

「是的，是的……上帝將酬報你的好意！」梭娜又瞪視着洛升，囁囁着。

「這很可以的，我們再講吧。我們可以在今天晚上詳細討論一下，把基礎先弄好了。七點鐘左右到我這邊來。我願意德利也將幫我們的忙。但有一件事，我得先告訴你，攪擾你，梭菲娜你跑過來。我想錢是不能給茄里伊夫亞過手的，因爲那很着實的。今天的宴會就是一例哩！她一點也不管明天有沒有麵包屑和……唔，靴鞋啦，或其他日用品；但她今天得買最好的啤酒，我相信，甚且買麥地的上等酒和……和咖啡哩。我過門口時看見的。他們明天會沒有一塊麵包皮那又要靠你了。這是荒謬可笑的，所以我想募捐當如此如此，叫那可憐的寡婦不曉得那錢的來處，只有你一人明白，例如說，你想錯不錯？」

「我不明白……在她過去中只有今天一次……她如此地要裝體面，舉行紀念……而且她也很明白的……正像你所想的，我將十分十分……他們也會……上帝也將酬答……就是孤兒寡女們也……」

她眼淚淌下了。

「那就這樣好的，你記住吧；如今請你爲家裏的關係，受下我這點微款吧，算我個人的。我希望對於這件事毫不提及我的名兒。這邊……我自己也亂得很，我只能拿這……」

洛升謹慎地，把一張十個盧布錢票遞給梭娜，梭娜接了，臉上堆起紅霞站着說了句聽不清的話，就開始走了。洛升有禮地伴她到門口。她又高興又苦痛地出了那房，迷惑地回到茄里伊夫亞那兒。

恩德利站在窗口或在房中走着，始終不去弄斷他倆的談話；當梭娜走了，他才走到洛升這邊，莊嚴地伸出手臂。

「你倆所講我全聽見瞧見了！」他說着，他尤其重視最末二個字。「那很可欽敬的，這是仁慈的表現，你不想她感恩，我瞧見了！雖然在原則上我不表同情於個人的善舉，因那不僅無補於實際，有時甚且助紂爲虐哩，不過我看你的言行舉止，我非常高興哩——是的，是的，我很高興。」

「這是胡說！」洛升喃喃着，他有些不安地看着恩德利。

「不並非胡說！如你昨天遇了不幸的人，而仍能同情別人的困苦，這樣的人……就使他弄成一個社會的錯誤——仍很可敬重的！我實在看你不出呀！洛升，尤其是依你的意念說……哦，你的意念對你是怎樣的一種阻礙哩！例如你昨天的壞運就叫你怎樣痛苦呵！」忠實的恩德利喊着，他覺得又愛洛升了。「你想娶親，爲什麼要法定的結婚呢？親愛的高貴的洛升，你爲什麼固執在這婚姻的法定呢？哦，你如要責打我，我很願意，非常願意，這事沒有成功，你還是自在的，你仍能替人類幹點事業。你想，我把肺腑都抓出來了！」

「因我不願像你們的非法結合的受愚，而且又要瞻養人家的兒子，所以我要法定的結婚呀！」洛升只得直白地答了。他的心中好像有什麼事情先佔據了。

「什麼兒子？你講的兒子！」恩德利如一匹戰馬聽見動員令般的號叫着：「我認爲兒子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問題，但兒子問題還有另外一種處置法。有的絕不願養兒子，一提到兒子就得想起組織家庭了。我們過一刻再講兒子吧，如今且說名譽問題，我覺得這是我的短處。那可畏的，軍隊的，普金的說法，未來字典內，是找不着的。真的那有什麼意義呢？胡說罷了，在一個非法結婚中會有受騙的！那不過是一個法定結婚的當然結果，他的矯正，是抗議啦，所以那倒不是蔑辱……假使我依法結婚了，我非常歡喜呢。我將對我的新婦說：「親愛的，到如今我是愛你，如今我尊重你，你是能够抗議呀！」你會笑的是因爲你未能除去可恨的偏見之故。我如今知道在一個法定婚姻中受騙的可惡在着，但那不過是一個醜惡情形中的一個醜惡的結果，當然兩方都羞辱的。當哄騙是公開了，如在一個非法結婚中，那就沒有了，那是出乎意料的。你的妻子認爲你不該反抗她的幸福，不該爲她的新良人在她身上報仇，她會證實她是尊重你的。討厭我有時夢想，假使我要弄給人家用了，換言之，我假使要娶親法定或不法定一樣，我要把我的妻送給愛人，如若她沒有替自己尋到一個的話。」親愛的，我將說：「我愛你，但更希望你尊重我呀。你看！我不是不是呢？」

洛升聽了這話，吃吃地笑了，但並不如何高興，他像是沒有聽見呢！他的心給什麼旁的事情先佔據了，恩德利末後也看到了這點。洛升好像興奮似的，磨擦着手臂。恩德利以後想起這件事，還記得那一切情形呢。

第一章

茄里伊夫亞在那樣繁亂的腦海中，如何會注意到那沒意義的宴席呢，這是很難以索解的。拉斯科納夫爲着馬耳朵夫下葬給她的二十個盧布幾乎化了十塊在酒餐這事。也許茄里伊夫亞以爲對於死者的最後的敬念起見，理應「適當的」排場一下，好叫同寓的人，尤其是魏塞爾，可以明白「他在這方面並不比他們壞，也許比他們好得多呢！」而且可叫人不敢「對他擄鼻。」主要的原因也許是一種的「窮困」呢！因此許多窮小子把他們辛苦弄來的，都浪擲在傳統的風俗習慣上面，無非只爲着要「和別人一樣」做，不給「被人輕藐」而已。這當然是有的事。茄里伊夫亞想在這件事情上，在她倒幕聽人遺棄時，好對那些「不足齒數的同寓人」表示她懂得「這樣做事，怎樣招待」顯示她是「一個高貴的，她也可以說，貴族的團長家庭」養大的，而不是刷掃地坪，洗滌小孩子的髒衣服。我想就是最貧窮最頹喪的人，有時也難免有這種虛做和虛榮心的作祟，而造成一種難抗的神經質的冀望。而且茄里伊夫亞毫不頹喪；她可受環境的逼死，但她決不肯頹喪，換言之，她不膽怯，她的意志極強的。而且梭娜剛說她的理智喪失了。她雖不算發瘋，但過去一年中，她異常地倦了，她的理智當然可以消乏的。後期的肺病大有礙於理智，醫生這樣對我們說的。

酒是有的，但沒有許多種，也不見麥地第拉酒；只有啤酒，甘酒，利士酒，實地都是最壞不過的，但備的量是够的。除了當然的飯和蜜糖外，還有三四隻盆碟，有一個放着肉餡，都是借魏塞爾的廚房弄的。兩隻暖鍋在煮着，在茶甘酒及飯後用的。茄里伊夫亞她自己去照顧備辦東西，一個同寓人幫助她辦的，這是一個可憐的矮矮的波蘭人，不知爲何住在魏塞爾家的。他自告奮勇地願受茄里伊夫亞的差遣，那一天早晨，全兩天隻腳奔走得很好，好像故意叫人都看見似的。就是一點小事他也跑到茄里伊夫亞透去的，在市場上把她找到了，常常喊她太太的。她似也真的討厭他，雖她會說，沒有這位「能幹的豁達的人」根本不會做的好。茄里伊夫亞的特點之一，就是她所遇見的每個人她都弄得非常圓到。她的揄揚是十分誇大的，有時會給人受不了，她虛造着各種事情，給她的新交人大發榮光，她也非常真實地相信那情形呢。但忽然之間她又變改了，而且僅在幾小時前所真正推崇的人，她也無禮地侮藐起他了。她生就着喜歡的，伶俐的，愛好和平的天性，但因為屢次的失敗與苦惱，

她很熱心地希望大家都在和平和歡樂中求生，而不敢去破壞和平，所以小小的矛盾和苦惱，都會使她發瘋，她立刻之間就由最明白的希望和理想中，一變爲詛咒她的命運，而發瘋，以頭撞牆了。

魏塞爾今天忽然受着茄里伊夫亞的特別尊重的招待，而且覺得十分重要，這也許因爲魏塞爾那樣熱心替她幫忙之故吧。她忙着布置酒席，弄麻布，盆罐等等，並在廚房裏煮菜。茄里伊夫亞把這些事全付託給她，自己到墓地去。事情都弄的很周全，連檯布也很潔淨的，各種盆罐，刀，叉，碟子，從那些寓客借來的，筵席在規定的時間都已弄得合適了。魏塞爾也覺得自己事情做的還好，便穿着黑綢衣，戴了頂新紫綵緞片的帽，露出高興迎接墓地歸來的衆人。這種高興雖很正當，但茄里伊夫亞卻有幾點不滿意，「彷彿這次筵席除了魏塞爾一人外別人就不能弄了似的。」她也不贊成那帶新紫緞的帽。「她來擺闊麼，這笨蠢的德國人，因她是這住屋的女房東，作爲一種善意應允幫她的窮寓客的忙，作爲一種善意！試想茄里伊夫亞的父親會當過團長，而且將要作省長呢，他有時請客一棹酒席可以四十人吃，那時候不論像魏塞爾的人，都不許走進廚房裏去呢！」

但，茄里伊夫亞這個不滿暫時沒有發作，只是冷淡地待她，叫自己高興，雖她決定要把魏塞爾壓制下去，把她放在她的另外處所哩。茄里伊夫亞此外還爲這事情惱着，就是在行喪禮時，除了那個波蘭人外，同寓的被請者一個也沒加入，然而在這一餐席上就連其中最窮的最不重要的角色都來了，那可憐的人們，有許多簡直不很清醒呢！那些年高望重的人，彷彿約過似的，都沒有參加宴席，例如洛升吧，算是所有寓客中最可尊重的人了，他就沒有去，雖然昨晚茄里伊夫亞就已宣示外界，這是魏塞爾，波楞，梭姆和那波蘭人，說他最貧，最貴的人，有財產，有親朋，他是她的前夫的朋友，她父親的客人，說他允許盡他的能力替她計劃一筆撫卹金的。茄里伊夫亞所以要稱揚人家的親朋和家產，毫沒有其他意義，只是爲着增高他所頌揚的人的地位起見而已。「那個不要臉的賤貨恩德利」也許從洛升邊「得到啓示，不動聲色，他自己如何猜想呢？他是由於好意被邀請的，因爲他和洛升同居的緣故，又是他的一個朋友，不請他好似得罪他的。」

在那些不動聲色人中有「那高貴的婦人和她的花信年華的女兒，」她們在這邊才作了兩禮拜的寓公，但有幾次對茄里伊夫亞房內的喧鬧聲，尤其當馬耳朶夫醉醺醺回家時，不免有點討厭。茄里伊夫亞聽到魏塞爾說了這話，房東太太和

前者吵罵，嚇說着要不許前者住在她家，並罵他們毫不值他們所擾亂的那可尊重的寓客們的腿呢。茄里伊夫亞，如今決定要請這位婦人和她的女兒，叫她們曉得：「她在思想和情感上是高貴的，不會有歹念。」也可以瞧出她並不是願意她那種的生活的。他決心要在宴席時給她們知道，那矮胖的營長（他是一個前任的二等中尉）也沒有赴席，但他前兩天也都在「昏亂的。」這次席上的客人是那個波蘭人，一個不得志的書記，面孔都是麻子，套着污穢的上衣，發出令人難過的氣味，他沒有說一句自己的話，一個耳聾眼瞎的老頭子，他曾在郵局裏當過差，他從不知何時起給魏塞爾這邊的什麼人奉養着的。

一個軍需部退職的書記也光臨了；他喝得醉了，怪聲笑着，他沒穿一件外短襖！此外有一個來客好像沒有對茄里伊夫亞打招呼，便逕在棹旁坐了。最後有一個只穿着內衣的人出現了，但已是難得了，魏塞爾和那個波蘭人費了許多精力才把他拖來了。但那個波蘭人還另外招了兩個別的波蘭人，他們並不是同寓的人，以前也沒有入見過他們在這邊跑的。茄里伊夫亞有點煩惱了：「他們到底爲誰弄這些東西的呢？」爲要把地方給來客，但在棹邊沒有替小孩子們弄着什麼，那兩個小孩子在遠遠的屋角的木檯上呆坐着，他們的飯都擱在箱上，同時波楞因爲是大女孩，得照顧他們，喂他們，常把他們的鼻子擦着，好像一個有撫養經驗的孩子的。

真的，茄里伊夫亞是十分的尊敬，並且迎接客人時也有點倨傲，她對有許多人特別的嚴厲注視着不客氣地叫他們入席。她說魏塞爾一定要對於那些缺席的人負點責任，她對她十分的淡漠，後者也注意到而且厭恨。如此的一個局面結果不好是可預料的，末了大家都坐席了。

拉斯科納夫在他們由墓地回來後才進來。茄里伊夫亞一見他來，特別高興，第一，因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的，在一二年內就要在大學任當教授了。」第二，因爲他對於不能參預葬禮十分恭敬地表示歉忱。她叫他坐在她的左邊（魏塞爾則在她的右邊。）她十分忙碌操心，要顧着杯盆轉着傳得很好，又要大家都嘗，不管自己難忍的咳嗽，不時弄斷自己的說話，這咳嗽好像最近幾天內更利害，她向拉斯科納夫耳語着，把她所有的不快的情感和她對於酒席弄得不好的憤怒都傾吐了，說話中似乎帶着她的客人，尤其她的房東太太，並不休止的縱笑着。

「這都是那烏鴉弄壞了的！你們明白我是說誰的就是她呀！」茄里伊夫亞領首指着房東太太。「你看她在眨眼哩，她以為我們在說她，又不明白。嗒，這烏鴉哈——哈！（連連咳嗽着。）她爲什麼要戴上那種帽呢？（又連咳、嗽着。）你們覺出了麼，她以爲是垂愛於我，她到這邊來是替我增榮光？我託她像一個能幹婦人般的去邀客，尤其是那些我的先夫的朋友，但你看她請來的都是這些蠢物！清道的！你看那個瘋子吧。還有那許多不中用的波蘭人，哈——哈——哈！（又連咳着。）他們一個也沒有到過這邊，我也從未瞧見過他們。他們到這邊來何事？他們一排坐在那邊。喂！先生！」她突然向一人喊着：「肉餛你用過沒有？再請用一點啤酒如何？你不要麥酒麼？你看，他急着了，彎腰了，他們餓得很哩，可憐的傢伙，隨他們狼吞吧！不論怎樣，他們不會吵鬧，但我真替我們房東太太的銀匙羨膽心……魏塞爾！」他突然大聲地對她說着：「假使你的匙羹不見了，我可不管的，我先通知你！哈——哈——哈！」她笑着又轉臉對拉斯科納夫，又向房東太太點頭，毫無忌憚地戲侮着：「她不懂，她真不懂，你看她口垂着的坐了桌鳥，真真是桌鳥拖着素縵條的桌鳥，哈——哈——哈！」

她的大笑又成爲一陣難過的咳嗽的發作，約咳了五分鐘光景。額角上瀋出汗了，手巾染上了血了。她悄悄地把手拿給拉斯科納夫瞧，當她才能呼吸時，又很開心地向他耳語着，面部堆起了氣力衰敗的暈赤。

「你明白吧，我教她用最高尙的辭令去請那位婦人和她的女兒，你知道我說的是誰呀。這是該十分的雅靜，精明的，但她把事情弄成如此，那個東西，那個自負的臭婦，那個外省的不高貴的人，不過因她是一個縣長的老婦，弄得一筆撫卹金，在公署裏弄壞了她的裙裾，她是五十歲上下的人了，但滿臉還塗着粉（大家全知道）……這樣的人自己還以爲不配到這邊來，並且連邀請的回音也沒有，她懂得最平常的禮節嗎？洛升呢，我不知他爲什麼不來，但梭娜在那邊，她到那兒去了呢？唉，她是來了，什麼事呢？梭娜，你走那兒去了？這真怪了，連對於你父親的喪事你也如此地不遵時到來。洛地亞，你讓點位置給她在你身旁坐好了。那邊你坐吧，梭娜……你喜歡吃什麼隨你便吧。凍菜、蘸果醬，是很好的。他們就要把肉餛送來了。他們有沒有給孩子們呢？波楞，你都有了麼？（又咳着嗽。）是啦。要做個好女孩，里達，可里不要像一個小紳士般的搖足呀！你講什麼，梭娜？」

梭娜立刻對她說及洛升的抱歉的話，她放開了喉嚨大聲說着，好叫人都聽見，她仔細地挑出恭維洛升的成語。她續說

着洛升故意爲此告訴她，要她來傳述，他能來的時候，他立刻會來和她討論那事情。怎樣損益幫助她，等的說話。

梭娜很明白這可以使茄里伊夫亞稱心的，投合了她，而且滿足了她的驕矜。她在拉斯科納夫旁邊坐下，並對他匆匆地行了一個禮，眼睛斜看他。但她又好像要避免看他以及同他講話。她好像神魂無主般的，雖她只是看着茄里伊夫亞，討她的高興。她和茄里伊夫亞兩人都沒有素服穿，梭娜穿的是深褐色的衣，茄里伊夫亞是穿着一套雜色條紋布衣，只是這套了。

洛升那邊帶來的消息，茄里伊夫亞很莊嚴地聽着。她並莊重地問洛升的近況，又立刻高聲地向拉斯科納夫囁着，不願洛升對於她家庭的情誼和他與她父親的友情，他要顯出一「特別的佳賓」中，像一個有他那種地位與身架的人倒是很難得的。

「因此我非常感激你呀！洛地亞，你就是在如此遭遇中，也不嫌棄我的招待。」她高聲地續說着：「但我信，這是我對我的可憐的男人的特殊友誼，使你光臨赴約的。」

她於是又露着驕傲與嚴肅地神情去觀察其他的客人，忽然高聲對桌子那邊問着那個耳聾的：「他不再吃些肉麼？沒有給他酒喝呢？」那老頭子不答什麼，他老是不懂人家問他的話，雖然他旁邊的人扯弄他和他開玩笑。他祇是張着口向四下望着，這給了大眾一點談笑。

「這樣一個儒翁！你看，怎麼把他弄進來？至於洛升，我對他十分信仰的。」茄里伊夫亞續說着，「當然，他不像……」她露出異常尊嚴的面色，向魏塞爾那樣尖利地高聲講話，魏塞爾弄的呆呆了。「像你的打扮着的拖曳着的婦人們，我父親也不許她們到廚房去做庖人的，我的已故男人假使好意叫她們，算是給她們光彩了。」

「是的，他好喝酒，他好喝，他是真喝的！」軍需部書記吮下第二杯麥酒時喊着。

「我的已故男人確有這種壞處，大家都明白的。」茄里伊夫亞當即向着他，「但他是一個和善而可尊的人，他愛惜自己的家庭。他的天性好信託各種卑陋的人，這是他的壞處，而且他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傢伙一同飲酒。你信麼，洛地亞，他們在他衣袋內尋到一塊糖辣餅，他是醉殺了，但他沒有忘懷孩子！」

「餅？你是說餅麼？」軍需部書記囁着。

茄里伊夫亞沒有答一句。她只是嘆自思索。

『你當然和人家一樣，以爲我對他太厲害了！』她對拉斯科納夫續說着：『不是的，他尊重我，他十分尊重我！他是個心腸柔和的人！我有時是很替他可憐的呵！他坐在房隅裏坐着看我，我常是替他可憐，我常想要好好的待他，但我又想着：『好好待他，他不是又要喝酒了！』惟有厲害的方法才能把他約制住呢！』

『是的，他時常弄得披頭亂髮！』軍需部書記又澆下一杯麥酒嚷着。

『有些傢伙還用棍子給他一頓打，拖他的頭髮呢！我如今也不必去說我已故的男人！』茄里伊夫亞罵着他。

她兩頰的紅色更加明顯了，她的胸部一翕一張。再過一些時，她像要大吵一頓的。客人吃吃地笑着，異常的高興了。他們指戳着軍需部書記，並對他咕嚕些什麼話。他們是在盡力懲戒他。

『我問你是暗指誰說的！』那書記說着，『這是說，你方才……說的是……誰的……誰……但我不去管！那是胡說！寡婦！我想你……過去了吧！』

他又喝着杯酒。

拉斯科納夫不響地坐着，不高興地聽着。他只是把茄里伊夫亞給他夾在碟上的食物略吃一點，也是客氣，免得傷她的面子。她專心看視着梭娜。但梭娜也愈焦躁且苦痛了；她早明白這次宴席是不會好好結束的，她恐怖地瞧着茄里伊夫亞的繼長的惱怒。她明白她——梭娜——是那「高尚的」婦人小姐們侮蔑地對待茄里伊夫亞的邀請之主因。她聽魏塞爾對她說，說那母親對於這次請客十分惱了，並問着這樣話：『她怎可以讓她的女兒在那個青年旁坐着呢？』梭娜以爲茄里伊夫亞已聽見這話了，對於梭娜的侮辱，在她後母看來，比對她自己，她自己的孩子，或她的父親的侮辱還難過。梭娜覺得茄里伊夫亞此刻是不會滿心的，『除非她顯給那些拖曳的婦人們看，她們都是……』有一個人，在桌子那邊遞給梭娜一個碟子，其中放着割成的一箭穿過兩個中心的黑麵包，事情就更壞了。茄里伊夫亞臉上堆起紅雲，立即高聲向桌子那邊罵給給碟子的人是『一頭笨驢！』

魏塞爾早覺出情勢有些不妙，同時又給茄里伊夫亞的傲態所傷，爲要使客人高興，增加他們對她的重視，她就不覺講

述她的一個熟人，『藥店中的克爾』的故事，說他一夜坐着馬車，並說：『車夫要殺他，克爾哀求他不去殺，哭着，緊握着手，驚懼，因為害怕而刺中了他的心口了。』茄里伊夫亞雖然也微笑着，但她又斥說魏塞爾不該用俄國話講禪事；後者生氣了，她反駁說她的『柏林父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老是手塞進衣袋中而跑路。』茄里伊夫亞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以致魏塞爾也失了忍耐，不能自己了。

『聽這鳥為怪叫吧！』茄里伊夫亞低聲說着，她又恢復了高興，『她是想說他常放他的手在衣袋裏，但她卻說他把他手放在人家的衣袋中（咳着）你留心這麼洛地亞佩德堡的這些外國人，尤其是德國人，都比我們蠢得多了！你想我們任何人會講『藥店中的克爾』怎樣因為害怕而刺中他的心口！』而且那癡漢不去責罰那車夫，卻『緊環着手，哭着哀求。』唉，笨貨她自己還以為十分動聽哩，毫不猜疑她是怎樣地蠢呢！以我看，那個醉了的軍需部書記比她高明多了，不論何人總會看出他因喝酒而把腦子弄昏亂了，但這些外國人老是如此很正經的，端肅的……你看她怎樣坐着，眯着眼睛，她發脾氣了，哈——哈（又咳着）。

茄里伊夫亞又高興了，又去對拉斯科納夫說話，說她弄到撫卹金時，她預備在她的故鄉T城替紳士們的女兒創設一個學校。這是她第一次對他說這個意見，而且她敘述着那頂動人的細屑呢。這事突然露在面前，茄里伊夫亞手中執住那張名譽證書，就是馬耳朵夫在酒店裏對拉斯科納夫講的，那時他對他說，說他的妻子茄里伊夫亞在離開學校時，在行政人員和其他名人面前跳着圍巾舞。此刻這張名譽證書，很明白是證明茄里伊夫亞大有創設一個寄宿學校的能力，但她也用這作為自己的戰具，為的要打倒『那兩個藐視人的拖曳的婦人』，假使她們也來吃酒的話，無疑地可證明茄里伊夫亞是最高貴一流，『甚至可說是高貴的家庭，是一個將軍的女兒，比最近有些很出風頭的倖進者高尙得多了。』這名譽證書立即遞到那些醉了的賓客手中，茄里伊夫亞落得給大家看看，因為那上邊很明晰地寫着，她的父親是少校的銜頭，而且是一個有爵位的人，所以她真正可說是上校的小姐了。

茄里伊夫亞極其興奮了，此刻就詳說她們將在T城過太平快樂的生活，說她要正請替她寄宿學校裏教書的先生們，有一個最可敬重的法國老人，一個叫梅格的，他以前曾教過茄里伊夫亞，如今仍在T城住，當然要依着適合的待遇，請他在

她的學校裏教書了，並說到梭娜也要和她一同到T城去，替她幫忙着一切的計劃。在棹子那邊的客人對這話發出蹩蹩的狂笑。

茄里伊夫亞極力顯出不屑留意那事的樣子，她提高她的聲音，說梭娜當然有能力幫她忙，並說：『她的溫厚，耐心，誠懇，大方，和善好的教育薰炙。』她輕擊着梭娜的面孔，二次親熱地吻着她。梭娜臉上緋紅，茄里伊夫亞這時突然流下淚了，立刻講她自己『害着神經病而且呆癡，神魂昏亂了，這是終席的時候了，而且酒席要散，應該是用茶的辰光了。』

其時，魏塞爾很怪自己沒加入談話，沒人聽她講話，她最後作了一度的努力，帶着疑懼的神色，大膽地說出一種很峭刻的重要的話：『在未來的寄宿學校裏她得十分注重洗衣功課，而且務需得有一個優良的女先生照顧襯衣，其他就是年輕姑娘們不許在晚上看小說了。』

茄里伊夫亞真的昏亂了，十分疲乏了，對這筵席也異常地憎厭了，她立即打斷魏塞爾的話，說着：『她對於這事毫不明白，亂講胡說，照顧襯衣是娘姨的事情，絕不是高級寄宿學校的女管理員的任務，至於看小說嗎，那完全的無禮取鬧，請她不要多開口好。』魏塞爾老羞成怒了，說她完全『對她是好意，』說：『她對她的提示十分適當，』說：『她長遠不交房錢了。』

茄里伊夫亞立即駁斥她說，說她是好意，是信口胡說，因在昨天她死了丈夫在牀上躺着時，她還以房屋的事情攪擾她。對於這些話，魏塞爾說的極恰當，說她去邀請那些太太小姐，但『那太太小姐們不來，因為那太太小姐們是真的太太小姐們，決不肯到一個假的太太家中來了。』茄里伊夫亞立即斥她說，她是一個卑鄙女人，她自己不能弄清什麼是真正的一個太太。『魏塞爾當即說着她的『柏林父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兩隻手放在衣袋裏跑路，老是說着，啐啐！』她在棹旁站起來，扮着她的父親，把手放進衣袋裏，臉面吹大，在那些寓客的大笑聲中發出模糊的像『啐啐！』的聲音，那些寓客特地慫恿魏塞爾願意吵了一次架。

但這給茄里伊夫亞太難堪，她大聲說着，好叫寓客全聽見，說魏塞爾也許一生都沒有一個父親，只是一個酗酒の佩德堡的芬蘭人，無疑地會作過庖丁的，也許庖丁還差。魏塞爾臉面紅得像一隻龍蝦，大叫說茄里伊夫亞也許一生就沒有了一個父親，『不過她有一個柏林父親，他套着長短褂，老是說着——啐——啐！』

茄里伊夫亞輕視地說着，大家都明白她的家庭是如何的，在那張名譽證書上就看着她的父親是一位上士，可是魏塞爾的父親呢——假使她真有父親——也許就是什麼芬蘭送牛奶的，或者她從不會有過父親，因為她的名字是魏塞爾，還是魏塞盧，至今仍未弄清楚哩。

這時魏塞爾羞怒極了，以手打着桌子，咆哮着說她是魏塞爾，並不是魏塞盧，「她的父親名叫約翰，是一個區長，茄里伊夫亞的父親，則顯然不是一個區長呀！」茄里伊夫亞跳着了，以一種嚴厲而冷靜的語聲，雖她面色灰白，胸膛跳着，說：「假使她再敢把她卑陋的賤父親和她的爸爸並列的喊說她——茄里伊夫亞——務要把她那頂帽抓下來，踏在足底下哩！」魏塞爾在房中，盡力跳着嚷着，說她是這住屋的女房東，叫茄里伊夫亞，但當魏塞爾說了什麼「黃色票子」的話的時候，茄里伊咆哮着罵鬧得一團，小孩子們喊哭了。梭娜跑去攔着茄里伊夫亞，但當魏塞爾說了什麼「黃色票子」的話的時候，茄里伊夫亞便一手把梭娜推過去，奔往房東太太去施行她的恫嚇。

其時門恰開了，洛升露出在門口了。他立着以嚴重的注意去觀察那些客人。茄里伊夫亞即衝向前去。

第三章

「洛升呵！」她喊着：「你保護我呀……無論如何保護我呀！好叫這個賤婦看清她不能如此放野地對待個不幸的貴婦呢……有法律在着的呀……我會到總辦那邊去的……她對那負責的……我父親平日的厚待，你當保護這些孤兒寡婦呀。」

「給我，太太……給我。」洛升推她回去。「令尊，我不曾有認識他的榮譽呀！」（有聲在笑）「我也沒心意來管你和魏塞爾的一直吵架……我到這邊是為自己的事……我要同你的前女兒——梭娜……我想是吧——講句話，你給我過去吧！」

茄里伊夫亞仍是呆在原地站着，彷彿受了雷擊似的。她不知洛升怎麼會不認受了她父親的厚待。雖這是她自己假造的話，但這時她自己堅信着。她給洛升的正經的，冷漠的，厲害的，侮罵的語音所訝。他進來時一切喧鬧都漸不見了。這不但是

因他「嚴肅的正經人」和大家的十分不合，顯然他是因有着重要的事情來的，他來這邊必有什麼其他的原因，故事情便會多了。立在梭娜旁邊的拉斯科納夫，給他走過去，洛升也沒有看他。過一分鐘時候，恩德利也在門外了；他站着沒有進去，他似乎露着驚訝地而又困惑的神情在聽着。

「也許因我而打斷你們的談話了，對不起，因我有一樁要緊的事情呢！」洛升對那些客人大聲說着，「我很願意看見有客人們在着。魏塞爾，我要求你以房東太太的資格，留心我對梭娜講的話，梭娜！」他對那驚嚇極了的梭娜說着，「在你走了後，我察覺一張一百盧布的錢票在朋友恩德利先生房內，在桌上沒有了。你如果知道而且對我們說如今錢在何處，我敢說，且請這些客人見證，這事就和平解決。否則，我將以極嚴厲的方法制裁了，那麼……你不要怪我吧。」

房內這時肅然，鴉鵲無聲，就是在哭喊着的孩子也靜默無聲了。梭娜，面色慘白地立着看着洛升，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覺得莫知就裏似的。

「啞，究竟怎樣呢？」洛升發狠地看着她問道。

「我怎能知道……我一毫不知道呀！」梭娜最後才慢慢地發出聲音來。

「不，你真的不知道麼？」洛升反複問着，又過了幾秒鐘。「你再想想吧，姑娘！」他嚴峻地說着，但又像是在勸告她。「仔細想一想，我給你時間思索，請你注意，我假使事情不實，你會相信的，以我的經驗決不會無故亂加罪你的。因在證人面前如此冒昧的加罪如若弄於錯了，我在某種關係上是要負責的，這我明白。今晨我有事換了幾張五厘公債票，換得近三千個盧布的款。這賬記在我的皮夾內呀。我回家時，就來點數——恩德利作證——點完兩千三百個盧布後，我就把洛升的放在上衣袋的皮夾中。還有五百盧布光景仍擺在桌上，有三張是一百個盧布一張的。其時你就進來了（我邊你的）——你在的時候看你是十分的倉惶，因此有幾回你正在談話時忽然急着要走。恩德利也可作證的，你自己，姑娘，也許會相信我講的話的。我因恩德利先生而請你來，目的是為要和你商量令親蘇里伊夫亞（她的宴會我未能參加）貧困的情形，和怎樣替她弄捐款一類的東西，如搖會這類事情。你感激我，至於下淚。我依實敘述這無非要叫你回想着這事，然後對你說，一點細屑事都會在我的記憶內留着的。當時我在桌上取了一張十塊盧布的票給你，算是我援助令親蘇的第一回付款。恩德利他

都看見的。於是我就伴送你門口——你仍是慌張——於是，只剩下我和恩德利二人，談了十分多鐘——恩德利去了，我回到桌前，錢仍在着，我本想點一點，再把牠放過，我早就想如此做的。真叫我希奇，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忽然不見了。我想想看。我不能猜恩德利，我決不敢疑心他的。我計賬也不會算錯的，因你未來時我已把賬弄好了，總數是對的。你要自承，我想起你的倉惶和急於要走，以及你有時把手擱在桌上這些事實，並看你的環境和遭遇，和那附帶的習慣，我很怕懼，而且也出乎我的意外，我不能不疑心着！我敢說，反覆地說，不管我怎樣相信，我覺得我這種罪是很大膽的，但你要明白，我又不能輕易放過的呢。我要說了，太太，惟一地，你是太不識恩義了！爲什麼？我爲你的貧困的令親而叫你來，我送給你十塊盧布，而你還立刻以這樣荒誕的行爲對付我。這太講不過去了！你該受番教訓了。你想想看！如一個誠摯的知己殺我要求你——你如今不會有再好的朋友——這事你怎樣辦法，不然，我是不變初衷的！唔，你如何說呢？」

「什麼我也沒有拿呀！」梭娜怕懼似地低說着，「你給我的十個盧布，在這邊，你拿回去吧。」

「那一百個盧布你不認拿了麼？」他厲聲的斥責着，他也不拿那票。

梭娜向左右一望。只見大家都以可怕的，嚴峻的，譏諷的，仇視的眼光射着她。拉斯科納夫……他背對着牆，交叉着手臂，也在用灼灼的眼睛瞧着她。

「老天呀！」梭娜大聲喊了。

「魏塞爾，我們該通知警察吧，請你同時叫門房來吧！」洛升低聲而溫和地說着。

「慈悲的上帝呵！我曉得她是賊骨頭呢！」魏塞爾高舉着手臂，喊道。

「你曉得麼？」洛升連忙根據她的話說：「那麼我想你這樣猜是有些道理的。我請你，高貴的魏塞爾，你記着這話，這是在證人前說出的。」

在四周都有大聲談話的聲音。大家都似在喧動。

「什麼！」茄里伊夫亞突然覺出事情不妙，大聲喊着，衝向洛升。「什麼呀！你說她偷梭娜麼？梭娜麼？卑賤的人，卑賤的人！」

她跑到梭娜面前，用一雙瘦削的手臂抱着她，緊緊地抱住她。

「梭娜！怎麼你怎麼要拿他十個盧布呢？呆子，拿給我！把那十個盧布給我——這邊！」

茄里伊夫亞從梭娜手上把票拿了摺疊了，逕丟在洛升的臉部眼上，落了地上。魏塞爾立刻把票拾着，洛升發怒了。

「把那個瘋婦拿住！他嚷着。

其時，除恩德利外，還有好些人在門口站着，其中有那兩位太太小姐。

「什麼瘋了！我發瘋麼？獸子！」茄里伊夫亞咆哮着。「你自己真是一個獸漢，惡訟師，卑賤之徒！梭娜，梭娜取他的錢！梭娜是賊！怎麼，她會把她僅存的錢都送給他人的！」茄里伊夫亞突然大笑起來。「你們看到過如此的一個獸漢麼？」她轉向那邊說：「你也是呀！」她看見女房東了。「你也是呀！你這貪嚼腐腸的傢伙！你說她是個賊！你這穿硬布裙的普魯士的賤雞骨！她一直沒有走出這屋一步！她一直從你這個賤貨那邊來，在我身旁坐着，大家都看見她的。她坐在這邊：在洛地亞的旁邊。你可搜她！她沒有離過這邊，如果錢她拿的，一定在她身上的！搜檢她，搜檢她！因假使你搜不到的起，那可對不起，老兄，你須要負責的！那我要到皇帝那邊去見的，到我們仁愛的則耳那邊去，伏在他的足下的，立刻在今天，這時！我是世上的孤苦者！他們會給我進去的！你以為他們不給去麼？你錯了，我得去的！我得去的！你靠着她的慈祥！你就依着那了，但我不是如此服帖，我對你說吧！你太做過頭了！搜檢她，搜檢她！」

茄里伊夫亞在狂怒中把梭娜推向洛升去。

「我是的，我會負責的……但你且靜着吧，太太，你自己安靜點吧。我曉得你不是那樣服帖……唔，唔，至於那事……」洛升緩緩說着。「就該當警察前面……但事實上人證已很多了……我預備了……不過，因為男女的關係……一個男人是很難弄的……但有魏塞爾幫我……不過，這不像做事的模樣……如何行呢？」

「聽你吧！誰願去搜就搜她好了！」茄里伊夫亞喊着。「梭娜，你把一切的衣袋都解開來！你看呀，看呀，魔鬼，袋是精空的，這是她的手巾。這是另外一個袋，看呀！你看清了麼，你看清麼？」

茄里伊夫亞把二個衣袋都解開來——可說扯過來。但在右邊衣袋有一張紙掉出來了，由空中拋落在洛升的足邊。大

家全看見了，有的竟喊嚷了。洛升俯下地把紙拾了起來，提舉到大家都能聽見的地方，打開了紙。是一張弄成八疊的一百個盧布的票。洛升舉起那票，傳給大家看。

「賊骨頭！快替我滾出寓屋。警察呢，警察呢！」魏塞爾高喊着。「務須把她們送到西伯利亞去呢！」

四面的呼喊聲起了。拉斯科納夫卻默然不語，只是把眼睛瞪着梭娜，偶爾也瞥視洛升發眼。梭娜呆立着不動，像是一個麻木的人。她一點也感不到驚懼的了。忽然兩頰堆起了紅雲，哇的一聲哭了，以手遮着臉。

「這不是我我沒有拿過這事我毫不曉得呀！」她悲傷的痛哭着，她跑到茄里伊夫亞前面，後者緊抱着她，好像保護她脫離一切的世人掌握似的。

「梭娜梭娜！我不相信這事的呀！你想，我不相信這事的呀！」她對這已很明白的事情喊着，她抱着她搖撼着像一個嬰孩，接連地吻着她的臉，又握住她的二隻手，吻着說：「你取了他們是怎樣地蠢呵！啊！你們是傻子，傻子！」她對着滿屋的人喊道：「你們不明白，你們不明白她是有怎樣的一副心腸，她是怎樣一個姑娘！她會拿麼？她是情願把她的破敗衣服賣了，赤着足來幫助你的，假使你用到的話，她就是如此的一種人呀！她有黃色照會，她為我的孩子們的飢餓，而出賣她自己的肉體了！唉，我的天，我的天，你見了麼？你見了麼？這是如何的一種人呀！慈悲的老天，救助她呀，你們為何都立着看呢？洛地亞，你怎麼不替她辯證呢？你也信這事麼？你們都够不上她的一個小手指呢，你們這班人上帝呀！你該保護她呀！」

這苦惱的，患肺病的，毫無實援的婦人的哀號，似乎感動了一班聽眾。那困苦的，瘦削的，害肺病的臉面，那燥溼的，染血的口唇，那倒嗓的聲音，那小孩一樣的淚珠，那自恃的，呆氣的，以及絕望的呼救，是如此地動人，大家都好像有點感動了。就是洛升自己也立刻感到同情了。

「太太，太太，這樁出乎意外的事，對你名譽沒有什麼損失的呀！」他誠懇地喊着：「又沒有人說你是一個主使者同謀者，尤其當你把她衣袋翻解出來，證明她是犯法，而顯出你事前毫無所知了。假使貧困使得梭娜做這勾當的話，我是最會最會表示原宥的，但你為何不自承呢？好姑娘！你怕羞恥麼？那第一回麼？也許你是糊塗了罷？人會自己很清楚這點的……但你怎么能降低自己去出這樣的勾當呢？諸位先生！」他對那客人說着：「諸位先生！我對這種人哀矜，而且憐惜的，無論她對

我個人的怎樣侮辱，此刻對於此事我願毫不計較！只希望這種恥辱給你作將來的一個教訓！」她對梭娜說着：「我不願深究此事了。算了吧！」

這時洛升偷瞧了拉斯科納夫一下。他倆的眼光相碰着，拉斯科納夫眼中冒着火，好像要把他吞了似的。其時茄里伊夫一些話也沒聽見。她瘋婦似的只是吻着抱着梭娜小孩子們也去抱梭娜而且波楞——她雖不很明白闖了什麼事——把她哭紅腫的美麗的小臉俯伏着梭娜的肩膀，眼淚零落的顫抖着。

「好不卑陋呵！」在門口忽然有聲喊着。

洛升立刻轉過來看。

「如何的卑陋呀！」恩德利直瞪着他的臉孔，一再地說着。

洛升不覺嚇了一跳——客人也覺着了。恩德利走進房了。

「你要使我作見證麼？」他走到洛升面前說着。

「你說的什麼用意？你講的什麼？」洛升問着。

「我意是說你……是一個破壞人家名譽的人，就是如此！」恩德利憤慨地答着，一雙短視眼灼灼地瞅着他。他十分惱了。拉斯科納夫留心地瞅着他，好像握牢而且推敲每個字般的。又沉默了一下。洛升這下，真的弄得瞠目結舌了。

「如果是那個意思……」他喃喃地說着：「你是究竟什麼的？你不是瘋狂了麼？」

「我沒有瘋狂，但你倒是一個無賴，何等卑陋呀，我一切全聽見了。我故意在外等着弄清楚這件事，就是此刻我也還要說，這是沒有論理的根據的……你究竟做什麼，我不懂得呀！」

「怎麼，我作什麼了？不要講啞謎吧！也許你是吃醉了酒了！」

「也許你是一個醉徒，卑陋者，我倒不是我從沒喝過啤酒，這是與我初願相違的。你們相信麼，他自己，親手將那一百盧布的票子遞給梭娜的——我自擊的，我是見證，我會發咒，這事他自己作的，他！」恩德利對眾客一再申說着。

「你瘋了不是，吮奶的東西？」洛升咆哮着：「她親在你面前——她親口聲說我只給她十個盧布。我怎會給她一百個盧布呢？」

「我目擊的，我目擊的！」恩德利又申說着：「我願意到法庭上，你要叫我罰什麼罪都可以，雖說有違我的宗旨，因我親見你怎樣把那張錢票悄悄放到她衣袋裏去的。只有像我這種笨伯，以為你是由於憐憫而出此的！你在門口對她告別的時候，你一隻手拖着她的手臂，一隻左手悄悄把那錢票塞進她的衣袋去。我目擊的，我目擊的！」

洛升面色改變了。

「好一個詭言！」洛升靦然地喊着：「怎麼，你立在窗口那邊，怎麼看得見錢票呢？你短視眼在意思想呵。你說瘋話哩！」

「不，我絕不是意思的。我雖離開遠一點站着，但我是目擊的。從窗口那邊去辨別錢票雖很困難的——真的——但我確實明白那是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因為你要給梭菲娜十個盧布的時候，你就願便在棹上拿了一張一百盧布的票。（我看到的，因那時我站的較近，我目擊你把牠捻在手中。）你把牠疊起來，老是捻在手中。當時我就沒有去再想，直到你站起，你把牠從你右手移到左手來，將把牠弄了時我才想着我注意着，因為那一個意念觸動我，我覺得你想對她表示好感，故意不願我看見呢！你知我是怎樣注意你，我目擊你怎樣把牠塞進她的衣袋去的。我發咒是我目擊的。」

這時恩德利發着喘氣，四週的人們發出喧聲，都在表示對這驚奇，但也有有的在說話上個嘲着呢。他們全圍繞着洛升。這時茄里伊夫亞跑到恩德利面前。

「我看錯你了！你是保護她的！只你是援助她的！她是一個孤女兒，上帝叫你來救了！」
「茄里伊夫亞，不知自己是在做什麼了，立刻跪在他的面前了。」

「全是胡說！」洛升惱着的叫道：「你的話全是胡說！一個意念觸動你，你沒想起來，你注意的！」——這又怎麼呢？我故意私下把那錢票遞給她麼？做什麼呢？什麼目的呢？我和她……有什麼干係呢？」

「做什麼？那只有你自己明白，但我說話全是事實，不用懷疑的，你這聲名狼藉的，罪犯呵，我毫沒差點兒，恰是我感謝你並握你臂的時候，你為什麼鬼祟地把那錢票塞進她的袋內去呢？我是問你為什麼要鬼祟地塞？你是爲的瞞我麼，因你明白

我的宗旨和你不同，曉得我不贊同私人的施惠，那未必能把病弄好的。唔，我想你當我面前贈給那樣鉅款是怕難為情。我又想，也許你又想給她一個奇蹟，當她在袋內發見一張一百盧布的錢票時。（因我明白有的做好事的人極願意遮飾他們的善舉的。）當時其他一個意念又在我心內發生，以為你為試驗她，看她發見那錢票的時候，是否感謝你。後來又以為你不想受感謝，甚至如同平常所說，右手不該曉得左手所……實際上是那類事。我如此想了許多可以有的事，遂使我暫時不去注意了，但還當你是看出我曉得這事是不行的。但另外一個意念又起來了，以為梭娜在沒有留意那錢票子前，她會把錢遺失的了，因此我才要到這邊來，對她說你塞一百個盧布在她的衣袋內。但在路上我先到可別兒太太家去，教她們「實驗法」說，「尤其是要介紹毗里的文章（並有滑列的）事後我就到這邊來，我竟遇見了如此的光景，假使我沒有目擊你把那張一百盧布的錢票塞入她的衣袋內，我會有這種觀念和回想麼？」

恩德利講完他的合論理的鴻論時，他極其疲倦了，臉汗涔涔滴下。而且他既不懂他國的語言，甚且連俄語也不能確切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因此在這慷慨體辭之後，更顯得疲倦了。但他的辯論竟有一種效力，他如此的熱心，如此地堅決說話，大家都覺入情入理而相信他的話了。洛升覺得當前情形於他有害了。

「假使你懷着這些惡見，那關我什麼事呢？」他嚷着，「那不是鐵證呀！你可以胡思夢想的，我對你說吧，你是在說謊，先生。你說謊，毀謗，因我不贊同你的自由思想的，蔑視的，社會的信條，你就懷着仇恨，惡意毀謗我了！」

但這個抗讀對於洛升毫無有用處，因不贊同的誹謗到處都可以聽見。

「呵這就是你的護符了！」恩德利喊着，「那是胡說，去喊警察來，我會發咒的！我真有些遺憾，怎麼他膽敢做出如此可恥的行爲呢。可憐復可恨的人呀！」

「我可以說明他為什麼敢做出如此的行爲，假使必須的話，我也會對它發誓的。」拉斯科納夫以一種肯定的語氣末後說着，他直向前走去。

他看去很是果決而又從容不迫，從他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他是真實曉得個中的隱奧了。

「如今我會把這些對自己解說的。」拉斯科納夫對着恩德利說着，「這事情發生，我就懷疑其中必藏有什麼下流式

的鬼賊伎倆，我所以懷疑那事者，由於我個人知道的一些特殊事實，這我可就要對大家說明的：這些便足以解明一切事了。而你的可靠的證據也更可使我明瞭此中一切了。我請諸位，諸位聽着我。這位先生（他指着洛升）最近和一個年輕姑娘——舍妹多利亞——訂了婚。但他一到佩德堡來，便同我吵鬧，前天吧，我們初次會面時，我把他逐出房外——有兩個見證，可以證明這事。他是個十分狠毒的人……前天我不曉得他在這邊，在你的屋裏住，在我們吵鬧那天——前天——他見我給茄里伊夫亞葬禮津助費爲去世的朋友馬耳朵夫而贈與的。他就寫了信給我的母親，說我把錢送人家了，不是送給茄里伊夫亞的，而是贈給梭菲娜，並且用各種難聽的話說及……梭菲娜的人格，換言之，就最暗示我對梭菲娜的態度的懷疑。這一切分明是離間我和我母親及妹妹呀，對她們暗示我是將母親所寄給僅有的錢，完全化在卑鄙的事情上。昨晚，在母親妹妹而且當他的面，我聲說我是把錢給茄里伊夫亞辦葬事的，絕非給我不認識的梭菲娜的。我又續說，他——洛升——的一切行爲德性，尚不值他所詆毀的梭菲娜的一個小指頭。對於他的問話——我願給梭娜在我妹妹旁坐下麼，我回答着，那天我是如此的。我母親妹妹沒有聽他的話，他惱怒，便漸漸對她們加以無禮的言行。終於大家破臉了，把他趕了屋外。這是昨晚上的事情。如今我要請求你十分留意：假使他此刻確能指明梭菲娜是賊骨頭，他就好指給我的母親妹妹，說他的話證實了而且爲了反抗我，他會說他是保全我的妹妹——他的訂婚者——的聲譽了。實際上，他可以因此離間我們一家，不用說他就可以想和她們重敦舊誼了，因此他可以不講他自己對我個人復仇了，他是有理由猜疑梭菲娜的名譽和幸福於我是十分有用的。他就爲的此事而忙碌呀！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此。這也是全個的解說，不能會再有別的理由了！

拉斯科納夫如此把他的解說講完了，那說明雖然時給聽衆的喊聲所擾，但很明白是受各人的注意。他講得明白，安閒正確，沈沈他的堅決的口氣，他的確切的音調以及肅靜的面孔，在在給聽衆以很大的印象。

『是的，是的，那是的！』恩德利欣然贊可說，『那當然是的，因爲梭菲娜一到這邊時，他就問你是否在這邊，我沒有看見在客人之中。他叫我到窗口去，私下問我，你在這邊，對他是重要的哪？那是的，那是的！』

洛升藐視地笑了，笑沒有開口，但已露出倉惶神色了。他好像在想着怎樣解圍的方法。也許他願意不顧一切走了，但事實上是不許可的。那便含有他的冤誣之罪是確的了。而且客人已經喝得很興奮，此刻更是受鼓動而不會於允許的那個軍

需部書記雖沒有明白一切情形，但他曠的比人家靈亮，並且發出了對洛升僧厭的論評。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醉了；這時各屋裏的寓客也都進來了。那三個波蘭人尤其興奮，時時對他嚷罵着：『這個先生是一個無賴！用不清楚的波蘭話談笑着。梭娜全神貫注的諦聽着，雖她也好像沒有明白一切，她似乎才恢復過神智呢。她只是瞧着拉斯科納夫，好像她的安全在他手掌中。煎里伊夫亞艱苦地呼吸着，異常地疲倦了。魏塞爾如木雞般的呆立着，張着口，不懂將發生了什麼事了。她只見洛升無緣無故地給人打倒了。

拉斯科納夫又想開口，但他們沒給他說。大家都圍着洛升發出恫嚇和詈罵的喊聲。但洛升一點不怕。他見對梭娜所誣害的罪已經失敗，便更盛氣凌人了：

『離開點諸位先生，離開點不要擁擠，給我過去吧！』他在人羣中排擠過去說着，『不必恐嚇，我實對你們說，那是無用的，你們會毫無所得的。恰恰相反，你們於劇烈地阻礙公理的進行上，是要負責任的。我不僅把這賊骨頭假面具扯破了就算的，我要依法起訴的。我們的法官不會沒有眼睛的，而且……也不吃的如此醉，他會不信任那兩個人所共明的無信心者。煽惑家和無神論者的證明，兩個人是以復仇的目的給我罪名，這是他們自己會得承認的……是的，你們給我過去！』

『不要留你的痕跡在我房裏！請快離開去，我們什麼都告一段落了！我想起這兩週來我所受的困惑，我那樣地解脫時！』

『今天我早說要走了，那時你勉強留我；如今只再講一句，你是一個傻子。我勸告你爲着自己的腦袋和短視眼，快去看醫生吧。你們讓我去過去，諸位先生！』

他要勉強擠過去。但那軍需部書記不給他容易地過去。他從棹邊抓起一只玻璃杯，向洛升摔過去；但那玻璃杯落在魏塞爾的身上。她呼號着，那書記顛顛倒倒的立刻倒在棹邊了。洛升走到他的房去，半點鐘後就離去這住宅了。梭娜性質本懦怯，在以前總以爲自己該受人虐待，受人侵害的。但一直到這時她還以爲她只要在人家面前謹慎和氣，服從，也可以避免禍害的。她失望雖無形增加，但她能耐心地忍受着，也並沒一點怨憤。可是這回初次受人家的冤枉，她覺得太悲傷了。（不管她的勝利和她的辯屈）她覺得自己的孤援和他人給她的損害，這使她的內心非常痛苦，她突然號哭得極其悲哀，末了，不能再容

忍了，她立刻衝出房去，跑回自己家，這差不多就在洛升走後不久。至於在喧笑聲中玻杯掉到魏塞爾身上時，這房東太太已能容受。她立刻咆哮着如同一個潑辣婦般，直奔到茄里伊夫亞前面，以爲一切的事情都是她作祟的。

『立刻滾出我的屋子趕快走！』

她一邊說着一邊抓起茄里伊夫亞所有的一切東西，摔推地坪去。茄里伊夫亞面驚失色，喘着氣差不多昏去了。她竭力從牀上跳了起來，向魏塞爾衝過去。但她不是敵手，房東太太把她如一根毛髮般地推了過去。

『怎的！你可恶的詆我，還不夠嗎——這個賤東西還來尋我的事，怎的！我丈夫下葬的日子，你就要把我們擡出去嗎？吃了我幾飯後，便要把我們孤兒寡婦一起趕上街頭，我往那兒去呢？』那苦惱的婦人慟哭着，悲咽着，只是喘着氣。『老天呀！』她眼睛閃閃發光哭道：『難道沒有公理麼？你不援助我們這些孤兒寡婦，誰援助呢？我們等着吧！世間總有法律和公理的，我會遇着的！你等待着，潑辣的傢伙！波楞，你和小弟弟們站在一起，我就回來的。假使你要在街頭等，你也等着我。我們去看世間到底有沒有公理呀！』

茄里伊夫亞把馬耳朵夫會對拉斯科納夫講過的那綠色的包頭布圍在頭上，在那些顛顛倒倒的喝醉的寓客當中擠了過去，她慟哭流涕地跑到街上去——要想立刻到什麼地方去尋公理的一個茫然的念頭。波楞抱着兩個小孩在房角木箱上呆伏着受嚇了。魏塞爾在房裏翻天倒地的號叫着，哭訴着，當前有什麼她就捧什麼，同寓者有的在議論着當前的事情，有的自己吵翻了，同時有的唱起歌曲來了……

『此刻我可以走了！』拉斯科納夫想着，『唔，梭娜，我們要看看你如今將怎麼說呢！』他直向梭娜住處那面走去了。

第四章

拉斯科納夫自己雖然有着滿肚皮的恐怖和苦衷，但這回卻替梭娜作了一個反對洛升強有力的擁護者了。但他早上受了那些屈辱，就在感觸的變換時得到一陣安慰，方才的這樁事情且丟在一邊，一想起就要和梭娜會談，他又攪攪不安了。

他務要對她說是誰殺了威里的。他明白那將給他可怕的苦痛，而且他好像也要把那念頭拭去。當他離開茄里伊夫亞家時，自語着：『唔，梭娜我們要看你如今將怎麼說呢？』的時候，他表面上還很高興，由於從洛升得到的勝利而更精神活躍。但是當他走到梭娜屋子的時候，他忽覺得有一陣自法和恐懼。他在門口又呆立着，自己奇怪的問着：『他務要對她說是誰殺了威里的？』這是個奇怪的問語，他在那時覺得非立即要告訴她不可似的。他也不明白爲什麼的，那他只是覺得，而且不可免的事情痛苦地感到自怯時，將把自己毀滅了。爲要減少自己的不安和苦痛，他就立刻把門推了，在門口他看到梭娜她支頭呆立在棹旁，但她一見拉斯科納夫，便立刻站起身迎他，好像她正在等待着他的。

『假使沒有你，我不要變成這樣了！』她在房中迎接他立即說着。

很顯然的她所等待着的便是趕緊向他說這話。

拉斯科納夫走向棹旁，在她剛站起的椅上坐下。她離他二步遠站着，和昨天一樣的情形。

『唔，梭娜！』他說着，覺得他的聲音在顫抖，『這全係因「你的社會身份和那附帶的習慣。」這你如今懂得麼？』她露出苦臉來。

『只是希望不要如你昨天那樣對我講話吧！』她聲說着：『請你再不要提及那話了。沒有那個我已經很苦了。』她立即又微笑着，怕他會不高興這話的。

『我真不該離開那邊。此刻那邊有什麼事體呢？我得就回去，但是我總想……你會去的。』

他對她說，魏塞爾把她們擡出住屋，並說茄里伊夫亞已不知到何處去，『找公理』了。

『我的上帝呀！』梭娜喊着，『我們該就去了……』

她連忙拿起披肩。

『總是如此的事兒！』拉斯科納夫不樂地喊着：『除開她們你就沒有別的思想了！同我一起停留一刻吧。』

『但……茄里伊夫亞那兒去了呢？』

『你可以不必掛念茄里伊夫亞，不會失蹤的，她既已跑出了，自然會到你這兒來的。』他驟急地續說着，『假使她在這

邊找你不著，那就是你的不是……」

梭娜逡巡而痛苦的坐下了。拉斯科納夫靜默着想，頭俯着地坪。

「這回洛升不願對你控訴了！」他說着，沒有看梭娜，「但他也許在想，假使沒有恩德利和我，他就會把你送到法院去呢？」

「是的！」她低聲應着。「是的！」她心神不屬地複說着。

「但我本可早在法院了的。恩德利的替我抱不平，真是出乎意外呢！」

梭娜沉默着。

「你如果坐牢了，那又如何呢？你還記得昨天我講的話麼？」
她沒有答覆，他在等着。

「我想你又耍噱——不要提起那事吧，丟開手！」拉斯科納夫勉強地大笑着，「怎的，又不響了？」過一分鐘他問，「我們務要談點事情，我要曉得你怎樣解決某個『問題』（同恩德利所講）我覺得很有趣呢。（他解開了線緒。）『不真的，我是正經的呀。梭娜，你想以前明白了洛升的一切目的吧！明白了是事實，那目的無非要毀滅茄里伊夫亞和孩子以及你呢！——因為你把自己看作不值什麼，——波楞也如此……因她將走你的同路呢。唔，假使這一切都要依你解決，是他抑是她們該一直過下去，換言之，洛升該生活着，做歹事，抑是茄里伊夫亞該死去呢？你將如何解決呢，我問你，他們誰將死呢？」

梭娜不寧地瞧着他。在這猶預的問話中有一種異樣的情景，就好像他們在迂迴曲折中講什麼事體。

「我想你要說出那種問語的！」她說着反複地看着他。

「我將說你已感覺得了，但這又怎樣去回答呢？」

「你何故去問那不會遇見的事呢？」梭娜有點不樂說道。

「那麼讓洛升活下去，做歹事吧？只這些你都不會確定嗎？」

「但我不會揣測天意呀……你何故要問不能解說的話呢？這種呆問有什麼意思呢？如何會有有的事，全依我決定——」

我又不是法官來會決定誰死誰不死呢？」

「哦，假使天意夾雜在裏面，那將什麼都不能做了！」拉斯科納夫惱怒地囁囁着。

「你若要說的話明白的講吧！」梭娜憤然地喊着，「你又引到別的事情去了……你是只爲着苦惱我而來的麼？」她不覺悲酸地哭着了。他在非常的愁苦中瞧着她。如是過了五分鐘。

「當然，你說的是，梭娜！」他末了，溫柔地說着。他突然改變了態度，他佯裝的驕矜和無助的挑激的聲調消滅了。他的聲音也忽然低小了。「我昨天對你說，我不是來求恕，可是我所講的第一樁事就像是求恕……我講的關於洛升和天意的話，是爲我自己的。我是在求恕哪！梭娜……」

他想強笑着，但他的灰色的笑容上有着無力的和勉強的情調。他以手捧垂着的頭。

突然萌着一種對梭娜的悲酸的惱恨，一種奇異的叫入吃驚的感觸由他的內心馳過。他仰起頭看着她，恰碰見她的志忑的焦躁的苦痛的眼睛瞪着他；那眼中藏着愛情，他的惱恨如夢幻般地毀滅了。那不是實在的愛情，他卻把它當作真實的感觸了。那意念就是那時候來的。

他又用手捧着低垂的頭。忽然他面色灰白了，從椅上跳起看着梭娜，一聲不響，無意的在她身邊坐下。

其時他的感觸，彷彿他手拿着斧對着那老燼的時候了，而且他想「他一定不要再蹤去良機了！」

「你怎麼的？」梭娜驚嚇着問道。

他沒說什麼，他一點也沒有想如此說，他也不明白這時他遇着什麼事了。她輕步到他的面前，在牀邊，他身旁坐下等着，眼睛只是注着他。她的心卜卜的跳動着。他的灰白色的面孔對着她。他的口脣抽動着，無力地像要講什麼話。梭娜的心中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

「你怎麼的？」她一再說着，並坐開他一些。

「沒什麼，梭娜，不要驚怕呀……那是胡說。假使你想到那個，真的胡說了。」他如同一個不省人事般地支吾着。「我何故辛苦惱你呢？」他突然又廣說着，看着她。「爲什麼，真的，我總是問自己這個問題呢？梭娜……」

他在一刻鐘前，也許問過他自己那問題，但此刻他無奈地說了，幾乎莫名其妙自己所說的話，全身覺得顫抖着。

「你怎樣地在受苦呵！她可憐地低語着，並注意地瞧着他。

「那全是胡說……你聽呀，梭娜。」他忽又笑了，無神地勉強地微笑了數秒鐘。「你還記得我昨天想對你說的話麼？」梭娜難耐地等着。

「我走開的時候，我說，也許我是永久辭別了，但我今天假使來的話，我將對你說是誰……是誰把威里殺了的。」她全身抖顫了。

「唔，此刻我對你說吧！」

「你昨天確實是那個意思嗎？」她艱於啓口地低語着。「你如何曉得的？」她立即問着，彷彿已回復了神智般的。梭娜的臉色愈加蒼白了，她苦痛地呼吸着。

「我曉得的。」

她呆了一分鐘。

「他們找着他不會？」她畏怯地問着。

「不會。」

「那麼你怎樣曉得的呢？」她又以極輕的聲音問着，如是又停了一分鐘。

他轉臉對她，極留神地看她。

「你猜搨吧！」他露出同樣的勉強而無力的笑容說着。

她的全身又戰抖着。

「但你……你爲什麼如此地恐嚇我呢？」她微笑着說着，活像一個小孩。

「我當然是他的好朋友……在我曉得時！」拉斯科納夫庚說着，他仍注意着她的臉孔，他彷彿不能看別的。「他……不是要殺那威里……他……無意把她害了……他要在那個老嫗獨居時殺了老嫗的，他就到那邊去……可是那時威里

恰恰進來了……他隨手把她殺了。」

「剎那可怕的時間過去了，他倆仍是互相對看着。

「那你能猜測到麼？」他突然問着，彷彿跳崖般的。

「不——不……」梭娜低說着。

「仔細地看吧。」

他一說出這話，那同類的感觸又觸着了他的內心。他瞧着她，忽然好像在她臉上見到威里了。他很清晰地憶得威里臉部的神情，當他提斧近她前面的時候，她向後退到牆壁，伸出了手。露出孩子氣的恐怖的脸，當他們爲什麼所驚嚇時，就注意到驚嚇他們的物事，向後退縮，並伸出小手要大哭了似的。如今梭娜也就像那個情景。她露出同樣的無力和恐怖，瞧他一下，忽然伸出了左臂，屏弱地用手指頭叩着心胸，緩緩從牀上離開他遠處，眼睛更是不瞬地直瞪着他。她的恐怖神色，漸漸地也傳到他的臉部了。他也死瞪着她，並露出同樣的孩子般的笑容。

「你猜測到了麼？」他末了低聲問。

「老天呀！」她發出一種可怕號慟。

她不得已地躺在牀上，臉倚着枕，但不到一分鐘時光又起來了，走到他面前握着他的雙手，她的瘦弱的手指緊執着，仍是那樣的凝視着他的臉部。在這末了的一瞥之下，她竭力詳細觀察他，竭力握牢最後的希冀。但希望沒有了，疑問也沒有了，那是十分實在的！以後回想起那一剎那時候，她覺得可怪，而且不知怎的她即刻看出沒有疑問了。例如她難講她早明白那類事——可是如今，他才一對她說，她就忽然猜測她是早明白這事了。

「好吧，梭娜，已足了，不要苦惱我了。」他悲哀地求她說。

他毫無有，一毫沒有想如此對她說，但事情的產生也就是如此呢！

她跳了起來，好像自己並不知道作什麼，捏持着自己的手臂，走到房中去；但又立即回過來，坐在他身旁，她的肩部差不多碰着他了。突然她吃了一驚，像是着了釘似的大聲地哭，跪在他的前面，她茫然不知怎的。

「你做了什麼事了——你自己做了什麼事了！」她無望地說着，跳着，圍抱着他的項頸，緊抱着他。
拉斯科納夫向後退去，露出慘淡的笑臉朝着她。

「你是一個古怪的姑娘呢梭娜——我對你說那件事的時候，而你吻着我，抱着我……你自己也不知道作什麼吧。」
「沒一個人——普天下恐沒有像你這樣不快樂的人了。」她狂地喊着，沒有聽清他說什麼，便高聲哭了。

那不習見的情緒在他的心上浮動着，他的心立刻軟下去了。他很自然的兩粒眼淚蘊藏在他的眼眶中，就要掉下了。

「那你就不離去我麼，梭娜？」他露出像希望地眼光望着她說。

「不，不會，無論在何處！」梭娜喊着：「我得隨着你，我得隨着你到去走。唔，上帝唔，我是如何地苦惱……怎的，爲什麼我不早遇見你呢？爲什麼你早不來呢？哦，親愛的。」

「如今我來了。」

「是的，如今如今怎麼樣呢！……一起，一起！」她不覺地反復說着，並又緊緊地擁抱他。「我將和你一同到西伯利亞去吧！」

他聽了向後退去，那反感的，像傲慢的笑容又在他面上露着。

「也許我尚不至於到西伯利亞去呀，梭娜！」他說着。

梭娜一眼投過去。

在這苦惱的人表示了初次的，熱烈的，困苦的同情後，那可嚇的謀殺思想又把她怔呆了。她於他的變換着的聲音中好像聽到兇手在講話了。她對着他困惑了起來。她怎樣做的，有什麼目的，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如今這些問題立刻都露在她的心目中了。她又好像不能立即相信：「他，他是兇手！這是實在的麼？」

「怎麼的呀？我在何處呢？」她十分困惑的說着，像仍未恢復神智似的。「你，你怎麼的，像你這樣一個人……你怎麼會作那事……這是什麼的？」

「哦，唔——搶盜罷了，梭娜！」他倦極了答着，像很煩惱似的。

梭娜怔愣了似的呆着，但忽然她又喊着：

「你們要肚餓了！那……要去援救你母親麼？不是麼？」

「不，梭娜。」他喃喃答着，把臉轉過去俯着頭。「我不很餓……我確想援救我的母親，但……那也不一定……不要苦惱我了，梭娜。」

梭娜握住自己手臂。

「這，這是真的麼？上帝呀，這是如何的一個真情呀！誰會相信呢？你怎麼把你最有的錢都給人，而去搶盜，殺人呢！唉！她忽然喊着：『你給茄里伊夫亞的那些錢……那……那錢是……』」

「不，梭娜。」他立即插說着。「那錢不是的。不要自擾吧！那錢是我有病時母親寄我的，我給錢你們的那天……錢我的——我自己的。」

梭娜困惑地竭力想明瞭地聽着。

「那錢……我真不知是否有沒有，」他輕聲續說着，彷彿思索似的。「我把她頭頸上奪下一只錢袋，羊皮縫的……裏面放滿了物事……但我沒有仔細看，因我沒有時間呀……那些頸鏈和飾物——第二天早上和錢袋一同藏在V街的一個庭院中的大石塊下呢。那些東西如今還在那邊呀……」

梭娜神經極緊張的聽着。

「那麼爲甚……爲甚，你說做那勾當是爲盜劫，但你爲何什麼都沒拿呢？」她連忙乘隙而入的問着。

「不曉得……拿不拿那錢我也沒決定呢。」他說着，又呆着了，但他又一覺醒了，露出一點諷刺的強笑了。「呵，我講了什麼呆話了，哈！」

梭娜想他是瘋了麼？但不久又把這想念去了。「不，這也許別有原因吧！」她不瞭解的自語着。

「你曉得麼，梭娜！」他忽然露信任的問着，「我對你說：假使我只爲飢餓而把她殺了！」他講得十分響，似真誠而又非真誠地看着她，「那我此刻就高興了。這你會相信的！假使我認我做錯了，於你有何干係呢！這對於我的勝利你有會得到什

麼益處呢？梭娜我今天來到你這邊就爲此麼？」

梭娜欲說又止。

「昨天我叫你和我一同離去，就爲你是我所僅有的一切了。」

「到那兒去呢？」梭娜怯懦地問着。

「不偷盜，不謀殺，你不要愁吧。」他悲傷地微笑着。「我們是道不同的呀……你明白梭娜，只是此刻，只是這一剎那，我纔明白昨天叫你和我一同是到何處去。昨天我說時尙不明白何處。我爲一點事求你，我爲一點事到你這邊來——不要離開我，你和我一道吧，梭娜。」

她緊緊握着他的手臂。

「我爲什麼，爲什麼要對她說了？我爲什麼要給她曉得呢？」他呆了一下絕望地喊着，露出十分苦痛的情緒看着她。「你在這邊等待我的解說，梭娜，你坐着在等，這我明白了。但我對你說些什麼呢？你會不懂，只是受苦……因爲我的關係，你又慟哭了，又擁抱我。你爲甚如此幹呢？我負不下這個擔子，來推在他人肩膀上，你也受點苦，我就感得舒服了！你會愛如此卑賤的人麼？」

「你也不在受罪麼？」梭娜喊着。

他的心目中又感到同樣的情緒，但不久又把心軟下了。

「梭娜我有一個不好的心胸，你注意呀。由這可以解說什麼。因我不好，所以來此。他人是不會來的。但我是一個庸人，又是……一個卑賤的人。但……無關這非要點呀。我此刻將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哩！」

他沉思着。

「唉，我們是這樣道不同哩！」他又喊着。「我們一點不同。可是，我爲什麼要來呢？我將不會恕宥自己。」

「不，不，你來倒是好呢！」梭娜喊着。「我明白好得多了！」

「果真那樣，又如何呢？」他說着，好似弄到了一個結論般的。「是的，就是那回事！我要做一個拿破崙，就因此把她殺了。……你此刻懂了麼？」

「不——不！」梭娜誠懇地怯怯地低聲答。「你說吧，說吧，我會懂，我自己心內會懂的！」她央求他說。

「你會懂麼？那好吧！」他稍一停，在思索。

「就是如此：有一天我問自己這問題——好比，假使拿破崙恰站在我的地位，假使他沒有多弄和埃及，又沒有勃徑大道去開拓他的事功，而替換着這些美麗的值得回憶的事情，僅有一個可笑的老嫗當主，她在受害了纔在她箱中抓錢（爲他的事功，）如何呢。唔，他若沒有他法，他必叫自己做那勾當麼？他要爲那無可紀念……且有罪，她覺得苦痛麼？唔，我要對你說，我對這「問題」自己苦痛極了，因此我又想那不致給他什麼痛苦的，那……：他也不會有什麼事體要想的，假使他無路可通時，他就會不假思索把她扣死了！唔，我亦……：不假思索……：把她殺了，仿效他的。就是如此呀！你覺得這好玩麼？真的，梭娜最好玩的事情也不過如此吧！」

梭娜毫不以爲這是好玩呢！

「你還是坦白對我說吧……不必繞灣了！」她十分膽小地像聽不清地央求着。

他臉對着她悲傷的看着她，握住她的手兒。

「你說得對，梭娜，當然是胡說，空話，當然我的母親是沒有什麼東西的，我妹只因受了一點教育，而被派作苦工，當一個女工頭，他們的希望完全在我的身上了。我是個大學生，但我不能繼續念完功課，當時被迫脫離學校了。在那樣，就是十年或十二年，我可希冀當一種教員或一年能進款一千的書記官。」（他申說着，彷彿在上課般的。）「可是那時，我母親卻傷心愁慮了，我不能給她舒快的生活，我妹……：唔，我妹當然更過的不好，但要叫人不顧一切事情，忘掉他的母親，給人家加侮辱於他的妹妹，是這不可能的事。一個人爲何要如此呢？當他們過去了又添增了他人——妻小——的重擔，仍一點不留遺給他們麼？所以我就要去弄那老嫗的錢財，給我前幾年的用途，我可不打擾母親了，繼續自己在大學念書和畢業後短期的生活費——以極大的，通盤的計畫去幹，將來創成一個十分新鮮的事功，去過獨立的新生……：唔……：就是如此……：唔，

我在殺那老嫗事我是錯了……唔，罷了。」

他勉強把他的說話說完了，他的頭低垂下去。

「哦，那不是，那不是！」梭娜困惑地喊着：「一個人怎麼會……不，那不是的，不是的。」

「你自己以為不是。我是說得真事實情，確實的！」

「那怎麼會是實情呢，上帝呀！」

「我只不過殺了一只跳虱，梭娜，一只沒用的，可憎的，有害的生物罷了。」

「一個人類——一只跳虱！」

「我明曉得那並非一只跳虱！」他答着，睜睜地看着她。「我只是在胡說，梭娜！」他更說着：「我早就胡說了……那並非，你是了。那別其他，其他重要的緣故哩！我久不對誰講話了，梭娜……此刻我的頭昏昏作痛呀！」

他的眼睛灼灼視着發出興奮的光彩。他像神智不清的，一陣勉強的笑現着口唇上。從他的興奮中可以看出我的極端疲乏。梭娜看他怎樣地難過。她的頭也昏迷了。他講得如此可怪，好像就該懂得，但不然……「究竟怎樣？怎樣？上帝呀！」她失望地捏着自己的手。

「不，梭娜，那不是的！」他又仰頭開口說着，彷彿一些新的突然的思想激動了他似的——「那不是的，不如……想——是的，實在不如——意想我是自大，忌刻，陰毒，下賤，好報仇，而且……唔，也許還有瘋癲的習向呀。我方纔對你說我不能繼續在大學求學。但你曉得我也許可以繼續麼？我母親她能把學費等寄我，我當然盡夠辦衣裳，鞋子和食物了。教書每點鐘能弄到半個盧布了。倫肯還在教呢！但我十分拗掇，我不想去教。（是的，拗掇很對的字）我困守在房裏如同一個孳子。我的蝸居你去過的，你看見了吧……梭娜，低矮的仰躍和小小房間不拘縛靈魂和性靈麼，唉，我如何討厭那閣樓呵！但我們不願遷居。我有意不遷的！我會好久不出門，我也不願去作事，甚至吃也隨便，我只是困守着，什麼也不高興做。拿泰沙拿什麼給我，我就吃什麼，她不拿我，就一天不吃也可以；我因為拗掇也不高興去要夜裏這邊沒光，我就在黑暗中臥着了，我不願把錢去備燈燭了。我本是讀書的，但我把書賣掉了；我檯子上的抄寫簿的醜醜已積有幾吋厚了。我喜歡躺着思索。我常常在思想……我是

在做夢，種種的怪夢，也不用多說了！不過那時我纔想……不，那不是的！我又說錯了！你想，其時我常常問着自己：我怎麼會蠢的呢，假使他人蠢——我曉得他們蠢——我為甚不智慧點呢？我覺得梭娜假使要候等人家都變智慧點，那耗時太遠了……我之後懂得那絕難實現的，人自己不變，誰能使它改變，而且何必多耗力氣在那上邊。是的，就是如此。這是天經地義的，梭娜……就是如此……此刻我知道梭娜誰有康健的心神，誰就可以馭使他們。誰有非常的胆力，他們看去都不錯，最有胆量的人就是最不錯的。到此刻還是如此，而且將來也是如此，人如見不及此，那非愚即瞎瞎的了！

拉斯科納夫說這話時，雖是瞧着梭娜，但他已不管她明白否了。狂熱已限制住他了，他是在陰慘的世界中了。（他早已沒有和人談過話）梭娜也以爲這陰慘的信條將成爲他的信仰和律例了呢。

「其時我早以爲梭娜！」他滔滔地往下說着，「權力只給那些奴顏屈膝者。惟有一事，一事務要：人只要冒險！在我一生中首先造成了這個觀念，從前我想本沒有想過，簡直沒有一個看得如光天光日般地明晰，怎樣可怪沒一個在這瘋狂世界上有此種膽量去留心這一切，使它追奔妖怪那邊！我……我有此種膽力呢……所以把她殺了，我有此種膽力，梭娜這是總原由了！」

「哦，不要響，不要響！」梭娜執住自己的手臂喊着：「你離了上帝，上帝會加害你的，把你拋給惡魔呢！」

「那梭娜，當我在陰暗中躺着時，所有的一切對於我就十分明白了，這難道是惡魔的迷惑不成嗎？」

「不要響，不要笑，侮謔了高貴的人們！你不懂，你不懂！上帝他不會懂了！」

「不要響，梭娜！我沒有笑呀。我明白的，這是惡魔誘惑我。不要響，梭娜，不要響！」他一再說着，並帶點固執。「我在陰暗中臥着時，我全明白，這一切我都想過了，這一切自己也低訴了……對我自己切實辯論着，無微不至這些，我全明白！其時我是怎樣擾擾地仔細考查那一切呀！我常常丟了那個，重新來個起頭，梭娜，決計不去想了。你是否看我是像一個呆子般去處那事呢？我要如一個明眼人做那事，但這就是我的毀滅的因素了。你切不要當我不明白呀，如我問自己：我有無權利獲得力量——我實沒有此種權利——或者人是不是一只跳蚤，結果不是如此，一個人雖可無問題的直向自己鵝的前去……假使在那些時日我自尋煩擾，奇怪拿破崙能否作這事，我覺得我確不是拿破崙。我該容受那些思想交戰的痛苦，梭娜，我渴欲把

那苦痛去了！我想只爲着自己，不管好歹把她殺了，我對自己也都不想說誑話。此種暗殺，也非爲要援救我母親——那是胡說——也非爲要得到金錢和勢力，爲人類的一個恩人樓去謀殺。胡說我爲着自己去幹了，也許我成爲他人的恩人，也許我像一隻蟻子，人們都給我收在網裏，吸取人們的心血，以過我的生活，其時我什麼也不注意了……當我幹那事時，樓娜我不是爲錢哪是爲別的呀……如今我全明白了……懂得我也許我不會再犯謀殺罪呢。我想查出別的事情是其他事情誘惑我向前的。其時我想立刻查明我是一只跳虱和別人一樣，仍是一個人哪。我可否踏過障礙，我能否屈膝，我是否爲一個顫抖的生物，我有無權利……」

「去殺嗎？有權砍人麼？」樓娜執住手兒。

「唉，樓娜！他易激地喊着，好像要辯駁似的，但仍是藐視地靜着。『不要弄斷我的話，樓娜。我單想證明一事，那時惡魔誘我向前去，自此他指引我，說我不能走通那路，因我恰是如此的一只跳虱和其他的人們一樣。他嘲侮我，所以我到你這邊來了！歡迎你的嘉賓吧！我如不是一只跳虱，我能到這麼？你聽呀！我到那老嫗家去時候，我不過想嘗試一下……這你會信的！』」

「你把她殺死了！」

「但我怎樣把她殺了呢？他們殺人就是那個樣麼？人家去犯殺人罪也就如我那時的情形麼？那一天我將對你說我是怎樣去的，我暗殺了那老嫗麼？我只是殺了自己而不是他呀！我立刻永久地把自己毀滅了……但殺老嫗的是惡魔也不是我罷了，罷了，樓娜，罷了，隨我去吧！他在痛苦的抽搐中大喊：『隨我去吧！』」

他手攔着膝蓋上，兩手緊抱着頭。

「我是受着這樣的苦呀！」樓娜放聲慟哭了。

「唔，我此刻怎樣做呢？」他問着，忽然仰起頭，露出絕望而尷尬的面色。

「你怎樣做麼？」她跳喊着，她的滿含眼淚的眼睛突然睜大了。『你立起來！』（她握住他的肩部，他站起昏迷的看著她。）「此刻快去，站在大街上吻着你所踏污的泥地，再對着世人大聲宣說：『我是兇手！』那塵上帝將會給你新生了。你去

不去呢？你去不去呢？她全身顫戰地問他，緊握住他的兩隻手，充滿熱情地瞪視着他。她的突然的眷愛，使他吃驚了。

「你是否說到西伯利亞，梭娜？我得對公安局去自首麼？」他慘然地問着。

「以受苦去贖你的罪吧，這是你該做的。」

「不，我不到他們那邊去，梭娜！」

「但你怎麼過下去呢？你存在着做什麼呢？」梭娜喊着：「此刻怎麼可能呢？怎的，你怎樣對你母親說話呢？（如今她們會變成怎樣了）但我在說什麼呀？你已離棄了你的母親和妹妹。他已把她們棄了上帝呵！」她喊着，「怎的，他自己全明白這些，他生活着靠什麼呢？你將成爲怎麼樣了？」

「不要像一個小孩般，梭娜！」他輕輕說着，「我對他們作壞什麼事了？我何故要到他們那邊？我對他們說什麼呢？那不過是一個幻想……他們自己努力毀滅人，而卑視之爲德行。他們是地痞無賴呀，梭娜！我不去他們那邊！我對他們怎麼說呢——說我殺她的，沒拿錢，把牠放在石塊底下，不是？」他露出悲傷的微笑續說着，「是的，我沒拿錢，他們會笑我，說我是笨貨呢。庸人呆子！他們不會懂，他們也不夠懂呀。我何故要到他們那邊去呢？我不要像一個小孩般，梭娜……」

「那你將難忍受極了呢！」他一再說着，在失望的懇求中伸出手臂了。

「也許我對自己太苛待了！」他悲傷地說着，想着，「到底我是一個人，不是一只跳鼠呀，我自卑得太過分了，我該爲這事而再奮鬥哩！」

一陣得意的微笑露出了他的口唇上。

「你的整個生活中，將負着怎樣的擔呵！」

「我會習慣的。」他熟思深慮地說着，「你聽！」他呆一下又說，「不要哭喊了，談話吧：我對你說偵探已在監視我並追尋我的蹤跡了呢……」

「嚇！」梭娜恐懼地喊着。

「唔，你爲什麼要喊叫？你要我到西伯利亞去，如今你已驚了！但我對你說：我不去對警察自首呢。我要再奮鬥着呀。他們沒有確實的憑據。奈何我不得的。昨天我是在極危險中，我以爲要敗事了；但今天事情又變好了。他們所曉得的事情都可以有雙方的解說，換言之，我可因他的控告而增加我的榮譽，你懂麼？我習過這們功課。我會如此做的，但他們必要捕捉我的。如無別的緣故，他們必在今天要辦的，也許此刻他們要逮捕我……但那沒關係，梭娜他們會給我出來的……因無確實證據呀，而且永遠不會有的，我可以預說的。他們決不能如此妄入人罪的罷了……我只是對你說，你好明白……我也要設法對母親和妹妹一說，叫她們不要驚嚇……但，此刻，我信，我妹的前途已穩渡了……我母親的也會安穩的了……唔，就是如此。不過謹慎點呀。我到牢獄時，你會來探視我麼？」

「哦，我會的，我會的。」

他倆悲哀憂愁的並坐着，彷彿孤另另地狂飈巨浪捲到荒涼淒慘的海島上去似的，他瞅着梭娜，覺得她對他抱着極大的愛情，但他又以爲如此被愛覺得多餘而且痛苦呢。是的，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他在去望梭娜的路上他把所有的一切全寄託在她身上，他想她至少可以除去他一部份的痛苦，可是此刻她一心傾向他時，他又覺得他比以前更加苦惱了。

「梭娜！」他說着，「我在牢獄裏的辰光，你還是不來看我好呀！」

梭娜沒答，只是哭着。如此過去了好久。

「你身邊有一個十字架吧？」她問着，彷彿忽然想起了這似的。

他開始不懂她話。

「沒有，絕沒有吧？這邊，取這個，松木做的。我尚有一個銅的，是威里所有的。我和威里交換的，她的十字架送給我，我的聖像的給她。此刻我要掛威里的，這個給你好了。拿去吧……是我的，這是我的哪！」她懇求他說，「我們將去一同受苦難，我們要一同掛着我的十字架阿！」

「送給我好了！」拉斯科納夫說着。

他不願刺傷她的心情。但他立刻又把伸去取十字架的手臂抽回。

『不必就在此時。梭娜等遲點吧！』他慰着她。

『是的，是的，遲點也好！』她確信地復說着，『在你去懼受災苦的辰光，再掛把。你到我這邊來，我替你掛上，我們祈禱着，一同走呀。』

其時有人在叩門，已敲了三回了。

『梭菲娜，我可走進麼？』似乎是極熟悉極溫和的聲音。

梭娜跑到門口一呆，在門口露出一個淡黃色的頭，原來就是恩德利先生！

第五章

看恩德利的情景，很匆亂呢！

『我來你這邊了，梭菲娜！』他一到即說着，『恕我……我想我會找到你的！』他忽然又對拉斯科納夫說道，『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那種的……但我不過想到。茄里伊夫亞顯了呢！』他又把臉轉着梭娜，脫口而出了。

梭娜號哭着。

『好像是如此。但……我們不明白怎樣好，你看！她歸來了——好像被趕出來的，也許受打了呢……大約是如此……』她跑到你父親的上峯那兒，他又不在家。他在其他一位官長那邊用飯……稍想一想，她往那邊去，其他一位官長那邊去，試想，她那樣腴而不捨，她竟叫那位上峯接見她，好像把他從筵席上叫出來的，你想會怎麼着。當然，她被逐出門外了；但，照她說，他會大罵他而且用什麼東西摔他呢。也許可相信的……她怎的不被拘起來，我不懂此刻她在對人說，魏塞爾也是的，但很難明白她，她在號哭，撞罵……是的，她喊着說，大家既已攢絕她了，她會率領小孩子，攜着手風琴到街上，小孩子口唱手舞，她也做着，可以弄到錢，每天要在那位官長的窗下去……『好叫大家明白出身貴閥的小孩子們——父親是作過官的——在街頭討飯。』她動不動就打小孩們，他們哭得很。她教里連唱『我的村莊』，教小孩和波楞舞蹈。她把衣裳扯了，替他們做成小帽子，如同戲員一樣，她想拿一只銅盆敲着，當作鑼鼓……她什麼說話也不聽受……你看那情景，簡直鬧得不像樣子！』

恩德利說到這兒，只見梭娜聽得氣喘汗流，並急拿了她的外衣和便帽套上便跑出房去。拉斯科納夫跟在後面，恩德利也只得隨他後面去了。

「她真的是瘋癲了！」他對拉斯科納夫喊着，其時他們已走到街上了。「我本不想叫梭娜發癲的，所以我說『好像是如此』，但那不用懷疑，大家都說，害肺病的，肺結核常要跑到腦中；只恨我不懂醫理呢！我竭力勸解她，她一點不聽咧！」

「你對她說起肺結核麼？」

「不會。就是說她也不懂的，但我所講的，假使你合於論理，相信自己毫無可哭之處，那他就會止住不哭喊了。這是很清楚的。你信他不會停止麼？」

「真的如此，那人生可說太容易了！」拉斯科納夫答着。

「對不起，原諒我；當然這於茄里伊夫亞是難以說明的，但你曉得否，在巴黎他們僅只依着合乎論理的辯難，可否醫治瘋癲這事情，正在起勁的研究哩。那邊有一位教授，有聲譽有專門智識的人，最近纔死去，他相信可以醫治的。大意是說：瘋者在身體上並無真實的病，瘋癲只是一種論理上的錯亂，判斷上的矛盾，對於事物觀察不精確云云。他並對瘋人指出他的錯誤之處，你信麼，大家說是成功的！但他也應用噴射浴幫助，能够成功必多靠着這種療法，也難說哩。大約是如此吧！」

拉斯科納夫早已聽而不聞的了。一到他的寓宅，他便對恩德利點着頭，由門口進去了。恩德利這才登着了向四周一瞧，立即向前去了。

拉斯科納夫走進了自己的小房，站在房中呆着。他何故回家來呢！他看看那黃色的破敗的紙，看看那塵垢，看看沙發……從庭院中傳進一種不住的敲打聲音，好像有人在鏗敲着……他跑到窗口，抵着足尖，全神貫注的向庭院內望着。但庭院是冷靜的，毫不見有人在鏗敲。只看見左邊房屋上有幾個開着的窗戶，窗檻上擺着數盆憔悴的鳳味草。內衣掛在窗外……這些他心裏記得很明白。他又回到沙發來。

他從未感到自己有如此的落寞過。

是的，他又覺得他要惱恨梭娜的，此刻他使她更困苦了。

「他何故要到她那兒去賺她的淚珠呢？他何必要去搖撼她的生活呢？哦，這事太卑陋了！」
 「我要仍然落寞了！」他堅決地說着，「他會不到牢獄來的！」

過了約五分鐘，這纔仰起頭來，露出一點奇怪的笑容。這是一個怪異的念頭。

「也許到西伯利亞好哩！」他突然想着。

他坐在那邊兀自想着渺茫的奇思過了好久。忽然間門兒開了，多利亞進來了。開首她呆在門口望着他，正像他在梭娜邊一個模樣，好久她才進去，在她昨天坐過的原椅坐下了，臉孔對着他。他漠然地看着她沒發一聲。

「不要惱，哥哥，我就要去的！」多利亞說着。

她的臉孔像是深思的，但不很嚴肅。她的眼睛瑩滑中帶點溫柔。他覺得她到他這邊來，也無非是爲着愛他的緣故。

「哥哥，此刻，一切我全明白了。倫肯把全個事情都對我講了，他們因爲一種無意識的可恥的疑惑，煩擾你，困難你……倫肯對我說，毫沒有妨礙，你那樣鄭重其事的恐懼是多餘的。我倒不如此想，我想你是怎樣的憤怒，那憤怒你將發生一種永遠的影響，這是我所過慮的。至於你疎遠我們，我不說什麼，我也不敢說你對不起，因我會爲那樣說責你。我想，假使我也碰見這樣的一個災難，我也得脫離摩實的。這事情我一點也不對母親說及，但我仍常談到你，而且說你不久就會來的。不要她煩惱，我會叫她安心的，但你千萬不要再爲難她了——無論如何要來一次，記牢，她是你的母親。如今我來也無非是爲此。」
 多利亞站起了。「假使你用到我或需要……我的生命或別的什麼……喚我，我會來的。再見！」

她就轉身朝門口走去。

「多利亞！」拉斯科納夫走去叫住她，「那位倫肯倒是很好的朋友。」

多利亞臉孔紅紅的「唔」了一聲。

「他是適合的，很努力的，誠懇的，而且有真愛情……再會，多利亞。」

多利亞臉孔更紅了，她有點驚訝。

「但這究竟是什麼用意，哥哥？你真的要永久別了，因此你……所以給我這個分手的贈言麼？」

「不要多心……再會吧！」

他向窗口走去了。她呆着看他一會，傷心的出去了。

不，其實他對她並不是淡漠呀！有瞬息的時間（最後的瞬息）他極想把她摟在懷中，對她別離，並告訴她，但此刻他連她的手也不敢去觸一下呢。

「過後她想着我抱她的時候，她會顫抖的，並且將以為我是偷吻她哩！」

「她能受着這個試驗麼？」他自己問着，「不，她不能，像這種姑娘，不能容受事情的！她們絕對不能的。」他又想着梭娜。

一股清鮮的空氣由窗外吹進來。太陽正在落下。他抓起帽子就出門了。

當然，他絕不會承認自己是有病之軀，但這些精神上的不斷的煩惱和憂愁，不免有礙他的身體。他在極厲害的熱病中而不躺倒牀上，也許正因為此種不斷的心靈的掙扎使他站住，使他的精力不敗。但這種不正常的興奮極難維持久遠的。

他在房中往來的走動。太陽已全落下去了。最近一種不可思議的苦惱漸漸壓迫他。那倒不很艱澀，不很尖厲，但卻是一種永恆的，永世的感覺；叫他先體味着這絕望日子的冷酷而陰沈的慘苦，先體味着「五步內的空地」的一種永世。夜色深沈的時候那種感觸漸漸沈重地壓迫着他。

「因此種癡呆的，完全身體上的孱弱，再加上黃昏時的慘淡景色，人就要幹出一種蠢事了！你要到多利亞那邊去，正同到梭娜那邊去一個情形。」他悲苦地自語着。

他覺得有人在喚他的名字。他回頭一看，原來恩德利向他這邊來了。

「你想，我竟到你屋內找你了。你想，她已進行她的計畫，把小孩帶走了。梭娜和我找遍纔找到他們。她自己擎着一個瓦罐，叫小孩們舞蹈。他們在哭哩。他們時常地站在交叉路口和店門口；一羣看熱鬧者也跟着他們跑。這邊來哪！」

「梭娜哩？」拉斯科納夫躁急地問着，立刻匆遽地和恩德利走去。

「完全發狂了。不是梭娜呀，是茄里伊夫亞，但梭娜也有點狂哩。不過茄里伊夫亞厲害些。她是瘋狂得不像樣了。她們將

會捉到公安局去的。你猜想，將會遇着什麼結果的……她們跑到運河岸邊，如今正近那橋，離梭娜的家不很遠，很近的。」

在運河岸邊，近着橋，離梭娜所居的那家極近的地方，有一羣貧民的小兒們。茄里伊夫亞的啞聲響在橋上就可聽到。這光景真好看，大可招引一班街頭人的。茄里伊夫亞披着破衣，戴着綠肩巾，搭着一個污破帽子，她是癡狂了。她聲嘶力竭了。她的瘦削的病臉更難看了，原來患肺病者在太陽底下總比家裏難看的多呀！但她的精神還很有勁，她的憤怒愈變激烈了。她衝向孩子們面前，劈罵着，哄歡着，在人叢中叫他們怎樣跳舞，怎樣喊唱，並說明何故要如此，他們不明白，她失望了，便打着他們……她衝到人叢去，假使她看見有衣服像樣的人站住瞧，她就走向前去說：「出身高貴的，可說是高貴的家庭」的小孩子們，竟弄到如此情狀了。她如果聽見人叢中有嘲笑聲音，她即刻衝到譏笑着面前，和他們吵鬧。看的人見了這瘋婦和受驚的小孩們，有的笑着，有的搖搖頭，大家都覺得怪事。恩德利所講的瓦罐那邊沒有，也許拉斯科納夫沒有瞧見呢！只見茄里伊夫亞叫里達和可里跳着，波楞唱着的時候，他自己用瘦削的手擊拍着，想來就是代替瓦罐了。她自己我也去唱，但唱到沒幾句，厲害的咳嗽又阻礙她了，這叫她失望地詛罵着，甚至淌淚呢！叫她最惱怒的便是可里和里達的哭泣和恐懼了。爲要把小孩們打扮得像街頭歌者一樣，她曾費了許多神氣呢！小孩搭着一個紅白色的包巾，極像一個土耳其人。里達沒別的奇衣；只有一頂織造的紅帽，大概是馬耳朶夫的帽吧，上面插一根白色的污羽毛，是茄里伊夫亞祖母所遺下的，波楞穿着平常的衣裳，她時時怕懼似的看着母親，環着她，淌着眼淚。她昏迷地看見母親這個情形，偷偷地向四周望望。她是給那街上的看客所驚了。梭娜隨着茄里伊夫亞，哭着求她回家，但茄里伊夫亞沒有聽。

「罷了，梭娜罷了！」她嘆着，因說得太快了，又氣喘的咳着了。「你哀求的什麼呀，像小孩子般的！我不是對你說過，我不再到那醉徒的德國人那邊去了。好叫所有佩德堡的人看這些小孩們在街頭討飯，他們的父親雖是有面子的人，他一生在誠懇而忠實的做事，也可說他是爲做事而死哪。」「好給那個卑賤官員看見你呆了，梭娜，我們有什麼可充飢呢？你對我講。我們把你弄得大疲倦了，我是不要再過下去了。呵，洛地亞，就是你呀！」她望見拉斯科納夫喊着，衝向前去。「你對這個呆姑娘說說吧，說沒再比這更適合的事了！就是帶着手琴的人，也能弄得一盤飯吃，大家看我們是兩樣的，我們是有面子的，被侵害的家庭，流落到討飯的田地呀！那官員總要倒台走的，你看好了！我們會天天在他窗下要着，如是塞耳坐車過去，我會跪着，

把小孩們站在我面前，給他看，且說「保全我們，父親呵！」他是無父親的，他會慈悲的保全我們，你可以看，那個卑賤官員……里達，向右首走呀！可里，你再跳着呀，你幹嗎哭呢？你怕些什麼，笨東西，老天呀，我如何處置他們呢，洛地亞你看他們是這樣的獸，人們對這種小孩們又怎樣呢？」

她自己也像要哭了——但沒有止着她的談話——還指點着哭泣的小孩們呢。拉斯科納夫竭力勸她回去，並說及這於自己面子很難看，他並且說，在街頭像一個奏琴者般的躑躅着，她是不配，因她是想做一個寄宿學校的校長呀！

「寄宿學校哈——哈——哈空想！」茄里伊夫亞喊着，她邊笑邊又咳着。「不，洛地亞，那個夢幻過去了！人們已棄捨我傭了！……并且那位官員……你曉得，洛地亞，我捧一只墨盒給他面上——那恰好擺在會客室的桌上，我寫了名字後，便直向他捧去，我就跑了。那些劣豪那些土棍呵！但我向他們已說多了，此刻我自己去維持小孩們，我不再對人家卑躬屈膝了！她也已替我們供養夠了！」她指着梭娜說。「波楞，你討到多少了，拿給我看看怎的，只有兩個銅板卑賤人們呵！他們一點也捨不得，只是尾隨着我們，扮鬼眼。那邊，那個蠢物笑什麼的？」（她指着羣衆中一個人。）「這都是因可里太呆了；我同他如此忙，你做什麼，波楞，法國話對我說，怎的，我教過你了，你如今懂了幾句成語，否則怎麼顯得出你們是出自高貴人家的好孩子，而和那些街頭奏琴的人兩樣呢？我們不必在街頭做把戲，唱個好聽的歌……唔，是的……唱些什麼呢？你總是麻煩我，但我們……你看，我們立在這邊，洛地亞，唱什麼歌，要弄錢，要可里會跳的歌曲……因為，你要知道，我們的演唱全是短時間學會的……我們該詳說着，完全試做一下，我們再到摩夫士街去，那邊多高尚的人，我們就會被人注意的。里達，單會唱「我的村莊」，除了「我的村莊」外，就沒有，了，那歌大家都會的。我們得唱別的好聽些的歌……唔，你想着了沒有，波楞，只望你幫你母親忙，我的記性太不行了，否則我會想起唱什麼的。我們不能唱「一個騎兵」了。唔，我們用法國語唱「一只五銅錢」（法幣名）吧，我教過你的，我教過你的，因這是用法國語唱的人家，就會看出你們是高尚家庭的小孩，更將動人憐愛……你可唱馬耳從軍歌，因那完全是一只兒歌，高貴的家庭常當作催眠歌唱的哩。

（馬耳去打仗

何時可返鄉？……）」

她將去唱了。『但不，還是唱（五銅錢）來，可里，雙手插着腰部，快點——里達，你只是向那邊轉動，波楞同我齊唱，拍着手！』

（五銅錢，五銅錢）

快進我們萬牲園）

（又是咳着）把你衣裳弄整直，波楞，要掉肩膀後去了！』她說着，咳得透不過氣。『此刻尤其要舉動伶俐，要大方些，好叫人
家認出你們是高貴的子弟。我在那時說過，胸口這邊要做長，約要兩個闊的長。這是你弄壞了，梭娜，你說把牠弄短點，你看，孩
子因此更難看了……怎的，你們又哭着，了什麼的，笨貨們好吧，可里，好開始了。快點，快點！真是不堪造就的孩子呵！』

（五銅錢，五銅錢）

又來了一個警察！你幹嗎？』

一個警察由人羣中擠了過來。恰在其時一位穿着法官服裝及外衣的紳士——大約五十左右的面貌，胸口掛着勳章
（這給茄里伊夫亞很快樂，並對那警察也有用處）——走近來，一聲不響遞給她一張三個盧布的錢票。他的臉面露出一
種悲憫同情的神情。茄里伊夫亞對他行了一個恭敬而有禮的鞠躬，然後把錢收下了。

『謝謝你高貴的先生！』她大方地說着。『使我們弄到這田地的因由，（波楞你拿住錢；你看，慷慨的闊人，他們會助一
個困苦的可憐的高尚婦女）你想，高貴的先生，這些出自高尚人家的孤兒寡女們——我也可說是貴族的姻親的——可
是那個卑賤官員坐着啖鷓鴣肉……而且因我麻煩他而發怒。『閣下，』我說，『保全這些孤兒寡女們，因你認得我的已故
丈夫——馬耳朶夫，在他死的那一天，那可卑賤的無賴便誣害他的獨生女了……』又是一個警察保護我呀！』她對那個
法官喊着，『那個警察爲什麼向我這邊來呢？我們方才走開一個了。你幹嗎，呆子？』

『街頭上不許如此。你不得擾亂！』

『這是你擾亂呀！不是一樣，你就當我在奏琴怎樣呢。這和你何干呢？』

『你該去領手琴護照呀！你沒有，你如此弄了這樣一羣人，你家住那兒？』

『什麼護照麼？』茄里伊夫亞哭泣着，『今天我總把我丈夫葬了。幹嗎要護照呢！』

「你自己安靜點，老太太，你自己安靜點！」那法官說道，「你來，我陪送你……你在這兒不宜的，在大眾當中，你有病呀！」
「高貴的先生，高貴的先生，你有所不知呀！」茄里伊夫亞號哭道，「我們到壁夫士街去吧……梭娜梭娜！她在何處呀？她也哭了嗎？你們怎麼的呀？可里里達你們到那兒去呢？」她驚惶地喊着，「笨孩子呀！可里里達，他們到何處去了呢……？」
「可里里達早已給大眾和母親的瘋癲的形狀，嚇得沒頭緒了，此刻見警察要趕他們到別處去，他倆手牽手跑開了。茄里伊夫亞哭喊着，去追他們。她喘氣哭跑的時候，披髮亂頭簡直不像樣一個人了，梭娜和波楞也去追她了。」

「叫他們回來呀，叫他們回來呀，梭娜！蠢物，忘恩的孩子呵……波楞！快把他們攔着呀……這是爲你們呀，我……」
她給什麼絆跌了。

「她跌壞了，淌血啦，親愛的！」梭娜俯着身子去扶她。

這時人們都環來了。拉斯科納夫和恩德利先奔到她旁邊，那法官也趕了來了，後面是警察，做着好像慌張的手勢，低語着：「真討厭！」這對他是一個很麻煩的事體。

「跑開去，跑開去！」他對那些向前擠的人喊着。

「她要死了哩！」有人嚷着。

「她是瘋癲的了！」另外一個人說。

「苦惱呀！」一個婦人只是口裏念着禱詞，並說道，「把那個小女孩和男孩攔住了，沒有他們拿回來了，年紀大些的把他們攔住了……唉，頑皮的小東西！」

他們察看茄里伊夫亞時，見她不是像梭娜所想跌在石塊上傷了的，那道上的血，是她胸部流出的哩。

「那我從前看見過的！」那法官對拉斯科納夫和恩德利低聲說着，「是肺病把血弄出的，病人的氣管窒塞的緣故。前天我看見一個親戚也有同樣的事情……幾乎有一大盤血呢，只在一下子辰光……但怎樣呢？她快要沒用了。」

「那末，那末，到我家去吧！」梭娜懇求着，「我就住在這邊附近……噯，就是那所房子，從這邊過去第一家……快到我那邊去！」她轉輾對他們說，「叫醫生來呀，親愛的！」

因爲法官竭力贊成，所以這提議給採用了，警察立刻幫助拉菲里伊夫亞到梭娜的屋裏，她神事不知的躺在牀上。血仍在流，但她又好像避過了。拉斯科納夫、恩德利和那法官也伴同到梭娜房中，警察也跟着，他把那些跟到門口來的人驅逐了。波楞牽着可里和里達也進來了，他們一邊顫抖一邊哭着。有幾個從勞富房裏也過來了，有房東——一個形貌醜陋的，蹣跚的，獨眼睛的，鬚鬚和鬍子般豎着頭髮的人，還有他的老婆——還有一個神情驚嚇了的女子，以及幾個張大着嘴的受驚的小孩子。其時喀老夫也忽然露臉了。拉斯科納夫驚訝地看着他，不懂他從何處下降的，人羣中並沒有看見他過。大家又在說及醫生和牧師了。那法官對拉斯科納夫低語着說如今喚醫生已不及了，不過還是去找來試試看，勞富自告奮勇跑去喚了。這時菲里伊夫亞恢復了知覺了，血也暫住了。她帶着病態但注意的眼睛瞪着梭娜，她立着，面色蒼白且發抖，用手巾擦她頭上的汗，她要她扶了坐着。大家把她攙扶着床上坐了。

『小東西們那兒呢？』她聲音微弱問着，『波楞，你把他們帶回來沒有？這些討厭的東西呵！你們總是亂跑呀……哦！』她的乾燥的口唇上又全是血。她眼睛往四面溜着。

『你原來就是住在這邊的梭娜，我從未來過你房裏呀。』

她的受痛苦的臉看着她。

『梭娜，我們毀傷你了。波楞、里達、可里，到這邊來呀！唔，他們都在旁邊，梭娜，你帶着他們吧！我拜託你了，我是够了戲也完了。（又咳着）你把我放倒，給我好好地死去吧。』

他們把她仰躺着枕上。

『什麼，牧師！我用不到他。你們那兒來的一個盧布破費哩。我沒有罪呀。上帝會恕着我的呀！他明白我是怎樣的受苦呢。……假使他不要恕我，也就算了！』

她漸漸更入於人事不清的景象中了。有時顫抖，有時眼睛亂溜對每人瞪了一會，但立刻又昏然了。她的呼吸極感困難，她的嗓子裏有一種顛簸的聲音。

『我對他說，閣下！』她呼喊着，一字一喘氣，『那個魏塞爾，喚里達，可里，兩手在腰上，要快！溜呀，溜呀，派克的走法呀。』

用足跟踏，做個懂事的孩子！

（你有珠寶和金鑽石）

下面什麼唱好了。

（你有最動人的眼睛，

好戈子，你又要什麼呀？）

什麼意思呢（你又要什麼呀。）這鬼東西亂造些什麼了！唔，是的！

（在午刻的熱浪中，在脫格斯的山坑中。）

「唔，我很愛這隻歌呵！我要這歌到發狂的地步了，波楞！你曉得，你父親在和我訂婚時，他常要唱的……那時呵！是我們要唱的呀！怎樣唱的我忘了。快提示我！怎樣唱的呢？」

她興奮極了，極想坐起來。她終於用一種啞澀的聲音開始唱了，尖聲的喊唱，一字一喘氣，並露着可怕的神色。

「在午刻的熱浪中……在脫格斯的……山坑中……腰部佩着炮彈……」

「閣下！」她忽的長號一聲，眼淚直淌的慟哭着，「請保全這批孤兒寡女們呀！你是他們父親的朋友呀……可說是高貴的……」她驚了意識恢復了，驚恐地瞪視着四面的人，立刻看見梭娜了。

「梭娜梭娜！」她溫柔慈愛地慢慢說着，彷彿見她也在喫驚般的。「梭娜寶貝，你亦在這邊了？」他們又扶她起來了。

「罷了什麼都完了再會了，可憐呀！我毀滅了我毀滅了！她像怨恨而絕望似的喊着，她的沉重的頭倒在枕邊了。她又十分昏迷了，不久，她的瘦黃的臉向下抽動，嘴唇張着，腳部抽動着，她嘆一口長氣就逝世了。

梭娜立刻跑去抱着她，把頭緊伏在她的瘠瘦的腹部，一點也不動的。波楞跪在母親的足下，吻她足，哭得很悲傷。可里和里達雖不明白怎樣一回事，但他們也覺得這是不好的事情了；他倆互相揀扶着小肩，呆瞪着，不覺哇的一聲痛哭起來了。這時他們的衣服還是奇怪的穿着；一個披着包巾，一個仍戴着帶插羽毛的便帽呢。

「名譽褒狀」怎麼仍在茄里伊夫亞的身旁呀？它放在枕頭旁邊。拉斯科納夫發見了那東西。他跑到窗口，恩德利也隨着走去。

「她是死了！」他說着。

「洛地亞，我得同你講幾句話呢，」喀老夫走近他們面前說着。

恩德利立刻自動地走旁邊去了。喀老夫拖引拉斯科納夫到稍遠的房角去。

「一切善後事宜，我來擔負吧！葬禮和其他。這無非是錢的事情，我早已對你說，我還有許多錢呀。我去把這兩個小孩和波楞送到可靠的育兒院去，我要留存一千五百個盧布給每一個小孩，在長大時給他們，如此梭菲娜可不必擔心他們了。而且我還要把她救出火坑呢！她是一個好姑娘呀，不是嗎？那麼請你告訴多利亞，我就如此地把她的一萬個盧布化去了。」

「你如此的慈善是爲的什麼呢？」拉斯科納夫問着。

「唉，你這想不透的人呀！」喀老夫笑着說，「我不是對你說過，我不要那些錢。你不以爲這是由於人類的本性而作的麼？她不是「一只跳虱」你明白的（他指着那死了的婦人）她不是像什麼老嫗當主麼？好，你會以爲的，要洛升生存着做壞事，抑是要她死去呢？假使我不去援手他們，波楞也將同流合污了。」

他說時露出一種得意忘形狡猾的神色，眼睛瞪着拉斯科納夫，後者臉更灰白並且冷顫，因爲他聽見自己會對梭娜所講過的話。他立即向後移動，驚訝地看着喀老夫。

「你怎會曉得的呢？」他低聲問着，差不多忍住呼吸了。

「是的，我就住在利哈太太家裏，在牆的那邊。這邊是勞富，那邊住着利哈太太——是我的一個好友。我是他的鄰居。」
「你麼？」

「是的！」喀老夫頗笑着，續說道，「我可以負責的說，親愛的洛地亞，你太使我感到趣味了。我對你說，我們會成爲朋友的，我可以預說的。唔，此刻我們是成功了。你會覺得我是怎樣的一個肯適應的人呢。我倆必能相合而無遺憾的吧！」

卷六

第一章

在拉斯科納夫覺得這已是入了一個奇怪的時期了，彷彿是雲霧似的籠罩在他的周圍，他在寂寥的況味中，而繼續不了，後來他想起那時期，他的心情常常受着蒙蔽，時斷時續，直到末了的慘局爲止。他覺得那時他對於有些事情，例如關於某種事件的日期弄錯誤了。這是後來由他人告訴的話中知道許多自己的事，而把回憶連絡起來的。他常把事故纏亂了，有時會把僅存幻想中的情形去解說事情的。他老是受着病苦和驚惶。但他也會記着無情的瞬間，幾小時，或幾天，那是看做以前的恐懼的反響，偶然來到他的身上，而且和變態的茫味相比並呢！他在後期中竭力想避去十分明白瞭解他的情形。有些當前須解答的事實，他是不高興的。如果把那些憂慮及不可避免的毀滅除去了，他將是怎樣地自在呢！

喀老夫尤其使他的內心焦急。他可說常在想着喀老夫呢。自從茄里伊夫亞臨死時，喀老夫說着那虛嚇人的話的那時起，他的心靈就像失去了平衡。雖然這新事實使他很感焦慮，但拉斯科納夫不想即加以解釋。他常覺得自己無緣無故會在城市偏僻之處的小飯鋪內，孤坐着沉思，忽然的想起了喀老夫。有一天他確以爲他們約定在那邊會面，他在城外待着喀老夫。又一回他在黎明時醒了，覺得自己會無故的在草堆荆棘地上臥着。

但在茄里伊夫亞死後的數日內，他在梭娜的房中碰見喀老夫幾次，他每次都是隨便的看了看，談了幾句，也沒談到生死問題，似乎他倆默喻於心似的。

茄里伊夫亞尚陳屍未葬，喀老夫爲着布置喪事而忙碌着，梭娜當然也很忙碌的，他倆最後一次相見時，喀老夫對拉斯科納夫說他已給茄里伊夫亞的兒女們，處置得很叫人愜意。說他和親友弄到幾個閒人，靠着他們的聲譽，這三個孤兒女立刻安排到一個適當的處所，說他爲此費了一點錢，因爲安排有點錢的孤兒女比窮小子的孤兒女便利多些。他並講了許多

梭娜的話，他說日內將親去拜訪拉斯科納夫，說：「他高興和他商談，有種事情須得細細討論……」

這回談話是在樓上的走廊講的。喀老夫仔細地看着拉斯科納夫，過了一刻，忽低聲問着：「怎麼的，洛地亞，你像沒神魂呢？你看着的和聽的，像沒有瞭解呢。提起精神來吧！我們得把事情好好的談一下，我很對不起，自己的事也還有許多呢。唉，洛地亞！」他又廣說着，「人們所最需要的是清新的空氣，清新空氣……：比一切都要緊呀！」

這時，牧師和助手正從下面上樓來，替她安慰靈魂，他讓開路給他們進房去。他們受着喀老夫的囑託，每天來此唱奠兩回。不久喀老夫去了。拉斯科納夫呆着站了一會，便跟牧師到梭娜房去了。他站在門口，他們照例念着經做着禱告。他自從小孩時起，對於死的觀念和死的來臨都非常的怕懼，他久不曾聽見作靈魂樂了。這邊還有着一種怕人擾亂人的東西。他聽見小孩子們都跪在棺木旁邊，波楞在哭着。後邊是梭娜在禱告，並且似在啜泣呢！

「她這幾天內沒有對我講過話，而且瞧也不瞧我呢！」拉斯科納夫不覺想着。房中的太陽光照得通明，煙霧繚繞；牧師在念：「給以永福吧，主父呵……」拉斯科納夫始終站在那邊聽着靈魂樂。當牧師替他們求福，將要告別時，他往四面望了望。靈魂事完了後，拉斯科納夫走向梭娜。她握着他的二隻手，頭凭着他的肩部。這個淡淡的友情打動了拉斯科納夫的內心。他覺得沒有一絲憎恨，也沒一點厭惡，她的手臂也不顫動呢。這想是最低的自制了。

梭娜沒說什麼。拉斯科納夫握了握她的手，便出去了。他感到十分悲傷，假使能夠遠遁人世了，此一生，也未始不可慶幸呢！但他近來雖然老獨個兒居着，他始終未有落寞之感。有時他走出郊外去散散，有一回甚至走到深遠的叢林去，但地方愈荒僻，他愈覺得不安。這並非給他發驚，只是非常地擾動他罷了，所以他即刻回城去，重入人寰，混進酒店飯店，他覺得在這邊較安適而且更寂寞些呢。有一天快夜了，他在一家酒店裏坐着聽了一點多鐘的唱戲，他覺得非常愉快。但末後又忽然感到一陣不安，彷彿受着內心的責備似的。『我在這邊聽唱戲，是我的份兒麼？』他自語着，不過他立即覺得這並非癡結之處，而有一種事情須得立刻決定，但這事又非他所能爲力。這是個無端的擾亂。『不，還是再去掙扎吧！還是去再見派弗里……或喀老夫吧……還是再去挑激……或什麼攻擊吧，對的對的』他自語着，他離開酒店，邁步而跑了一想着多利亞和母親來，又忽然使他神魂無歸。那晚他在克利士島上的一個菁林中醒過來，熱病得全身顫抖，他走了回去，到家時天色已經是侵晨

了。睡了好多時間，熱病漸漸退去，一覺醒來，已是下午兩點鐘了。

他記得茄里伊夫亞舉行的葬禮是何日，私幸自己沒有去參加，拿泰沙送食物給他，他食慾很好，差不多把它吃完了。他的腦筋似覺清新安寧許多，他對於前幾天的驚慌，覺得十分訝然。

門兒啓處，倫肯進來了。

「唔，他還會大吃哩，想來沒有病了吧！」倫肯說着，他移了張椅，就在棹旁對拉斯科納夫的面坐下了。

他煩惱的形狀也不去遮飾，他露出煩擾的樣子想說話，但又徐徐不迫，也不提高嗓子。看去彷彿有着特定的決心般的。「你聽！」他毅然地開口說着，「就我而論，我可以不管你們的，但就我所見而說，我是看不出端緒的，請你不要以為我是來對你問話。我並不如此，討厭的假使你把一切祕密對我說，我也不會站着聽的，我會走開的，我不過來察大家說你瘋了，是不是事實外邊都當你是瘋了，或近似如此。我由你的蠢笨的，引人惡感的，極難瞭解的行爲，並從你對於母親妹妹近來的行爲看，我也有點相信那話的真實。惟有一個鬼怪或瘋子才會像你那樣對待她們；你是瘋了，是無疑的。」

「上回你在什麼時候遇見她們的？」

「不久。你自那時後就不會會見她們了麼？你做些什麼勾當呢？請你對我說吧。我到你這邊已來三次了。你母親從昨天起就病得很沉重。她決要到這邊來；多利亞極力勸阻她；她也不要聽。他如果害病了，他的精神萎靡了，誰能像他母親般照料的周到呢？」她說。我們就一同到這邊來了，我們不會讓她獨自一人來，我們叫他恬靜些。但我們來了，你卻沒有；她坐了十分多鐘，我們也默然無語。她立着說道：「假使他出去了，換言之，他假使病好了，把他母親遺忘了，他的母親卻仍在門邊立着囑他行爲做好，這是可恥也不很好看呀！」她回去後就害病了；此刻她在燒熱哩。「我曉得！」她說着，「他把心傾向在他的愛人邊去了。」她是指你的愛人梭菲娜，你的配偶或你的情人，我卻不很明白。我當即到梭菲娜那邊去，看看究竟怎麼着。我四面一看，只看見一具棺材，小孩們環着哭，梭菲娜替他們套喪服。卻不見你一個影蹤。我說聲撥走了，對多利亞報告了。由此可見那完全是胡說，你毫不曾有一個愛人；不過你是瘋了，倒是真的。但你仍能安坐着大嚼熟牛肉，彷彿幾天沒喫東西般的。雖然瘋人也要吃的，不過……你沒有瘋！我敢說絕對沒有瘋。如此，你們一夥，可以隨你們的，因此中有種祕密，我也不想在

你的私事上麻煩自己的腦袋。所以我不過來罵你罷了。」他說完，站了。「快來消消我的心胸。我此刻曉得如何做了。」

「你此刻想做什麼呢？」

「我要做什麼，要你管嗎？」

「你想去賭酒哩。」

「你……怎麼曉得呢？」

「什麼，這是怪清楚的。」

倫肯停了停。

「你是個有理智的，一生不會發瘋過，一生不會！」他忽的變誠懇地說着：「你猜着了，我要去喝酒哩。再見！」

他要想出去。

「我在前天和妹妹談說——談到你呢，倫肯。」

「說及我嗎？但……前天你在那兒遇見她呢？」倫肯忽然停着，臉色稍帶點紅。

他的心漸漸加快的跳着。

「她來到這邊的，坐在那邊，同我說話。」

「真有這事！」

「當然囉！」

「你對她講些什麼關於我的……」

「我對她說說你是一個很好的，忠實的，努力的人。我沒有對她說，說你愛慕她，她自己明白的。」

「她自己明白麼？」

「唔，當然了。不論我跑到何處，不管我遇着什麼事，你務要依舊照拂她們的。我把她們付託你保護了，倫肯。我所以要說

這話，無非明白你是十分地愛她呀，並且我也相信你的純粹的心。我明白她也會愛我的，但也許已愛你了呢。如今你自己去

解決好了，惟有你自己最明白，你要否進去賭酒呀！

「洛地亞！你想……唔……唉，討厭！但你要到何處去呢？當然，這是一個啞謎，沒關係……但我……我會曉得這啞謎的……而且我想這一定是很荒唐的胡說你假造的，總之，你是一個有趣的的朋友，一個有趣的的朋友……」

「那我正要講的，給你打斷了，你不來察窺這些啞謎，是很好的一個決定。你靜待着吧，不要多操心。到相當時候，你會明白一切的。昨天有人對我說，人是需要清新空氣的，清新空氣，清新空氣。我想要到他那邊去，探問他說那話是什麼用意呢！」倫肯站着沉思，想求一個靜默的結論。

「他定是一個政客！他就會用什麼極厲害的計劃，一定是的。而且……而且多利亞曉得！」他忽然想着。

「是多利亞來望你了！」他說着，推敲着每個字音，「你該去聽一個講我們需要清新空氣的人，當然那信……那定和此事有關呢！」他自己肯定着。

「什麼的信？」

「她今天收到一封信件，使她十分地煩惱——真的。過於煩惱了。我說及你，她叫我不必說了。於是……她說也許我們就得要別離了……她很誠懇地不知爲着何事感激我；於是她走自己屋裏去，房門關住了。」

「她收到一封信了麼？」拉斯科納夫深沉地問道。

「是的，你不曉得麼？……」

他倆不語了一會。

「再見，洛地亞！某一時，老兄，我……無關的，再見，你想，某一時……唔，再見吧！我該走了。我不是去求醉酒。如今不必了……那都是妄語！」

他匆匆地出去了；但當他幾要把門關上時，他忽又把它開了，對着他，說着：

「呵，尚有一句話，你是否還記得那件謀殺事麼，你曉得是派弗里的搗鬼，那個老嫗，你曉得那個兇犯拿到了，招認了，而且找出證據呢。就是其中工人的一個漆匠呀，你記得我還爲他們辯護麼？門房和兩個兇犯到樓上時，他和同伴的故意扭駁

笑罵的那圈套，是他爲着避免疑心而幹的。這狡猾的賊骨頭何等心地，定神清誰也不會相信有這等事的；但這是他自己的自供呢，關於這事我還是被蒙在鼓裏哩！當然這種人世上總是有的。可惜他不再把這要角續演下去，而招認了，這件事實就更叫人置信了。但我還被蒙在鼓裏呢！我發瘋似的還替他們說話。

「這事你是從誰口中打聽來的？而且爲何給你如此快樂呢？」拉斯科納夫攪擾他問着。

「什麼？我爲什麼會如此高興嗎……唔，這事是聽派弗里講的，別人也在說……我是完全聽他說的。」

「派弗里說的麼？」

「是的。」

「他……他講些什麼呢？」拉斯科納夫驚問着。

「他依舊由心理方面給我一個很好的解說。」

「他解說這事？他親口解說的麼？」

「是的是的，再見吧。在相當的時候我會把詳細的都對你說，但此刻我沒空了，相當的時候我想……但不要緊，相當時候……如今我何必去喝酒呢？你給我的不飲已醉了。我已醉了，洛地亞！再見吧，我去就會來的。」

他去了。

「他無疑的是一個政客！」倫肯下樓時，自語着，「他並且把他的妹妹也混入漩渦了；那倒很和多利亞的品性相合呢。他們會晤見過的……她也略略洩漏這事了……她講的那些話……和暗示……都有那個意義在內！這全個事情萬難用別的解說了，哼我還以爲……老天，那時我怎樣想是的是的，我沒有理智，看錯了他那一日在走道的燈火之下是他做的。嚇我的觀念真太淺薄卑污了！尼拉招供了倒是一個好漢，如今事情已大白了！那他的病和怪僻的舉止……在大學念書時，他老是乖戾，夢愁的……但如今那封信又是什麼用意呀？其中也許大有文章了。誰寄的呢？不，我務要弄個明白的。」

他想着多利亞和他所聽到的說話，他的心內不安得很，他忽立刻大踏步去了。

他出去時，拉斯科納夫便起來走近窗戶，往來的蹣跚着，頓然不覺得房間的湫隘，又重新在沙發上坐下了。他好像別有天地。

了；又得掙扎了，如此遠走的機會來了。

「是的，遠走的機會來了！這是太窒息了，太是拘束了，這負擔太苦痛了。他時有昏睡之病症。自從在派弗里那邊尼拉的那一幕演起，他就窒息極了，被束縛，很少遠走的希望了。尼拉招認之後，又在那天和梭娜的那一節，他的言行舉止完全和以前所預冀的不同了，他立刻變脆弱了，其時梭娜也贊同，他於是在心中想着這事不能再如此落寞的生活下去了。」

「喀老夫是一個謎語……他給他擾亂，這是事實，但並不在一點上。他仍可以和喀老夫決一勝負呀。喀老夫也可利用做逃避的方法，但派弗里卻是大大不同。」

「派弗里會對倫肯用心理去解說這事，他始終是應用他的討厭的心理學的！但你想，在尼拉未出演以前他們中間經過那段事情，又經過祕密的晤談之後，派弗里突然又會相信尼拉有罪的麼？那些言詞舉止，他們全耳聞目見的，他們也互相視過，事實是以那一種語調講的，而且達到了那樣的一個階段，尼拉當然不會動搖他的信服的。」

「倫肯甚至在猜疑了走廊上燈火下面那節就發生關係了。他朝派弗里衝去……但爲什麼他會受着派弗里的哄呢？什麼緣故他要用尼拉去騙倫肯呢？其中他定有什麼用意和什麼策略的，但是什麼策略呢？是因爲時間過的太久遠了？」

派弗里就默爾而息了，唔，這是一個凶朕呀……」

拉斯科納夫抓着帽，走出了房仍在想着。這是他最近以來初次心中十分清朗的。「我得趕快把喀老夫結果了呢！」他想着，「他也似在等着我到他那邊去呀！」他的倦了的心中此時又湧上了仇恨之念，他得把派弗里或喀老夫殺了一個。此刻如不能下手，日後必能實現這事的。」

「且等着吧，且等着吧！」他對自己反復說着。

他纔開了門，就在走道上遇見派弗里了。他恰恰是來找他的。拉斯科納夫只瞪目結舌了一下，真怪，他瞧見派弗里不但不驚愕，而且毫不怕他。他只是呆了一下，但立刻就過去了。「也許這是結局了呢？但派弗里怎麼如此人不知鬼不覺地，像一頭貓般地走近了，他一點也不覺得呢？他會在門外偷聽麼？」

「你不會相信我會到這邊來的吧，洛地亞。」派弗里笑說道，「我早想來看你了；我打這邊經過，就想着進來坐一下。你

「要想出門麼？我不會就擱很長的。給我吸一枝煙好了。」

「坐吧，派弗里，坐吧。」拉斯科納夫叫他的客人坐下，表示着一種愉快的友情，這個矯情的舉止，他自己假使看得見也要驚嘆着呢。

拉斯科納夫自己對着派弗里坐着，毫無其事地看着他。派弗里謎着眼睛，燃着一根煙吸着。

「你說吧，你說吧。」這話似乎要從拉斯科納夫的喉管內發出來似的。「怎麼，你怎的不講話了？」

第二章

「噤，這種紙煙！」派弗里燃了一枝後叫嘆說着，「紙煙有害衛生，真的有害，可是我總不能戒除哩！我弄得咳了，喉管只覺燥癢，呼吸也感困難。你看我是一個謹慎的人，最近我到B醫生那邊去，他對每一個病人總要費了半點鐘的。他瞧着我笑了起來，他聽診着我脈，「紙煙對你不行哩，」他說，「你的肺部受礙了。」但我怎麼戒得掉呢？用什麼去代替呢？我自己倒並不覺得怎樣有害呢，嘻嘻，凡事都是相對的，落地亞，凡事都是相對的呀！」

「什麼，他又表演他的拿手好戲了！」拉斯科納夫憎厭地自語着。前次他們晤談的一切經過，他又突然想着了，他那時所發的感情又湧上心頭了。

「前晚我來瞧你你不曉得吧？」派弗里續說着，眼睛只是四面轉動。「我向這邊經過，和今天一樣，我爲的要答訪你看你的房門開着我就進來了，我四面瞧瞧等了一刻就去了，也沒有把名刺交給你們的門房，你不鎖門的麼？」

拉斯科納夫的臉孔愈加嚴肅了。派弗里似已覺出他的心思了。

「我來這邊是要對你談談，可以互相瞭解，落地亞，好漢子！我不會對你申說，此刻我要對你說說了！」他微笑地續說着，並拍着拉斯科納夫的膝蓋一下。

但就在這一剎那，他臉上又露出一種嚴肅的神情，殊非拉斯科納夫所及料，他覺得包含着一些悲傷的情緒。他從不會看見過也沒有猜想過他臉上會有這一種表情的。

「上回我們見面，遇着一幕活戲哩，洛地亞。我倆第一次晤面時也是一幕好戲呀；但其時……事情接踵着來，就因為如此：我覺得也許對你處置不公平吧！我想我倆是怎樣告別的？你的神經緊張極了，你我的二隻腿儘在顫抖呢！你想，我倆的行動是失態的，簡直不像上流人物呀。可是我們都是高貴的人，那是不用說的。你想我們鬧到什麼情景……那真是太失體統了。」

「他想怎樣呢，他當我什麼人呢？」拉斯科納夫愕然地自語着，仰起頭，張着眼瞟着派弗里。

「我覺得我倆最好還是以誠心相待。」派弗里說着，把頭朝着他邊，眼睛低下，彷彿憎恨他前次的不誠似的。「是的那種猜疑和那種活劇是決難維持久遠的。好在尼拉來糾正了，否則我們不知要弄到怎樣的田地呢。其時那可惡的工人在隔壁房裏坐着——你覺得麼？當然，你曉得的，我知道他後來到你這邊來過。不過你當時所猜測的都非實事，我毫不曾去喚誰來過，我一點也沒有什麼布置，你問我爲甚不發作？我如何講法呢？那事完全是突然來臨的。我只有叫門房來。（你出去的時候看見他們的）一個意念突在我的腦海中浮着，其時我很相信的，你想，洛地亞好，我想——我對一事疎忽了，我會拿住其他的事情的——總之，我得把我所需要的握住了。你本性就容易激怒，洛地亞，這和你的心術和其他品性完全不相稱，那不是我誇口，我早就明白一切了。當然，一個人決不會把自己的實情胡說出來的，我當時就如此想着，假使你沒有耐心，這事也許會發生的，但在那時這事總是很少的。我很清楚的看着那點，我想只要有一點事實可據，可握牢，不僅是關於心理方面的。因爲假使一個人犯了罪，你能從他那邊得到一點真實的東西，就會有着驚人的結果的。我是憑着你的性格的，洛地亞，十分地憑着你的性格的哩！那時我對你抱着極大的冀望呀！」

「但你如今怎麼打算呢？」拉斯科納夫末了喃喃地問着，並沒有經過思索。

「他在講的什麼？」他困惑地自語着，「他真當我沒有罪了麼？」

「我有什麼打算麼？我來解說吧，我覺得這是我的職責所在。我要使你瞭解這整個事情的誤會，是怎樣來的。我害你受了好多的痛苦，洛地亞。我絕不是一個怪魔。我曉得這對於一個可憐，驕矜，蠻橫，而不能耐性的人，而要去忍受那種苛政，將會怎樣的結果呵！我雖不能整個的信任你，但你總算是一個人格高尚而具有豪爽氣概的人，我要先把這些話誠懇地對你說，

因我始終是開誠布公的。我和你認識的辰光，我就深深地給你所打動了。這話你也許要見笑。當然你可以笑的。我明白你一遲就不滿意我，真的你不會滿意的。但是誠懇地說，現在我卻極力要把那個壞印像弄去，而且要表示出我是一個具有天理良心的人。」

派弗里說到這兒，很鄭重的停了停。拉斯科納夫不覺浮露着一種新生的驚懼。一想起派弗里相信他的沒罪，他倒不安起來。

「我也不用去把事情詳細地一一解說，」派弗里度說着，「真的，我也不願的。起先有着謠傳。這些謠傳的來由，經過，以及何時給我聽見……怎樣和你有關，我也不用細講了。我的疑惑只給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所引的，那事當然可以使它不發生的。是什麼事呢？那也不必再講了。那些謠傳和那意外之事叫我心內起一個念頭，我直白地自認——因為這事大家可以不必諱言的——我是第一個捉住你的人。那老嫗寫在典物上的籤條和別的——那一點沒有用。你的是百分之一哩。我也會由一個講話的人，那邊聽說你在辦公室的那幕情景，他又把那幕戲劇重行表演得很像了。那真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呢！洛地亞，我的好朋友！我怎能不想起那種思想？正像英國諺語所謂，你不能弄假成真的，疑心雖多也不會成為確證的，但不過從理智方面而說的——你不免失之不公了，因為律師也是一個人呀！我也想起你發表雜誌上的大作，你還記得否？我們初次會見時就談到那事了？其時我嘲弄你，也無非是指引你向前而已。我復講一次洛地亞，你害病而性褻急，而且勇敢，莽撞，熱心，以及……我早就覺察出了的。我自己也有同樣的習氣，所以你的大作於我好像非常熱的。那是在不眠的晚上，心神不定和出神以及壓抑的狂熱中想出的。那種青年人心中的驕矜的被壓抑的狂熱是不好的！我那時嘲弄你，但聽我說：依着讀者的嗜好關係，我對於這種初期充滿熱情的文章，非常的愛讀的。有一種暗昧，和混合於霧氣中的顫動。你的大作是反理性的，妄想的，但卻有明白的真實，正直的驕矜和絕望的勇敢哩。那是一篇暗昧的文字，但這正是他的優點呀。我拜讀了你的大作後，糊塗了，我自己想「那個人會突破樊籬的。」唔，你想，那事既已領了一個端緒，我怎能不會給以後接着產生的事所搖動呢？啊，老兄，我並不是講什麼大道理，我不過在其時注意其事而已。細想那有什麼意義呢？一點沒有什麼，簡直沒有什麼。檢舉者給觀念所誘迷嗎？絕不是的。我有着尼拉有於他不利確實的證據——你以為怎樣，但那是證據呀！他還顯出他的心理

呢；我們就該詳加推覈他，因為這是人命案件呀。我何故對你說這話呢？無非給你曉得而不責我上次的舉動罷了。我可說那毫不惡意呀。嘻嘻，你以為我沒有來搜查你的房廬？我來過的，嘻嘻，你病臥時，我就非正式地到過這邊，雖非我自己，但我確在這邊呢。你的房子在初疑惑時就獲着最後一條線呀；但有什麼用呢？我想，如果他有罪，那個人自己會來的，而且會很快就來的；其他那一個不是，但他也要來的。你憶得倫肯他如何同你談起那事的？我們做那事無非使你興奮着，所以我們故放謠言，他就可和你說起那個案子，倫肯他是一個爆竹樣的人物呀！哈夫給你的憤怒和你的大膽所打擊了。你在酒店中亂喊「我把她殺死的。」那太忘形了，太鹵莽了。其時我想，他假使有罪，他倒是不易對付哩。我等等着你，但你卻把哈夫弄呆了……唔，你想這都在這兒——這討厭的心理將於兩方面解說的，唔，我只是等待你。你正來了！我的心就卜卜的跳了！

「那末，你何故來呢？你來的時候，你還大笑着，你記得麼？我簡直看得如太陽般的清楚，但假使我不急待着你，你的大笑我不會加以注意的。你看心理有着如何的關係！其時倫肯——啊，那塊巨石，物事藏在下面的那塊巨石，我好像在什麼荒園中看見的。你對哈夫說是在一個荒園中，以後你在我的辦公處裏也說過這話，當我們指說你大作的欠缺的時候，你是怎樣解說的人家會把你的每句都有兩種說法，彷彿另外還有一個意義呢。」

「如此，落地亞，我弄到了極限，我發狂似的，問自己在做什麼的。我說，如若你高興，你會把那話看做另外一個意義的，真的，那樣較自然些呀！我是麻煩了！不，我還是去把捉住細微之處。」我說的。於是當我聽說捺鈴的辰光，我攢着透氣，全身顫着。「細微之處就在這邊！」我只是一想而已。在那時光，我願意化一千個盧布，親眼見你，你在那工人旁邊走着一百步路，而且當你面說你兇手時，你一點不敢問他什麼。以後你顛戰是怎麼的，你臥病時，神智未清時，你捺鈴又是怎麼的？」

「如此，落地亞，我在你那邊做着戲，你會怪我嗎？誰叫你就在那時候來的呢？好像有人把你推來般的。假使尼拉不來使我們告別……你還記得明白那時的尼拉否？那真是突如其來的。我簡直不相信那事。這你也可以察覺的，我怎會相信呢？於是你去了，他便像煞有介事的講出許多話，我自己不覺驚奇，其時我也未能置信的。這是像石頭一般不可移動的事，我想明晨尼拉和這事究有何關！」

「倫肯方纔對我說，說你當尼拉有罪的，你自己把那些話對他老實說的……」

他突然又講不下去了。他在非常擾亂的情景中諦聽着，因那個洞澈肺腑的人，自己洩露秘密了。他絕不敢相信此事，在那些仍是曖昧的說話中，他仍熱切地去找更固定更可靠的話。

「倫肯先生！」派弗里喊着，他很想激動拉斯科納夫發出一句問話，因那時他簡直靜默着。「嘻嘻！但我得把倫肯先生去了：兩人是相知，三個不是了。倫肯不是適當的人，他又是一個陪角呢。他到我這邊來，臉面蒼白……隨他去了，他何故要加入這事呢？我再說尼拉吧，你以為他是怎樣的一種人，換言之，我怎樣看他？他仍是一個小孩子，倒不是庸人，有點像文藝家的派頭。真的，你不要見笑我這樣的說。他樸實而易受感動。他有的好心胸，而且是好幻想的一個腳色。他會歌唱，會跳舞，會談天，他們說因此其他村中人們常去聽他。他也念過書，你對他稍稍弄點玩兒，他就笑得不可開交；他常不覺自己會喝醉的——這倒不是嗜癖，有時人們以孩子般待他時候纔如此的。其時他也會小偷，這他自己當然不明白，因為一人把東西拾了，怎能當做偷竊呢？」他是信舊教的，但也可說是異教，在他家裏有浪游信徒，他二年都在村莊，受某位鄉長的精神薰陶。這些話都是從尼拉和他同鄉口中所知的。而且，他也想遠走窮鄉去哩！他非常的勤勉，晚上做禱告，誦舊書，「高貴的」書，簡直成了書獃子了。

「佩德堡於他有極大的關係哩，尤其是酒，色二物。他隨俗浮沈，竟把鄉長和那些都丟在腦後了。聽說這邊有一個藝術家和他很重要，並常去望他，如今這個事情突然來臨了。」

「唔，他驚呆了，他在上吊啦！他跑了誰能把俄國重視法律的觀念丟置着呢？「審判」這個字已足令人顫戰了。這是誰之咎呀？我們看新承審員們如何處理好了。上帝眷顧他們呀！唔，在牢獄裏時，他想到那鄉長，聖經重又露面了。你明白，浴地亞，「遭難」這個字在有些人中的魄力麼？不是為什麼恩惠而遭難的問題，無非是，「人該遭難」。假使他們在官廳那邊遭難，那是更好，我那時記得有一個十分忠厚有禮的囚犯，他在牢獄裏晚上總在火坑上念聖經，簡直把自己念得瘋極了。一天他無故拾起一塊石頭向看獄吏擲去，他幸而沒有碰傷哩。他捧的時候故意對着另一邊，他又恐怕傷害他。唔，須知以兇器毆辱官吏的囚犯該受怎樣的刑法。於是他更「遭難了。」

「所以我疑心尼拉是想遭難也許是可能的。這在事實上常可以看到的。不過他不曉得我知道而已。在工人中你不以為會有這種怪人麼？尼拉很多呢！如今那鄉長去感化他，尤其當他想上吊之後，他自己把這些都對我說的。你想他會仍舊不變嗎？過一下，他會收回他的話的。我鴿待他將他的證據除了。我對那個尼拉很感興趣，我要好好地推究他呢！你以為如何？嘻嘻！他在某幾點上說得像煞有介事，他是弄到了好多證據，想得非常周到呢！但在別的地方他卻毫無把握，一點也不清楚了。」

「不，洛地亞！尼拉並沒有趣呀！這是一樁可怪的陰森的事情，一樁近代的巨案，如今人心浮動，成語濫用血就「刷新」。此刻傳教以快樂為究極目的，書本上的夢想說得天花亂墜，人心給學說搖亂了。我們此刻有着浮淺的決定，他決心去幹，如跳崖，如跳鐘樓般，當他去犯罪時，腿部顫着。他忘了把門關了，一個學說竟傷害了兩個人命。他暗殺人家，錢不能到手，他把弄到的全扔在一塊巨石下面。當他們敲打門擦鈴時，他在門內受着痛苦不算，不還要到那空房子去，似清楚非清楚，去回想那鈴聲，他要重一陣顫抖……唔，這雖是病，但他是個兇犯，自稱許為一個誠樸者，輕藐他人，佯為被侵害的枉屈者，這絕非一個尼拉所能做的好友洛地亞。」

這一切渺茫的話，聽去彷彿否認以前的說話，真是奇怪極了。拉斯科納夫顫戰，像着了芒刺般的。

「那……誰……是兇犯呀？」他喘着氣問着，他不能自禁了。

派弗里靠在椅邊，對他這問話像有點驚奇。

「誰是兇犯嗎？」他重說着，好像他會聽錯了似的。「什麼，原來就是你哩，洛地亞！你是兇犯呀！」他相信的囁囁着。

拉斯科納夫嚇了，站起來又復坐下，臉面鐵青地抽搐着。

「你口唇閉着，和以前一樣呀！」派弗里像表示好感的說着，「我想你弄錯我了，洛地亞！」他停一下又續說着，「你是為此而發驚了。我是故意來對你說及這一切事情，坦白和你談論的。」

「沒有去殺她呀？」拉斯科納夫像個被捉而受驚的小孩般低說着。

「不，就是你呀，洛地亞，不是他人呀！」派弗里肯定而嚴肅地低說着。

其時他倆靜默着非常長久，拉斯科納夫手臂攔在棹上，手指抓着頭髮。派弗里安閒地坐等着。忽然拉斯科納夫輕藐地

瞧着派弗里。

「你又在故弄玄虛了嗎，派弗里！又是一個舊法。怎麼你玩不倦呢！」

「哦，不必講那話，那話不相干的呢。假使有人證在着事情又會不同的，但我們的私人的談話，你可以看見的，我沒有來像兔子追捉你呀。你招供與否倒不在乎，我就是沒有那也早已相信了。」

「那末，你來此做什麼呢？」拉斯科納夫激怒地問着，「我再問你：假使你以為我有罪，你何故不捉我到牢獄去呢？」

「哦，這話嗎！我回答你，因如此捕捉你對我沒有好處呀！」

「爲什麼呢？你如已相信了，你就該……」

「噯，我如果相信了怎麼着？那不過是我的夢幻。我何故要使你逍遙法外呢？你既叫我做就是如此了。我假使叫你和那個工人面質，你對他問：「你是否糊塗了？那個看見我和你一起的，你是喝糊塗了，你是喝糊塗了。」唔，我怎麼答呢，尤其因爲你的話比他更可信些，除了心理方面有助他的證據外，什麼也沒有了，同時你也可以達到目的了，因爲那個無賴是一個很厲害的酒鬼，我早已經說過幾次了，說那心理可以由兩方面解說，說第二方面有力些可信些，然說除了這，我沒有別的有害於你的東西。雖然我就要把你送牢獄，我是實在來——預先通知你的，而且我很坦白地說，這於我並無好處呀。唔，我到你這來是因……」

「是的，是的，再什麼呢？」拉斯科納夫喘着氣問。

「因我認爲須對你加以解說一回。我不想使你怪我，我對於你是十分忠誠的愛悅的，信不信隨你。最後，我到你這來是給你一個純潔的建議——這就是你當親去自首，招認。那將會十分有利於你我兩人，因我的公事結束了。唔，這是否是我的傾腹相與呢？」

拉斯科納夫呆着想。

「派弗里，你方纔說你只不過依據心理，別無他物，可是此刻你又混在數學方面去了。唔，此刻假使你弄錯又將如何？」

「不會，洛地亞，絕不會弄錯。就是在那時我也有一點事實可證呢，實上天送掉下的。」

「什麼一點事實呀？」

「我不對你說了，洛地亞。總之，我沒有時間停留了，我得要捕捉你了。你想：此刻我是贖責已盡了，所以完全爲你而說話的。你相信好些呀！洛地亞。」

拉斯科納夫狠笑着。

「那不但可笑，簡直是沒臉面。怎麼，就使我有罪，（我不承認的）什麼理由可叫我招供呢，雖然你說我在牢獄，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哈，洛地亞，你不要太自慰了，也許牢獄並不是十分安全的哩。那不過是我的學說，我對你總算無所不知了！也許此刻我也瞞着你什麼事呢？我不能把一切都露了，你怎能講到恩惠呢？你以爲會怎樣減低你的罪名嗎？你把罪名放在他人的身上，把整個事情攪得十分紊亂的時候才招供了。試想：我要對上帝發哭，我會把你的招供弄成一個極動人的事呢！我們要將一切心理上的要點，及有害於你的疑心，全都掃去，因此你的罪可以說是精神錯亂所造成的。我是樸實的人，洛地亞，我會實行我講的。」

拉斯科納夫仍是悲慘的沉默着，低頭喪氣似地坐着思索，末了，又微笑了，但這微笑是悲傷的，善良的。

「不！」他說着，似乎放棄對派弗里的尊嚴神情了，「減低罪名一節倒不要緊！」

「那正是我所過慮的！」派弗里熱心地不覺脫口說着，「你的不管減輕罪名倒是我所過慮的事呢！」

拉斯科納夫愛慮地帶着渴望地看着他。

「唉，不要厭惡現實呀！」派弗里庶說着，「你的前途正有可爲呢！你怎能說不希望減刑呢？你真是一個挺硬的好漢！」

「我的前途有什麼可爲呢？」

「現實生活。你是先知者，你很清楚麼？自去求尋，你會發見的。這也許是上帝的意思，它要把你帶到他那邊去呢。那幽囚是永久的呀……」

「時候會減短了吧！」拉斯科納夫笑着說。

「什麼，你是怕受面子的恥辱麼？也許是的，可是自己不會明白，你還年青哩！總之，自首，招供你不用怕的。」

「哼，隨它去！」拉斯科納夫露着討厭惡和不屑的低語着。

他又站着彷彿想走，但又在絕望中坐着了。

「隨它去，假使你願意！我想我在鄙陋地讚美你吧！你沒理智了！但你生存了多少年？你瞭解的有多少？你捏造了一個學說，又怕那學說不中用了，那結局的證明毫無不是無所依傍的那結局的證明是醜態的，但你並不是卑陋得沒希望了，絕非這樣卑陋的！我想你只要求得信仰或上帝，就在審訊者把他們的心腹都拖出時，還是對他微笑的人們之一。信仰求得，你就存在了。你早該變換環境了，而且遭難也並非不好。也許尼拉要遭難是不錯的哩。我曉得你會相信——但不要太自認聰明，走進生活中去吧，不要遲疑不要過慮——洪水會把你浮到岸上去的，不是又安慰的立着了。什麼學呢？我怎能說？我不過相信，你還有長久的生活哩！你如今把我所講的話，不妨看做一篇正式的演說稿，也許你以後會記着的。有時這種話也可以參攷的。因此我纔說這的。你不過殺了一個老嫗也是一樣的。假使你們創了一個學說，也許會做出更驚人的事哩。你也許會感謝上帝。你怎麼曉得？也許上帝爲着什麼事援救你呀。但永久保持着好心腸，減少恐懼之心，你是怕自下的極大的贖罪麼？不，害怕不免是恥辱。你既然做了就得把心弄硬些。這是正義的。你得顧全正義的渴望呀。你雖不會相信，但真的，你的生活會改變的。你將來會改過自新的。你此刻所急需的是清新空氣，清新空氣，清新空氣！」

拉斯科納夫有些驚訝了。

「你究竟是誰？你是怎麼的先知者？你從什麼神聖的寶座，來宣示這些智慧之語呢？」

「我是誰嗎？我就是一個完了的人，一個也許有感情和憐憫心的人，還有一點知識哩，但我的前途沒有了。但你是另爲一事，有生活在候待着你呀。但誰明白，也許你的生活就煙消雲滅如夢幻泡影了。好吧，你將進入另一個世界，你所可憐惜的，倒不是快樂！也許永久無人看見你，這有什麼的呢？不是時間的了，是你自己，會決定那事的。像太陽，大家會見你的。你怎麼又笑了起來？我敢想，你是以爲我在以甘言蜜語哄騙你吧。唔，也許是的，嘻嘻！也許你不信我的話好，但聽我說，我想你會用你的判斷，我是一種怎樣卑陋的人，我是怎樣樸實的哪。」

「你預備在何時捕我呢？」

「唔，我給你再自由幾天。好漢子，你得向上帝禱告呀。也許於你更好，相信我的吧。」

「假使我高飛遠走了怎麼樣呢？」拉斯科納夫露出怪異的笑臉問着。

「不，你不會逃的。無智識者會逃，一個趨時的異教徒會逃，他是他人信仰的僕役，因為你不過把小手指給他看，他就願意在殘餘生活中相信什麼的。不過你已不信你的學說了，你帶着什麼跑呢？你掩藏着幹嗎？這對你麻煩而困難，你在生活中比一切更要緊的，是一個不運動的地位，一些適合於你的環境。你有什麼的環境呢？假使你跑了，你會回來的。你沒有我們就不能生存呢。假使我把你收到牢獄——假使你在那邊停幾個月——記着我的說話，你就會招認了，這也許會出你的意料呢。前一點鐘你就帶着自供口狀來了。我相信你決會「遭難」。你如今不信我所講的話，但你總是那樣的。因為遭難卻是一件高貴的事情哪，洛地亞。不要以為我生的肥腫，我也知道的。不要笑我這些話，在遭難中是別意味的，尼拉是不錯了，你不會跑的，洛地亞。」

拉斯科納夫站了，抓了帽子。派弗里也立起來了。

「你去走一走麼？假使沒驟雨晚色很好呢。但能使空氣清新也很不錯哩！」

他也抓起帽。

「派弗里，切不要想我今天對你招供哩！」拉斯科納夫彷彿怨恨的聲說着，「我有單純的好奇心聽你講的話，你是個怪人。但我沒有承認什麼呀！你記牢這點！」

「哦，我曉得我會記牢的。你看他顫抖啦！不要自擾呀！好漢子，聽你吧。隨便走一下，但不要走遠處。萬一發生什麼，我對你有一點懇求！」他聲音很輕的續說着，「這是個拙劣的懇求，卻是重要。萬一發生什麼，（雖然我一點也不相信這事，而且你也絕對不會的）可是如果你在這四五天內，你自動地用什麼方法，什麼奇怪的方法——把你自已弄掉了——把這事情終結了，那要請給我幾個字的證明，數行就得，並須提及那塊石頭的那就更可敬貴了。就此吧，再見！望你有高尚的思想和恰當的決定吧！」

派弗里俯着頭，爲避着拉斯科納夫之故出去了。拉斯科納夫走到窗下，露着惱怒的不耐的神情，直等着派弗里快上街而且走了的時候。他纔立刻走到外邊去了。

第三章

他立刻跑到喀老夫那邊。他想在那人身上得點什麼，他不明白。但那個人對他好像有着什麼一種魔力似的。他一想起了，就有點不安，如今時候來了。

他在路上，焦惱地思索着：喀老夫有否到派弗里那邊去？

他想他決沒有去過的。他又詳細考究派弗里的造訪，他不會去的。

但假使他雖沒有去過，以及他會去麼？同時，他覺得目前他不會去的。什麼緣故呢？他難解說，假使能夠說明，他也不願多費心力在這上邊呢！這一切困擾他，他不能不注意。真奇怪，也許沒人相信，此刻他好像覺得對於自己目前有一種深微的茫然的焦慮。還有，更重大的焦慮攪亂着他呢，這是在一個相反的，更要緊的方面。雖然他的腦筋，近來似乎清楚得多，但他仍覺得心靈上的極大的疲倦呢。

發生了那些事情後，以及這些新的困難和掙扎，是否值得？例如：設想喀老夫不到派弗里那邊來，是否值得去查訪，來探考事實，在任何如喀老夫的人身上去化費光陰，是否值得？

這一切他是十分的不願去思索。

可是他仍要立刻到喀老夫那兒去；他想在他那兒得到一些新事物，音訊，以及遠走的方法麼？黯昧難明！這是命定抑是什麼感官叫他們走到一道呢？也許不過疲倦，絕望，或不是喀老夫，而是別的，他所需要的人，喀老夫不過只適逢其會罷了。檢娜麼？他此刻是不必去，她那邊賺她的眼淚的，而且他也有點怕見檢娜，檢娜立在前面也是無濟於事的。他得逕行，其是或者隨着她的路。其時他尤其無看她的必要，不還是去喀老夫那邊好些，但他又覺得爲什麼得去見他。

但他們有什麼相異呢？就是他們的壞事也不會同型的。而且，這人是十分令人氣惱，明白的弄壞了，大家關於他的傳說

是刁猾自傲，而且狠毒。是的，他雖是照顧茄里伊夫亞的小孩們，但他有着什麼目的，以及什麼意思誰能說呢？他老是有着什麼主意和計策的。

此外尚有一個念頭，常常回環於拉斯科納夫的腦袋里，他極感煩擾苦痛，他很想把牠去了。他有時想喀老夫會追蹤他的形跡呢。喀老夫偵出了他的私事，全在多利亞那邊計劃着。假使他還在策劃，又將如何？他探得他的隱私，他就弄到勢力，以要挾他了，假使他藉以作反對多利亞的武器又如何呢？

這個觀念有時在夢中也刺痛他，但從沒有像到喀老夫那邊去時那樣活現呀。就此他已十分悽楚地惱怒了。第一，一切事情如他的地位，也許要起變化了，他該即刻向多利亞把他的秘密說出了。或去自首以防免多利亞的什麼輕舉妄動。今早多利亞收到的那一封信，在佩德堡她能收到何人的信呢？洛升麼是倫肯在那邊保護着她了，但這情形倫肯毫無所知。對倫肯說了也許好些。他帶着憤厭地想起這事情。

總之，他得立刻去見喀老夫，他決定了。只願在談話中能探出事情的要緊處；但假使喀老夫竟會……假使他暗害多利亞，那末……

拉斯科納夫在一月所遇之事，使他如此力竭聲嘶，他只有一法決定此種問題：『我把他殺了吧！』他在無情的絕望中想着。

突然而來的苦痛又刺傷他的心，他在街頭呆立着，四邊望望，看這邊是何地，該向那條路。他覺得這是在X街，去柴草市場有三四十步遠，他方從那邊過去。左首房屋的二層樓開着酒店了。窗口都在啓着；由窗口的人頭看去，那店中是滿塞了人。還有唱歌的聲音，銅笛和提琴，以及土耳其鼓的響聲。他聽見有女人在高聲喊。他對自己怎會到X街來而怪異着，正要轉去時，忽然在最末一個窗口看見喀老夫，坐在窗戶的檯桌旁，口裏含着一根煙筒。拉斯科納夫給怔嚇着了。喀老夫不作一聲地注視他，拉斯科納夫立刻覺出他像要站起，乘人不見時走開去。拉斯科納夫伴爲不看見，往他邊看去，但又偷偷地聽着他。他的心跳得很快。是的，喀老夫顯然地不願給旁人瞧見，他把煙筒放下來，但當他立起，把椅向後搬時，他又好像覺出拉斯科納夫已瞧見他，而且注意他了。這個情景正和他們在拉斯科納夫房中初次相會的情形差不多。喀老夫的臉上，現出顯明的

刁獪的笑臉，他倆都以爲給人看見了的。最後喀老夫忽然又大笑着。

「哦，你如尋，我在這兒，你進來好了！」他在窗口喊着。

拉斯科納夫走進酒店。看見喀老夫在一個小酒排間內，隔壁是廳堂，廳堂中有商人，小官吏，以及雜色人等約坐滿二十多張小桌，朝着音樂隊大聲喝采叫喊。打乒乓球的聲音遠處也可聽到。喀老夫前面桌上擺着一只大口餅，及一個半盛着香檳酒的玻璃杯。此外還有一個童子手中，拿着小手琴，一個面貌豐滿而帶紅色的年青姑娘，穿着一件綴摺的有紋路的裙，頭上戴一頂有綴飾的飾耳式的小帽。她自己在手琴伴奏中唱着一只什麼歌，聲音破啞而高亢。

「好了，不要唱了！」喀老夫在拉斯科納夫進去時叫她停唱了。那姑娘立刻謙敬地停着。她也唱過小調，露着莊重而恭敬的容貌。

「喂，非列，來一杯吧！」喀老夫說着。

「我一點不喝呢！」拉斯科納夫答着。

「隨你，我不是爲你而喝的。茄卡你喝吧！今天沒什麼了，你回去吧！」他倒她一滿杯，並放下一張黃顏色的錢票。

茄卡把酒慢慢喝了，像一般女人一樣，二十多口方喝光，拿着錢票，吻了喀老夫的手臂，他莊嚴地給她吻。她然後走出房，那童子提着手琴也跟了出去。他倆是由街頭噴來的。喀老夫在佩德堡還不到一星期，但一切情形，都很老熟了，招待非列此刻已是一個老友了，而且十分慇懃呢。

通廳堂的那門上有一管鎖，喀老夫在這房很熟似的，也許一天到在這邊的。這酒店污穢潮溼，似乎第二等也够不上呢。『我去拜訪你，尋你！』拉斯科納夫說着，「但我不知爲何從柴草市場而到X街來的。我以前從未向這邊來過。我都是由柴草市場右面去的。這不是到你那邊的路呀。我一轉這邊，就見你在這兒，啊，怪極了！」

「你何故不說「是個奇蹟」呢？」

「這也許只是個機遇罷了。」

「哦，你們這夥全是如此的！」喀老夫笑着說，「你們心裏就使真相信牠是個奇蹟，你們也會說不是的！此刻你就是一

例。這邊的人都是沒有主見的，不免有點儒者氣呵，你不會如此想的，洛地亞。我不是說你，你有你的主見而且顯明的，因此你打動我的好奇心了。」

「還有其他麼？」

「唔，儘有了！」喀老夫看去很是高興，但只有如此了，他只不過喝了半玻璃酒。

「我想你未來瞧我之前，你尚不知道我有自己的主見哩！」拉斯科納夫說着。

「唔，那是另外一件事。大家都有自己的主見的。至於奇蹟的事，我對你說吧，我想你前幾天都在睡夢中過去了。我會對你說過這酒店的你直到這邊來，毫無沒有奇蹟可見。我解說怎麼忘，對你說在那邊，在何時你可以在這邊尋着我。你還記起不會？」

「我記不得了，」拉斯科納夫驚訝地答着。

「我信你的，我對你說過兩回了。這地方你當然記得的。你能無誤地走到這兒，雖然你不覺的。我當時對你說時，我就不想你懂我的話。你太公開了，洛地亞。另有一件事，我相信在佩德堡有很多的人，走路時會發着囁語，這是一個瘋子住的城池。希望那些醫生，律師和哲學家常在佩德堡就自己的歡喜而作一番最可貴的調查。別處很少有像佩德堡的，在人的無機體上，有着這許多陰森的，強有力的奇怪異狀。單就氣候的影響就已如此了。而且這是俄羅斯行政的中樞，牠的性質當然會影響全國的。不過這沒有什麼重要者，就是我好幾回地注意你。你出門時——擡頭——離家約二十步遠時就把頭垂下了，兩手放在背後。你對於四周顯然什麼都沒有瞧見。於是你撥動着口唇囁語着，有時舉手大談，最後就立在路中不動了。真不知是怎麼的。你不知有人在你旁邊留心你呀，那於你將不會有利的。這實在和我無關，而且我也不會醫好你哩，不過，當然你會讀得我的。」

「你麼得我有八跟着我麼？」拉斯科納夫問着，詳細地看着他。

「不，那我可不曉得了！」喀老夫好像吃驚地答着。

「唔，那麼，隨我吧！」拉斯科納夫皺着眉毛說着。

「是的，聽你吧。」

「假使你是到這邊來醉酒的，你還是早說好了，而且你也叫我兩回到這邊見你，那末，方才我在街頭看窗口時，你爲什麼躲着並想離開呢？我是看見的。」

「嘻嘻，你瞋着眼睛在沙發上佯爲睡熟的躺着，但當我在門口立着時，你卻是醒的，這是爲何呢？我看見的。」

「我有……緣故的，那你會明白的。」

「我也有緣故的，只是你不明白而已。」

拉斯科納夫把右手臂根端放在桌上，右手掌承着下巴，右眼睜着，喀老夫這是一面奇怪的臉，如一個假面具般的，白而紅，鮮紅的嘴唇，黃色的鬍子，以及淡黃的厚頭髮。他的眼睛碧藍的出奇，外表看去總是怪憂慮，怪固定的。在那副怪而美的臉上看去總有點令人不舒服，看那臉龐似乎非常年青的，這面貌在以前早就深印他的心中了。而且喀老夫穿的夏衣和襯衫，也極其漂亮。他還套上一只嵌着一顆貴重寶石的大戒子。

「我此刻又要來攪擾你麼？」拉斯科納夫忽然說着，他露着神經質的性子，就直說到來意。「如果你要傷害我，或你是最不可近的人，我也不再麻煩自己了。我得對你表明，我不如你所想的那樣重視個己。我來對你說，假使你對我妹妹仍堅持你以前的意思，想從你近來所發見事情而在那方面獲取什麼好處的話，我便會在你沒把我關着前把你結果了。你不妨相信我的話吧。我是言行一致的。再者，你假使想告訴我什麼話，那就立刻講吧，時間是可貴的，而且稍延擱就要過遲了。」

「何故如此急急呢？」喀老夫問着，好奇地瞧着他。

「人都有主見的，」拉斯科納夫陰鬱而禱急地答道。

「你剛剛叫我坦白相示，可是第一句問話你就沒有答覆了。」喀老夫笑着說道，「你總存着我有什麼用意的心，因此你只是疑慮地看我。當然，你是很自然的。但不過我願意和你相交，我將坦然叫你相信不同的事情。這玩意兒並不有什麼價值，我也不想對你說別的任何事情。」

「那你要我做什麼呢？你只在我的旁邊走動？」

「什麼，不過當作一個好玩的研究對象罷了。我高興你的特異的性質——就是如此。而且，你是我所感到興趣的兄弟，我由那邊聽了好些你的事情，我由此想到你在那那邊必有重大的影響；這尚不足麼？哈——哈——哈！當然我要說你的問話是很複雜的，使我很難置答。如此，例如講你不是單爲一個固定的動機到我這邊，而是爲要探聽一些新事情之故，不是如此？不是如此？」喀老夫露出詭詐的笑臉說道，「唔，我到這邊路上，火車中，也在想着你，想着你對我說什麼新事情，且想利用你哩！你想我們是怎樣的財主呀！」

「你利用些什麼呢？」

「我怎可對你說呢？我如何知道呢？我在何等酒店裏浪費一切時間，這就是我的自娛，換言之，這不是頂大樂處，但人必得有個去處，此刻那個苦惱的茄第——你見了她麼……？只望我此刻是一個好吃者，一個菜館裏的大嚼者，但你看我會吃這些的。」

他指着房角的小桌，那邊有難看的牛肉塊和蕃薯的殘塊放在銅盤上。

「再請問，你用過飯沒有？我吃了一點，不要別的。例如酒一點也不要了。除了香檳之外，我未曾飲過別的，而且那一天晚上也只來過一杯，就是那點已叫我昏昏然了。我方才用它，無非藉以解悶而已，因我就要到他處去了，你想我是有什麼的一種心境。因此我方才如頑童般的躲了，因我怕你來礙我的事，但我想！」他取出錶一看，「我還可以和你談一點鐘。此刻四點半鐘。我希望做什麼，一個地主，一個牧師，一個騎兵長官，一個造像家，一個記者……這全不是，沒有專門的行業，有時我真惱呢！我爲你會對我說什麼新事情吧！」

「不過你是何種人？爲什麼到這邊來呢？」

「我是什麼種人？高貴人，我曾在騎兵中幹過兩年，以後就在佩德堡這邊漂游，於是我和拉夫那結了婚，住在鄉間。這就是我的一生大概。」

「我想你是一個賭痞吧！」

「不，一種歹賭痞——賭假牌的——不是賭痞。」

「那你是幹過賭假牌的了？」

「是的，我曾幹過賭假牌的。」

「你常受毆打麼？」

「那事有過的。怎樣？」

「怎樣，你對他們啓衅……定很寫意的。」

「我不來和你辯，而且，我於哲學不很關心。我所以趕到這邊來無非是爲女人呀。」

「在你葬了拉夫那之後麼？」

「當然了。」喀老夫露出可佩的誠實微笑。「這算什麼？你好像對於我說女人不以爲然麼？」

「你問我在壞德行上看出什麼不好麼？」

「壞德行唔，這便是你所尋求的，但我要依次答你，第一對於女人，你明白我是好談天的。我爲什麼要拘束自己呢？我既已和她們有愛情，何故要把女人扔掉呢，總之，這是一樁工作呀。」

「你在這邊除了做壞德行外什麼都不希望了？」

「哦，唔，那就算是壞德行吧。你堅決說的，但總之，我愛一個痛快的問話。在這種壞德行中，至少有一種不滅之物，這是自然的，而不是幻想的，這是存於血液中的一種東西，如一種不滅的燃料，永久熊熊着，而且也許不會立即滅熄，甚至止燒到許多年哩。你會認爲這是工作的一種呀。」

「那不算是快樂之事，那是病態，而且是一種極凶的病呀。」

「哦，這就是你想的吧，我承認，那是病，像超越常態的一切事情般的。當然，在那種事情上，人當然安樂踏故的。但是，第一，大家都有點如此，第二，當然，人該要寡慾謹身（不論這是怎樣卑賤）但叫我如何能呢？我假使不那樣的話，我會自殺的哩。我得承認，一個正常的人該忍受麻煩可是……」

「你會自殺麼？」

「哦，好了！」喀老夫帶露出憎惡地說開去了。「你不必講那個，」他續說着，一點也不像先前談話中時所顯示的誇傲的成分，面色也改換了。「我承認，那是不可恕之處，但我不能自制；我畏懼死，而且我也不願談及牠。你曉得我是帶點神秘色彩麼？」

「唔，拉夫那的幽默，她們仍常和你相會麼？」

「哦，不要說起她們；到佩德堡後就沒見過了，隨她們去吧！」他帶着一種激怒的神色喊着，「我們還是不去談這個吧……但是……唔，我沒多時間，不能多耽擱了，可恨之至呢！我本還有許多話想對你說的。」

「你有什麼約會嗎，是女人嗎？」

「是的，女人，一樁剛產生的事體……不，這不是我願說的。」

「你的一切環境的惡劣，污穢，對你沒有影響麼？你的力量不能克制自己了麼？」

「你也要伴做有力量麼？嘻嘻嘻嘻！你方才叫我驚訝哩，落地亞，雖然我早明白要如此的。你以壞德行和美術來對我布道呢！你——一個舍菜——一個幻想家當然這一切都是必然如此的，否則，那就叫人驚嘆了，可是實際上這是可怪的……唉，好不討厭，我沒時間了，你是最好玩的一流！此刻我問你，你愛慕舍菜麼？我非常欽愛他呢。」

「你真是一個好誇矜的人哩。」拉斯科納夫露出一點厭惡地說着。

「真的，我並非如此。」喀老夫哈哈笑着。「但我也和你辯，就算是一個矜誇的人好了，假使與人無害，誇誇有什麼不可呢？我和拉夫那在鄉間一共住了七年，我此刻遇見像你如此一個智識度大的人——而且很好玩——我十分高興談話，況且我喝了香檳酒，酒力已衝到頭上，而且有一件事情給我興奮之至，但是那事我……要暫不宣布哩。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他驚問着。

拉斯科納夫站起來了。他到這邊來，非常覺得氣悶難耐，他以為喀老夫確是世界上最早陋的無賴了！

「喂——喂，再坐一下吧！」喀老夫叫着。「你得要點茶喝，我不想再說瞎話了，關於我自己的。我要告訴你一樁事情哩，假使你高興，我將對你講一個姑娘怎樣營「救」我的事（你定會叫它「救」的）真的，那就是回答你第一句的

問話了！那姑娘非別人，就是令妹呀。我說不妨麼？這就要化的時間了。」

「好的，你告訴我吧……」

「哦，不要慌。雖然像我如此的一個無足重輕的卑賤的腳色，但多利亞也能激起最誠懇的尊敬哩！」

第四章

「你也許曉得——是的，我對你說了！」喀老夫說着。「我在這邊的債務涉訟中，爲一項鉅務，償還是一點希望沒有的了。也不必去說拉夫那怎樣把我贖出來的細屑了；你曉得一個女人有時會愛到瘋狂的地步，不會她是十分明達而且誠實的女人，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你會相信這個誠實而妒的女人，碰到一些氣憤症和挫折之後，竟屈身和我訂了一個契約，在我們結婚後並沒有違約過。她年紀比我大，她口裏常含着丁香花或別的什麼。像我這麼粗鄙的人，到還有一種誠實氣味，我後來竟直白對她說，說我不能十分地對她表示忠實。這可把她弄瘋了，但她仍有點原諒我的不情的真誠呢！她覺得我能預先和她說明，這顯出我不欺哄她，一個妒忌的女人，這是第一個重要點。經過了好些哭罵，於是我們又訂了一個口頭契約：第一件，我永遠和拉夫那同住，一生是她的男人；第二件，不得她的許可我不能離去一步；第三件，我絕不能再和人家有永遠的愛情；第四件爲彌補缺憾，拉夫那允許我得和女僕們通奸，但不許堂皇而行；第五件，上帝禁阻我輟情於同階級的一個女子；第六件，假使我——上帝不許的——發生很大的熱情，我必須對拉夫那說明。但拉夫那對於最後一樁倒很不介意哩！她一個明理的女子，她曉得我是一個荒唐的好酒色的傢伙，說不到什麼真愛情的。但一個明理的女人和一個妒忌的女人是絕對不同的事情就在這裏發生的。但要正直地評論什麼人，我們先得拋棄預存的成見和我們旁邊的人們的習慣和態度，我是情願信任你的評論的。也許你已聽到關於拉夫那的那些可笑的違理的事吧。她有時真很可笑的，但我痛快地對你說，我實在爲那些束縛而悲苦而悔恨。唔，我想，作一個好好的男人，爲好好的妻子做一個不過甚的耐氣，也就算了。所以我們吵鬧時，我常不開口，不去激動她，這種高尚的行爲常得到相當的利益的，這就使她高興了。有時候她覺得我很傲慢，至於令妹她確是不能容忍。但她終究冒着險叫那美麗的人兒到家裏來做女管理員了，我的解說是如此：拉夫那是個熱懇的而易動的

女子，她個人可說十分鍾愛令妹的。唔，看看多利亞，有什麼關係呢！但我初見時便覺得不安，你以為何如，我當即不再看她了。但是多利亞她自己走進一步了，你會信麼？拉夫那因我對令妹的極端沉默，爲着她不斷頌揚多利亞的美德，而我仍以不屑的態度處之，她當初確和我生氣呢。我不明白她要我的是什麼？唔，當然，拉夫那把我的一切事情都對多利亞說了。她有個不好的脾氣，就是把我們家庭的一些秘密也會確實地對別人說的，她老是怨我，他怎能不信愛那個叫人歡喜的新友呢？我猜她除了我之外不談什麼了，多利亞當然聽見那些關於我的鬼祟的隱秘的傳說了……我不會和誰打賭的，說你也已聽了這類的『事情』。

『我聽見過了。洛升說你害死一個小孩呢。那真有的事麼？』

『請你不要去說那些無稽的謠言吧！』喀老夫露出憎惡和生氣地說道，『假使你一定要曉得那一類的鳥事，我將會對你說的，此刻不……』

『我也聽見你對鄉間的什麼僕人也很壞呢。』

『我請你暫時丟了這些吧！』喀老夫十分焦急的打斷他的話。

『這是那個死了仍到你那邊替你點煙的僕人不是……這是你親口對我說的。』拉斯科納夫好像越說越興奮了。

喀老夫冷酷地看着他，拉斯科納夫覺得他已感覺到惡意的嘲悔了。但喀老夫仍壓制着自己，很和善地答話。

『是的，就是他呢！我對你也非常感到趣味，我明白我可以被人所視爲荒唐的人。你想我對拉夫那對多利亞述說我的鬼祕的有趣的閒話，我將怎樣感激她呢！我不知會給她什麼印象，但那於我必然有利是可斷言。多利亞雖有着嫌忌我的心，雖我也仍是一本舊習——她終覺得有點憐惜我，假使一個姑娘起了憐惜之念，那就有點麻煩了。她想「援救他」，把他扶着，使他回復新生而且有用。——我們都明白如此的夢可以永久，我當即覺出她已給什麼絆住了。而我也在預備着。你不開心吧，洛地亞不必的。你明白，結果仍然是夢幻泡影了。（隨牠去，我喝了多少了）我一開始就替令妹惋惜，她沒有福氣生在二三世紀，做小亞細亞的執政的皇帝或什麼承享的女兒。當他們以燙的鐵鉗烙她的胸時，她會微笑而受殉教之苦的。如果在四五世紀時，她便會走到埃及的沙漠去了，過着三十年草根樹皮，枯寂蕭條的生活，她渴望着爲人遭難，假使她弄不到苦

離，她也會跳窗自殺的。我聽說一些關於一個倫肯先生的話——聽說他是一個明理朋友；真的，他也許是個讚神學的大學生哩。唔，他照拂令妹是很恰當的，我很自做得很透令妹。但在人們初交時，就不免粗心而愚蠢，人簡直看不清晰，可恨她爲何那麼美麗呢？那非我之咎了。實則她始我是懷着一種不能遏制的肉慾。但多利亞緊緊自守，一毫莫犯，這簡直希奇而難置信。你留心，我講令妹的這些話都是實事。不管她的才幹如何，她這顯然病態地堅貞，於她也許有妨礙。剛剛那時家裏有一個姑娘派拉是一個綠色眼睛的鄉女，我先前沒有見過她——她是從他鄉來的——十分貌美，但卻愚笨之至。她痛哭着的時候，簡直到處可以聽到，而且有了譏諷之言。一天中飯後，多利亞和我到花園的一條曲徑去，她睜着眼睛要求我不得去理，那可憐的派拉。這是我倆第一回單獨談話。當然，我是極願意聽她的吩咐，我是沒魂了，搖惑了，當時我表演得尚不差。因此晤面，秘密談話，勸說，懇求，祈禱，甚至淌淚接着來了——你相信麼，甚至淌淚？你想說教的熱情竟給女子到這種田地！當然，我一切全由命運作主，伴爲尋求光明，末後我用了克服女性的最有效力的法寶，這是萬不失一的，而且，是很有名的方法，諂媚。世界上無比講實話再難之事，也無比諂媚再易之事。講真話時，如有一點不對，那就會發生不和的，而且也就多事了。在諂媚時，假使一直都是粗呆的，那更是同樣地動聽，而且愜意呢。那雖是一種鄙陋的愜意，但總是一種愜意呢。不管那諂媚怎樣肉麻，一半會像是真的。這於各界都是一樣的。一個貞潔的姑娘會給諂媚所誘惑的。我記得有一回誘惑了一個很愛她的丈夫，兒女，以及她的信仰的婦人，自己真會大笑起來。這是怎樣地有趣，而困難一點也沒有哩！而且那位婦人必然的有信仰的，有她自己的信仰的，我把一切完全獻身在她的石榴裙底下了，我靦顏地諂媚她，當我和她握着手，及得到她秋波一顧的時候，我便會以爲在拒絕，而責備着自己了，所以我如不是那樣操切，簡直是無所得的。她是如此爛漫真率，以致她毫不覺出我的哄詐伎倆，竟慢慢地給我勾搭上了。當然，我是勝利的，而我的相好仍舊自信是天真的，貞潔的，而且對於她所有的一切也是忠實的。可是她卻貿然屈身於我了。當我末後對她說，我的真實的內心是當她和我一樣地渴望的時候，她是十分地惱我呢！可憐的拉夫那在諂媚這邊是太差了，假使我只要高興，我會在她生時把她的產業交給我的。（我此刻喝了很多酒，談話過多了。）假使我此刻提及在多利亞的身上發生如此情形的話，我希望你致於惱我的。但我性急而且有點蠢，所以常是僥事的，多利亞其間有幾回——尤其某一次——對我的眼睛表情大不滿意哩！你會相信麼？其時發出一種強烈的光輝，使她驚嚇憎恨。

「後來我們分手，也不必細表了。其時我又蠢起來，我本想用說教的方法感化自己起於正軌，可是又出來了，而且不只她一個，事實上產生了一回攪亂的騷動呢！洛地亞只願你瞧見令妹的眼有時是怎樣地流盼呵！這時我已醉了，我也不管，再來一滿杯吧。我說真正話。我對你老實講，那一盼便給我夢魂顛倒了；後來一聽見她衣服的碎縷聲音我也難耐哩。我實在可以變癲癩的呵。我絕不相信自己會被搖動到如此的呵。實在的，須得早點解決，可是那時怎能呢？你想我那時會幹了什麼！瘋狂會給人到什麼一種最呆蠢的程度呵！瘋狂時簡直無心做事呢，洛地亞。我細想多利亞不過是一個乞兒罷了，（哦，對不起，不是那話……假使那話的意思表明了，沒關係的）她靠著作工來贖養你的母親和你，（哦，這話差了，你又在皺眉）我就想把我那時所有的三窩盧布兌換現洋——供獻給她，她假使願意同我到佩德堡來的話，當然，我要遵守着永遠的愛情，快樂等的。那時我對她如此的狂熱，假使她叫我把我拉夫那弄死，和她結婚，我當然即刻聽命的！不過終於鬧到了不幸的局面，你早已明白了。你想，當我聽說拉夫那介紹了那個流痞式的訟師洛升，將和她結合的時候，我是怎樣憤怒呀！——那和我乞婚實在是一樣之事，對不對？對我覺出你已十分關切了……你這好玩的青年呵……」

喀老夫臉孔緋紅，拳敲着檯桌。拉斯科納夫十分清楚他是剛才那杯香檳酒在他身上發生作用了的緣故。他對於喀老夫覺得十分懷疑。

「唔，你的話我十分相信了，那末，你到佩德堡來是爲我妹之故了！」他想再去激怒喀老夫一下，便如此對他說着。

「哦，胡說！」喀老夫說着，精神好像又爲之一振。「什麼，我對你說……並且，令妹對我不加寬恕。」

「是的，我確定知道她不會的，但那不是癡結之處。」

「你肯定相信她不會麼？」喀老夫睜起眼睛，侮嘲地笑着說，「你是的，她不愛我呀，但你絕不會明白男人和妻子或愛人和姘婦間的事情的。常有隱微之處不能洞澈的，只有當事者明白。你敢說多利亞是爲着憎厭我麼？」

「從你所講的話看，你對多利亞還不會放手——當然懷着什麼歹念——並想即刻去做哩。」

「什麼，我講出什麼話了麼？」喀老夫驚惶的問着，他竟沒覺出自己說出了的話。

「什麼，就是此刻你所講的呀？你還假裝發驚呢？你此刻何必如此怕呢？」

「我——怕麼？怕你麼？老兄，你要怕我呢，但這是胡說呀……我明白自己喝的太多了，我就又多說了。可咀咒的酒！這盞水嗎！」

他一把拿起酒瓶，憤憤地把牠摔出窗外了。非列水拿來了。

「那全是胡說呀！喀老夫邊說邊把面布搭着頭面。」但我可說一句話來消滅你一切疑心。須知道我快結婚了呢。」

「你早對我說過這話了。」

「我說過了麼？我忘了。但我不會確切地對你說這話的，因我也許可以沒見過我的對象呢；我只是那樣想罷了。但是此刻我真找到一個對象了，而且這是一件確切的事，假使我沒有事情纏身，我會立刻陪你去看的，因我很願意徵求你的高見！啞，討厭，只有十分鐘了！你看這錶吧。但我得告訴你，我的婚姻根本是一個好玩的故事。你要到那兒去？要走了麼？」

「不，我此刻不想走。」

「真的不走麼？那我們且看吧。我會陪你到那邊去，把我的未婚妻領給你看，不過此刻不行。因你就要走的，你得向右邊去，我左邊去。你曉得那位利哈太太和我同住的那個婦人麼，哈我知道，你想的什麼，她就是那年冬天跳河尋死的姑娘的母親呀！你聽清楚了麼？她幫我佈置一位事務哩。你厭煩了嗎？她講，你要怎樣的事物來消遣你的光陰。你知道，我是一個憂鬱寡歡的人。你想我是快活麼？不，我是憂愁的。我不要再緊，我會坐在屋角一連坐三天，一點不響呢。我對你說，那個利哈是一個刁狡的潑婦人呀！我想她心裏轉着什麼念頭；她以為我將弄厭了，離棄我的妻，走開了，她就拿牢她，利用她了——當然門第是相當的，也許更高貴呢！她對我講，說父親是一個年老的告退的官吏，腳瘋了，三年來都坐在一張椅子邊，她說母親是一個明理的婦人。有一個兒子在外邊服務，但他絕不贖助家庭，有一個女孩，已經出嫁了，但她也不回來望望他們。他們有兩個年輕姪子，託他們拂帶的，他們疼愛着像自己的孩子一樣，他們不叫最小的女孩讀書了，她是一個十六歲少一個月的姑娘，這時她正是結婚的年齡，她就是給我做妻子的呢！我們到那兒去呢！這是怎樣滑稽的事呵！我挺身而出了——一個地主，一個獨身者，名聞遠近，有朋友，有家產。我雖是五十歲，而她還不到十六歲，這又有什麼關係呢！誰要去想那事呢？但這迷戀人呀，對嗎，哈！哈！你會想見我會怎樣對岳丈岳母說呵！其時聽見我，是很高興的。她走進來了，對於行着屈膝禮，你想，她穿着一件短外

衣——一朵嬌艷未開的花！臉如落日般紅，我不曉得你對女子的臉怎麼感覺，但以我看，這二八年華，這伶俐的眼，羞怯和眼淚，真是美極了，而且她像是一頓無疵小畫圖。鬢曲的頭髮，如綿羊的毛，圓胖的小口唇，小小的一雙腿，真是一個尤物哩……唔，我們於是成爲朋友了，我對他們說，因爲家庭尚有事情待做，所以就在翌日，就是前天，我們就正式訂婚了。當我這回去時，我立刻要把她抱在膝上，使她坐着呢……唔，她臉如落日，我常吻她。她的母親當然叫她牢記，這是她的男人，這是無疑的。這真叫人快活極了！此刻的訂婚的風味也許比結婚好哩！如今你有了所說，自然和天真，哈——哈！我和她談過兩回，她很是聰明哩。她有時偷看我一眼，我又給她燃着了。她的臉像拉非畫的瑪麗聖像一樣。你曉得塞斯圖瑪麗的臉上有種怪異的神氣——藏着悲哀的宗教的出神的臉，那你覺得了麼？唔，她正有點和那相像呢。在訂婚的第二天，我就送禮物給她，值一千五百個盧布，一對金鋼鑽，一串寶珠，一個很大銀製梳妝匣，裏面可以放許多東西，因此我的瑪麗也覺得受寵若驚了。昨天我把她坐在我的腿上，她臉紅紅的，我覺得自己太魯莽一點了。我們倆留在那邊，她忽然一隻小臂摟抱着我的頸，（這是她第一回自動的。）吻着我，發誓說她願作我的一個服從的，忠實的好夫人，並祝我的幸福，願永久獻身給我，她無論何時，情願犧牲一切，說她是爲我的尊敬，而如此報答。說她「不再要我什麼的禮物。」你想，聽了一個十六歲的安琪兒的自由，穿着棉外衣，長了小鬚髮，臉邊露着姑娘的羞紅，眼中蘊着熱淚，此情此景，真叫人神魂蕩漾呢！這點點代價是很值得的，是不是？唔……你想，我們可以去看看我的未婚妻呢，但不是目前吧了。」

「這個妙年和發育的猛快，當然要激起你的性慾了！你真的如此結婚麼？」

「怎的，當然人都爲己的，那最能哄自己的人，也就最快樂，哈——哈！但你爲什麼對德行如此關切呢？憐憫我吧，老兄，我個罪人呀！哈——哈！」

「但你對茄里伊夫亞的孩子們，已作着護助！不過……你有你的理由……我此刻全明白了。」

「我是很愛小孩子的，非常愛的！」喀老夫笑着說，「我會告訴你一個奇怪的事實。我第一天到這邊，便到以前會到過的地方，過了七年，我簡直茫然了。你會知道，我不是想和老友們急圖良覿，我將永久避免他們的。你知道麼？我在燈間和拉夫那一塊時候，我常想到這些地方，隨便何人在這邊總會發見一些事物的。是的，確是如此。工人喝麥酒，有智識的青年，被拘束

了，把自己耗在夢想與幻影裏，而且又給學說哄了；猶太人多起來，刮着錢，其他的人都流於驕淫。這城市不拘何時，便到處發出那個現象我在一個不願常去的地方看見一種跳舞，其中有我絕未經見的一種，肯肯舞是的，這就是進化了。驟然間我瞧見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小女孩，衣服穿的極好，和一個專門家跳舞，並和其他一個人面對着，她的母親在旁邊椅子上坐着。你想那是怎樣的一種肯肯舞呢！那小娘子害羞得臉紅了，後來又覺的受侮弄了，便大哭起來了。她的對手握牢她，叫她在母親面前，大家都笑了——我也如此——他們笑着：「罰的好——罰的好——不該帶小孩進來的！」唔，這無聊的回憶是否合理，我可不知。我當即在那位母親身旁坐下，說我也是個新人，說這邊的人全是一班無賴人，說他們不能辨別好歹，尊重她們，我就以闊老自居，把我的馬車送她們回去了。因此我知道她們一些情形，她們住在一個低陋小屋裏，才由鄉下來的。她對我說，說她和女兒能够認識我是一種榮譽哩！我探詢出她們此行是別無長物，是爲什麼訟事來到城裏的。我情願以財力相助。我曉得她們是誤入舞場了，當做那是高尚的跳舞界了。我對她說，我願幫助這小姑娘受法文和跳舞的智識。她們非常覺得榮幸，而且高興地應允了——我們如今還很好哩……假使你願意，我們就可去看她們的，但此刻不行！」

「不要多說！你的卑鄙寡恥的行徑，沒道德的，卑陋的，淫蕩的傢伙！」

「舍萊你倒是個真正的舍萊，道德何處去了？但我是故意說這些事情的，因爲我愛聽你的怪叫呀！」

「是的。我會覺得自己有可笑之處！」拉斯科納夫憤憤地說着。

喀老夫只是哈哈大笑，末了，他叫非列會了鈔，立着了。

「我是喝醉了，談也談够了！」他說着，「這倒是快樂呢！」

「我也以爲是快樂哩！」拉斯科納夫喊着站起來了。「好一個不足齒數的酒色鬼，虧他講出這樣偶然的事，而心中懷着同樣的鬼胎——尤其在此情形之下，而且對像我這樣人，說這是一個快樂……真是豈有此理的！」

「唔，假使你是那個意思，」喀老夫笑着，驚異地看看拉斯科納夫，「假使你是那個意思，你就是一個真正的侮辱的人了。總之，你會如此的。你會知道很多……你也會做。但好了，我可惜不能和你多論，但我會把你記在心目的……不過稍慢罷了。」

喀老夫離了酒店，拉斯科納夫也接着出去。喀老夫去並不十分醉，此刻他已清醒了。他心中好像有什麼要事般地皺着眉。他估計着什麼事情給他不安和興奮。其時，他對拉斯科納夫態度也變了，他漸漸地更傲慢更譏諷了。拉斯科納夫看到這一切，也爲之偏促不安。他十分懷疑喀老夫，就隨即跟他了。他們走到街道上邊。

「你往右邊走，我向左邊去，假使你不願，那你就往左邊去，我向右邊好了。再會，老兄，希望我們再遇吧！」

他向右邊直往柴草市場那邊走去。

第五章

拉斯科納夫仍隨在他後邊。

「做什麼呀！喀老夫回身喊着，『好像我說……』」

「就是，我此刻會把你記住眼中的。」

「什麼？」

兩人都立着，互相凝視着，好像在比權量力般的。

「在你酩酊的話看去。」拉斯科納夫嚴峻地說着，「我敢說你對我妹身上所存的鬼胎還沒放手，而且更加積極在做。我曉得我妹今晨收到一封信。我看你沒一刻安坐過……你可以自己去弄到一個妻子，但那並與我無干。我自己願意弄好了。」

拉斯科納夫自己也莫名他有什麼事，以及他怎把什麼事弄好了。

「必得我要去叫警察！」

「去叫好了！」

他倆又面對着了一分鐘。最後喀老夫顏色變了。他覺得拉斯科納夫對他的恫嚇毫不驚懼，旋即夢出一種歡喜的和氣。

的神色。

「怎麼樣的腳色！我故意不說你的事，雖然我給好奇心所戰勝。那是一樁怪事。我暫放在一邊，等到別一個時候，但是正可把死者激動起來的了……唔，我們走吧，但我預先對你說，我單回去瞧瞧拿點錢，再把房屋鎖了，乘一部馬車，到荒島上去過這一晚，此刻，此刻你要隨我去麼？」

「我到你的寓處去，不是爲你是看梭梭菲娜的，去道歉我不曾參預喪禮。」

「隨你，但梭娜也不在家。她帶那三個孩子到一個高貴的老婦人那兒去，她是許多孤兒院的女恩人，我早就認識她的。我蓄存一筆款子交給這位老婦人，以作茄里伊夫亞那三個孩子的用途，而且另外捐款給那孤兒院，如此便把她怔着了。我又把梭娜的事情詳說着，也不隱飾一點。這在她身上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就是爲此，梭娜今天被召到這位老婦人臨時所住的醫院了。」

「不要緊，我仍要去的。」

「隨你，與我沒相干，但我不同你一道去；如今我們相熟了，再講一句，我相信了，你在疑心看我，就因爲我如此地有禮，並不問話擾你……你知道麼？這使你太驚異了，我敢說就是爲此。唔，這教訓者太愾重了！」

「而且在門口聽訓哩！」

「噯，就是這事？」喀老夫大笑着說，「是的，那發生後的一切事，你若棄置之它，我會驚異的。哈——哈！雖然我知道你所要幹的那些把戲，而且你把那個對梭梭菲娜說是什麼意義呢？也許我是落伍了，也說不定，對不起，請說明一下親愛的小友最近的學理解說一下吧！」

「你聽不見什麼話的。那全是你假造的呢？」

「但我並不指那事。（雖然我確聽見一些話）不，我是講你常在發牢騷的樣子。你的舍萊無時不在反抗，而你叫我不要在門口聽講。假使你是那樣想，去報告警察好了，說你有了困難，在學說上弄穿了一個漏洞吧。假使你以爲人不須在門口聽講，但人可以自由去殺老嫗們的，你最好是立刻到阿美利加去，走呀，老弟！我誠懇地說時間還早呀。你如沒有川資，我給你

好了！

「我毫不想那事！」拉斯科納夫厭憎地弄斷他的話。

「我知道你所擔憂的事——德行的問題，是麼？公民與人民的責任吧？把牠們捨了吧。牠們如今對你沒交涉了，哈——！哈！你要說，你仍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呀。假使如此，你就不該鑽進這邊去。去做不合於你的工作，是不會獲益的。唔，你最好去自殺吧，否則你不欲自殺麼？」

「你是故意激我發怒，好叫我離開你了。」

「真是一個怪物！我們既到這邊，請走上樓梯吧。那邊就是到梭娜那邊去的。那沒一個人在內。你不信麼？可問加夫的，她把鎖匙交給他放的。這邊就是加夫的太太自己。喂，怎的？她沒有耳朵了，她不在麼？到那兒去？你不聽見麼？她不在房中，想要到晚上很遲才能回來了。唔，到我房裏來，你是看我的，是麼？已到了。利哈太太也不在家。她老是忙碌的婦人，我敢說，她是一個極賢慧的婦人……假使你明理一點，她於你很有幫忙的。你看我從抽斗內拿張五厘公債券——看還有多少——這張今天要兌換現款的。我不願再耗時光了。抽斗關着，房門鎖了。如今我們又到樓梯了。我們乘馬車吧？我要到荒島那邊去。你願意駕御麼？我想這部馬車呢，你不願麼？你疲倦了麼？乘車去散散吧！天要快落雨了。沒關係，我們把車篷放下來得了……」

喀老夫已跳上馬車了。拉斯科納夫覺得他的疑惑是，不很可靠了！他一響不響，還向柴草市場那邊走回去了。他如果回頭一看，可瞧見喀老夫坐着沒很遠，已離開馬車，在街道上走了。但他轉灣後，就看不見了。他很厭惡地就離開了喀老夫。

「看我也會乞靈那個鄙賤的野獸，那個沒德行的溺於肉慾的人和地痞呵！」他喊着。

拉斯科納夫的批評，不免來得太急，而且隨意了。關於喀老夫，某一種事情給他起了一種新異的，而且是神祕的性質。說到他的妹，拉斯科納夫以為喀老夫決不會隨便放手的。但這事只管想去，也太厭悶，太難耐了呢。

當他走了不到二十多步，獨自一個的時候，又在沉思了。他在橋上立在欄杆邊，凝視着流着的河水。他的妹恰恰靠近他旁邊。

他在橋上碰見了她，但一下走過了，沒有注意到她。多利亞以前從不會在街上遇見過他，她這有點驚異了。她踟躕不決，

叫他呢還是不叫他好呢。忽然她瞧見喀老夫從柴草市場那邊匆匆來了。

他像很仔細地走近了。他立即到橋上去，站在鋪道一邊，極力避去拉斯科納夫的視線。那時，他看見多利亞，向他擺擺手勢。她想他是叫她不要對她哥哥叫呼，逕到他那邊去的。

多利亞立刻從哥哥身邊悄悄過去，而走到喀老夫面前。

「我們快點走開吧！」喀老夫對她輕聲說着，「不要洛地亞曉得我們在會面呢。我和他剛在那家酒店中同坐着會我，我費了好多困難才離開他呢！他不知如何說我給你信了，他疑或有什麼事情哩！當然，對他說的人不是你，但除了你，又有誰呢？」

「唔，此刻我倆已轉灣了！」多利亞弄斷他的話說着，「我哥哥看不見了。我們就在這邊談吧。你可以在這邊把經過的對我說吧。」

「第一，我在街上不好說這事；第二，你得要聽梭娜說；第三，我要拿一點文件給你瞧……唔，假使你立即跟我去，我也不說的，但請你不要忘了，你所愛敬的哥哥有一件十分秘密的事，全靠我替他保守着哩！」

多利亞呆着不動，猶豫着，用渴望的眼光瞪着喀老夫。

「你害怕什麼呢？」他安閒地說着，「這是城內又不是鄉間。即使在鄉間，也何必害怕呢！」

「你已對梭娜說了嗎？」

「不，我一句話不曾對她說，我不很明白她這時是否在家。也許她在家的。她今天把後母安葬好了；想她不會在這個期間會人的吧！暫時我不向誰說這事，我對你說也覺得悔了。在這種事情上，稍一不小心就背信一樣地糟。我住在那邊的住宅，我們快到了。那是我們的門房——他和我很好，你瞧，他在行禮了；他瞧見我同一位淑女一同來了，他當然已注意你的臉了，你如其怕我而且懷疑，那你會快樂的，對不起我說了如此粗鄙的話。我沒有一整廂房，梭娜的房就靠着我的——她住在隔壁的一整廂房。這一層樓都是分賃的。你怎的怕得像一個小孩般呢？我是這樣可怕麼？」

喀老夫的口唇抵着做了一個謙虛的笑容，但他是勉強微笑的。他的心跳得很快，他幾乎不能呼吸了。他高聲的談話，以

遮掩他的興奮情緒。但多利亞到不會注意到，她受了他的話的刺激，她怕他好像一個小孩般，她看他非常地可怕。

「雖然我曉得你不是一個……可尊視的人，但我一點也不怕你。你領路呀！」她露出很寧靜的神氣說着，但她的臉卻很蒼白。

喀老夫站在梭娜的門口。

「我去看她在否……她如不在，真觸壁呵！但我曉得她就會來的。假使她出去了，也是爲那孤兒寡女們的事情，去看一位老太太的。他們的母親死了……我會去替他們幫忙。假使梭娜十分鐘內不回來，假如你答應，我叫她在今天到你那邊去，這是我的房。這是我的兩個房間。利哈太太（女房東）住在隔壁的那間房。好，你看吧！我要給你看看我的重要的憑據，這個門是我的臥室內通到兩間招租的空屋子就在這邊……你得注意地看呀！」

喀老夫有兩間極大的擺滿東西的房子。多利亞只是四面望望，她看房屋內的用具和一切沒有什麼奇異的。但也有點地方可注意，例如喀老夫的房屋兩旁是無人住過的房間。他的房不是直接由走道進去的是由女房東的兩間空着的房間穿過的。喀老夫用鎖匙開了通出去的那頭門，他指給多利亞看那兩間招賃的房子。多利亞站在門口。不知看什麼，喀老夫立即過來說明了。

「你看這邊，在這第二間大房中。注意那鎖了的門，門邊有一把椅子，這是這兩間房的惟一的椅子。是我的房裏搬去，聽話比較更便利。門的那邊就是梭娜的臺桌，她坐在那邊和地洛亞講話。我坐在這邊一連聽了兩夜了，每次約有兩點鐘——當然我知道得很多，你想怎樣？」

「你聽到麼？」

「是的，我聽到的。此刻到我房裏去吧，不能在這邊坐的。」

他把多利亞領回自己的房裏，給她坐在椅子上。他自己坐在臺桌對面，離她約有十幾步路，但也許他的眼中有了什麼光彩，曾有一回非常驚嚇了多利亞。她抖戰地往四面看。這是個不由自主的舉動，她不願顯露出她的侷促狀態。但喀老夫住所的隱遁的情形忽然給她察覺了。她似乎想問女房東是否在家，但她的自做止住她不問了。而且，她的心中另有着一種心

事，比他給她的恐懼還甚。她是在十分的困苦之下。

「這是你的信了，」她邊說邊把信攤在桌上。「你寫的是真實的麼？你暗示着犯罪，你說是我哥哥犯的。你這暗示太顯露了；你得承認的。我得對你說，你未寫這信前，我已聽到了這個荒謬的傳說，我一個字也不相信呢。這是一個悶人的荒唐的疑惑呀。我曉得這個謠傳，以及怎樣捏造出來的。你不會有證據的。你答應證明的。你說呀！但我得先對你說吧，我毫不相信你的！」

多利亞匆匆地說了這話後，她的臉暈紅了。

「假使你不相信，你怎會大膽獨自到我房來呢！你爲何來的呢？爲着好奇心麼？」

「請不要惱我了。你說呀，你說呀！」

「你是一個大膽的姑娘，這是可說的。是的，我想你會叫倫肯先生陪你到這邊來的。但他沒有和你一同，也沒在什麼近的地方。我很留心看着哩。這是你的精神強健，也可證明你想叫落地亞不受處罪之故。但你內心都是純潔的……至於令兄，你方才已看見他了，我要說些什麼呢？你對他有何感想呢？」

「這決不是你所依據的唯一的事情吧？」

「不，並不是依據這個，是他自己的說話。他連着兩夜到這邊來看梭娜。我已經對你說了他們坐在什麼處所。他對她完全自供了。他是一個兇犯。他殺了一個老嫗，一個當主，他自己也對她當過東西。他且把她的妹妹——叫威里的掃貨攤的女販，他殺她姊的時候，她恰好進來了。他便把斧頭一起殺了。他殺了她們預備搶東西，他確已搶了。他拿去錢和別的東西……他一字不漏的對梭娜說了。她是曉得這個兇手的唯一者。但她對這暗殺是沒份的。她驚嚇得和你此刻一樣呢。不要多心，她不會洩露他的祕密的。」

「不見得吧！」多利亞喃喃着，口唇變白，並喘着氣呢。「不見得吧！毫無動機也沒有根據……這是無稽之談。」

「他要搶劫她，就是動機，他拿去錢和物了。是的，他說他不會把那錢或物用了。是把牠暗藏在一塊石頭底下，此刻那些東西還在那邊呢。因爲他不敢動用呀！」

「他怎麼會偷搶人家呢？他怎會想到那事呢？」多利亞喊着，從橋上跳下來了。「怎的，你曉得他，你看見過他，他會是一個賊骨頭麼？」

她好像哀求喀老夫的樣子，她已忘了恐怖了。

「那有極多的可能性和關係哩，多利亞。一個賊會偷盜而且自認是一個惡痞，我也聽說過一個上等入把郵政封袋扯開了，誰曉得他還以為他做着一樁上等入的事情哩！自然，假使同你一樣，聽了人家的傳說，我也不會十分相信的。不過我相信我的聽官呢。他而且對梭娜把那事的一切動機全講了，但她當初確不相信她的聽官，可是她終於信任她自己的視官哩。」

「什麼……動機呢？」

「這是一個很長的了，多利亞。是……我怎樣對你說呢？——一種學說，依這種學說，例如，我認爲一種犯罪是可做的，假如重要的目的是不錯的，那就一惡抵百善了。當然，一個有才具，很自負的青年，明白他如若（例如）有很少的三千個盧布，他的整個事業，他的整個前途便很有爲了，可是那三千盧布那裏來呢？這就是愛人了。於是再加上飢餓，在一個小房中住，加上敗衣，加上感覺着職業的搖動，此外並有他妹妹母親方面，而來的神經刺激。尤其虛榮心和傲慢，雖然他也許有好的方面的……我不是去苛責他，請你不必那樣想，況且這與我無關的事，他還引用了一個怪僻的學說，你瞧，把人類分成物質和超人——法律因爲他們的超羣而不能運用其權力，他們替其他的人類（就是物質）創造法律。看爲一個學說，是無可非議的，各種學說都如此的。拿破崙非常引誘他呢！換言之，他受影響以此事爲最大。大凡有天才的人對於壞行爲並不看上眼的，他們也不想到有法律這回事。他好像也自認爲一個天才——他有一個時候相信此事，因他能够創立一個學說，但不能個個越規。因此就不算是一個天才，這個觀念使他受着痛苦了，而且此刻還在叫他受苦呀！這對於一個有不論什麼驕傲的青年都是令人受辱的，尤其在我們這段時候……」

「單有懊悔麼？那麼你不認他有其他道德的感興了？他是那樣的人麼？」

「唉，多利亞，如今凡事全是一塌糊塗的，不會好好上過軌道呢。俄國人在思想上大多是很自由的，多利亞，自由得如同

俄國的土地一般，而且他們尤其傾向於虛妄的、紊亂的。但自由而無極大的天才卻是很危險的。你記得我們在晚飯後在鹽臺上，關於這題目談論了好幾次了，怎的，你時常說我太寬泛！誰曉得，也許我們正在他臥在這邊思考他的策略時談著話呀！在我們特別是在知識羣中，沒有神聖不可移動的傳統思想呢，多利亞。最好的時候，有人把書本上或編舊年史上未知何故給編撰了。但那是有學問而且高年的頑固派居多，所以社會上是不適於有學問的人的。你明白我的粗淺意見。不過我們以前談這事已很多次了。你對我的意見感到興趣，我真是十分快樂……怎的，你面色不好，多利亞。」

「我明白這個學說。我念了他的那篇論文。倫肯給我看。」

「倫肯先生麼？你哥哥的論文麼？在一冊雜誌上麼？真有如此的一篇論文麼？我倒不清楚哩。那總很好玩的吧！但你要到那兒去，多利亞？」

「我想去看梭娜！」多利亞沒精神的緩緩說着，「我如何去見她呢？她也許回來了。我立刻要去見她。也許她……」

多利亞沒有把話講了。她已給急促的呼吸打斷了。

「我想梭娜要到夜間才能回來，她以前是就會回來的，但如果不回來，那她就要到很晚了才回家哩！」

「唔，那你是說謊了！我想……你是說謊……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多利亞喊着，她弄的昏暈了。

她差不多暈過去了，倒在喀老夫立刻把她移來的椅上。

「多利亞什麼的，你好好的吧！這邊是開水。喝點吧……」

他灑一點水給她。多利亞顫着醒過來了。

「這很不錯呢！」喀老夫皺着眉自語着，「多利亞，你平靜些吧！須知他是有朋友會營救他的。你願意我和他到國外去行嗎？我有的是錢，在幾天內我就可以弄到一張車票呢！至於那暗殺事，他還是要遷善補過的。你平靜些吧。他將會成爲一個了不起的人哩。唔，你以爲何如？」

「冷酷的人對這事還如此冷諛，給我走好了……」

「你到那裏去呢？」

「到他那邊。你知道他在何處？這頭門何故鎖了？我們從那門進來的，此刻卻下鎖了。你什麼時候把它鎖上了的？」
「我們不能老是談這件事情。我絕非冷諷呀，不過我討厭如此談了。你怎麼可以這樣就走呢？你要洩漏他的秘密麼？要惱怒他了，他要去自首的。我對你說吧，他已被軟禁了，他們已在追隨他的形蹤了。你如此不是把他洩漏了。等一等，我方才能同他談過話。他還來得及救的。等一等，坐下吧，我們再細想一想。我叫你來，就無非為詳細討論此事，你坐下吧！」

「你怎樣去救他呢？他還可以被救麼？」
多利亞坐了。喀老夫就在她身旁坐着。

「這只有靠你自己一個了。」他輕輕說着，露着灼視的眼睛，因為感情太興奮了，他簡直說不出話。
多利亞身體顫戰着向後退了。

「你……你講一句話，他就可救了。我……我會去救他的。我有財勢呢！我會立即把他帶出去了。我將去領兩個護照，一個給他，一個自己。我有很有能力的朋友……假使你願意，我也會去領二張護照給你……給你母親……你何故同倫肯好呢？我也很愛你呀……我愛你極頂了……給我吻着你的衣裳吧！來吧……就是你衣響聲我都不能耐呢。對我說「做那事兒」，我立刻去做。我將作所有的事。我將作不能做的事情。你信的，我就會相信。我將做不論何事——不論何事！不要那樣瞧着我呀。你曉得你在害我不會……」

他像發癲狂了……某種念頭突然在他腦中發生。多利亞跳着向門邊衝去。

「快開門！快開門！」她邊喊邊推着門。「開門呀？那邊沒人麼？」

喀老夫恢復了神智的站起。他在顫動着的口唇，慢慢顯出惱恨的侮辱的笑容了。

「沒有人在家呢！」他安閒地說道。「房東太太出門了。你喊嚷不相干的。你不過自己激發了性子！」

「鎖匙在那裏呀？快開門，快快，卑污的！」

「我把鎖匙掉了，沒有了。」

「這是強橫霸道！」多利亞喊着，面孔鐵青了。她衝到房的那邊，她在那邊立刻拿一張小桌攔住了。

她沒有叫喊，只是用眼睛瞪住他，留心他的一舉一動！

喀老夫仍站在房屋那邊，面朝着她看。他外表是鎮靜的，不過臉部和以前一樣蒼白。侮辱的笑容始終露着。

『你說強橫嗎，多利亞。假使真的，那你會信我是有了計劃了。梭娜不在家呢。勞富家裏人也出去了——中間有五間鎖了房。我力氣比你大幾倍，而且我有什麼要怕呢？你有苦也無從說呀。你真的不願洩露你哥的祕密吧？而且，也沒有人信你的。一個單身姑娘怎會到一個獨身者的寓所去相會呢？即使你犧牲了你哥，也不會證明你什麼的。要證明一件脅迫是容易的，多利亞。』

『惡痞！』多利亞憤怒地低罵着。

『聽你，但你要注意，我不過依照平常的乞婚而講話。這是我的信心。你是非常對的——脅暴是不行的。我不過說你不必悔恨，就使……你如我所說，真的願意拯救哥哥，你就得屈服環境，也就是屈服暴力，假使我們定要如此說的話。你細想想吧。你哥哥和母親的前途都在你一人身上呀。我願做你終身的奴僕……我在這邊等。』

喀老夫坐在沙發上，相隔多利亞有七八呎距離。她此刻對他的不變的決心毫無懷疑了。而且，她也明白他。她突然從衣袋裏取出一支手鎗，拔了機關，放在桌邊了。喀老夫神魂俱喪的跳起來了。

『什麼的呀！原來如此的麼？』他吃驚而仍惡意地笑喊着，『唔，事情完全改變了。你對待我正如如此容易，多利亞。但你從何處得到手鎗呀？是偷來的麼？怎的，這是我久違的手鎗呀，我如何地找它呵！我在鄉間教導你放鎗的技術，你沒有掉了。』

『這不是你的手鎗，拉夫那的，她被你害殺了，卑污者她家裏並沒有你的物事。在我疑心你要做什麼舉動時，我就把他牽着了。若如你敢進來一步，我定要打死你的。』她大發狂怒了。

『但你的哥哥如何呢？我是好奇心問你的。』喀老夫仍在原位站着說。

『你去報告吧，假使你要去的話，不許動！不要走近來！我會放的我曉得你毒死你的妻，你自己就是一個兇犯呀！』她拿着手鎗預備了。

『你真確信我毒死拉夫那嗎？』

「你是做了你自己暗暗提示了那事，你同我講毒藥……我曉得你去拿來的……你預備好了……確是你做的……那定是你做的……惡瘡呀！」

「就使真的，也是爲你呀……你便是唆使者。」

「你說謊話！我一向恨你的……」

「哦，多利亞！你好像忘了你在傳教的熱狂中怎樣對我變和善了。我在你的眼裏察覺了。你還記得那個皎月當空蒼兒在唱之夜麼？」

「這是謊話！」多利亞眼中也露出一股怒目。「這是一個謊話，一個諺誹！」

「謊話麼？唔，你說謊話就算謊話好了。我假造的。對女子們不該提及這種事的。」他微笑着說，「我曉得你會開的，你個勇敢的暴徒。唔，你開好了！」

多利亞提起手鎗，臉色蒼白，凝視着他，相着的地位，待着對方的第一個舉動。她下唇白而且顫，她的大黑眼射着火光。他從未見過她杏眼圓睜之美。當她提起手鎗時，她眼中的火光好像把他燃燒了，他的心中發了一陣疼痛。當他走前一步，鎗聲響了。彈子擦打他的髮上穿過後腦去了。她仍站着微笑着。

「蝨子咬我一口了。她正對準我的頭顱嗎？這是血麼？」他取出手巾揩着血，一股微血打他的右額角上流。彈子似乎擦過外皮了。

多利亞把手鎗垂下，瞧着喀老夫，心中非常的驚怖。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在做着什麼事，遇到什麼了。

「唔，你沒有射中呀！再開吧，我等你。」喀老夫低聲說着，仍微笑着，稍帶慘色。「假使你仍不放手，我將把你沒有扳動時握住了。」

多利亞驚了一驚，立刻扳好鎗機，又舉起來了。

「隨我吧！」她絕望地喊着，「我發誓我要再開的哪。我……我要把你打死的呀！」

「唔……只離三尺遠你就可以打死我了。但假使你不……那。」他的眼睛充滿着怒火，他前走了兩步。多利亞再開鎗，

但彈子沒有射出。

「你沒有裝的好。不趕緊，你那邊還有一顆呀。你弄好，我等你吧。」

他面對着她，只離兩步之遠，瞪着她，露着熱病般地熱烈的，頑強的，堅決的眼睛。多利亞覺得他情願死而不願給她走了。而且……此刻，當然她只有打死他了，只離兩步遠了！突然她又把手鎗丟了。

「她把鎗丟了！」喀老夫驚訝地說着，吸一口長氣。一個重大心事去了——也許不單是死的恐怖，他那時簡直不覺到呢！這又是他種的感情，更陰沈，更悲哀，他自己也不能解釋。

他走到多利亞面前，輕抱着她的腰身，她沒有反抗，但顫得像一片落葉，露出懇求的眼光對着他。他極想說話，但他的唇抖動着，發不出一個字。

「你給我走吧！」多利亞懇求着。喀老夫仍在戰顫。她的聲音此刻是大異了。

「那麼你不愛我了麼？」他輕輕問着，多利亞搖搖頭。

「可是……可是你不能麼？絕對不麼？」他絕望似地輕問着。

「絕對不！」

這時喀老夫心內發生一種矛盾難解的感觸。他異樣地注視着她。忽然他又收回手臂，轉身對着窗口站着。此刻過了一刻。

「鎖匙在這邊呀！」

他從大衣的右衣袋內取出鎖匙，擺在桌上，也沒有移動身體，也不看多利亞一眼。

「快拿去！」

他頑強地向窗外望着。多利亞走到桌邊拿了鎖匙。

「快點！快點！」喀老夫催說着，仍不移動身子。但在那「快點」的聲氣中似乎含有可怕的成分。多利亞看清了，立刻拿了鎖匙，跑去把門開了，一直出去了。她神魂沒有似的向着橋走到運河邊上。

喀老夫仍在窗前站了好久。末後他才轉身，往四邊望望，手撫着額角，扮奇異的笑臉，這是可憐的，悲傷的，無神的微笑，一種絕望的強笑呵。那乾了的血，弄污了一手。他惱視着那血，拿了一塊濕面巾，刷着額角。多利亞丟下門邊的那支手鎗，忽然在他眼中發見了。他拾了察看一下，這是一支古老的輕便三響手鎗。還有兩顆子彈留在裏面，還可以再開的。他想了一下，把手鎗放到袋裏，抓了帽出去了。

第六章

那天晚上他在這個污賤場所玩玩那個場所玩玩，一直進到十點鐘。茄第也出來了，唱了一支下流歌曲，一個『匪徒和強橫者』

喀老夫對茄第和奏手琴的人以及幾個歌者和招待及兩個小僕，盡情的款待他們。他尤其給那兩個小僕所吸引，他們都彎着鼻頭，一個向左彎着，一個則向右彎着。他們把他帶到一個花園去，並替他們買門票呢。園中有一種種下三年的高大松樹和幾叢矮木，另外有一所『弗斯大廳』其實這是一鋪酒店，也有茶喝，旁邊排幾張綠桌和櫈椅，許多可憐的歌者和一個麥里的酒糟鼻的，吃醉的，但是極盡滑稽之能事。這兩個小僕和一些招待們吵鬧着，好像要打架似的，大家叫喀老夫出來做一位和事老。他聽他們訴說了好久，但他們聲音很嘈雜，他聽不清他們說的什麼。那好像是如此的一回事，其中有一個偷了什麼，當時就賣給一個猶太人，他因不和他的同伴分贓的緣故。後來好像聽說那被竊之物是舞廳內的一個茶碟，東西沒有了，大家就鬧着了。喀老夫代賠價錢後，就走出花園了。其時大約六點鐘左右。他這次沒喝一點兒酒，他雖打一個茶碟，無非是應酬情面呀。

這是一個陰悶的夜上。大概十點鐘的辰光，濃雲密佈，驟雨欲來。雷聲一響，大雨就傾盆而下了。電光閃閃，每分鐘平均約有五次呢。

他滿身淋濕得落湯雞般，回家了，把門鎖了後，便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看看。又仍把錢放在衣袋裏，他去換了衣裳，但凭窗一望，雷雨仍瀉在下着，他便拋了那意思，戴了帽，房門也不鎖，便直向梭娜那兒去。她已在家了。

只見她和勞雷的四個小孩子同在房內。她給他們茶飲呢！她謙恭地接待着喀老夫，看着他的濕透的衣服不免驚奇，小孩子們都給他嚇跑了。

喀老夫在桌旁坐着，叫梭娜坐在他的身邊。她謙羞地在聽他的話。

「我也許要到阿美利加去梭娜。」喀老夫說着。「我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和你見面了，我來料理幾種未完之事。唔，今天你遇見那位老太太沒有？我明白她對你講的話，你不必對我說了。」（梭娜驚了，臉孔緋紅。）「那批人們都有他們自己的算盤。至於你的姊妹們呢，他們已把那費用供給了，那指定給他們的錢，我已保存好了，並且已收了憑證了。最好你代管着這憑證吧！假使碰到什麼事情，你可以此相示呢。你拿着吧，唔，如今此事總算解決了。這兒是三張五厘公債票，價值三千個盧布。你自己拿去吧，這事很祕密地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旁人的話你可以不管的。你用這錢仍和從前生活一樣是不大妥當的，梭娜而且，如今也不必了。」

「我非常感激你，我也代孩子們和後母謝謝你的大德呢！」梭娜匆匆的答着。「假使我不很說話……請你不看做……」

「好了好了！」

「至於這些錢，喀老夫，我十分感謝你，但我此刻尚用不到。我還能自食其力的。請你不要以為我矯情。假使你仍是慈善為懷，那錢……」

「這是專給你的，梭娜，請你不要多心吧。我不多說話了。你會用到的。洛地亞如今有兩件大事，必居其一：不是當胸一鎗便是到西伯利亞了。」梭娜大發一驚，只是獷視着他。「不要驚擾我祕密的知道這一切事情，我不是愛說閒話的人，我也不會告訴誰的。你會對他說叫他自首供招這是很好的忠言。那對他非常有利的，唔假使他真的到西伯利亞的話，那你也得跟去。你想不是麼？如果如此，他要錢用的。為他之故，你也要錢的，你懂麼？錢給你猶如我給他無異了。並且，你答應償還魏斐爾的債務。我也聽你說了。你怎可以隨便擔任那個負擔呢，梭娜？那是茄里伊夫亞所欠的債務，與你何干，所以你無須管那個德國婦人的。你那樣不是事兒。假使有人對你問起我——明後天也許有人來問你——不要說及我來看你過，也不要把那錢

露白，隻字不用說的。唔，那末，再見吧。」（他立起了。）「請代我向洛地亞問好。再者，最好你把錢暫時交給倫青先生代管爲妙。你認得倫青先生吧？我想你認得的。他倒不是一個壞人。明天，也許……到那個時候，你把錢交給他吧。你沒交他時，謹慎地藏好呀！」

梭娜從椅子上跳下，惶惑地看着喀老夫。她欲說話，但又不敢立即開口，而且也不知怎麼說好！

「你如何可以……你如何可以在此時走呢，這樣的大雨怎麼可以走呢？」

「什麼往阿美利加去，給雨攔住了麼？哈，哈，再見吧，梭娜，親愛的！願你多福，祝你永安，你於人家有利的。再者……請你向倫青先生代我問好。你對他說，喀老夫問好的。定不要忘了。」

他出去了，只留下梭娜一人在慌惑和渺茫之中。

他後來發覺了，在那同一夜裏，大概是七點半左右，他又作了出人意表的訪友。雨仍是落着，他浸濕了全身，他到了他的未婚妻的父母住的矮屋內：那是在熱副奇島的三街上。他打了好多時的門，方才進去，他初去時很有點惶惑不安，但喀老夫卻會隨機而變，因此那明理的父母最初推想，以爲喀老夫也許酒吃多了點，但立刻就過去了。那明理的母亲叫那遺老的父親來看喀老夫，她自己仍用各種問語和他談話。她一點不問起當前的事體，只是微笑和拱手着，假使她真要知道什麼的——例如喀老夫決意在何時舉行婚禮——她只是問點關於巴黎和那邊皇宮生活的趣聞的佚事，而且像很熱切的問話，然後慢慢把談話導到三街來了。在他時，這當然是十分動聽的，但這次喀老夫像更盼切，想立即看看他的未婚妻，雖然她早對他說她是在睡着了。那姑娘當然只有出來相見了。

喀老夫一見面便對她說，他因有事羈身須暫時離開佩德堡，他這次帶她一千五百個盧布，叫她當作他的送禮收下了，因他早想在婚前送她這種小禮物的。那禮物和他的離開佩德堡，以及在深夜雷雨時爲着禮物而必須拜訪他們，其間論理上的關係真是糾纏不清，但一切都很順利，所以一切驚訝和借別的喊呼，和照例的問話，都減少並且給約制了。在他一方面，感激之外再加上最明理的母親的淚痕。喀老夫立着笑了，吻着他的未婚妻，撫着她的臉，說他立刻就回來的，她的眼中露着童心和好奇心，並有一種熱烈的默噓的問話，於是又吻她，雖然他曉得他的禮物便會鎖着給那最明理的母親存放着，心

裏就覺着老大的不快。他走了，他們都在一種很強烈的興奮中，但那和善的姆媽在囁嚅似的靜說着，解決了好多的重要的疑問了。她邊說喀老夫是一個有氣魄的人，是一個幹大事，有交際而且有大產業的人——你不會明白他心裏的雄才大略呢。他因為要到外地去，所以把錢送過來，這倒不覺奇異呢！他全身是淋濕了，這有點怪，但英國人，例如，甚且更是異樣，而且那些上流人毫不顧人家的說話，而且一點也沒禮貌。也許他故意如此，好顯出他對任何人都鄙視的。尤其是，對這事毫不說及一字，因為誠恐遇了什麼意外，錢務得鎖着，而且庖丁佛陀還在廚房，這是很難碰的了。而且尤其是一個字不向那頭老豬——利哈太太——說，一切一切，他們竊竊談了兩點多鐘，那姑娘早已去睡了。

同時夜深時分，喀老夫正在路上走過橋回到岸邊。雨雖止，卻還有一陣狂吼的巨風。他抖顫着，他一下呆視着泥畏河的死水，好像十分感覺趣味而且詳察的神情。他在水邊站覺得很寒冷，他就向Y街走去了。他沿着那條很長的大街走着，差不多化了半點鐘，在昏暗中在木鋪的道上跌交了數次，但他只是望着右邊街上找尋什麼似的，他最近向這條街上經過，老是關切將近街盡頭的一鋪大客寓，用樹木建造的，客寓的照牌他記得好像是安得里吧，他不會錯誤的。那客寓彷彿在那隱僻之處特別顯出宏大，就便在黑暗中他也會瞧見的。這是一所迥邐的昏暗的木造房屋，夜雖已深，但窗內尚有亮光，似乎裏面還有人做事哩。他進去，對一個在迴廊上碰見的敗衣破褲的腳色找一間房。那人打量着喀老夫，慢慢鎮定了，帶他到樓下迴廊末端的一間狹窄的小房去，沒有其他房間了，全住滿了人。那衣裳破敗的腳色仍凝視着他。

「有茶沒有呢？」喀老夫問着。

「有的，先生。」

「還有什麼嗎？」

「牛排，麥酒，鹽多菜全有。」

「拿茶和牛排來吧。」

「別的還要嗎？」他露着驚奇的問道。

「不需別的了。」

那衣裳破敗的茶房失望似的走了。

『這倒是一個好所在呢。』喀老夫心裏想着。『怎麼我不曉得呢？我希望以爲我是剛從有舞女的菜館來，路上碰見了意外似的，有人知道誰住在這邊，那就妙了。』

他燃着了蠟燭，細心地察看着這房。一間極低陋的房，只能容喀老夫一人在裏面。開着一個窗口；那污穢的牀和那簡陋的采色的椅和桌子已經把房子塞滿了。牆壁像是木板做的，糊着稀薄的壁紙，簡直什麼花樣也看不出了。只認出一種黃顏色而已。——有一邊的牆，因着仰塵的斜傾關係，特別低矮些，那房間雖不算是在樓頂，恰是正在樓樓下面。

喀老夫在牀上坐下，思索着。但隔壁房間透過來的奇異的私語聲，有時並且喊着，這使他特別的注意。那私語聲音他進來時就已有了。他諦聽着，似有人在流淚斥罵呢，但他聽去像單是一個人的聲音。

喀老夫站起來，走到燈光不及的壁縫去窺看。那房間比他的大點，住着兩個人。一個人的頭髮捲曲的很，臉如紅霞而且帶點慍色，好像演說家的神色站着，上衣脫了，一雙腳跨開平衡着他的身體，他拍拍胸腹。他斥罵那人是乞丐，不體面的。他說把那人山卑賤中掙掙出來，他無時不可以趕他出去，而且說這只有上帝看見。他斥責的那人坐在椅上，像才睡醒的神氣，他不時向說話者轉着畏懼的昏亂的眼色，但他像一點不懂他說的什麼，而且也像沒有聽見。桌上的一枝蠟燭將燒盡了；那邊擺着酒杯，一瓶將喝完了的麥酒，麵包，香高，和盛着濃茶汁的杯。喀老夫看了這一切後，便漠然地離開，坐在牀上了。

那衣裳破敗的茶房拿茶來了，又不覺問他再要什麼，又討了一個沒趣退出去了。喀老夫立刻喝了一杯，給身體溫暖些，但他別的一點也不能吃了。他似乎覺得發熱病般的。他脫掉上衣，裹進被單內，便躺下了。他有點擾擾了。『在着這種事情，人不怎麼倒是安穩點。』他露着微笑自語着。房間既湊狹，蠟燭昏昏地燃着，外邊的風狂吼着，他聽到有一只耗子在屋角咬嚼。房裏有着耗子和皮革的氣息。他在反複夢想中躺着；他極想把想像貫注在什麼事上。『在窗口下邊想是花園吧。』他想着。『有樹木搖曳的聲音。在如此狂驟驟雨的黑夜，我極討厭樹木的搖動聲呢。他會給人起了一種蕭瑟之感呢。』他記得他方才走過洛夫司磯公園的時候他是怎樣厭憎那聲音呀。這又使他想起了泥畏河上的橋，而且他又感到寒冷如他站在那邊時一樣。『我從不愛水的。』他想着，『在風景中的水也是如此的。』他忽又對一個奇異的念頭笑了，『是的，如今這些審美

舒快的事情似麼淡漠了，但我卻更加愛探討了呢，彷彿一個生物般，選了一個好地方……爲着如此的一點事。我本該到洛夫司磯去的！我想那有點陰黯，峭寒，哈——哈！我像在我愉快的境界哩……哦，我何故不把蠟燭弄熄了呢？他吹滅了燭光。『隔壁的人已睡着了！』他沒看見壁縫的亮光，便如此猜想。『唔，如今拉夫那，如今是你出現的時候了，天已昏暗的時間和環境都與你相宜，但你卻不光降哩！』

他突又回憶着，他在尚未對多利亞謀劃的前一點鐘，他怎樣慫恿拉斯科納夫把他的妹妹交給倫肯照拂呀。『我想說了那話是自己揀撥着呀，正如拉斯科納夫所料的。但拉斯科納夫是一個無賴呀，他受了種種苦難，他會壓服他的胡鬧的，他便可成爲一個成功的無賴了，但他此刻對於人生太熱烈了。這種青年就是這點上不足取呢。不過隨他去吧！給他自己稱心吧，這和我一點無關的。』

他不會入睡。多利亞的映象，又慢慢在他面前浮了起來，他抖顫着。『不，我該放手一切了！』他振起精神，想着：『我得要想別的事吧。這太荒謬可笑了。我對於世人從無怨讎的，我也從不睚眦必報的。這是不好的朕兆，不好的朕兆哩。我也從不愛爭吵，也不會發怒的——這也不是好現象呢！我方才對她的答應，也對的，永受苦難！但——誰預料得到——她也許會激勵我變爲一個再來人哩……』

他咬緊牙根，又沒聲響了。多利亞的映象又在他面前浮着了，正像她開了第一鎗後的形狀，其時她銳敏地把手鎗垂下，並凝望着他，他那時很可把她圍捆起來的，她決不能伸手自衛的，假使他不說破了的。他那時是怎樣地替她憐惜，他怎樣覺得一陣心痛呢……

『唉，永受苦難，又來了這種念頭！我得把他拋了！』

他朦朧地睡着了；身體的顫抖停了，其時忽然有什麼在被單內爬過他的手腳各部似的，他驚覺了。『嚇！可惡極了！這定一個耗子搗鬼的！』他想着，『定是我棄在棹上的牛排骨作祟。』他不願揭開被單起來，弄冷了暖氣，但忽然又有什麼東西在他的腳上爬過去。他只揭開皮鋪起來點燭。他打格格的顫抖着，伏在牀上找尋，可是什麼也不見了。他抖抖被單，忽見一個耗子跳出了。他去捕捉，但它往來馳驟老是在牀上跳爬，不是在手指間溜了，便是從手上跑過，忽然它又鑽到枕頭下面去。

他把枕頭揭去，但他立即覺得胸口上有什麼東西跳動，在裏衣中亂爬，又從背部爬下去。他顫抖的很，又睡不着了。房內是幽閉的。他仍包在被單裏，如前一樣。風聲在窗外怒吼着：『好不可惡呀！』他厭恨地自語着。

他只得起來坐在牀沿，背對着窗口。『還是不睡吧！』他決定道。但窗外吹來一陣陰寒淒涼的風了；他也不站起，只是把被單掩着身，緊緊地捆裹起來。他也不再思索，而且也不願思索了。但是映象接連地浮起，來去無蹤的零碎思想只是在心頭起伏着。他困惑了。也許是寒冷，或潮濕，或幽閉，或窗下，搖撼樹木葉的寒飈，引起了一種幻想的東西也說不定。他老是想着花叢的形式，他理想着一座幽雅的花園，一個光明的，輕青的，溫暖的日子，一個放假日——三位一體的一日。一個叢生着丁香花的英國式的美麗的幽雅的花舍，舍旁環着花壇，繞藤的門牆有玫瑰花壇砌着。一條便捷的樓梯，鋪着華美的地氈，擺着用瓷缶栽的奇花。他尤其留心窗內馥郁的，淡白色的，樸素的水仙花的花叢，在鮮麗淡綠，粗長的葉上開放着。他不想走開，但他又走上樓，走進一間宏麗的客廳裏，又滿是花叢——窗口上，走廊門旁，看台上——全是這些花。地坪上撒布着新鮮的香草，窗是開的，一陣清新的，峭寒的微風吹進房中。小雀兒在窗外啾啾着，屋中一張鋪着白氈的台棹上，擺着一口棺木。棺木上蓋着素縐邊綴綴着一縷縷的白繻綬，前後左右陳列着好些花園。在花團中躺着一位穿絲棉綢衣的姑娘，她的一雙手臂交叉着，壓在胸口，極像大理石彫刻出來的模形。但她是稀鬆的動人的頭髮是淋濕的，頭頂並套着玫瑰花圈。那肅穆而僵硬的臉部輪廓，好像是大理石彫刻似的，她的蒼白的口唇，露着笑靨，但蘊含着一種苦惱和悲哀的神情。喀老夫是認得這位姑娘的。棺木旁既沒有聖母像，也沒燃着素燭，也沒有禱求的法音；她是跳水溺死的。她年紀只有十四歲，可是她的心被傷了。她自己受侮辱的肉體埋葬了，那個侮辱嚇傷了她幼稚的靈心了，那無禮的侮辱沾損了純潔的白璧，使她發出一個最後的絕望的長號，不要去想了，忍心地棄拋吧，在陰沈悽寒，風聲蕭瑟的黑夜……

喀老夫復了神志，起身走到窗前去。他摸索窗檻，把窗推了。狂風衝進冷刺着他的臉和胸口，他只有小衫穿着，身上好像濕着寒霜般的。窗下定是一座什麼花園，顯然是一座花園。在日裏這邊或者還聽見歌聲和喝茶哩。此刻雨點山樹林梢頂飄灑到窗上；天空陰黯得像地獄，他在外邊只能看出些黑黯的東西。喀老夫手臂關節凭着窗上，對着黑暗世界裏凝眺了好久。轟隆的槍礮聲，在黑暗的深夜響着數次。『破，破，破！河水上岸了！』他想着。『天明時河水會在街的溼處氾濫，下室和地窖將

浸沒了。地窖下的耗子將浮出來了，人們在風雨中把壞東西搬到樓去的時咒罵着。此刻是什麼辰光了？他簡直沒有想及此，那時在隔壁的地方有一個掛鐘正敲了三響呢！

『啊，只有一點鐘就要天明了，爲什麼枯守等呢！我得出去，到那花園去呀！我要去揀一片雨淋的樹木莖，我們一走到那邊，樹木上的雨水，就都灑到頭上來了。』

他離開窗前，把窗帶上，點了蠟燭，穿上背心，大衣，戴着帽子，出去了，手提着蠟燭，在走廊上找那個衣裳破敗的茶房，（他曾在什麼隱僻角隅睡熟的）他要付了房金，離開客寓了。『這是最適當的時候了，再沒比這更好了。』

他在那條彎曲的走道上走了好多辰光，沒有見着一個人，正要喚時，忽然在一個陰黯的屋角，在一個破食櫥和門口旁邊，看見了一樣可怪的活動東西，他提着蠟燭去照看，只見一個小女孩，最多不到五歲年紀，在顫抖啼哭着，衣服已濕透了。她看見喀老夫並不驚怕，只是瞧着他，她的圓黑睛裏露着漠然的神情。她哭得已抽咽了，像小孩哭後受了撫慰時無異。那嬰孩臉色疲乏而慘白，她受冷極了。『她怎會到這邊來呢？一定是誰把她放在這邊的，一晚沒睡覺了。』他就去問她。那孩子神氣很好似的，用她的不清的兒語答着，說『姆媽』的一些話，說『姆媽要敲她呢！』並說茶杯要給她『敲破了。』那小孩子只是絮絮着。他從她所講的話，曉得他是一個棄兒。她的母親也許一個貪酒的廚娘，在客寓裏幫差，她打她，那孩子嚇得把母親的一個茶碟打破了，她受驚嚇着，就在前夜上跑了出來，在外面風雨中什麼處所躲了些時，後來纔擠到這邊來，在飲櫥後面躲着，過了一夜，她因爲濕透衣裳，黑暗，以及要受敲打，而害怕的哭抖着。他把她抱在身上，走到自己的房，把她坐在牀上，把她脫了衣服。她赤足的那二只破鞋子，簡直像陰溝裏拖出來的一樣濕。他把她脫去一切後，把她放在牀上，用被單蓋着，全身都裹着被。她立刻睡着了。他漸漸又沈入於悲哀的思索中。

『真的，自討麻煩了！』他自語着，帶點惱恨而抑鬱的神情。『真太呆了！』他又提起蠟燭走出去，找那個茶房想立刻出去。『小孩子，不管了！』他自語着，但是跑出房門後，他又回身看她有沒有睡熟。他謹慎地揭去被單。她正在熟睡，她在被單內睡暖了，她的蒼白的面頰艷紅。但這個艷紅色好像比小孩子的紅顏明顯而耀眼多了。『這是熱病的血紅色呀！』喀老夫想着。這也像酒醉後的情景，她像喝了很多的酒般的。她鮮紅的嘴唇發得發光，但這是什麼事？她的黑長的眉毛在掀動，眼皮像在

啓示，一只慧黠的眼睛向外溜，絕不像小孩子所有的，好像她並沒有睡熟，只是佯裝罷了。是的，不錯。她的口唇露着笑容。口角又在顫，彷彿她在約制似的。但一下她又振強笑了，這絕不像孩子該有的臉色，這是淫佚的，惹人惱怒的，邪惡的娼妓的臉。尤其法國式娼妓的無耻的臉呀。不久那雙眼全睜開了，對他瞟着一個淫蕩的眼波，笑着，好像招引他的樣子……在小孩子臉上竟有這種污穢的，寡耻的，可憎的表情嗎？「怎的，她只有五歲麼？」喀老夫不信的自問着。「這是什麼意義呢？」不久她又轉身對他看，小圓臉整個緋紅了，而且伸出手臂來……「討厭的孩子！」喀老夫喊着，想揮手打她時，他忽然醒了。

他仍躺在牀上，緊裹在毛毯裏，蠟燭並沒有點，曙光從窗戶射進來了。

「我作了一個惡夢了！」他不快的起身，十分困亂了，他的全身酸痛。外面霧氣甚重，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時間已經五點多鐘了。他起來，穿上那尙潮濕的內衣和外衣，摸着袋內的手鎗，於是又坐下，從袋內取出一本小簿子，在裏面露眼之處寫了幾行大字，他念了一過，又支頭凝思着了。手鎗和小簿子放在身旁。有幾只青蠅，飛在那放在棹上沒有吃過的小牛排上邊，他注視着，他的右手去捉。他捉了好久，仍捉不住一只，最後，他覺出這太無謂了，便起來，堅決地向房外出去。隔一分鐘他就走到街上了。

乳白色的濃霧瀰漫着街市。喀老夫沿着滑溜的不潔的木板路向畏泥河走去。他在看着昨晚漲水的泥畏河，洛夫司磯島濕路，淋草，淋濕的樹林和矮木，最後又看着那幾矮木……他留神地注視着那些房屋，想去想別的事情。街上不見一個車夫和行人。那燦眼的，黃褐色的，污黑色的矮木屋舍，門窗全閉着未開，寒冷和霧氣透進他身體，他發抖了。他遇見店鋪招牌，不時注意細察着，他走到木板路的末端，一座宏大的石庫門面的房屋前面。有一頭難看顫抖尾巴夾在腿中的狗，在前面攔着路，還有一個套着大衣的人橫倒在道上，看去是沈醉了。他望一望，仍往前走。只見一座堡樓在左邊高峙着。「嗯！他想着：『這是一個地方。爲什麼在洛夫司磯島呢？總之，這事將看作一個正式的證物的。』」

他對這新起的念頭笑了，便走到那有堡樓的房那條街去。在那閉着的屋門旁，站着一個矮子，穿着一件灰褐色的軍服，戴着一頂安吉士式的銅盔。他對喀老夫投了一個漠然的眼色。他臉孔上露出一種頹喪的神色，那是猶太人當然酸氣的臉色。他倆——喀老夫和安吉士——靜默地互相對看了一下，最後，安吉士驚異着離他三數步外的那個人並沒有喝醉。

「你到這邊做什麼的？」他問着，沒有移動他的站地。

「沒什麼事的朋友，早安！」喀老夫答着。

「這不是可停的地方呀！」

「我要到外國地方去的。」

「到外國去嗎？」

「到阿美利加去。」

「阿美利加嗎？」

喀老夫取出手鎗，扳好機關，安吉士睜大眼睛了。

「我說，這地方不是可戲玩這種東西的！」

「這爲何不是一個地方呢？」

「因爲不是的。」

「唔，朋友，那我隨它去。這是一個好處所。有人問你時，你只說，他是到阿美利加去好了。」

他把手鎗舉在右額角上了。

「你不可在此玩這東西的，這不是地方呀！」安吉士睜着大眼，神氣活現的喊着。

喀老夫只是把機關一撥。

第七章

這一天，晚上大約七點鐘時候，拉斯科納夫正到他的母親和妹妹家去，這是巴卡住宅裏的房子，倫肯代她們尋着的。梯從街邊進去。拉斯科納夫躊躇似的慢慢的上去，但他決心進去了。

「這沒有什麼關係，她們好在一點也不知道的。」他想着，「她們大約以我是反常罷了。」

他的外表很難看：衣服既破又髒，被雨水濕透了。他的面孔因為經過一整天的心理變化疲倦，曝炙的關係，竟有點改形了。他孤另的混過一夜，誰也不曉得他住在什麼處所。

他打門時，母親出來開了。多利亞沒在家內。連茶房也出去了。甫利亞一見他驚喜得說也說不出；她握着他的手，帶他到房中。

「你來好極了！」她高興的開口了。「不要和我惱吧，洛地亞，因我是極其歡迎你的；我雖流淚，但這是笑，不是哭呀。你想我是哭麼？不，我快樂了，但我總仍是如此易於流淚呢。你父親死後我就一直如此了，什麼事情我都在哭呀。你坐吧，親愛的孩子，我看你疲倦了。唉，你怎麼這樣難看呢！」

「我昨天受着風雨，母親……」拉斯科納夫答着。

「不，不是，」甫利亞立刻插說着，「你不要想我仍要婦人樣子駁詢你，你不必多心，我知道，我全知道：如今我在這邊懂得了一點習慣，我自己想是好些了。我將永久如此了：你預備怎樣打算，我希望你對我說呢？誰也不知你的心事和主意，所以我不該仍是搖你的手臂，詢問你想着什麼？但，老天我為什麼如此往來走動像瘋子般的……我看你在報章上印刷的那篇論文已經第三次，洛地亞，偷取來我看的。我一見，我就驚怪，是的，呆子，我想他原來就為此而忙；這就是對那神祕的解說！讀書的人總是如此的。他也許在腦中方纔有了什麼新思想；他正在想着呢，我卻去攪擾他。我看了，親愛的，有許多我看不懂；但那是當然之事——我怎會明白呢！」

「你拿給我看看吧，母親。」

拉斯科納夫拿了雜誌，看自己的那篇論文。雖事實上和他的心境及環境不恰合，但他卻感覺着每個作家自己看見初刊布作品時的那種奇異的甜蜜的感覺；而且，他只不過二十三歲呢。他看了幾行後，他就皺着眉，心跳得很。他想起數月前的一切心理的矛盾。他不禁露出憎惡和惱怒，立刻把文章拋開擲上了。

「我雖怎樣無知識，洛地亞，但我想你不久就要成爲俄國文化界的大人物之一哩！他們怎敢說你是瘋了呢！你雖不曉得，他們確那樣想着哩。唉，可恨人們啊！他們怎麼懂得天才呢？就是多利亞也會相信呢！——你的感想何如呢！你父親曾經在

各種誌投過兩次稿——第一回詩稿，（我可以把那底稿，給你看的）第二回是一部長篇故事，我們怎樣地盼望被刊布呢——可是結果一點沒望。一週前，洛地亞，我曾在爲你的飲食起居而愁惱，但如今我又覺得自己太愚昧了，因爲以你的智力和才幹，當然可以得到一個職業的。雖然你此刻並不留心那事，而想着非常重要的事情哩……」

「多利亞沒在麼，母親？」

「沒有在家，洛地亞如今她常不在我旁邊了；她給我孤另一個兒了。倫肯他常來瞧我，他真是好呀，而且他常愛談你。他愛重你，我的孩兒。我不是講多利亞不和我親近，我也不是在抱怨呀！她有她自己的主見，我有我自己的，她這幾天好像有什麼祕密般的，我對你們平常總是很公開的。當然，我相信多利亞明理的，而且她愛你和我一樣……但我不曉得以後的結果如何。洛地亞，你此刻來此我非常快樂呢，可惜她出去了，不能和你見面；她回來時，我對她說吧！你這幾天在何處呢？你該好好地待我，洛地亞，你可以來時就來，假使不能，那也無礙，我會等待着的。總之，你能孝順我，什麼都滿足了。我要看你寫的文章，我要聽人家講你，你能常來望我。還有什麼比這再好呢？此刻你是來撫慰你的母親的，我已明白了。」

這時甫利亞竟放聲哭了。

「此刻我又舊病復發了！你不必看我的愚蠢。真的，我坐這里幹嗎？」她喊着。「這邊有茄菲呀，我忘記給你喝了。唉，年者的多忘，我去拿來吧！」

「母親，不必多心，我就要走的。我不是爲此而來的。請你聽我。」

甫利亞顫慄地走近他。

「母親，不管有什麼事發生，不管人家對你說關於我的什麼話，你仍永遠如此刻一樣疼愛我麼？」他心煩意亂的問着，似乎自己沒有經過衡量就說出了。

「洛地亞，洛地亞，什麼的？你問我這些話做什麼？怎麼，誰會對我說你的什麼話呢？而且，我也不聽人家的話的，我不信的呀！」

「我來無非是表明我的心跡，我永遠是孝敬你的，而且我們倆獨在着很舒服，多利亞不在更好呢，」他仍同樣的激動

說下了。『我來是來對你說，雖然你的前途不很幸福，但你要相信，你的兒子此刻愛你比愛他自己還甚呢，你以為我冷酷的待你，那都非事實。我是永久愛你的……唔，就是這樣，我想我一定如此，而且就起始……』

甫利亞默然無語地擁抱他，摟在胸中，哽咽着。

『我不明白你有什麼錯呀，』她最後說着。『我是以為我們攪擾你了，此刻我曉得你感到一些悲哀，你的苦惱就是為此呀。我早就覺出了，洛地亞。你恕我說了這話，我夜裏臥着也在想這事，你妹妹昨晚夢話中，也聽見說你別的沒話。我聽到一點，但不很清楚哩！我一早起來就覺得非常難過，像等待什麼事情，預料什麼事情般的，此刻真來了，洛地亞，洛地亞，你到何處去呢？』

『是的。』

『我就如此想哩！假使你用到我們，我會和多利亞跟你一同去的。她一心地愛你呢——假使你答應梭娜也可以和我們一同去呢？你看，我極願意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子看待呀……倫肯也會幫助我們一同去的。但……你到……何處去呢？』

『再見吧，母親。』

『什麼，就在今天麼？』她喊了，像永久離別他般的。

『我不能久停了，我此刻得走了……』

『我可以和你同去麼？』

『不能呢，但跪下對上帝替我求福吧。你的禱告也許會有效的。』

『那我祝福你，替你祈求幸福吧。是的，上帝呀，我們如何做呢？』

是的，他十分高興那邊沒多人，他獨自和母親一塊，十分高興呢！自從和母親們反臉後，這是他第一次的軟心腸了。他跪在她前面，吻着她的足跟，兩人對泣着，相互擁抱着。她這次毫不吃驚說，也沒問他什麼話。她以前有時很覺得自己兒子要受不幸，此時可怕的時刻降臨了。

『洛地亞，我的寶貝，我的最疼愛的孩子呵，』她淚痕滿面着說，『此刻你正和少年時候一樣哩。你如此到我面前來，吻』

我，擁我。當你父親在時，我們雖貧窮，但只要你和我們在一起就已安慰我們了，自從你父親去世後，我們常一同到他墓前哭泣，擁抱，和此刻一般呢。如我近來的哭，卻是我爲娘預先曉得苦難了。我在那晚上，我們剛到這邊第一次，我就料到你了。我的心立刻軟癱了，今天我初見你的辰光，我想那最後的時候來臨了。洛地亞，洛地亞，今天不要走吧！

「不去。」

「你再會來嗎？」

「……我要來的。」

「洛地亞，不要愁，我不來問你話了。我不想再問。只請你對我講一句話——你去的所在遠不遠？」

「很遠的。」

「那邊有什麼事情呢？你找到什麼職業或事情麼？」

「只有聽諸悠悠了……只要你替我禱求吧。」拉斯科納夫走向門口，但她立刻攔住他，失望似地看着他的眼睛。她臉孔怕懼地動着。

「好吧，母親，」拉斯科納夫說着，覺得此次不該來的。

「並非一輩子，這難道不是永遠罷？你得再來的，明天你會來的吧？」

「我來，我來，再見吧。」他不高興的回去了。

這是一個溫暖，清朗，皎潔的晚上；第二天氣更明媚了。拉斯科納夫一直回到自己的寓所。他想在黃昏之前把一切事情弄好的，此時他不願再見誰了。他上樓時，看見拿泰沙從外邊跑進來了。「有什麼人訪我麼？」他厭惡地想着了派弗里。但門兒啓處，不是別人，卻是多利亞。她兀自坐着，像深思般的，看她彷彿等久了。他在門口站着。她驚異地又從沙發上站起看着他，凝視着他。似乎有點恐懼和悲傷的情景。他只看她眼睛就已覺察出來了。

「我要不要進來呢？」他彷徨地問着。

「我一整天都和梭娜在一起。我們都等你呢。想你必會到那邊去的。」

拉斯科納夫走進了房，頹然的躺在椅子。

「我覺得十分疲倦，多利亞，我本想自己在這個時候自制着的。」
他不相信似地斜睨着多利亞。

「你晚上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很明白了。你想，妹妹，我早想下了最後決心，我在泥畏河旁邊經過，我那時很想就在那邊把一切都結束了，但……我不能毅然下決心哩。」他輕說着，又悄悄地瞥她一眼。

「謝天謝地！那是我和梭娜所憂慮的呀，那你對於人生尚未感到厭倦吧？謝天謝地！」
拉斯科納夫悽然地微笑着。

「我不想有信心，但我方纔在母親懷抱哭泣哩；我不想有信心了，但我方纔求她替我祈福哩。我不知究竟如何的，多利亞，我不瞭解呢！」

「你到母親那邊去過麼？你對她說了些？」多利亞吃驚的問着。「你不會的吧？」

「未曾，我未曾……對她說過，但她清楚很多了。她聽到你的夢話。她當然覺察到了。也許我不該去看她的吧。我不曉得我去做什麼的。我真是一個可輕藐的人呀，多利亞。」

「一個可輕藐的人，但願去受苦嗎？」

「對的，我就要去了。對的，爲要避去羞辱，我很想投江自沈哩，多利亞，但當我向水中看時，又覺得自己既已強負如今，最好再硬着頭皮去忍受耻辱吧。」他立即答着。「這是自傲呀，多利亞。」

「自傲，多利亞。」

他的久已失神的眼睛，此刻放出奕奕的光采來；他好像還覺得可以自傲的。
「妹妹，你不想我單是怕死吧？」他帶着一陣狼戾的笑容，瞧着她的臉問着。

「唔，多利亞，不要響了！」多利亞傷心地喊着。無語了幾分鐘。他坐着呆視着地板；多利亞在台榭那邊憐愛地看着他。他

突然又站起來了。

「天已黑了，是該去了！我得就去自首了。但我也不知何故要去自首呢！」

她不禁淚珠洩瀾了。

「你哭了嗎，妹妹，你能伸手給我握麼？」

「你疑心麼？」

她擁抱着他。

「你是不以遭苦去減低你一半的罪愆麼？」她放聲哭着，緊緊吻他摟他。

「罪愆？什麼罪愆呀？」他忽然憤惱地喊着。「我殺了一個卑賤的害羣之馬，一個當主老嫗，對別人是沒用的……殺了她可以免去四十個罪呢。她吸吮着窮人的命髓。那算是一件罪麼？我不是想那事，也不想去減罪。何故你們都如此說的呢？」

「罪愆？罪愆！」不過此刻我看出自己怯懦的錯誤了，此刻我決心去受那無謂的蔑辱吧。這因為我可恥辱，毫無繫念了，我纔如此打算的，也許是爲着自己的利益，如那……派弗里……所說的！」

「哥哥，哥哥，你講的什麼要知，你要流血了！」多利亞淒然地喊着。

「人誰都不免要流血的，」他瘋狂地插說着，「血流成渠，不免要流的，如香檳酒般傾瀉着，人們因要在議事廳內受加冠榮譽，後來就頌爲人類的恩人了。我也願有助於人們，幹出許多善舉以賄補那點蠶，也許不是蠶，而是拙而已，因爲那計劃絕非如此蠢的，如此刻失敗時所露出的模樣……（凡事一失敗總不免是愚蠢了。）因着那種愚蠢，所以我想超然獨立，更前進一步弄到錢財於是一切事情都能比較上可以得永久的福利彌蓋過了……但我……我可說第一步尚未達到，因我可恥呀！可是我並不依你所看的去瞧它，假使我勝利了，我會得着非常的榮耀，不過如今我已深入地獄了！」

「但倒不見得哩，哥哥，你講的什麼呀！」

「唔，這不是圖畫，不是美觀動人觀聽而已！我不懂，攻城略地，屠戮百姓，爲什麼會比這個高貴呢。不破樊籬就是懦弱的第一個徵候。我從不曾認清過這點呀！我也不知自己所作的事是一件罪惡。我從不曾比此刻更颯，更堅信哩！」

他的蒼白的疲倦的臉，因為一陣興奮，便露着血紅色了，但當他傾出最後幾句話時，他恰巧接觸着多利亞的眼光，她眼中充滿悲苦的情緒，他不覺呆住了。總之，他已給這兩個不幸的女子困惱了，他是發動者呀……

「親愛的多利亞啊！如果我有罪，你恕我吧。（雖然我如有罪是不能受饒恕的。）再會我們不用辯論了。這是正好走的時候了！我請你不要跟隨我，我還要到他處去呢……但你得去和母親共坐著。我求你呀！這是我最後的請求了。切不可捨棄她；我已離開她了，她在此種焦慮的情況中是受不了的，她不是焦死也就要瘋了。你和她同住吧！倫肯也會和你一起的。我已對他說過了……不要為我而哭！我就使是一個兇手，我也將慷慨赴義的。或許日後會成名哩。我決不會羞辱你的，你看吧……如此再會吧。」他立刻把話結束了，並注意着她的說話和諾尤，多利亞臉上露出一種奇異的表情。「你何必哭呢？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們不是永遠別離呢？唔，是的，等一等，我幾乎忘了！」

他走到棹邊，取了一冊堆滿灰屑的書本，從書內翻取出一張顏色的小象牙製的肖像。這是老板娘的女兒的照片，她熬病死了的，那個想作女修道士的怪姑娘的。他看了他的已故的未婚妻的嬌豔的臉，並去吻一吻像片後，就遞給多利亞了。

「我常和她說及這事情，只是她一人。」他說着。「我後來很討厭地做了的事情，常和她談及的。你不要不寧呀。」他朝着多利亞。「她也像你十分地反對那事，她死了倒覺乾淨。其癥結之處是：凡事此刻都要改觀了，都要剖為兩極了。」他喊着，仍復了沮喪的原狀。「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我為此準備的麼？我自己要如此麼？他們都講我得遭苦！這無意義的遭苦有何用處呢？當我經過二十年譴逐之後，為困苦和癡呆所毀滅，將衰柔得如一個老翁了，我會更明白那遭苦的目的麼？而且我將依舊什麼活呢？我此刻何故願受那種生涯呢？哦，當我在泥畏河上時，我曉得我是懦弱的。」

他們出來了。這給多利亞很悲傷，但她是愛他的。她走了，但走了十幾丈遠，她仍回身瞧着他。她仍瞧見他。到轉灣地方他也回過臉，他倆的視線最後一次的接觸了；但他瞧出她在看他呢！他露着煩急而且懊惱地舉手叫她離去，他就過去了。

「我失德了，我明白的。」他想着，又覺得對多利亞的惱恨的揮手感到慚愧。「假使我該，她們有何故如此愛我呢？哦，只願我孤單着的，沒人憐愛我，我也從未愛過誰！這些事就絕不會發生了。但我怪，我會在這十五或二十年之內，會變得十分柔和，低首事人，不絕的自認是一個罪人啊。是的，他們把我送到那邊就是為此呀，看他們在街上往來，他們的心內都是一

「個無賴，一個罪人，而且，也許更不好哩，是一個傻子。但要把我消滅了，他們就要狂熱於正義的憤怒了。我是如何憎恨這批人啊！」

他專心想着以怎樣方法能够如此：他可以低首事人，可是何故不能呢？一定要如此的。二十年的鎗禁不已全毀了他麼？水也要石頭沖壞了的。爲什麼，爲什麼他還要在那以後活着呢？他既已明白如此，何必要去呢？昨夜後，他就如此問自己，這也許已是幾百回了，不過仍是要去的。

第八章

當他走到梭娜的房時，天已十分暗了。梭娜已焦急的等了一天了，多利亞和她一同在等待。她記着喀老夫說梭娜知道了的話，她於那天早晨就到她這邊了。她倆的談話和眼淚，以及她倆如何成爲好友等，這裏暫且不提。多利亞自從這次陪談中至少有點放心了：她的哥哥不再孤獨了，當他說要到她——梭娜——那邊去，需要一些人類的慰藉時，而到她那邊去；她不管命運如何，她情願和他一同去。多利亞雖沒有說出，可是她確是如此問的。她是以尊視地眼光看着她，那不免使梭娜有點不安，而且幾乎哭了。但她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望多利亞一眼，以前在拉斯科納夫房中，她倆初見面時，多利亞那樣注意而謙敬地向她鞠躬，她的閒雅的影子在她的目中仍佔着她生活中最美麗的一頁。

多利亞後來不耐了，就走出了梭娜那邊，而來到哥哥這邊等他；她以爲他總要先到那邊去的。當她走後，梭娜很擔憂他會去自殺的，多利亞也有此感想呢！但她們有互相慰藉着，說那決不致於的，她倆在一同時，焦慮自然會減少一些。她倆別後，各人全不想別的事情，梭娜記着喀老夫前天對她說，說拉斯科納夫只有兩條路徑，西伯利亞或……；她也很明白他的虛驕和他的無信心的。

「只有庸懦和死的恐怖使他生存，但這可能麼？」她最後這樣想着。

其時已是落日時候，梭娜悶悶不樂的站着，只是往窗外望，但那邊毫無所見，只見着一些毘連的住宅的未刷新的牆壁。當她正想他會得死去的辰光——他卻進來了。

她一見他進來，不覺歡然喊着，但仔細看了他的臉部，她又面色蒼白起來了。

「是的，」拉斯科納夫笑着說。「我帶來了你的十字架呢，梭娜，這是你對我說及的；爲什麼今天你又驚嚇了呢？」梭娜愕然的望着他。今天他的詞令不免有點異樣的，她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但一下她又猜出那語氣等全是造作的。他雖對她說話，但眼只是往一邊看，彷彿要避免接觸她的眼睛般的。

「梭娜，我已決定了，最好如此吧，有一樁事實……我們無用討論。但你曉得爲甚給我惱麼？給我惱的是那些不識相的臉孔，要對我開口，麻煩我，那我都該回答的——他們會手指指我呢……唉！你知道我不高興到派弗里那邊去，我情願到我的朋友——炸彈中將那邊去呢，我會給他吃驚，我會造成一番熱鬧呢！但我得放安閒點，我近來太易憤怒了。你曉得我方纔差不多對我妹勳武了，原因只爲她轉身對我看。這真太冷酷了！唉！我將要怎樣下去呢？唔，十字架在那邊嗎？」

他自己也不知在什麼的。他立腳不穩，精神也不能集中於一事上。思想只是來去無蹤，他指東話西的談着，他的手臂抖戰着。

梭娜不聲不響，在抽斗中取出一雙十字架，一個是松樹做的，一個是銅做的。在她自己以及他身上畫着十字，把松木十字架掛上他的頸項。

「這是我愛上帝情願遭難的表幟呀，」他笑着说。「我始終好像不會受過苦！木頭十字架，是工人的；銅十字架，是威里的——你掛的給我，我看足徵其時……她是掛着的了，我還記得有兩個東西也如這個，一個銀製的十字架和一個小聖母像呢。我把這些拋回那老嫗的頸項。那些如今用得到了，真的那是我此刻該掛的東西呀……但我又在胡說，而把要事忘了；我怎會如此善忘呢……你看，我來警告你，梭娜，給你知道……就是這——我來就是爲這。但我想還有話的。你自己要我去呀。唔，如今我要坐牢了，你的希望可以達了。唔，你何故哭呢？你也要哭麼？何必呢？住了吧！我最討厭就是這個！」

但他感情發動了；他看着她心內不覺悲痛。「她何必傷心呢？」他想着。「我是她的什麼人呢？他幹嗎哭呀？她爲什麼同我母妹妹，一樣關心我呢？她會替我做保護人吧？」

「你自己畫着十字吧，必得默念一個禱告呢，」梭娜畏怯而含糊的央求着。

「哦，好的，你要我默念多少就多少！而且虔誠地，梭娜，虔誠地……」

但他又想說什麼別的不同話呢？

他給自己畫着十字。梭娜抓起她的圍巾，披在肩部。這是馬耳突夫所講的那碧綠色的圍巾，「家庭的圍巾。」拉斯科納夫想到這兒，便瞧一瞧它，但沒有問什麼。他確忘記了要緊的事情了，並且激動得十分憎厭了。想起梭娜要同他一同去，又突然給他一驚了。

「你做什麼的？你要到那兒去呢？你不必去，留在這兒！我獨自一個去呢。」他在煩惱中喊着，他憤憤地向門口移動。「一夥的去做什麼呢！」他喃喃着，出去了。

梭娜仍站在屋中。他忘了對她說告別的話。他的心中不覺露出反抗的懷疑，而且也覺刺痛了。

「這行麼，這行麼，這一切？」他下樓時又想着。「她會不去，打銷一切……不去麼？」

但他仍是去了。他倒底覺得他自己太操心了。他到街上時，想起沒有對梭娜告別，他走了讓她圍着碧綠色的圍巾在屋子當中，他對她嘆了後，不敢動彈時，他突然呆了。同時，他的腦中又來了一個思想，好像暗藏着等到有機會就來嚇他一下般的。

「怎的，我此刻到她那邊去做什麼的？我對她說，爲着什麼事呢？我一點事情也沒有對她說我要去麼；但這又不用？我愛她麼？不，我力纔驅逐她如同一頭狗。我要她的十字架麼？我怎麼如此地卑賤呢！不，我賺她的淚，我想看她的懼，瞧她內心怎樣刺痛！我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事物，什麼值得我珍視的事物，什麼值得牽記的友情，我竟如此自信，夢想着自己要做的事。我真是一個街頭乞食的窮恥的賤丈夫呀！」

他沿着運河岸邊走去。但他走到橋墩時，他又停住，又轉到柴草市場那邊去了。

他只是往旁邊翹顧，凝視着各樣事物，注意力毫不集中在一件事物上；一切事物都偷偷地溜去了。「再過一星期，下一月中，我將坐着囚車再經此橋，那時我又將如何看這運河呢？要牢牢記着這點！」這思想抓着他了。他再看這塊招牌，那時我將如何地看那些字體呢？這邊寫的「公司」，這是很可記的，而且在下一月內再瞧着時——我將作何感想呢？那時我會

有什麼感覺，如何地想呢？……這都是平常的，我此刻攪擾着些什麼！這當然也怪好玩的……在他們那邊……（哈——哈——哈！）哈！我想些什麼呢？我重做孩兒了，我對自己誇示了哩；我爲甚眼瞎呢？大家如何擠擁呵！那個臃腫漢子——他必是個德國人——他推擠我呢，他曉得我是誰麼？還有一個醜婦，抱着一個小孩在行乞。她想我比她快樂，這太怪了。爲着她的不幸，我是可以施捨她一點錢的。衣袋內只有一個五戈璧的錢幣了，什麼地方來的呢？就給她，喂，老太婆！

「上帝會保佑你呀，」那乞兒收下錢幣說聲謝走了。

他向柴草市場那兒走去。他是最討厭羣衆的，但他偏向人頭最擁擠處走去呢！他本想擺脫一切，遺世獨立；但他根本未曾孤獨過，那羣衆中有一個人喝醉了，顛顛倒倒的亂跳着，他跌下了。大家又圍着他看。拉斯科納夫擠進去，看了看那醉人，嗤的笑了聲，然後走開了。他也不知身在何處，不過當他走進羣衆中央時，忽然給興奮的情感克服了，身心不免呆了下。

他忽的記起梭娜的話，「到十字街頭，跪在大衆前面，吻着泥地，因你對它也負罪了，再對大衆聲說着，『我是一個兇手呀。』」他想起那話，便怔住了。他沒有一刻，特別最後幾小時，那無限的苦惱和憂慮沉重的壓迫着，他不得不將這種新鮮的感觸完全握着。這就如突然而起的病降臨一樣；這彷彿一個火花在心中焚燒，延燒遍他的全身，他身體各部全癱化了，眼淚不覺突睡而出。他立即昏倒地上了……

他在市場的路中跑了，露着乞社和狂歡和泥土接吻着。他起來後又復跪下。

「他是醉了，」一個近他的壯漢說着。

四面有一片喧笑聲。

「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朋友們，正對着自己的孩子和國家再會了哩。他是跪在世人前，吻着偉麗的聖彼得傑城池和道路呀，」一個酷耐的小工驕說着。

「他年紀還很輕哩！」又一個人說。

「看去是一位體面人哩，」有人隨口應着。

「如今也分不出誰是體面人，誰又不是哩。」

這些喧喊聲，使拉斯科納夫要想說的，「我是兇手呀」這句話，竟由口邊收回了。但他只是忍受着這些閒話，一直只向到公安局那條路走去。在路上雖看見什麼東西，他也沒注意。他又在柴草市場那邊跪下了，他聽見梭娜也站在左邊五六丈遠的地方。她在市場的一個木棚後面避着他。其時她正跟在他的後面防護着呀！拉斯科納夫那時很清楚的明白這個，梭娜將永遠跟他，不管運命將帶他到何處，她願天涯海角，永永相隨。這嚙她的心胸……但他已到命定的所在了。

他硬着心腸地走進庭院去。他得走上三層樓去呀！「我何時將上去呢？」他想着。他彷彿以爲那命定的頃刻還未到似的，他有考量的餘地般的。

只見那些同樣的廢物，污穢狼藉在樓梯上，各層樓房的門多開着，那廚房內發出的同樣燒汽和臭味。拉斯科納夫從那天出去後，沒有再到過這邊。他的雙腳不能動彈了，但仍勉強向前走去。他停一停，鎮靜着心，進去時好不讓人疵議。「但爲的什麼？做什麼吧？」他想想很覺奇特。「假使我再喝了這喝，又有什麼呢？越受人憎惡就更好呢。」他又想着那「炸彈中將」伊尼娜說話的神氣。他是否要到他那邊去？去別人那邊不可去麼？到雷汀那邊去如何呢？他就毫不顧地，直向雷汀的寓所去麼？那末，不用遲疑便會鬼祟地做了……不！不到「炸彈中將」那邊去好！他如要喝，就即時痛喝吧。

他全身冰冷意識也沒有了，把辦公室的門推開——這見一個門房和一個工人而已。那守門者也沒有掀簾注意他。拉斯科納夫走到隔壁那房間去。「也許不用我開口呀！」他心內想着。只見未穿制服的錄事在那邊抄錄什麼，在一個轉角還有另一位書記哈夫和雷汀都沒有在那邊。

「有沒人的？」拉斯科納夫問掉旁那人。

「你訪誰呀？」

「唉！無聲也無影，但我已嗅到俄國人的氣息了……在故事裏怎麼寫下的……我忘了聽吩咐！」這聲音似乎很熟悉的。

拉斯科納夫只是發抖。炸彈中將已在他面前了，他方由第三間房進來的。「這是天數了，」拉斯科納夫自語着。「他爲什麼也在這邊呢？」

「你來見我們麼有何貴幹？」伊尼娜問着。他似乎很和善很快樂的樣子。「假使你爲公事跑來，你是稍早一點，我在這邊，這不過是一個機會而已……但我得盡量幫忙的，我得承認，我……什麼，什麼？請恕我……」

「拉斯納科夫」

「當然是的，拉斯納科夫。你想我忘記了吧？不要如此想……洛地亞對不對？」

「洛地亞」

「是的，是的，當然的，洛地亞！我探訪你好幾回了。我對你實說吧，從那事後……自我那樣舉動後，我真不快……嗣後他們對我解說，說你是一個文學家……並且是一個博學的人……又是初步……可嘆我們文學家或科學家除了開闢行徑外什麼也不會做我的內人和我都最重視文學的，我的內人就是一種非常熱情它的文學和藝術！只要是一個體面人。一切都可用才幹，智識，聰明，天才得來的。說到一頂帽呢——唔，帽子有什麼干係呢？我真很輕便地可以買一頂；但在帽子下面的那個東西，卻是有錢難買的。我有時想對你表示歉意，但也許你……但我忘了問你了，你真有何貴幹麼？我聽說你的家人到來吧？」

「是的，我母和妹來了。」

「我覺得很增光得遇見令妹——一個有智識的可愛的人。我很悔恨自己那樣和你鬧脾氣。是的！但當我疑惑地看你昏倒的猝病——那事就清楚了！執迷不悟和狂妄！我懂得你的憤怒呀。也許因爲家人來到，遷移貴寓了吧？」

「不，我不過隨意進來……我問……我想哈夫總會在這邊找到的。」

「哦，是的我聽說你們是朋友了，唔，哈夫不在這邊。是的，我們不知哈夫那兒去了。昨天後就不在這邊了……他去時，和同人鬧……真太不像樣極了。他是一個浮滑子弟，人本可以有所作爲的，但你曉得他們——我們的高明的青年——是怎麼的。他想去作什麼試驗，那無非是空談說有，毫無是處的。當然，你和你的朋友倫肯就不然了。你是以才幹去努力事業的，失敗不算什麼。對於你，人間的一切誘惑毫不相干——你是個遁世者，高僧人，逸士……一冊書卷，耳後的一管筆，一種學術上的討探——你的精神就寄託在那上邊！我也如此的……你看過利分斯的旅途記牒沒有？」

「不。」

「哦，我看過的。此刻有二班虛無黨人，你曉得，而且也不足為怪，現在是什麼時日？我問你。但我們想……你當然不是虛無黨中人物吧！你坦白的對我講，不用瞞！」

「不——不是……」

「信我吧，你坦白的向我說，如同對你自己說無異！公事是一件事，但……你以為友情也是另外一件事麼？誤了，你錯了！這不是友情呀，是人和公民的感情呢，人類的感情和萬能者的愛之感情。我可說是一個吃公事飯的，但我也不能不承認是一個人和一個公民呢……你可問哈夫的。哈夫曾在不體面的人家，為一杯酒，會用法國語法辱侮人的……哈夫就不過如此！可是我會燃燒着熾熱和高尚的情感的，而且我重要，有官職，有地位，我娶妻子，我算做了一個人和一個公民的責任了，但他是誰，我要問你！我以為你是一個有智識的體面人而對你說的……此外那些助產婆也無量地增多了。」

拉斯科納夫張大了眼，皺着眉毛，伊尼娜（他在嚷）的話在他看簡直毫無意義，但也稍稍懂了一點。他注視着他，不知怎麼下去。

「我是說那班剪髮的姑娘呀，」愛插譚的伊尼娜續說着。「助產婆是我賞給她們的綽名。我覺得是個十分適切的名字哩，哈哈她們到學校念解剖學，假使我病了，去招一個年輕姑娘來醫治我，你的感想如何呢？哈哈！」伊尼娜哈哈大笑，覺得自己的辯才無礙而快樂。「這是對於知識的一種過度的渴慕，你是受過教育薰陶的，那好極了。為甚要罵牠呢？何必看那個無賴哈夫的榜樣，侮辱體面人呢？我問你他為甚要侮辱我呢？你再看那班自殺者何等普遍呀，你不會想到的！青年男女老翁以最後掙來的錢，去害他們自己呢。今晨我們聽說有一個纔到連城的先生，我想叫做尼而不知，那個自殺的先生到底姓什麼的？」

「喀老夫呀，」有人在隔壁懶洋洋地答着。

拉斯科納夫嚇了一跳。

「喀老夫嗎？喀老夫自殺了嗎！」他驚喊着。

「什麼，你和喀老夫認識嗎？」

「是的，我熟悉的。……他到這邊還沒多時哩！」

「是的，就是如此。爲走失了老婆，他是一個不顧利害的人，突然間他會自殺了，真是嚇煞人哩。……他在他的小籬子上寫着：他自殺腦筋很明白，他之死去與人無關的。聽說他很有錢呢！你怎麼認識他的？」

「我……認識……我妹以前是他家中的女管理員呀！」

「哦——哦——那麼你當然曉得他的一切了。你沒有懷疑他麼？」

「昨天我碰見他……他……喝酒；別的一點不曉得哩！」

拉斯科納夫覺得自己又有什麼東西來侵擊他，窒塞他似的。

「你面色又蒼白了。這邊真是氣悶吧……」

「是的，我要走了。」拉斯科納夫說着。「很對不起你……」

「哦，沒關係，你以後要來就來吧。能看見你倒是很高興呢！」

伊尼娜伸出手臂了。

「我不過是……是來看哈夫的。」

「我曉得，我曉得，能够見你倒是很高興呢！」

「我……也很快樂的……再會吧，」拉斯科納夫笑着出去了。

他有些昏，蕩來蕩去，不知所措。他手撫着牆壁下了樓，他覺得有個門房到樓上警察辦公處去，在他身邊擦過，一頭狗在底下汪汪的狂吠着，像有一個婦人口嚷着並執着鞭子去打牠。他走出庭院中了。這時在門口附近，看見梭娜神色蒼惶地立在那邊。她驚訝地瞧着他。她的臉上露出傷心絕望地面色。她緊環着手臂。他的口唇撒着一種尷尬的，無聊的笑顏。他呆了一下，便咬緊牙根，仍到警察辦公處去了。

伊尼娜方坐下翻看着報紙。在他旁邊站着那個在樓梯上瞧見的門房。

「喂，又回來了！你掉了什麼麼？怎麼的？」

拉斯科納夫面色蒼白，眼睛直瞪，懶洋洋地走到棹前，手依着棹面，極想說話，但又一句也說不出；不過聽見一些謔語，

「你是否有病呢，你坐在這張椅子上吧！弄點水來吧！」

拉斯科納夫坐着，但他的眼睛仍直瞪在伊尼娜的臉上，伊尼娜非常的驚異着。他倆互相看了一刻等着。開水來了。

「是我呢……」拉斯科納夫說着。

「先來點開水吧。」

拉斯科納夫拒喝着，只是若斷若續，而清晰地說着：

「是我拿一柄利斧把那老嫗當主和她的妹妹威里砍殺的，還搶掠她們的財物呢！」

伊尼娜張口結舌怔住了。旁邊聚攏了許多人。

拉斯科納夫把這番話，又再述了一回。

尾聲

西伯利亞。在那條寂寥幽闊的河邊有一個城池，爲俄國政治中心區域之一；城內有一個市鎮，市鎮中有一個監獄。那監獄中有第二等犯人洛地亞關在裏面，他已錮禁了九個月。自從犯罪起到這時止，已有一年半載多了。

他的審鞫毫無波折。犯人很老實，而且自動地招認了一切。他既沒有把前後事實弄亂纏錯，更沒有替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把事實減去一枝一節。他講述那次暗殺時所遇到的一切意外，以及那被殺了的老嫗手中檢到的當物的鬼祕。（一塊木牌繫着一片鐵條）他一五一一地述着他如何奪她的鎖匙，鎖匙的形式，以及木櫃和裏面的物件；他說着砍殺威里的出乎意料，敘述可咳和在他以後那大學生怎樣打鬥，把他倆的說話都複述着；他後來怎樣跑下樓，以及聽見尼拉和脫里的喊叫；他怎樣溜進空房，如何跑回家。他最後說出那石頭在弗士列街後邊的曠園地內，在石頭底下尋出錢袋和首飾等物。本來這整個的事實就已彰明較着的了。律師和法官們，對於這樁案件都非常驚訝，怎麼他把首飾和錢袋放石頭底下，而不動用分文，而且，他此刻甚至不記得首飾的形狀和數目。他說從未啓開過錢袋，裏面有多少錢也不明白，事初看似覺不近情理。後來檢點錢袋是有三百十七個盧布和六十個戈璧這數目。在石頭底下因藏了很久的日子，其中有的頗值錢的票放在上面，受了水分的污濕而不可用了。他既對於別的一切事情都直供了，但爲什麼關於這事打誑，他們盡力推敲這犯人的心理。後來有幾位非常有名而熟諳心理學的律師說，他確不會察看過錢袋，所以他把他放在石頭下面時，他當然不明白其中的數目和形狀，這事是可行的。他們並且由此演出一個推理，說他的犯罪只是由於偶然的神經慌亂，由於貪殺慾的關係，事實上他毫無謀財的動機和企圖。這和近來最流行的偶然瘋狂說很相吻合呢。晚近關於刑事案件，常以此種學說爲根據的。而且，拉斯科納夫的憂沮病的實情有着很多的證明，有他的同窗諾夫醫生，他的老板娘及其女僕。這一切都足證明這種結論的。拉斯

科納夫和平常的兇手及盜匪，其中有着非常的差異點的。

這個犯人簡直沒有設法掩飾替自己辯剖過，這就使那些持那論調的人莫測端倪了。對於他爲什麼要去暗殺，這種決定一切的問話，他十分坦白而且粗率的回答着，爲的是他生活的悲慘，貧困和無援，他渴望獲到三千個盧布以資補益，以應付日常所需。他因爲淺薄的畏懼的品性，加上貧困和失敗的壓迫，遂臨上暗殺之途了。他爲什麼要招供這話，他答說那是完全的內心的後悔。這全很率真的說供呀！……

但判罪是非常的憐憫一點的，也許一部份因犯人並無否認己身犯罪的事實，並且還把他自己的罪更加甚一點呢。犯罪的一切前因後果，都仔細地推考過了。犯人當時的變態的行爲和受貧困所扼的情形，當然是不容置疑的。由他未曾化用所規搶之物的事實看，以爲一部份是受悔懼的關係，一部份是由犯罪時的變態原因。他無意殺了威里就足以證明後面這個假設：犯人犯了兩回謀殺，而把門開了，這事忘了，而那供招，正在那案件因爲尼拉的憂愁和畏怯而供出假證，把案情混亂了之時，而正在對於真犯人未獲確證，甚且毫末疑心（派弗里確如此說的）的時候——這些更有助於案情的剖晰而獲減輕的判決。況且更有別的有利於犯人的情形無開地露出。倫肯忽然說出了而且證明着說拉斯科納夫在大學時，曾資助一個有肺癆病的窮同學，以他最後所化的錢，而贖供他六個月的費用，況這個學生死後，遺下一個惟一的恩人，衰邁的老父，拉斯科納夫把他的老父送進醫院，並爲他經理死後的一切費用。拉斯科納夫的老板娘也替她證明，說當他們在五角場另外一個地方住的時候，在一個失慎的人家拉斯科納夫曾爲之救出兩個小孩，他自己甚至也給火傷呢。他的事情，得到這些人的從旁證明，實在是非常有助於他的。

因此犯人獲到減輕的判決，只在第二級裏幹八年的苦役罷了。

審鞠這案之時，拉斯科納夫的母親，神經錯亂着並害神經質的病了，多利亞和倫肯就在審鞠期內，便把她遷到離俄德堡很近在鐵道旁邊的一個城去，如此就好隨着審訊，而可時常去看望多利亞了。

當多利亞和她的哥哥最末一次會談歸來時，她的母親已經發燒，人事不清的病了，那晚倫肯和她議定，倘使他母親問起兒子時，怎樣地回答。因此他倆編造了一個誑話，說他是爲一樁要事，而到俄國的一個稍遠之處，他將會弄到一個好名譽

和金錢的。

但甫利亞在那時以後，就沒有問他們這個事情了，這使他們驚奇哩。她對於兒子的驟然他去，她也有說法，她淚痕滿面地對他們說，說他會來對她辭行，說他有着一些祕密的要事，而且洛地亞周圍還有些仇人，他必得暫避。說到他未來的事業，她一點不疑心，說當那些惡勢力除去後，是會發達的。她老實對倫肯講，他有朝一日會變成爲政治偉人的，由他的文章和顯明的天資足以證明的。她常念那篇文章，甚至捧着牠一同睡覺，但她絕口不問洛地亞何處等話，雖然旁人也力避着這個事情。

他們後來對於甫利亞在某種事情上的十分緘默覺得古怪。例如，她從未問起他爲什麼沒有來信，雖然從前她惟一的希望就是兒子的來信。這給多利亞十分的焦急，她想母親猜疑兒子的命運中有什麼危險因而不敢問及，恐再聽見什麼更可怕的事情哩。不過多利亞卻很明白，她母親的神智是日趨昏憤了。

但有幾次，甫利亞有時話轉着方向，想要不提洛地亞在何處，簡直不能的，當她得到的疑心的回答時，她就更顯的憂鬱緘默了，如此過了好久時日。多利亞後來覺得騙哄她是不易了，倒不如在某些方面上不響一聲好；但後來那情形卻愈變愈顯明了。那可憐的母親老是懷疑將有什麼不幸的事情了。多利亞記到她哥哥對她說，她母親聽見她和喀老夫會談後，在招供的那日前，他在夜裏做夢說着：她不會從那邊聽出什麼話麼？後來，在數天或幾個星期的憂鬱的緘默和淌淚後，就有一時的神經昏亂病的發作，病者滔滔不斷地談她的兒子，以及將來的希望等……她的幻念常常變得十分怪的。他們侍候意旨，故意贊同着她的意思，但她仍是續說着。

拉斯科納夫招供後五個月，定讞了。倫肯和梭娜有便時也常去看他。最後分手的時候到了。多利亞對他哥哥堅決說，這大分別時間是很暫的，倫肯也如此安慰着。倫肯也以青年的熱誠堅決地想在三四年後，打下一個穩固的基業，弄點蓄款移居到西伯利亞去，那邊是一個大可開發之處，需要多數工人和資本的。他們務在洛地亞所在的城中住着，大家一齊營一種新生活。他們在別離時都哭得淚人了。

拉斯科納夫在前數天很多做夢。他母親問了很多的話，他非常替她焦心。他那樣爲她操心，竟給多利亞驚奇了。他一聽

見母親病了，他更變得抑鬱憂傷。對於多利亞他仍不輕易講話。梭娜因為喀老夫所留給她的錢的資補，早就存心隨他一同遠去到西伯利亞去。對於此事拉斯科納夫和她並沒有講過什麼話，但兩人都早已默喻了。最後分別時，他對妹妹和倫肯熱心地預冀着他出獄後和他們一起過幸福生活，異樣地笑着。他想母親的病是不會好的了。梭娜和他終於出發去了。

再過兩個月，多利亞便和倫肯結婚了。這是一個冷靜而傷心的結婚，但派弗里和諾夫也是賀客之一。這段時期中，倫肯有着一種堅決的態度。多利亞也相信他能履行他的計畫，真的是應該相信他了。他露出一種堅強的意志。在正當事情後，他還到大學裏去讀書，他想到一位學位。他們瞻前顧後，早立定主意要在五年內遷到西伯利亞居着。他們完全把希望寄託在梭娜一人。

甫利亞十分快樂地替這對新婚夫婦的結婚祈禱，但結婚後，她愈加抑鬱，憂沮了。倫肯爲給她安慰起見，常告訴她說拉斯科納夫怎樣幫助那窮困的同學和他的弱父，說他在一年前，怎樣從火燒中救出兩個孩子，怎樣被燒受傷。這些新聞把甫利亞的混亂神興提振起了，差不多快樂極了。她只是以此爲談助，就是在街上和家人說話時，也說及此。雖多利亞老是伴着她的。不論在何地何時，如果她能弄到聽衆，她就談她的兒子，他的文字，他怎樣幫助那同學，他怎樣在失火時被燒，等等。多利亞也沒法勸止她。甫利亞把兒子所救的兩個小孩母親的住所尋見後，立刻要冒昧去見她呢。

最後她的病狀日增了。有時忽哭忽泣，病已日深，頭腦發燒得糊塗極了。一天早晨她說，浴地亞該就要回家了，她記得，他對她告別時，他說在九個月以內必可回來的。她在準備他的回來了，房子打掃整齊，家具也刷新等等。多利亞雖焦急，但也不好說什麼，只好隨同佈置收拾房屋。如此弄了一天，在無謂的幻想中，在快樂的白日夢和淚痕中過去了。甫利亞日間疲倦，夜裏就更病了，第二天早晨她更發燒，更人事不清了。聽說這是腦熱病呢。那星期中她便死了。她在人事不清中說出一些話，關於兒子的不幸的命運所曉得的，比他們所猜想多了。

自從拉斯科納夫遠去到西伯利亞後，他們常常通信，可是很久以後他還不明白母親是不在了哩。寫信之事全靠梭娜。她時常致書給倫肯夫婦，依時收到回信。當初他們覺得梭娜的信沒有興趣，但後來他們也漸漸看慣了。梭娜的信中全是瑣屑的細事，是拉斯科納夫和犯人的一些環境的簡樸明白的描述而已。既沒說到她的前途，更未預冀着未來，她自己的情感

更隻字卻無。她毫不解說他的心靈和精神的的生活，只是寫出一點點事實——關於他的，他的身體的近狀，他們會面時他要什麼，他吩咐她什麼，等等。這些她寫得很多。他們可憐的哥哥的面像，總算確切的描繪出了，因為除了事實外，別的便沒有什麼了。

但多利亞夫婦最初從這些報告中得不到什麼安慰。梭娜寫信說他時常鬱沮的，緘默，說他們給他的來信，他也感不到興趣，說他有時間起母親，而且說當他將猜到實情時，她告訴他，說她死了，他也似乎沒什麼感動，總之，在外表上確是如此，她也驚訝呢。她對他們信上說，說他雖好像傾心於己——但他卻對於他的新生活也沒什麼冀望目前也不希望什麼較好之物，也沒有存心不良的希望，而且對於環境中的一切，他也好像毫無驚奇之感。她說他的身體倒十分康健，他做苦工，不偷懶也不多作些，他對於飲食更滿不在乎，除了星期日和放假日外，食物不用說是壞極了，所以他倒願意收受一點她——梭娜——的錢，每天弄點茶喝。他叫她別的不用操心，說對他的驚惶焦心，無非更給他苦腦罷了。梭娜信上並說，他在牢獄中和其他犯人同室，說她也沒有去瞧過別的牢獄內情，但可以說那邊一定是擁擠的，悲傷的，污穢的，說他睡在一張硬板牀上，下面只有一條毯，他絕不想有什麼舒適的布置。他如此可憐地，惡陋的生活，不是有什麼用意，無非漠不經心罷了。

梭娜並在信上說，他以前對於她之去探望並不覺有怎樣高興，有時簡直煩惱她的到來，他不多話，有時且給她難堪。但這種會見後來對於他成爲一種慣例，也就慢慢相安了，所以後來她病了，有幾天不能來看他時，他倒感到痛苦了。她在假日常到牢獄門口或在分監獄裏看他，他被帶到那邊去會她只有幾分鐘，在作工日子，她就去看他工作，也許在工場中，或在監獄那邊，也許在意耳地河岸上的木棚，全不能一定的。

至於她自己，她信上說她在城內認識了幾個朋友，說她以縫紉消遣永日，而且因為那城中很少女縫工的，所以她就在有些人家裏認爲是很需要的人了。但她沒有說及官廳因她而對拉斯科納夫表示好感，把他工作減輕一點，等等。

但最後的一個報告寄到了，（多利亞在前幾回來信中就已覺出驚恐和不寧了）說他隔離世人，說他的同室囚犯對他不好，他幾天也沒說話過，面色十分憔悴難看。在梭娜信上說他病得極沉重，在醫院的囚人病室中醫治云云。

他病着很久的時間。但這不是對於囚獄生涯的憂愁，也不能想難工作，削光了頭，及非衣惡食等，毀壞了他的。他對那些辛苦遭難早已處之泰然了！他對那些苦工甚且很願意做哩！身體方面的疲勞，他可以有幾點鐘頭的睡眠補償他的。那飲食更不足齒及了！——清談的柔湯中常浮着蒼蠅，但在從前做學生時，有時連那個都缺乏之哩。衣裳是溫暖的，於他的生活習慣也無不適，他雖是腳枯着但已安之若素了。他對自己削光了的頭和絳衣覺得羞恥麼？這在誰人的面前呢？在梭娜的面前麼？梭娜既已怕他，他怎會覺得在她面前怕羞呢？假使他在梭娜面前怕羞，那他也曾用侮蔑的粗野的態度困苦她的。但他所怕羞的，也並非他的削光了的頭和他的腳枯，實在是他平日的驕傲受了重懲。他所以害病完全是驕傲受打擊的緣故。他如果尙能反躬自咎，那他是怎樣地幸福呢？那末，他不但能容忍任何事情，就是羞恥和凌辱也會寬容呢。但他嚴加判斷自己，他的日增的困苦的內心，在過去尋不到十分兇怕的過誤，除了一點小小的魯莽外，就沒什麼了，而且那不論誰都不免的。他怕羞，正是他——拉斯科納夫——受了昏憤的命運所賜，所以如此失望地，蠢笨地，失敗到底，而須得謙卑乞憐，服從判決的蠢事。

此刻的茫然的焦慮，未來的無止境的犧牲——就是他面前所呈露的一切了。八年過去，他不過三十二歲年紀，尙能改過自新，這於他有什麼的慰藉呀！他要爲什麼而生活呢？他要祈求些什麼呢？他何故要奮勉呢？爲生存而生存麼？那他以前不計其數，情願爲一個信仰，爲一個希望，甚至爲一個幻想，而放棄一切生存之念了。只爲着生存這似乎太淺視他了。他是還有更多有所爲的，也許因他的慾望關係，他覺得自己是比別人可允許的事情更多的一個人。

只望命運使他悔恨——劇烈的悔恨，摧殘他的內心，掠奪他的睡眠，那些悔恨，那些可怖的痛苦，加以自剜和自沈的幻象！那他就會幸福了！淚痕和困苦總還是人生的一面，可是他絕不會悔罪呢！

他在自己的呆蠢的憤怒中也許弄到一點安慰，像他對進監獄後的那許多莫名的莽撞憤怒無異。但此刻在監獄中，在無拘束中，他把一切的行動又思索一回，評判一次，絕不以爲牠們是像那致命時的那樣魯莽，那樣奇異呢！

「在那一方面呢？」他自問着，「我的學說難道比那些糾紛不解的學說蠢些不成？假使一個人能超然自立，寬容的，洞觀事物，不以庸俗意向爲轉移，我的用心就決會像那樣……怪異的，唔，懷疑者和不中用的哲學家，你們何必故步自封徘徊不進呀！」

『我的言行何故會叫他們如此大驚小怪呢？』他自語着。『就因為那是罪愆麼？罪愆怎麼解說呢？我的天良是無咎的。當然，那是一樁法律上的罪愆，衝犯了法律上尊嚴，流了赤血了。唔，就為法律的尊嚴而懲處我……那也就無可說了。果真如此，那末，那些人類的恩人，他們不是承受權力，乃是為自己抓取權力，在當初就該受懲處了。然而那些人功成名遂了，他們是無可訾議的了，我不會一舉成功，所以我就無權逃進了。』

他承認他的罪不過是因他不會成功並把事情招供了呢！

他何故不早自殺呢？何故他要站河上看河水，而自願招供呢？為生存的慾望太強，不易克服麼？喀老夫雖是一個怕死的東西，他不是已把牠克服了麼？他給以上那些問題所苦惱着。

他正站向河中望的辰光，他困惑的自問着那些話他不能瞭解，他也許無意識地覺悟出自己的信心根本動搖了。他不瞭解那種覺悟變為未來的轉捩，新的人生觀，及他未來的復活的張本的。

他看見他的同室犯人是怎樣的愛重人生，賣重人生，他未免驚奇了。看他們在牢獄中愛望人生，賣重人生，好像比在自由中有過無不及哩。例如有的像那些流浪者，是飽受着艱辛痛苦和窮困的呀！他們會如他想見他的愛人那樣酷愛一線日光，愛未關的林木，隱逝着深崖洞壑的清泉，流浪三年之前看見一眼，而渴盼再見，夢想那豐草長林中的唱歌的小雀麼？如此下去，他還可以再舉許多解人難得的例子呢。

他在牢獄中當然有許多耳目不及的，他也好像閉着眼睛度日的。但有些事情竟給他驚訝，他就好像自動地去留意那些以前所未猜及之事。給他最驚訝的，便是他同獄的人間，似乎有條深澗橫隔在中央呢！他們好像是另一世界人類，他們和他都存着憎恨和仇怨似的。他感覺自己孤立無援的因素，但那些因素不是更深而且強烈的時候，他也絕不會加以承認的。內面有些是波蘭的譴戍犯，是政治的犯人。他們就輕視其他的獄囚為茫昧的鄙夫，然而拉斯科納夫絕不會如此輕視他們的。他覺得這些無知的人在有些地方實在比那些波蘭人賢明多呢。另外有幾個俄國人——一個是裝時的軍官以及二個書生——也同樣地高視闊步呢。拉斯科納夫一樣地明白覺得他們的謬誤之處。大家誰都討厭他，不親近他，而且還嫌恨他呢。——什麼緣故，他也莫名其妙呀。罪名深重的人受人輕視，他的罪愆且受人訕笑呢。

「你是一個體面的人呀，」他們常說着。「你何必用斧頭去殺人呢，那不像是體面人幹的行徑呀！」

第二週的四旬齋，他和那一羣人供奉着聖餐禮，他和旁人去到教堂一同祈禱着。有一天有着些許爭執，他完全不知內中情形，可是大家都集矢於他，憤然對他責難着。

「你是一個無信心者，你不信仰上帝的呀，」他們喧嚷着。「該把你殺戮了呢。」

他一向沒對他們說及上帝和他的信仰過，然而他們要當他一個無信心者而殺了他，一聲不響。有一個犯人瘋狂般地理了過去。拉新科納夫不動聲色的看着，額角一點不顫動，臉上也無畏縮之色。獄卒把他勸解好了，否則就要鬧翻了。

此外另有一事他很奇怪，就是他們何以那樣地歡喜梭娜呢？其實她也無意示好他們，更不常碰見他們，不過偶爾她也來看一看他的工作而已。可是獄中人都知道她，曉得她是跟他一道來的，曉得她住在何處，做什麼營生的。她也不會給他們什麼錢，也沒什麼幫助他們過。不過有一回聖誕節的時候，她給大家一點餅乾和小麵包而已。可是他們和梭娜間慢慢地發生了親切的友誼。她常代他們寫家信，他們進城來的親戚，聽了他們的囑咐，常把帶他們的物件和錢鈔寄存在梭娜那邊。所以他們的妻或愛人都和她廝熟，而常和她交際。當她去見拉斯科納夫工作時，如果路上碰見那些囚犯，他們都對她去陪致敬。「梭菲娜姑姑，你是我們的好朋友呢，」那個燙火印的囚人們對那個孱孱的矮子說着。她不覺笑了，對他們還了一個禮，在她笑了，大家都非常愉快。他們並贊賞她的風姿綽約，常回首看她走路的姿勢；他們贊賞她的短小身軀，實在也不明白贊賞她什麼好些呢。他們有時病了，也間或請她幫助呢。

四旬齋後一直到復活節後，他多在病院裏醫治着。他頭腦清楚時，就回想到頭火熱，人智不清時所作的夢。他夢見全世界有了一個厲害的怪異的疫厲，由亞洲傳染過歐洲。除少數得天獨厚者外，大家全被毀滅了，有幾種有智慧的新微菌侵襲人體，但那微菌倒有意志和知能呢。使人們立刻變得瘋狂狂怒了。但人們從未如這班遭患者認為自己是有智能，緊握着真理，他們從未認為他們的決定，他們科學的結論過，他們道德上的信念是無差錯的。一切的鄉鎮城市的人民都染着瘋狂了。全興奮了，大家都不能相知了。他們都自以為得着真理，苦惱的瞧着他人，搗胸哭喊，苦痛。他們不曉得怎樣判斷，他們對於什麼是罪惡，什麼是良善，誰應受罰，誰該免罪，完全不瞭解。大家全在互相嫉惡互相傷殘。大家甚且簇聚着軍隊互相攻擊，衝刺。

砍殺、咬噬、吞嚥。城內的警鐘一天叮噠着；大家都跑到一起，但何故召集他們以及誰召喚他們，全無人瞭解呢！最簡單的營業都荒廢了，大家各以己意妄加評騭，改良，大家不滿意。田地也連着荒蕪了。大家聚集成幫，共做着什麼事發誓遵守公約，但轉眼間又自己衝突了，互相誣毀着，互相殘殺了，因此大火災和饑荒時時發生。不管人和物全毀滅了。瘟疫到處蔓延；在全個世界上只有幾個得天獨厚者獲救。他們是其所挑選着的，注進去另創新環境的，但不曾有人見過這批人，也不會聽見過他們的談話聲音。

拉斯科納夫非常煩惱，這種無意的夢只是縈迴他的腦際，這種人智不清的印象留存的很久遠。復活節過後又二週了。春天氣候是暖和的，監牢病室中的窗口開了，只見守卒在窗下往來踱着。他害病時梭娜只得得到二次的允准看他。要望他實在困難。但她常到病室附近去，特別是夜裏，有時只呆立着，仰望着病室的窗口而已。

一晚，拉斯科納夫病像復原似的酣睡着。一覺醒來，他無意間走到窗口，其時發見了梭娜在醫院門口，那邊遠遠在着。好像在等着誰般的。其時他的心內非常傷心。他顫戰地走開窗口了。翌日和第三日梭娜始終沒有光臨；他心胸忐忑地等待她。後來他脫離病院了。回到監獄，他由同犯口中探知梭娜在家害病，難以出來了。

他十分憂慮，即叫人去探問；後來他探知她的病不很利害，纔安了心。梭娜聽見他爲她焦慮，就寫了一張鉛筆寫的樣子給他，說她病已好了，說她只是感了一點冒，並說她就要來看他作工了。他看到字條時，心裏非常不寧。

又一個晴朗的天。早晨，六點鐘時，他到河邊去工作，在那邊有一座小屋裏有一個煉石膏的密爐，他們常去做着石膏的工作。他們一共三個人。有一個犯人和守卒同到鄉鎮去攜用具，另一個人則在弄木料預備放在密內的。拉斯科納夫走出小屋，走上河岸，在屋旁的木堆上坐着，凝望那廣漠靜寂的河水。只見前面一片荒涼的風景，遠遠聽見歌聲飄來。那日光照在廣大的原野，他遠遠看見黑點似的遊牧者的篷帳，那邊的住着的人，逍遙自在，全不和這邊的人一樣。那邊根本不見時間的選流，好像阿伯拉時代和他的羊羣尚坐着般的。拉斯科納夫呆坐着凝眺，他想得出神了，他雖不想什麼，但一種出神的靈感給他煩惱了。他忽然發見梭娜悄悄坐在他身旁了。其時時候很早，晨風刺面似覺寒意。她穿了破陋的舊長袍，披着碧綠色的圍巾；她的臉部仍有病的樣子，略瘦削一點蒼白一點。她對他露出一種愉快的笑臉，仍是畏怯地拿出手來。她老是怕羞似的。

他也像不願意握她的手臂般的，見她總有點不高興，有時她來見時老是靜默着。她間或在他面前顫戰地快快地走了。然而此刻他們的手握的很緊了。他瞥了她一眼，又默然的低頭着。此時四面靜悄悄沒一個人，只有他倆，守卒也識趣地避了。

事情真有點奇怪。剎那之間，好像有什麼東西握牢他，他倒在她的面前了。他邊哭着，邊抱着她的雙腿。起初她驚嚇着，臉色也變灰白。她站了，看他的顫抖。不久她懂得了，她的眼中不覺蘊藏着愉快的光明的神色。她完全瞭解，他愛她甚於一切，而最後的一刻來了……

他倆淚眼繽紛，欲語又止般的。他倆的帶病的炭白的瘦削臉孔，雖很明顯，但因一個鮮明新生活重復來到而煥着飽滿的光彩了。愛情更使他們增厚了，兩心相印的向着活潑的路上邁進。

他倆一心地忍耐着，尚有七年的牢獄生活，在那以後是苦樂不知，然而他如今他重新復活了，他深深地感覺着了，同時——她也和他共負艱鉅的生活着。

這晚，獄門加鎖後，拉斯科納夫躺在木牀上，只是想着她。甚至於亂想，那些以前和他作對的犯人都異樣神情瞧着他；他也和他們攀談着，他們也和藹地和他相談。他想這事是如此的。如今一切事情都已另換一境界了。

他想起她，以前是怎樣地苦惱她，傷她的心。他又想着她蒼白的瘦小臉頰。這些回想此刻已不會給他困惱了；他很想把這時的愛情中要說的話，對她說了，以酬她愛情的貫注。以往的一切，那些煩惱又何必緊迴腦際呢！凡事凡物就是他的犯罪，他的判決和坐牢，如今在他看來，也好像是身外之事，漠然無動於我了。但那晚他覺的他不能更想別的了，而且他也不能合理地分析什麼事情了；只覺得生活已走進玄妙的境界，有急待他的心中完成的一種事物。

他把枕下的那本新約全書，拿着。這書是梭娜的，就是她從前對他念過納路復活的那本書呀。那時他對於宗教和福音等，都怕她來麻煩。但卻很奇怪，她絕未曾說及那些事情，就是那本新約全書也沒給他看。現在這書是他在病了後纔向她要來的，她雖將那書拿他，卻也沒說什麼話。一直到此刻他也從未去翻閱過。

他此刻雖拿出了書，可並沒有翻閱，只是腦中發生一個思想：「此刻她的信心情感，以及一切還不屬於我嗎？」那天她非常地騷擾不安，夜間她就又感覺病了。但她如此地快樂，差不多給她的快樂驚嚇了。七年，只有七年在她們快

樂時，她倆都看那七年猶如七天般的。殊不知那新生活不是無緣無故會給他的，須得以極大的代價，極大的掙扎和極大的痛苦去換來的呢！

著名學文之廉最新最部一是

中國新文學叢刊

篇篇有價值 篇篇是名著

四大特點

編輯最精 本叢刊所選作品，俱為運動，直至最近，歷二十年，順序而下，凡與時代有關係之作品，無不選入。

內容最豐 作品一千餘篇，篇篇都為不願百回讀之作品，凡中國新文學中小說以外之名家家書，日記，遊記，戲劇等皆在選輯之列。

編製最新 本叢刊以分派為編制，創造社，北京羅絲社分派，小品以抒情及諷刺分派，其他如詩，戲劇等均有新系統之組織。

售價最廉 用三十二開大本，德國面精裝精美無比，上等潔白報紙精印，硬面，在市上可謂最低廉之售價。另出普及本，更為便宜。

普及本出版 洋裝十冊二元 精裝十冊四元

洋裝每冊二角
精裝每冊四角

小說(一).....茅盾 屠華生等

小說(二).....魯迅 巴金等

小說(三).....郁達夫 張黃平等

小說(四).....丁玲 冰心等

小品(一).....周作人 郭沫若等

小品(二).....林語堂 朱自清等

戲劇.....田漢 洪深等

詩歌.....徐志摩 俞平伯等

書信.....胡適 朱光潛等

日記遊記.....胡喬孫 伏園等

上海四馬路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足本 **世界文學名著**

西線無戰事	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	實售四角
黛絲姑娘	實售四角
小婦人	實售四角
小兒子	實售四角
好妻子	實售四角
小兒女	實售四角
悲慘世界	實售三角
大地	實售三角
罪與罰	實售三角
虛誠懺悔錄	實售三角
茵夢湖	實售三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四角
初戀	實售四角
泰綺思	實售三角
陝隱記	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角
沙寧	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四角
天方夜譚	實售四角

格列佛遊記	實售四角
黑女尋神記	實售一角
金河王	實售四角
伊索寓言	實售四角
水嬰孩	實售四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四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四角
木偶奇遇記	實售四角
金銀島	實售四角
魯濱孫飄流記	實售四角
青島	實售四角
戰爭	實售四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四角
莎氏樂府	實售四角
亞德王故事	實售四角
放浪記	實售四角
古史鈎奇錄	實售四角
克蘭紡	實售四角
小公子	實售四角
頑童自傳	實售四角
羅賓漢故事	實售四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橋	實售四角
野性的呼聲	實售四角

世界戲劇名著集

少奶奶的扇子	實售四角
深淵	實售四角
沙美樂	實售四角
愛與死之角逐	實售四角
娜拉	實售四角
沉鐘	實售四角
人與超人	實售四角
爭鬪	實售四角
父親	實售四角
巡按	實售四角
月明之夜	實售四角
雷雨	實售四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泰西五十軼事	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	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	實售二角
羅馬故事集	實售二角
英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法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	實售二角
印度故事集	實售二角
西藏故事集	實售二角
日本故事集	實售二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明書局發行

罪 與 罰

Crime and Punishment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四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二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六元五角
原	著者	F. Dostoevsky
譯	述者	汪炳琨
發	行者	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09

387
249112



定價	六角五分
平售	五分
掛號	另加八分